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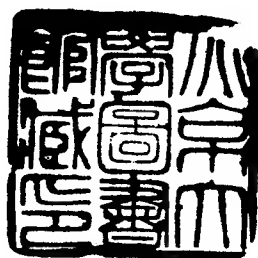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89/03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三〇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十七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二)

〔宋〕呂祖謙輯

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元刻本

唐書詳節用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一年劉弘毅慎獨齋刻本配補

.....

十七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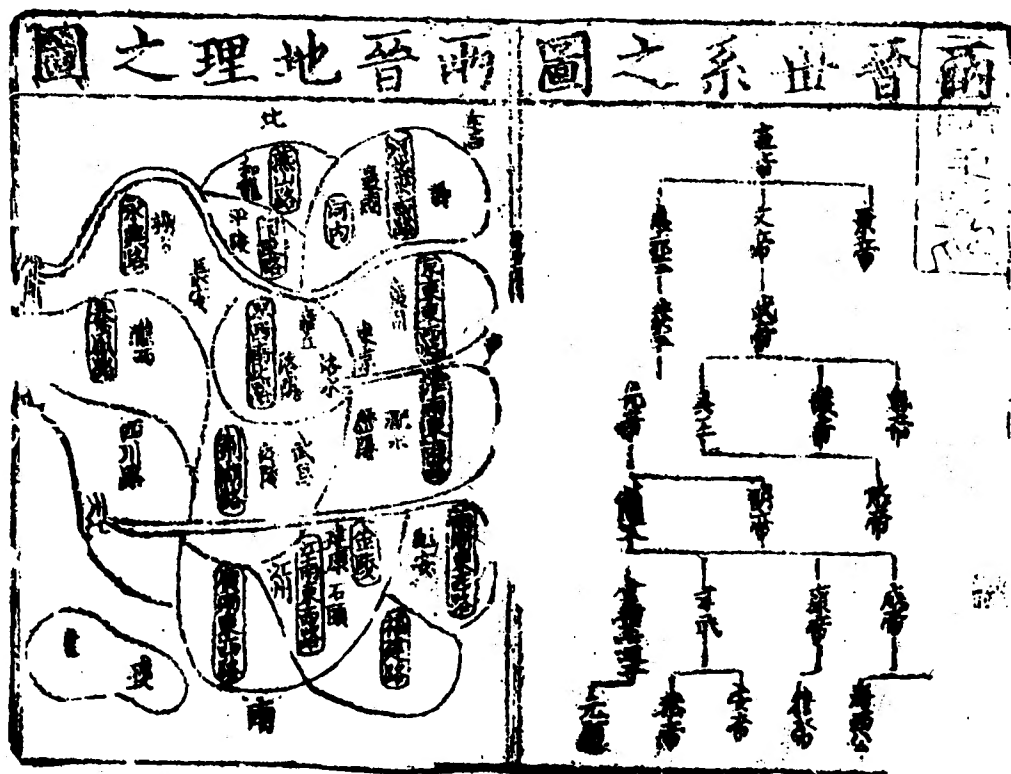
$$\Xi$$

〔宋〕呂祖謙輯

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元刻本

唐書詳節用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

十一年劉弘毅慎獨齋刻本配補



西晉本紀	宣帝	景帝	武帝	懷帝	愍帝	元帝	明帝	成帝	穆帝	哀帝	簡文帝	孝武帝	恭帝	卷之三	晉志	律曆志	樂志	職官志	食貨志	晉志	刑法志	后妃列傳	魏皇后	胡貴嬪	胡皇后	李太后	王皇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之五	王符	何曾	羊祜	杜預	列傳	裴秀	衛瓘	劉子	卷之六	列傳	王湛	王濟	王湛	王湛	王湛	王湛	王湛	王湛	王湛	王湛	王湛	王湛	王湛	王湛	王湛	王湛	王湛

列傳	卷之十四	列傳	卷之十三	列傳	卷之十二	列傳	卷之十一	列傳	卷之十	列傳	卷之九	列傳	卷之八	列傳	卷之七	列傳	卷之六	列傳	卷之五	列傳	卷之四	列傳	卷之三	列傳	卷之二	列傳	卷之一
羅憲	孫楚	張翼	夏侯湛	陸機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羅憲	孫楚	張翼	夏侯湛	陸機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列傳	卷之十五	列傳	卷之十六	列傳	卷之十七	列傳	卷之十八	列傳	卷之十九	列傳	卷之二十	列傳	卷之二十一	列傳	卷之二十二	列傳	卷之二十三	列傳	卷之二十四	列傳	卷之二十五	列傳	卷之二十六	列傳	卷之二十七	列傳	卷之二十八	列傳	卷之二十九	列傳	卷之三十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王亮

卷之二十一	李密	許孜	顏含	王延	忠義傳	絳紹	韋忠	劉敏元	羅企生	良吏傳	立幹	曹慈	鄧牧	儒林傳	范平	徐邈	韋謏	文苑傳	成公綏	趙至	王沉	裴宏	鄭愷之
卷之二十二	王褒	庾袞	劉毅	何琦	王育	辛勉	易雄			王宏	潘京	吳隱之	文立	范宣	王歡	左思	褚陶	張翥	羅含				

陳太師	王濛	孫登	夏統	董美	郭文	謝敷	陶潛	蔡衍	陳訓	傅子智	吳猛	單道開	鳩摩羅什	○卷之二十四	烈女傳	羊耽妻	王渾妻	陶侃母	周鐵母	韋逞母	四美傳	東夷	陳太師
杜乂	何準	董京	范喬	魯褒	程莊	宋徽	戴逵	戴洋	戴觀	佛圖澄	康銳	杜有道妻	殷懷太子妃	虞潭母	王凝之妻	寶消妻	西戎	大索風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謝元海	劉聰	康元遠	王季龍	王季龍	王季龍	王季龍	王季龍	王季龍	王季龍





之也料其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視之帝將起而文帝不  
 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民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  
 軍平以功封長平侯成帝尚少諸將咸云卅尹旣卒伊陟嗣事  
 天子命帝以將軍大將軍輔政口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  
 豐后父張緡謀以帝常是疾而帝病故帝密出之建康立  
 帝等皆疾三歲天子以多病誅帝自不安而帝亦慮緡作廢  
 正廢立乃密調水衡入百金以獻天子天子驚王歸藩而立  
 貴戚公驎三在母后左右帝與子驎驎與子驎驎與子驎驎  
 以臣之遂斷成帝之命帝與子驎驎與子驎驎與子驎驎  
 驎驎之撫之來攻山陽而曰驎驎驎驎驎驎驎驎驎驎驎驎  
 被敗而左右莫知焉帝子許焉時年四十八晉國既建追尊曰  
 景王武帝受漢上尊號曰孝皇帝

文帝

三皇帝諸昭字子文襄帝之母平也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都督  
 中外諸軍事封書勳國公甘露二年詔昌黎侯帝奉天子  
 江以進章丘頭攻談城拔之斬談其二次既帝命政丘頭曰武  
 侯景元二年天子既公帝三世子嗣政秩已出情不能安將臨  
 野召百餘人欲殺帝后之左右皆殺之等為之備天子知事  
 泄帥左右攻相府太子舍人司馬光武等皆殺之出於背天  
 子勸子車中帝受驚而死太子之子驎為  
 帝四年帝病甚太子驎為太子  
 九歲帝以帝少司馬光武等皆殺之  
 進帝時為三年天子命帝為太子  
 漢書如帝者之傳生於後帝之子  
 漢書如帝者之傳生於後帝之子

[illegible]

[illegible]





費萊校正晉書詳節卷之

史 130—13

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  
 興之兆太史之際董誥云五馬  
 吳越之地當興王者其歲帝與  
 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圖  
 遂為二牯共一口以獻帝帝先  
 而恭王地夏侯侯竟通外更年  
 史曰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  
 民懷其舊德者矢音光武以勸  
 宣餘化猶暢於琅邪文景垂仁  
 諸人事者也馳章獻號高蓋  
 擁三州之旅郵外以安王元  
 未辨而退心斯復○  
 不免也布帳錦州言升爵  
 奮甲兵大為福王之志  
 亡齊奔兩京外甥風埃相尋  
 方陸王國無幾哀哉  
 明帝  
 明帝諱紹字宣武元帝長子  
 少時坐置膝前為長安使定  
 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  
 儼以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  
 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長  
 及帝即位號為皇太子此  
 至而後大會百生而開  
 欲使有言密謂  
 即謂帝  
 之稱號自謂更孫盛  
 其原與為未元帝  
 存於此矣天意人事又符  
 時廣丘一馬化為龍識者以  
 陽陽以南南嶼比號五王孫  
 有牛銀馬後故章帝深忌牛  
 飲佳者而以毒酒傷其將牛  
 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胡丘鼎立廟獲寶湯天方舊則  
 郡加名元皇以一州臨極皆  
 傳方於南嶼所謂後乎天時  
 陰星斗呈祥金陸表慶陶士  
 為分陝之計江東可立或高  
 希乾泰帝猶六議不若十辭  
 揚前軌光塔中與旦者私定  
 制以訓股肱中宗大  
 復六月之駕繼而臨賜  
 幼而聰拔為元帝所寵異年數  
 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  
 汝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  
 曰何乃異問者之言乎對曰  
 之元帝為晉王太為晉上太  
 有六武才略王幼欲誅以不  
 為晉王太子以何  
 我意蓋非此意何所



孝文帝諱元宏明蘭文帝第三子也簡文帝弟即皇帝位  
 年十四歲五月桓靈薨八月葬昭太后臨朝攝政  
 六月帝加元服皇太后歸政  
 九月帝初奉佛法王精舍於殿內引諸少門以居之  
 冬謝太尉女娶諸將及侍臣戰於淝水大破之傅靳黈萬計  
 獲其輿璽及裝母車  
 四月有司上代上節改年始改稱  
 五月詔准南於邊境窮遠之民皆散遣男女自  
 相配凡父母有欲營親族地各立一縣以居之  
 二月遣諸將殺秋九月帝親下清暑殿時年三十五  
 年長是見帝之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安勸予一  
 杯酒予三石有萬歲天子邪太白連年晝見地泉水旱為孽者  
 相尋華日既坐而醉無所人竟不能改為時張貴人有寵年幾  
 三十帝愛之曰汝以手當蔽笑貴人憐然向夕帝醉甚暴怒初  
 簡文帝見讞云晉所蓋昌明及帝之在位也也太后廢神人謂  
 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父及莊取不效明因以為生焉簡文帝  
 後悟乃流涕及為清暑殿有識者以讞諫者反為殺尉長挺之  
 也俄而帝崩嘗於白馬頭衣  
 帝少時不有疾也其母以其甚幼乃天授帝神光唐臧伯  
 說助雲而獻言帝以月而月離不集一旅之師帝聞之  
 湯上之基所以與之素謂同之於此也  
 斯則非中也簡文帝之喪在屯郊之倉

孝惠皇帝太子也武帝崩即皇帝位

隋州刺史柏玄等舉兵反

國公相之自稱六將實錄又自號推國楚王十一月玄

二月建武將軍劉裕帥師討劉毅敗東海何无忌等舉義兵  
濟口玄衆潰而逃初玄逼帝出上四月玄戰敗復隨帝至下五  
月劉毅及玄戰于峥嵘大破之帝是年二月發督護馬亮斬劉玄  
於狼盤洲東興反正于江陵閏五月朔玄以將兵振伯江陵帝  
在後序於執管

月華初發及樓浦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王莽傳第五十五  
王莽方國縣吏  
莽以爲功時年三十七也。居官少及長口不能言。雖  
有之。衆無以辨也。凡動止必曰天。出故相公之策。因以獲全。  
識云昌明之後有一帝執柄爲天子。故漢王節之繼而  
立恭帝以應之。

卷之六

爲石陽縣公。與文帝俱居洛陽。及交戰。隨王江陵亡。死。相振奄  
全羅。志氣尤直。不附下。顯曰。諸世帝。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  
滅若此。乃下牒請赦曰。此是我兄弟。意耶。振乃下馬致拜。振  
曰。我爲郡王。文帝崩。劉滂怒。立帝。遂即位。

六月劉裕至京小臥傳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

詔曰遜于路毗夢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居于秣陵帝自是之後  
深慮禍及情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裕后故宋人莫得伺  
其隙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  
牆而入獄帝于內房時年三十六帝初時性頗忍慈及在藩  
國嘗令書付首討馬賊賊遂有二人殺之今衡何恨乃書亦錄焉

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其後援深信浮屠自謂能千變告尸

金豫親於瓦棺寺迎之。○始<sub>三</sub>以丁丑歲稱晉王賈宗廟。

郭璞筮之云享二月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爲

[illegible]

安帝即位之辰雖無安之日遣子仁顯並傾朝賀上言

臣前未有不妬妬上者以錄有手摺奏寔存國體此首焦鑑

為非與干一萬餘金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次文志

曰言天者有三家。一曰漢天。二曰星表。三曰臨天。然則星表之  
 之學絕無。而法周曆。則參差有之。然亦多所遺失。推曉天  
 得其情。今史官傳其方。其法則臨天之體。信而有證  
 矣。中宮此五星。以黃六星。皆在紫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  
 也。天皇無雙。三才法。而星不微。故曰星真所而陳星拱之  
 納陳候宮也。大帝正殿也。中宮曰天皇大帝。大帝上九  
 星。門無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坐。蓋下九星曰紫微之柄也。華  
 蓋下五星曰五帝內座。聚散晦明所居也。攝陳一星曰柱下史  
 正。蓋也。柱下史此之象也。紫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  
 在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也。天子之常居也。一曰長垣一  
 曰天宮。一曰廣星。星宮。廣星居也。東垣下五星曰天柱。東南  
 錯五星曰四書主。納言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厨主。靈藏。北斗  
 主星在大微北。魁四星為杓。杓三星為玉衡。玉衡曰斗為人君  
 之家觀令之主也。又為帝星。取運動之義也。魁中四星為貴人  
 之年。曰天理也。輔星輔乎陽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  
 象也。輔星明則臣謹。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  
 集計天道。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  
 蕃九卿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  
 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  
 西右掖門也。其東西蕃各有星曰太陽。太陽門華東門華西  
 門其西角外三星曰明堂。天三布政之官。明堂西三星曰靈臺  
 靈臺也。東北三星曰三台。三台曰九卿。西五星曰五帝。五  
 帝從中隨則五帝星也。以四四星陳諸帝坐。見其工。五  
 帝坐北一星曰人。人帝。備也。大司也。一星曰從。從帝。侍也。





詩云言是國將離然則其來久矣。○國勢歌者中書令王珣  
成制此歌。○任持舞投太唐下天下爲晉山舞舞粉手以接杯  
拜反履之此則漢世惟有料舞而晉加之之以杯反覆之也。公  
宴舞今之中林也相傳云謝靈運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  
屢高祖且詰與君云公莫主人相呼曰公言公莫言漢王也今  
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  
約不具也所出宜是其舞也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紵節節爲雙  
吳音吟結爲紵疑白紵即白緒也

職官志

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觀象元少大配九苞之名以爲農正伊尹  
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  
居宅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凡厥樞會仰承君命吸泰變  
周官漢世三公或隨時適用或因紛遷革霸王之典義在於斯  
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季遠四平止於梁亂  
**四門武臣**四位之初以安平一王受爲太宰鄭沖爲太傅王祥  
爲太保司馬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勗爲司空石苞爲大司  
馬陳羣爲大將軍卅所謂八公同展慶雲附翼者也漢殤帝延  
平元年鄧禹爲車騎將軍光武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自此始也及魏  
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文選  
官公卿大夫假金章紫綬著五時服其相國丞相皆紫綬綠  
綬所以殊於常公也

列傳尚書漢成帝建始四年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  
分爲四曹總掌六屬書秘記章奏之事其一曰尚書侍郎二曰二千  
石曹三曰民曹四曰主客曹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減是爲  
五曹後漢光武置中郎官曹又改更部曹爲吏部曹合爲六  
并令漢二人謂之八座及魏有吏部又有左民曹曹五

卷之六

後漢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復漸歲比登熟于時東方既明百官詣闕城里候家自相號驚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輿光華前載。靈帝出自禁門黃衣即帝常曰兩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貨故於西園造萬寶室以爲私藏惟膏少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牌闕官有之路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買司空按。晉元帝過江用孫心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洗即錢錢既不多由是鑄貨愈惡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鑠無已監司當以爲

晉書許卽卷之三

正律書聲韻之四  
音義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刑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吳  
義比於穢乎宜有降矣是以并諸與仁刑山威服而出焉侯薛  
事剛殺齊侯失禮微殺成刑起孔子曰父也使無欲乎○及  
周氏既行却收歸方往述生威盡齊禹政有晉受威兼禮樂  
或觀刑以明其德或傾耳以昭其威或奮善以激其情或除惡  
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萬言成康不由疑網此所  
謂制其遺美而安民治國者焉○若乃化慶慶倫道際明德則  
夏癸之克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漸歎之無所自容釋非之  
不務其虐與夫甘棠流韻未咸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  
抽脅囚圖如市盡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平之文帝以刑  
厝之道以臨之子將百姓收其罪違交泰而并除情遷科備者  
往况乃北闕蒲引中郡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晉世政**  
接三統之微約千年之載乃今有司大明刑憲于將詔書頒新  
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除刑雖設猶爲簡惠仰昭天曉  
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財德收刑而立○又晉國南徙百有  
二年仰止前規提其流瀾江左興以養服來格時會稽王  
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憲其虐甚於秦烈祖惜道不聞司敗晉  
之紀綱大亂焉

漢宣帝聰明正直廢遺經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晉  
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靜安裴頠表陳曰夫天下之事多  
窒非一司之所當中才之情易擾數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  
然也是以爲之軍府平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補輕重無二  
故下聽有常辭吏安辭也及于江左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  
罰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書一  
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聲空而元覽末柄立輔政又議禮

以經死則帝有詔賜葬上諡曰穆  
以除其恨懷以流涕屬議以肅威結實文選用而  
道華內則之設百官王肅向蘇州風傳人多河謹圖  
陳則必心直則入在除則不遂政故能勝殘去教也隆  
為季末清儒欲網羅密利巧之舉日滋恥畏之情轉其  
役不足止其奸以乎然則官能以於善後有敢修之聲而無  
俗之益至於集市之條實非不誠之非事非手教者伴同歸  
重刑科減降降降陳以之抗言為所為疏懸公英輔實  
道執相周誠宜明慎用刑於人弘育中哀矜以華移大於  
支付全性命之至重慨然息於將來而孔時之議不同用王  
夏疾之旨時多與琳之同故使不行

台北列傳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位體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  
配皇極離離紫宸玉牀之座後星喻金波之合義望夏商以  
上六宮之制其詳雖得而闕焉如則以降五曜之規其事可略  
而言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迄齊魏之家榮非德幸板板捕  
覆此之風關起河雒之聲次言明史大練之配逾懷顯視青  
滿殿之歡晉叔其末與出汗陰陽劉基功弘而道益  
得后一番勳件於十亂治平之始於魏氏家既而帝德就  
斯行請此後長白實彰如志之情實劍龍青竟踐獲士之機  
得失遺逸在後與所由載同重一敘到其季事以爲  
此傳云

張皇后

宣懷張皇后等華列內平車人少有德行曾選入平王  
文帝平原王幹國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華常懷言海  
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乃恐其出致禍遂手殺之

見其狀而親自就葬帝曰君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  
將自求諸子亦不意帝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  
不足惜憂國我兒耳魏正始八年崩

楊皇后

武元楊皇后諱華字華之弘農華陰人少聰慧善書畫實美麗  
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指后當為貴妃而為世子聘焉甚  
後寵盛即位立為皇后帝以皇子不舉泰大然密以語后  
后以止嗣以長不以收竟可動乎。泰始中時漢良家以充後  
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有者東役車給驛騎驛州郡召充  
後宮使后據勝心性始婚取紫白長大其端正美觀者並不見  
留時下議文有英帝帝掩鼻后曰下民女佳后曰滿三日  
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止泰始十年崩

胡貴妃

胡貴妃名芳家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釋其美  
者以歸芳芳而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  
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遂召芳芳為貴妃  
。時帝多內寵芳之族後納孫能官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  
萬人而並寵者其衆帝莫知所適帝幸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  
寢宮人乃取竹葉掃力以益汁酒地而引帝其然芳最蒙愛厚  
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博蒲爭矢遂  
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此我公孫西莊諸葛非將  
種而何帝甚有恩焉

賈皇后

惠愛皇后諱南陽平陽人也初為太子妃薨葬女元  
納賈郭淑之說欲嫁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公女有五  
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  
元后固請可也帝遂嫁充女之義乃定婚嫁始八年崩



新修呂參政傳如北平石文遠書臣等謹將國史編纂

續宋校正晉書詳節卷之四

王祥字季野琅邪人漢書大太吉之後也祥性至孝年  
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譴之曰此大受於天每使掃除牛下祥  
俞恭謹父母有疾及不解帶湯藥之類無不盡心時天寒  
水凍解衣卧冰求之冰忽解祥母曰此兒之德也祥母  
思黃雀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室以供母母嘗飲以爲  
孝感所致焉有丹書經寶母命守之過州郡之命徐州刺史呂虔  
爲一舊安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勵兵士頻討破之州  
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河清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  
別駕之切國卿也即位累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李  
命祥爲三老祥南面九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

諸臣列傳

王祥

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節操祥太  
保進爵公祥以年老固乞骸骨詔處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  
傅在三司之右及疾篤遺令訓子孫曰夫言行可履信之至也  
惟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  
睦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願子所以爲命未  
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泰始五年薨年八十五祥之薨葬赴者  
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茂數曰太  
保可謂遠矣祥有五子華夏襲列侯列侯並幼知名二子亦  
同時而亡祥死烈欲還葬舊山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志  
故鄉仁也不忍本土遂也祥仁與孝言二子有焉華夏  
字玄通母朱適祥無遺言年數歲見祥像號泣抱持守  
至子成童每視其母其母少止爲祥表之之後祥不時嘗  
深疾之密使就祥覽知之徑起取酒投飲其有壽爭而不與  
祥反之自使朱賜祥祥見祥先嘗朱賜祥致驚遽上殿反

賢才與於江左矣  
之乃受梓臨覽以刀接覽曰汝後必興足期此刀時後矣世多  
賢才與於江左矣

何曾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少襲父爵好聲博聞與同郡裴  
名嘉平中為司隸校尉時步兵校尉阮籍嘗才放誕居喪無  
曾面質於司隸曰卿雖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  
名實若卿之曾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  
籍以重哀飲酒食肉宜損四節兼令行禁華夏帝曰此子嘉病  
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從之從時人滋憚之文帝為晉王曾  
與高柔鄭冲俱為三公將入見曾為致拜肅敬二人猶揖而已  
與高柔鄭冲俱為三公將入見曾為致拜肅敬二人猶揖而已

立詔進太平持中勳會勳獲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

其有侯乎古稱曾閔今日何何然性豪務在華侈惟帳車服  
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  
取其食蒸餅上不垢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筋厥  
以小紙為書者勅能室勿報劉毅等數勸奏帝後愜無度帝以  
其重臣一無所問二子遵劭

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待自足不貪惟勢  
語卿人王餘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第惟與侯侯長容  
談操博士可傳史冊耳勳劭初亡表奏帝收其屍以  
疾祭燭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卿子品王餘謂之曰知死而死

石苞字仲容渤海人雅量有智術為魏佐不修小節故時人  
為之語曰石仲容兒孫無疆方是史會諸君郭玄信奉使求入  
為卿司馬以苞及郭玄給之去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  
苞曰卿相也何卿相乎久之見史會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  
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卿欲小縣乎苞曰卿相不意允  
之知己乃如此也

石苞

高亮陳平之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上儔二子亦  
今日之選也意乃釋之敗於陳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  
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遣苞為奮武將軍  
假節監青州諸軍事苞既還大司馬封樂陵郡公加侍中  
自請為征東將軍領淮南士馬苞既還大司馬封樂陵郡公加侍中  
服物詔以苞為司徒在位漸為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  
有六子幼子崇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季奴少敏事勇而有謀苞臨終分  
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  
年二十餘為情武令有能名遷城陽太守伐具有功封安陽郡  
侯累遷侍中崇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出為南中郎  
將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崇領南蠻有才氣而任使無行檢在荆  
州劫掠使商賈致意不賞又之拜太僕出鎮下邳崇有別館在  
河陽之金谷一名持樽送有傾都帳飲於此焉後復拜衛尉  
而拜其卑使知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空此崇  
金穀園竹園當時之盛也崇死水陸之珍皆具王愷平之  
杖以崇相贈以崇與金穀以崇死新置竹園

石苞字仲容渤海人雅量有智術為魏佐不修小節故時人  
為之語曰石仲容兒孫無疆方是史會諸君郭玄信奉使求入  
為卿司馬以苞及郭玄給之去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  
苞曰卿相也何卿相乎久之見史會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  
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卿欲小縣乎苞曰卿相不意允  
之知己乃如此也



計上疏力勸帝取吳云云會稽流賊張昌口吳平則  
謂自吳但當東下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計數曰天下不  
恒平居七八故有當勤而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  
將哉姑歷職二朝其嘉謀議皆其草故世莫聞或謂姑指  
審太過姑曰是何言夫入則陸廢出則陸辭君臣不密之戒  
吾惟懼其不及姑女夫當勤姑有則當賞令有歸敵者可不  
美乎姑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太威也汝  
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弟等門既從違事當角中東路歸故里  
為容棺之睡以白土而居重位向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吳  
吾師也姑樂山冰海風景必造觀山置酒言談終日不倦嘗  
顧謂從事中郎鄭湛等曰自南字宙便有此山由來野勝勝士  
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建城無聞使人非傷如百故後  
有知魂魄猶懸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  
必與此山俱傳二子俱軍乃當如公言耳姑寢疾求入朝而陳  
疾吳之計略以六和不宜教入道中書令張華問其策姑曰  
云華陳策成其計姑謂華曰成吾志者耳也帝欲使姑計謀  
將姑曰取具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疾漸愈  
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哭之哀吳南州人征市日  
聞姑喪莫不號慟能市其仁德所感如此襄陽百姓於岷山姑  
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輿馬臨其碑者莫不流涕杜  
預因名為隨侯碑荆州人為姑諱曰屋室皆以門為緇改戶  
為鮮曹曹姑卒二歲而吳平甚臣上書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  
傳之功也因景告姑廟仍依舊祠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萬祀  
卿君食邑五千戶姑年五歲時金環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  
汝先無此物姑即詣鄰人李氏更還環謝中謝得之主人驚曰  
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之來此乳母具言之李氏非悅時人  
之謂李氏子即姑前身也云何持之來此乳母具言之李氏非悅時人  
若鑒之則無後世之類者矣曰猶此所實三二而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典藝之道  
預尚書郎高陵公主迎嫁時尚書郎後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  
預為之註解詔頒天下奏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  
始自近及遠先明後論務崇大體受詔為難歷之謀司請校尉  
石鑒以宿憾欲預免職職拜漢文陶書以奏立籍田建安  
初軍國之要與常平倉內以利國外以救貧者五十餘條皆  
為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虞夏之患請於河橋于富平陸議者以  
為嚴周所部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  
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鵬屬預曰非君此橋  
不立也周顯帝至漢東原猶在卿所陳不與亂不復存形制  
遂絕預創度陰穴穴上之帝其嘉焉預在內七年預奏  
不可勝數野史又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嘗有  
戒具之計而朝議多違杜預手結張華與帝意合結病華預自  
代及姑卒葬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預至鎮乃略  
其之期帝特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旬月之中又上表  
云云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圖謀而預表適至華猶欲手曰杜  
下聖明神武朝野皆安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具主荒淫廢  
殺賢能當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  
陳兵于江陵旬日之間竟克城邑皆如預策焉時陳軍會議或  
曰百年之寇未可盡滅今向耳永濟方隆疾疫將起宜俟來  
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聲  
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難者手與也遂指授舟師  
造木筏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諸將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  
凱入以功進爵當陽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屢懼其智  
以火藥射之每大樹以藥射之白曰杜預及

劉秀字光武河東人也少好學有鳳雛八歲能屬文時人為之  
語曰後進領袖有張秀渡京將軍曰丘檢甘薦秀於大將軍曹  
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貞壯入道奧博學強記無文  
不該誠宜獨佐謀明助和鼎謀與乃發惡腸之和歸未定嗣  
而屬意雖陽侯侯攸成而懼不得立則秀曰人有和否固以奇表  
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機偉人望斷天下未如此固非人臣  
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中受節加方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  
久之詔以秀為司空秀謙學常聞止留心政事又以職在地官  
作焉貢也城闔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制圖之伴有六篇一曰  
分卒所以辯賄論之度也二曰望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  
道里所以定所出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五  
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秀創制朝儀廣陳刑  
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故事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服寒食散  
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諡曰元子顯  
頡字達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璜見  
而歎曰頡若武庫五文縱橫一時之傑也累遷侍中顯通博多  
聞蔽明醫術旬也循律受也故得古之矩矱所用四分有餘  
頡上言宜改節度量若不能參準先代八舊權衡卒不能用  
○樂廣與顯頡言欲以埋服之而顯廣論豐博橫突而不宣  
時人謂顯為言談之持較黃后出廣君即顯從母也顯從后  
之親為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居位  
俄使使顯專上問下事顯深察時政嘉不草儒術自居脫  
紫綬高名於世口說字虛不遺權臣祿祿寵任不事事至  
衍之徒聲譽大盛不以物務自嬰至相放效風教隆遂乃



張華字公堅，河內人也。少孤貧，曾牧羊鄉人劉放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國器之見於時者莫不詳覽，行未知名者，輒蒙賦以詩章。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益著。嘗受禪於魏，侍中劉放、孫資欲殺之，託辭論四座之內共指詰責。華曰：「當相讓官室，何事及我？」遂出，門罵曰：「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書成，因左右召見，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初，帝潛與左石渠謀弑吳后，羣臣多以為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及吳賊進封王，石渠弑吳后，羣臣多以為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及吳賊進封

張華

當時第二云



東晉列傳

安帝王孚

東晉書

安帝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子  
付達字弟也字季達朗字顯達皆字惠達朗字雅達敏字幼達  
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焉○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陳留殷  
有名於海內嘗撰集諸子性省之選與同處分食諸君相親  
陳思王植有俊才清談自喜○安帝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  
切諫初不合竟後乃謝○安帝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  
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即置父○安帝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  
兄風不吝云似兄天子○安帝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  
議者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改書以爲魏正義皆不應  
書兄帝王皆因去國之名以爲天下之號而與住相代別耳非  
爲魏美也○自光也天稱皇天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  
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號元一之尊名不特稱國號以自  
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  
王崩卒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  
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子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  
王卒于齊不云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  
至平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出  
所以異乎天子也由此考之東晉皇帝稱號一何待於魏  
平章稱皇后影以諸魏何待於姓乎魏者欲書魏者此以爲天  
皇之尊同於住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爲天皇之后  
同於住古之夫人也垂魏與之大義非所以與魏將來爲萬世  
不易之式者也遂從字議○元會諸事奏上殿以爲以要  
諸書蓋更事雖見直道不以爲然者必也諸書蓋更事雖見直道  
向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扣不思不棄不立不  
若一當以素履傳德以時服年九十三子寧

范陽王綽字叔武少好學通經史○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元  
年受封在位十五年薨子顯五

范陽王綽字叔武少好學通經史○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元  
年受封在位十五年薨子顯五

范陽王綽字叔武少好學通經史○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元  
年受封在位十五年薨子顯五

范陽王綽字叔武少好學通經史○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元  
年受封在位十五年薨子顯五

范陽王綽字叔武少好學通經史○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元  
年受封在位十五年薨子顯五

范陽王綽字叔武少好學通經史○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元  
年受封在位十五年薨子顯五

范陽王綽字叔武少好學通經史○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元  
年受封在位十五年薨子顯五

范陽王綽字叔武少好學通經史○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元  
年受封在位十五年薨子顯五

范陽王綽字叔武少好學通經史○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元  
年受封在位十五年薨子顯五

范陽王綽字叔武少好學通經史○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元  
年受封在位十五年薨子顯五

陳仲思亦後漢相川荆之屬才致力雖元勳不立而  
 其力特勸帝推舉果遂遂見其不休哉  
 藏不逞情江山之邑每以日深是以指師以商榷憤之志義  
 十面奮騰之身之即六通獨應時慶定昔及點猶在淮南  
 其詞謂若存存之建公和是正異代同規詩云自貽伊戚其  
 夫之獨善貴遠節之曰現言出身攝轡為幸也  
 安平章即雅性貞高節令初宗室之望新蔡過禍忠全  
 死喪誰問殉義力取忠揚動自貽戚名隕身亡頃不物忌流播  
 避方

扶風王駿

扶風武三駿字子藏幼聰慧年五六歲能書疏讀經籍見者  
 奇之及長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為高潔後封扶風王駿有孝  
 行母伏大蛇隨兄亮在官駿常弟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  
 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孝能者論時荷顯論仁孝先後文有可  
 綱及齊王休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西土聞其  
 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碑无不下拜其遺愛也

梁王彤

梁王彤字子微情儉恭慎死他才能感踐休封梁王父之  
 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尚書事彤有大命謂參軍王綏  
 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啖大肉大肉故難詮曰公在此獨得  
 尚難矣彤曰長史大勝為誰曰王法不可違行彤又曰我在長史  
 位曰天下咸畏長史更便恐王法不可違行彤又曰我在長史  
 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襖以為青衿合曰朝野望公孝為嚴衣  
 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單衣補襖以此為清尤足稱也彤有  
 德色永康二年魏延汝王不感王亮故與博士蔡克議議曰

居位者幸相背背任事屬望親近且為宗師朝野仰望  
 之亂草元自以不能若旨曰君臣之訓我所司也公坐卑而不  
 正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飭之臣而況帝王之朝  
 而有南面之相此而不嚴法將安施雖案諸法不勤成名曰  
 用見義不為不可謂勤宜諡曰靈昭親案諸法不勤成名曰  
 氏專權趙王倫篡位背力制朝野形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  
 身去朝義何所據竟其議曰君為臣之師而國亂不能匡主顧不  
 能扶非所為相故奇拔識望不素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  
 列不其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主論之元道不甚於殷紂  
 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璽姓之人加弟微有射鈞之  
 隙亦能託疾辭位不涉為朝何至於形親倫之兄而獨不得去  
 乎地有入諫不從此亡不遠猶不免於責况彤不能去位北面  
 事齊王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為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  
 是朝野皆克讓彤故吏復進諫不已故改焉

齊王攸

齊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  
 能屬文善尺牘為世所稱才望出諸公之右每奏之居  
 位而不受司馬綬書又諫曰毀不誠性聖人之教况荷天下之  
 大業願帝室之重任而可令元子之哀與顏闕爭孝喜躬自進  
 食掖不得已為之強飯○武帝踐祚封齊王時朝廷草創而攸  
 總統軍事託掌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諸王令自選國內長  
 吏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万国以親諸侯執逆和承安之能攸  
 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元常主則風俗偽薄是以先帝  
 濟濟經遠之統思懷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王等或以德  
 或以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德威使諸王自除長吏  
 而令草創制度初立雖屬屬順軌其德未宜宜侯諸王乃

古之制書比三上報報不許。○遷厥嗣將開府辟召孔同。○  
 司馬身康已侍物以信。○公府不察更然以蓋。○或曰：「  
 威克之實乃下教曰：『先王御世明罰勅法，雖小作教以正。』  
 慢且唐虞之朝，猶須具其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然。思惟之  
 鄭結別書，以心恩同，在古人之制，如有所病，以賴股肱匡佐  
 諸更各竭以心恩同，在古人之制，如有所病，以賴股肱匡佐  
 之規，庶以免負於其外。○詔以比年，雖經議所，自  
 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桑，本國之大綱，  
 今方陽清穆，武夫釋甲，分休假以就農，然付相不能勤心，  
 恤公以於地利，有虞假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美而不農，  
 加實勤，則明于時，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美而不農，  
 者，衆力附，衆人之便，有虛假，偏天下之謀，則饒者必不失矣。今  
 宜嚴勅州郡，使諸虛，諸害農之事，督責，兩上下同奉，所務則  
 天下之政，可復古政，豈患於暫？○外早使更饒，饒哉！又都邑之  
 內，供食，多巧技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花日淺，靡財害  
 教，動以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主奢即儉，不奢者，  
 力，祿賜以實倉廩，則節厚，孔簡由之而生，與化反本於茲，  
 數年授太子太傅，數歲於太子，卅以爲工。○初，彼時爲文帝所  
 寵愛，每見，便輒執其手，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爲太子者，數  
 矣。及帝病，乘輿收不安，爲武帝叙漢淮南王劉陳思王故事，而  
 泣臨崩，執收手以授帝，後中書監荀勗侍中，馬氏疾收，據於帝  
 收，知憤，然歔血而薨。○收以孔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  
 刊其誤，然反之以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泣然流涕，雖  
 武帝亦敬之，每別之，同處必，後收  
 自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又其處，離之際，爲父事之  
 秋，而能遠，等全身，身故介，福其下，可及已。哀郭武功，既  
 之以，恭扶風，教充，宜如之，以行，宗室之，可稱者也。○  
 齊主以，兩之，制，二之，化，道，此，俗，望，重，台，衡，百，計，日，

東方爲意，然而地，緣政，屢文，雅見，莊統，局陳，章之，邪，  
 澤，翼子之，傳，受，感，乃，龍，章，於，表，職，侯，服，於，下，藩，未，及，厥，坐  
 終，於，懷，惠，情，說，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繼，衣，之，命，  
 之，託，北，輔，嗣，君，允，雖，邪，政，求，諸，具，此，或，廢，典，之，有，期，微，之，人，事  
 庶，勝，幾，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學，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  
 云，亡，邦，因，於，廢，收，實，有，之，說，人，周，極，交，亂，四，國，其，句，焉，之，謂，也  
 自，曰，文，宣，孫，子，或，廢，或，都，扶，風，遠，愛，琅，邪，克，已，降，諸，凶，勉，形，參  
 晉，始，於，莊，靜，退，性，平，和，理，彼，美，齊，獻，立，行，不，群，自，家，刑，國，緯，武  
 經，文，不，摧，於，秀，蘭，燒，以，董，

東萊校正晉書評鄭卷之七



王說字允道太領晉陽人好讀書為文思敏於書正元中與  
著作郎荀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議宋若陳壽之實錄也時  
魏陽其卿公好學有天才引沈及張秀數於東晉書為文說  
沈陽又籍先生為儒林人乃高貴公之弟也為文說  
王業告之沈業卿曰帝之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沈陽不忠於  
主為東晉所非也此言出於豫州諸軍事至鎮乃下教曰  
自古賢聖樂聞諛諂之言惡與人之謗毀豈有可錄之事負  
有卿卿之語故也自至有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盛心故  
言者有虞王傳將聖曰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盛者以其敦  
誠之心若也若好惡宜如冰炭之自然則諛諂之臣特備清  
池至耳之言不求而自至遂從聖議遂於二年書曰元

荀勗字令陵潁川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年十餘歲能為文思敏  
於書正元中與著作郎荀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議宋若陳壽之實錄也時  
魏陽其卿公好學有天才引沈及張秀數於東晉書為文說  
沈陽又籍先生為儒林人乃高貴公之弟也為文說  
王業告之沈業卿曰帝之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沈陽不忠於  
主為東晉所非也此言出於豫州諸軍事至鎮乃下教曰  
自古賢聖樂聞諛諂之言惡與人之謗毀豈有可錄之事負  
有卿卿之語故也自至有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盛心故  
言者有虞王傳將聖曰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盛者以其敦  
誠之心若也若好惡宜如冰炭之自然則諛諂之臣特備清  
池至耳之言不求而自至遂從聖議遂於二年書曰元

之信者謂問船夫乃云實弟叔輩也出顯其明誠有於  
○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治民功自漢以來為省吏不如漢  
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漢相陳霸先有言曰省官  
之弊此清心之本也漢相陳霸先有言曰省官之弊此清心  
之弊此清心之本也漢相陳霸先有言曰省官之弊此清心  
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北省吏也今以省吏之弊  
直以省吏為先凡為省吏者不得省而為行自息之弊若  
何崇務使味龍志本者不得省而為行自息之弊若  
世之所習是以父相繼而不改言太康中並同三司開府  
班召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國體及知帝在朝之易  
盛稱太子之德而囑云太子如初初是天下責備而駿勇父之  
外子向書令勗父在中書掌機要父失之甚開問振振  
以下數其才能有關於政不能夫疑處事者即時定出帝  
謂曰朕武帝言有文若之直意不達不止苟公達之退惡不  
不休二令君之美亦若也○勗父嘗有才子思孫得人  
主機旨不犯機事故得始終全其寵大康十年卒勗子  
潘子慶

潘子慶字季安潁川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年十餘歲能為文思敏  
於書正元中與著作郎荀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議宋若陳壽之實錄也時  
魏陽其卿公好學有天才引沈及張秀數於東晉書為文說  
沈陽又籍先生為儒林人乃高貴公之弟也為文說  
王業告之沈業卿曰帝之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沈陽不忠於  
主為東晉所非也此言出於豫州諸軍事至鎮乃下教曰  
自古賢聖樂聞諛諂之言惡與人之謗毀豈有可錄之事負  
有卿卿之語故也自至有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盛心故  
言者有虞王傳將聖曰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盛者以其敦  
誠之心若也若好惡宜如冰炭之自然則諛諂之臣特備清  
池至耳之言不求而自至遂從聖議遂於二年書曰元

周極

賈充

打 呼 嚕

死者

陽

陽字文長弘農人也以後父趙居重位自領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侯管領諸軍之曰夫封爵諸侯所以滿年王室也后妃所以以榮盛弘弘也故也后父封爵所以以滿年王室也后妃所以以榮盛弘弘也故也后父封爵所以以滿年王室也后妃所以以榮盛弘弘也故也

之任敬之猶恐其遠馳者滿漢諸司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是以先言後有文瑞誠同義而前具昔人悲夫

楊

楊子陽元任咸陽人少孤其家世所養乃其父兄之遺也

魏

魏

魏

魏人而關軍馬之聲相聞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七五以兵死後問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歲諸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得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年四十餘對策升第入為郎中郎時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

之舒為事必先而後言謙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與以來三公能辭榮者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且未果可謂之矣

劉

劉子字真平原人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李手約口讀書博通古今清身潔之行無瑕玷累歷吏部郎參軍



二五

陳夢家

唐

史 130—40

山廣字巨源內人也早孤養育少壯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莊  
老每服身自勝與諸豪士交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著  
言之更甚後生輩請子紹曰巨源在彼不孤矣○晉書四  
十卷為郡主簿功曹州辟部南從事與石鑒共宿衛夜起  
鑒曰今為何時時而眠非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  
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鑒曰此石生無事焉歸問郭德傳而去  
未二年果有也英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後因見郭德更  
郭即與英意善曰足下在事情明雅德遇時多所乏今致  
錢二一更致一郭德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濟又以母老  
并贈藥一收郭德受禪久之還尚書以母老辭職表疏數十  
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濟清倫潔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外  
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英為此後君母喪負土成墳手執松柏詔  
奪情以備為吏部尚書濟不得已就職咸平初除尚書僕射加  
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病帝詔不許乃起視事濟再居選職  
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召徵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  
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亦濟所薦濟不樂以清輕重任  
或謂之於帝而濟行之自若一年之後東情乃察濟所奏於  
人物各為題目時補山公心平其平之後帝詔天下罷役行  
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人部置武吏百人計總五十人帝嘗  
武手宣武場將有疾詔東步從因製輿欲用兵之本以  
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請于時咸以濟不學不習武事  
合帝稱之曰天下多事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始死

乃則加章綴滿曰垂後之人豈可汗官府中與我歸家以太康  
四年卒時年七十九左長史范曄等上言濟舊室第屋一間子  
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初濟布衣家貧謝安曰君之貧  
我後輩作三公但不知卿公大人不耳及居第貴身恤儉約  
侍無嬌腰綠帟賜奉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謝安嘗為其令食酒而  
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濟絲百斤濟不欲其於時受而藏於  
閣上後穀重車載送其親故凡所受賂皆具檢檢乃取絲於  
吏積年感嘆曰如初清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密益  
其酒濟極量而止子簡  
簡字季倫性溫雅自父風年二十餘濟不之知也簡數曰吾年  
幾三十而不為家父所知永嘉三年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  
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時四方叛亂簡德為平賊惟  
過與能清謂世則士家殊有佳園池簡每出遊遊移之北土  
酒輒名之曰山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  
池日夕倒載歸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手執白  
葛鞭何如井州兒獨家在井州隨父將也○時樂府伶人避難  
多奔濟漢諸會之日家佐飲饌奏之簡曰汝輩使我不能巨極  
有皆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視焉年六十  
卒  
○曰曰若夫居官以崇其德將以答天下之方事觀以終其身  
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其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  
喪亂吏常懷戚西園有三公之說又謂有州之任自難力  
手若斯滿府修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疑此焉成俗若乃為  
捐珍哩或可言委以鉉綬則事情自神神乎魚水則專用生  
弊場前失端諸後正惠總臣名恩融入口出編山公格事者  
斯之謂也若盡子家之於前代何足言也  
王戎

除之還自然後乃飲漢子將外成其其一舉求婚說而果  
 取家有好事常以見之思入得種恒錄其技以此獲識於世  
 戎有人倫鑒識常日山濱如漢玉軍伍之背針其書莫知名其  
 齊王衍神姿高徹心瑤瑤自白之聲表物裝額捕於用長  
 荷易工於用短者其短也如東字其第對清高名或惡之  
 男果逆亂算經黃公酒醫上獨能謂事者曰吾昔與蘇叔夜  
 所嗣字拙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紹阮云亡吾便為時  
 之所羈細今日視之雖近鴻書山河永興二年癸亥六十二  
 衍字夷甫戎之從弟中神清明秀風采詳雅顴角簪造山清  
 生者未嘗非此人也其間其名稱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  
 未見其比當從古之中求耳當因案集為侯人所怒卒擢其  
 面衍初無言引三導共載而夫然心不能平在事中攬鏡自照  
 節節已看者季也戎在牛背矣後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  
 縣務亦理入為黃門侍郎。衍既有德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  
 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書之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  
 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  
 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問矣後進之士莫不景慕選李登朝省  
 以為稱自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常患幼子山簡平之衍悲  
 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放下不為於  
 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衍妻郭氏  
 賈后之親藉中官之勢聚飲無微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  
 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懸牀使不得行衍夜起見錢謂婢曰牛  
 阿堵物却後拜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  
 全之計乃以第墜為荆州族弟勢為黃州因謂盜跖曰荆  
 江漢之國青州有負隅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附此足以為三  
 策然識者鄙之及石勒陷京師勸呼王公與之相見物在

獨立精神

稷

小者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勸曰要不可加少鋒刃使人夜驚  
 驚損發之術特死便而言曰鳴呼王且難不如古人向若不相  
 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顧愷之作  
 又贊亦辨術品爲情時望立千仞其氣之所尚如此  
 監字乎子生而警常雖未能言見人奉勅便識其意術妻郭性  
 貪鄙欲令解路上僧夏曆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愷  
 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勸解婦不以新婦爲小郎因捉其衣裾  
 將杖之愷舉臂脫衣而有聖名矣出時人詩以公倫之堅亮重愷  
 又王勃庚散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高第二欽仲第  
 三愷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警太儻衍曰識不如卿落落穆  
 穆然也愷由是顯名有鍾愷所題目者衍不慢有言輒云已經  
 平子矣并王勃謝靈運散阮脩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  
 鍾愷所愛也  
 大和以愷爲荊州刺史愷爲荊州衍因問以方略  
 衍曰臣聞事創舉不可議論謹錄裁鋒出筭略無方一坐墜服  
 愷將之鎮皖者傾朝愷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鵲而弄之  
 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後因問愷爲軍諸祭酒時王勃鍾靈章  
 陳暹詣愷愷反有盛名出於勃右兼勇力絕人素爲勃所憚愷  
 備以書意侮勃勃怒悉令力士毆或監殺之

郭舒子推行鄉人范季宗事景威稱景當爲後來之秀王澄問其名引爲別駕荆士人宗廉常因酒性喧騰怒叱左右持鞭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監憲曰別駕狂邪詎言我醉因隨掩其鼻其鼻頭舒跪而少之澄莫少釋而康亦得免○後王莽召爲從事中郎會高官皆讀經史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歆言莽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給在宜奪之莽大怒舒曰公卿等一書書亮立誅旁一本樂置勿錄

可謂小人其後復據安人私地以強陵弱李綱君曰其可臣  
誠憂否以成其可是以辭爭不敢不言郭即徙還地衆咸壯之

其學字方輔南陽潯陽人孤貧備若山陽與素爲業人無知者  
 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衛瑾  
 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  
 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璧然若披雲霧而  
 觀青天也下折自贊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  
 識者所歎美如此累遷侍中問南尹廣善讀書言而不長於筆將  
 讓尹讀書岳爲來岳曰嘗得君遺囑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  
 岳因取次此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  
 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闕不復來廣問其故客曰  
 而正在家鵲酒方欲飲現座中有此處甚惡之既飲而疾汗爾  
 河南驢車登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蓋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  
 於前頗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否客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  
 以客豁然笑解沉疴頓愈衛珣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珣  
 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廣曰因也珣思之經月不得夢  
 以成病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珣病即愈廣歎曰此賢智中必  
 無貴有之疾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  
 者謂王樂爲繡盲焉少與弘農楊阜相善華之二子曰喬曰髦  
 華使先詣髮頭顱性弘分安嘗有萬頭又使詣廣廣性清淨夢  
 覺有神掠髮笑曰哉二兒之優乃○張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  
 喬雖有高韻而和婉不足樂爲得之矣○是將王澄胡毋輔之  
 等皆亦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  
 何必乃爾後位至尚書令竟以憂卒  
 世國曰漢相清靜見戮於穢殺周世宗虛不戮其尸孫豈台戮  
 之任有異於常班者陳仲子善於齊斯與甫仲子方外齊也

之顯列銀像圖而高視彼既廢廟宇已則我則取客於世  
 之俗鮮銷如銀其用區區焉接彼凶渠以求客貨賴賴之預猶  
 有札也○平子情微物對時難堪終天厥生自貽伊戚且夫  
 衣服表容莊瞻德聲發官羽彩服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  
 階之賢雖不已其矣若乃解相於技擢形擢鶴以此為達謂之  
 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朕將垂垂掛指情獨往自天  
 其生者焉非易與哭其公之尸餘令辭隱懷之客豈聞伯夷之  
 風欬快大能立志者也

管象求士乃構仙臺陰雲切漢山更知村濬許居鼎談優  
 務劣夷甫兩顧求三九神風當年忠孝義列平子陸海多於  
 用拙樂令鼓雲高天湛微

聖學校正至書詳節卷之九

聖

鄭玄字林和郡人父洛陽州刺史有兩名之表之孤年  
 識學而收見之曰鄭公業為不亡矣秦中以其事而引之  
 出曰以之景山為之空寺時為侍止少訓導有徐公語五  
 三公上應天心非其人實無和氣不取以垂死之年  
 朝定也終不統遺大雅君子之選可不為乎而辭之  
 聖詔曰元

聖

劉毅字仲雄東莞人幼有孝行少隱居節義平陽太守杜  
 知謙功勳著於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  
 曾不仕附其威者則其國傾故射劉止漢百京師肅然  
 毅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拒帝曰吾雖遠不及古人猶立已  
 為和又平旦曾一日天下方之拒其已甚乎對曰相國實  
 拒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和毅六年遷南書  
 左僕射然以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其人而有八損是以  
 品無二門下品無勢族雖少中正實為改府軍之九品而有  
 八損聖臣以為宜罷中正除八品兼議比之弊法立一代之美  
 制毅奏優詔答之毅風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  
 為制毅之承式贈其嚴密而公其東之聖臣矣  
 毅嘗有過立加杖其公正而此然以誠在故不  
 太康六年卒武帝撫棺謂曰失吾一臣不得士作三公  
 同三司子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武安王元夏... 日隆... 使人...

**卷之四**

行國酒及飲。其常性也。故說者為大司農卒。  
平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龍族。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獲聚  
口銷金沒光顯。馳書北闕。敗車消跡。而諫主不易。議臣實難。  
劉毅一遇異客任和。兩遭膚受詳觀餘烈。亦名其心焉。若夫武  
陵懷魏臣之志。懼洪愛卻說之道長升朝王弥之事。何舉樹建  
論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事者也。

**附錄**仲雅初令忠寒楊歷身方諸陽帝額頭蓋大業非楊元慶  
謂賈和氏條暢瑣語大厦蓬門不調聲飛朝野候史文武陟輔佐  
之才何舉平允寬盛多理。

**劉頌**

下...詩...  
書今史記雲其罪下獄詔使考竟執據無罪黃帝得免時人  
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為持平轉河內太守草具所陳  
如左顧推萬載之理事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  
於憲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使教誨類之又論肉刑見刑法  
去及期王倫之李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迷喜曰先  
卿尚有禮也倫嘗張林聞之大怒彈頌持立而不能害也頌位  
至光祿大夫卒○初頌嫁女臨進陳橋榻本劉氏子與頌近  
出養於姑父姓陳氏中正劉友識之頃曰辭後姚真陳因奉  
根糸而世首為婦權律不禁今此同義為婦可也爰方欲到  
上為豫審所止故得不動

**附錄**子雅東坡登朝唱誠奉國廣厚封建議中幾宜許恭  
名該嚴政疎文敷重威而理歸切要游目西京讀書記  
遠香言東國朝即顯而有餘並元康之間厥良專師則訓



臣等伏以臣等懷忠而結臣義士當憤而奮勇而奮  
於侍御位不登於執轡臣等重義而死如歸伏奏而待  
以修飾鑒察言觀行非忠貞壯乎願視晉朝公卿曾不  
與其旋顧北茂伯無終吳王經以全節休然遠理野文以  
成名故得義風明時仁流枯骨雖未勅追論新且樂在奏事  
王弗之尚也

東萊校正晉書詩卷之十

臣等伏以臣等懷忠而結臣義士當憤而奮勇而奮  
於侍御位不登於執轡臣等重義而死如歸伏奏而待  
以修飾鑒察言觀行非忠貞壯乎願視晉朝公卿曾不  
與其旋顧北茂伯無終吳王經以全節休然遠理野文以  
成名故得義風明時仁流枯骨雖未勅追論新且樂在奏事  
王弗之尚也

列傳

阮籍 咸陽子 附錄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瑰傑志氣宏放曠然獨得任情  
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  
日忘歸傳神解籍七好於老嗜酒能嘔善彈琴嘗得其意忽忘  
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太尉掾籍嘗有馬才而辟之籍請都下  
表記曰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父侯獲尊鄭子真於秦谷之  
陰而昭王降東夫市家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  
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別下之道而有其極眼見採擇無以  
稱當方將於家舉之陽陽泰校之餘紛補吏之召非所克堪  
初籍思籍不至得脫然適卒迎之而籍已去唐大怒於是籍  
親其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籍即位從散騎常侍籍才  
有濟世志而為世之出天下多難故仕以存身籍由是  
此舉遂辭飲酒過常初籍嘗求婚於鍾士曾東平  
得言而止又文帝勸政籍嘗從客言於帝曰籍生曾東平  
樂其風土帝即拜東平相籍遂隨到郡壤府金屏即皮內以相  
登於今籍創日而籍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  
殺母者籍曰鳴殺父乃可殺母乎籍曰母而不父殺父而  
天下之極惡而以而何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  
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人若人而殺母則禽獸之不若人  
有將過三百斛乃家為成其後籍遂落山事會帝諫九錫公卿  
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籍請府使取之見籍方接校  
醉眼使若以告籍籍便棄校便為之無所改籍遂請為將所  
重籍雖不拘禮然於敬事未嘗口不誠否人物性孝母嘗正  
與人圍素對若才止籍與共賭既而飲酒籍一號一號  
血淚下將籍食一素脫飲二斗酒然籍性一號一號  
一號四又吐血致升毀壞立始致敗籍遂辭去籍

[illegible]

其子康文過王烈次入山利簾得石譜知劍

又述而廣之嵇康善鍛考爲之佐用對炭然傍若無人  
安隱園於山陽康既被許壽康李郡計入洛

製法

謝

謝顯字幼真陳國陽夏人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顯幼  
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飲書鼓琴東海  
直名辟爲豫章守坐家僮取官資除名于狗已上王玄防疏以  
並以顯初爲宰府使至懸臂易之數顯顯歸之方伯顯曰吾不  
以屑吾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謝家高氏女有美色顯  
陳之女投楔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佳婿不巳如賢翁之

胡海濱之

胡毋卨之字有國泰山人也少博學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住  
安不徇小節與王澄王敦吏微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  
澄嘗異人書曰卨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鑿鑿不絕誠爲後進傾  
倒是以家資賣試守家書余治節酒自屬甚有能名後爲豫安  
太守與郡人尤惡晝夜酣飲不視郡事生還河南門下飲河南  
鄉王子博美其徒輔之此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乞者  
遂則已卨遂爲人使輔之因獻其語數曰吾不及也屬之河南  
尹梁養實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時拔人物若此後爲湘州  
刺史未幾卒子諱之

畢卓字茂世，新蔡潁陽人。少希族，達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夢見比舍郎熟炙，卓因醉夜至其門，聞盜飲之聲，舉酒告所縛引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還，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廳側。脫解，詔去卓階，謂人曰：「得酒滿，故自解。」郡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盞，左手持麝香拍浮酒，醉中漫足了一生。於

辛慶字祖延大傳兄也性剛毅好飲酒過更不眠  
 稍異同志等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阮故為左伯高  
 辛則譽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為進伯而陰下蓋為我伯陳留  
 蔡謨為伯阮平為伯高也伯高則為伯而辛為伯伯凡八  
 人號為八伯蓋顯古之八伯也○後為丹陽尹時朝士過紅  
 初拜官相飾供饌更拜升賜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不  
 復又稍隨客早晚而問貴戚有羊園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  
 雖晚至者猶得盤饌謂者以酒之豐贖乃不如曼之真率曼後  
 為所害索賄

光武

光武字孟升南陽人也初為湖陽縣之所署為之於東海王趙越  
 以門客而不召越後因開宴責輔之無所署為輔之曰前署北  
 越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與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為誤  
 皆知是越乃備僕道之車以世亂度江便依輔之初至屬輔之  
 與劉琨阮放卓卓是相與阮手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  
 還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寶中窺  
 而大叫輔之驚曰他公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遂呼入遂與飲  
 不捨之夜時人謂之八達○以進補軍諮祭酒後為給事  
 辛官

庚上公抵埠車馬鳴鑼多傷以致自口於焉而致其  
 同僚皆結所竹林之會劉單芳博之女配驍王門以李季名  
 夫戰天布憲百官從曉曉之夕奮而不存足以帝幸欲計四  
 於與壇之表此武舍子降於辭僕之賴於羅氏舉出以優賢  
 水澄華源焉賜隱臣行感志主有嘉名○至於結東道巨源之  
 官阮比著先生之傳軍諮散髮更部為輔豈以山族之流故焉  
 自垢垢而道而不理舍輔武而長數則結黎黎黎既路徒有通  
 其少於以影與陰以以效官居然人素輟之之外或有可觀者  
 焉感能符契情靈各野然然神交於晚或或相思而動焉  
 臣是以治其遺事附于篇末

東坡校正晉書卷之十一

達生秋水揚波香雲散以旨酒歌德憑蓋其性不耽斯風誰  
 其

列傳

度數

主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指實誼之觀焉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益若無意也復何所賦荅曰在無之間耳後參東海王斌軍事轉章諮祭酒徵有重名爲掾紳所榮而聚飲續實談者談之特別聽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汝從心事之無所可問後以具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渡錢千萬置負有客因此可乘越於衆空中問數數頽然已醉憤墮机上以頭就穿取除荅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陳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虜度君子之心正衙不獨數交數卿之不置衙曰君不得爲耳數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君我家安卿自君我家正衙其奇之右勒亂興行限被

郭象

鄭玄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王衍每云聽玄語如熟  
河瀉水注而不竭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  
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求嘉禾病卒。先是注莊子者  
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以舊注外而爲解義妙演竒致大  
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  
傳子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  
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  
莊其義一也

度純

使純字謀肩博學有才義爲儒宗歷河南尹初純以要充無  
技與仕懼其舉之西鎮關中亮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  
至亮謂曰君當居今則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事亮不

五五

下爲公果後出言純之先聲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布則若何充  
以此相譏焉充自以爲隆慶重責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  
純曰長者爲書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歸俱養將何言也純因  
發怒曰實充天下兒兒由尔一人充曰方輔佐二世湯平巴蜀  
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克克純曰高貴卿公何在衆坐因罷純懼  
上表自劾遂免官後以純爲國子監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  
苟販於朝會中奏純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引進侍中甄德奏取  
敢以私議奪公論宜加批黜改坐免官初勝與純俱爲大將軍  
所敗敗整艘車服純率奏而已敗以爲愧恨至是毀純版既充  
則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簡恕位至少府卒

**史臣曰**京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燕鑄式叙彝倫武  
帝納各諸之邪謀懷始終之遠慮乃君茲青土作牧東藩遠  
圖警聖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寒賈匪躬悽悽  
本國故能沉言憂國忤犯龍鱗身雖暫息道亦弘矣庾氏世載  
典範見稱於世次輔之多奇士其爲取斯諫庸素疾佞邪而終  
因辭範投鼠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  
香梓非益乎

**贊曰**魏氏維城齊北知名潁川多士峻亦應英長今何義探瀾  
遺榮謀庸二爵與斯作象既撫善秀惟廉若專獻嘉諫幾移

鼎錄

皇帝詔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人漢大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李衡訪無度或以爲廉嘗得瓜果輒往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性之養猶爲不孝收今年齡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數曰昔孟母一徙以成七曾父重水以存教豈我居不鄰教有所闕何足曾氏之甚也謐身爲子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歎訖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忘居貧躬良稼擅市經市裏博學無

執

學虞宗仲治京兆人也少事皇甫謐不李膺博者是不倦至晉  
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家爲下第拜中郎國語諸賢良方正  
直言會東堂策問擢爲太子舍人除閭令今後爲尚書郎村作  
大匠陳鰲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  
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駿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歸  
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特用故參天兩地以正準數之紀  
依律以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則考步  
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  
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卒不差而萬物  
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  
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藥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皆  
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結闕而不得適宜改今而從古  
也目以爲宜如所奏。虞以漢末喪亂諸儒多亡失錯其子孫  
不能言其先祖撰悉姓昭穆十卷上以述之以爲足以備物

束皙

東晉字廣微陽平元城人。號疎廣。後北齊末廢留陰五陸  
陳難自東海徙居少壯山南因去諱之足遂改姓焉。博學多  
聞。莫兄琛。俱知名。少時。其父武開博上曹。云曰。當今好學者誰  
乎。志曰。陽平東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太康中郡界大旱。哲  
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泉涌。極感爲作歌曰。東先生通神。  
明晴大三日甘雨寒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瞻之報東長生  
哲常爲勸農父耕賦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沉退不慕榮  
利作玄老釋以疑世然與華見而奇之乃皆爲撰傳佐著作郎  
○太康三年汝都人不逞盜發墓表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

劉劭有西蜀之稱... 天降麟... 帝國... 王...

王

王接子祖... 王接... 王接... 王接...

王接... 王接... 王接... 王接...

王

王接... 王接... 王接... 王接...

王

王接... 王接... 王接... 王接...

王

王接... 王接... 王接... 王接...



東萊校正晉書評節卷之十二

三才圖會

陸機字士衡其郡人祖遷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礼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山閉門勸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勲於江表深憾孫皓事而奔之乃論權所以得昭所以亡又欲必其相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一篇至太康末典事雲俱入洛遷太常張華等素重其名如舊相識同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時中王濟濟指手論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荅曰千里草萊未下機歎時人稱爲名賢范陽盧志於吳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誠盧班志然然此起要讀機曰殊非遐邇客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長父祖名播四海豈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

初機有暇大客曰黃公著之其少一既而羅萬京師久無父問笑語大曰我家絕無書何能濟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群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大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時國中多難顧榮等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到王罔勸誅趙王倫矜功自伐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判焉。閭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據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瑱功不居勢謀下士機穎顯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客大將軍軍事初穎與河間王頌足兵討是沙人假機使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其中將王粹寇寇來將擊之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將道義所忌又屬族入官順其舉上之而王粹等亦等自欲以同辭都督顯不許遂行機治戎而先謀所慮甚惡之列甲自朝散至于河橋盡置機自是機凱以不出歸。機弟機有長沙王一人機大子

之類上卷序言... 於世

陸雲字士龍... 出於與世

○劉德有... 於世

陸雲字士龍... 出於與世





拈錢

五、

५३

點

菜

以云云

李

五

天正

一、

姓名

1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年十二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諸葛孔明  
人稱為子貢初杜蜀蜀敗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初建  
特譙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董宣時宣用者憲憲曰  
人常思社稷等皆西國之良器也此召而任之

東漢校正晉書詳節卷之十三

馬隆字季興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泰始中將四代天  
使下詔遷良將充州李隆才具良將選司馬督之初隆州制  
史楊以失其成之利隆陳其必敗而收為虜所及司馬斷絕  
帝每有內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  
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  
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  
曰云何隆曰臣謹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驅之鼓行而西  
稟陛下威德觀虜何足賊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  
食曰隆小將安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  
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十五百人隆曰足矣帝又給  
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湟水樹柵能等以眾方計或乘險  
以逼隆則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  
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矢所及應弦而  
倒或夾道築礮石賊有輒斃行不得前隆卒悉破羣甲與所  
擬賊咸以為如神戰十里殺傷以千數自漢之西昔聞斷絕朝  
廷奉之或謂已沒後隆使使到帝深賞數失品朝臣羣臣謂曰  
片從諸如此是無秦漢也隆到武威郡落悉歸降州遂平  
太康初封李昌縣侯加受東武公封爵十餘年威信振於西

列傳

羅憲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年十二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諸葛孔明  
人稱為子貢初杜蜀蜀敗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初建  
特譙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董宣時宣用者憲憲曰  
人常思社稷等皆西國之良器也此召而任之

馬隆

馬隆字季興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泰始中將四代天  
使下詔遷良將充州李隆才具良將選司馬督之初隆州制  
史楊以失其成之利隆陳其必敗而收為虜所及司馬斷絕  
帝每有內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  
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  
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  
曰云何隆曰臣謹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驅之鼓行而西  
稟陛下威德觀虜何足賊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  
食曰隆小將安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  
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十五百人隆曰足矣帝又給  
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湟水樹柵能等以眾方計或乘險  
以逼隆則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  
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矢所及應弦而  
倒或夾道築礮石賊有輒斃行不得前隆卒悉破羣甲與所  
擬賊咸以為如神戰十里殺傷以千數自漢之西昔聞斷絕朝  
廷奉之或謂已沒後隆使使到帝深賞數失品朝臣羣臣謂曰  
片從諸如此是無秦漢也隆到武威郡落悉歸降州遂平  
太康初封李昌縣侯加受東武公封爵十餘年威信振於西

東今秋遂方戰而漢子紀靖亂  
其字宣佩陸謀賊劉表將黃權等殺紀謂子龍曰汝等有難  
子龍復之乃告子也具入謂中州又曰儼故云耳  
札字宣季都督石瑠水陸軍事王勣擊吳大石頭孔開門應勣  
故王師敗績勣執札至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湛清流  
厚侯趙弟建具與內史建共資武庫錢糧俾弟趙都鄉侯太兄  
子鵬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此王  
弟李弘養依陽山云應讓當王勢遂誅札及諸兄子與脫謀  
圖不軌於是札兄弟子皆遇害札性貪財兵至之日庫中有積  
數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辭者論之其部卒如此

周訪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人也少沈澁謹而能讀國書其家無餘  
財為然功曹陶侃為撫軍討賊王敦時賈植友以於植疏  
子瞻及陶侃使江命於吳王植每為持節將軍獨兵二千二  
百屯華陽陳使司書吏執狀謝之遂平江州度使訪與諸軍共  
征杜弢又平之遷位安南將軍久之詔以訪為荊州刺史或說  
王勣曰荊州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足大之患公宜自領訪  
為梁州足矣勣從之訪大怒勣爭奪奪得遣玉璽玉璽以申  
厚意訪投檄於地曰吾豈可受此乎陰欲圖之訪威風  
既著遠近悅服每過人為中興名將惟謙未嘗論功伐或  
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矜矜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  
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云以此重之訪聞訪有不臣  
之心相切勤斬逆賊還訪然訪之世不敢為非○初訪少時遇  
舊相者盧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一方岳功名略同  
恒陶得上壽願置下壽僕與君同生車馬訪曰一歲卒時年六  
十一諡曰壯二十樹光德于後世子瞻



其生矣夫。北倫皇帝伯以孫秀為侍中諸堂皆於棚下。刻  
人封其餘同謀者咸超等。於此可勝紀。於叔卒棚投亦加  
以爵位。每朝會輒舉座時人為之諺曰。狼不足狗尾。而  
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和  
故有白版之候。君子不服其意。弓姓亦知其不終矣。孫秀既立  
非常之事。偷敬重焉。詔令秀無改掌。有所與奪。自書黃紙為詔  
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朝如仇。仇時齊王問河間王。願成郡  
王領並權。兵各據一方。及三王起兵討倫。撤至倫秀始人懼  
於是王與率營兵誅秀。迎天子反正。迭倫等付金牘。城賜倫死  
飲以金屑。苦酒。倫數以巾拭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自兵興  
六十餘日。戰所殺者十萬人。凡與倫為逆者不計。

臣曰。昔高辛繼漢。舉起參商。宗周禍歷。禍繼。於詳觀。竟謂  
欲廢前古。亂臣賊子。昭昭。焉有。竟繼。載崇。倫。分才。錫。於  
北。恒。典。儀。台。師。表。權。復。其。意。以。故。和。之。安。失。於。無。斷。矣。

所許相次受戮雖曰自貽其咎可哀也徐英肅鉞見敗掠奔陷  
皇圖燬成泰康乃使元良建慈臨上宰陶詠美乾瑞以之冀  
皇綱於焉中此遂裂冠歐冕幸百六之會館寶陽肅跪九五  
尊天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幸倖而欲託茲屈祀身破天年  
凶聞之極末之有也恩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僞業於既成拯  
聖輿於已墜東歎考績良足可緝然而臨淵忘憂遂心縱欲曾  
不知樂不可極豈樂久待候古人之未忘已事之已拙陶若  
採王豹之奇策而孫思之嘉謀高宗章水表東海雖古之伊  
霍何以加焉長沙有力絕人思能邊谷投弓拔門落薩標壯夫  
之氣馳車親綢繆懷烈士之風繼復傷九數命在三之情經  
擊撫其遺節熱始可觀顧既入揔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威  
務事而資其宅心乃協衆以聞共圖進取而顧任李台之狙  
拔張方之陵谷遂使武關吳元長之投首遂其無君之志鈴  
以義之彈藥此則美乎有征無之乘輿西幸未由建旗勸  
若火燎原猶可撲滅則世之不能無以平亢強弱合同盟創  
義舉巨援之功未立陵墓之費已夥發故車徒固求出鎮既  
帝京震動於寇恩陸遂令神器易遷宗社顛覆數十萬眾並  
傾於豺狼三十六王咸儼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  
英如猶為幸也自爾失政遽起羈縻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  
虜臨而天地閉戕兵接而官有頃支萬室其禍哉我邦乘其間  
陳悲夫詩所謂雖生厲階至今爲梗其八王之禍矣  
爾自亮揭朝政權懷曉說巧不聞範事過聽構怨連禍延  
非命倫實下邊敗竊龍關亂常奸位逼及廢義傳哉武閭  
宏謨之不建良可憐夫長沙奉國始終廉聲力戰一軍  
爲賊章度勤王效立名場合從調北犯順爭權事窮勢蹙  
亂亡元起作輜出征入據敗國喪師與若殿主焚如之錄  
自取

所荀舅門宗煥盛朝野畏憚之臣籍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爲交  
應苟我公拜舅又曰我與卿交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  
公若與先君厚往曰頃常與叔間湖潭之誦詠所取決舅父  
子大欺當出壯之○舅遷廣州刺史會昌三年版輿王倫討之  
倫信用倭人孫秀與系爭事重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  
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謂兄亮不潰倫奏諸父系坐貶岳陽以白  
衣還事關門自守○父承業襲父職○諱也倫亦以宿憾收系兄  
弟梁王彤爲驛卒等備悉曰我於世中具體且惡之况此人兄弟  
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朋苦爭之不得陰害之并戮其妻  
子後齊王罔起義時以我辭爲首首  
結字叔軍與系親厚歷官御史中丞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  
裴氏明日竟死而禍起裴氏初嫁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術  
爲亦坐死朝廷遂議重賞制女不生子由結女始也

烈女全死 朝廷議重賞 制女不嫁 半由結女姑也

張翊字世儒陽人漢河間相之子也少有幹局初捕盜句車騎長史翊擅募其女爲一縣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者稱之後爲天水故以下督官署其秩初輔堂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著述以三千年事唯五才萬言班固錢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須省大同不知遷一也良史記事善足以發勸惡足以駭誠入道之常一說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盡之不如二也毀賊罪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劉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前奏張衡范曄蔡邕傳述辭雖亦足以明其大才故楚辯士則辭藻華靡氣貫鋒則隱微故此所以遷稱良史也

亂之源也託以有明象王天下以紀建嘉而嘉餘台順  
正張益而感至誠誠王非於謙政者利祿權建者乎古人所  
危却不入亂邦不為亂懼於此也

索靖

東坡校正 評節卷之十

卷之四

卷之十五

周陵子開休攸南人也性果烈以才理見知陳主陵夜吳吳平  
 以功進封成武侯續陳陵初兵之未平也陵在陽南北蠻  
 互市而諸將多相驕專以爲功吳將蔡敏守守中其兄理  
 將在林陵與敏書曰占首兵父死在其間軍國當受命義以  
 相高而聞譴場之上生有讎者市且不可行乎惟願爲小  
 利而忘大備也儼然得時書以呈陵陵曰君子也及陳亡家瑋  
 得之問其於曰陵南人也陵歎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  
 吾鄉人遂待之禮周陵後州宗從生稱誰爲可答曰臣故父子  
 故稱重臣宗從父子護稱情臣宗帝並召用陵三子瑋  
 嵩仲智皆直果俠每以氣節累遷御史中丞及時宗  
 以王敦妻爲蕭妹忌王瑋嵩上書帝感特放等錄全三彭  
 起害顯而後人平嵩而亡二兄天一人爲天下人所表後何  
 平彭嵩獨之後遂聲高比公害中於事師臨刑猶於市謂

荀肅字道將山陽人也東海王越計汲桑命肅爲前鋒肅聞其  
九易安定鄴而還西討巨郎等滅之賊名甚多時人擬之韓白  
隲位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討屯軍臨綽於自事文傳多獲斷次  
如隲人不敵賊其從母極之卒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肅距之  
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肅乃以爲督後後紀  
法肅於肅斷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然而素服哭之流涕曰聖  
卿者兖州刺史矣卿者者道將其技法如此肅見朗故曰制權  
權及己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下親朋兖州去路于道  
里遠不鮮美慕得千里牛每通信旦發喜言南面王越曰後  
卿幸欲越曰兖州要衝青肅有大志久令處之則患生

成川人不... 萬大... 姓... 人侍... 心稍...  
成川人不... 萬大... 姓... 人侍... 心稍...  
成川人不... 萬大... 姓... 人侍... 心稍...

太子... 每下... 受... 來... 不... 曰其...  
太子... 每下... 受... 來... 不... 曰其...  
太子... 每下... 受... 來... 不... 曰其...

柳... 而... 無... 曰...  
柳... 而... 無... 曰...  
柳... 而... 無... 曰...

劉... 劉... 劉...  
劉... 劉... 劉...  
劉... 劉... 劉...

士無... 兄... 即... 碑... 買... 相... 月... 有... 與... 那... 太... 疑... 識...  
士無... 兄... 即... 碑... 買... 相... 月... 有... 與... 那... 太... 疑... 識...  
士無... 兄... 即... 碑... 買... 相... 月... 有... 與... 那... 太... 疑... 識...

祖... 大... 大... 大...  
祖... 大... 大... 大...  
祖... 大... 大... 大...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上謂進士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何術使成事  
故身雖壯方當排鋒越關掃境美朝廷將遣戴若思為都  
督進討使使成感戴病○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陽  
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  
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雒車騎將軍王粲父  
連亂畏不敢發至是始得釋其憂也  
納子士言最有操行能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牧  
養以養母王勃聞之謂其二婢將為衛事即有戲之曰汝價  
倍婢納曰自聖矣何必輕於五穀皮非納詐相引為軍諸  
酒納好奕奕王隱謂之曰為情寸陰不聞數某對曰我以忘憂  
耳隱曰古人遭逢則以功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其道若  
少長五部遊宦四方華商賈賤貴聞見胡不記述而有裁成  
何必圖其後也憂心納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  
況於大府安可不書因奉遷可使簡一代之典帝以問鍾雅  
曰納所著雖有文字而今不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  
始也○納嘗問陶君卿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惡惡則  
佳法也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  
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漢曰公私何異  
古人有言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  
豈但一月朝獲獲獲善惡未定矣時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  
輒因之因曰君汝顯之士利如鍾雅幽異之士鍾如雅持我  
鍾雅君利雅當推矣陶雅並新有雅雖不可得雅納曰假有  
鍾雅必有神雅雅無以對于家  
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騰貴盛之館借著馬倫之幕  
于是日實侃巧之說故相繼繼殺周益聞雅雅思中原之  
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操為貴人若乃各行中興  
失統三后流亡蓬蒿之隅六戎播燄文身之族之  
素絲改邑跡弛易情各違奇才並騰英氣遇時而展

邵續字嗣祖郡安陽人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  
解天文初為成都主簿參軍將討長沙王又續諫曰續聞兄  
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夫一手乎願不納從焉  
果陵太守以孤無援權附於勤勤以續之入為督護既而  
匪碑在蘭陵書多與俱歸○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勤歸  
選任子危矣續曰我出身為國言得續子而為叛臣  
於勤勤乃害又石勒遣石季龍來還圍續後為季龍所特  
續於勤勤使徐光讓之續對季龍盡忠節實無二心勤曰其言  
至孤愧之多矣夫忠子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於  
厚撫之續既為勤所執身墮園囿以供衣食勤屢遣使  
曰此真高人也不如是安足貴乎其情苦數賜教帛每臨  
嗟歎以勵群官續竟亦遇害  
○邵李親親等將失關亂之辰驅馳我馬之際  
足以容眾更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  
德仇讎雖銀阻備皆乃心王室而能少擊眾也  
多使使申明懷惠世龍挫衄情其真弱功虧一簣方之數子  
身我四邵李親親等壯家犯難名驅馳事部方小任重功  
身我四邵李親親等壯家犯難名驅馳事部方小任重功

如地王執反劉陳勳帝暴誅王氏歸南陽之帝曰導學事在臣  
 弟子姓詣導拜罪除以導監節有景帝不問○明帝即位  
 實詔輔政及執平進到封公建位大弟勳發上殺入朝不聽  
 拜不多帝崩後與吏亮同受遺詔勳幼主是為愍帝又蘇峻作  
 亂宗廟宮室並為火燔溫嶠議請遷白建康口之金陵舊為  
 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異陵  
 孫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生者可若不續其祚則樂土為  
 虛矣由是嶠諫不行時帝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  
 售而費用不給導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貪  
 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去者出單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  
 此○初帝幼沖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  
 詔則曰敬聞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進入帝猶為之興焉  
 後進位太傅是後是會於平增金章紫綬初曹氏始篡導  
 之乃密營別館以處眾走曹氏先將往焉導於美被辱處公  
 猶恐導之以所執導是柄驅牛而進司扶教讓問之勳曰  
 朝廷欲加公九錫導怒覺但讓還而已讓曰不聞餘物雖有  
 短轡轡車長柄驅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曹氏共遊洛中何  
 曾聞有蔡兒兒也時吏亮出房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  
 擁護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至有自蔽  
 綵曰元規塵肝人自懷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舊  
 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進進皆就拜不勝多感由是詔百官  
 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魏時年六十四子悅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雖其優之道帝共悅奔果爭  
 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介烈導性儉約然下甘果爛數  
 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位至中書侍郎先導卒  
 理字元琳導子洽洽字叔弼寬亮與洽至為相溫嶠謂為端明  
 事常謂之曰勳年四十必獲美於天子○

劉弘字和季，南國人也。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桓帝時，同  
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太安中，張  
昌作亂，轉使持節、少衛尉、假節，討之。以加鎮南將軍，都督荊州。  
諸軍事。弘遣長史陶侃守門，討反者。討昌，昌潰而逃。其眾悉  
降。時荊州守宰多欲弘請補置，帝從之。弘以是初擁襄陽太守。  
朝廷以弘雖有功，讓弘。弘是名郡，不可。弘初以夏侯陟為襄  
陽太守，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北  
下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  
見。劉報詔聽之。舊制，峴方二山，嶺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  
搜名山，大澤，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措手地。昔  
何謂邪？遂改此法。又居室中，云齊中酒，聽事，倡優俱同用麴。必  
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公不得分別，時總章  
大樂伶人，雖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  
壞樂，嗣命社稷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延作之。要曰為天子合樂  
而延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為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  
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兒。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  
頃朝廷旋返，送還本署。○進拜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  
興三年，進軍騎將，領弘每有興廢，上書守出丁，寧以密所以人  
皆感威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財於十部從事。又卒，上女  
嬰痛若喪所親。其後南夏亂，公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  
以過也。

陶侃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吳晉世，家豫江之傳。陶侃，侃之子也。少  
更鄧陽，少康，范逵嘗過侃時，命宰鰓以待賓。士行曰：昔范逵  
更鄧陽，少康，范逵嘗過侃時，命宰鰓以待賓。士行曰：昔范逵

以助爾者... 正與諸... 安有父母之... 以辭事... 去職... 後王... 原... 梁州... 動... 豈可... 以... 前... 丁... 為... 矣... 都... 呂... 一... 倪... 子... 更... 更... 更...

州... 非... 總... 威... 慶... 恩... 州... 非... 總... 威... 慶... 恩... 州... 非... 總... 威... 慶... 恩...

七

臨城守太長世膠版有識者謂文公之善於經義  
 見者皆愛之平比大將軍劉琨以爲善於軍  
 提議王至道將命以引見帝而善爲子時近左章制  
 綱維大舉將終以爲憂又見王導其談歡然曰王左自有管夷  
 否百復何慮會與王導相識時即曰利端欲其具母擇氏  
 固止之端雖居而去其母王導曰王導歸葬由是固議不  
 拜言請其歸而不得已以受國即位拜侍中幾密大  
 謀皆所參綜詔命文公亦能誠意威和初代建康爲江州刺史  
 持節都督平南府軍事鎮武昌甚有惠政在鎮見王彩畫象曰  
 大德宜加勸拒之教受其抒之刑古人闔指而定論春秋大焉  
 正宗文公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墓下命謝去之履  
 履太奇微服入京師傾覆囑問之號喇一可恨之者是與相  
 道曹王至道期要陶侃同是國難奉仇爲盟王侃許之時陶侃  
 雖許自下而未發囑重與仇書陳百臣之大義侃遂率所統與  
 陶同赴京師是時義軍獲戰失利囑軍食盡侃欲西歸囑又力  
 規其不可囑於是劉建行朝便欲增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  
 親親批文書流淚揚涕而還陶侃與仇相見其日仇曾水軍  
 向石頭時囑將其將七因與陶侃馬頭爲仇所斬遂大破賊  
 時陶侃雖爲盟主而過分恩惠一出於陶侃遂至牛渚磯水  
 深不可側世云其下及淮物嬌遂覆軍而陶之孫史見水淹  
 覆史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囑其妻人謂已曰與君  
 相識別何意相耶也意其妻之囑先有囑疾爲是我之妻  
 至囑未旬而卒江州一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曰忠臣

八

臨城守太長世膠版有識者謂文公之善於經義  
 見者皆愛之平比大將軍劉琨以爲善於軍  
 提議王至道將命以引見帝而善爲子時近左章制  
 綱維大舉將終以爲憂又見王導其談歡然曰王左自有管夷  
 否百復何慮會與王導相識時即曰利端欲其具母擇氏  
 固止之端雖居而去其母王導曰王導歸葬由是固議不  
 拜言請其歸而不得已以受國即位拜侍中幾密大  
 謀皆所參綜詔命文公亦能誠意威和初代建康爲江州刺史  
 持節都督平南府軍事鎮武昌甚有惠政在鎮見王彩畫象曰  
 大德宜加勸拒之教受其抒之刑古人闔指而定論春秋大焉  
 正宗文公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墓下命謝去之履  
 履太奇微服入京師傾覆囑問之號喇一可恨之者是與相  
 道曹王至道期要陶侃同是國難奉仇爲盟王侃許之時陶侃  
 雖許自下而未發囑重與仇書陳百臣之大義侃遂率所統與  
 陶同赴京師是時義軍獲戰失利囑軍食盡侃欲西歸囑又力  
 規其不可囑於是劉建行朝便欲增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  
 親親批文書流淚揚涕而還陶侃與仇相見其日仇曾水軍  
 向石頭時囑將其將七因與陶侃馬頭爲仇所斬遂大破賊  
 時陶侃雖爲盟主而過分恩惠一出於陶侃遂至牛渚磯水  
 深不可側世云其下及淮物嬌遂覆軍而陶之孫史見水淹  
 覆史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囑其妻人謂已曰與君  
 相識別何意相耶也意其妻之囑先有囑疾爲是我之妻  
 至囑未旬而卒江州一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曰忠臣

觀榮

紅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少以方正知名後舉秀才尚書郎瞻  
機策之曰三代明王營建業之廣然制而令各一致於夏  
尚忠忠之弊世有轍折莫若敬殺人革而簡而節之弊也思  
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收薄則又反之於忠  
則王道之反覆具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  
劉三代相循如木燄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漢景帝  
無爲而化使聖因承所務或美非事實之不同出沒便然  
且古文有并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矣和曰也

द्वि

晉書卷之九十九  
其先帝時為中將安帝父誨改為實氏父邵中書令為孫皓所殺指謀尚高房產雖不群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後為武康令俗多厚葬多有拘足埋溺歲月停柩不葬者指督舉焉政教大行湘城宗之然無援於朝又不進亭表作郎陸機上疏薦隋又之召備太子舍人<sub>(一)</sub><sub>(二)</sub>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內史與隋言及是時事出曰孫能善曉機數一賀頤長諱那雅未及言帝帝曰是翼邪述<sub>(三)</sub>流涕曰先父遺恨無追猶創巨壘隙無以上答帝見悅之二月子出○時廷尉闔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生以華髮囑為叔作都門早開為入多患之欲於州府目不見貴冑屬此連名詣陽策之<sub>(四)</sub>張廷尉漢為言父之聞而遷怒其阿諛者遂議父為世司馬即此建武初改拜太常卿受寵遇<sub>(五)</sub>為當出儒宗其後帝

揚子

楊芳字公四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於下感慕公事之服謝說  
五經郡邑未一知內史詰謫快見而奇之謂其方爲文鷹郡功  
曹主簿其頽美送成示翼物指報書云其令其有司分若此  
其贊傑乃是一國之冠豈但堅中逸群非才慕道喪人物凋  
弊知方所力能濟之特語國曰之秀秀實骨仁良但治衆未足  
以移植羣議又敗嘉穀係感於方於京師爲司徒王遵參軍  
方目以地寒不願去留京舉六樹陸羽欲謂君者道遠從之  
上  
柳萬吳太守在郡歲華書云公鈞沉美吳吳越春秋并雜文

五箇初入洛司空璠率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後領衣  
子之皆自祖綏至叔三冊書其居故有美之

國曰元帝燔其海百皮盡燬夢也善於共收庶儲額紀實  
等並南金來前而曾高門委登霸朝張開拜政典憲公其列  
綏始懷行其說然其意謂知仕惟二凱臣成名立光國榮家非  
惟威會所鍾抑亦才能至而荀公弘游薄朝望時隆家便  
雖降臨承明下拜雖西漢之明張禹東都之禮重拒榮光之  
過也

陳隱字大德彭城人也毛文舒家私書其碑孔頴達云此碑  
在秦事中即陳隱實是史書以人主意所傳遂遺之唐文宗  
皇帝多以刑禁世子文惠王顯之碑中亦云此碑後唐手  
刻碑身昏以傳其碑之無美矣

王莽以爲其子丹直臣大守與謀反自必除之  
 臣以爲不然周王有三年之世除而安春豈能  
 朱莽其朝祥慢服之張其東張紀之權諸侯  
 與吉會非禮且各奪其月從之建興中丞相  
 王莽亦亂服攻之小段入宮告其弟常與之  
 劉退所親獲妻之文親信二百人并子有勳  
 全言有人論盛識而洛見諸公上而數曰王  
 成輔我所欲張漢先我所不解謂武山於用  
 用其終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姿善藏  
 變賣胡公其欲害之矯撰懼色操節而吹之  
 以勸其害客之思於是整胡官垂立而去之  
 長吏尋以問胡公其意欲以去之永平帝至  
 徒公之美也又子功字司馬胡公自是功  
 爲廷公思其爲名流之所推服也

刁劄字子亮勃海人也少好經書博聞通記歷得經陽王文學  
爲丞相以爲爲長史中與松拜左僕射時朝廷草創書  
立朝臣無有舊儀者劄父在中朝請就舊事凡所制度  
於焉爲當時所稱許六典初定尚書制性剛悍動多  
忤上意一節下故爲王氏所疾久之乃放肆使數公擢冠者  
不測目然悉力進心志往三教帝良信任之已及王勢漸傾  
遂罪謫出使臨出督六軍說而王師敗績協武園陽俱待帝  
太監乘除帝執劄腕手流涕勸令辭禍曰臣憂死不敢  
貳言臣今事湏矣安可不力乃令劄陽服入爲使臣劄  
密不宣稱乘其無思紀事者皆畏之行至所逐逐人執其



劉越字世英琅琊人父爲縣小吏劉越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  
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時時親密加以腹身清苦衣不重絮家無  
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帝嘉之入參其志明時出爲義  
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帝崩  
穆后臨朝遷射獵校尉時軍校與兵義興人多義體起因統其  
衆以省衛號爲君子營又募賊謀逆起爲石衛將軍親侍殿  
殿遷軍舊石頭起與侍中鍾雅共侍左右帝時年八歲鍾出  
之中起猶啓授孝經論語未幾爲峻所害

鍾雅字季廣潁川長社人蘇峻之難拜侍中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變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已不能濟各盡節以忠死耳雅曰臣人執簡而至矣安能去乎劉超曰收事深以相委雅曰所委所難之責臣死今日之事不容復言雅當期別後之

羽謀字德純吳國富陽人口劉祥妻有子德更爲三子德英次子  
 孫應乃諱我南岳道士諱以之爲子應德則以爲孫至孝至  
 渾掌文臨預參詳議復補司空從事中郎趙希之等亦廢召爲  
 軍王廙造表屢戰屢捷數經不成時希不在趙致曰孫中郎在  
 表戰又矣趙隱大憚以惠爲軍諸將酒齊告書獻趙或謂焉維  
 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病卒

陳顓字延思陳國人也少爲孝兄曰義父前立石於河濱曰公使客爲車新笑而從之後州刺史使車與馬車遇交宗之屬按沛王勰獄未竟會解顓代顓爲刺史勰因河間王勰買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爲何州縣何法而擅殺叔時顓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當南國之外臺其非所司時在刺史并糾結又問廖佐曰何州曰臺書奏何缺少人十餘人爲中正答曰詩稱離騷屈伸生用及申夫英偉之

之世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東漢書卷之六十六

葛洪

晉書

史乘

大馬路

此是王莽輔政以吏部得最事臣法載物類以此失人心又  
不遺其意大臣而聞況粗不在其例備則與之剛除遠  
近亦然言止惟前請石頭以儲之又蘇峻反棄廢至于京都  
南齊溫隔共推陶侃爲盟主區既有礙於亮亮見侃曰今日重  
侃之意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  
臣諫量發日月取微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亮云故可以據  
侃於是相撫默大非唯風流兼有爲政之實峻平亮求父鎮  
乃頭武昌時生導輔政之初時親務有人譴下拘細目諸將無  
不奉法人臣舉之者欲求殺戮道而都督不許故其事得息  
唐六年帝弟將軍何元常之黨田垌王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  
已○初是所美惠有之劉勰語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  
曷有己之不愛而後之於人暗熟而退亮在武昌諸名士縱橫  
之徒豫敗夜共奔尋陽欲而不見亮至諸人將起禮之亮絛  
曰諾耳主子於此處東渡下公便還胡床與偕等談談竟  
坐其間十行之多比類也說  
聖朝經傳昭昭若日皎皎如月  
翼字繼業兖州人也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茂陳郡裴  
浩並才名冠世而翼節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直東之高關侯  
天下太平然後藏其任耳見相溫總角之中使期以達哈因言  
於成帝曰相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當增奮之  
有事以方邪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功矣卒累代鎮武昌關羽  
即位翼欲先伐石季龍又遣使饋藥防御以免陽大會衆佐陵  
墓甲卿授孤六日視之行也若此則矣遂三起三疊飛鳥偏日  
其飛十指次聲響焉

人唐國人有言曰昔晉昭元規率國師命其蓋數無常也  
 以方駕搏紂足為過獎而有小謀大昧經邦之迷圖才  
 然其詞安國之長義陳有兄隊協議稱其技本牙戶而訓帝命  
 際於其主是使蘇祖弼弒弒宗桃貽覆已而猶嫌上宰諒點有  
 尚使部裝協從必且戎車紀順則與夫台座安禁亦何以異哉  
 幸焉否其倫昭覆廣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  
 相葬  
 桓彝字茂倫譚國人歲五更禁之九出豫也少孤貧難覓  
 之身如性通胡早獲盛名雅為周顒所重顒嘗歎曰茂倫  
 原落固可笑人也顒為安東將軍版行邊道令累遷尚書吏  
 部郎以疾去職嘗贈與絲綵卒東歸徐寧字交期通湖博涉  
 屬之欣贊結交而別先早居其每為彝起一佳吏部又三都  
 虎曰為卿始佳吏部矣其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  
 人所集而不必無徐寧真偽俗清士因為叙之即遷吏部  
 堅顯將軍為宣城內史蘇峻之亂義聞而慷慨流涕建元  
 孫長史爰勸彝舉義與通和以紓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  
 致死焉能忘乎東序與賊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  
 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  
 受相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相侯猶相侯之不可負國也  
 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固守經年勞孤力屈城陷為晃  
 所害有五子溫雲齡松中強別有傳  
 中子幼子溫諸弟中最賢識有武幹溫為器之初彝亡後中兄  
 弟並少家貧母患須年以繼無由得之溫乃以仲為質辛主  
 書言不微為質幸為資質使弟還鄉中小字也及仲為江州  
 刺史出對子主於堂邊看仲戲之謂曰我賢兒也遂厚報之  
 元溫為江州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時謝安以仲為江州刺史  
 仲懼逼乃求外出自京口還鎮尋陽之鎮  
 仲之西鎮以將相異宜自以鎮望下

[illegible]



王允之字叔武父廩事從弟也

王允之

王允之字叔武父廩事從弟也

王允之

王允之字叔武父廩事從弟也

王允之

王允之字叔武父廩事從弟也

王允之

王允之字叔武父廩事從弟也

王允之

王允之字叔武父廩事從弟也

王允之

王允之字叔武父廩事從弟也

王允之

王允之字叔武父廩事從弟也

王允之

王允之字叔武父廩事從弟也

王允之

王允之字叔武父廩事從弟也

王允之





[illegible]

自不若峻攻必須東北風急令秋水更不得在彼  
諸賊必不動以爲重口以東矣果如所計  
中時帝加元服猶未改王尊號帝曰陛下春秋已長  
及帝加元服猶未改王尊號帝曰陛下春秋已長  
致日漸宜博納朝臣拾遺補道由是帝尊號遂廢  
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封侯賜食省之乃歸田賦然曰大  
夫將終不問安國事家之術乃作兒女手相問冰消  
卒

孔齊

孔齊愉之族父也明察過人時有獲其酒者如提入門齊  
之曰人酌吾酒其酒其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罍果有  
變可以知之亦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齊  
叔令卒

孔羣

孔羣字敬林魯之從弟有智易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羣  
有寵於峻其從弟羣與從兄愉同行於廣塘遇之愉止與語  
而羣却不視愉怒欲刃之愉下車營救獲免峻平王導傳  
術算因羣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憾羣之微意合曰羣非孔子  
同匡人雖陽和布氣應化爲感至於戰者猶謂其目卑有微  
○世嘗酒羣成之曰卿相故不見酒羣覆碗布日月久  
罪谷曰公不見肉糟更甚久罪羣與親友書云今午田得七  
百石秋米不足了羣其說固如此歷中丞卒

與曰孔愉父子豈下傳等咸以爲勝之材故歸構之  
霸府雖足高瞻廣視清簡俊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  
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垂於後世  
巨萬之賞辭繁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志有東漢之風者矣  
陳郭校之宜表明德多非並相國功隆良可謂此

陳郭校之宜表明德多非並相國功隆良可謂此

陳郭校之宜表明德多非並相國功隆良可謂此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琨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家無  
 禮訓成其八歲仲伯兄成與之遊冬或曰此兒一匪之  
 類同也尚雖居貧自甘與兄公馬別墅回瞻猶不傲異十餘  
 歲適父憂及長開學讀書其志趣倫類不別又於諸父責之  
 而自收遠近名士道流無不之其成常呼為小謝  
 尚為掾始到府通謁見其有勝會諸司問其能作何事  
 坐頃想解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而舞遂令坐者無不  
 節尚俯仰中房若無人其步語如此後出為江夏都軍  
 府吏翼續武昌尚數詣翼與之共射翼曰卿若欲的當以鼓  
 吹相賞尚雖軍中之輩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尚始到官郡府  
 布四十匹為尚進鳥在帳前陳之以為軍上備於後進號鎮  
 將軍鎮守尚於於是安於樂人并制石琴以備木樂江表有  
 之樂自尚始也年諡曰簡

謝安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四歲時始能言而數曰此兒風神秀  
 絕南神識敏風宇條暢嘗行客路見王敦清言既去安  
 弟曰向客何如大入嘆曰此客堪與為來適人王導亦深  
 由是少有重名高第會稽王羲之及許詢系門支遁游  
 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為文無起意除謝安弟王友  
 並不起居往臨安山中坐客臨海谷於然歎曰此亦佳  
 遠賞與徐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  
 安為從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則何歸弟人  
 回康威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亡墜然每游必以文  
 豪為中郎得綽任之重安雖處所其名稱出  
 自然有公輔之望安妻劉惔時也既見安驚異而安

謝安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四歲時始能言而數曰此兒風神秀  
 絕南神識敏風宇條暢嘗行客路見王敦清言既去安  
 弟曰向客何如大入嘆曰此客堪與為來適人王導亦深  
 由是少有重名高第會稽王羲之及許詢系門支遁游  
 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為文無起意除謝安弟王友  
 並不起居往臨安山中坐客臨海谷於然歎曰此亦佳  
 遠賞與徐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  
 安為從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則何歸弟人  
 回康威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亡墜然每游必以文  
 豪為中郎得綽任之重安雖處所其名稱出  
 自然有公輔之望安妻劉惔時也既見安驚異而安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謂人曰  
 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者人莫有言者  
 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笑曰玄少好風塵  
 有恩國才略時時堅辭不受安嘗謂人曰玄少好風塵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謂人曰  
 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者人莫有言者  
 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笑曰玄少好風塵  
 有恩國才略時時堅辭不受安嘗謂人曰玄少好風塵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謂人曰  
 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者人莫有言者  
 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笑曰玄少好風塵  
 有恩國才略時時堅辭不受安嘗謂人曰玄少好風塵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年十三嘗詣周顒顒察而異之時軍牛心炙坐客未徹顒先割脔餞之於是始知名及長尤善隸書爲古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游雲矯若驚龍

深爲從伯敦之所重時陳郡阮裕有妻多爲舅王湛所辱

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曰曷之與王湛王悅爲王氏三少小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觀東顧掄觀子弟門生歸謂郗曰王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墀坦腹獨若不聞監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羲之少好書學自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義之推好服食養但不樂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嘗與同志復得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或以清談爲公詩序方其

文獻之比於右軍聞而喜性愛總會稽有姥養鵝善鳴水市未能得遂擇親交就觀姥園羲之將至京以待之羲之數詣彌日又山陰有道士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同乘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畢群相睹畢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杜率如此集諸門生家見其子備憐之書一真草相半後爲父所割去之門生驚懷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初有拙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值月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後自稱我書也

羲之嘗抵衡北張芝之書行也嘗與人書云羲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羲之書不勝盈尺暮年乃妙嘗以草草答庾亮而翼淩爽什肉與羲之不吾昔有伯安草草十公過亡生常數討述大絕忽見足

爲家兄書煥若神明類選其類行王述少與羲之齊名而羲之

善數之由是不協及此數類

羲之之爲之下遂語



相尹子也。諫國人村堅。南威與相尹子破堅於肥。以功封  
 相。修將母伊然。諫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背。誓音樂盡。口時之  
 如。為江左第一。有祭酒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不師伯  
 舟。青溪倒素不與。以之相。謠伊於舟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子。曰  
 此相野王也。懼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  
 是時已貴。竊樂聞。微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  
 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荀王。自賢。專制無。故。行。必。聚。步  
 為。人。每。扣。制。之。及。至。謝。安。年。嘗。遇。月。內。其。子。謝。安。嘗。說。書。之。前。酒  
 行。於。主。相。之。間。作。召。伊。吹。謠。安。時。帝。命。伊。吹。伊。神。之。然。王  
 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羣。分。乃。不。及。俯。然。目。足。以。自。足。  
 然。請。以。箏。歌。并。臣。有一。女。善。相。便。中。帝。許。召。之。以。初。父。帝。始。知。伊  
 撫。筆。而。歌。悲。詩。曰。烏。君。王。一。時。長。為。難。患。信。事。不。願。乃  
 見。伊。意。周。旦。佐。文。武。金。膝。功。不。別。推。心。輔。王。故。一。收。不。成。已  
 而。概。概。伊。何。可。觀。安。泣。下。沾。衫。乃。還。席。而。對。之。其。詩。曰。遠。道

毛寶仁預具降武。山賊以驢馱蘇帳有刃騎上蓋膝江大卒  
蘇帳死。臣利以被。忽降。於是寶守南陽。賊輩皆敗。史實。賊  
射。賊。賊。十八。賊。賊。君是毛。賊。寶。白。賊。君。各。賊。  
何。賊。賊。君。君。賊。何。不。聞。賊。父。而。賊。後。以。萬。人。於。都。  
城。各。賊。筆。遣。王。萬。人。女。賊。城。賊。賄。寶。等。突。圍。出。赴。江。死。  
人。皆。賊。溺。死。初。寶。在。武。昌。逢。人。有。賊。賊。手。一。引。

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

朱亨字次倫義陽人寧康初拜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眾圍序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援行謂西北角當先受擊遂領百餘婢并賊中女丁於其角邪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最便固折梁咸亡遂引退襄陽人謂此爲夫人城

朱亨

晉氏淪喪播遷江表以雖荏弱以夷不息經略首吳所未外將帥之功尤聞焉爾遜約晉胤服勤於太興之間先歸劉宋配藩於咸和之後雖人不謀自亦足列於當世焉

風分堆海災流遷關隴

南作制起群乞勒敏王

晉書苻堅傳



子寶

王明賢

晉鑿齒字季威襄陽人少有大志博學宏富以文章著稱爲相  
溫西曹主簿親遇逢盛時溫有大志進爵人知天文者至夜熱  
手問國家祚運脂頰荅云卅化方永溫不發異日送公卿一匹錢  
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掖州被命乘下今文  
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鑿燭棺木耳鑿齒曰君  
故星人曰賜棺一匹令僕自試置錢五千以與棺耳於是歸  
鑿齒死君嘗聞于知星伯有不乘輿者哉

五

ST. JOHN'S

聖旨

韻和

韻和字君孝慈用便有清無族叔祭雖變之曰此吾承厥  
音宗者必此子時宗人亦亦有令為祭則別祭謂之曰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李密字令伯犍爲人也一名虔字世母以荏弱親養後至密司  
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父齊桓公得諸葛亮而抗魏  
曰齊桓公得諸葛亮而抗魏曰齊桓公得諸葛亮而抗魏  
任而昭而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密曰昔  
爲軍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語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  
已故言教是以碎耳善之密有才能而學力  
乃其口太特自以失分懷怨及賜會  
亦其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  
命之免密官卒於家

李密

王褒字偉元城陽人也父儀高亮雅直爲司馬東關之役  
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不帥帝怒曰司  
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山斬之  
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也於是隱居教後三  
皆不就處于墓側旦之常樂極悲號泣者數日  
畏雷毋設母則到墓曰褒在此又讀詩書褒父母止我  
勞未嘗不三復涕泣門人受業者並感褒教之節後治京  
寇盜蜂起褒雖境不主焉故所書

王褒

許敬字義東陽人恭孝謹而好李二親母喪毀骨立  
許敬



何琦字禹南年一歲喪父母母及叔朝父色養事母甚甘鮮不瞻  
乃爲郡主簿後母死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  
尺寸之能實利祿權私授供養一旦遂成無復侍佑豈  
折節之所應蹟情期哉於是棄去懷中不爲人事耽詠詩書以  
終書目煥公府辟命官不就相拒常置琦縣界山謂然歎曰此  
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尚書僕生老而不衰年八十二  
卒

羅倫之本固效依尚王蒙隱居不從其詳行己莫測其體杜松以  
 緊應其誠驚雷以危其體永言建隆異相均美許攸少而敏奎濟  
 備任三朝朕寢其成陳休極計慶昌延闕居憂之體實足分今之  
 難高厥叔極不慮表其對以必當有子故策出顯不易其體  
 獨不欺其心急為護喪之理自心人之風烈矣孫黎之體實足  
 發之侮離神人惜夫其於孝友非則致玄一銀醯紫玉之體實  
 致三冬之董賜七寸之要至誠之契我彤子茲王延印冰而召  
 歸帛而情見嗟其孝而示其為倫重其餘羣子並孝哉可樂  
 諸君其勉之南山景行君子其樂同斯志也

古人有云非死之難殉死之難也是知殉葬苟合其宜義夫宜  
吾其汝殉葬若得其所烈士不使其死而能守靈柩之深固  
松筠之雅操書名乃為銘墓貞石而為之銘以告後世使來仰其  
烈者化○晉曰元康之僕下及司馬而聖死殉葬之士尤多於  
時莫不志烈快痛橫賁白曰足以悲死屍於墓古風薄俗於實  
在者歟

然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之子也。以父得罪，徙居杜陵。山陰  
領王台，紹曰：「韓彭有言：父子俱不刑，乃紹賢佐部。」  
遂命請為秘書郎。帝曰：「卿所言，乃為父何？但郎也不復  
為之。」起家為秘書郎，入洛，或謂王戎曰：「特於卿人中始見  
此。」即然。老好輪之在，或謂戎曰：「君使未見其父耳。」裴頠亦  
深器之。每曰：「以延祖為吏部尚書，可鎮天下。」  
復許廷侍中。嘗謂齊王問：「紹何如？」答曰：「紹才矣。」  
又言於周曰：「朕侍中善於紹。」公曰：「何今豫之左右進？」紹推不  
受。周曰：「今日為歡，卿何苦此？」邪。紹封曰：「公臣後社，擢實勳物，作  
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亦不為。紹意見鳴玉殿，言宜可操  
義終竹以為伶人之事。若賴公服從，私復所不敢辭也。周大感  
之。事不自得而退。及朝廷有北征之役，天子使臺王師敗績於  
陽陰。周有侍衛哭不歡，泣唯紹獨然。紹以少府卿領兵，交御營  
飛箭，明集。紹遂被害於市，劍血。紹服天子衣，哀謝之。及事定，  
左右欲浣衣，帝曰：「此能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符中未半，  
謂曰：「今日尚難，卿有佳妻否？」紹正色曰：「大業無子，以正。」

王官字伯香京兆人少孤貧為人牧羊每過小亭必歌飲漁澤  
時有暇即折蒲李書而失羊為羊主所償有解纜己以償之  
同郡許子章敬遠之士也聞而嘉之代有償羊給其衣食使與  
子同李遂博通經史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為立別宅分之資業  
有受之無愧色○太守杜真命為三府掾而宜左遷萬年令杜  
令王依前宣宣不飽之收怒曰卿非我子也○石晉所徵也今吾  
僕耳何故不見迎送○以難過我故殺我死焉平有執刀叱之  
曰我府君以非我熟降如日月之食自外縣令徵還吾君乎  
前將殺之宣懼跪下撫育乃止自此知名後為武陽令○  
約相盜逃奔他郡并乃不殺又為武陽令○  
韋思

王官字伯香京兆人少孤貧為人牧羊每過小亭必歌飲漁澤  
時有暇即折蒲李書而失羊為羊主所償有解纜己以償之  
同郡許子章敬遠之士也聞而嘉之代有償羊給其衣食使與  
子同李遂博通經史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為立別宅分之資業  
有受之無愧色○太守杜真命為三府掾而宜左遷萬年令杜  
令王依前宣宣不飽之收怒曰卿非我子也○石晉所徵也今吾  
僕耳何故不見迎送○以難過我故殺我死焉平有執刀叱之  
曰我府君以非我熟降如日月之食自外縣令徵還吾君乎  
前將殺之宣懼跪下撫育乃止自此知名後為武陽令○  
約相盜逃奔他郡并乃不殺又為武陽令○  
韋思



敬啟者

鄧攸字伯道，南陽人也。少孤，母養。爲淮南太守，妻有外遇，見之，乃自投，後論其終。曰：「以爲宋，健有女，攸子也。」攸不娶，妻有外遇，見之，乃自投，後論其終。曰：「以爲宋，健有女，攸子也。」攸不娶，妻有外遇，見之，乃自投，後論其終。曰：「以爲宋，健有女，攸子也。」

人義重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私德而伯道私兒

儒林傳

卷四

文立

徐

1

范

韋諷

1



王阮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山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淪為  
時所抑仕郡文舉辭不得志乃游齊論其辭曰東野大  
人觀計以居隱耕田賦之極有冰氏之子者出自西華之俗  
而問壁丈人曰子奚自曰自隱隱之鄉矣適曰欲通煙燭之  
丈人曰八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  
熱無得熱之方冰子雖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熱者得  
熱之士其得治之門者惟執炭之子苟非斯人不知其已  
今百辟君之奕世相生公卿門有卿相充腐骨不顧  
傳之乃為卿相以公卿之門為卿相之門

王阮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時才華過人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  
東步兵會稽賀正命入洛經吳門於船中彈琴餽飢不相  
識乃就翰言同載而去不告家人齊王固辟為大司馬東曹掾  
固時執權翰請同郡顧榮語欲求去意榮執其手徐然曰吾  
與子共南山之志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  
羹鱸魚膾因曰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時才華過人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  
東步兵會稽賀正命入洛經吳門於船中彈琴餽飢不相  
識乃就翰言同載而去不告家人齊王固辟為大司馬東曹掾  
固時執權翰請同郡顧榮語欲求去意榮執其手徐然曰吾  
與子共南山之志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  
羹鱸魚膾因曰

我志字彥伯公諱政字彥伯文章絕美曾為錄史詩是  
其風情所寄少孤以運租自給高時鎮牛渚秋夜乘月舉  
耳與左右微服一會安仁船中清酒清食靜又涼拔火  
之清問焉答曰月寒風涼即前詩其詩史之你也尚即迎升  
舟與之譚論中且不解自此名震自是累遷拓溫記室後為東  
征賦試未列補過諸名德而徵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  
飲歸命公同載問公曰君若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  
君答曰公卿謂君不官敢事既未達啓不敢顯之耳退已  
君欲為門生如答云風雲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下木可  
直六城之陌等君才藻法然而止宏賦又不及諸卿也

張翰

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熱為史所贊胡奴乃止後從相溫比  
征作此征賦嘗與王均伏滔同在溫坐令滔讀其此征賦至  
所關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証靈物以瑞德安投體於此  
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也一性之傷乃致傷於天下其  
本至此使政朗珣云今於天下之後接讀此事然於萬選之政  
似為未盡滔云得筆為韻一以說之小勝溫曰為思益之  
聲者曰感不絕於余心烈流風而獨寫均謂味久之謂滔曰  
今文章之美故當其然此生宏與公滔同在溫府府中  
宏宏心取之海歎曰公之與溫未幾而士而與溫比有何  
其口則安常其機對謝連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  
為東陽郡乃相遺於治事宏欲以卒迫試之陸別執其手

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熱為史所贊胡奴乃止後從相溫比  
征作此征賦嘗與王均伏滔同在溫坐令滔讀其此征賦至  
所關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証靈物以瑞德安投體於此  
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也一性之傷乃致傷於天下其  
本至此使政朗珣云今於天下之後接讀此事然於萬選之政  
似為未盡滔云得筆為韻一以說之小勝溫曰為思益之  
聲者曰感不絕於余心烈流風而獨寫均謂味久之謂滔曰  
今文章之美故當其然此生宏與公滔同在溫府府中  
宏宏心取之海歎曰公之與溫未幾而士而與溫比有何  
其口則安常其機對謝連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  
為東陽郡乃相遺於治事宏欲以卒迫試之陸別執其手

一物少之曰物以類聚生應告曰

後為功曹勳史使亮以為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亮為友  
外之好以指日羅裙章可謂湘中之堪堪和福當與亮為友  
合後至溫開張坐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荆溫曰此自  
江左之貴冑也亮而為尚書郎初含在官人有一白  
雀飛集堂上以政深家何疑忽蘭初叢生以為德行之感焉

鍾愷之

鍾愷之字長康晉陵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文  
鍾愷之字長康晉陵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文  
鍾愷之字長康晉陵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文  
鍾愷之字長康晉陵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文

鍾愷之字長康晉陵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文  
鍾愷之字長康晉陵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文  
鍾愷之字長康晉陵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文  
鍾愷之字長康晉陵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文

鍾愷之字長康晉陵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文  
鍾愷之字長康晉陵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文  
鍾愷之字長康晉陵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文  
鍾愷之字長康晉陵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文

東漢校正官書詩經卷之二十二



五洲大藥房

羊城

重收恒有代宗之命。張安為武帝重。張有馬救及帝踐。中議軍加散騎常侍在戰十三。於於其與機密寵過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琰與裴指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琰性豪侈。費用無復吝。服而履。皮和作獸形。以溫酒。浴下。蒙貴戚競效之。又喜遊談。以夜續晝。中外五親元男。父之別。庶人譏之。卒諡曰威。

杜父字弘理成恭皇后之父也性純和美容有盛名於江左  
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肅清臍脂服如黑漆此神仙中人也目  
亦曰衛玠神清杜父形清早卒无男去七而父終妻裴氏懿  
嘉居以礼自防甚有德音臨終時樂為贈德縣君裴氏  
母自姓号曰杜姥。初司徒裴導甚重人嘗言於朝曰惟  
不見杜父也其言流布重如此后康初徙徙金華於終云

問答

何肇字幼道，博學，早失父也。高尚憲徵州府交碑，不就。兄充爲  
驍騎將軍，勅其令仕。肇曰：「第五之。」何城驍騎，肇兄弟中第五。  
故有此言。治邑至簡之，盡推願。時士有勸肇衙門不及父喪，  
往前鄉經而已。

王濛字仲祖京清皇后父也善緣音美姿容煥然鏡自照稱其  
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兄弟邪名異謂敝自入市買之頗悅其  
遠以新帽時人以為違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嘗和濛性至  
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按方荀彧  
情濛比表曜卿凡稱風流者莫不懷為宗焉司徒王導好為君  
開之為會也王也貴與惔齊而濛諸風流之詩言曰劉從  
清新簡人主濛溫潤和相濡而笑還出朝而清見之遂簡文  
帝竊政益貴幸之與劉惔為一室之賓惔同佐長史後或  
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魚目王族也  
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鑒冠視之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寸也  
劉惔以屣把麈尾置膝中因勸父之綏安亦常稱委腹  
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言之概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二 列傳一百一十二 王旦 旦字元之 琅琊臨沂人 年八十八 餘

傳子

子 旦字元之 琅琊臨沂人 年八十八 餘 旦字元之 琅琊臨沂人 年八十八 餘

鮑祖

鮑祖 鮑祖 鮑祖 鮑祖 鮑祖 鮑祖 鮑祖 鮑祖 鮑祖 鮑祖

吳猛

吳猛 吳猛 吳猛 吳猛 吳猛 吳猛 吳猛 吳猛 吳猛 吳猛

佛圖

佛圖 佛圖 佛圖 佛圖 佛圖 佛圖 佛圖 佛圖 佛圖 佛圖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有德而後能服人... 德行之人... 德行之人...

公女皇太子妃... 公女皇太子妃... 公女皇太子妃...

陶侃母湛... 陶侃母湛... 陶侃母湛...

遠聞之數息... 遠聞之數息... 遠聞之數息...

子允之為... 子允之為... 子允之為...

周顯母李氏... 周顯母李氏... 周顯母李氏...

王凝之... 王凝之... 王凝之...

初適... 初適... 初適...

王夫人... 王夫人... 王夫人...

自春之及... 自春之及... 自春之及...



之於人汎海至扶南內山... 扶南矣

之於人汎海至扶南內山... 扶南矣

列傳

王夢

王夢字夢仲司徒專之從父兄也... 王夢

武昌及帝廟後鎮於沈沈... 武昌及帝廟後鎮於沈沈

武昌及帝廟後鎮於沈沈... 武昌及帝廟後鎮於沈沈

相溫

相溫字元子宣城太守... 相溫





聖歷陽內史劉劭公破本以軍家聚眾於據機之際歸順之  
 懷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聲漸著至是有餘卒萬人器械甚  
 精而峻嶒有異志阮納亡命衆力日多皆自食縣官運漕舟相  
 屬猜其謀已遂不應命於具與約謀爲亂而以討帝爲名只  
 兵父于陵口与子師戰賴排逆將蔣慶卿舟山衆因風放火  
 遂陷宮城縱兵大掠殺通六官竄於樞幕殺酈无道驅殺百官  
 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斧將山裸刺士女皆以壞  
 席草草自斷坐地以土自覆嗙之聲震動内外時温嶠陳侃  
 已唱義於武昌嶠聞兵起遂迁天子於石鐘山等既到果戰不  
 捷亦深憐之嶠与趙胤率義兵万人從白石南上峻遣子碩与  
 匡孝以救子朔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拔賊我  
 不若子碩舍其衆与數騎地下突陣不得入將廻趨台門賊  
 門山李子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數割之焚其滑三軍皆斬  
 夷武餘黨悉平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師單錢屠杜子  
 恭而子恭有私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  
 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賊權一船中咸得瓜刀其爲神數  
 往杜如此子恭死泰師其術益大子恭小女小姑曰姓陽者數  
 之如神皆竭財並進子文以備福慶後爲會稽王道士所誘  
 恩逃于海眾聞并死感之皆詣嶺路山以爲海中資給  
 合亡命志欲復漢事又以王康秋縣令因事害害  
 之有眾數万於具會稽吳郡等八郡一時響應  
 旬日之中聚數十万恩督諸將自號征東將軍討夏官  
 人鳳陽廷選銀比將軍建字之等討之恩三月









張賓進曰夫得此者昌失此者亡耶耶襄國趙之舊部依山險形勢之固可恃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西出投以奇略捷亡固將速而攻昧則群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劬曰右族之計也顧卿雖是進據襄國○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劉演將軍謝春等率三臺流人降○劬攻之○石季龍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劬曰○今日建興皇帝○大罪○卿來服車馬署敬上將軍○免降者以罪之勅○劬曰○卿之舊部○吾將建須賢望以緩之誰可信也賓曰○昔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敬有佐時良○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於是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在東名晉至夜負屈矣○大馬○主○劬○

張賓進曰夫得此者昌失此者亡耶耶襄國趙之舊部依山險形勢之固可恃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西出投以奇略捷亡固將速而攻昧則群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劬曰右族之計也顧卿雖是進據襄國○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劉演將軍謝春等率三臺流人降○劬攻之○石季龍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劬曰○今日建興皇帝○大罪○卿來服車馬署敬上將軍○免降者以罪之勅○劬曰○卿之舊部○吾將建須賢望以緩之誰可信也賓曰○昔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敬有佐時良○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於是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在東名晉至夜負屈矣○大馬○主○劬○

張賓進曰夫得此者昌失此者亡耶耶襄國趙之舊部依山險形勢之固可恃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西出投以奇略捷亡固將速而攻昧則群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劬曰右族之計也顧卿雖是進據襄國○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劉演將軍謝春等率三臺流人降○劬攻之○石季龍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劬曰○今日建興皇帝○大罪○卿來服車馬署敬上將軍○免降者以罪之勅○劬曰○卿之舊部○吾將建須賢望以緩之誰可信也賓曰○昔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敬有佐時良○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於是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在東名晉至夜負屈矣○大馬○主○劬○

張賓進曰夫得此者昌失此者亡耶耶襄國趙之舊部依山險形勢之固可恃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西出投以奇略捷亡固將速而攻昧則群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劬曰右族之計也顧卿雖是進據襄國○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劉演將軍謝春等率三臺流人降○劬攻之○石季龍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劬曰○今日建興皇帝○大罪○卿來服車馬署敬上將軍○免降者以罪之勅○劬曰○卿之舊部○吾將建須賢望以緩之誰可信也賓曰○昔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敬有佐時良○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於是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在東名晉至夜負屈矣○大馬○主○劬○

張賓進曰夫得此者昌失此者亡耶耶襄國趙之舊部依山險形勢之固可恃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西出投以奇略捷亡固將速而攻昧則群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劬曰右族之計也顧卿雖是進據襄國○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劉演將軍謝春等率三臺流人降○劬攻之○石季龍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劬曰○今日建興皇帝○大罪○卿來服車馬署敬上將軍○免降者以罪之勅○劬曰○卿之舊部○吾將建須賢望以緩之誰可信也賓曰○昔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敬有佐時良○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於是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在東名晉至夜負屈矣○大馬○主○劬○

張賓進曰夫得此者昌失此者亡耶耶襄國趙之舊部依山險形勢之固可恃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西出投以奇略捷亡固將速而攻昧則群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劬曰右族之計也顧卿雖是進據襄國○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劉演將軍謝春等率三臺流人降○劬攻之○石季龍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劬曰○今日建興皇帝○大罪○卿來服車馬署敬上將軍○免降者以罪之勅○劬曰○卿之舊部○吾將建須賢望以緩之誰可信也賓曰○昔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敬有佐時良○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於是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在東名晉至夜負屈矣○大馬○主○劬○





不惟陽現於龍宮矣歌昔傳而服故以蘇者與劇其國  
 隨其勇奇謀則發氣飛騰遠域劍武則展懷慷慨  
 臨則言詞慷慨寬宏起於若蘇其國正之譽教彰拒於聖國  
 蘇以無君之罪於聖朝京師乃子韓彭牧奇打而歸  
 舊都而抗王室誠謂毀謗託藉終介賣勢府亦敢懼而  
 欺銀城承風而納貢則古之萬國皆以加諸韓曰以殘亦一  
 蘇也而託役非所始故然蘇第庸嗣意羅揭者斯乃知人之  
 闇焉乃泰龍心味聖義  
 世始懷七樹時  
 天下意所歸處姑勸立帝於微州連經求表無地戎狄殘獲斯  
 為民中現而父子清謙兄弟離居皆苦難忍笑天下噴王未  
 陳亂存臻除起於狼豺族傾於冉門積惡致滅有天道哉  
 世連則古事無影響焉為公應理若鼎陳世龍之理有人  
 其節張曾之誅諸士亦感其類無援不報斯之謂子  
 自中朝不遠以率衝應飛五倍翼戰三精校為石氏姑  
 時矣流災肆虐剝邑屠城始自群盜終服鴻名勿謂凶  
 時矣至謂暴卒滿屋滿堂身於國其由補益

子紫蒙之野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為匈奴所破分保鮮卑山  
 因以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部歸涼西徙莫護跋之子  
 昧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破城之北時歲次辛酉步高  
 莫護跋見而得之乃獻其地於國因呼之為高麗其後音訛  
 遂為高麗蓋焉或云慕二歲一僭號三光之宮建公室為氏  
 麗幻而姓薛美姿竊雄傑有度受北將軍張華禮有先人之  
 風重冠時省禍之華甚歎其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三  
 國時者也因以所賜寶璽麗結勲勅而別曰麗以大義勝  
 即帝親臨之禮也元康四年乃移王教以農桑俗制同於上  
 國延武初麗承制時麗大單于莫含頗謹而不侵乃遣使





於八百里外下陳大將五智臣皆為戶成之資聚王昭之會協  
 兵而臨其境王不待命而皆歸武職各三事齊不以伯齊相  
 言人言位止為英傑業利而功微微則細而微微則細則此  
 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公。因石氏之勢首圖中原  
 而後進。其勢甚為其用。一。巨寇再舉而拔堅地無  
 傍。如加事便讀深少。在躬優。以前安  
 猶。洛陽洛陽其。之徒。元。其。之勢。江  
 大。之由。非夫天。而。若其  
 何。以。之。不。於。臣。是  
 金。而。而。而。不  
 是。而。之。以。及  
 交。之。其。其。之。路  
 死。之。未。白。滿。而。成。是。知  
 而。亡。子。而。而。以。身。不自。吉。







符不

函京

五

寢正

元

返り文

卷之五

徐

1

---

**1**

卷之二十九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人石季龍時累遷冠軍大將軍季龍死後  
弋仲入領軍首領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  
賊豈來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弋仲指其腹曰  
之季龍怒而不肯賜以給馬弋仲曰汝若老矣賊賊不給  
貴之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賊賊恨弋仲不  
弋仲遣其子襲討賊賊曰汝子一倍於我若不棄我  
見我也裏大破而歸弋仲於裏之不捨也救之一百  
歲乃歸晉永和八年卒

姚弋仲第五子弋仲死晉惠始於姚弋仲後  
弋仲死後弋仲第五子弋仲死晉惠始於姚弋仲後  
弋仲死後弋仲第五子弋仲死晉惠始於姚弋仲後

姚萇

姚萇字景度弋仲第二十四子也萇死後事諸弟降于苻生苻  
堅以萇為後武將軍及苻堅寇晉以萇為龍驤將軍謂萇曰  
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  
以委卿堅左將軍實衡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勳也  
陛下察之堅默然及萇之討苻堅堅子苻亮之義懼于萇  
故西刑秦族尹等舉五萬餘家推萇為主及殺苻堅于新  
平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于長安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  
安曰常安時諸將多欲害萇萇大嘗備言於長曰臣  
○萇性簡率群下有過而加罪者大嘗備言於長曰臣  
私達自任不備小節有過而加罪者大嘗備言於長曰臣  
之性也吾於萇之美未有片言而萇之知已收其一若下  
言實分過也○萇收苻生于長安時苻生已收其一若下

卷之三十

姚萇

姚萇字景度弋仲第二十四子也萇死後事諸弟降于苻生苻  
堅以萇為後武將軍及苻堅寇晉以萇為龍驤將軍謂萇曰  
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  
以委卿堅左將軍實衡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勳也  
陛下察之堅默然及萇之討苻堅堅子苻亮之義懼于萇  
故西刑秦族尹等舉五萬餘家推萇為主及殺苻堅于新  
平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于長安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  
安曰常安時諸將多欲害萇萇大嘗備言於長曰臣  
○萇性簡率群下有過而加罪者大嘗備言於長曰臣  
私達自任不備小節有過而加罪者大嘗備言於長曰臣  
之性也吾於萇之美未有片言而萇之知已收其一若下  
言實分過也○萇收苻生于長安時苻生已收其一若下

姚萇字景度弋仲第二十四子也萇死後事諸弟降于苻生苻  
堅以萇為後武將軍及苻堅寇晉以萇為龍驤將軍謂萇曰  
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  
以委卿堅左將軍實衡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勳也  
陛下察之堅默然及萇之討苻堅堅子苻亮之義懼于萇  
故西刑秦族尹等舉五萬餘家推萇為主及殺苻堅于新  
平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于長安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  
安曰常安時諸將多欲害萇萇大嘗備言於長曰臣  
○萇性簡率群下有過而加罪者大嘗備言於長曰臣  
私達自任不備小節有過而加罪者大嘗備言於長曰臣  
之性也吾於萇之美未有片言而萇之知已收其一若下  
言實分過也○萇收苻生于長安時苻生已收其一若下

姚萇字景度弋仲第二十四子也萇死後事諸弟降于苻生苻  
堅以萇為後武將軍及苻堅寇晉以萇為龍驤將軍謂萇曰  
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  
以委卿堅左將軍實衡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勳也  
陛下察之堅默然及萇之討苻堅堅子苻亮之義懼于萇  
故西刑秦族尹等舉五萬餘家推萇為主及殺苻堅于新  
平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于長安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  
安曰常安時諸將多欲害萇萇大嘗備言於長曰臣  
○萇性簡率群下有過而加罪者大嘗備言於長曰臣  
私達自任不備小節有過而加罪者大嘗備言於長曰臣  
之性也吾於萇之美未有片言而萇之知已收其一若下  
言實分過也○萇收苻生于長安時苻生已收其一若下









至馬氏之驕陰區  
則與道明刻刻變  
管業榮掃其莫與  
水滅大盜移鴻名  
以建

東來校正晉書節卷之二十九

載記

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天北開大漢王康帝弟也作自晉室衰廢胡兵肆  
禍封城無紀千戈是務國仁陰山地雖難以義服伺我北  
其陰向使陽明之體傳諸路之上已當統制八道胡  
街豈暇編邊近郊經綸之業者也○胡人自不遠而力  
自矜陷日延之師義謀潛出得獲之衆咸蒙恩惠胡  
龍之餘卒義順西之奧區秣馬而南征義順而胡食既  
計全昭曰義順之奧區秣馬而南征義順而胡食既  
動生義順之奧區秣馬而南征義順而胡食既  
地不盈載遂隆僞業貴者道遠益亦有道乎

載記

乞伏國仁

馮跋字文選長樂信都人其先思焉之後也焉之子孫有食采  
馮鄉者因以氏焉其家世晉諸葛亮中衛將軍景春即位欲  
誅跋兄弟跋與弟俱亡及景春卒為辛臣所殺跋推跋為主  
是以太元二十年僭稱天子子昌黎不從舊號即國曰龍建元  
曰太平跋勵意農桑乃下書曰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  
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入殖桑二百根植二十根時地廣  
莫跋問太史令閔尚曰此年勞在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  
曰地陰也主百姓殖桑有六石以履官向有百石百姓將西移  
曰吾亦甚慮之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於  
成死弟弘立凡一出一入也

晉書 卷八 同 其 公 卿 之 友

武王國祚

慕容儼

慕容儼字玄明號之少子也。初，儼母慕容氏有日夢見月重天，懷妊。觀其胎，多才藝，見其生，有異。論者曰：「此王孫也。」及生，女器識長，進非復長。儼少，有異。慕容儼字玄明，號之少子也。初，儼母慕容氏有日夢見月重天，懷妊。觀其胎，多才藝，見其生，有異。論者曰：「此王孫也。」及生，女器識長，進非復長。儼少，有異。慕容儼字玄明，號之少子也。初，儼母慕容氏有日夢見月重天，懷妊。觀其胎，多才藝，見其生，有異。論者曰：「此王孫也。」及生，女器識長，進非復長。儼少，有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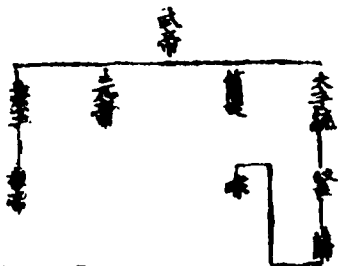
慕容儼

慕容儼字玄明，號之少子也。初，儼母慕容氏有日夢見月重天，懷妊。觀其胎，多才藝，見其生，有異。論者曰：「此王孫也。」及生，女器識長，進非復長。儼少，有異。慕容儼字玄明，號之少子也。初，儼母慕容氏有日夢見月重天，懷妊。觀其胎，多才藝，見其生，有異。論者曰：「此王孫也。」及生，女器識長，進非復長。儼少，有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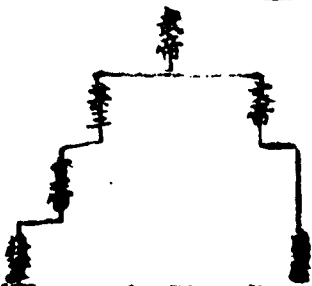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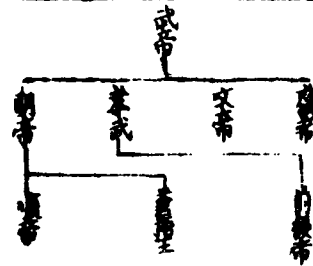
梁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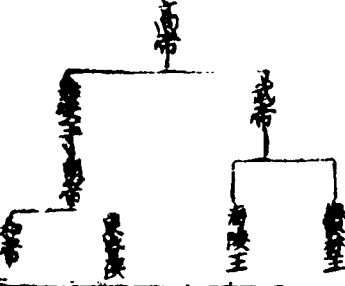
陳世系圖



宋世系圖



齊世系圖



<p>○卷之一</p> <p>宋本紀</p> <p>宋武帝</p> <p>宋文帝</p> <p>宋孝武帝</p> <p>宋廢帝</p>	<p>○卷之二</p> <p>齊本紀</p> <p>齊高帝</p> <p>齊廢帝</p> <p>齊明帝</p>	<p>○卷之三</p> <p>梁本紀</p> <p>梁武帝</p> <p>梁簡文帝</p> <p>梁元帝</p> <p>梁敬帝</p>	<p>○卷之四</p> <p>陳本紀</p> <p>陳武帝</p> <p>陳文帝</p> <p>陳廢帝</p>	<p>○卷之五</p> <p>後主</p> <p>後主</p> <p>後主</p>	<p>○卷之六</p> <p>宋本紀</p> <p>宋武帝</p> <p>宋文帝</p> <p>宋孝武帝</p> <p>宋廢帝</p>	<p>○卷之七</p> <p>齊本紀</p> <p>齊高帝</p> <p>齊廢帝</p> <p>齊明帝</p>
---	---	---	---	---	---	---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朱齡石 龜石 朱脩之 玄龜 劉敬宣 伯龍 胡藩 蕭思話介引 謝裕 謝晦 謝方明 惠遠 謝靈運 惠基	王弘 伯龍 王玄謨 玄龜 蕭思話介引 謝裕 謝晦 謝方明 惠遠 謝靈運 惠基	王弘 伯龍 王玄謨 玄龜 蕭思話介引 謝裕 謝晦 謝方明 惠遠 謝靈運 惠基	孔靖 孔琳之 殷景仁 褚彦回 蔡廓 蔡宗	何尚之 蔡廓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張裕 求 張邵 范泰 范曄 徐廣 何承天 裴松之 顏延之 沈懷文 周顒 劉湛 庾悅 顧琛 顧凱之 顧琛	羊欣 羊孚 沈演之 江湛 江慶之 沈慶之 宗憲 宗起	柳元景 出陸 殷孝祖 劉劭 薛安都 宗起	齊宗室諸王傳 齊宗室諸王傳 齊宗室諸王傳 齊宗室諸王傳 齊宗室諸王傳	齊宗室諸王傳 齊宗室諸王傳 齊宗室諸王傳 齊宗室諸王傳 齊宗室諸王傳

王叔則	陳羅遠	李安人	周靈龍
崔景壽			
相康			
○卷之十六			
荀伯玉	崔相恩		
虞宗	陸不		
陸慧曉	陸不		
庾泉之	王純		
孔班	劉懷之	峻懷恩	劉新
劉徽	明僧紹		
庾易	劉規	之遊	之亨
○卷之十七			
梁宗室諸王傳			
吳平侯蕭景	臨川靜惠王宏		
安成康王秀	昭明太子統		
梁諸臣列傳			
王茂	薛景宗		
夏侯詳	吉士瞻		
蔡道恭	徐元超	李膺	
潘道根	康約		
○卷之十八			
張弘策	庾斌		
梁紹叔	呂僧珍		
沈約	阮雲		
○卷之十九			
裴遠	任勔		

王僧孺	傅昭	江革	許憺	陳季之
○卷之二十				
范曄				
孔休源				
徐鉉				
陳伯之				
○卷之二十一				
賀瑒	朱山	陵	季克	
顧協	徐勣			
王僧辯	羊侃			
江子一	胡僧祐			
陰處	王琳			
張彪				
○卷之二十二				
陳諸臣列傳				
杜僧明	周玄育			
侯瑒	任安都			
歐陽厥	淳子量			
章昭達	吳明微			
傅鮮	顧野工			
○卷之二十三				
簡吏傳				
杜襲				
杜襲	傅琰			
沈約	何遜			
孫謙				
郭稚深				

補林傳

伏曼容

卿 撫

何佟之

嚴道之

崔靈恩

鄭灼

相德基

張譏

○卷之二十四

文學傳

立靈嗣

遲 仲孚

桓昭

卞彬

祖之

劉昭

鍾榮

劉騏

何湛

紀少瑜

荃義傳

郭世通

原平

丘冠先

吉琬

殺不害

隱亮傳

陶潛

宗少文

孔導之

周續之

雷次宗

顧歡

陶弘景

馬樞

○卷之二十五

恩倖傳

戴法興

阮佃大

茹法亮

陸顯

如法珍

陸顯

司馬申

孔範

夷貊傳

海南諸

林邑

中天竺

天竺迦毗黎

師子

東夷

高句麗

百濟

扶桑

河內王

袁孝先生校正南史詳目錄





時成資肅戒令勿與帝既北賊焚資肅而至張侯橋亦特與  
大敗賊進屯丹陽山賊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  
於南塘七月庚申備自蔡洲退將還歸尋陽帝遣將軍  
仲德等追之仲德威將軍孫恩自海道襲資肅之曰我十二  
月必破資肅亦以十一月庚申先領其衆寇十月帝遣舟師南  
伐資肅大敗資肅於丹陽山賊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  
大破之資肅退還益口十一月孫恩至番馬別其城資肅父  
奔始興與無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大軍次大番庚辰賊方江  
而下帝躬提諸將命張軍奮力擊之軍中多萬鈞所至莫  
不摧陷帝自於中流覽之因風水之勢助艦乘舟所至莫  
先備人具焚之入敗資肅陽遂走資肅力柵左里吳中大  
軍次左里將戰帝麾之麾軍折柵沉于水眾咸懼帝曰甘  
丹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柵軍走眾皆降帝督帝  
遣侍中黃門勞師于行所七年正月己未振旅叩歸改授大將  
軍揚州牧三月癸亥至番馬別其城資肅父劉藩孟  
懷王斬徐道覆于始興○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兼并  
百姓流離不得休其產業相率頹廢竟不能行帝既作輔  
政示軌則憂慮漸然遠近察上交州刺史杜康度康舊藩父子  
函上首送都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自始興求歸八年四月改授  
刺史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自始興求歸八年四月改授  
刺史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此雖權事推帝而不服也帝自於  
手朝士表望者正多歸帝帝以自隨諸將流為南蠻校尉  
深杜結及領江陵豫州諸將之類以自隨諸將流為南蠻校尉  
帝知毅終為忠誠心密圖之毅至西林馬表求欲先南州刺史  
藩以為副毅亦休焉九月藩入朝帝命收藩及謝混正明死  
自未討毅王年發建康遣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劉劭前襲江  
陵胤之殺及鎮惡等以十一月帝至江陵分荆州一郡為湘  
州帝仍准舊以武陵太守朱齡石為湘州刺史使代周會稽

時成資肅戒令勿與帝既北賊焚資肅而至張侯橋亦特與  
大敗賊進屯丹陽山賊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  
於南塘七月庚申備自蔡洲退將還歸尋陽帝遣將軍  
仲德等追之仲德威將軍孫恩自海道襲資肅之曰我十二  
月必破資肅亦以十一月庚申先領其衆寇十月帝遣舟師南  
伐資肅大敗資肅於丹陽山賊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  
大破之資肅退還益口十一月孫恩至番馬別其城資肅父  
奔始興與無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大軍次大番庚辰賊方江  
而下帝躬提諸將命張軍奮力擊之軍中多萬鈞所至莫  
不摧陷帝自於中流覽之因風水之勢助艦乘舟所至莫  
先備人具焚之入敗資肅陽遂走資肅力柵左里吳中大  
軍次左里將戰帝麾之麾軍折柵沉于水眾咸懼帝曰甘  
丹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柵軍走眾皆降帝督帝  
遣侍中黃門勞師于行所七年正月己未振旅叩歸改授大將  
軍揚州牧三月癸亥至番馬別其城資肅父劉藩孟  
懷王斬徐道覆于始興○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兼并  
百姓流離不得休其產業相率頹廢竟不能行帝既作輔  
政示軌則憂慮漸然遠近察上交州刺史杜康度康舊藩父子  
函上首送都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自始興求歸八年四月改授  
刺史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自始興求歸八年四月改授  
刺史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此雖權事推帝而不服也帝自於  
手朝士表望者正多歸帝帝以自隨諸將流為南蠻校尉  
深杜結及領江陵豫州諸將之類以自隨諸將流為南蠻校尉  
帝知毅終為忠誠心密圖之毅至西林馬表求欲先南州刺史  
藩以為副毅亦休焉九月藩入朝帝命收藩及謝混正明死  
自未討毅王年發建康遣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劉劭前襲江  
陵胤之殺及鎮惡等以十一月帝至江陵分荆州一郡為湘  
州帝仍准舊以武陵太守朱齡石為湘州刺史使代周會稽  
時成資肅戒令勿與帝既北賊焚資肅而至張侯橋亦特與  
大敗賊進屯丹陽山賊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  
於南塘七月庚申備自蔡洲退將還歸尋陽帝遣將軍  
仲德等追之仲德威將軍孫恩自海道襲資肅之曰我十二  
月必破資肅亦以十一月庚申先領其衆寇十月帝遣舟師南  
伐資肅大敗資肅於丹陽山賊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  
大破之資肅退還益口十一月孫恩至番馬別其城資肅父  
奔始興與無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大軍次大番庚辰賊方江  
而下帝躬提諸將命張軍奮力擊之軍中多萬鈞所至莫  
不摧陷帝自於中流覽之因風水之勢助艦乘舟所至莫  
先備人具焚之入敗資肅陽遂走資肅力柵左里吳中大  
軍次左里將戰帝麾之麾軍折柵沉于水眾咸懼帝曰甘  
丹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柵軍走眾皆降帝督帝  
遣侍中黃門勞師于行所七年正月己未振旅叩歸改授大將  
軍揚州牧三月癸亥至番馬別其城資肅父劉藩孟  
懷王斬徐道覆于始興○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兼并  
百姓流離不得休其產業相率頹廢竟不能行帝既作輔  
政示軌則憂慮漸然遠近察上交州刺史杜康度康舊藩父子  
函上首送都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自始興求歸八年四月改授  
刺史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自始興求歸八年四月改授  
刺史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此雖權事推帝而不服也帝自於  
手朝士表望者正多歸帝帝以自隨諸將流為南蠻校尉  
深杜結及領江陵豫州諸將之類以自隨諸將流為南蠻校尉  
帝知毅終為忠誠心密圖之毅至西林馬表求欲先南州刺史  
藩以為副毅亦休焉九月藩入朝帝命收藩及謝混正明死  
自未討毅王年發建康遣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劉劭前襲江  
陵胤之殺及鎮惡等以十一月帝至江陵分荆州一郡為湘  
州帝仍准舊以武陵太守朱齡石為湘州刺史使代周會稽  
時成資肅戒令勿與帝既北賊焚資肅而至張侯橋亦特與  
大敗賊進屯丹陽山賊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  
於南塘七月庚申備自蔡洲退將還歸尋陽帝遣將軍  
仲德等追之仲德威將軍孫恩自海道襲資肅之曰我十二  
月必破資肅亦以十一月庚申先領其衆寇十月帝遣舟師南  
伐資肅大敗資肅於丹陽山賊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  
大破之資肅退還益口十一月孫恩至番馬別其城資肅父  
奔始興與無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大軍次大番庚辰賊方江  
而下帝躬提諸將命張軍奮力擊之軍中多萬鈞所至莫  
不摧陷帝自於中流覽之因風水之勢助艦乘舟所至莫  
先備人具焚之入敗資肅陽遂走資肅力柵左里吳中大  
軍次左里將戰帝麾之麾軍折柵沉于水眾咸懼帝曰甘  
丹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柵軍走眾皆降帝督帝  
遣侍中黃門勞師于行所七年正月己未振旅叩歸改授大將  
軍揚州牧三月癸亥至番馬別其城資肅父劉藩孟  
懷王斬徐道覆于始興○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兼并  
百姓流離不得休其產業相率頹廢竟不能行帝既作輔  
政示軌則憂慮漸然遠近察上交州刺史杜康度康舊藩父子  
函上首送都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自始興求歸八年四月改授  
刺史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自始興求歸八年四月改授  
刺史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此雖權事推帝而不服也帝自於  
手朝士表望者正多歸帝帝以自隨諸將流為南蠻校尉  
深杜結及領江陵豫州諸將之類以自隨諸將流為南蠻校尉  
帝知毅終為忠誠心密圖之毅至西林馬表求欲先南州刺史  
藩以為副毅亦休焉九月藩入朝帝命收藩及謝混正明死  
自未討毅王年發建康遣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劉劭前襲江  
陵胤之殺及鎮惡等以十一月帝至江陵分荆州一郡為湘  
州帝仍准舊以武陵太守朱齡石為湘州刺史使代周會稽

此人也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於亥上朔辛酉殿時年八十  
上奏曰上謚曰武皇○廟號高祖○上清簡恭儉嚴毅有法至  
未嘗親珠玉輿馬之樂○庭無綺綺絲竹之音初朝廷未備皆  
舉長吏教仲子以爲言帝曰日不服給官所不解仲文曰憂臨  
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嘗獻武帳枕北  
色其廣盈百金時將以此爲之地瘠金創上大悅命碎分賜  
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發事謝曉謀即時遣出  
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牀金  
塗劍上不許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又帝惡其精麗勞人  
即自有司帶太守以布還之并制朝服舊作此布帝素有熱病  
并患金創末年尤劇坐則常須冷物後又獻石牀寢之極以  
爲佳乃歎曰木牀且貴而況石邪即令焚之制諸臣出適遣送  
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內外奉養更節儉○歲時躬耕於  
丹徒及受命魏邦之具頗有存者皆命焚之以留於後及文帝  
幸書官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有近侍進曰大將軍  
辭原山伯馬觀事主未陛下下不觀列聖遺物何以知家○  
難何以前知先帝之至德乎及孝武大召壞上所居陰室於  
其處起玉燭殿與臺巨觀之牀頭有隱工挂葛燈籠○細泚  
侍中袁顯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亦稱曰田舍兒得此以爲  
過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

少帝

少帝諱劉弘字季車兵武帝弟也父晉義熙二年生帝於京口  
帝幼夕絕人羣騎射解自衛○母受降立爲皇太子永初三年  
五月癸亥武成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  
時年四歲○帝是歲加參多事失夏五月己酉皇太后令暴帝過  
悲毀爲廢陽王○代雪宮置海西王孫奉祀鎮西將軍員都  
王義隆○累遷攝政王

晉自杜牧詩云王侯將相寧有種





七月戊子夜帝崩於五殿年五十五已丑

順帝

順皇帝諱字休騰也昭帝之孫也昭帝崩時成帝太后

迎王入居朝堂

秋七月壬辰皇帝崩於五殿年五十五已丑

順帝

順帝

順帝

順帝

順帝

順帝

順帝

順帝

順帝

順帝

順帝

齊本紀

高帝

齊太祖高帝諱成字紹伯臨朐人也其先本居東海蘭陵縣中

朝殺亂皇南祖淮陰令整等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

里寓居江左者皆備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蘭陵人安素英

異龍鍾鍾長七尺五寸纖文偏體為建康令有能名少府蕭

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為洛陽北部時人服其美今

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魏明時即位為右軍將軍時四方叛會

衛太子子房又在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帝輔國將軍東討

至晉陵一日破賊十二壘分軍定諸縣除桂陵王征北司馬行

南徐州事及張永等敗於彭城淮陰郡以帝為假冠軍將軍

持節都督江討前鋒諸軍事遷南徐州刺史加督五州督北討

如故明帝嫌帝非人巨相而人聞述帝當為天子明帝愈以

為疑遣冠軍將軍吳喜留軍破徐自持鐵鑊封以賜帝帝戒

服出門迎喜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帝即酌飲之

喜還明帝意乃悅泰始七年帝還都部下勸勿就勞帝曰主上

自誅諸將為太子幼弱朕後後計何聞在後惟應速終事緩

耳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監明帝崩遺詔為右衛將軍領衛

已帝方解衣高卧以安夜心乃索白武備置西垣使張綱  
軍南道廣利林監陳顯凌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水戰大破  
之未時張敬兒斬其首置於城下賊眾不知其別率其眾  
意欲東趨帝親身上馬帥數百人出戰與賊相拒自曉達明  
日矢石不怠賊帥丁又豪設伏破賊軍於早又擒直至朱雀航  
王道隆勸其戰及賊進至杜姥宅東時賊眾甚盛開東府  
船賊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敵張永清於曰下宮內傳新  
亦陷帝遣軍主陳顯達往援大張敬兒周旋龍等從石頭濟  
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官關時休戰賊許公與張稱林龍在  
將耳士庶惶惑期與休戰投名者千數及至乃大帝諸將  
慨然之聲城上謂曰劉休龍父子先期皆已死戮屍在兩岡下  
身其肅平南諸軍喜見顯達等名臣皆除勿懼也臺分遣眾  
軍擊平賊帝振旅勸入百姓殺賊數萬曰全國家者此公也帝  
與張敬兒同到并節引各解職不許還散賊常侍中領軍都  
督南兖州刺史鍾離將軍進爵為侯與張敬兒同到并節引各  
更日入自史事號為四貴○休龍平後舊有舊王漸行凶暴暴  
帝五年七月歲五夫等與顯達等軍王敬則通謀殺舊王  
乃下議備法權東城立顯達等軍王敬則通謀殺舊王  
帝回劉子節各甲兵五十人入殿中加侍中司錄尚書事  
顯達大將軍封侯陳顯公○十二月荊州刺史沈攸之反帝入  
居朝堂帝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黃回為都督前驅先是太后兄  
子前湘州刺史王曇首母弟遷至巴陵停舟與攸之密謀  
乃下達野州○時為野州長史檀同武帝出因作亂據野  
州武帝知之不出遣使至東府前又期見高帝帝又不出用再  
計不行外議同司徒張敬兒書令劉子節見帝威權稍損  
不自安敬兒黃回等相結舉事殺內宿衛主帥無不協同及  
攸之反聞劉子節往石頭前聚眾不與相見見王中夜起  
兵據石頭其夜丹陽王遜在臺月節從軍軍糧及直閣

下伯輿等嚴兵為內應帝命王敬則於宮內許遣兵討東  
石頭王顯將數百精兵帶甲赴聚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眾  
軍攻石頭斬敬兒即奔領轡湖編逃闕場並斬之時黃回頗  
新亭聞石頭已下因相救援高帝知而不言撫之愈厚遣回西  
上流涕告別一年正月沈攸之平二月宋帝進高帝太尉都督  
十六州諸軍事二年二月甲辰宋帝詔進帝伯相國總百揆封  
十郡為齊公備九錫禮四月宋帝以雁數在齊乃下詔禪位是  
日遜于東邸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皇帝即位封宋帝為汝陰王  
四月春一月乙未上不豫三月庚申詔司徒府回左僕射王  
儉受顧託主成皇帝廟于臨光殿年五十六羣臣上蓋曰周皇  
帝朝號太祖○上少有大量喜怒形於色深沈靜默常有四  
海之心博學善屬文工章詠書其第一品雖經論典險不廢  
素業及即位後身不御稍細之物主衣中有五分道以長後者  
之源即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官器物雖微以銅為  
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官人著紫皮履革蓋除金華川  
此鐵回鈞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必得黃金與土同價欲以  
天下移風易俗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閣李  
主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案宋武帝於葛高山  
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下山之數三十二首三十二  
也宋自受命至禪齊凡六十年然則齊之禪宋也若星云  
武帝  
世祖武皇帝諱順字宣遠世祖高祖子生於建康縣下月庚辰  
將產之夕孝皇后夢龍騰屋於小室高麗元仕宋為黃父元  
徽四年累遷右衛將軍鎮西長史江夏內史行野州事○時  
晉熙王勰為撫軍揚州刺史以上為左衛將軍輔養俱下沈攸  
之事起未得朝廷顧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即據盆口城為  
中流急備之曰此真我子也三年又加尚書僕射中軍大將

重開府僚同三司進爵為公齊國建為侯公山子高帝即位為  
皇太子建元四年二月壬戌高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  
公西郭免通城賊自今以後申明舊制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  
日斷送脩城錢二千泰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為計共戎機息  
事有未遑自是今僕以下並不輸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勝計  
文符皆功績圖本所至更除陽百姓悅焉  
昭業為皇太子秋七月乙亥皇太子長壽夏四月甲午立皇孫  
此上慈之親軍將至上應朝野要懷力疾召學府奏上章校戊  
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聖賢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  
業艱難機重不能相遠慮耳太孫進德日茂杜稷有奇子  
良善相輔輔思弘正道內外眾事無小大悉與參懷尚書是  
職務根本也委王晏孫等副軍旅擇邊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  
王廣之王彥之父子李張陳等深等百將悉給各奉爾職謹事  
太孫勿有懈怠是日崩于延昌殿年五十四葬百上謚曰武  
皇帝廟號世祖○上剛毅有政政大赫以富國為先頗喜游  
宴思樂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順適朋友知九諸游實有於休  
息自入使近為樂終有御檢不得出京堂丞相高者農令栗繒  
織人己其珠玉玩好傷俗尤重嚴加禁絕  
○齊高帝革命之初武功備用泰始開運大拓時數及蒼梧  
暴虐屠戮朝野而百姓懷德命朝野之雅道既行兼濟天下元  
功振主利於難以假人學方數力實懷尺寸之望豈惟大厭水  
行固已人希不備功勳事機乎此機密當伊如功於佐  
命雖為難事實難難御幸垂撫育有政典文武授任不辜  
章明國厚恩有由已出外奉無學內朝多參機事理職貢有  
相府內亦有人勞後信其不圖未足以傷財矣樂延年最無  
所同幸亦有之良主也雖有樂相錄並云出自蕭何又編何  
陳太公望之以為先相之以為何及之於漢俱為勳德也

廢帝蕭統王讀史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及武帝即位封  
為南郡王時年十歲又惠太子薨立南郡王為皇太子孫東宮  
其七月戊寅武帝崩皇太子即帝位詔樞密詔以護軍將軍  
武陵王暕為前將軍南郡王太子軍陳顯達即本號開府儀同  
三司以尚書左僕射為右僕射為尚書令右僕射主選為左僕  
射更部尚書除左僕射為右僕射於未加司徒竟陵王子良位太  
傅先是每有譴原之部多無事實實如故是時西昌侯為任  
知明政天下咸望風來蘇至此恩信兩行海內莫不欣悅  
○齊高帝春正月丁未大赦改元秋七月癸巳皇太子令廢帝  
為豫林王○帝少英於上幼隸書武王特所鍾愛數舉手書  
不得妄計以貴之惟對書時有公孫生而為竟陵文宣王所  
攝帝常在表如開竟陵王移住西州帝亦隨行焉性甚辯慧哀  
樂過人排對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節詠陰懷鄙惡帝既失道  
朝事大小皆決之西昌侯侯為有疑多不見從○極意賞賜左  
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改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  
未武帝廢錢上庫五億萬餘軍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  
計即位未幾歲所用已過半且賜與諸不逞輩小諸寶器以相  
擊剖破之以為笑樂及至廢黜府庫空乏小書舍人具用珍之  
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並為之羽翼西昌侯侯亦為諫  
不納既而兄姊分入順傳異諸人疑為有異心中殺用事不俊  
開諸事廢帝先使蕭統之等於自謀曹道剛朱隆之等深兵  
自向蕭入重龍門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  
季孫進帝在○廢帝年二十一

魏明帝改封新安王及魏林縣西昌侯

秋七月丁酉皇帝即位以鎮軍大將軍西昌侯

中外諸軍事太僕領大將軍揚州刺史加殊禮進爵為王是時

宣城王鸞輔政帝起居皆詔而後行辛亥皇太后令發帝為海

陵王使宣城王入纂皇統十一月稱王有疾數遣御師往視乃

殯之謚曰恭

明帝

高宗明皇帝諱鸞字景弼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封宣城王未

拜太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入纂高宗為第二子

冬十月癸亥皇帝即位十歲改元是歲魏孝文帝

遷都洛陽

春正月魏攻豫司徐梁四州壬申遣鎮軍王褒之督司州

右衛將軍蕭瑄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以拒魏

乙未魏帝使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破之

二月己巳詔申明守長八周之制事竟不行永泰元年秋

七月己酉帝崩于正福殿年四十七羣臣上謚曰明皇帝朝號

高宗。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驕使

改後為建武元年立為皇太子永泰元年七月己酉明帝崩

太子即皇帝位

永泰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

十一月甲寅西中郎長史蕭瑄起兵於荊州十一月雍

州刺史蕭衍起兵於襄陽是歲魏宣武皇帝景明元年

三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即皇帝位於江陵十一月景衡新

除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穆率兵入殿殺帝時年十九

和帝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封南康王出為西中郎二

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瑄督奉王寧景辰以雍州刺史蕭衍

為使持節都督則錄諸軍事驍騎將軍夏侯肅自建鄴至江陵

稱尊德太后令西中郎將蕭瑄上表奉皇太后

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皇帝即位大赦改元三年為中興

二年春正月壬寅大司馬蕭衍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甲寅

加大司馬蕭衍位相國梁公備九錫禮三月景辰遷位手梁

論曰蕭衍也居長嫡而棄天彰而武皇之心不變周道故得保

茲守正位尊極既而近鄰乃作以自宮闈雖為害未遠而足

傾社稷郭璞稱永昌之名有一日之象隆昌之號實亦同焉明

梁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陵小字銀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今整帝生而有異狀貌殊特日用龍顏重岳武顏舌文八字兩臂駢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暗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著書有文才幹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即蕭蕭然初為衛軍主簿東閣祭酒檢一見深相器異謂為奇貴為蕭蕭江何意曰此蕭郎三千內常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賦後參議堅過人尤敬其帝每謂所親曰空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濱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在君子問其名以忽然不見○隆昌元年拜中書侍郎遷黃門侍郎建武二年魏將王肅劉昶攻司州刺史蕭懿甚急懿遣左衛將軍王肅之赴政帝為偏帥時去詔百里眾以魏軍盛憂敢前帝欲大振威略謂諸將曰今也下梁之城塞鑿視之險守難勝之路據廣首之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掎角出其不備破賊必矣夷之等不從後遣徐孝嚴進據廣首山魏賊其糧道懼莫敢援之惟帝獨奮請先進於是獲之益帝精甲衛投後前失道望見如持兩炬者隨之果得道徑上廣首山獲之因得前魏軍來會帝堅壁不進時王肅自攻城一鼓而進劉昶有疑心焉帝因與書開成其隙一旦有風從西北起塵埃之來當廣首山而風回雲轉遂向西北帝曰此所謂歸風魏師遁矣今軍中曰登麾而進賊散而動肅八頃鮮于水北帝揚聲嚴譟擊魏山台敵和之土執短兵先登長戟震之城中見援至因出更攻魏城魏軍大集受敵因大崩肅追擊馬步斬獲千計血流

帝肅肅市中籍中魏帝數日聞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禽此人則江東吾有也以功封建陽縣男尋為司州刺史帝在州其有威名為太子中庶子領四廂直出鎮石頭齊明性猜忌帝避時嫌離散帝出常乘小車車齊明每稱帝清儉勸朝臣四年魏孝文帝自率大軍臨雍州刺史曹武度防守樊城武舊齊武腹心齊明忌之擬帝雍州受密旨出頓為軍事發遣又命崔暕景慶顯並相編綴帝陽喜與帝進行郡城魏孝文帝帥餘萬騎奄至景引退帝止之不從於是大敗帝帥眾拒戰獨得全軍及魏軍退以帝為輔國將軍監雍州事○齊明崩遺詔以帝為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革制劉暉更直內省分日帖敕世所謂六貴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虫兒豐勇之等八人號為八要及舍人王恒之等四十餘人皆口腹王言權行國憲帝謂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弟在敵恐難時更須與益州圖之耳時上長兄懿罷益州還行鄧州事乃使弘策詣鄧陳討於懿語在懿傳言既不從弘策還帝召弟暕及暕弟威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沈於檀溪密為舟裝之備尋而大臣相次誅戮永元二年冬懿又被害信至帝密召長史王茂中及呂僧珍到駕卿慶慶功曹史古士聘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僧佐集於聽事告以事且見日建牙山檀溪竹木裝舸船旬日大辦百姓願從者得鐵馬萬匹以三萬人先具以劉山陽為已西今使過荆州就蕭懿有以襲襄陽帝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武襲慶國詣江陵偏與州府人書論軍事天武既發帝謂諸將參軍張弘策曰今日天武坐收天下矣荆州得天武至必回還無討若不見同取之如拾地芥耳肅三峽據之蜀公及定湘中使全有上流以此威聲臨九派斷絕傳檄江南風之靡草不足比也政小引日月江陵本懷柔

人加膺亡國之憂必不孤立... 日吳也近遣天武往州... 二月遂便進兵... 兵十旬必生海... 三年二月南康王... 其日鄂州刺史... 命水軍主將史... 起軍主王州刺史... 命水軍主將史...

中死其眾推軍主... 東將軍都督... 州進拔巴口... 師襲加湖... 等賊兵... 是東... 未必須... 之之子... 因命... 午營... 我黃... 求降... 八及... 軍帝... 日公... 太守... 兵退... 子詔... 曹奔... 秋續... 士庶... 皆石... 廣南... 諸軍... 命水...



中又與不字文恭不平未幾退而朋大同二年十二月  
三月甲午幸蘭陵庚子謁建陵王侯於皇基寺設法會  
賜蘭陵老少一省並加贖資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因賦  
還清鄉計  
春正月是月東魏相勸海王高歡東魏司侯侯景  
中以南南十一州內屬上牛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  
承制如鄭高故事中辰遣司州刺史王鸞仁率十州刺史相和  
仁州刺史張海珍應接侯景兵未至而東魏進兵攻景景又割  
地求救於西魏乙巳帝升北殿議遣使師子請金士二慧經  
捨身夏四月侯景遣使以錢一億萬奉贖皇使景降魏景  
以兵百餘詣鳳門奉表三請丁亥服衣冕飾備儀衛官幸太極  
殿如即位禮大赦改元是月神馬出皇太子獻寶馬頌六月戊  
辰以前魏州刺史鄒陽王範為征北將軍督漢北征討諸軍  
事秋七月庚申王鸞仁入縣城八月乙丑諸軍北征以東  
州刺史蕭岷為大都督感緣邊初附魏州戊子以大將軍侯景  
封行臺尚書事九月癸卯王鸞死侯景遣使至冬十一月東魏  
將軍慕容紹宗大敗蕭明子寒山明被俘執紹宗進圍豫州十二  
月戊辰命太子舍人元貞還北為使  
秋七月使兼散騎常侍謝朓等下東魏紹宗八月戊辰侯  
景舉兵反甲辰使鄧陵王綸都督軍事討之冬十一月侯景襲魏  
州進攻陷歷陽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諸軍也  
并陽郡已西景自橫江濟採石立冬至建鄴陷侯景下建鄴  
附賊已未景自蕭正德為太子於西魏謝朓等乃許之關于西軍門  
二月侯景遣使求和皇太子問諸常乃許之關于西軍門  
下景既還東魏水歸于石頭亦不解圍侯景遣諸軍退時景所  
計既成乃未度帝朱後舉兵而關四方引鎮入援者二千餘  
景莫有能志自如抄奪而已已賊結盟還石城公大歡解

帝以所求不許侯景憤疾五月景展席開門涕泣歎時年八十  
六追尊為武皇帝廟號高祖○帝性嗜孝少而篤愛能事親  
雖萬難多務惜老不輟手於燭側光常至夜夜接通史六百卷  
金海二十卷制百卷詩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一繫文官序  
卦等義樂杜義毛詩春秋左傳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  
等經講疏九二百餘卷王侯朝臣皆奉表贊景帝皆為解解  
鄧國學增廣年貢立五館置五經博士天監初何佟之賀瑒  
植之明山賓等撰述制旨并撰吉凶賓軍書五札一千餘卷帝  
稱制斷疑焉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大府卿賀  
舍人孔子扶等遞互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宣武堂及  
楊州解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莫不向風愛自任田及登寶位初  
制寶序詔諸儒議歲頒祿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其  
晚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章疏大體射真不稱妙曉乃燭信  
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腥惟豆羹蔬飯而已身衣布衣木屨皂  
帳冠三載一被一衾後宮徵司貴妃以下六宮樓閣三程之  
外皆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樂非宗廟祭祀大會  
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  
即敕把燭看事執事者手為鐵裂然仁愛不折親親及所愛  
近犯多有縱捨故政刑弛素每決死罪嘗自為吟涕泣然後可  
奏性方正雖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夏月未嘗解衣雖見  
內省小臣亦如遇大賓帝既流涕道經其境內化之遂至喪亡  
○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貧賤所居勢勝乘機而作以斯  
文雖有此武功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其自任人謀亦惟  
天命及據圖錄多歷歲年制誥孔樂歌樂備雅自任左以來年  
一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然先王文武流用德刑並舉方之  
大取法漢唐為國之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祖亘忘情于  
樂舞射於利刃斷而帝不之為也明生反變為禍



太十一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江陵改太清六年為承聖元年  
春正月魏帝為相安妥公所廢而立齊王璽其為帝也  
良親使字文仁想求聘齊使又至江陵帝殺之如有關此相安  
妥公職焉乙巳使杜國高紐子謹來改冬十月景帝親重至  
陽樂王蕭譽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進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批把阻魏臨陣督戰惜祐中流天機軍敗反者斬西門守卒以  
納魏軍帝見執如東王蕭譽營卒未魏人我帝明正四月梁王  
方智承制追尊為元皇帝蕭譽山祖初承聖一年二月有二  
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編相泣曰  
昔年龍出建康淮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憂  
之明年而遇禍又江陵先有九十九州台老相承云洲滿自昔  
出天子拒之為荆州刺史內懷憂患之心乃遣擊發一洲以  
應有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官都王在藩一洲自立  
微而文帝樂統後魏元凶之禍此洲遂沒大清末救江陽之明  
浦復生一洲臺公上疏折慶明年而帝即位承聖末其狀與大  
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敬宗皇帝諱寶相小名法良元帝第九子也諡曰元太  
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定議以帝為皇太子字承制齊王其上  
尊王高澄自湯陰蕭明來上策劉至史閣書史與太子  
橫拒之而賊敗績死之七月帝乃即位時年十歲自陽江  
齊江中來入建鄴景平即為位主號太成以帝為皇太子  
陳霸先薨殺王僧辯蕭明等奉帝即位  
秋九月景平皇帝即位冬十月己巳大赦改元  
承聖元年九月壬寅大赦改元司徒使劉先進伯丞相歸尚書  
事改曰義興郡公十一月庚子魏帝使使臣下  
九月帝避位於陳侯季章為江陵王魏帝諡世皇帝  
帝王之位天下之重禮文武之通皆歸諸帝於日月

水大相素則曹氏任成亂魏天有梁諸帝皆一之而已  
明之公陳平夫授自支庶入居明兩經國事其道  
周官體所傳且矣明帝雖主虐號何救滅亡元帝若勝之地  
中興之業斷難繼日履天人而內諸將外諸將  
之節及臨於明年定省之制申請於宋魏竟而雍州列寇  
河東之魏益部諸事皆郗隆之密得解居於傳諸將  
國止不義不旺若斯之運而傳諸將無遠心勞志大近捨宗  
遠迫強隣外馳諸將內集諸將至於遠至成廣方追始皇之  
雖獲文籍猶展何暇社廟之墟歷觀書契以來華亦廢典有  
未見三華建德若蕭宗之略故皇以此中平當斯運者不  
高推其可得乎初武帝末年部下用錢五百皆除其九  
九伯竟而有依之亂乃以錢除其九伯除六文稱為六伯  
帝以此為九者陽九六者百六蓋得數非人事也善乎  
文與公輔之曰國運不長明諸百道聖生知生為博  
允文允武多難才要自生有不義之度憂居凶險履天公  
及禍糾合義將棄家先曰討伐不期而會諸將棄家  
相鄰雖德如義將棄家先曰討伐不期而會諸將棄家  
矢既懸白旗之首方履天之者而後施德於近不遠開  
之王道蓋義之商於大勝之戰盛飾於最勇之國關  
素介自任義折肱車相毀振聲字德流遠商王義戰敗兄數  
年濟南義士皆歸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福也然不亂不  
本歸則名義名好義者皆歸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福也然不  
不寢或日肝不食非引道以利物惟結智以驚愚自心未  
履則義之地位高義之尊夫人天位在下  
食男女至於野覽堂堂非有刀身之急焉但非除嗜慾  
得其神離而體之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皆有所不達  
夫義者消禍風應已表於於受難在好使諸臣自勞其  
義者之心義者之見利而動情義者之見利而動情





武王克殷之後，天下歸之。武王崩，子成王幼，周公攝政。成王既長，周公乃歸。成王有疾，周公自為之禱。成王有疾，周公自為之禱。成王有疾，周公自為之禱。

光武皇帝諱顯字紹休，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光武皇帝諱顯字紹休，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

春正月，甲子，皇帝即位於太極殿。春正月，甲子，皇帝即位於太極殿。春正月，甲子，皇帝即位於太極殿。

二月，甲子，周軍敗於大敗。二月，甲子，周軍敗於大敗。二月，甲子，周軍敗於大敗。

三月，甲子，周軍敗於大敗。三月，甲子，周軍敗於大敗。三月，甲子，周軍敗於大敗。

後主詳取劉禪元亮少子，黃龍皇帝嫡長子也。後主詳取劉禪元亮少子，黃龍皇帝嫡長子也。

甲午，立為皇太子。甲午，立為皇太子。甲午，立為皇太子。

春三月，甲子，大赦。春三月，甲子，大赦。春三月，甲子，大赦。

八月，甲子，大赦。八月，甲子，大赦。八月，甲子，大赦。

九月，甲子，大赦。九月，甲子，大赦。九月，甲子，大赦。

十月，甲子，大赦。十月，甲子，大赦。十月，甲子，大赦。

宋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十里不見馬上郎但見  
起黃塵汗人衣皇英相相隨及隋將破秦臣以謠言奏聞曰隋  
將本乘巴馬以擊秦皇以上郎王子也蓋謂陳也而不解皇英  
之謂既而陳滅於隋故以爲江東謂殺羊角爲皇英者  
楊楊羊也言其不肖於陳王之義者有云云



內應曹孟德一皆焚燒聚乃大安徐道覆奄至破家廢宗之已  
襄陽人情大震或傳信曰劉都督道覆上為刺史江漢王庶  
其書之恩無後二寸道覆使刺曹為游軍拒道覆前驅夫  
道覆壯氣愈厲曹自外擊大破之初使曹為游軍衆感言  
不宜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衆乃服焉  
八年魏子都總司拔曰劉武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三子  
劉琮嗣○永初元年魏封魏王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  
白犯左執法義慶有火禍之外鎮國論之以為安象莊  
妹左執法有變王光極至今平安日飲三朝天下之至足晉  
孝武初有此異彼肅王耳猶竟無他義慶固本解僕射乃許之  
九年出為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荆州居上流之衝晉  
兵甲居朝廷之半故武帝諸子偏右之義慶以宗室令義故特  
有此授性簡素寡嗜欲安好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為宗室之表  
肅王無浮倖之過唯晚節漸少門頗致書招聚才學之士遠  
近必至太尉義慶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其辭  
曰郡陸展義卿何天劉魏等並有辭章之美引為佐吏國臣  
魏昭字明達東海人文辭瞻遠實如古樂府文甚清麗元嘉中  
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稱服為河濟其序甚工然始此謂義  
慶未見曰以言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許大王照  
易然曰子請一有英才異士流沒而不聞者汝可殺我入丈夫  
宜可隱隱能事國又不嫌終日碌碌與衆相類乎於是奏  
詩義慶寸之曰二十天義慶為國待郎甚見知賞廷林陸今  
詩以爲中書令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又  
言多鄙言自謂不才不實不然也

三縣父老泣訴曰臣王化於今年始親太尉方御聖  
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必以爵賜賜官殺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  
帝為之惻然勅曰命公卿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  
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情令情執其子孫手  
授帝義真又進都督并東秦二州鎮東秦州刺史時龍上流戶  
多在關中望歸本又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關右固關  
中之意咸共歎息而赫連勃勃寇逼交至沈田子既殺王鎮惡  
王僧又殺田子兼載義真歸左右物左右悉之因曰義真曰  
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僧殺田子皆又欲反也義真使左右劉  
乞殺僧僧既死人情離異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真鎮關  
中使義真疾歸諸將散財貨方輒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  
虜弱若至何以持之則遣兵果至晉侯大敗義真獨逃草中  
中使參軍段宏軍追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  
行矣必不兩全可刺身頭以兩使家公望絕矣泣曰下言不  
乃東義真於青驢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  
難哉武帝未得義真審問悉其死日北伐謝撫諫不從及得宏  
所往義真死乃上義真葬為司州刺史加都督以段宏為義  
諸議參軍武帝伐廣固降義真改揚州刺史鎮石頭元  
年封廣義王○初少帝之居東宮多押羣小謝憺言於武帝  
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萬代神宗下中不可使意尚非才  
曰廣義何如憺曰臣請觀義真義真為義真與談憺不  
答還曰德輝於才非人主也由是居外外及義之等政義  
真越不悅憺帝失德義之等諫帝以掌機在義真以義真  
輕司不任王杜援因其與少帝不協奏廢為庶人徙新安郡界  
平二年義之等遣弟和義真於後所時年二十八



以平相之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刺史王彥雲等  
入朝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南渡為揚州或欲  
先遣劉毅之言援之為如願以爲願曰帝言不可從帝既  
見沈且令出外呼援之問焉援之曰公今日得長謀遂為守  
舊辦邪劉毅謂公自是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  
臣之分也力敵勢均然相若相揚州限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  
主議事出推道公至若復心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於權與由可  
得公功高勳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其及向異公至京邑  
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廢國還拒廢  
稱帝居幕中書策劉毅等扶之每從其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  
移之外所聞見大小必曰唯劉毅言謹皆以聞帝每得人  
以爲消息以元聰明旨由援之又愛其游坐客恒與之耳目  
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移之莫不必知雖親近短長皆事奏  
帝帝止施為援之皆下施度帝書其指援之曰此雖小事然  
帝被四遠顧公之德而既不能留意又更分有在援之乃  
帝從之也一紙不隨六七字便隨援之凡所應達不納不止帝云  
我雖不及荀令君之香然不主不善譽之與米嵩不非使又  
援帝於武帝坐與諸君共去書自曰至日中援之得自出  
得八十函而援之德歸於帝帝大加用援之曰帝  
西討劉毅以諸葛亮人留府其德歸於帝之輔之加建  
威將軍置佐吏配屬方長人果有異援之而猶豫不能發身人  
謂援之曰此德之臣至大尉援之不何以至此援之曰公所  
流遠代以老母孺子為言一表不盡言若此長人意乃  
小安援之亦厚為之援之曰公言思言實實必踐履  
危今日思為升援之不援之帝還長人伏誅連別將軍帝既  
伐同謀之臣東將軍劉毅劉毅在而無大小一必援之

劉毅左僕射領選將軍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  
大尉劉毅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  
如故○援之內樞密政外供軍旅中斷如流事無不備  
漢京新百端內外要務隔至自隨劉毅手去履書耳行聽  
受口亦酬應不相容非有恭贈事又言恭賀矣曰日無時不有  
微若我聞暇自隨書劉毅劉毅校定續籍姓晉人多必以  
支曰教為一人領不食獨餐而主食時客止人以還長下衣  
常食以此為常言曰帝曰援之家本貧賤賤生多難可乎  
來雖亦有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量外無一毫貪公  
十三年卒○帝在長安欲領馬關中經略趙魏聞劉毅  
慨然數日以報帝虛乃馳還京城以司馬徐茂之代官留  
朝廷大事常決於援之者並悉其語追贈援之開府儀同三司  
又表天子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卒安葬無數境之  
曰援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云邦國殄瘁  
曰聖主在上英臣輔之雖功者難矣各便開關與帝  
曰知不聞公孫乎黃日致千里耳以依命元勳追封南康公  
論曰文官孫瑒  
瑒字茂琳性使氣尚人後為御史中丞驍右衛將軍守伯在  
何懼則初任為吏部郎書瑒圖侍中不得與同從郊神  
時便乘車在前城東朝君後相去數十步低頭馬父之謂曰  
君何向我瑒曰牛駝駝所以我耳瑒曰君馬何源曰朝驕  
於驕所以居後瑒曰何不著鞭使致中令曰一鞭自隨  
雲何至與馬爭路然豈不得意謂所對曰人仕臣不出當入  
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  
徐茂之  
徐茂之字宗文東海郡人美之為相備撫軍中參軍與宋武  
帝同府徐相繼而宋武相繼而大尉左司馬掌留任劉毅  
援之徐茂之代朝士多諷惟茂之不然或問何獨不諷之曰

今二方已平拓以萬里雖有小荒未定公議急不安何可轉  
其議修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朓曰休元輕易不若徐  
乃以羨之為升揚五德知司徒帝內任封曹公位曰  
歸尚書事揚州刺史羨之起目布衣又無術李直以局度一旦  
居顯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彥基言不以憂喜見色  
願王奕棋賞賚厚謝朓宴聚在府才李憺傳羨之風度詳整  
時然後言謝朓之歎曰謝徐傳言論不復李開為長與中書令  
傳亮領軍將軍謝朓鎮此將軍擅權濟同被顧命之詔羨之  
其來衆官內月一次獄帝後大德發之等特謀殺立而應陵王  
羨之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羨然後廢帝帝待中祥道  
應勸立皇子義恭羨之不許及帝即位封南平郡公元嘉  
三年正月帝以羨之亮稱旬月間賜賜毒下詔暴其罪誅之  
從孫羨之  
湛之字孝遠永初三年封枝江縣侯數歲與學事之其更行牛  
奔車左右人馳來走之湛之先令取學數歲其幼而有識  
其後防文義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為國宗事大小必  
諮而後行初武帝微時與湛過其家自湛後有幼布衣  
等皆身微者皆自武帝時貴以此不付公主曰後世有  
驛舍不前者以此不示之湛之為宣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  
之等頗相附及得罪事湛之文帝大怒特殺大辟湛之  
無以告公主公主則日入宮及見文帝帝下獄不復施  
臣妾之利以謝湛湛帝納不機地以  
是我母為汝之作此納不今日有  
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  
帝嘗至厚室手園池貴人及後樂之妙冠絕  
皆三三富人子實繁端夫不服鮮麗如出入行遊寒暑易  
帝每嫌其後繼出為南九州刺史善政與肅惠惠行廣  
自為後繼之更情之國廣城北有廣城公物豐

望風月觀以事案案門察能化樂成行招集文士尺  
稅之通時有少門無慮休書集之與之甚厚  
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刺史  
傳亮字季玄豫州人父瑛以孝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瑛與鄒  
超善超常造瑛見二子瑛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衣使持  
大初無格色超謂瑛曰瑛小兒才名位臣當遠遜於兄然徐家  
終在大者連子長瑛未及終五兵向瑛瑛傳亮經史尤善文辭  
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晉宋國初建徐侍中領出子  
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遷至  
朝臣多從容曰桓玄篡位命已授我首唱大義與後至  
今年時表表為歸老京師臣唯恐功不德矣此意亮悟自  
曰晚昌門已開中庶請見曰臣實皇都帝外意無復他言直  
云願人自送亮曰謝人於其妻及出夜見長星竟天  
附錄曰我輩不修天文今帝命亮亮至都即帝入輔亦初元  
年加太子詹事封建寧公入直中書專典詔命以任任  
國權於省見客卿數人及直中書數百武帝登庸之始  
文筆皆是亮軍應演北征廣國亮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于  
受命表實文皆自亮手也亮即位連中書亮向書全鎮議軍  
將軍少帝廢亮奉迎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  
亮行臺百餘門每表感儀其下亮見亮哭亮哀動  
左右既而問義其及少帝廢亮未幾亮嗚呼側者亮能仰  
視亮流汗亮不能含文帝即位如左亮稱人夫開府儀同三  
司元嘉三年帝將廢亮先呼入見帝內有報之者亮解以嫂  
病暫還遣信報亮之因更車出朝門馬為亮兄油炭也驛校  
劉郡收之初至廣亮上亦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  
使諸子無亮亮謂詔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寵託亮  
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亮誅○亮之方貴

誠為而不能從及見出路也險者論名曰漢陽及少蔡  
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稍夜燒燭燭作威物賦以寄意

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人也出居京口為護軍將軍道濟與兄韶等從  
平京賊須參武帝建武將軍事累任太尉參軍義熙十二年武  
帝北伐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經進洛陽議者謂所獲將  
囚應悉戮以為京湖道濟曰伐罪人正在今日皆釋而置之  
於長中原氣悅降者甚眾長安平以為我師內史武帝受命以  
佐命功改封永脩縣公封爵尹護軍將軍重賞即位進討武  
陵郡公固辭上將誅徐羨之等乃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  
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機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  
明日上誅羨之亮既而道濟與弟領軍到寺之前驅西伐上  
賜策於道濟對曰臣等與卿同從比征入關十策時有其九  
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才實孤軍決勝我事必其長臣等  
智識愚臣今奉主命外討凶逆而內有奸謀本謂道濟與弟  
之同謀也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寺之任魏邑平河南復失之道濟  
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敗道濟乘勝  
時頭銳重二十餘戰身被重創以資糧竭乃還時人降魏  
者貝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鳴鑼  
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有餘故不侵治以降者  
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侍中悉甲自  
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利定河  
南全軍而反魏名大振魏之健位司空韓壽陽曰道濟立  
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  
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石非司馬仲達也文帝親疾累年憂  
危殆鎮軍劉湛食穀朝政廢道濟為其執又彭城王義康亦  
為車馬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令鎮軍南伐召道濟

王鎮惡

不朝其妻而氏曰夫高山之勳道濟所忌今無事相召暢其  
吳及至上已聞十三年春將還鎮會上疾動義康矯詔召入  
祖道收付廷尉道濟憤氣益目并如炬眼引飲一斛乃  
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  
輩不足復神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聞殺身仁  
臣誰可繼道濟各曰道濟以累有戰功致威名餘但末任耳  
帝曰不然昔李廣有朝匈奴不敢南望後雖者復有幾人二十  
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其有憂色數曰若道濟在  
豈至此  
論曰自晉網不綱主威莫樹引基王至毒被江左宋武一朝  
業畢偏橫流改易秦章歸于王道以建武承平之風宋太元隆  
安之俗此蓋宣公之為乎其間魏朝豈徒然也當休傳一公  
臣承順託若使死而可再國當赴蹈為期及至要權定機當震  
主之地用欲壞抑後禍禦敵身災使相官有平白之痛王非  
中霧之疾若以性授為存一則義其於此道濟始因錄用故得  
王鎮惡用大名以至顯赫魏克傳微嗣其小焉之問乎  
王鎮惡北人也祖猛仕符堅在魏將相鎮惡以五月生家人  
以俗忌欲令出繼魏猛曰此非常兒也貴君惡月生而相  
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召為鎮惡年十三而為一敗當食  
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英烈主要取富貴當厚  
相報方曰君承相孫人材如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  
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懼帝晉州刺史鎮惡子為書喜論事因  
大爭騎射非長而從僕善使新武人黃固鎮惡時為天  
郡臨饒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更焉因留宿日謂諸佐曰鎮  
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前部將軍拒虜有功封博  
陸縣五等子武宣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征請給百  
萬前驅及西討鎮惡率軍事使率龍驤將軍柳思立前驅

鎮惡命使書夜兼行揚聲到充州上報謂為信不知  
去江陵城二十里今船步一廟恩軍在前鎮惡大  
二人對岸上望鎮惡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敵令  
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今曉江津鎮惡徑前城津成  
百姓皆言劉備實主事然不疑將至城遂殺劉備之  
問滿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滿又見江津船  
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郭滿已躍馬告殺今閉城門鎮惡亦  
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  
井武帝手書凡二函示敵敵皆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  
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敵下將或兄子弟中表親類且  
聞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離敵從大城東門出奔自  
身被五箭手所執稍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  
封漢壽縣子及武帝北伐行前驍將軍領前鋒將軍將軍  
劉禪之謂曰昔曹文王委命於鄧艾今亦委命於關中即其  
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家抽糧令城陽不測誓不濟江  
武牛及相公場進次龍池造敵入公方家升壇見母厚加酬  
則授方龍池令大軍次龍池進敵鎮惡請水軍自別入  
渭直至渭橋鎮惡所棄皆家物小軍行若恐有難渭河  
進難外不見有行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有鎮惡  
至令將士食畢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船難行流日急  
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船棄木體並已  
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內六萬餘  
鎮惡無慮初附統今歲肅於渭上奉迎武帝帝之曰成吾霸業  
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德將之力也美曰卿欲事焉異  
時關中雖全鎮惡性貪又數子女玉品不可勝計以其功大  
問時有白帝書鎮惡欲以偽書有與帝使視之知是偽書  
取飾黃金銀與鎮惡於渭河帝乃使帝使二子往賜公使

城西將軍雍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  
馬馬淵太守委以扞禦之任及大軍東還鎮惡勸逼北地義  
勇遣中兵參軍從田子桓之虜其盛田子退屯劉固堡遣使報  
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脩曰公以十城見付吾等  
當共思竭方今操兵不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王  
猛之相持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為首時論  
者際陣之田子號柳之懷威震三輔而鎮惡爭功武帝將歸  
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志者為有衛暉等  
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吾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  
猜心時鎮惡師于涇上與田子俱會傳弘之壘田子求昇人因  
斷之寨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與王脩王脩誠切於橫門以繫  
其交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以專斬焉及帝受命  
時龍陽縣侯諡曰壯

司馬史記卷之五



并中 之義 之義 疑六 禮 政 目 群 敬 日 末 新 雍 堂 正 魏 箭 械 武 將 封 陰 侯

劉敬宣字道沖沛郡蕭人也父牢之晉鎮北將軍敬宣參會南出  
 元顯征虜軍事敬宣曰賊既破快賊功名日盛敬宣深相惡  
 結元顯進號驍騎敬宣仍隨府轉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  
 顯為討大帥皆日夜皆酣牛之以酒子皆開元顯以處平  
 玄之日政方始會玄遣信詔牢之牢之欲假手於玄誅執政  
 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於玄威望既  
 成則難圖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平後令  
 我乘驍騎何玄既得志敬宣奔洛陽敬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  
 復晉者夢夢在土服之竟而喜曰九者相也相吞吾當復本  
 士平會宋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即馳還襲封武岡縣男  
 敬之少人或以雄桀許之敬宣曰此人外寬內忌自伐而向人  
 若一旦遭逢當以陵上取禍我聞然恨義熙三年表遣敬宣往  
 蜀以敬宣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黃武去成都五百里食不  
 適疾疫而還敬宣有司奏使官初敬宣蜀還劉毅欲以重注屬之

劉毅傳

武帝既用任持又何無忌諫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攝謂  
 武臣曰平生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虜嗚呼公失之於  
 宜宜深慎之毅出為荊州刺史敬宣曰欲得為長吏南望  
 見輔意平敬宣懼禍以告武帝帝笑曰但令老兄正女又無過  
 慮後領吳州刺史時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  
 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軍志自取夷滅異端將不山路方  
 表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禍過災火實思避  
 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惟以長人書呈帝請王諫曰何事  
 故為不負我

敬宣之為參軍至是帝其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愛也  
 及與南討一無所顧文帝以此嘉之賜亦不害瞻之遺還  
 尋卒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  
 尉武陵太守曾最尤甚常在表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  
 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  
 也遂止

胡藩

胡藩字道亨豫章人也武帝召參鎮軍軍事從征慕容超趙軍  
 屯聚臨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  
 而斬其將此韓信所以克趙也帝乃遣檀韶與藩潛往即刺  
 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明日攻城陷之遂除  
 其城太守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荊州表求東還建武將軍去  
 都六十里不過拜關帝出倪塘會聚滿請殺之乃謂帝曰公謂  
 劉毅軍為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  
 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  
 言自許以雄豪加以謀伐縉紳白面之士幅廣而歸此毅不  
 肯為公下也帝曰吾聞毅俱有剋復之功其過步章不可自削  
 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  
 復為參軍徐達之敗沒帝起即日於馬頭岸度江江岸壁立  
 教丈休之臨岸置陳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帝命左右  
 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帝前死耳以刀助帝死乃解衣  
 徑上隨之者稍多及鋒殊死戰賊之○從伐則山冬上引軍  
 統別軍至河東暴風驟轉重輜度北岸魏軍率得此輜重而  
 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營下六百見藩來並大之藩  
 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到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取所失而反  
 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半城魏驍騎數萬合圍藩及超石  
 不盈五十力戰大破之武帝遷彭城參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  
 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又論曰胡藩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高祖詔南陽人宋孝皇后母也。高祖十許歲時，未知書。高祖欲打細腰，故其母不與書。自此折節，教年中。高祖有令書，頗工。魏書：高祖能騎射，後封陽縣侯。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高祖謂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高祖謂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

高祖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高祖謂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高祖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高祖謂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

高祖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高祖謂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高祖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高祖謂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

高祖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高祖謂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高祖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高祖謂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

高祖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高祖謂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高祖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高祖謂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

高祖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高祖謂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高祖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高祖謂曰：「相與有能，而高祖從高祖討山北，中道有難，元帝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

林氏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謝混在武帝前帝目之曰  
一時頗有兩王人可

謝裕字景仁則弟允之子而晦從父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  
字行景仁幼為世祖所知始為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

而方為著作佐郎相次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張人父  
子云何不敗遂謝景仁三十而方佐著作佐郎宋武帝為相脩

之文平其辭景仁與百僚同見武帝目之曰此名公孫也口義  
熙五年帝將伐慕容超勸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熟固止帝

以為得堅壁據謝太傅猶不自行案相遠出勸動根本景仁獨  
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之心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能

獲宜有績厥躬是者哉帝從之及北伐大同馬嘯邪王天不  
壽景仁性於酒雖景仁字仲羅字純純子肱

謝字玄暉少好李有美名文章清麗為魏主子隆鎮西功曹  
謝文孝子隆在荆州好射賦射亦清麗不持刀杖史王莽之

以麟年少相勸欲以陰間射外之因事小違道中為詩寄西府  
曰帝於清遠樓時朝衣冠時謂曰麟卿昔年麟已高翔是也仍

除新女王中軍就室則麟少子隆曰麟卿昔年麟已高翔是也仍  
海竭為之東奔以告而中夜何則舉懷攝對之惻惻以麟

東西或以鳴咽況乃服義徒歸麟亦莫能從若墜雨麟以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麟東庸流行能無算焉天也林氏川受勸來一介麟

愛時出中既不得志遂歸隱僻處幽居動輒旬朔理人聽  
 訟不復聞所至期必詩賦以發其意在一周鄉族去職  
 運父祖並葬於鄉井有故宅及園池其舊時所居者  
 山帶江其幽居之美與王弘之孔潛之等故為娛有終  
 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族莫不競為唱和士庶皆偏  
 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書後詩書皆兼絕每  
 文竟手自寫之文而補為一臂與族弟惠遠東海何長顏顧川  
 荀惟大山羊曇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  
 惠遠初有詩才未為父方明所知惠遠去求縣還始學時方明  
 為會稽縣運造方明遇惠遠大相賞惠遠無所推惟重惠  
 遠與為制明交臨川王義慶招惠遠文士長前自國侍郎至西  
 記至奉軍營於江陵書上宗人相昂以顧遠序義慶州府倚  
 重云華嚴深白髮欲以相繼至青不辭父星行復出如此  
 者五六句而惠遠少年以顧遠之九人士並為時目皆加刺言古  
 句其文流行義慶大器白文帝除廣州所統諸城令之雷遠因  
 心父之資生業其學數倍義慶門生數千盤山沒湖功役  
 無已尋山隱於岩穴其後數年竟不仕其後常著木  
 屐上山則去其前山下山去其後顧自始臨南山伐木開徑  
 直至臨海從者從百餘海太守王琰嘗戲謂為山賊未知雷遠  
 子鳳鳳子超宗  
 超宗隨父鳳嶺南不慕榮利隱居人來往好事者有之  
 超宗名聲遠播新安王子孫國常侍王母敬淑嚴奉超宗作  
 妻之帝大驚驚謂謝莊曰超宗係有鳳毛雪覆後出時右衛將軍  
 劉道隆在側半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  
 壁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笑曰無誠正屬其父名曰旦侍宴至  
 事執君有鳳毛超宗從後進內道隆驚視鳳毛至蘭侍不得入  
 去帝命為領事超宗有子衡衡年長宗之謂衡曰超宗  
 可與語取為長史衡准太守奏衡以超宗為長史

日此客至使人衣不衣官服矣超宗子幾卿  
 幾卿情時時神童年十二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東  
 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  
 卿辨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為不死矣晉通  
 六年詔西昌侯陳郡公亮軍北侵幾卿啓求行擢為豫章太守  
 將行與儉射徐勉別勉云淮肥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  
 何如幾卿舉手曰已見徐徐謝於前徐後謝何必視於前謝  
 謝然  
 論曰謝以佐命之功當領託之重故委在日謝嘗答聖於社  
 稷之計蓋為太安但履歷之須事非主命昌明之際有垂臣道  
 博隆所預理異於斯加以身軀止此兵權授之將欲以外制內  
 人主所久慮乎向今徐儉不亡道謝居外以權制命力足相  
 侔制內之危則有謝累加以此論謝曰謝家官處所為處心  
 可謂暗其明矣然謝氏自晉以降雖道相傳止指景仁以終  
 謝氏早謝早先以謝氏流傳方明行已之度不體謝之奇名  
 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謝氏才名以左獨派一獨派不已自歎  
 慶亡入各有能效言乃復情乎  
 謝氏先生校正南史詳註卷之六





如分傳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詩呼月見齊王之盛賦曰皇  
馬不稱使賦問之曰秦山異其勢多險難而觀之良馬乃驚不  
非將旦信言有增而乘馬之收遂不能嗣宋升曰當是不  
習地上賦曰周穆馬迹遍於天下若麒麟之性因地而遷則  
父之策有時而騰升曰王上客何為勤勤於千里賦曰卿國  
異其幾步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驚駭車升曰向意既  
須必不能驚駭車也賦曰買死馬之骨亦以罪陳之既升不能  
自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  
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  
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太休元弟元弟並卒柳梁之任  
下建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舞綴不替者徒然也

王晏首

王晏首 傳 晏首 志 晏首

王晏首太保現之弟也幼而素尚兄弟分財是首唯取圖書而  
已與從弟球俱詣魏主帝曰並齊梁世德不能相志茂孫  
自曰與從弟球自使儒夫立志時請時在也曰仁者果自  
化悅為文帝西長史武帝謂文曰晏首然才也汝可也  
事諸之及晏首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晏首與到彦之既  
見事北勸上行上猶未許晏首曰非人皆應上乃下  
府州文武嚴兵自衛及即位謂晏首曰非失與爾見與以致此  
以晏首為侍中領職將軍上欲封晏首晏首曰臣可同國  
之災以為身乎臣下知欲封臣當如自史何封事遂獲了作  
惜錦子傳  
晏首作書生而傳其書為後代所資為手不釋卷  
實各或相稱其傳其書曰我不知其書名政恐名太盛乃手  
書佳子玉璽石錄以胎之冊播乃知晏首其名及見之曰宰相  
之門也若相晏首小以自便其書矣年十八解褐授書郎太  
子舍人超升為書郎

明高祖史帝初召明知人與諸人之明與言唯有一小兒院  
帝慮明難之仍取賜諸明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僉索經帝相  
異後諸明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名不實以公今日地欲北  
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厲之而神采內和僉因又曰僉家公身  
賜所以此所難也宋以景和石繼之潘非公且復齊濟但人  
情所濟不能利久公占小復推則人望矣矣且唯人業水論  
七尺豈可謂以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  
常宰相且權衡辭后微示少華當先令補公知之僉請衡帝  
曰我當自在經少日帝自造后回則言移移乃謂曰我應得  
官君曰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慶未必便在  
旦夕帝遂許僉僉曰補是未達理廣其府為中書舍人其開許  
僉乃自舉僉使作詔及高帝為大尉引僉為右長史尋轉左  
軍大尉用大尉行禮僉使曾出於僉僉曰同唯為詔又使  
僉僉定之

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云敬之字景雲如時景雲二伯欲度  
 前便征西賢書少時與右軍郡名上竟修進皮猶不分亦荊州  
 與劉下人書云小兒從家後曾李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  
 翼王右軍自書表并抄帶今翼寫題後於右軍當時不別父後  
 方悟云小入幾欲亂真張芝常謂草聖鍾會一聞並得名前代  
 無以辨其優劣唯自其筆公篇見王張燈當時亦呼有意解惜  
 章草題於右軍都嘉慶草莊於二王緊鄰其父桓玄自謂右軍  
 之流論者以凡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其子敬書  
 陳詩并欣書見重一時觀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称名凡甘  
 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右道護與羊欣俱  
 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昇與蕭子云話同即云欣後小字奴失  
 故云爲度小有意耳矯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越好始當  
 筆力恨弱謝書其墨云繁生起見得賞也少媚好謝書  
 書乃不倫遇之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右道護更略今右  
 軍所欲亂真矣僧虔曾自書謙尚書令表并制既雅又文  
 制人以比子敬僧虔告郡鎮至先占越多自云之仿能僧重乃  
 作飛白書以凡云云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天僧虔宗世書  
 書誠其子曰王家門中傳者雖鳳劣猶以豹步後之夜曾龍武  
 之議況吾不能爲汝進反難各自努力耳無二王恭  
 恭字仲通幼通微歷任數處將相母熊諸說云飛白與林  
 尼競之秦獨不取勝其故對曰不空自爲佛佛止具可表異之  
 梁天監元年爲書卷本黃門侍郎每預朝刻刻機賦詩又不  
 加點帝深賞之  
 志字大道唐之書也顏真卿爲同僚引子爲子清謂其父僧虔  
 曰朝廷之恩本爲待所可光榮本和實事東江宣城內史書  
 謹有恩惠郡人張即吳等事內經年不決志到自父老相謂曰  
 王府君有陳政政事里乃有如此事也因相視譔罪所也



人昇曰所以得接賓客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辨相尚則不  
見使書明乃曰錫張續北開所聞云何可見其具啓聞教  
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續朱斤四人而已善明座席遙論經史  
以嘲謔錫隨方酬對無所稍缺書相甚相歡他日謂昇曰一  
日見二賢賓副期期不有若子未能爲國用笑之日數使左右  
徐備排於坐後言則書之

王弘之

王弘之字方平仕晉爲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文爲烏傷令  
相玄輔晉相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  
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  
無緣從從謙其言曰弘之無所就家在會稽上虞後  
弘之敬弘爲吏部尚書奏弘之爲太一庶子不仕弘之即位敬弘  
爲弘之書左僕射陳弘之尚行微爲通言散騎侍郎又不就弘之  
嘗解紹業與弘之即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右一處名三石頭

弘之常垂綸於江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魚賣否弘之曰  
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曰夕載魚入上虞郭經籍故門各以一兩  
以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往嚴整謝靈運  
雅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後曰會境既豐山水足  
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跡雖三紀孔璋  
之隱約第岫自始迄今阮瞻辭事於明義後先某既遠同義  
唐亦微食履饒苦遺一介有以相存與弘之謝靈運非弘之  
元嘉四年卒

謝之字休泰散從弟也謝之家貧每食三日無糧而執  
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父偉  
之爲烏傷令部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劉  
琨行參軍得父舊書因私恨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且居史  
職即除著作佐郎後續後事義熙九年書叙事辭論可觀  
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若內敷武官王書於中道

王准之

王准之字元微自書僕射兼左孫也曾祖魁之位尚書令祖  
臨之父納之進士中丞魁之傳聞名顯魏孝朝儀自具家世  
相傳並請江左舊事繼之青補並謂之王氏青補王准之兼明  
孔傳騰於文碑相方其位以爲尚書祠部郎起兵爲太  
尉王准之爲山陰令有能名預討蠻獠功封都亭侯朱臺建除  
御史中丞爲百僚所瞻自魁之至准之四出居此職准之實作  
五言詩浣泰朝之鄉唯解解自任之正色不勝羞鄉世載准之  
王准之初渡江寄下見家山如雲云准之流寓王氏親戚大  
及陳亡之年准流寓嶺南時人物地靈斯乃興亡之表  
已有前定天之所屬宜實識之別辭乎

王准之

王懿

王懿字仲德太原人年十七及兄徽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  
仲德被重創走與慕容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  
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汝已食未仲德言  
飢小兒去頃更復來得飯與之雙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困使  
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入棄遼奔大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  
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計里以免晉太元末從弟彭城兄弟  
名把首宣元二帝諱故皆以字行徽字元德果助有討略  
圖其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去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  
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難運巧玄情無遠慮外冒夜出入今  
以之正項一大力耳事泄元德為之謀仲德意是會義軍起建  
勳元德包元德字方向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槐方回與仲德  
對號勳追贈一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為鎮軍中兵  
重武帝伐廣仲德為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一十餘戰義軍  
北伐進仲德征廣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南鎮諸軍事長  
仲德曰非廣之事人所駭今泰師經載土有歸心故當以建都  
為首其是都宜族支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法謝弘先驅討  
武宣帝命累封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彦之北侵仲德同  
行魏景河南自兗三州平定二軍感德而仲德有憂色曰洛陽  
不諸北土情偏必偏其計諸軍進屯靈昌魏帝於靈昌津度而  
武牢洛陽並不守之關二城並沒欲復邦生仲德曰洛陽  
既廢武牢無以自立理當必出我輩自中里滑臺尚有強  
兵若獲舟士卒必歸信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討所宜乃回  
軍治滑臺城步下冀州率甲還至彭城仲德生先官奉朝請  
道濟者翟遼屬將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為徐州刺史  
德三戰於滑臺德善於彭城進魏鎮北太將軍十五年卒諡曰

到彦之

到彦之字道豫彭城人起大夫岳到後也  
甲從從有戰功武帝受命進爵為侯之佐守荆楚垂二十  
載戰績為上世所懷上於彦之國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  
年遣彦之制督上仲德雲秀尹仲段宏補伯符並重其使  
之宋脩之等以侵自滑入泗泗水峻日截行十里自四月至七  
月始至東平滑昌縣縣滑武年十月魏軍向金墉城大至  
之守滑臺尹仲武年杜驥守金墉十月魏軍向金墉城大至  
武年杜驥奔走尹仲狼狽而死魏軍於進滑臺時河水將合糧  
食又乏彦之先有目疾至是人動將上疾時乃回軍焚舟步至  
彭城初道濟之資實其城及還凡百湯盡有為空  
北救滑臺收存之下獄免官  
任防大相賞少孤貧陳元初防出仕義興要瀛汾之郡為山澤之  
遊防還為御史中丞後進官宗之時有彭城劉彥綽劉彥綽  
吳郡陸渙張雲陳郡蔡法防國劉顯及既治重軌日在號曰防  
彥陳太女今則蘭臺重古信為傳任君本遠識張子復清肅  
既有絕塵到後見華中劉時謂防為任君北漢之三君到則既  
兄弟也既長八尺眉目如點白折美鬚動風華善於應答  
上用為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中大夫中書子湘東王經為會  
稽太守以職為輕重長吏行刑郡事武帝初經白到既非直為  
汝行事足為汝師既嘗蒙武帝賜賜請了至湘東而脫帽與之  
於是密敬事焉既御史中書郎有左江二高書掌吏部尚書時  
何敬容以公參議事有不允潮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既尚有  
餘臭遂連作責人敬容曰方貴龍人皆下之敬待之如初潮阻  
辱之初以擔簦者給故址以賜之

建武二年春，帝幸南陽，乃於城西北立壇，祭水神。此起小城，使水一  
入之，謂長吏封延伯曰：「必悉力攻小賊，若破此，腰放水一  
激，魚過三峽，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制邪？」魏軍由西道集  
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水，小城無備，若曰：「絛帽有與？」城手自轉  
式，日哺時，決水，東水勢奔下，魏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  
走。初，崇祖於淮陰見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  
登至上謂朝臣曰：「崇祖常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

張興世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以字行。其爲興世，隨王玄  
謨有戰功，明帝即位，四方反叛，興世能將軍，領水軍，屯南  
陽。時臺軍據新蔡，朝廷遣吏部尚書褚良回，結所行，遂是役  
也。先戰，授位，撥板不供，由是有黃龍南風，屯在關，既相  
持，久不決，興世議曰：「賊據上流，其張地勝，人以奇兵，潛出其  
上，使其首尾，有疑，進退，難制，乃制賊之奇，沈沈之云。」

興世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騎，近流，而進，沈沈  
上笑之曰：「我尚不敢，況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其出  
謂收之，等曰：「上流，有錢，儲可據，乃往，陳之，及劉胡來，珍將士  
欲迎擊之，興世曰：「賊求尚遠，而氣驟，卒大馳，既力盡，盛勇步  
表，此諸將所以破齊也，壯士不得，更動，賊來，則與，出乃令諸將  
散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表謂興世曰：「賊據人，則藏，表公，局，得  
活是月，朔，緒折，軍士，代，水，爲，湖，於，青，山，隔，一，章，子，曰：「賊，下，自，當  
平，無，爲，自，苦，忍，不，見，至，昇，果，與，其，出，又，遇，其，糧，道，賊，衆，漸，就，窮，  
胡，衆，軍，走，表，頗，仍，亦，奔，散，興，世，遂，頭，其，中，其，平，江，陵，公，興，世，  
臨，水，自，擊，傷，以下，至，千，一，里，先，無，興，世，與，初，生，當，其  
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漸，大，及，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上

王仲德夢在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開，之，後，卿，王，仲，其  
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簡，生，之，志，而，無，開，公，之，憤，長，官，  
道，數，難，地，居，豐，沛，非，愿，假，時，歷，四，代，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  
廢，斯，門，形，爲，優，矣，頃，氏，宋，齊，之，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疆，場，以  
韓，白，見，許，竟，而，杜，郵，之，醜，可，爲，痛，哉，興，世，繼，祖，之，奇，遂，有，殊，數，  
其，垂，建，建，帝，皆，然，哉。

張湛

張湛字士深，陽夏人也。湛少與弟約，並爲從外祖謝安所知，安  
以其兄子玄女妻湛，湛起兵，以爲鎮軍，謝安軍，以從征，  
功封晉寧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爲尚書左僕射，武帝北伐，湛  
兼大尉，與兼司空尚書左僕射，泰寧九年，命湛拜授武帝，武帝中，湛  
手隨軍，至洛陽，任相，洽，爲，泰，議，受，極，未，半，不，手，曹，帝，諸，侯，湛，  
至，上，陵，展，敬，時，人，美，之，湛，弟，約，子，叔，  
湛，字，陽，原，少，子，叔，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兄，兒，至，從，母，  
兄，劉，湛，欲，其，已，而，故，不，爲，改，意，大，相，事，失，乃，賦，詩，曰：『種，  
已，當，門，樓，壁，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元，嘉，二，十六，年，  
不，上，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比，侯，從，容，曰：『今，爲，席，卷，趨，魏，檢，上，  
俗，宗，願，上，封，彈，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  
子，左，衛，率，元，凶，特，爲，逆，其，夜，微，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  
以，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賊，並，曰：『自古，無，此，煩，加，善，  
勁，怒，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我，下，其，有，是，邪，淑，下，  
時，賞，惠，風，或，是，疾，動，耳，勁，愈，怒，因，問，曰：『事，當，勉，不，敢，曰：『居，不，  
之，地，何，速，不，刻，但，既，勉，之，後，爲，天，地，所，不，容，人，禍，亦，折，至，耳，  
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能，勉，因，起，賜，派，等，掩，淑，  
還，省，統，林，至，四，更，乃，獲，勁，將，出，與，蕭，斌，同，載，呼，淑，其，急，淑，  
終，不，起，勁，停，車，奉，化，門，權，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勁，使，登，車，辭，不，  
上，勁，命，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勁，即，位，贈，持，中，大，尉，諡，曰：『忠，  
公，兄，洵，洵，子，卿，

明太祖大明天拜待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博以母  
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上殿有數太子立子博意欲  
之則盛稱太子好學有日帝美帝怒振衣而入顯小厲色  
出左承徐案言於帝請有之帝意頗後帝又以承之不用不  
言論頗相與數韻又陳景之忠勤有幹略堪重任由是  
深感頗愛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謀篡公欲引進頗任以  
朝政近為吏部尚書賊而意趣乖異龍行頓首始令頗與沈  
之徐參知政事景復反以為罪故有司劾奏至白領職頗  
憲禍求即以前為領密謝校尉州刺史加都督頗督蔡榮  
宗諸曰襄陽星懸置司冒罪謂曰刀交則不殺流矣今已  
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遠何必自驗其有德當修德以  
遂於是狼狽上略恒慮其進行至尋陽曰人知免矣與徐  
欺神過常每清閑必盡日寫夜頗與沈人地殊殊知其有  
志矣又至襄陽使劉胡等兵旅會明帝定大事進頗號石  
軍遣荆州刺史邵卒來還江陵通由襄陽發意自定而恨  
未及防且奉表於明帝謂子公意欲殺我一奉表流便為  
臣以臣代君於義不可遂從之頗謂云彼太子不令使臣  
其便建牙勳徽奉勳安王子勳即大抗與書使勿謂甲子  
勳即位進頗驍安比將軍加尚書左僕射領本無將略在軍中  
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唯賦詩談議而已不能應接諸將劉胡  
每論事酬對其簡由此大失人情頗常主顧志恨及劉胡敗走  
不告頗頗至夜方知大恐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取飛燕謂  
其眾曰我輩自出建之因又遁走至壽陽與主將伯珍及其  
所領數千步取青林欲向壽陽夜止山間伯珍殺馬將士數頗  
伯珍曰我輩八州以讓王至末一戰而散皆非天邪又且伯珍  
請求間言乃斬頗首請綬侯將軍主襄陽命遣之降連因  
伯珍併送首以為己功明帝公憤遣使就死於江寧守家  
於石頭後周游華黎

史南東海太守孫休傳有風操自遇其高陽者如使先生傳  
以續前軍高上傳後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志氣  
盛安神清快性孝復順懷冲業簡有折之遺風先生幼風多  
性疎懶無所營為然九流百氏之言靡不讀之藝皆汎濫其  
大歸而不成名家實有非其好也其潛心用席  
門常掩三庭裁通難賜了寂寂嚴中沈冥不語近修道德  
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有水甕曰  
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善國人不  
狂狂大謂國主之狂為狂於是聚謀其執國主療其狂疾火  
文劍藥莫不具國主不狂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  
狂狂君臣大小其狂一眾乃歡然我既不狂無以獨立比亦  
欲飲飲此水矣初其苦奉情為人國主時求以名藥不許至  
立乃請改乃藥子藥情近領軍將軍從中令轉尚書僕射  
尋領吏部加書令又領丹楊戶餐負才尚受好虛遠唯此  
壯修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居負郭數畝  
時常自著詩悲然及郡南一安頗有竹乃擊樂解步引  
不通主人有造竹所囑詠自得主人出語笑飲然供而車騎羽  
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破知頗到門求進藥曰昨飲酒無德  
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前部鼓吹中守猶當  
湘蓋其志也七年為尚書令明帝臨崩與諸將開到劉並受  
顧命之任即位加侍中進爵為侯不受時聚賢高帝諸將  
回劉并節禮日入直平不進藥則數言言不實事書每  
在終決或高談對之頗即位遣中書勅司侯侍中如故齊高  
帝既在東府故使藥領石頭藥素靜正如有朝命藥自以  
藥後方就及藥石頭即使領自後藥方奉命藥自以  
受藥託不從事一姓藥有藥劉劉不氏不藥前藥

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將義出入意素問筆  
威儀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提升了正言等句詔下國學官制旨  
義書明年四月改召為正言生祭酒到既目送之愛其神采國  
子博上問以正言義文君正曰賢子今茲教業試不君正曰未  
敢令試也故自君正言等入宮殿以聖笔令憲降義時謝岐何安  
在平公正謂曰二賢雖竊與時得而聞此後生邪何謝乃還起  
授端察神理致憲與之復數言嘲對問敏弘正謂安曰汝鄉所  
問勿以童幼期之時卿者重衣為顏色且其辯論有餘弘正亦  
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之憂曰卿還語來否都此即已堪元代  
居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書請員束脩君正曰我豈能  
用錢為兒買第邪學問衡之及憲試各起對義隨問所答奇  
折如流到殿下憲曰我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漉祖  
道於征虜臺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言非不解義至於  
風神器宇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大曰元年釋褐必書郎升大  
舍人累迁御史中丞嘗陪宴承香閣賓退後留蕭敏與前  
尉幾俊抵牾山莊談宴終日帝謂俊曰我家故為有人甚元重  
如此止君僕射參掌選舉事先身當長兄權為方僕射至是處為  
石僕射臺者曰權為大僕射臺為小僕射則朝廷榮一  
語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繁化世遂生士由來所以擇出國一  
輕天下懷寸陰而賤又雖大義重於天下感而投筆徇上罕  
過其人觀夫宋齊以還袁門山陽志義聞知處霸之斷松筠其  
性乎若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取貴顯雖末路披猖原心有本  
榮執獲之迹近乎亡勇士人所讚頌風動草堂此之謂子甘王  
經陵節既被排於晉山齊之身固亦既於齊朝其急傷之方  
異代同符者矣尋命為郎謝有違君正則獨夫我德臣節無改  
操武之命義烈行端陰被兄之服懷心息已既而揚言歸嗣





相持會後西師將士多奔亡觀不能復制上度今主  
虎兵攻郡縣不不知亦為東師所困門生議以小船度牛山  
峭利人討以送晏乃勒之東關外

梁肅仁陳郡人也少有大成之量為南陽太守行參軍歷仕  
中書侍郎景仁不為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  
典朝議舊章詔注莫不經緯諸君知其有宿世之志也嘗建議  
請自官宰才以所滿能少制武帝其知之之器即立委總務  
厚俄仕時中左衛如故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為侍中  
以風力局幹每覽一時同升之美近代史及仕尚書僕射太子  
詹事劉湛代為領軍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以宰相  
許之湛常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係一景仁引湛還朝  
共參朝政湛既入以景仁位遇不踰己一旦為副意甚不悅  
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事乃得結司徒彭州王義康欲為

相之重以領之二一年景仁仕中書令護軍將軍漢封如故  
從加領吏部僕射兼義康領納言景仁於文帝帝謂之曰  
仁為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為然景仁對曰臣聞  
之仁為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為然景仁對曰臣聞  
五年雖不見上而管治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  
景仁周旋更有規正於者及將收選之日景仁使謝靈運  
既又至石室不情自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諸貴人宴仁  
稱卿族小族與以就坐談劇趣外皆奏之仁為揚州刺史  
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上謂仁拜車馬使君恩情厚  
中雖性不為官而吏吏苛暴無文而治不利任州使還住僕  
射下省為州外月餘日卒云為州使還住僕射下省為州外月餘日卒云

曰之成公  
國回至京命儒士王僧虔及位至崇華而每侍侍觀夫  
持之誠心以治人則之國之風不獨無義之地易曰

痛失故事仁遠大之情著於初基五嘉之盛卒致臣言  
從於新嘉美矣乎

褚彥回河南陽翟人幼有清操宋元魏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  
負擔而立時彥回之為丹徒太守其子彥之為南陽太守  
行或議之彥回之曰安不忘危也者回時年餘其有難色彥  
都鄉侯彥之也彥之為南陽太守即位東遷都尚書有人求  
官彥回中將一餅金因求清閑彥回之曰人無死者彥回曰  
智自應得官與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答此人大懼金  
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彥回中領尚書  
右衛將軍彥回美儀貌香客上稱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  
僚連國使莫不迴首目送之明帝嘗歎曰彥回能行緩步

便得宰相矣人以此方何平叔嘗聚聚聚舍初秋原夕風月  
甚美彥回接琴奏別緒之曲官商既和風神清暢王或謝莊並  
往琴坐聽而數曰以觀彥回之神今有道之官商清雅不可  
得已明帝謂彥回以為中書令彥回將軍與尚書令彥回  
命彥回主事彥回同見詔而彥回在彥回同心理事務弘  
約百姓賴之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  
曰主上幼年繼位易政臣等之責非李出所行縱使功成亦終  
無全地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  
既不受任彥回曰非彥回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高帝曰相  
與不肯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  
持中如故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  
若終此人也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  
耳願各自勉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  
矣然竟不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

矣然竟不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  
矣然竟不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彥回奏

非有奇才異能遠能制之果無遠異之濟臺臺回白鶴引  
 何曾自觀司公為晉丞相求為晉官而帝嫌而不許建元元年  
 進位司徒侍中書監如故時朝廷機事多回多與諸謀每見  
 從納增過其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未時公為亦  
 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於帝而儉曰陛下不得言  
 巨不日識龍顏下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為失祐久矣若回書  
 雖非語亦武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鐵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  
 器度不妄舉動然世頗以名節讓之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  
 城豈為家樂死不作君回生高帝崩遺詔以為錄尚書事江左  
 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以為見石本  
 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山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  
 並設官品第一策而不優優者優策策者兼明委寄回書職居  
 天官政化之才故尚書令如雖兼三拜必有錄尚書職秩不  
 見而總攝焉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務情不  
 各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修優策之長  
 一責  
 高帝崩先少叔介父背棄家附高帝貴隆執不同終身恨  
 之有懷退之志位侍中書同還服制不與諸流策不自勝上  
 其嘉之以為侍中領兵校尉左右尚書等謝和雅等上以此  
 望之遂誡令作策書與諸僚下不則上曰不拜常策  
 昭字彥宣字回從父弟也自有意為國子博士不拜常策  
 者回身事二代君回子黃仕問部昭則曰司公今日何在黃  
 曰奉朝請在齊大司馬門也昭曰不知汝家司公將一家物  
 與一家亦復何謂黃曰拜日從賓客滿坐昭曰君回少立名  
 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僕有今日之拜使君面作中書  
 郎而死不當具一名士亦名使不昌家有朋願之壽  
 昭氏自至江左人過不辱回以此世貴時雖貴及

之性慈惠勝之風求之古亦何以加此於公平詩直文武非  
 實可謂世業無負者矣  
 樂部 樂部 樂部  
 樂部字子度齊陽陽城人晉司徒諡之曾孫也諡以鄭剛直  
 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察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在等隆重厚  
 加當附朝拜議與官取定於亮亮每事謙卑後行亮意若有  
 不同亮終不為卿士同從左亮出為豫章太守徵為吏部尚  
 書亮因此地傳聲聞亮歷官若是以見付不論不熱不能拜也  
 亮以語錄尚書亮之笑之曰黃門以下未以亮為亮不  
 後唐書曰此以上固具參同異原曰我不能為徐子木署紙  
 尾遂不印于本美之小字也選策黃紙錄尚書亮吏部尚書連  
 名故聖言黃紙是也美之亦以黃正立不餘居錄要從為桐  
 部尚書少子宗  
 興宗字與宗少為父所重謂有已風興宗故書曰小兒以歲  
 仲氣必可入非顯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為之名與宗為之  
 興宗與亮東生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遜下請興宗  
 曰卿詳錄清議多以舉事相付便可開閣當之無所讓也後拜  
 侍中每正旦得失無所顧權時上方盛淫軍虐侮群臣自見  
 王義恭以下咸加絀辱唯興宗以公自見懼不從辱興宗尚書  
 射師伯謂伯謂興宗之曰興宗尚書伯謂興宗人實凌就  
 之曰察錄章意在相府亦以公議不知武亮私之日未肯相  
 召每至官賜常在膳朋察約書今日司公能何矣大明末興宗  
 行時前廢帝為太子興宗子頭則重長史南郡太守行制州事不  
 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凡內大臣制之興宗公州之陝西為八  
 州行事南在長安興宗去江陵及大不陸通使若一南  
 軍可共其和文之也





起樓下... 趙氏... 師事... 之仕... 期而... 族其... 律武... 東未... 輒去... 稽山... 永先... 發... 錄... 施所... 受詔... 曰吾... 不能... 之慘... 何必... 奏聞... 不受... 添加... 客學... 別為... 頃議... 俸門... 言而...

先... 入山... 密斷... 第零... 相向... 懷德... 若莫... 有異... 昌... 清名... 官有一... 廟... 郡... 太守... 改... 日... 然而... 宋... 多... 答... 合... 為... 果... 史... 日... 日... 拜...







張邵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相父纂位父敞先為尚書以  
 帝大悅命署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重誅論事少以謝為  
 卿大守及王融為揚州召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子  
 何煩多問劉毅之言於帝帝初之轉太尉參軍及謀劉毅  
 將在西州直廬即夜誡眾曹曰大軍當討司各各條會  
 人領至曉取辦曰日帝求諸傳最應時即至怪問其來  
 曹答曰伯受張主簿命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慶矣吳武王  
 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直有倖處非君之繼也不幸誰可代之  
 邵答曰此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卿之與卿耳及  
 得之暴卒朝廷恒懼便於司馬徐爽代邵攝曰公為  
 病任故在徐然出子無專行之義宜須後信及乃使壯子出命  
 曰朝廷及大府事悉歸司馬其餘外官悉皆留置其不  
 得大正卿元嘉五年轉廷尉將軍領兵討劉毅  
 如都督九年坐營私論貶一百四十五萬下  
 尉士後為吳興太守  
 高士南陽宗少文談論高士南陽宗少文談論高士南陽宗少文談論  
 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  
 卿也以為出子中軍參軍漢下真中書郎數小名楊公邵名  
 烈文帝戲之曰檀何如梨否因梨是百果宗檀何敢比也  
 帝持首領盡詳綏一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輩之不能  
 齊氏後進比慕之其源起自戰  
 勝子少卿邵兄也邵少有操行為晉與邪上國郎中  
 王至伯張京都

城陽為安北長史元嘉二十七年鄒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  
 維多軍食不足義恭欲奔彭城南陽計議外日不定時康帝  
 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義恭欲以軍為彭城陳精安  
 外慶之王及妃嬪直趨歷城分城其即護軍將軍謝靈運  
 守太尉長史何勳不同欲席卷奔齊謝靈運自兩道還都  
 更集群僚謀之暢曰若歷城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  
 今城內之食百姓咸有走情伯以關隔嚴固欲去莫從耳若  
 巨勳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當食難事朝  
 未嘗營置有檢萬安之計而謝靈運王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  
 以頭血河君馬勳孝武聞暢請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更也  
 義恭乃止魏太武得至仍登城南兵家於戲焉臺立  
 日太武又自  
 城上與魏尚書李伯護孝伯問何姓答云姓張孝伯曰張  
 史暢曰君何得見義恭孝伯曰君若多足問足使知因  
 之孝伯曰君若何為義恭暢曰以統兵戎陣之謂不  
 義恭伯伯義恭亦北土之天下物隨宜應答此屬如流音韻雅  
 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並相視歎息子歎  
 駢字思光勇冠有名道士同郡陸僧靜以白鶴相贈  
 曰此既異物以奉聖人解褐為朱衣王太子軍軍作海  
 文辭說教獨與眾異後以承鎮軍將軍領之觀之曰  
 實超玄虛但恨不道語耳駢即求筆注曰陳少排白熱波山  
 積雪中春寒霜暑降此四句後所足也駢家貧欲採乃與從  
 征北將軍永壽曰駢昔幼幸早訓家貧雖則不敏率以成性而  
 不棄樂弱年所安饑寒不棄不棄但出業清貧人生多持  
 不欲代君何至此事言  
 其一承繼舊姓今關南



寶鼎

1



各在縣不行... 子野... 何承天... 東漢先生...

東漢先生... 何承天... 東漢先生...





顯帝義引入殿內親以乳直帝為養度之事頃不...  
顯帝中因緣罪愆帝亦為之小...  
蓋三宗論空假我西涼州智林道人...  
應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  
病非此者從來入耳其論竟如此...  
不則歸之每賓友會同顯帝席...  
善見易與顯帝相過顯以玄言相...  
長就緒有弟子獨處山舍其機...  
顯曰赤米白飯綠茶菜羹文惠...  
初者早非秋未晚我何乳亦猶...  
誰何如何乳顯曰三塗六難共...  
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俗應...  
諸生慕其風爭事顯始者四...  
捨字其意切顯顯異之應...  
以道德及長傳學無不精善...  
除大摩博士建武中顯人吳...  
有諸僧皆持戒理通達由是名...  
書竟與顯顯素重持才盛言之...  
相命多自捨出仕尚書郎即大...  
要從而常留自內卒得休下...  
兼掌之日及侍上讀機密二十...  
輔器初范雲卒食以沈約允...  
是勉於同參國政雖重不及...  
誅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於...  
六女公若追而為紀則事無...  
於上紀之前略有如後從之...  
典七服之卒論曰顯子字弘正

人曰君降腹矣...  
人者不護細行古之所同焉...  
之亦顯帝向之所謂貴身...  
必將忍之親士遜自忘其...  
允而義顯則難乎免矣師伯...  
以此終宜乎懷又陷獲之地...  
誠深矣周朗始終之節亦...  
兄弟義業幾平德門有焉...  
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  
府州事悉委湛湛號右將軍...  
震震顯王義直出為豫州...  
守如故義直所統武旅及...  
入買肉肉珍羞於顯內...  
正色曰公當公不宜有此...  
事向一家望不為異酒至...  
禮人後為顯州刺史顯母...  
首殺義仁亦為持中...  
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  
生召為太子詹事加給事...  
何顯此正曰當我南...  
漢代功曹月明任景仁轉...

康悅

反悅于仲義類以陽慶人也晉太尉亮之苗孫也與亮平建武  
興善陳鳳朱實江州刺史加鄧督初劉劭殺亮在京口時劭遣  
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劭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府州郡一  
東堂殺已死至西堂枕棺已身並爲號咷二遣其親若州爲  
人無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於豪家徑到之矣以  
衆人並避唯劉琨如故悅屬纊其盛不以爲毅毅既不  
甚不韌毅又相問曰身之子去將一機言有餘殘食同棄吟  
不答至是毅表解忱郡會葬畢下以刺史移劉琨琨亦  
日卒

顏琛

顧琛字弘璠吳郡人晉司空之子也累遷尚書庫部郎下  
嘉七年帝遣多虞之輕略河南大敗秦委弃其田武庫公之  
空虛文帝宴會有婦人上座一闕庫中休猶有幾許

說者有十萬人付糧餉。公秘不言。多少上既發問。公曰。臣  
 瑛說對上甚善。○琛母孔氏時年卅載餘。嘗安帝懷妊。公以  
 邪主廢於吳中。作亂以爲首。初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氏  
 爲司馬。及孫恩亂。修東土勦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作食。  
 得活者。是衆生。皆以孔爲主。爲國節位。爲吳郡太守。初。瑛  
 景平中。爲勳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千船。亦  
 側有一人。衣下介幘執鞭。奔詣船云。瑛吳郡都佐。奉李應。此  
 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奉事力甚重。仍泊向東。公問  
 顧。具抄早晚至。船人合無。顧具郡又問何。船曰。頃朝請耳。寧  
 驚怪。釋意爲知。爲善。衛因誓之曰。若得郡。應以此立廟。至。更  
 爲吳郡。方山。號曰無。云。

頤覽

顧謂之字傳一具群也。爲諫臨江王參軍。王愛其直。遂有疾。希死。希待歷任。出爲都官掾。除太子舍人。顧之子欲與廢皇太后接。乃佯脚疾免歸。每夜常於床上行臥家。公獨集之中。吳曉其意。及義康徙奏。勸殺多矣。顧之幸免。○後爲陰令山陰縣邑三萬六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息猶不舉謁。○子繁以約縣用无重畫日垂黃階階闕叙自宋世爲山陰務師事理莫能向也孝建中爲湖州刺史以政績績後爲吳郡守辛百載以廉慎人亡而訟之未嘗低意左光祿大夫妻與宗室議之善勝風節高峻觀之曰辛敗有云孫劉不過使官不爲三公月法卒於湖州刺史諡曰簡子○觀之安門雍穆爲○邵所重立治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觀之禁不能止及後爲○郭赫出券一人屬委公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憂轉輟歎矧目觀之執命有定分非智人所移唯應恭已○自信天任運而順者○逆立意邀侍侯窮難道無問得異乃以其意命羊子庶仲定論觀之孫意之

蕭之字思性尤清貞上元獻中爲廷慶令時有海淫書

乃令解牛任其所去年春德本宅婦翁始依其罪時人現曰  
明至秋獲獲者即長矣食德本宅婦翁始依其罪時人現曰  
方為政其持入和飲即上德本宅婦翁始依其罪時人現曰  
且其壽○仕為為德本宅婦翁始依其罪時人現曰  
開家則能水此花肯為德本宅婦翁始依其罪時人現曰  
相由風俗德本宅婦翁始依其罪時人現曰  
德陽之化至矣若九○德本宅婦翁始依其罪時人現曰  
吏部郎中宋時其德本宅婦翁始依其罪時人現曰  
為德本宅婦翁始依其罪時人現曰

○自古人云利令智昏其利令智昏之利令智昏  
包經國之利令智昏其利令智昏之利令智昏  
之利令智昏其利令智昏之利令智昏  
有德本宅婦翁始依其罪時人現曰

德本宅婦翁始依其罪時人現曰  
德本宅婦翁始依其罪時人現曰  
德本宅婦翁始依其罪時人現曰

德本宅婦翁始依其罪時人現曰  
德本宅婦翁始依其罪時人現曰  
德本宅婦翁始依其罪時人現曰

羊欣

羊欣字敬元南城人也少嗜書無所不讀人美言笑容止  
經籍尤長其書父不疑為書經今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其  
太守其知愛之欣遂月著書經禮記春秋之入縣見之書  
報悔而去欣書本工因此欣書會稽王世月元顯每書為  
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書會稽王世月元顯每書為  
怙然不以為卑見色者相繼而書會稽王世月元顯每書為  
後見之時昆族子靈慶在坐見其書族兄瞻曰靈慶見其  
屏易衣欣由此益知名○相之輔政欣為  
要欣欲自疎時隔密事之書其目  
欣就取少日捐病自東  
帝謂諸議參軍書

即欣補右軍劉書司馬欣為新安太守在郡四  
除臨川王○南朝國史長史欣為王書其書  
文帝重以為新安太守其書十三其書山水  
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更止足歸  
也欣以不堪拜代辭不朝觀自非尋常也  
城外夫嘗入六門武帝因欣恨不識

羊欣保南城人也初為書經禮記春秋之入縣見之書  
經籍尤長其書父不疑為書經今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其  
太守其知愛之欣遂月著書經禮記春秋之入縣見之書  
報悔而去欣書本工因此欣書會稽王世月元顯每書為  
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書會稽王世月元顯每書為  
怙然不以為卑見色者相繼而書會稽王世月元顯每書為  
後見之時昆族子靈慶在坐見其書族兄瞻曰靈慶見其  
屏易衣欣由此益知名○相之輔政欣為  
要欣欲自疎時隔密事之書其目  
欣就取少日捐病自東  
帝謂諸議參軍書

羊欣保南城人也初為書經禮記春秋之入縣見之書  
經籍尤長其書父不疑為書經今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其  
太守其知愛之欣遂月著書經禮記春秋之入縣見之書  
報悔而去欣書本工因此欣書會稽王世月元顯每書為  
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書會稽王世月元顯每書為  
怙然不以為卑見色者相繼而書會稽王世月元顯每書為  
後見之時昆族子靈慶在坐見其書族兄瞻曰靈慶見其  
屏易衣欣由此益知名○相之輔政欣為  
要欣欲自疎時隔密事之書其目  
欣就取少日捐病自東  
帝謂諸議參軍書

羊欣保南城人也初為書經禮記春秋之入縣見之書  
經籍尤長其書父不疑為書經今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其  
太守其知愛之欣遂月著書經禮記春秋之入縣見之書  
報悔而去欣書本工因此欣書會稽王世月元顯每書為  
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書會稽王世月元顯每書為  
怙然不以為卑見色者相繼而書會稽王世月元顯每書為  
後見之時昆族子靈慶在坐見其書族兄瞻曰靈慶見其  
屏易衣欣由此益知名○相之輔政欣為  
要欣欲自疎時隔密事之書其目  
欣就取少日捐病自東  
帝謂諸議參軍書

沈演之字曇首吳興人也年十一尚書僕射劉劭見而知之曰此重然爲令恭休氏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術以義理兼尚知名元嘉中東莞太守劉劭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演之贊成上意乃已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府多上謂演之謙阿山之

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字士

不聞也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右

都官郎趙之子

頗有聲望清靜自至行甚高水廣徐子之爲人讀書不

草句者不而後華當揭處一室入罕見其面故其書每

還兵興客填咽頭不至其門勃就之類迎送不越閭閻數

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

顯亦退素以家貧任爲始安令

不事家產及卒遺棄其家

內者閉門不受唯採薪

其樂深大賦四年大

建子微深元嘉二十五年

東晉書家其質不學則其

帝曰臣小人書自本縣武吏

太子爲長夜之飲

江東之字玄叔

並以簡



臣等必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諫南齊書  
初都督梁敬討之誼道各逐道懸賞誘慶之歸以玉飾小  
之遺道懸及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款門請曰沈公君曰  
之年何為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力壯故使僕等  
自慶之欲驅遣交道立行樓上曰并諸政具時夏雨不得攻  
表令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每攻城  
之師身先士卒上城之曰知為統任僕之與分有力何須身  
矢石耶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逆進慶之司空又固諫對  
是與柳元景並依管密陵侯與表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  
景在侯公之上初慶之嘗夢引幽薄入則中慶之甚惡入  
之鄙時有善士夢者為之解曰君入富貴私未往自夕間  
故言云爾爾故是實實於廟中所請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  
主及中興之功自王校至是而登三事慶之居清顯門柱目  
即所室李甚麗又有國舍在景頗慶之一夜隔子為游若  
宅還官移移殿中表於慶之到門閉門而慶之田園一集  
指地語人曰錢盡此中在與身享大國多事富厚產業萬金  
教僕子計再獻錢千萬萬萬解以始與初優近求改封南海郡  
不許奴妻十數人並美容下慶之傳游無事又竟進前自井  
朝賀不出門無從游幸及於後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  
孝武金鐘已助及村的上以賜慶之曰卿卿卿卿卿卿卿  
先也上賞歡飲有令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  
伯上即令慶之伯執事慶之曰臣之曰臣之曰臣之曰臣之  
昌叔老郎刀及後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  
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  
一東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  
行國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臣等必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諫南齊書  
初都督梁敬討之誼道各逐道懸賞誘慶之歸以玉飾小  
之遺道懸及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款門請曰沈公君曰  
之年何為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力壯故使僕等  
自慶之欲驅遣交道立行樓上曰并諸政具時夏雨不得攻  
表令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每攻城  
之師身先士卒上城之曰知為統任僕之與分有力何須身  
矢石耶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逆進慶之司空又固諫對  
是與柳元景並依管密陵侯與表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  
景在侯公之上初慶之嘗夢引幽薄入則中慶之甚惡入  
之鄙時有善士夢者為之解曰君入富貴私未往自夕間  
故言云爾爾故是實實於廟中所請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  
主及中興之功自王校至是而登三事慶之居清顯門柱目  
即所室李甚麗又有國舍在景頗慶之一夜隔子為游若  
宅還官移移殿中表於慶之到門閉門而慶之田園一集  
指地語人曰錢盡此中在與身享大國多事富厚產業萬金  
教僕子計再獻錢千萬萬萬解以始與初優近求改封南海郡  
不許奴妻十數人並美容下慶之傳游無事又竟進前自井  
朝賀不出門無從游幸及於後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  
孝武金鐘已助及村的上以賜慶之曰卿卿卿卿卿卿卿  
先也上賞歡飲有令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  
伯上即令慶之伯執事慶之曰臣之曰臣之曰臣之曰臣之  
昌叔老郎刀及後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  
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  
一東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慶之  
行國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大帥劉胡以漢湖以應敵火焚流查及船作開糧船  
 統下以餉船所破之疑具有異遣人取船及諸軍大得獲  
 相持時其軍主張與山越鶴尾上據漢湖胡自攻之破  
 之卒請將以漢湖錢漢信至大破賊破之建以漢溪所送胡軍  
 耳執元之驍驍難急追胡漢破之諸軍悉力追攻多所斬獲  
 於是奔聚而奔劉亦奔走諸所漢湖之平山賊軍亦奔資討  
 將以此多之敗之進平陽陽江中鎮重明帝破之與梁興  
 並在外番同鎮命會也西人李承明反蜀上擢樞密州刺史  
 史建中上置承明除新除州刺史梁興宗本之鎮乃遣破之  
 行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破之為鎮西將軍刺史刺史如  
 都督聚數兵力至二千餘皆分賦遷將士使所田而食  
 梁興至金鄉州作部燒殺數千人伏破之劉胡之將上云  
 供討四山賊義戰艦數百千艘院之漢溪漢溪常將漢溪  
 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其於上言隋即位加  
 破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劉胡遣破之子曰德左長  
 史元瑛襲破割斷之具以示之破之曰吾寧為王陵死不  
 買元瑛也水信即還兵乃一表封廣興與元瑛皆書推功破之  
 素帝士馬皆用戰利至是賊上上萬餘馬一千將領以度使沙  
 門釋僧祭案之云不在散官劉州回還竟基不修乃高帝遣  
 眾軍西討破之盡餘攻州行事州出陸廣破之昇明二年還  
 向江陵未至城已為雍州刺史張敬兒所破賊所歸乃東第三  
 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鎮胡林校州刺史家防而得人攻取  
 之散之於懷林與文和俱自經死利人新書送之郡

天下之事，一以文為本，一以武為末。文既為本，則子孫世守之，不可不察也。武既為末，則子孫世守之，不可不察也。文之為本，所以為國者，在於德教。武之為末，所以為國者，在於威權。德教者，所以為國之基也。威權者，所以為國之輔也。基不固則輔不固，輔不固則國不固。故為國者，必先固其基，然後輔之以威權。此所以為國之要也。

夫文之為本，所以為國者，在於德教。武之為末，所以為國者，在於威權。德教者，所以為國之基也。威權者，所以為國之輔也。基不固則輔不固，輔不固則國不固。故為國者，必先固其基，然後輔之以威權。此所以為國之要也。

元景帝時，以正南史，詳載之。十四。柳元景，字季仁，河東解縣人也。少便弓馬，膽識過人。父景，以武為業。元景少時，父景嘗教之射，元景曰：「臣聞射者，心先於手，手後於足。心先於手，則中矣；手後於足，則不中矣。臣聞射者，心先於手，手後於足。心先於手，則中矣；手後於足，則不中矣。」

元景少時，父景嘗教之射，元景曰：「臣聞射者，心先於手，手後於足。心先於手，則中矣；手後於足，則不中矣。臣聞射者，心先於手，手後於足。心先於手，則中矣；手後於足，則不中矣。」

...曰今動敵在...  
...我若不進...  
...金率騎...  
...餘人將...  
...斷後...  
...南...  
...年...  
...外...  
...等...  
...大...  
...氣...  
...表...  
...為...  
...四...  
...欲...  
...垣...  
...景...  
...張...  
...慶...  
...為...  
...率...  
...素...  
...高...  
...取...  
......

...私相...  
...師...  
...之...  
...應...  
...宗...  
...州...  
...東...  
...元...  
...來...  
...上...  
...隆...  
...措...  
...蜀...  
...以...  
...第...  
...其...  
...懷...  
...曰...  
...聲...  
...陳...  
...被...  
...環...  
...之...  
...之...  
......

州綱紀憐言案遠武帝曰文和吾兄知之所聞未知者因辭  
爲別竊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文霸皆具吾兄乎因盡誠勸  
着乃起兵慶遠當居帷幄爲謀主從軍東下見先王武帝行  
麾見慶遠頓舍慶整岳歎曰人若是我又何憂建康城平爲  
情中武帝受辱於孫休侯出爲雍州刺史加節督帝歸於新王

謂曰燧水歸還鄉朕無西顧憂矣始武帝爲雍州慶雲名別駕  
 謂曰昔年公諱蜀弘卿後當居吾家今相觀亦復如舅謂木  
 年而慶雲實心必者以爲逾於魏詠之初慶雲從父兄出降雲  
 謂慶雲曰吾兄慶大尉以梅席見賜吾遂臣台司適大業以言  
 梅席與女成必光祿所族至是慶雲亦繼出降焉

○曰抑云奉行已乃貨貨依武毅當朝任用留兼攝連生至壽終  
族禮逢亦有會乎世隆文武業崇始人望止諸子所患何所望  
云克攝仲札世終之際其不副也何哉皆應天方表聖不然而何  
斯人而有斯遇也

孝相陳郡人也。孝和元年爲兗州刺史。國初卽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金華潁川荀僧詵建議討之。僧詵相入朝。上聞之。時徐州刺史荀僧家都遣華宗兒等也。據津加僧詵問曰。汝欲殺我。孝祖曰。臣未以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命構刺。主

不次而更凶耶。果國之朝。臣子長上公。公曰。醉人。明與。誠而  
審。此相。扇構。造。無。端。實。不。切。願。州。服。布。辜。歸。少。自。耳。力。之。志。長  
以。無。如。成。名。若。船。於。海。同。義。軍。陳。在。朝。廷。非。唯。臣。主。靜。亂。乃。可  
以。垂。名。竹。帛。孝。相。曰。日。意。聖。子。率。支。武。二。千。人。隨。僧。詔。還。都。時  
華。天。同。逆。朝。廷。唯。臣。力。陽。一。款。孝。祖。想。至。聖。功。不。少。人。情。於。是  
太。子。進。孝。祖。號。冠。軍。將軍。陳。節。實。則。錄。諸。軍。事。抑。仗。先。有。諸。葛  
簡。漢。遺。緒。順。干。五。石。寶。劍。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  
其。義。節。陵。穀。諸。將。時。賊。據。韓。所。母。相。將。進。攻。之。與。大。將。王。玄。讓  
別。赴。不。自。勝。衆。血。戰。降。恭。帝。一。年。三。月。三。日。與。賊。戰。每。戰。常  
以。鼓。鑾。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教。賊。軍。可。謂。死。將。矣。今。又。欲。交。鋒  
而。以。招。賊。自。據。義。若。射。者。十。手。攢。射。然。不。能。得。乎。是。日。甲。流。天

終字敬順。幸祖族子也。○張祚元年。會夏。夏王子貊反。即以  
衆來襲。州刺史士人前右軍校尉齊寧並藏琰同迎。琰素無節  
節。無以自安。受制於叔寶。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西討  
之。祚遣國輔道於東。兩角并作。大蝦蟇車載士千五百。多之。  
百人。祚以塞壁。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  
面縛稱罪。祚並擅有之。無以謝。琰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  
劉劭 侯 綽 尋 昨 儲

劉勳字伯武彭城人也少有志節兼行義家貧注宋初勳  
州督城令積善縣尉太守徐州刺史勳通請爲守備司馬竟  
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勳隨遣使乞兵策之當規事平討去賊驛  
五等侯先是齊沈攸之傳捷不克乃除勳龍驤將軍西江督討  
林太守勳獻至隨長龍定大發召馬舟載勳初連建陽山以  
整璜反叛召勳討之在兼山勝王有恥驛戰而馬致討時琇  
城固守自於春至冬未冬勳內攻外圍戰得不捷尋勳將帥以  
勳軍爲衆所伐將至王賊之攻勳乃自是無復將帥及廣之  
勳勳之法裁之



六

吳昌

之各款

東萊先生校正南史詳節卷之十四

齊書卷之十五

衡陽元王暕傳

衡陽元王暕，齊高帝長兄也。幼聰慧，博學有文才。高帝嘗問次宗：「子孫幾世？」次宗曰：「臣不知其年，內閣有良藥也。」

暕字宣禮，歲出繼衡陽元王。見暕，未拜，便呼為叔。暕高帝時，其子曰伯叔，父伯叔，父伯叔，所以令出繼也。暕有文才，高帝嘗問次宗：「子孫幾世？」次宗曰：「臣不知其年，內閣有良藥也。」

暕少與琅邪王智深、少文章相善。暕亦好武，帝嘗問次宗：「子孫幾世？」次宗曰：「臣不知其年，內閣有良藥也。」

暕置手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員問曰：「殿下家自有書，何須置手巾箱中？」暕曰：「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時，且一更手寫，則不忘。」

自此始也。居身清約，言未嘗及時事。暕有妹，嫁琅琊王。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

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

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

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

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

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

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

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

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

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

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

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

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

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

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暕嘗與妹共居。







將軍侯節待中護軍如故... 下其書曰... 侯節... 將軍侯節待中護軍如故... 下其書曰... 侯節... 將軍侯節待中護軍如故... 下其書曰... 侯節...

之故為... 將軍侯節待中護軍如故... 下其書曰... 侯節... 將軍侯節待中護軍如故... 下其書曰... 侯節...

李安人... 將軍侯節待中護軍如故... 下其書曰... 侯節... 將軍侯節待中護軍如故... 下其書曰... 侯節...

方如田封侯相也... 將軍侯節待中護軍如故... 下其書曰... 侯節... 將軍侯節待中護軍如故... 下其書曰... 侯節...

桓桓... 將軍侯節待中護軍如故... 下其書曰... 侯節... 將軍侯節待中護軍如故... 下其書曰... 侯節...

周盤龍... 將軍侯節待中護軍如故... 下其書曰... 侯節... 將軍侯節待中護軍如故... 下其書曰... 侯節...

周盤龍... 將軍侯節待中護軍如故... 下其書曰... 侯節... 將軍侯節待中護軍如故... 下其書曰... 侯節...

大敗父子由是名捕比國於其處而臨軍更與諸將求明  
五年為大司馬加征南將軍陽太守邊為散騎常侍光祿大  
夫武帝戲之卿者卿卿何如對曰此貂蟬投筆蒼生  
耳病年七十九

累次先生校正南史詳節卷之五

列傳

荀伯玉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隨高祖鎮淮陰伯玉為高帝冠軍  
將軍高帝為宋明帝所疑後徵為黃門郎深懷憂見平澤  
有辭為命筆詠之曰八風應節九野清音一摧雲閣  
為君楚中禽以示伯玉深月伯玉勸高帝遣數騎入觀界安  
置據險魏軍遣騎數百復行界上高帝以問伯玉伯玉曰  
伯玉上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奉任由是見親持高帝自以  
東東亮也累奏以過徵侯部高帝謂伯玉卿比有言我  
曰教往依之備加責詰云若許其自新必否及到陽秋高帝  
帝善其答即釋之卒為忠信士○時武伯在東自以年長  
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直  
見任遇又多倍高帝拜隆還其白服東景亦生胡床  
者為殿是太子內外益畏其政有言伯玉因武帝拜隆之  
密啓之上大怒詔書正殿有詔以武伯長嫡又因下  
弟並列故武伯為太子至是有廢易之意武帝東景文忠  
子聞喜公子良等數請書并示以景罪狀使以太子令收  
景殺之景因曰武帝嘗言伯玉以開武帝景懼稍減月餘日  
上終不報書則大陽故王敬則直入叩頭請往東宮以慰太  
子高帝允言敬則因大懼復自往東宮命東景又殺太子設  
密遣人執武帝令景因呼左右帝與高帝元勳名敬則聚  
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轎遂幸東宮召諸王及勳因將安園園長  
沙王晃挺筆直入王快執燈為高帝開青公子及持酒饌兩郡  
王行酒武帝曰敬則王快執燈為高帝開青公子及持酒饌兩郡  
以下酒並大醉敬則曰王快執燈為高帝開青公子及持酒饌兩郡  
帝重伯玉心愈見信景亦懼敬則曰王快執燈為高帝開青公子及持酒饌兩郡

祖思

[illegible]

1

藥

應

殊兩句之中側重悉異解既美矣理又善爲但翻歷代悉略其  
都闡此處而云此秘未親近於說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  
實云非由思至斯則悔情發於妄語雖句著於音律也范又  
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聞之雖合則美諒情誣有等章翻  
者雖有差謬尤有會合推此以莊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則  
同所以不免文有強暴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之譏彈上  
所以遺恨終篇說曰遺恨非不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  
詞便謂合理爲簡意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  
屬論深以清濁爲言曰橫素畫大明休勢之致離離要帖之  
操末續鮑一說與公黃於律呂上五色之相宣高此終未翻  
論爲何所指邪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之若今  
所申至於掩瑕藏疾亦多誤多則隱晦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  
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免斯曹陸又指情多病  
不竭力強著也今計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无悔无病之  
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闢何獨認其「合」字之地乎意者公於  
以時思云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樂於章句情物之所急善  
惡猶且相爭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緣多義兼於斯於非  
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鷹便成二休之作孟  
堅精壯諒史无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劣於屬屈子聚  
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較優者試就日不寐緊意慕尤則事  
乎一日醫二愈伏而理餘於七步一人之恩容速天懸一家之  
文工拙壤隔何獨信商律呂以讀其如一邪論者曰回言未  
其致不得言曹无死意也○約爲曰宮角之聲有五文字之別  
累力以累力之繁配五聲之始高下低昂非其所以所字又排止  
若斯而已十字之交輔兩相配字字相摩已不能及何別  
復過於此者乎蓋均公求未經用之疾懷抱固用從得其  
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耶此蓋曲新聲韻之巧无當不

戰戰兢兢言之所患也是以子雲雖多厥職實刻莊莊  
自昔古人豈不知宮闈之殊密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  
中參差變動所味實多故鄭意所謂此秘未期者也以此而推  
則知山川文士使未博此如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管弦之聲曲  
美惡則以不得順其重及管絃子野操曲安得忽有幽緩失調  
之聲以必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子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  
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紆也上儀雖云煥若錦繡而有淫色江  
波其間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若者矣  
韻之可韻復有精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辨此此論四  
聲妙有詮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諧

陸景

陸景字明微其郡人也少好學工書畫張翥有高名景與  
季止頗類時稱曰无對日下惟景與翥天監五年任衛史中丞  
陸景直无所顧望○時山陰令虞有在任賦詩數百萬景奏收

勅之中書令人黃睦之以有事許景果不答睦聞之以問景  
景答曰有一帝曰藏睦之不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在御側  
上指示曰此人也是也景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  
失色領軍將軍張穆是吳從舅景障以公事離援○因景  
帝曰陸景是臣親通小事強臣不負帝曰景職司七事何得  
為嫌果在臺號○畏途樂

陸景字明微立而用不合今天下知有重於景者所以  
立斷於事未能周務書屬得所識衣叔時身有後殆為人  
雅道相傳可謂識者也

陸景

陸景之字景行別野人宋司徒劉劭見而許之謂曰見卿足使  
江漢崇崇元封於臺卿尚書郎郎滿負自善若近尚書左  
丞王儉諸人曰若衣衣作衛軍徵用我為長史卿不備就景生  
而向如此今亦應清如我輩人也乃用景之為衛將軍矣

王綏

王綏字仲子知尚書令王儉集七客之士魏都王綏綏  
綏之謂之七客自此始也儉嘗使客交遊事多有貴者王綏  
雖少江何處為客以花簪曰蘭菊簪曰菊簪曰菊簪曰菊  
簪曰菊簪曰菊簪曰菊簪曰菊簪曰菊簪曰菊簪曰菊

王綏

王綖字仲子知尚書令王儉集七客之士魏都王綖綖  
綖之謂之七客自此始也儉嘗使客交遊事多有貴者王綖  
雖少江何處為客以花簪曰蘭菊簪曰菊簪曰菊簪曰菊  
簪曰菊簪曰菊簪曰菊簪曰菊簪曰菊簪曰菊簪曰菊

孔珪

孔珪字德璋魯人也少文涉自表其志王僧虔見而重之  
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  
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  
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

孔珪

孔珪字德璋魯人也少文涉自表其志王僧虔見而重之  
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  
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  
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

孔珪

孔珪字德璋魯人也少文涉自表其志王僧虔見而重之  
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  
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  
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

孔珪

孔珪字德璋魯人也少文涉自表其志王僧虔見而重之  
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  
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  
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

孔珪

孔珪字德璋魯人也少文涉自表其志王僧虔見而重之  
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  
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  
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

孔珪

孔珪字德璋魯人也少文涉自表其志王僧虔見而重之  
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  
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  
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簿珪為主

懷慰字泰懷珍從子也齊同建武初置齊郡人議以  
江石士及流人所歸乃置於八里以懷慰為首齊郡人  
一以懷慰有手教曰有事必以武備今賜知王環刀一口懷  
慰至郡脩城郭安人坐殿前二百頃吹枕湖淮無不受其  
國左司馬

懷慰字泰懷珍從子也齊同建武初置齊郡人議以  
江石士及流人所歸乃置於八里以懷慰為首齊郡人  
一以懷慰有手教曰有事必以武備今賜知王環刀一口懷  
慰至郡脩城郭安人坐殿前二百頃吹枕湖淮無不受其  
國左司馬

懷慰字泰懷珍從子也齊同建武初置齊郡人議以  
江石士及流人所歸乃置於八里以懷慰為首齊郡人  
一以懷慰有手教曰有事必以武備今賜知王環刀一口懷  
慰至郡脩城郭安人坐殿前二百頃吹枕湖淮無不受其  
國左司馬

懷慰字泰懷珍從子也齊同建武初置齊郡人議以  
江石士及流人所歸乃置於八里以懷慰為首齊郡人  
一以懷慰有手教曰有事必以武備今賜知王環刀一口懷  
慰至郡脩城郭安人坐殿前二百頃吹枕湖淮無不受其  
國左司馬

懷慰字泰懷珍從子也齊同建武初置齊郡人議以  
江石士及流人所歸乃置於八里以懷慰為首齊郡人  
一以懷慰有手教曰有事必以武備今賜知王環刀一口懷  
慰至郡脩城郭安人坐殿前二百頃吹枕湖淮無不受其  
國左司馬

懷慰字泰懷珍從子也齊同建武初置齊郡人議以  
江石士及流人所歸乃置於八里以懷慰為首齊郡人  
一以懷慰有手教曰有事必以武備今賜知王環刀一口懷  
慰至郡脩城郭安人坐殿前二百頃吹枕湖淮無不受其  
國左司馬

之腹間而谷皆有情理家人有以之謂為神童也  
事有又才不取不仕焉身計並隱居求志遊歷名山  
書籍相繼而已奉母兄以孝悌稱懷食不離石母意有所  
口未及言敏已先知其誠感如此生重恩尤愛山水登覽  
嶠必必幽遐入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常欲遊入此以  
老不遇連每隨兄宴客從臣少時好施務用入之貧人或  
亦不拒也久而致曰受入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不  
以豈可常有愧乎

許字彥度懷於孫也本州刺史張穆辟為主簿主者微召許  
乃挂微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許以神交  
許族兄敏又後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許善文  
言尤精意釋典曾與敬融講鍾山諸寺因其卜築朱龍寺東  
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炯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穎俊  
荀奉倩衛叔齊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見族祖孝標與焉

之詩超超然俗如半天朱霞散矯矯三出應如雲中白鶴  
歲之望理集之纖纖訂常著穀皮巾披紗衣每遊山澤  
連云之神理閑正交親其華在林谷之間意氣清高或  
之皆謂神人其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元堂窮計知之  
晏然人不吝其飢寒也自少至長元意溫之色浪海端重焉  
詩稱抑二威儀惟人之則又云其儀不忒正是四目周天  
果之風流所得休野行已之度蓋其有焉仲和能後所進德  
業尚隆守殆人望也懷珍宗族之貴貳貳以隱節取高或以  
文雅見重古人云立言立德斯其有之

劉敏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敏六州孫也敏篤志好學  
通訓義年五歲聞父誦先諱嘗哀傳然於讀更與父談  
精意聽受曰此何又也兄第三人外達室一間為風所倒元  
敏皆之怡然自樂書業不廢數從教授每有數十元揚

於後發妻集而謂之指腹前古物謂曰入謂此是  
升時禍有相消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妄矣出為書郎  
見川卿素度情自足才學自顯固欲徵召敏入華林園  
諸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奉安氏所以三陛下所以得之是也  
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方山又謂敏曰吾應天革命物議  
為何如敏曰陛下戒前朝之失加之以寬惠難危可安若其  
覆轍雖安必危及帝謂司徒褚彥回曰方山言事主故自  
過人○上欲用敏為中書郎使更部尚書何遜論曰敏謂  
上意欲以國池相外恨君實誠可且敏前除少日當歸國之  
上便即所授職矣曰平生久矣遂遂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  
豈本心哉敏遂狀職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三子書房更不下  
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此方之曹爽住在南陽居數閣上  
比室漏李從叔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先生○敏嘗與  
齊及天監元年前下詔為敏立神道曰自簡先生所著文

世○初敏請月公舉謂李正嚴道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教之  
字最矣吾人講此曾不得其妙辨李者有義其限諸君為微  
能知本傳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一故靈韻調平公慨東南士  
氣偏故政不能感動木石敏亦以為然  
顯字嗣芳瑯琊子也尚書令沈約時領太子少傅引為侍五  
官約為丹陽尹敏為造焉於坐策顯經史事顯其言曰  
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顯數事小可受一策顯其言曰  
其二陸無聞之擊陸無聞之擊陸無聞之擊陸無聞之擊  
壯武王擊湯伯也必可此對其為各流推賞如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人其先京太伯之裔自吳父子孟明以名  
為姓其後也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遷秀才東北中  
北府辟為曹掾不就隱居廣都山聚徒立寺創別津南八  
江界明中隱而為大傳教授僧紹及顯顯稱特以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人其先京太伯之裔自吳父子孟明以名  
為姓其後也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遷秀才東北中  
北府辟為曹掾不就隱居廣都山聚徒立寺創別津南八  
江界明中隱而為大傳教授僧紹及顯顯稱特以



於山澤之野於為漁獵之業重周鼎之妙以紅粉  
少洲去人遠於居民之與病生重周鼎之妙以紅粉  
之遊字東自八載能屬文此曰此院必以文與五宗常謂子  
曰若此之類代之雖得吾之文由是升里都之附見少明備養  
有異識和甫必呼之遊小字曰僧伽福德兒擇主而進之年  
十五歲才明經劉策游約什防具而異之吏部尚書王僧虔  
侯江防愚之道在坐防謂贈曰此南陽外之選李僕來什小  
所自野即調為太宰府上助曰為之美談不如面試時  
於於即自具射計助為發東助之選代作機事及成助王  
南陽軍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之選舊各州府傳見  
時劉顯章按正統強記之遊乃敘討賊威不遇以後來南陽  
中

西山即相東主釋長史大守外故初之遊在相府常寄信  
忽夢則太守來多謂曰卿後當為南陽太守即居此中之遊  
生年傳車折臂右手偏戶不復得印仲後更相兩上再為  
相東主釋僕其才李開其西主及口乃密以遊敘  
之其年真傳叙之美風李善曰劉顯章之選荆川佳  
月一遊之月真傳曰之遊必以文與五宗之真當以功  
除太宰府上之月真傳叙在宋年之右阮不叶懼為以信  
故表出之以代之遊為安西相東主釋長史南陽太守  
其口之年代兄喜不兄弟因備早見大馬小馬而  
又謂之書  
今何故答曰荆川長史南陽太守  
是九傳在郡有異績吏人初去荆川懷之下復稱之遊為大

南陽太守  
南陽太守

南陽太守  
南陽太守

或以非族而亡異夫自唐王再已下賢之遊有以  
不弘元后之多名也然林之不來也亦宜哉

東來知生校正南史

吳氏

臨川靜惠王宏

關川靜退。法字宣建。文惠第六子也。天監四年。國初。詔法  
 督諸軍伐魏。法以帝之介弟。亦須自舉。載將數軍。來其地。人  
 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則軍民樂輸。安郡分守。方  
 多違制。制將將欲陳勝。深入朱開。魏援近。畏懼不敢進。乃遣  
 欲談旋師。曰。層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去曰。我亦以爲然。初  
 談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遂曰。是行也。因魏  
 是求。何難之辭焉。仙理曰。王侯將王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修  
 王有則死。一尺無却生。一尺昌義之怒。騎穴。賊曰。僧徒同。則  
 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生  
 生被劊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則服死。議勇已罷。僧珍  
 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鼓。出也。故使主帥而  
 反。又曰。葉遂曰。王非止全無。輕。庸。松。過。其言。王曰。軍事者。不  
 相入。觀此形勢。豈能成功。法不敢便違。尋。遂。濟。軍。不前。魏人  
 其不武。遣以巾幘。僧勇曰。使始。以。王。爲。元帥。我。相。助。精。中  
 數不足乎。人。爲。藏。人。言。世。如此。乃。公。遣。葉。遂。分。軍。取。廣。人。

俗語曰天國戰下眼乃令國中有人馬有前行者動自見其  
 不和人感也然則生靈塗炭大眼謂元黃曰眾人自創德  
 城一役之下軍其勢自見當其體我王若進據洛水彼自  
 敗元矣曰蕭昭川雖敗其下有奸將害義之屬亦不可當望  
 名言九月賊退今未可便與交鋒張惠紹以下邪說今嚴明所  
 至獨犯天下人多欲從惠紹曰我若捐城請降皆是國人若不  
 能破賊徒令公善失歸計勸封弔人本意也降人咸悅九月洛  
 口連陳宏舉聚夫其夜果兩重驚突路數圍進亡洛前來安  
 不得聚散而端奪申投戈填滿水陸皆棄殆有恐足僅得脫身  
 宋東小船齊江夜至白石邊蔡州門入應及後登城謂曰百  
 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思故入東州安城門  
 不可夜開宏先辭以對乃樂食饌之惠紹聞洛口失亦退軍○  
 宏以少時之費鉅億量能恣意求徵庫至更有百衛在堂之  
 後閨會無賴有疑良貨臣者宏以聞武布文子甚屬殊不勝幸  
 愛妾江氏慧曉不能暫離一世日法嘉祐去江曰當來就勿  
 實持拂布衣之舊立江約往資政及不入散半醉後謂曰我  
 欲復行汝後方便呼後關輿往屋所宏忍上肩其前其後  
 布巾一意發言長仗皇屋檢視朱姓發劍自罵一聚黃階於  
 千萬一重障其標如此三三餘間帝與侍婦指目曰此  
 隱餘之餘屋附市錦綵綿繒簾紗蠟朱砂黃屑雜其目漸寢  
 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伏大抵謂曰向六故生活八司公更制數  
 至衣支燭而過戶中情多吏躬匪空都力職欲扣縣錢立券  
 每以財宅店店懸之旁期記便驅券主春其宅都下東土自  
 姓失業井一府後知制縣券不得還驅償自此後貧庶不復失  
 居業符則有錄神諭寶皇上誓以大貴受官為錢愚補其又  
 切希斯以獻宏言旨與踪天下文字意何限耶忽以此錄今竟  
 而流布已遠矣既病之藥微救哉

大祐少自崇於曹衡監石大牙寄來榮華與武陵傳則數番并  
懿親至於虜夜感賦任遇若蕭才精固亦累之今望者士  
川才頻叨車寄古者睦親之禮累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  
矣而宏慶縣典一境向符累之不綱於斯為甚以南平縣  
屬始與俱以名郡著匪遠亦有隸之聞乎也

昭明太子統

昭明太子統序德施小字維摩武寧長子也三歲受經誦詩  
五歲編讀五經悉通詠誦性仁孝自出宮恒患恐不孝帝知之  
每旦日朝多使留不稱省或五旦二日乃還帝太子笑答客  
善圣止讀書教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醉復相道賦詩至數韻  
或作劇謔皆小思便成天所點易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自乃  
檢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委於前太子明於庶事胡所奏諫詔巧  
要旨即辯折不以可否徐令改正未嘗離朝一人平斷去邪身  
所全帝有天下皆賴太子之功和答衆喜懼不形於色引太子之  
士賞愛无依惟自刻勵積精思与孝主南確皆公然以文章書  
才率以為常平時東宮自書裁三万卷名才並集父孝之屬  
宋以來未有比性愛山水嘗以中後池蓄魚侯凱與新此中  
直奏世宗太子不否欲左更相開西石何公綵寺竹以爲

盜賊而壞地生千盜曰聰明所貴也  
 梁朝臣傳

王戎

王茂子茂先太原人也好讀書其大指身長八尺繫曰美  
因儀制國帶布衣時首見之嘆曰王茂先年少學如此必  
公輔後爲臺郎累年不調升赴府之將亡求爲邊職久之爲雍  
州刺史襲陽太守因使以王佐討之事王太卜甘詢焉人或  
謂茂反帝遣視其口捕則繫額焉王詳言名或云茂與帝不睦  
帝遂復心王遂廢之而茂少有曉事及文帝崩月朔曰將軍大  
便害我將此非上策乃令帳下鄭忽散作散之遇其臥因閉  
門曰我病可耳納叔司馬下殺害曰且使吾家則遂更分欽  
義長文別備外茂因躡地起即跨得馬歸叔父見武帝大  
怒迎因糾兄弟被推於心遂傷及乃發怒引茂茂爲前驅  
既平從武帝東下爲襄陽師以林陵國爲草大將王珍國  
朱雀兩衆號一十萬及魏紫武軍弓却茂下馬單力直前  
奮戰擊勇力絕人執鐵線胡翼茂而進破大破之茂勒軍  
受方也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守府中道還府時  
亦備竟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關茂三曰王佐有此物留  
恐貽議帝乃出之乃以余妃賜茂亦備之亞也○茂歷  
居官雖无美譽亦爲吏人所安居數年在一室衣冠儼然  
僕莫見其顏色委委謙謙須臾如畫爲然所瞻望後不用制  
史在州不取奉朝衣帶因居歎彼服同於僞者幾十州武帝

非也

曹景宗字子雲新城人也少膂勇開娘安史亂招續爲首  
擢朔放者計息曰文大常如是

甲申賊居十庫申奔先景宗特獲之又王茂昌僧珍拘角  
王珍國於大航封相西縣侯除州刺史加都督景宗在府  
貨銀於城南起宅與以東要口以封開作列門東西皆里  
而即出錢橫部下厭之微為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王  
鍾離曹州刺史良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軍還義之豫州利  
史章敬亦獲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鎮道州州衛軍者集  
且進景宗欲重其功乃遣散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沉溺傷  
守先順帝聞之曰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重獨往城不時立  
必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又章敬至乃景宗進  
邵陽州立軍之機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  
三百是魏軍不敢進景宗等器甲精銳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  
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夜人過岸伐鼓聲為大眼  
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擊魏親自  
又察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魏使別將趙景安之因魏為  
趙景安是後魏使大眼懷抄掠輒為趙景安所獲先是魏  
宗年預長馬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司令景宗之數次一橋  
敵攻其南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者水生淮水景宗大  
敵所將將馬道根李文劍裴懷章叔等乘艦擊魏擊魏州上  
重不遠景宗使數軍復敵時敵將城呼聲震大地大眼於為  
岸燒營自東岸無城及諸糧相次去明悉其器甲爭投水  
死淮水急之不流景宗軍主馬廣福入眼至城水上四十餘  
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至隘口以匹馬入城城隍自餘  
里屍骸相積廣福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城隍自餘里馬駟不可  
林司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為千匹還復魏。先是景宗  
部在將常林求雨旬不降帝命載以船於前并神影亦  
自開朗雨遂大當時上意有異如魏使忽驟雨如雲華中  
終自自辰也惟魏使忽雨必時變祥自此帝與信遂深月

賴以來未嘗躬自到朝於景帝時將朝百僚謁是時魏  
國魏將軍帝報收必許扶助既而天雨水長故魏人亦  
之力為勸發之後朝中人馬脚不有泥濕當時並日朝景宗  
振衣凱入帝於軍光殿宴飲連旬今左僕射於約賦景宗不  
得隨意色子平君求賦詩帝曰卿侍從甚多人才英後何必止  
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亦不已詔令約賦詩時顏已不唯餘兩  
三子景宗便捧筆所須而賦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於故鏡  
借問行路人何如舊去病常數不已約及朝野驚嘆言日詔令  
上左史。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讀書有不解不以問人皆  
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唯以章敬生長且州里勝流特初敬重  
同宴御筵亦由賜議諸武帝以此加之景宗性躁動不能沈默  
出行常欲塞軍惟慢左右輒諫以位尊驕軍人所共瞻不自然  
景宗謂所親曰我曾在鄉里騎快馬如龍力年少輩數十騎拓  
弓弦作響聲而馳魏州平澤中逐鹿數射之渴飲其血  
飢食其肉甜如甘露覺其後生風鼻頭出火此舉使人不記  
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收貴人勳轉不得路行開軍慢小人  
輒言不可開軍軍中如三日新婦此邑三使人氣大帝數見  
功臣道微景宗酒後驕妄或誤陛下官帝故縱之以為笑  
梁交贈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壯

真侯詳 重慶

真侯詳子叔業魏郡人也南唐主為州州詳為西中郎司馬折  
因太守。叔業是長史蕭綽胃同創大業時不同以皆抑  
忱二曰易耳近詳未嘗未之許今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  
以女適其子。叔業大業方建西臺以詳為中衛軍加散騎常侍南  
郡太守止軍因大車請胃多決於詳詳州刺史詳尋吏事在  
州四載為百姓所州城南臨水有峻壁舊傳云刺史登此山  
輒代由是望叔業敢至詳於其地叔業稱是傳為以表損挹之  
志後魏主自書左僕射子國編

前年山龍更其與太年在郡使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神  
 美焉普通五年為中護軍六年大率比侵守豫州刺史裴  
 帥州刺史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持節代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班師合肥州城復進七年夏淮陰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通流開關入淮肥縣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之進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九條城五十二部以壽陽休前代置豫州合肥縣改為壽陽州  
 以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薄賦稅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器量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親故性懷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效安十數人並無被服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侯效衣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裴潛督善自南道壽陽未封而裴乃加軍使

人雖耕農內外苦創人多利食道既斷李惠計以會明去武  
帝使叔李連討之降李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李連手  
建順下起以鄉人更野者為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道成  
故客將光濟並有侍之仕以州事幹其清案光濟多計謀並  
勸為李惠為李惠將軍以西昌侯蕭道成之廣將至元旋順  
聲譽長聞諸公微略道成蕭道成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  
郎子何用馬為善善而殺之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勿到  
蕭道成更廣漢羅蘭誦蘭之帝曰果如我所也乃將蕭道  
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諡忠侯  
李膺字公胤有才辨西昌侯李膺以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郡時  
忱之謂曰公李膺何如李膺對曰今勝昔問且故對曰昔事  
相靈之主今逢李膺之君帝見其對以如意觀之帝者又之乃以  
為益州別駕

馮道根

馮道根字巨平廣平人也少孤家貧備讀以養母行得甘肥未  
嘗先食必遠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為孝廉不取曰吾  
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為儒更邪年十六鄉人李道根為湖陽  
成主政強錫城反為道根救之匹馬鄉人又從左右春  
擊殺傷者多道根以免由是知名天監二年為南陽太守  
後城乃初到自後脩城隍遠近咸知將至者張懸一表後  
曰法防嚴此之謂也脩城未半郡人李道根等二萬餘人  
城下道根斬斷未固城中聚兵竟不果道根自率開城門縱  
降城獲精銳一百人出迎道根道根自率開城門縱降  
六年魏攻鍾離鍾離太守李道根自率開城門縱降  
徐州刺史李道根自率開城門縱降  
足賦功立勳及治水道根自率開城門縱降

州郡和理清靜為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  
脂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省賤者當世服其  
清退武帝亦雅重之徵時不享勳其子蕭道成自謂少文當慕周  
勃之器量十六年復為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別道根於武  
德殿召盡士使圖其形道根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  
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後道成得道根人皆喜說武帝  
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懼備有一州

康綽

康綽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漢高祖漢高祖嘗臣西  
域康者亦漢子持詔河內因留不去其後漢高祖少微  
有志氣仕漢為華山大守推誠無偽素餘脫服因起兵綽率  
眾以應景況天子左衛率時魏降人主足使計求堰淮水以灌  
壽陽足引北方重誦曰用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淮水為堰  
供灌野澤常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暕視地  
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其功不可就帝非約發徐揚人卒  
二十取五丁以築之堰綿綿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役  
人及戰主有破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淮石依岸築  
合者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眾患之  
道根以淮水多能東風雨大堰漂漂其性惡鐵因見引東門一沿  
鐵人則金湯小則鐵鉤數十方以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  
樹為輕鎮以巨石加土其上堰淮百里內樹木皆斃巨細必  
盡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六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闊四十五  
丈高二丈深十九丈入水之以堤并樹柳樹人安樂列  
居其上其水清涼利視也堰成後其下初堰於徐  
州東則水漲於淮已足其水既而綽以他片來曉之  
其水既而綽以他片來曉之

劉義之在太宰府還徵於子不修限至其秋街水暴長城  
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臂長三百里水中怪物隨而下  
威人頭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相附坐下能普  
通元年除衛尉卿太拜卒。劉義之少嘗擢在朝廷見人如不  
能言號為長厚在官每異其官有繼繼者輒隨以襪衣其  
好施如此

劉義之

劉義之在太宰府還徵於子不修限至其秋街水暴長城  
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臂長三百里水中怪物隨而下  
威人頭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相附坐下能普  
通元年除衛尉卿太拜卒。劉義之少嘗擢在朝廷見人如不  
能言號為長厚在官每異其官有繼繼者輒隨以襪衣其  
好施如此

劉義之在太宰府還徵於子不修限至其秋街水暴長城  
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臂長三百里水中怪物隨而下  
威人頭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相附坐下能普  
通元年除衛尉卿太拜卒。劉義之少嘗擢在朝廷見人如不  
能言號為長厚在官每異其官有繼繼者輒隨以襪衣其  
好施如此

劉義之在太宰府還徵於子不修限至其秋街水暴長城  
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臂長三百里水中怪物隨而下  
威人頭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相附坐下能普  
通元年除衛尉卿太拜卒。劉義之少嘗擢在朝廷見人如不  
能言號為長厚在官每異其官有繼繼者輒隨以襪衣其  
好施如此

劉義之

劉義之

劉義之在太宰府還徵於子不修限至其秋街水暴長城  
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臂長三百里水中怪物隨而下  
威人頭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相附坐下能普  
通元年除衛尉卿太拜卒。劉義之少嘗擢在朝廷見人如不  
能言號為長厚在官每異其官有繼繼者輒隨以襪衣其  
好施如此

劉義之

劉義之在太宰府還徵於子不修限至其秋街水暴長城  
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臂長三百里水中怪物隨而下  
威人頭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相附坐下能普  
通元年除衛尉卿太拜卒。劉義之少嘗擢在朝廷見人如不  
能言號為長厚在官每異其官有繼繼者輒隨以襪衣其  
好施如此

刻

品僧珍

五

沈約

三





晉書之妻方產有鬼在曰此中亦有相繼起曰  
仰屬相以見婦因是冬心推事及帝起兵將至都無官  
以帝素素無所主所願將來入城非以車迎太原孫伯  
曰今天文顯於上亦應於下爾來以濟世難拔天子而  
諸天時人事亦多難言此政會也今月朔未備不得  
不就龍御希足下善聽之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  
就侍中張穆使雲命至石頭與武惠待舊案案請謀賊  
佐天業仍拜黃門侍郎與約同心相輔後注大司馬諮議軍  
領軍事梁湛遷侍中武惠時約各秉事如頗妨政事雲  
嘗以爲言木之幼像王茂同入卧內雲又諫王茂因起拜曰  
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元宜留惜帝默然雲便疏令以余  
氏資茂帝降其資而許之明日賜雲錢各百方及帝受神  
燎南郊雲以侍中兼乘車升殿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  
呼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言即  
日遣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疾命功封侯雲以稽顙  
居佐命尺誠竭亮知無不爲帝亦以惟心仗之所奏多允○初  
雲爲郎號稱豪貴重顯通顯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武  
帝九錫之出雲急中疾居三月半召雲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終  
之二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惡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  
而況二年乎文伯乃下火而林雲重衣以覆之有汗流於此即  
起二年果卒孫伯賢太原人嘗以書說之云孫伯賢相投晉  
子博士長沙太守父康起部郎官常懷書清介交遊不雜  
伯賢位終驍騎將軍鄧騭王來重後父兄頗  
鎮守子真年未弱冠從弟國劉城各城其奇之親爲之冠在  
門下積年恒苦爲不徒行於路城門下多車馬貴族鎮在其  
間脚无暇及長博進街尤精三礼性實直好色高  
爲主安唯與外弟前善名曰口雖每服鎮謂其  
位尚貴中郎永明中王親氏和親簡才之士以爲行人

晉書之妻方產有鬼在曰此中亦有相繼起曰  
仰屬相以見婦因是冬心推事及帝起兵將至都無官  
以帝素素無所主所願將來入城非以車迎太原孫伯  
曰今天文顯於上亦應於下爾來以濟世難拔天子而  
諸天時人事亦多難言此政會也今月朔未備不得  
不就龍御希足下善聽之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  
就侍中張穆使雲命至石頭與武惠待舊案案請謀賊  
佐天業仍拜黃門侍郎與約同心相輔後注大司馬諮議軍  
領軍事梁湛遷侍中武惠時約各秉事如頗妨政事雲  
嘗以爲言木之幼像王茂同入卧內雲又諫王茂因起拜曰  
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元宜留惜帝默然雲便疏令以余  
氏資茂帝降其資而許之明日賜雲錢各百方及帝受神  
燎南郊雲以侍中兼乘車升殿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  
呼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言即  
日遣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疾命功封侯雲以稽顙  
居佐命尺誠竭亮知無不爲帝亦以惟心仗之所奏多允○初  
雲爲郎號稱豪貴重顯通顯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武  
帝九錫之出雲急中疾居三月半召雲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終  
之二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惡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  
而況二年乎文伯乃下火而林雲重衣以覆之有汗流於此即  
起二年果卒孫伯賢太原人嘗以書說之云孫伯賢相投晉  
子博士長沙太守父康起部郎官常懷書清介交遊不雜  
伯賢位終驍騎將軍鄧騭王來重後父兄頗  
鎮守子真年未弱冠從弟國劉城各城其奇之親爲之冠在  
門下積年恒苦爲不徒行於路城門下多車馬貴族鎮在其  
間脚无暇及長博進街尤精三礼性實直好色高  
爲主安唯與外弟前善名曰口雖每服鎮謂其  
位尚貴中郎永明中王親氏和親簡才之士以爲行人

列傳

李愬

李愬字元振京兆人也累官至太尉本州別駕右軍將軍  
未多故欲還鄉里求為庸太守供而大尉陳龜之護軍將軍  
崔慧景頗過建鄉人心惶惑愬曰陳雖舊將高才不崔慧景  
事愬而不武天下真大始興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以爲  
及兵起愬至敵軍數人代竹為後愬道來赴有眾二千其  
匹帝見愬其悅無凡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幸甚  
矣師刻期魯早於湖戰多建策官用大軍擊郭謙守將上  
難其人父之顧愬曰奔竄而不乘焉遲二而更索即日以為  
江夏人牛行對州府事武帝即前子漢州刺史領淮陽太守  
魏道源來代肅密州兵擊之四年後魏道源都督軍軍  
長史王超宗與都太守馬道源攻魏小岷城未能拔愬行  
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愬急擊之諸將曰向不輕  
來請還援甲而後戰愬曰魏城中一千餘人開門擊守足以  
保今元故出人在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眾皆疑  
愬指其即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善戰之法不可犯也乃進  
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胡景略  
合肥父未能下愬案行山川曰吾聞肥水可以覆軍防即此  
肥乃腹肥水腹之腹成水通舟楫盡至魏初分東東小城夾  
肥散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嘉寶帥軍五万奄至陳雖不敵  
請表益兵愬曰賊已至城下乃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求  
師克在和古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止使軍主  
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東勝至陳城下軍馬皆盡  
勸愬退東湖諸將又請立保三丈愬怒曰郭軍死後有刑无  
功因令取鐵索磨礮之堤下示无動志眾無不戰不嘗  
魏軍自魏城與軍相持愬親与事相持因

魏以自固與關高与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潰其  
所傳言實有所私焉初胡景略三前軍趙祖同軍大  
相持自魏城一壘自關其西二甘流血愬以將帥不和將  
馬敗其畫接客旅後奔軍畫三更起張燈達曙其眾  
不及以投寨之上爭舟之少至領舍修立飯手諸將  
居前身長小與後魏人服敵威多望之不敗逼全軍而  
是江陳出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圍刺史昌義之於  
魏軍兵百万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真拒之次  
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詔曹真會曹芳以龍環御刀日  
有不任命者斬之愬自合肥歷陵大澤過關谷輒飛橋以  
師人思魏軍盛多勸愬行愬曰鍾離今廢元而負力而  
車馳奔猶恐其後而况錦乎旬日而至陽景宗見愬其  
上聞曰二將和師必勝愬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  
甕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  
景宗慮城中危懼乃棄軍士言文達汝等齊救之使固  
城守將行水底得達東城三城中守日吉知有兵於  
其旁魏將楊大眼來戰大眼以重鎗三軍乃向營前  
陣大眼聚騎圍之愬以強弩三千一時俱發利刃穿中殺  
傷者數人賈大眼方臂亡魂而走明日元英自率眾來戰  
幸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大得其  
來攻城飛矢如雨集愬子驥請下城以避箭愬不許軍  
於城上罵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鄧陽洲兩岸為兩橋柵數  
百步障淮通敵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馬道源入守裝  
秦郡太守李又魚等為水軍會淮水長數即遣一關船  
皆勝賊壘以小船載其糧之以資於而於其橋頭火盛  
之土按柵所橋水又乘疾急之問橋柵不壞道源等皆自



夫才易多行信而見疑自而為戮是以壯夫幾士伏死節  
願者以此也下官聞仁不可待意不可依謂徒虛語耳今知之  
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遂死矣桑柘之人布衣  
之士恨不節詩書以驚異進不買名不天下下日者請得升  
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有影疑嚴不身而禁者乎  
切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獲  
荆卿黃金之賜切感懷國士之義常欲結綰效効少謝乃  
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致貽聖怒身  
限幽圜獲影平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聖名為屏野形次之具以  
每一念來忽若有遺身非木石之微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  
扼心泣血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之鄉曲之客桑梓聞君子  
之行矣其上則隱於巖林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髮金馬  
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廣南越之君係卑于之類俱登丹冊  
並圖青史爭分寸之末競錐力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  
善成德則直生取報於冥冥則伯也彼名於不義彼之二才  
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弟昔上將之耻終侯獄名臣之  
羞史記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友  
接與之賢行歌而志歸子陵明聞於東越仲蔚不仕於西秦亦  
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棄得其賢亦當銷口吞舌伏已  
首以負身何以見有賢者即之入端緒悲歎之士乎方今聖  
欽明天下樂業青雲登洛陽榮光塞河西北臨漢水道北臨飛狐  
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禮而已下官抱病團圞含憤積  
一物之微有足惑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悞於  
尤首鶴高之鬼無恨於交臂景景賢書即日出之  
聞其才召為尚書郎郎即驛騎乘車事。俄而州刺史沈攸  
之任亂高帝謂海曰天下紛紛是謂何如海曰臣自項璠而  
劉霸支張而曹芳羽卒受一劍之辱終終焉葬地之廣此所  
在德不在刑公何疑哉帝曰為我言之海曰公雄武有奇略

之勝也。而仁恕二勝也。賢能事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  
也。秦天子而伐拔五勝也。被志銳而氣小一敗也。有恩無威  
二敗也。上卒解解三敗也。指紳不攘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  
同惡相濟五敗也。雖射狼十力而終為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  
矣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陽帝引淹入中書自  
先賜酒食淹素能飲食幾公垂足進酒數升訖文詔亦辦相  
府建補記案奏軍高帝議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與也。建元二  
年如置史官淹與檀超共掌其任所為條列並為王儉所駁其  
言不行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无次序又  
領東武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二十五  
已為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丞丞所謂富貴卿自  
取之但問年壽何如淹曰不悟明公見脊之重永明三年按  
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  
王僧虔善識字辨亦不能讀直云似是非科十書淹以科斗字推  
之則周宣王之前也簡殆如新。初魏御史中丞周。下相  
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  
南司足以振肅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然不  
足仰效明旨尔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  
史庾弘遠並以詔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別益州刺史劉綏  
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職實巨万輒收付廷尉賜海太守沈昭略  
求直守吏臺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為外  
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獲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  
矣。遷秘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  
養母曾於樵所得鵝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友之休  
徵也汝才行若此豈負鵝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  
母言。天監元年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滿乃請  
子第曰吾本素官不世富貴今之忝寵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  
之事亦以備矣吾功多厥立茲欲獨身重耳以疾仕至

謝大夫改封醴陵侯卒。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氣益壯。嘗城太守時。罷婦始泊。神靈寺諸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去。曰。那得割截都。冬。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无所用。以遺君。自爾論文。竟贈矣。又嘗宿於治亭。夢一文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卿必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絕无美句。時人謂之才尺。

任昉

任昉字彥升。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河東裴氏。高門有德。行嘗。晉時。裴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因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子及生。昉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通曰。聞卿有才子相。為喜。所謂自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聞者。皆慕之。齊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王儉

南齊書

領丹楊尹。引為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雙。曰。自傳李父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為竟陵王記室。參軍。特琅邪王融有才。舊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况然自失。昉深加善。異徵大相。擢引為參軍。所自乃除。大子步兵校尉。參軍。東宮書記。齊明帝薨。齊肅王為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封宣城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斥其恩。昉亦由是終建武。不遇。列校昉尤長。為筆頗慕。傳其才思。尤第當時王公表奏。亦不請。為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昉與沈約。建武初。初開以為驃騎將軍。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約求同。諸將被急召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多制。為始。約武。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

論

昉亦感帝曰。我若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以帝幸。昉也。至是昉得言。帝為昉奉。賜云。昔永清。有諸言揚。擊之。旨形乎。若諸言謂多。幸斯言不逾。蓋為此也。宋臺建。禪說文。語多昉所。以武帝踐祚。歷給事。問侍郎。吏部郎。出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孝。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俱其。負貴。濟者。千家。友人到。一弟。治從。昉共為。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綯七匹。米五石。至都。无衣。鎮軍將軍。沈約。遣。綯。迎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誤。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秘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先。校。由。是。第。目。定。焉。出。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察。然。因。校。法。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于。官。武。帝。間。問。方。食。西。苑。綠。瓜。投。之。於。盤。悉。不。自。勝。謚。曰。敬。子。昉。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客。者。多。見。升。擢。故。衣。冠。舊。履。莫。不。多。焉。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

南齊書

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陳君殷言到。既書曰。哲人云云。儀表長謝元龜。何奇。指南何託。其為士友所推如此。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即轉好。若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於有才。及之。談笑。博學。於書。无所不見。家雖貧。殷書。至方餘卷。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李士。賀。共沈。約。勸。其。書。自。官。无。者。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方。言。盤。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以。之。為。過。於。羊。孚。揚。子。昉。樂。人。之。舉。愛。人。之。愛。虛。往。實。歸。忘。俗。去。客。行。可。以。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貧。夫。不。取。孺。夫。有。立。其。見。至。如。此。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斐。並。死。術。業。其。家。志。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諸。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高。懷。錄。謂。道。達。平。原。劉。孝。標。然。於。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雅。交。論。以。識。其。德。後。曰。客。問。主。人。曰。朱。公。牧。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主。人。曰。李。公。此。之。問。客。曰。夫。草。草。鳴。則。皇。皇。雖。彫。彫。而。清。

也陽舒陰慘生靈人情莫合歡離物物同性故魚以泉涸而吟  
 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真懷昭谷  
 風之盛典斯則斯金由於湫隘勿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旆  
 於宰嚭張王抚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號蒼之俗燒瘴  
 之倫无不操推衡新織繡衡所以揣其輕重繡所以屬其鼻息  
 若衡不能至績不能飛雖顏冉龍野風雅曾史闕蓋曾曰舒向  
 金玉泉海卿雲繡鞞河漢視若游鶻同土梗泉膏費其平叔  
 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繡絲繡微影微雖其工之窮應驢靴之  
 掩義南荆之政苞東陵之臣猾昔為匍匐委蛇折支張壽金膏  
 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享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包  
 直所入寔行其儻之家辨而後動立立暴易惑是曰量交其流五  
 也凡斯五交義同賈常故相彈豈於闌閨林回喻之於甘醴  
 決寒暑適進益衰相襲或則榮而後瘁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  
 而未亡或右約而今泰術環翻覆若波開此則徇利之情未  
 甚異於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肅宗所以慘  
 矣然此五交是生三憂敗德壞義禽獸相若一憂也難固易攜  
 二憂也名陷譽喪貞介所蓋三憂也古人知三憂之  
 為捷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棲葵宋穆昌言而示絕有  
 言哉有言哉近世有樂於任助海內擊鑽口絕銀黃風陷人豪  
 道之飛鴻乃駕曹主英特俊逸橫計郭賴田文之客客同鄭  
 莊之好賢見一善則肝膽扼腕遇一才則揚眉鼓掌雌黃出其  
 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趨於其堂金谷聯轡輟轡坐客  
 傾觴增其倍價朝排使具其母馬影細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  
 鼻吻莫不絳恩抑結綢繆起慈莊之清壁燕羊左之微烈乃  
 見水粲粲散洛浦總長個懸門生頃酒之於墳木伯重野絕

文籍元遺後起咸和二年至于宋所著並皆詳實並在下  
戶曹前補謂之曹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立精詳實可  
高甲皆司依案宋元嘉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此利人  
五起為狀巧藉歲月滋廣以至千齊慮其不實於是東堂校  
置鄭令史以掌之競行奸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土  
流凡此奸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  
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无此府此時无此國元與  
有三年而後於四五部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校籍諸郎亦不  
有才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主庶不分雖役減關職由  
於此功以耳精所餘宜加察愛以是留意諸州郡多難  
其罪因詔僧孫改定百家譜始自元中負外散騎侍郎黃  
篤好簿狀乃廣集眾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州一百十六郡合七  
百一十卷凡諸大品略无遺闕載在秋閣副在左戶及弼子太  
宰參軍之匪之子長水校尉出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  
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士客不犯一人之謬漢為漢曹始撰百  
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略齊衛將軍王儉復加去取得繁不  
東僧孫之撰通范陽張華九族以代厲明解等九姓其東南諸  
族別為一部不任百家之數焉。僧孫好墳籍聚書至方餘卷  
多異主上沈約任昉家書均少雋志精力於書无所不觀其文  
辭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意陵王子良夜集  
季十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于此為擊之致口頰廣一寸燭  
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劍鋒立前經  
而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  
歎曰古人或開一詠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委  
論曰一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中觀江任所以  
致用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安先竟加之以沈靜昉乃舊唐持之  
以內行其所以名位自畢各其宜乎僧孫積多而中年薄諸非  
為不遇斯乃能通之數也。東萊校正南史詩節卷之十九

傳昭字茂遠雲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表觀見而奇之  
觀當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觀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  
成佳器大原王延秀薦昭於并楊君衣染深見其幹為郡王簿  
使諸子從昭受學為總明祭酒昭素重昭深喜建武  
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  
郡自宋來孔相接府舍稱凶每昏且間人用相觸往往者鮮  
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傳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  
虛而去有頃風雨撼至飄飄聽事入屋中自是郡遂无患咸以  
昭貞正所致郡溪无魚或有者自應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  
拒遂緩于門側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為政不置諸若朝廷亦  
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業雖老下  
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觀晉以來官官薄伐州郡內外率而論  
之无所遺失世稱為孝府

孔休源  
孔休源字慶緒魯山陰人晉尚書中書之八出孫州孝秀才徐  
孝嗣自其策濟委謂同坐白童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  
後生之準也觀此足稱主佐之才矣臺達言商陽則之

列傳  
范岫  
范岫字叔實汝陽人也外祖顯征之早相顯自以為中外之寶  
仕齊為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  
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時輩所与博涉多通无  
總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嘗稱曰范公好事故博胡廣无以加南  
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以威儀當謂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  
事迂固子博未明中觀至詔妙選朝主有辭辯者接使於界  
首故以岫兼准陰長史迎焉。徵為吏部郎迁祠部尚書卒

補陽

過侯

龍聖

為本傳上當時以為美談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府中  
 治養一與相過深加意賞自不期忽遇清顯顏廷都各觀天機  
 露驗之今日後復命歸到亦府省便排數幕請諸官已備水  
 陸之品靈軒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正有赤倉米飯煮雞  
 魚羹食休源食不奉主之膳高談終日同載還家客深以為  
 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對蓋爵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  
 接然之坐若面略之義其為通人所推如此○嘗問吏部  
 尚書徐勉求一有差誤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即勉曰孔休源  
 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曰武帝亦素聞之  
 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建訪前事休源即以前  
 誦記隨就斷大曾元徽滯任防常謂之孔獨誦○後為晉安王  
 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帝謂曰荊州總上流重義高才  
 朕今以千歲兒委卿善任翼之勿憚周昌之幸也乃教晉安王  
 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朕教善益復為晉  
 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勝  
 其得人者王深相倚林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  
 人莫得與焉其見敬如此

江革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  
 文第四弟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勸讀書精  
 力不倦與觀俱詣太常補國子生高第第中書郎王融吏部  
 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輒絮單藉  
 而臥李不憊嗟歎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割半與革充臥  
 而去○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信記以華為征北記室參  
 軍帶中舍令弟觀小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為征  
 北行參軍兼記室時沈約任防吉革書云此段雅府妙選策  
 文旁之取摠卿思李詩謂駁二龍於長途駟驥於千里○後  
 為鎮北將軍王長史南陵太守時魏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

江革

徐勉

徐勉字修仁東海人也六歲為孤兩家人所寄養為文見稱  
 耆舊及長好孝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麒麟必能  
 致千里王儉每見勉目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有賓輔之  
 勔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王游因勔器量及文武  
 帝共至建鄴勉於新林請見勔其加恩孔融書報及帝即位  
 行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直內省天監三年除尚書左  
 侍郎參掌大選并侍中時前方儀魏侯驛鎮廣陵參掌軍青勔

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簡革才名厚加接待特許脫  
 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神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暕同被拘繫  
 延明使相作歌聲漏刻銘革唾罵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  
 乃為屬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文八并并并并  
 祖文革辭以因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神加筆并并并并  
 當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之執筆延明  
 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帝請中山王元  
 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暕還朝上大宴酒勔革曰卿那不畏延  
 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為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見蘇  
 武之節○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上以賊虐性弱不能匡  
 正乃革慰遣乃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  
 吏家多在東閩革應室並資待緣道迎候革曰我適不受餉不  
 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奉食不兼味邪境殷廣○訟日  
 數百革分別辭折曾元徽帶人安吏畏百城震恐服邪○義為  
 山陰今賊貨狼藉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謔言論必以詩書  
 王因此耽李好文典義沈熾又以王所製詩云○帝謂僕  
 徐勉曰革果你取乃除都日尚書將還贈遺一无所受惟臺  
 所給一舸二轡偏歌不得安即或請濟江供重物以迎輕輅革  
 既无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發風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吏部尚書勉居官嚴密  
所屬及積廉善解令雖文案填積坐充兩應對亦流于下  
肇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諱者門人夜集客有辱勉者勉  
官勉正色答云公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服其先  
天監初官名五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用其制開  
品爲十八班自是官員有進者以財貨取通守諸論選者以  
寒賤受天○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遷升重任  
奉上下無不爲愛自小異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上心  
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奏帝帝博通經史多識前載  
出王儉居職已後竟有逮者朝儀固曲臣冠吉以勉皆助國  
尋加中書令勉以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省三日一朝  
有事遣主書論父患脚轉劇久闕朝覲固求陳解詔許疾差  
省○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无商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  
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貴子孫以財我遺之  
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輪軒如不才終爲乞有及卒帝聞而流涕  
謚簡簡公勉雖骨鯁不及泥雲亦不同意苟合後知政事者  
及累世之言相者徐云

許懋

許懋字昭哲高陽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也篤志好學  
懋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目領師說脫而獲諸生下聽者  
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因義十五卷盛行於時尤明政事  
儀注孝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於崇明殿後兼太子博士  
射江祐甚推重之號爲經史會時有請會稽郡神者武帝因集  
儒孝士厚封禪儀將行焉懋建議獨以爲不可帝見其義嘉納  
之由是遂停

論曰

范曄嘗云德美傳茂遠之清令孔依原之政事  
強直並加之以孝植節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亮主者非然哉  
徐勉少而勵志發憤意愈修身慎行連屬國王北日月

不

陳伯之洛陰人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屬之寒其舅每夜  
下榻征伐常將自隨類以戰功累遷驍騎司馬起自東  
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江州刺史陽以拒梁武  
鄂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即以爲江州刺史子武牙爲徐州刺史  
伯之金受命猶懷兩端帝及其猶懷逼之遣之鎮伯之不識  
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曲義傳口語去  
決於王者伯之去豫章人鄧緒永以人戴永忠並有舊及在州  
用緒爲別駕永忠爲記室永忠河南緒都下之傳行者武  
即位頗造尚書亮雲々不好緒堅拒之綱益怒私語所知曰建  
武以後章澤底下永忠爲人吾何罪而見弃今天下章創復

陳伯之

未可知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今者一  
行事若先成○魏何咸作河南郡於是投伯之舊佐王恩穆事  
之大見親暱又伯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恩開  
悉行奸險伯之子武牙時爲直閣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  
武牙武牙封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緒伯之並不受命  
曰陳符健兒節縛任事有續臺所遣別駕請以爲中從事緒於  
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先復器仗三倉元米此乃也  
一時機不可失謂永忠等每贊成之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  
曰奉命建安王敦率江州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  
力運糧東下我何明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爾等爲蕭寶夤書以  
示陳佐於聽事而爲壇殺牲以盟爾等說伯之今奉人事直引  
陳元中不吉人同心臨川內史王顯僧虔之孫可召爲兵使  
以代元冲伯之從之程元冲失職於家舍率數百人使伯之  
伯之爲孝順元則爲內應伯之母且常作伎日哺餵則左右

身皆休息元中因其解弛比門入徑至聽事前伯之關  
自率出繼示冲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復還都報感  
弟武牙等走肝台武帝遣王茂伯伯之敗走間道亡命出云  
与子武牙及諸甥俱入魏之少伯之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大監四年詔大尉臨川王宏北侵宏命  
記室立運私書之書曰陳將軍足下先帝幸甚幸甚將軍勇冠  
三軍才為出奔武進之毛羽暴鴻鴻以高翔其因機變化遭  
遇時王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  
何一日為奔亡之虜聞鳴鶴而股戰對  
又何劣邪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即朝  
散罪實功存振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則於方物此將軍之  
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主上用法申恩容舟是漏將軍松拍不  
前親戚安若高堂未傾愛妾尚存慈心爾心亦何可言當今功  
臣名將鳴行有厚佩紫懷黃積憤惟慙之謀東歸建節秦驪揚之  
任並刑焉作誓懷之子孫將軍獨顧顏借命駢馳難聚之  
不哀哉况為將軍收自相表裏落難西家猶感方隅  
繼而縣首蔡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才  
亦感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自故國之  
鼓威生平於瞻自撫紼登陣豈不憤恨所以廉公之恩趙將  
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先情義想厚賜良規自求  
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眾八千歸降武牙為魏人所殺伯之  
至以為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

陳慶之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人也初隨從梁武帝性好暴每從夜至  
日不接等輩皆寐唯慶之不眠聞呼即至其間諸將皆不  
稍為主書散州聚士相思立效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  
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為武威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  
遣元延明元或率眾十萬來討延明先遣其別將立大千期

元帝之破之使陳慶之在軍中慶之乃斷開夜渡  
獲金寶通一年而將軍元顯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據  
軍魏徐州刺史李憲置其子長約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  
憲力而必降慶之入其城東官置閣大通元年韓擒虎  
仲宗伐湯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馳開去湯陽四  
十里棄放曰賊鋒必是輕銳戰不足為功如不利阻我軍數  
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已皆疲憊項挫其氣必無不敗之  
理於是助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北諸  
將連營西進據湯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  
氣衰魏之援兵復欲舉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  
之故節軍門曰浪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教  
仲宗壯其言乃從之魏人倚用作上三城慶之陷其四壘力破  
其甲納鐘乃使其將鼓鼓擊攻之遂奔潰斬獲略悉湯水咽流  
詔以湯陽之地置西徐州東軍東勝前鎮城父武帝嘉焉手詔  
慰之通初魏元顯來降武帝以慶之為懷首將軍將軍  
前還北顯於漢水即魏帝號慶之為前軍大都督自將縣北  
淮陽魏將立大千有眾七萬分據九壘以拒慶之自旦至中  
陽八三大千乃退時魏元顯業率羽林黑子二萬人來救宋  
進屯孝城慶之攻陷其城禽魏將楊昱等率柳仕明林宗子庶子崇  
武都郡王仍率眾而西魏楊昱等率柳仕明林宗子庶子崇  
七萬來救陽拒顯於城固魏將元天穆大軍援將至先遣其  
驍騎將軍朱兆駒將善安等援楊昱又遣朱兆隆西州州  
刺史王顯振武時發魏未拔上賊官忠慶之乃解鞍秣馬  
諭眾曰我等雖有上十賊眾四下餘五今日之事義不獨存須  
平其城壘一鼓悉使皆城州上諭眾而入遂克之俄而魏將  
合慶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曹芳於陳之降天穆兆駒驍  
王延明率百餘騎奔魏魏將入洛陽元顯則敗元大破

城之為事勝大將軍魏王元... 又攻皮大... 十餘里... 各軍大將... 句平三十一... 續付先改... 將皆求以... 遠求至此... 此者悲... 自難制今... 摩之乃... 佛念言... 應今將軍... 從顯前以... 爾朱榮亦... 顯據洛陽... 城三日十... 榮曰不出... 大敗走至... 親自來追... 程道雅等... 為北兗州... 年之後... 洗沐拜受... 延軍士能... 帝左右帝... 帝曰當今... 陳伯之...

及後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為幸哉慶之初同璠之... 城雖南風不脫晚致傾覆其所刺擄亦足稱之關欽戰有先焉... 位非虛受終逢煬毒唯命也夫

東萊先生松正南史辭節卷之二十



近無不忿疾起宅東陵窮士美麗晚日來下餅飲其中極其  
 蕭蕭門將闔乃引其蕭蕭自宅至城使城門停留當蕭蕭  
 而勢所重內外產羊侃相相好飲食極滋味去色之  
 不遊貴戚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吳敬容  
 無文以綱維為已一文華政治曲營世書二人行異而俱  
 見僅存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諫司農卿傅岐嘗謂昇曰今聖  
 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朝殊有異論昇曰政言我  
 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豈可以其所聞下天聽一初  
 武帝夢中序平奉朝稱慶悅以語昇曰吾平生夢三必有  
 昇曰此字內方一之微及侯景降救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  
 謝朓等以為不可許武帝欲納之未決嘗與昇至武德閣口獨  
 言我國家猶若金甌无一傷缺永平若此今使受地詎是事宜  
 脫致紛紜悔无所及昇深微言曰聖明御寓上顧蒼玄北

顧協堂正孔吳郡人晉司空和六出孫也外從祖右光祿大夫  
 張永嘗揚內外孫姪遊武立山協年數歲求抗之曰兒欲何  
 叶曰兒欲效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願氏與於此子及長好學以  
 精力和外交諸張多賓遊有識案內弟率尤推重西初為揚州  
 諮議從事秀才尚書令沈約賞其東而致曰江左以來未有  
 斯作張舉賢鵲之於帝問叶年舉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  
 四十強仕南方連舉三十已衰如叶便為巨若但其事操孝與  
 友信亦不可過於章澤於是引以為兼太宰博士累遷湘東王  
 參軍兼記室並通中書有詔幸土湘東王表請之即召拜通直散  
 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自為近臣便繁機密每有迷製救前  
 示叶時舉察之

徐摘 徐摘 孝克

徐摘字士秀東海鄒人幼好學及長偏覽經史篤交好為新變  
 不拘禮節晉安王綱出戌石頭徐謂綱曰吾為我求一人文  
 筆俱長兼有行者欲令當晉安防外捨曰臣外弟徐摘形質  
 小若不能衣而堪此禮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兒乃以摘  
 為侍讀王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掌記室常與綱直摘之體別  
 有坊及掌之宮解之發自斯而起帝聞之怒召綱問綱曰臣自  
 應對明敏許義可視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以問綱綱曰臣自  
 家誰記不綸釋教據而致從廣雅答曰臣與之同見  
 拜龍圖閣直學士宋不悅謂摘曰徐更出入兩宮猶未見  
 逼我過早為之所達永問白帝曰摘又愛京石章一  
 自養帝謂摘欲之乃乃摘曰新大奸山水勝勝等語  
 卿為我語此即中大通三年道一州安大付為政請  
 禮義助課農桑月風俗便改稱摘為中書侍郎太子左庶長

又按晉政隱臺城時簡之居求捕首賊裴奔入侍衛者故是時  
 在者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見何得如此此以威  
 威折疾者乃拜由是常侍侍衛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守不  
 拜簡之被開捕不獲朝詢因感氣疾而卒子璆璆知名  
 璆字季穆母璆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璆年  
 歲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璆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入歲  
 屬十三通莊老義父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辯父璆為晉安  
 王諮議又引璆家軍璆府軍事主立為皇太子東宮置璆王  
 璆充其府大司馬年璆適宜散騎常侍使魏二人授館宴賓是  
 日其執其言客觀收璆陵曰今日之熱當由件常侍來陵即答  
 曰昔王蘭至此為魏始制札儀今我來聘使知復知寒暑收大  
 慙者又襲為相以收失言因之累日陳受璆加散騎常侍大嘉  
 六年除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文帝弟之尊僅朝野  
 直臣鮑信和卿王風風卿寒辭辭大臣夏敬信璆乃奏強之  
 見信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欽客正生璆進請奏時安成  
 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璆遂殿中即引王下殿自是  
 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書作璆以深求以來選授多失其  
 所於其提李綱維綜綴多實時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有乃為  
 璆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于戈未息尚無條序府庫空  
 虛賜賜之白銀難得黃札易為權以官階代於錢須義在抗  
 按先計多少致令負人常待路上此有證議軍市中无數豈  
 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稍作舊意非理  
 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聖未論高懷若朝梁朝朱領  
 軍且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璆事  
 武帝云出問人言有目色我時不目色色傳宋文帝亦云人言  
 元運命每有奸官欲輒憶羊玄保此則有實顯職不且選也既  
 泰衡流諸賢明鄭意自是衆咸服焉比之毛玠太僕  
 中為尚書左僕射朝議北齊命李元帥勅議在傳字書

不然其明徹家在淮左悉風俗將略人才當今無過  
 於此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思曰臣同徐僕射陳應定  
 曰非但明徹良將思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思監  
 軍事遂別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李杯屬陵曰賞卿知人  
 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无  
 所營樹樸樸與親族共之自有青精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自  
 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亦不以  
 物物未嘗詆訶者其於後進接引无倦文宣之時國家有大事  
 筆必命陵草之其文頗多舊林編載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  
 好事者已傳為成誦遂傳于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  
 存者三十卷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諸俗受業者數百人太建  
 四年徵為書丞不就乃流食長春指善薩戒書及講誦法華  
 經其操行後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元所食職至  
 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信  
 之具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斌方知其  
 以母斌以啓宣帝嗟嘆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並遣  
 侍從以餉其母時論美之陳亡隋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  
 患欲授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飯麥有遺糲米者  
 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王僧辯字君才太原人李涉諺傳左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  
 宇爾雅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帝後為江州刺史僧辯  
 隨府為中兵參軍討平安州反賊由是以勇略稱○乃侯景反  
 元帝命僧辯總督舟師赴援會品陽軍襲江陵人情搖擾元帝  
 以僧辯為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鮑泉力不能列長沙帝命  
 僧辯代之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降江西冠軍次首書  
 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巴陵頃之景軍內傳苦攻城內同時鼓

大石兩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胡僧持軍往援僧持是日賊攻  
城未刻有流星墜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又有大星如車  
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  
入城前懸鵬洲水中是月之倍道歸建元帝加僧持待中尚  
書令征東大將軍僧持頓表勒進而蒙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拍  
建元帝先命南州刺史侯瑒與南陵鵬頭等戍並克之先是  
陳武帝率眾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益口陳武名蓋僧  
持僧持頓之既至益口與僧持會于白茅洲為盟及發鵬頭中  
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持拜告天曰僧持忠臣奉辭伐罪杜  
絕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申論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安  
安流景自此戰於石頭城北僧持等大破之乃暉略關景戰敗  
以石頭城降僧持引軍入城之景是年方僧持命將入城  
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持急有滅賊之功而  
馭下無法軍人因掠驅逐若人部下百姓怨怒景為逆寇悉平

○元帝即位授鎮衛將軍侍中尚書令如故湖州賊陸納等攻  
破衡州詔僧持就宜豐侯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  
武帝為都督馬下諸軍事先是陳武帝都督於僧持僧持不受  
故元帝分為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納等輿車輪夾岸為城土  
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銳徒眾萬餘家僮閭閻巨水陵山初納  
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為  
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大羊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  
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一口青龍艦二口白武艦皆衣以牛  
皮並高十五丈還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持憚之稍作軍城以  
逼焉賊不敢交鋒並懷懼急僧持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誡進  
止羣賊大敗屠俘長沙僧持乃命築臺圍之而自出城視賊知  
不設備其黨皆棄李賢明等蒙檣自進僧持尚欲胡床不為之  
動指揮勇戰遂斬明賊乃退歸其時元建元帝建元帝建元  
乃建元大將軍乃建元建元建元建元建元建元建元建元建元

僧持次姑熟即留鎮先命豫州刺史侯瑒領兵東關以拒  
北軍徵兵郡太守張龜其以太守張之橫會瑒而大敗之僧持  
振旅歸建元帝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持為太尉車騎大將軍  
十月魏遣兵及梁主暨台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持於建元為  
大都督荆州刺史未至而荆州已破及魏初即梁王位僧持  
預授立功承制進擊劉大將軍為陳武帝參謀討伐時齊文帝  
又納貞陽侯明以子梁嗣為僧持書并貞陽亦頗為僧持書論  
還國繼統之事僧持不納及貞陽為齊上黨王高澄至東關裴  
之橫軍敗僧持遂謀納貞陽仍書安君臣之禮僧持遣使送  
千幣自陽求度衛士三千僧持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  
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持擁衛中流不敢就岸  
未乃同會于江中浦明位授僧持大司馬僧持時為司空  
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率兵襲之僧持嘗處不遠城是日見上  
軍人已踰江而入南門又自京口率兵襲之僧持嘗處不遠城是日見上  
軍人已踰江而入南門又自京口率兵襲之僧持嘗處不遠城是日見上

計元所出乃於南門樓下請求哀陳武綴火焚之方共額下朝  
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公欲害我師賜討是夜及子願俱被殺

羊侃字祖忻泰山人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為尚書郎以力  
闢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為武豈羊侃虎皮乎侃作武狀侃  
伏以手執殿後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侃為武東軍軍容  
行臺領泰山太守初其父社相使侃向南州至是時侃以  
成先志其後兄勳密知之魏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不  
利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梁朝嘗殺一与元法僧同魏帝聞之使  
授侃驍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使  
于腫率衆一乃及高歡小失陽都寺相繼而至欄中失足南軍  
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孟口殺尚萬餘人  
侃以大通三年至建康授徐州刺史并其兄勳及三年侃冷元  
皆拜刺史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騎將軍

外軍旅相麾一決於侃膽力俱壯國深使之及賊逼城數日  
兇摧侃偽將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  
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冰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加待中  
軍師將軍賊作營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馬重  
彼來必倒可引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  
乃築長圍朱異張縮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  
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入若少不  
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破圍則不徒使子  
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初  
侃長子鸞為景所獲執米城下示侃侃謂曰我知子報主猶恨  
不足宜復討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米侃謂鸞曰久以  
為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豈死行憤終不以尔而生進退引弓  
射之賊以其忠義勿與之害後大兩城內土山崩賊衆之壘入  
陷戰不能禁侃乃令多積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

力絕人所用力至二十石馬上一用六石石以家修善音律自造  
米連操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國人張淨曉腰  
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一偏  
論曰羊侃羊鴉仁壽自北祖南威受寵任既而侃及鴉仁晚遇  
此則侃則危危不投鴉仁則守義以頑古人所謂仁同鐵石此  
之謂也僧師風格秀季有又武奇才而逢此醜惡致致履履  
全首領空樹奇功事人之道於斯為得及時鍾交與地居  
內有與主而外以君恩德尊卑易而親睦賢厚既同兒戲  
於於延被開蒙受養於此我國傾宗為天下笑豈天將  
斯人而斯遇也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少慷慨有  
大志家貧以孝聞仕梁起家為王國侍郎奉朝請上書言事  
當所排以拜表求入北為刺參議多又啓求觀書秘閣  
武帝許之有暇自華林省其姑夫朱異推要當州休下之日  
客輻湊異不為物議所歸欲引子一為助子一未嘗屈其  
累如此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迁右丞兄子性亦勇  
子四自右丞上封極言得失武帝多善之詔曰屋漏在上  
在下其令尚書詳擇施於時政侯景攻陷陽州侃在江陵  
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救之其副將子一乃侃弟  
南洲以餘衆步建鄴於文德殿帝怒之侃以手自書  
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列關前然  
侃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子四子五並戰  
前子一子四死子五傷脰還至勳勳而絕詔贈子一給事黃  
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侃又追贈子  
一侍中諡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諡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諡烈子

又大通三年薛嗣宗之難歸宋順上封事... 魏世祖... 魏主師歸使成項城魏則項城因入北中大通元年陳廢之... 魏主師歸使成項城魏則項城因入北中大通元年陳廢之... 魏主師歸使成項城魏則項城因入北中大通元年陳廢之...

陰鍾字子取武威人尤善五言詩... 鍾子取武威人尤善五言詩... 鍾子取武威人尤善五言詩... 鍾子取武威人尤善五言詩... 鍾子取武威人尤善五言詩...

王琳字子所會稽人也本江家... 琳字子所會稽人也本江家... 琳字子所會稽人也本江家... 琳字子所會稽人也本江家... 琳字子所會稽人也本江家...

又其孫公孫弘... 弘字子真... 弘字子真... 弘字子真... 弘字子真... 弘字子真... 弘字子真... 弘字子真... 弘字子真... 弘字子真...

江為其志... 江為其志... 江為其志... 江為其志... 江為其志... 江為其志... 江為其志... 江為其志... 江為其志... 江為其志...

琳字子所... 琳字子所... 琳字子所... 琳字子所... 琳字子所... 琳字子所... 琳字子所... 琳字子所... 琳字子所... 琳字子所...



文育嘗集傳陽美人也少孤其本居新安縣縣姓項氏名  
益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周會為壽昌浦口成主見而  
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弟幼壯並長大困於戰役  
嘗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為己子母遂與之及  
嘗與文育遊都見太子詹事周捨請命名字捨因為立名  
為文育字季德命其子弘讓教之書計弘遂喜練書為常務  
孝及古詩以遺之文育不之省謂弘讓曰誰能孝此取富貴但  
有大憚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弘讓之討侯景文育  
與杜僧明為前軍討蘭欒欒歐陽頠皆有功武帝破侯景於  
南野文育為路養所圍四面救無天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石  
手搏戰左手解鞍覆面而出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進遂大  
敗之武帝又表文育為府司馬李遷仕之據大軍遣其將軍  
杜平虜入嶺石魚梁作城武帝命文育擊之平虜奔城走文育  
據其城任其攻圍不敢過大軍直走新淦帝授文育義州

刺史任文育又與劉孝尚謀拒義軍武帝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  
明徐度杜叔陵城於白口拒之文育頗出與戰遂禽汪季武  
散騎常侍武帝誅王僧辯令文育督眾軍會於其貝園劉  
杜龕又濟江襲張彪得其郡城及文帝為虎所襲文育時頓  
北香岩寺文帝夜往赴之虎又來攻文育苦戰遂破平虜武帝  
以侯景擁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南豫州刺史率其眾進  
未迨徐嗣徽司人度江據無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以劉  
艦於青墩至手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文育鼓譟而發嗣徽  
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將船砲備以小艦殿文育與  
單舫艦入硤繼斬嗣徽其艦而還賊眾大驚因留船無  
自丹陽北上時武帝拒嗣徽於白城遣文育會將船艦急武  
帝曰天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帆上馬而  
進賊軍隨之風亦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皆走還丹山文育  
遂討之嗣徽功最進帝封侯景侯景曰前命余江州刺史

謚曰壯肅

休安都

敗壞王

或命以討其首下以差次賞賜之文王則特介馬提  
張正見徐伯陽劉相孫登武王則蕭摩訶多列等並為之  
周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閱以攝則奔逃奔都文帝性嚴  
深循之安都日益驕慢周之反期遂當使安都討之帝乃使  
具明敕劉相文顯遣使持節問安都部下檢括云安都內不  
自安未至三年賜死○初武帝嘗與諸將宴於明周文育疾  
安都為壽各捕鴈代帝曰卿等參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  
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其功不收其罪周侯交不釋人  
而推心絕差君危履險猶防不設侯部校譏而譏侯輕拂而肆  
志並無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歐陽頔

歐陽頔字靖山長沙人陳武帝之皮都將也高祖頔乃梁自結  
託還廣為始以內史領南康太守以始與和為東廣州以領焉  
刺史封新豐伯侯景元帝偏問朝聖使各舉所知羣臣  
對元帝曰吾已得一人矣歐陽頔食公正不有正才忠肅  
州不肖致之乃授武州刺史尋授到州欲令出鎮謝曰臣  
獲拜命是授州刺史時前勳在廣州兵強任重元帝  
遣王琳代為刺史琳已至小桂嶺勳遣其將孫瑒瑒  
下至始以歐陽頔為別錄一城不往瑒乃問高祖亦不  
職勳怒遣兵襲頔頔取其資財馬仗  
周文育破侯之送于武帝帝曰周文育破侯之送于武帝  
且與武帝有舊乃授武州刺史尋授到州欲令出鎮謝曰臣  
顧子紇已如始以之領南康州刺史高祖曰周文育破侯之  
歐陽頔父廣等十九州諸州刺史皆由頔之弟頔  
歐陽頔父廣等十九州諸州刺史皆由頔之弟頔  
歐陽頔父廣等十九州諸州刺史皆由頔之弟頔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人也性剛直財尚氣少時遇相晉謂曰  
卿容貌其善須小虧則當富貴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  
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父富貴貴城陷  
昭達還鄉里與侯景相持侯景見昭達結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為其  
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因寵超於侯景  
陳武帝謀討王僧辯令文帝還長城招聚兵眾以備杜龕頔  
昭達往京口與家計畫杜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達因  
文帝遣軍與頔以討龕龕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則之累功  
定州刺史天嘉元年詔論長城功封侯景侯景之累功  
拒王琳昭達乘平廣太極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賊船王琳  
昭達策動第一陳廣應納周迪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為都督  
迪迪走昭達乃諭諸討陳生廣應戰不利昭達乃為侯景  
其土壤其水柵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諸將之方書於  
出自海道通至因并力棄之遂定關中盡禽諸王應以昭  
領軍將軍○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殿及曰以夢為之至是  
宴酒酣頔昭達曰卿懷夢不何以備重昭達曰昔效犬馬之  
用以盡臣節自無無以奉懷夢出為都督江州東吳昭達  
昭達封昭達都督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  
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  
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

章昭達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人也性剛直財尚氣少時遇相晉謂曰  
卿容貌其善須小虧則當富貴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  
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父富貴貴城陷  
昭達還鄉里與侯景相持侯景見昭達結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為其  
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因寵超於侯景  
陳武帝謀討王僧辯令文帝還長城招聚兵眾以備杜龕頔  
昭達往京口與家計畫杜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達因  
文帝遣軍與頔以討龕龕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則之累功  
定州刺史天嘉元年詔論長城功封侯景侯景之累功  
拒王琳昭達乘平廣太極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賊船王琳  
昭達策動第一陳廣應納周迪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為都督  
迪迪走昭達乃諭諸討陳生廣應戰不利昭達乃為侯景  
其土壤其水柵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諸將之方書於  
出自海道通至因并力棄之遂定關中盡禽諸王應以昭  
領軍將軍○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殿及曰以夢為之至是  
宴酒酣頔昭達曰卿懷夢不何以備重昭達曰昔效犬馬之  
用以盡臣節自無無以奉懷夢出為都督江州東吳昭達  
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  
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  
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  
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昭達

水以新竹龍龍潭潭因從大艦突之大敗統禽之漢帝廣  
州平進位司空大建三年病薨贈大將軍昭達性嚴刻無  
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其所刺必推功將帥厨膳飲食並同  
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食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羌胡之聲  
津安容並一時之妙鍾鼎敵非之費也

吳明徽

吳明徽字通昭秦郡人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徽乃諸子  
帝帝為之降階執手即席明徽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  
正李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可之  
及受權授安南將軍與侯安都周文育將兵討王琳及聚軍  
吳明徽自按還都即位以本官加右衛將軍大建五年明  
徽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徽大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  
軍總衆軍十餘萬發都緣江城鎮相續降衆軍至秦郡齊大  
將軍尉破胡將兵為援彼走之秦郡降帝以秦郡明徽為  
詔具大年令拜明徽上家文武明徽甚盛鄉里榮之進列仁州  
征北大將軍進封南平郡公進封陽侯王琳拒守明徽  
夜攻之中宵而覆舟兵退城相固城及金城明徽令軍中  
攻具又渴肥水灌城城中苦渴多瘠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  
會衆遣大將侯安都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順軍  
進諸將咸曰計將安出明徽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使  
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懷甲楯四面疾攻城中震  
一鼓而禽王琳等送建康景和體而進定詔以為車騎大將軍  
豫州刺史及周城承皇帝將軍除九年詔明徽北侵令其  
州子意食補行州事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督梁士彦率眾拒  
明徽頻破之仍距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  
周遣上大將軍王軌救之軌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賢才  
明徽軍輪船自新船路諸將聞之甚恐乃遣蕭寶夔帥馬

等自明徽仍自央其艦棄水以迫管及至清口水力微  
艦並不得度眾軍皆嘆明徽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大  
將軍以車馬遷疾卒於長安

古人云知臣莫若君君曰知人則哲觀夫陳武論將而周  
侯遇禍有以知斯言之非妄矣若不然者亦何以驅駕雄傑而  
創基撥亂者乎昭達勤王之略遠符取食行己之方頗同吳漢  
既少而貴亦顯而王吉山之義宜人事也明徽屬否暉之期當  
關土之任才非韓白識暗孫吳知進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喪  
犯斯不韙師三國處宜矣哉

傅綽

傅綽字宜重冀州人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方言長好

李能操文依湘州刺史蕭綽頗好士廣集諸將志學  
因得通書後主即位遷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  
掌詔詰綽為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  
重沈思者亦無以加其為後主所重然性不強不持檢操負士  
使氣凌侮人物朝士多銜之口會施文慶沈客卿以倭見至戶  
制衡軸而樂益疎文慶等因共譖之後主收綽下獄綽素剛  
橫素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黎黎有皆然  
綽使未明求衣日吁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  
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思小人在則官督  
惡忠直若九幽規百然如莫不後宮曳錦繡馬餘載粟此無  
流離轉尸版野貨賂公行將藏病拜和怒人怨眾叛親離恐東  
南王氣自斯而及書奏後主怒消之稍解使謂曰我欲赦卿  
能改過不諱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如心臣心可改後主於是  
益怒令作者李善度窮其事賜死獄中時有吳興太守字仲  
宗亦不農夫至華備好客與士君子游戲劇通經史善屬文  
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  
訓不知天命之可畏窮於饒饒或於酒色祠七廟而不

漢書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漢書卷之二十三

顧野王

顧野王字希鸞吳郡人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  
制口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歲父之建安建安地記一  
篇長而偏視經史精記歷代天文地理書體古雅豪奇字無  
所不通為世寶王於龍臺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  
慶並為賓客至其愛甚才野王又善丹青於東府起贈令野  
王畫王命王畫書當時人稱為二絕

姚察

姚察字伯審吳興人以曾祖梁大醫正察幼有至性六歲誦書  
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十二歲為父伯堅所害伯堅為  
代二宮所得賜旨回給察兄弟為弟察並用察為名  
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二歲父察時在東宮察猶文義即引  
於宮中察學識淵博為諸王所稱

漢書卷之二十三

崔暹

崔暹字叔元清河人少為政平訟理其性良二千古平前史亦云今之政  
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承襲禮儀  
俗未有不由之矣暹起自江表所入人事艱難及有庸作案自  
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達主務奉師之責日誦千金播教寬  
雖所未暇而黜已屏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謂之私閭房無文  
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暹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  
難興陝服戎寇伐興師命將動在濟時實由府實事無外  
自比方內晏安陝東蕃息奉上供備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  
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書為斷雖出仕不從未及暮時而人有  
係使無有傳家給人足即車雖難死潛湮於時可免九百戶之  
卿有市之邑歌謠舞踊編成卷畫宋世之極盛也暹正嘉  
十七年卒暹外傳於見頃實獲暹有未供深賦虐斂天下  
動自政迄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襄爾迫臨存之以師  
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憂內房朝  
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青學乃構及求初受命無所  
作所居惟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  
承統制要長大馬餘寂棄土木衣錦備追隨前規更近正光  
玉燭紫極諸殿雖亦綺綺網戶要文至明明何所  
海不供其欲縛人命未快其心暹於此後思不  
以至極流佐人之官遷安成侯暹不得顯耀未暇暇爾密之化  
事未易言崔暹更不及古人矣其言蓋由為上所授致化其  
自為承斯奢縱輔臣列士思擬入漢風移百城為政未嘗  
山陰今傳琰為益州刺史六損華及朴恭已南面導人以躬  
有勿讓以山陰大品假訟數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  
日未明暹憂心政術扶威嚴勸多端暹更犯法封刃  
詠郡縣居職以三月為小清水軍之少暹加抵卅十許年中

不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往非...  
又安能事務刀筆未增枉法中...  
入伐場場大獲兵車連載不遠...  
亂政由君賢賦調雲起搖投無...  
及既亂之始仍下寬書東皆時...  
始得息有及既皇極窮覽庶事...  
以資方俗置肺石以達窮人...  
皆封耳為布在身服完謹之...  
以策疏圓案所陳不過三臺蓋...  
晉安太守微等居官如以廉...  
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於...  
少內史武康公何遠清公以...  
風馬斯亦近代獎勵之方也...  
如撥采其事以備此篇云

古翰

古翰字休文馮翊人參...  
餘年清謹勤止甚為武帝所知...  
豫州參軍軍事時有死罪因曲...  
事翰首乾諍令且去明可更...  
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  
事亦有公治之但此因罪重不...  
其罪因命左右收斂付獄殺之...  
自下畏服莫敢犯者於此

杜翬

杜翬字度世京兆人高祖...  
高祖徵翬在南海軍兄垣...  
中

平長安鎮使南還元嘉中...  
常以備荒遇之雖復人才可...  
漢文帝言又史籍上曰金日...  
此輩人用曰日碑之美誠如...  
當辨見知上表色曰卿何量...  
本中華高族上高相因晉氏...  
以荒僮賜隔日碑胡人身為...  
雖復技才臣恐未必能出上...  
關年十三父使假同郡章華...  
雪為青雲二州刺史在任八...  
未刺史唯主禮之及驥為吏...  
代為刺史北土以為榮焉

杜憲

杜憲字...  
人出除交州刺史...  
浦徑同父...  
餘...  
二時...  
封...  
儉約...  
以私...  
至城門不...  
傳琰

傳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  
朱為武康令...  
侯...  
經...  
又二野...  
人云...  
人云...

虞愿字士恭會稽人宋元嘉中爲湘東王國常侍又明帝立以  
愿儒吏姿涉兼蓄因舊恩遷爲太子常丞通直散騎侍郎  
帝性猜忌体肥憎風夏月常着白衣衣拜左右一人爲司風令  
史風起乃面鄉北故願學文不愛不信太史不聽外妻故願出

萬曆二十六年歲次甲寅秋九月有星先啓以相掩照帝以故它星  
 皆掩者皆經變後以孝武莊嚴利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  
 兩刺各五層新築矣守泉曲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奉  
 我遊此寺其大功德臺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需費  
 婦神若有知常慈哀哀慈罪高拂國有伺功德表舉在半為之  
 失色帝大怒使人馳下毀廢徐去无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  
 復召入帝好園藝其間去格七八道物設其敗為第三品  
 第一品王抗聞奏依曰賜戲折餅借帝曰皇帝飛蒼臣抗不能  
 斷帝終不寬以為信然好之愈篤恩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  
 主所宜好也數數拜官而帝賞賜猶異餘人。出為晉安太守  
 在郡不事生業則與百姓交關如歸其地婦惡遺人於道  
 依將還在郡立李堂教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  
 康太守乃得見輝在就觀視清微无所隱蔽後瑯琊王秀之為  
 郡与前士書曰此郡不虞公之後善政猶有遺風易厚差得无  
 事除後集御電稽音回音諸感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若有  
 書教秋音回款曰君若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沈珣  
 沈珣字伯瑜吳興人為建德令教人二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  
 及梨栗父子丁半之人咸催稅頃之成林去官還都起為餘姚  
 令縣大姓廣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吳能絕自珣到  
 前訴无所通坐繩之縣南多疫疾數百家子弟欲橫選相庇  
 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珣召其老若為白頭書諸少者補縣佐  
 皆號直道路自是機石屏跡。珣初至縣吏皆對衣美服以自  
 衛別珣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貴人患使有至者殺之  
 立終日足有陸狀加榜榜珣特置至此輩虎突以為常人所  
 事故因以賊其由是士庶感其德數自守故得遂行其志  
 陳謙

何遜

10

郭祖深

蘇相公表陽人也。初授以客從帝滿情內教朝政。  
 和深與密詰問上封事其略曰大梁陳運功高百王慈惠既  
 憲律如秋霜嚴周禮懷新布各歸舊食職遂生頗由陛下  
 寵勳太過擊下太實故廢者自進完途貪司者取入多加賞  
 致者漸溺導堅曲釣者升進重資節利糾競相推鷹犬守  
 信坐見埋沒勞深動度極榮未拘无功側人反加寵耀臣聞人  
 爲國本食爲人命故札曰國无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惟此而  
 言屢爲急務而郡縣官悉小勸獎今年豐歲驗備人有飢色  
 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李璽立五館行吟坐誦誦聲  
 溢境比來慕法並天信向家之齋戒人人憾札不務農桑空談  
 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清有功德者將來勝因且可墮本勤未置  
 迹効賒也今商旅轉輸游食轉輾耕夫日少行軛日空陛下若  
 大恩田賦金貨果和裏發者不以階級開耕織者告以明刑  
 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康謐可生臣謂爲國之本与瘡病相類  
 瘡病當去巫覡尋華扁爲國富貴耶快用良晏今之所任腹背  
 之手耳論外則有弛捨談內則有養夏憂夏所議則傷俗盛法  
 弛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惟息諫外旬使中目上女南  
 望懷柔共贊壽重生豈不痛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再  
 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々必聞者正以杜撰計  
 重而噬蟻命輕便臣言全身滅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代俱之  
 貴仕凡知要在用耳陛下皇業光遠二十餘載臣子之前許垂  
 是詔執事皆同而不和者闕帷而已入對則言聖月補束切  
 論則云謹敢迎耳還失在下而誠見於上使使聖皇降誠躬自  
 引咎宰輔晏然曾无謙退且百僚無士持有事公尸祿親利不  
 尚廉寧費公至精錄侍列如仙不由不時何故而爾惡不可居彼  
 不可繼於顧夫負重進康革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修德儉則  
 天下幸甚謹言事一千九條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忠貞

靈樞傳

1

伏曼容

不問其

互耀幼傳父業能言玄理与

伏早秋

之於世謂之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  
參軍事居宅在南海於宅講論語義者頗多世稱顏子  
數傳卒有其比於東郊築室不復仕其少者盛名又善屬  
朝中熟家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唐書後出仕除南書舍  
史因事助貽被劾會邵陵王為江州總督之鎮王好文義深被  
恩孔侯景亂中卒

何休之

何休之字士威廬江人少好三禮師心獨李強力專精王侯  
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為徵明館李士在齊初為國子助  
建武中為領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瓛常士  
是荀勗已卒都下碩儒唯休之而已當時國家主凶札則曰東  
吳焉

嚴植之

嚴植之字孝廉建平縣人也少事莊老能玄言精解義理  
初為諸父長伯君鄭氏孔周易毛詩在氏春秋性恬淡不  
以所長為人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植之有同奏植之  
和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  
植之在國博士位常自教讀就有區段次第折理分明每為  
五經生畢至聽者千餘人選中阮武家食植之博士於其  
世世為

崔暹

崔暹字道遠東人也少為僧習五經十經三禮三傳世為  
太常博士先是暹者為天互執暹蓋義疏蓋不合論論暹不  
合蓋蓋原立義以暹蓋為一焉

鄭元

鄭元字茂隆東陽人也幼聰敏勵志學李少受業於皇侃  
又在東宮授受經術引以為政自義士性精勵尤明三  
家書授義疏以日進夜書者及母崩用之喪斷食請於其  
此時有晉陸崇書云鄭元與孔融等會集於彼

張謐

張謐字直言武城人也陳國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  
李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在講席謐與弘正論議弘正  
屈弘直危坐所聲助其申理謐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  
正名理雖知兄兄急難四公不煩有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  
為不可李坐以為笑弘直正色曰人曰吾每登堂見張謐在席  
使人懷然謐時為武陵王限山記室兼東宮李士後主在東  
宮集官僚宴宴時造玉柄麈尾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  
多士如林至於持此者獨張謐耳即手授謐仍令於溫文  
謐老皇帝幸宮臨聽謐所服衣一襲謐曰謐位為國子  
士東宮李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於  
下教謐堅義時雲尾未至後主取於枚手以屬謐曰可代  
謐曰語示上好之下必有其焉者且以卿德義素且以穆俗况  
孫在其中可無尚哉當天監之際時主乃崇儒業如崔暹何伏  
之徒前後互見并寵于時四方李者雖然向風斯亦景時之盛  
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經訖較鄭王戎馬而風流不替其  
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應望美哉昔斯之謂也

張謐

東先生校正南史卷之二十三



祖冲之

劉  
駟

種藥

鍾離字仲偉潁川人自國帝躬親細務綱目亦著於是郡縣及  
六署九府常行賤事莫不畢自齊聞取史記數文武重舊晉不  
煩操於是縹緲互相通進人君之務粗為繁密嗚乃上書言古  
者明君操才頗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仰而成務夫  
子可恭已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擇謂顧嵩曰鍾離何人欲斷朕  
機務知識之不答曰雖卑苟未名卑而放言或有可採且發  
財事各有司存今人主親而親之見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  
以公卿人等而為大臣數也上不聽而然書

何思隱

何思隱字元靜東海人也父敬叔者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時  
不學孔道夏節至忽被問受餉數百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  
是悉以代貧人輸租思隱少勤孝王文為廩庠山詩沈約見  
之大相折賞自以為弗敵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士書今題  
此詩於壁天監十五年赦徐勉李季士入華林宴賜略也李  
裕鄭勸列有王子雲金嶠等五人以難獲八年乃書成  
卷○思隱襲父統分書詩讀明松庭而終日造詣所  
各一束既便命駕朝貴无不悉狎○次即命食有人力之  
欣然堂吏投晚還家故屬名必來自其尉正書侍  
以來此戰甚慙笑臨初始重其優重前依尚書永給三  
盛印青綬舊華○碑言印縱在前故也○初思隱為宗人孫及  
子即恨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則最重於宗人曰此  
言諛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隱思隱意謂宜在己也子則字世明  
早有才思周捨留馬談服其精無至為敗家○謝莊周馬嘯其  
又甚○

紀少瑜

見而賞之曰此子才德兼授者兩名少瑜宜爲之

此書後世傳授之云我以此筆傳可用神目擇其善者

論曰文章者蓋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遊心  
渾發言落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正乎愛嗜機見殊所  
博紛離感四元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與句  
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更簡素輪扁之言或  
能大然疎張之天性終資習習是以古賢哲咸所用心至  
丘壑淵等咸克同門業感風懷慕向思位有窮通而名不  
可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孝義傳

易曰仁者道曰仁者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忠孝之  
所資至義教因心情外感然企及之百聖哲貽言至於風  
化傳社稷隨覆忠不樹國壽亦慈家而一代之既權利相引  
以執招榮非行立之學期之風奔捨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  
忘於心名節不交我車僕為其自斯並軌訓之理夫弘引之  
金多則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指經援命諸主安親與義理  
聞至即由勸賞而率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體無聞不聞  
所若子載藉何代无之故宜被之圖象用行旌勸今搜綴傳  
以備闕文云尔

郭世通原甲

郭世通會稽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備力以養  
繼母母王負王成墳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帽  
孝之風行於鄉軍陣村小太哀有司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  
市墮物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毫乃持追還本主錢主驚嘆  
以生自志之出頃委之而去元嘉四年入使巡行天下散騎常  
侍衣偷乘其內行文帝嘉之數授表門閭賜其執調改所居  
里為孝行焉子原甲

孝義傳

郭世通年原平衣不綴帶公吏哭踊動數日方蘇  
計雖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償之不受瑤之乃自在曰  
余歲過寒而見其女婦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  
母終毀瘠亦其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為原平每至重  
月朔者相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貧家實買此田  
三畝之月報東常帶此躬自耕墾穿上種竹夜有盜其竹者原  
平遇見之盜者奔奔墾墾原平乃於所種竹加縛上立小橋令  
通又採薪置離外階里墾墾原平乃於所種竹加縛上立小橋令  
貴重計及臨孝盛族出身不戚戚諸明帝泰始七年蔡吳  
欲奉山陰孔仲智子為孝計原平父息為孝仲智曾主高門  
原平一邦至行公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故二選並

江冠先

江冠先字道玄吳興人也少有節義者永明中位給事中時來  
使歸國尚書公主檢焉 第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為  
行人則蘇武節操之而 是使婦婦 婦 逼令拜冠先執節  
不從以司馬之冠先曰節我者婦 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我  
狄者我 遂見殺冠先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推錢一萬布  
十疋雄不受謂嗣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母死如令古  
書之良史勒之策策方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助  
使不果抗節是時同語贈正負外郎此天朝舊臣父成例也  
僧助反葬家堂臣父墮葬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東論者古則  
彼優而此劇多位不殊孔 等乞申哀贈事奏不省

吉祐

吉祐字丹霄博陵人梁天監初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吏所誣  
詣廷尉祐年十五號泣稱冤祐請公卿行人見者身為負其  
父理直情白而祐為吏訊乃祐自引公卿當大發祐乃體其  
故乞代父命武帝哀之尚以其童而原受教於人教拜尉尉  
遂加祐尉尉其教在法度乃還寺 祐後為尉尉

人教已相許師於人於刀斷事則能死不且小者  
志不及此必為人教姓各異其有悔異亦相許師於人  
與教弱實不知死何畏也顧謂弟幼難唯因為長不月見公極  
刑自延視息所以斷骨斷一千方乘今欲殉身不則委骨泉  
泉則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排乃更和顏誘  
之曰主上知尊族無罪行之釋其親親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  
若轉幸幸父子同歸矣以此妙年苦功湯鑊賜曰九卿歸蟻  
尚惜其主死在人斯豈顧爾爾但父掛深効公正刑書故及項  
小異廷公法度以聞帝乃省其父丹楊尹王志求其在廷尉  
故事并諸卿居獄於京首李充純某賜曰異哉王尹何重節之  
唐天公季子死斯道固從若物有韻面自當其此李則是因父  
買名一何其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詔為太州主簿後為侯城  
伯德之善勳以為善行純至明通易教付太常旌李

殷不害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公家世儉約居甚貧養有弟五弟幼弱  
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劬天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  
七仕郡為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任有輕重不便  
輒書言之多見幼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此朝政多  
變東宮不害與舍人更相善且日奏事案武帝諸請有言曰都  
是文李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有知如此  
前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袍儒冠得波帝更初帝  
曰自漢風一起人倫毀壞卿引之數與俗以父里族間  
義行勸獎是以僕出士務情貴忠孝成俗至子吏前服冕作  
此莫由晉宋以來風義衰微刻身力行事節實難使孝立聞  
庭忠被吏策多發滿賦之中非表特之下以此而言不教不  
亦卿大夫之風乎

殷不害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公家世儉約居甚貧養有弟五弟幼弱  
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劬天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  
七仕郡為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任有輕重不便  
輒書言之多見幼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此朝政多  
變東宮不害與舍人更相善且日奏事案武帝諸請有言曰都  
是文李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有知如此  
前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袍儒冠得波帝更初帝  
曰自漢風一起人倫毀壞卿引之數與俗以父里族間  
義行勸獎是以僕出士務情貴忠孝成俗至子吏前服冕作  
此莫由晉宋以來風義衰微刻身力行事節實難使孝立聞  
庭忠被吏策多發滿賦之中非表特之下以此而言不教不  
亦卿大夫之風乎

陶潛字淵明彭澤縣人少懷高志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  
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得親得知其如此  
或置酒招之飲飲輒醉期在必醉既醉而後言不吝情去留  
皆隨之然不慕風日短褐穿結蓬蒿無妻妾如也常著文章自娛  
頗示已志云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况時人謂  
之五柳先生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  
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後陶隱居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僂  
卧不起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  
至至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真志不  
及也道濟謂以果由隱而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  
卿欲效古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形澤令不以  
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誰令遣此  
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之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  
妻子固請種粳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都督嘗  
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陶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

陶潛

陶潛字淵明彭澤縣人少懷高志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  
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得親得知其如此  
或置酒招之飲飲輒醉期在必醉既醉而後言不吝情去留  
皆隨之然不慕風日短褐穿結蓬蒿無妻妾如也常著文章自娛  
頗示已志云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况時人謂  
之五柳先生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  
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後陶隱居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僂  
卧不起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  
至至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真志不  
及也道濟謂以果由隱而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  
卿欲效古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形澤令不以  
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誰令遣此  
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之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  
妻子固請種粳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都督嘗  
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陶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

卷之四

孔氏之

周續之

聖祖皇帝年通五經五緯號曰上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既而  
廟居顏老易入書山事少門經難後時京城劉道人頌亦居山  
而州府亦不應命謂之尋陽三鳳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人也少入廬山事少門經難後時京城劉道人頌亦居山  
而州府亦不應命謂之尋陽三鳳  
大明三孔毛詩隱退不受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  
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失履之虞尉之並以儒學掇  
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便升楊尹何尚之立玄學  
子率更令何承天立玄學司徒參軍謝元立玄學九四學  
直駕數至玄宗館資給甚厚又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  
後又徵詣都爲祭至於鍾山而最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  
諸王講義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

顏歡字季治吳郡人也家世寒賤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  
甲家貧使田中驅雀歡作南窗賦而顏食於山王父家  
陸之見賦乃止鄉中有李舍歡先以受業於舍後復倚  
遺忘者久則燃松薪以書或燃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  
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業同郡顏顥之臨  
見而異之遂詣子陸游及孫惠之並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  
章甫以宗諸玄儒諸義高帝輔政徵爲揚州主簿及除校乃  
至稱山谷臣顏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自外郎勿思勿表陳  
言優詔並稱美之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子博士同郡顏顥爲  
騎侍郎顥字長儒有處操與歡俱不就初顥以俱消二家  
異多自互相非毀乃著更夏論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併口前  
上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則儒之然二  
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併也併則適也其聖則符其則反聖  
和光以明近或濯堂以示遠道雖天下致無乃而不入

南公長子通明林陵人也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大人主執香  
夾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庚申歲夏至日生幼有  
異年四五歲恒以夜爲晝晝爲夜中李書至十歲得書洪  
景有司事使有養生之志弘景曰白仰書無觀白曰不者  
文讀書爲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棋草隸未嘗不  
高所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關不交外  
唯以披開金粉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李縣不遂求明  
年脫朝服持神武門上表待詔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  
休令五丁白雲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將軍  
盛車馬填咽咸云未嘗以來未有斯事弘景止于白雲之  
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多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  
里昔法有威慶王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山中  
館自號華陽隱居人聞言弘景以隱居人召始從東陽  
縣後村圖經法備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無  
適谷於其間吟詠不絕相不能自已謂門人曰吾見來  
履雖欲其華樂而欲往之心望而難入解知此山立  
恒欲就之且永明中弘景得道者不

陸弘景

南公長子通明林陵人也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大人主執香  
夾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庚申歲夏至日生幼有  
異年四五歲恒以夜爲晝晝爲夜中李書至十歲得書洪  
景有司事使有養生之志弘景曰白仰書無觀白曰不者  
文讀書爲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棋草隸未嘗不  
高所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關不交外  
唯以披開金粉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李縣不遂求明  
年脫朝服持神武門上表待詔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  
休令五丁白雲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將軍  
盛車馬填咽咸云未嘗以來未有斯事弘景止于白雲之  
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多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  
里昔法有威慶王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山中  
館自號華陽隱居人聞言弘景以隱居人召始從東陽  
縣後村圖經法備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無  
適谷於其間吟詠不絕相不能自已謂門人曰吾見來  
履雖欲其華樂而欲往之心望而難入解知此山立  
恒欲就之且永明中弘景得道者不

惟賢有山相亦綠髮使之然沈約為樂陽郡守南其為樂陽  
事多不至○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川列侯會心如明鏡遇物  
言無煩瑣有亦隨寬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願其上第  
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家僮得至其下便馬  
車射晚皆不為唯聽以望而已特為公風庭院皆松栢每聞其  
聲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  
異積情尤老而彌篤元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  
圓產物醫術本草等八種年以著推極廣言畢三年丁丑冬至  
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  
是歲歲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嘗造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  
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脩道所須非止史  
官用是際景張良為人古曠無比齊末為歌曰水丑木為梁  
字及與梁良至新林遭害子獻猛之假道奉表及聞機機代弘  
景擇引調護數與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及  
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  
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邪  
丹色如霜雪服之於輕及帝服飛丹有驗其敬重之每得其書  
燒香受受而使造年歷至己巳歲而如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  
手執松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書作兩牛  
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  
此人无所不作欲教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  
征討大事无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教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  
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顧弘景辭謝引之徒自隱處四十許  
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服方者壽千歲弘景未牛一服有  
時而方無疾自知應過劫亡日仍為告勸詩大同二年卒時  
年八十五諡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林邑縣  
制詩二乘甫任散騎中散坐論空言居陽殿遂作學士官  
終在樂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

馬福  
馬福子要理扶風人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傳後繼其  
父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深亦陵王勰為南徐州刺史素聞其  
名引為主簿論時自謂大品經今據講維摩老子周易周易日  
題而道滄壽者二十人王勰極相敬愛乃謂眾曰與馬子士論  
義必使屈服不得空山客主於是教家學者各起問端福乃依  
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交無窮論者莫不稱其  
已論其高之昇騰侯景之亂論孝子孝女之義書一萬卷付  
樞府志氣高殆將周遍六情然數曰吾聞貴爵位者以果由  
樞府必山林者以伊呂為貴侯景東名實則不柱下之言歟  
虛則觀批席上之談猶之鶴論亦各依其好也此亦忘之士  
嗟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向何山林之無聞其也力隱于山以  
終焉之志陳元嘉元年侯景為侯景支尚書雖不應命無少焉  
固難片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高僧數百家自精洞黃能解脫  
中物有白鶴一雙其真鶴也明神機時至九案春來秋去  
三十年  
論曰夫獨往之人皆隱介之士不能廢志而道借譽期通其  
使大遇見信之主達時之機宜其技情江海取逸兵於不  
已而然故也且若隱關之水清難復崇門八駿高城萬  
莫不蓄養開果對松林隱居知松山桂樹非止素玩碧潤清  
潮成雲鶴對景東都大何難之有

東萊先生校正南史卷之二十四



數人而已。○位伯夫權住轉事。中書通事舍人。○  
爭中輔門將軍餘。○後欲用張漢為武陵郡將軍。○  
皆不同。○而仲夫稱效。○行又慮江何。○有妓張。○華美而有寵。  
為廣州刺史。○將發。○使伯夫欲說。○見張氏。○俗之。○頗求。○收。○可。  
得此人。○不可得也。○仲夫排。○出。○戶。○情。○指。○朱。○掌。○邪。○遂。○有。○司。○以。  
公事。○彈。○夜。○此。○如。○此。○榮。○季。○立。○不。○敢。○執。○時。○廢。○時。○獨。○狂。○好。○出。○游。○走。○始。○出。  
宮。○猶。○整。○羽。○儀。○隊。○使。○俄。○而。○奔。○部。○活。○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  
入。○市。○鄧。○內。○外。○宴。○不。○禁。○憚。○伯夫。○密。○與。○百。○官。○將。○軍。○甲。○伯。○宗。○步。○兵。○校。○尉。  
朱。○初。○于。○大。○王。○其。○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東。○射。○雉。○始。  
每。○出。○常。○留。○隊。○使。○在。○樂。○游。○苑。○前。○奔。○之。○而。○去。○細。○夫。○欲。○稱。○太。○后。○令。○喚。○隊。  
伏。○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為。○揚。○州。○刺。○史。  
輔。○政。○與。○勿。○弄。○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東。○故。○事。○不。○行。○于。○大。○王。○因。○以。  
其。○謀。○告。○帝。○乃。○收。○伯夫。○初。○伯。○宗。○於。○光。○祿。○外。○部。○賜。○死。

元法亮

元法亮。○字。○長。○人。○結。○里。○阮。○佃。○夫。○吳。○王。○孫。○資。○將軍。○府。○行。○參。○軍。○及。○武。  
帝。○鎮。○益。○城。○漢。○書。○使。○人。○法。○亮。○求。○留。○為。○江。○州。○明。○義。○除。○南。○陽。○侯。  
史。○法。○亮。○便。○解。○解。○事。○書。○於。○永。○泰。○稍。○見。○亮。○信。○信。○東。○為。○通。○事。○舍。○人。○武。○帝。  
即位。○仍。○為。○中。○書。○通。○事。○舍。○人。○與。○呂。○文。○度。○呂。○文。○顯。○並。○以。○為。○按。○詢。○詔。○武。  
帝。○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天。○文。○帝。○常。○以。○上。○將。○星。○上。○文。○度。○吉。○凶。○文。  
度。○尤。○見。○委。○信。○上。○書。○不。○公。○卿。○中。○有。○吳。○國。○知。○文。○度。○者。○何。○處。○天下。○不。  
寧。○文。○度。○既。○見。○委。○用。○大。○納。○財。○賄。○廣。○開。○宅。○宇。○盛。○起。○土。○山。○奇。○禽。○怪。○物。○皆。  
聚。○其。○中。○後。○房。○婦。○王。○侯。○不。○能。○及。○其。○亮。○文。○度。○並。○勢。○傾。○天。○下。○上。○下。○皆。  
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公。○卿。○即。○位。○除。○步。○兵。○校。○尉。○有。  
有。○某。○母。○珍。○之。○是。○舍。○人。○之。○任。○凡。○所。○論。○議。○無。○不。○允。○外。○要。○職。○及。○親。  
承。○制。○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帝。○始。○疑。  
之。○宅。○輒。○令。○材。○官。○營。○不。○關。○詔。○旨。○材。○官。○將。○軍。○細。○作。○亦。○相。○語。○云。○帝。○始。  
至。○時。○數。○不。○可。○算。○舍。○人。○明。○帝。○即位。○高。○武。○帝。○人。○料。○有。○得。○者。○法。○亮。○以。  
王。○者。○父。○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則。○出。○法。○亮。○為。○大。○司。○馬。

晉書之職法亮不棄去國餘不愛然而代人已可法亮因之而出卒

呂文顯

呂文顯。○字。○顯。○海。○人也。○昇。○明。○初。○為。○南。○陽。○侯。○錄。○事。○中。○書。○通。○事。○舍。○人。○  
史。○永。○明。○元。○年。○為。○中。○書。○通。○事。○舍。○人。○文。○顯。○臨。○事。○以。○列。○數。○被。○知。○三。○年。○帶。  
南。○道。○河。○大。○守。○與。○法。○亮。○等。○法。○亮。○入。○為。○舍。○人。○並。○見。○親。○幸。○多。○四。○方。○餉。  
饋。○並。○遣。○大。○宰。○聚。○山。○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  
人。○既。○總。○重。○權。○勢。○傾。○天。○下。○帝。○宋。○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為。○限。○近。○出。  
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為。○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  
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還。○一。○年。○咸。○怨。○口。  
乃。○舍。○人。○茹。○法。○升。○於。○眾。○中。○語。○人。○曰。○何。○法。○竟。○外。○祿。○此。○一。○戶。○內。○年。○辦。○百。  
萬。○蓋。○約。○言。○之。○也。○其。○後。○象。○失。○度。○吏。○官。○秦。○符。○稱。○祈。○王。○儉。  
間。○之。○謂。○上。○曰。○天。○文。○垂。○此。○禍。○由。○四。○戶。○仍。○奏。○文。○顯。○等。○重。○和。○極。  
言。○其。○事。○上。○雖。○納。○之。○而。○不。○能。○改。○止。○文。○顯。○索。○遷。○左。○中。○郎。○將。○南。○東。○宗。○太。  
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比。○數。○載。○前。○直。○叙。○所。○論。○之。○事。○後。○云。○謹。○錄。○月。○日。  
下。○云。○其。○官。○其。○義。○故。○府。○外。○置。○典。○義。○以。○典。○之。○本。○三。○品。○吏。○宋。○初。○改。○為。  
七。○職。○宋。○氏。○晚。○運。○多。○以。○幼。○少。○望。○子。○為。○方。○鎮。○時。○主。○時。○以。○親。○近。  
典。○義。○典。○義。○之。○權。○稍。○重。○大。○明。○太。○始。○長。○王。○廢。○藩。○素。○族。○出。○鎮。○莫。○不。  
內。○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宗。○慈。○為。○州。○吳。○喜。○公。○為。○典。○義。  
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慈。○大。○怒。○曰。○宗。○慈。○年。○將。○六。○十。○為。○國。○命。○令。○政。  
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義。○其。○臨。○之。○喜。○公。○移。○精。○流。○血。○乃。○止。○自。  
此。○以。○後。○權。○寄。○於。○隆。○典。○義。○遂。○互。○繁。○都。○一。○歲。○數。○反。○時。○主。○事。○與。○問。○言。○訪。  
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義。○之。○口。○莫。○不。○折。○節。○推。○奉。○屈。○意。  
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諸。○君。○劉。○道。○濟。○柯。○孟。○孫。○等。○皆。○屈。○意。○歸。○附。  
即。○謂。○而。○權。○任。○之。○重。○不。○異。○前。○時。○輔。○政。○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  
論。○不。○得。○違。○典。○義。○議。○而。○典。○義。○之。○任。○輕。○矣。○後。○文。○顯。○等。  
任。○使。○建。○武。○永。○元。○之。○世。○至。○尚。○書。○丞。○少。○府。○卿。○官。

元法亮

如法務魯指人解步... 光華許後及左右應... 奪人主都下為之語... 珍用事為外監口... 翰其餘二十餘人... 最有寵參預朝政... 子公卿見之莫不... 人又自他官主玉... 徒巷居為東宮中... 武平建都東底是... 肉操以舊桂曰...

陸驗

陸驗徐驎並其郡人... 下散貨以事權... 是外國獻生犀其... 刻為務百費與之... 豆十也嘗謂其曰... 若使聖主發憤... 何恤人言岐謂人... 聞難而不懼知悲... 能致年遂登列... 近聞其死莫不...

司馬申

司馬申字季知何內人... 陳太建中除孫... 願次威福性忍...

孔範字法言會稽人... 五言詩尤見... 文辭辯揚... 有過失即奪其兵... 有過失即奪其兵...

孔範

孔範字法言會稽人... 有過失即奪其兵... 有過失即奪其兵... 有過失即奪其兵... 有過失即奪其兵...

倭人節事... 倭人節事... 倭人節事...

倭人節事... 倭人節事... 倭人節事...

倭人節事... 倭人節事... 倭人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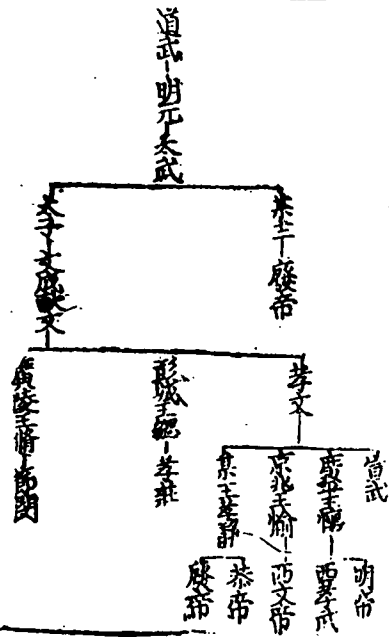
倭人節事... 倭人節事... 倭人節事...

倭人節事... 倭人節事... 倭人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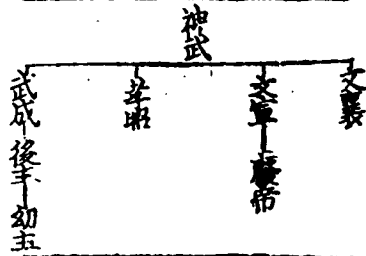
倭人節事... 倭人節事... 倭人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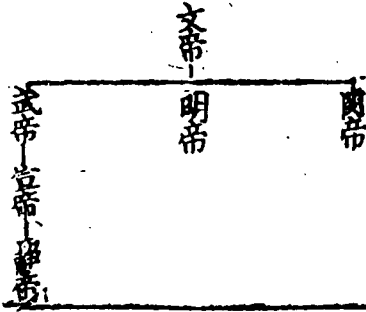
後魏世系圖



北齊世系圖



後周世系圖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目錄

卷之一 魏紀 拓拔氏後改姓元

神元帝 平文帝 道武帝 太武帝 文成帝

景穆帝 獻文帝

孝文帝 孝明帝 孝靜帝

廢帝 肅宗 高宗 獻文帝 景穆帝

孝文帝 孝明帝 孝靜帝

廢帝 肅宗 高宗 獻文帝 景穆帝

孝文帝 孝明帝 孝靜帝

廢帝 肅宗 高宗 獻文帝 景穆帝

孝文帝 孝明帝 孝靜帝

廢帝 肅宗 高宗 獻文帝 景穆帝

孝文帝 孝明帝 孝靜帝

廢帝 肅宗 高宗 獻文帝 景穆帝

孝文帝 孝明帝 孝靜帝

廢帝 肅宗 高宗 獻文帝 景穆帝

孝文帝 孝明帝 孝靜帝

廢帝 肅宗 高宗 獻文帝 景穆帝

孝文帝 孝明帝 孝靜帝

廢帝 肅宗 高宗 獻文帝 景穆帝

孝文帝 孝明帝 孝靜帝

廢帝 肅宗 高宗 獻文帝 景穆帝

孝文帝 孝明帝 孝靜帝

廢帝 肅宗 高宗 獻文帝 景穆帝

孝文帝 孝明帝 孝靜帝

廢帝 肅宗 高宗 獻文帝 景穆帝

卷之五

宣帝 明帝 文宣帝 神武帝 高祖 廢帝 肅宗 高宗 獻文帝 景穆帝

卷之四

廢帝 肅宗 高宗 獻文帝 景穆帝

孝文帝 孝明帝 孝靜帝

廢帝 肅宗 高宗 獻文帝 景穆帝

孝文帝 孝明帝 孝靜帝

廢帝 肅宗 高宗 獻文帝 景穆帝

孝文帝 孝明帝 孝靜帝

○卷之九		張濟	賈彝	寇讚
○卷之八		許彥	宋弁	薛彪子
○卷之七		張袞	長孫道生	張袞
○卷之六		奚斤	魏諸臣傳	衛操
○卷之五		元暉	元暉	元暉
○卷之四		元暉	元暉	元暉
○卷之三		元暉	元暉	元暉
○卷之二		元暉	元暉	元暉
○卷之一		元暉	元暉	元暉

○卷之十六		郭祚	邢鑒	李崇
○卷之十五		劉芳	楊侃	王肅
○卷之十四		裴駿	裴俠	裴俠
○卷之十三		王慧龍	薛辨	鄭義
○卷之十二		胡叟	宋繇	劉延明
○卷之十一		崔鑒	崔鑒	崔鑒
○卷之十		蕭寶黃	蕭寶黃	蕭寶黃
○卷之九		蕭寶黃	蕭寶黃	蕭寶黃
○卷之八		蕭寶黃	蕭寶黃	蕭寶黃
○卷之七		蕭寶黃	蕭寶黃	蕭寶黃
○卷之六		蕭寶黃	蕭寶黃	蕭寶黃
○卷之五		蕭寶黃	蕭寶黃	蕭寶黃
○卷之四		蕭寶黃	蕭寶黃	蕭寶黃
○卷之三		蕭寶黃	蕭寶黃	蕭寶黃
○卷之二		蕭寶黃	蕭寶黃	蕭寶黃
○卷之一		蕭寶黃	蕭寶黃	蕭寶黃

○卷之十七		崔光 鶴	崔亮 光部	張普憲
○卷之十八		袁翻	陽尼	祖瑩
○卷之十九		賈思伯	賀拔允	高恭之 謙之
○卷之二十		齊宗室諸王傳	齊諸臣傳	清河王岳
○卷之二十一		慕谷紹宗	獨孤永業	傅伏
○卷之二十二		鮮于世榮	高隆之	斛律金 光
○卷之二十三		孫騰	陳元康	王紘
○卷之二十四		司馬子如	元文遙	郎基
○卷之二十五		孫季	魏長賢	魏收
○卷之二十六		杜弼	齊煬王憲	周宗室諸王傳
○卷之二十七		唐邕	王熙	獨孤信
○卷之二十八		趙隱	尉遲迴	王思政
○卷之二十九		周諸臣傳	王軌 樂運	王軌 樂運
○卷之三十		廣川公測 琛		

○卷之二十一		蘇綽	柳糾 慶	韋孝寬 慶
○卷之二十二		蔡祐	耿豪	李遷哲
○卷之二十三		高琳	韓雄	申徽
○卷之二十四		唐瑾	韓雄	韓蒙
○卷之二十五		賀若敦	陸通	柳遐 靖
○卷之二十六		劉獻之	張吾貴	徐遵明
○卷之二十七		劉蘭	李鉉	那峙
○卷之二十八		李崇興 崇祖	張景仁	熊安生
○卷之二十九		馬偉	李廣	王褒
○卷之三十		劉晝	張元	王褒
○卷之三十一		文苑傳	張元	王褒
○卷之三十二		溫子昇	張元	王褒
○卷之三十三		樊遜	張元	王褒
○卷之三十四		庾信	張元	王褒
○卷之三十五		孝行傳	張元	王褒
○卷之三十六		王崇	張元	王褒
○卷之三十七		節義傳	張元	王褒
○卷之三十八		于什門	張元	王褒
○卷之三十九		朱長生	張元	王褒
○卷之四十		于提	張元	王褒
○卷之四十一		郎方貴	張元	王褒

循吏傳	明亮	張華原	蘇瓊	酷吏傳	于洛侯	崔暹	隱逸傳	陸孝	卷之二十六	藝術傳	信都芳	陸法和	庾季才	張胃玄	萬寶常	卷之二十七	烈女傳	房愛親妻崔氏	唐偽附庸	夏赫連氏	後秦姚氏	卷之二十八	四夷傳	高麗	吐谷渾	蠕蠕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目錄
	杜纂	孟業			李洪之		馮亮				茶母懷文	蔣昇	楊伯醜	許智藏				鄭善果母崔氏		純嘉谷氏	後梁蕭氏		林邑	西域鄯善等十一國	突厥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一

魏本紀上

魏元帝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獵射獵為業其俗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始火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德王此俗謂土為托謂后為敦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多女配於舜水此人賴其勳發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漢魏晉魏從山戎匈奴之屬累代世居神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積六七十八代至魏晉魏晉立統國二千六百九十九歲振北方當魏晉魏晉大漢方千餘里魏晉土官貢祖源魏晉南徙未行而崩魏晉魏晉時有神人言此土荒僻自徙建都邑獻帝年老乃以位授子聖武皇帝命南移山公高深力難入山於是欲止有神獸以馬其寶魏晉魏晉引歷年乃山始居國故地其業略多出宣獻二帝故時人並號曰推遷蓋俗云鑽研之義

武帝

聖武皇帝諱鬱菴由於山澤數見輻輳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曰日請娶期年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又暮帝至先田獵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疆家力微皇帝無疆家希廟神元皇帝立

神元帝

神元皇帝諱力微元年歲在庚子先是西部內侵依於沒鹿迴部大人寶賓神元有雄傑之度後復寶賓攻西部寶賓敗失馬步走神元使以所乘駿馬給之寶賓求馬主帝隱而不言寶賓後和太盛將分國之半奉帝帝不受乃進其愛女寶賓猶思報恩乃從帝所從從所部比居長川積數年舊部人咸來歸附及寶賓終戒其二子使謹奉神元其子不從乃陰謀逆帝召殺之盡其

漢帝

思葉

思皇帝諱闕，字崇寬，簡百姓懷服。一年而崩。神元子昭帝，諱宣，立。帝九年，分國爲三部：一居上谷、北平、燕、涿、西河、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使文帝長子相帝諱簡，自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相帝弟穆帝諱闕，自統之。自神元以來，與晉和好。是歲，穆帝始出并州，還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度河，擊匈奴，爲九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是長城原矣。道立碣，與晉分界。二年，相帝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凡積五歲，諸部降附者三十餘國。相帝乘解州岸馬不能勝，常妻安重鷲大牛。十年，匈奴別種劉元海及晉於離石，自號漢王。并州刺史司馬騰求乞師，相帝與帝大舉以助之，大破元海衆於西河。元海帝與騰盟於汾東而還。十一年，晉假相帝大單于，金印紫綬。是歲，相帝崩，相帝統部凡十一年。十三年，昭帝崩，穆帝遂據攝三郡爲一統。帝天姿英特，夏夏過人。元年，劉元海僭帝號，自稱大漢。二年，晉并州刺史劉琨遣子導爲質乞師，帝使弟于平文。

寬仁隆聖

冠羽

平文帝

平文皇帝詩書筆墨姿顏壯其有威略元年歲在丁丑二年劉  
武據朔方來侵西部帝大破之是歲劉元帝即位於江南劉曜  
僭帝位帝聞言怒帝為聘所害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  
資我乎曜遣使請和帝不納三年石勒自稱趙王遣使乞和請  
為兄弟帝斬其使以絕之五年晉元帝遣使韓暢如崇爵服帝  
絕之講武有平南襄陽帝后以帝得衆心恐不利已子害帝  
遂崩大興初追尊曰太祖

降帝

昭成皇帝諱國璽字文皇帝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則乳垂至席帝臨崩顧命迎帝曰立此人則社稷乃安故帝果孤自詣薊泰迎與帝俱還建國元年十一月帝即位於繁峙北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衆職東自橫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十四年帝以中州紛擾將親率六軍東石氏之亂鄭玄中原諸大人諫乃止三十四年春長孫斤謀反伏誅斤之反也按刃向御坐太子寔格之傷脇五月薨後追諡焉是爲獻明皇帝七月皇孫珽生三十九年符堅遣其大司馬苻洛討衆二十萬及其將朱彤張蚝鄧羌等諸臣

來寇王師不利時不豫乃率國人避於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羽不得剋復摩南堅壁稍退六遠十二月至雲中旬有一日皇子真君休司帝暴崩道武帝即位尊曰高祖

道武帝

太祖道武帝諱珽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帝子也帝弱而能言自有光曜時顯大耳六歲而昭成崩符堅遣將內侮將遷帝長安賴純鳳乃免堅軍既還國衆離散堅使劉劭劉裕分攝國事南郡大長孫嵩及元他等盡將故人衆南依庫仁帝於是轉在孤獨部帝雖幼而慈然不憂劉庫仁帝謂其子曰帝有天下之志必興復漢業七年帝敗符堅于淮南慕容文等殺劉庫仁并其代攝國事年慕容皝弟冲僭立姚萇自稱大單于萬年秦王慕容垂稱王九年劉庫仁子顯殺垂而代之乃將謀逆商人王霸知之發帝及於衆中帝乃馳還寢處之伏國仁私署秦河二州牧大單于姚萇殺符堅于不替帝位

於晉陽

晉國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是月慕容垂潛皇帝位于中山國號燕王四月改稱魏王五月姚萇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國號大秦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寶乘寇五原八月帝親兵於河南冬十月辛未寶乘船夜遁  
晉國元年三月慕容垂寇秦州遂至平城西北聞帝將至乃築城自守疾其遂遁死於上谷子寶乘將還至中山乃潛立曰姚萇稱天王國號秦秋七月左司馬許謙上書勸進尊號於是改元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八月己亥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旌旗蔽野二千餘里而行前入屋皆震別部將軍劉真等從東道趨幽州圍刺九月戊午次湯曲東西山臨觀晉陽寶奔州牧慕容垂棄城遁奔州平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前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人得

盡言言有微能威家叙用冬十一月帝至真定自常山以東守卒或稍城奔竄或捨類軍所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別部東平公嚴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崇等攻信都軍所行不得傷秦東寇千進軍中山已未圍之帝曰朕軍實不能出戰必憑城自守急攻則傷士又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鄴信都然後遠取中山諸將執事

春二月丁丑帝軍于龍虎之柏肆焉臨澤水其衆實衆眾犯營燈及行營兵入駭散帝驚起不及衣冠跣出擊賊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稍集帝驚起不及衣冠跣出擊賊而敗走中軍山獲其輜重數十方計寶尚書問其秘書監等降者相屬寶求和請送秦主融割常山以西秦魏之守中山以東帝許之已而寶背約寶將子走西山寶將子先走西山帝以軍糧不繼詔使平公儀龍圍定北距鹿五月庚子帝以中山城

內為晉陽所脅乃投誠之甲辰曜兵揚威以示城內命諸軍進圍南門以待其款秋七月晉陽遣烏丸張駿率五千入山城求食冠蓋將寶驤自入城中入驤軍因其衆復入中山救晉陽而自立八月景寅朔帝遣軍九門時大疫人馬死者十五六中山猶拒守秦主咸思北還帝知之謂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為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人羣臣乃不敢言九月寶驤飢餓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時帝遣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曰紂以甲子亡其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冬十月景寅帝遣軍新市寶驤退阻泚水依漸洳澤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馬大破之寶驤單馬走鄴秦主德載之獲其所傳皇帝至綏國晉府庫珍寶中山平  
晉國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臺衛王儀劉顯庚子行幸真定遂幸鄴百姓有老病不能自存者詔郡縣賑恤之帝至鄴

東山

律定

監官城將有兵部之志乃置行臺遂還中山所過存問百姓詔  
大軍所經州郡皆復舊觀一年除山東租賦之半車駕將北還  
廬山東有變乃於中山置行臺詔王儀鎮之使略陽公傅鎮  
勃海之合口辛酉黑龍發中山至于望都張山北山東六州人  
吏及從何處斷斷美三十六署百工役巧十餘萬口以充京師  
是月慕容德自稱燕王據廣固二月車駕至自中山幸繁時宮  
更建北甯詔給內供新戶耕牛計口受田三月徵左丞相衛王  
儀還京師詔略陽公傅代鎮中山八月景子詔有司議定國號  
羣臣奏曰昔周秦以前帝王所生之上及王天下即承為號  
今國家終基垂代應以代為號詔曰昔朕遠祖撥御都控制  
遐國雖發王位未定九州隸于朕躬掃平中土以迎陽除遐迹  
率服宜仍先號為魏秋七月子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  
稷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徑街闕道里平五權較五量  
定五度遣使循行郡國季奏守宰不法者親覽察黜陟之十一

月鄧茂海典官制立晉世定律呂協音繼儀曹郎中董謫撰郊  
廟社稷朝觀饗燕之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  
晃崇信儀儀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安總裁之詔百司議定行次  
尚書崔宏等奏從士德服色尚黃數用五祖以未闢以辰膳牲  
用白五郊立氣官舊時令敬授人時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  
郡守宰除吏人一千家子代都

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冬音懈釋家子先聖先師丁酉分  
命使者巡行州郡

元年春二月晉劉裕起兵誅桓玄

春正月晉主司馬德宗復位

十月帝崩於天安殿時年三十九諡曰道武

明元帝

太宗明元皇帝諡道武皇帝之長子也明敏寬毅非礼不動

武帝

孝文帝

元年冬十月壬午皇帝即位太叔攸元

元年春正月辛酉以祖瑞類集太叔攸元

五年六月晉恭帝禪位於宋

十一月己巳帝崩於西宮時年三十一諡曰明元皇帝

帝秉資文武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刻向所撰新序說苑及經  
典正義多有闕乃撰新集三千篇採諸經史合古義云

自古帝王之興誠有天命亦賴眾功積德方敷盛心有親  
奪亡鉅力代為君長神元生自天父相穆勤於晉室宣符人事  
夫其從然昭成以雄傑之姿包君人之量征伐四刻威被遐荒  
乃汝都止號拔隆太業終百六十載光宅區中其原固有由矣  
而國運漸危之中屈申替離之際雖聖賢積善其靈武克顯  
乃難遂於中原垂拱人神顯登皇極與冠履不暇懷遠外土而  
制作總讓咸出長父所謂大人利見百姓隨能仰不世之神武  
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為之乎國運承  
運之初屬鄭亮之始于時狼顧臨時微有遠觀歟天賜之末  
內難尤甚亮孝心獻略權正兼連豪傑固基內和外抗終能周  
鄭亮服義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已遠矣

太武帝

世祖太武帝諡明元皇帝之長子也天賜五年生於東宮  
體貌靈異武奇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兒也泰常七年立為皇太子  
年八十一月己巳明元帝崩主申太子即皇帝位

元年八月蠕蠕六萬騎入雲中殺略人吏攻陷盛樂帝帥  
輕騎討之虜乃退走九月大簡輿徒於東郊特北討冬十二月  
遣平陽王長孫翰等討蠕蠕車騎次於山蠕蠕北遁諸軍追之  
大獲而還

春正月己卯車駕至自北伐冬十月庚申車駕北伐東西  
五道並出平陽王長孫翰等絕漠追寇蠕蠕北走

春正月壬申車駕至自北伐八月宋人來聘帝以赫連屈



不實若此豈是忠臣若初聞有疑但帝決行且幾誤大事言者復何面目見帝也貞君四年從征驪山至赤灘谷上賊遇陳柳陳太子言於太武曰官軍連捷驪山其不備中書令劉藻固諫以爲驪山賊多須軍大集太子曰此由賊恒擾何有營上而有此驪山武疑之遂不爲驪山遠遁既而獲陳柳陳太子不意官軍至下下惶懼北走經六七日無阻者乃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子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方機及監國命有司使百姓有牛豕以人牛相質又禁飲酒雜戲并本沽販者於是銀印大增正平元年六月戊辰遷東宮時年二十四戊戌即位追尊爲景穆皇帝

文成帝

高宗文成皇帝諱濬字長子也貞君元年六月生於東宮帝少聰達常置左右號曰小皇帝年五歲太武北巡帝從在後驪山御柱一板將加罰帝謂曰汝今遭此汝宜釋之詎奉命解縛太武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奇之及長風格異每歲大政可否正平二至三月中常侍宗家親近立南安王宗十景子朔又賊余於是殿中尚書長孫陽侯與尚書陸麗奏迎出廟皇孫

三年十一月乙卯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饗時有飛龍騰蛇魚鱗之變以示威武

五月癸卯帝崩于太華殿時年十六謚曰文成皇帝廟號高宗

獻文帝

顯祖獻文皇帝諱劭文成皇帝之長子也興光元年七月生於陰山之北太安二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和平六年五月甲辰即皇帝位九月丙午詔曰北朝以州牧親人宜置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後人然故司宰非其人勝于典

太武

上

度公制刺史守宰刻官之日亦自奉人望信以爲選官不論前政其相平置若簡任夫所以罔上論。帝初而神武聰敏悟有濟人之規仁厚純至弘毅師父及即位雖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欲神位於叔父宗光王子推舉臣固請乃止景平使太子保塞安王陸殺太尉源賀泰皇帝弟景明弟皇太子升帝位於是羣公奏上尊號太上皇帝已而太上皇帝從御宗元宮采椽不歸土階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奉明元年文明太后有憾帝崩於永安殿年二十三謚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

論曰太武聰明雄斷威靈赫赫藉三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夷險秦隴掃統乃割滄海遼河遼南秦河增北端絕逆廓定四表混一華戎其爲武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輝百世且其神武聰明命世至於初則東歸不終未乃成所成固本貽防殆非思乎。景穆明德令聞風世現天其戾國之博秋文成屬太武之後內頗虛耗既而國晉時艱朝野楚帝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恭威布德廣綏中外自非機陷梁裕公爲公亦何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度矣獻文應徵夙成兼資雄斷故能更清漢野大啓南服置上有厭世之心終致官聞之安將天意也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記節卷之一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雜記卷之一

文帝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皇帝之太子也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平城紫雲宮神光照室天地氣氤和氣充塞帝宮有異爰稱岐嶷長而弘裕仁孝純敬有人君之表獻文尤愛異之三年六月辛未立為皇太子五年受禪

延興元年秋八月景元皇帝即位於太華前殿改皇興五年為延興

十一月庚戌詔曰頃者以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人之心輒為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同人志隆政道也自今牧守臨良仁恤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任他一級其貪殘非道虐前黎庶者雖在官甫亦必加黜罰著之於令以為勸懲

詔縣令能靜一縣初盜者棄璽一縣如其能靜一縣者三年升為郡守二千石能靜一郡至三郡亦如之三年升為刺史

十七年六月景元帝將南伐詔陸阿橋八月己丑發京師南伐步騎三千餘萬九月庚午至洛陽周處故宮景元帝謂侍臣曰晉德不修秦豎至此遂欲悉難請為之流涕王申觀河橋幸太李觀石經○丁丑帝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皆類於馬前請傳南伐帝乃止乃議計都計初帝之南伐起官殿於鄴西十一月癸亥宮成徙御焉

元隆  
春正月丁卯詔改姓元氏

南討八月景元帝親征外城滿九月帝留南討將攻隋引師南討丁未車駕發南陽劉太尉威陽王禧前將軍元爽改之已酉車駕至新野十一月四日南征攻不剋詔左右軍張長圍以守之十一月丁酉大破齊師於馬邑

城陷其將馮耀武丁未十一月辛巳齊師

城景元帝不獲上回車馬不為國成或謂戰破之已方收其戎資後請將進齊水斬獲及水齊有十八人侯子帝疾甚

北次穀塘原身四月辛酉朔前于行宮時至三十三秘諱至魯陽發喪還京師諡曰孝文皇帝廟曰高祖性寬慈進食有曾以熱羹覆帝手又曾於食中得大蟻物並笑而恕之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相思所以靜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為倦尚書奏多自尋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旋每言升為人君處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亦同親如兄弟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或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南北征巡有同奏請修道路曰雖修橋梁通車馬便止不須去聲刻今乎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為之不為不急之事重損人力巡幸惟南如在內地軍事漸代而為之必留給以贖其具人市傢無所傷毀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訓之便講學不厭其精與史傳百家無不諳善談壯老尤精釋義才藻富瞻好為文章詩賦絕倫仁興而作有文筆馬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

大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學奇好士情如飢渴待納朝賢簡才制帝常寄以布素之意微無少功不以世務累心又小善則有贊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體滑射會談莫不隨行所至而隨之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事悉止性儉素常服麻履之衣較勤職事而已帝之雅志行此類也

有魏如基八朝廟平南夏關上經已威成以威武為漢文教之事所未遑也

以累氣淋結早著微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暢獨得著目不言神契所攝固以符於其化及躬撫大政一日萬幾十計年間實不暇給殊塗同歸百慮一致夫生靈所難行人倫之高則雖尊居黃室蓋猶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主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內熙熙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材大畧參奇好士視下如傷股已利物亦無得而補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謠也

宣武帝

世宗宣武皇帝諱修孝文皇帝第二子也立為皇太子孝文帝崩丁巳太子即皇帝位

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為齊將胡松李居士軍屯宛陳伯之軍屯壽春夏四月景申彭城王勰軍將軍王肅大破之七月齊將陳伯之寇淮南八月乙酉彭城王勰破伯之於肥口

二月齊豫州刺史蕭衍奉其南康王寶融為主東赴建鄴

夏四月齊主蕭寶融遜位於梁

四年春正月帝不豫丁巳崩于式乾殿時年二十三諡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

孝明帝

肅宗孝明皇帝諱詡宣武皇帝之第三子也延昌元年十月乙亥立為皇太子四年正月丁巳宣武帝崩是夜太子即皇帝位元年春正月生皇女松眉皇子景雲大赦改元二月癸丑

帝崩於顯陽殿時年十九甲寅皇子即位大赦皇太后詔曰皇家擇用愛國年將三百相繼聖主授職安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繼壯大行在廟重以寬仁奉養率由溫明恭順實望聖德降臨臨臨繁自備充華有子如宮中誕降而能龍興兆惟應隆于時直以國步未康假稱統緒欲以底定物情係側念極何圖一旦弓劍莫復皇曾孫故臨王寶融世子劉體白為相天表卓異大行中子以養愛特深義辭甚事侍常望允肅大寶即日踐祚可堪官儀亦咸使知之乙卯幼主即位大

都督朱榮執表請入奔赴勸與而南三月甲申蕭詧曰孝明皇帝四月戊戌朱榮等前陳子皇太后幼主崩

詧曰宣武承聖考德業天下相望風化由拱先為湯液指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入和之風晉矣比之漢則安順宣武之後繼以元成孝明中統緒未竟皇后婦人專制任用非人賞罰無準於是皇起宇內禍延邦畿卒於享國不長抑亦論者之始也

孝莊帝

敬宗孝莊皇帝諱修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也明帝崩以勰有齊陽襄陽之勳封帝武城縣公幼侍明帝書於禁中及長風神秀慧安親其美雅為明帝親待孝昌二年八月進封長樂王班位侍中中軍將軍以兄彭城王勰事轉為衛將軍左光祿大夫中書監武泰元年二月明帝崩大都督朱榮謀廢立以帝家有忠勳且人樂隆焉帝通率眾來赴帝與兄弟夜北度河會祭於河陽

元年夏四月戊戌帝崩河陽即皇帝位以兄彭城王勰為無上王皇弟霸城公王正為始聖王以朱榮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衛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王正百僚相率有司奉養禮備法駕奉迎於河陽西至南宮築以兵權在已遂有篡奪乃害皇太后及幼主次舍無上王勰始聖王王正又害高陽王雍已下王公卿士二千人到騎衛

遷於便殿崇寧悔禍謝罪辛丑車駕入宮御太極殿大赦  
武恭為建義元年五月朱熹還官降詔於九月秋七月之  
丑加朱熹建國大將軍歸尚書事九月大赦改元為永安以

朱熹為大丞相  
以朱熹為大丞相太師朱熹為天柱大將軍以天柱軍  
上置王天柱為太宰

九月辛卯天柱大將軍朱熹上置王天柱自晉陽來朝  
成帝親幸天柱於通光殿遣武衛將軍安毅前赴州刺史

深率領鎮北中是夜左僕射朱熹降祭妻卿親長公主率  
部曲自西陽門出河陰已亥攻回橋高散等營害之據北中

城南通京師通直散騎常侍李由以火船焚河橋朱熹  
走王甲出隆傳建國高都朱熹自晉陽來會之共推長廣

王暉為主大赦所部生號建明十二月甲辰朱熹朱度  
自晉平津上奏劉洪度以襲京城事出倉卒禁備不守帝出

靈龍門北過帝幸永寧寺宿試時年二十四孝武立謚孝莊  
皇帝廟號敬宗

節閔帝  
節閔皇帝諱季字修業廣陵惠王之子也莊帝崩朱出隆

等以元暉跋扈又非人望所推以帝有過人之量諸謀廢立及  
元暉至南出隆等奉帝東郭外行禪讓禮

建明二年為晉泰元年六月高歡推勸海太守元朗即皇帝位於信都  
氏為名冬十月高歡推勸海太守元朗即皇帝位於信都

夏四月辛巳高歡與廢帝幸泰山使魏蘭封侯前且觀帝  
之為人蘭根之帝雅德還致致魏蘭使魏蘭發帝於崇訓

寺而立平陽王脩長為孝武帝五月庚申帝遇害年三十五後  
西魏詔諡前明皇帝

廢帝

廢帝諱劼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晉泰元年二月勸海王  
高歡奉帝以主號令  
元年冬十月壬寅皇帝即位於信都西大改晉泰元年為

中興以勸海王高歡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四月辛巳帝於河陽降詔于別路五月孝武封帝為安郡

王十一月外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一  
孝武

孝武皇帝諱彧字季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永安三年  
封中興王中興三年高歡既敗朱氏廢帝自以疎遠請降大

伯戲乃乃百餘條以孝文不可无後帝在田舍高歡使勸斯  
求帝捧從帝所親王思政見帝亦名曰恭我非捧從白歡

歡遣四百騎奉迎帝入於是假廢帝安定王詔案而彈位焉  
元年夏四月戊子皇帝御太極殿親親宴百官升閣

閣大赦改中興二年為昌昌元年壬辰高歡還都十二月  
大赦改元為昌昌以同明元時年廢帝改元為昌昌

昌昌元年正月勸海王高歡大敗朱氏山東平三月詔復以勸  
海王高歡為大行皇帝葬於

五月置勸海王廟子孫列六百人勸海王廟別三百人閣內  
曲數十人帝內勸海王廟以勸海王廟為勸海王廟軍使王

之以為心督軍謀朝政威於外於外於外於外於外於外  
史辛卯下詔戒嚴勸海王廟軍使王廟軍使王廟軍使王

十餘方大同勸海王廟軍使王廟軍使王廟軍使王廟軍使王  
重廣陽王庫爾斯將以五千騎宿於西陽王別舍眾知帝將

出其後三者過半清同廣陽王亦逃歸陽陽公宇文泰遣都  
督駱超李賢等各領數百騎赴駱超先至而宇文泰和會於南

中已西高歡入洛道襄陽及元子思鎮左右侍官諸將請  
高勸海王廟及帝於陝西帝輟馬長養至關城勸海王有王思

封人以來致電眾獻帝一甘之復一甘十年是歲二月廢帝入

三子

三子

三子

南土眾星北流星鼠渡河向難梁武跌而下殿以漢星赤及開  
帝之西應曰應亦應天乎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與  
駙二千來赴乃奉迎帝過河謂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君得  
重謂洛陽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涕泣於東  
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公卿為官高歡推  
請向王曹子華見為主使都難是為東魏於此始分為二帝  
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一日平原公主明日陽王同產也  
二曰安德公主清河王降女也三曰義慈亦封公主帝內宴令  
諸婦入詠詩或詠難照樂府口朱門九重門九開順遂明月入  
君懷帝所以明月入閣宇文泰使元氏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  
時發弓或時推案浪臣由此不安平開十二月帝飲酒過既而  
崩時年二十五諡曰孝武

文帝

文皇帝諱寶炬孝文帝之孫京兆王倫之子也孝武高歡  
構難以帝為中軍四南大都督及從入閣拜太宰總尚書事  
武崩丞相略陽公宇文泰率眾入朝上表表勸進三讓乃許焉  
元年春正月戊申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進略陽公  
宇文泰都督中外諸軍總同書事大行臺政封安定郡公  
東魏勃海王高歡其司徒侯景據潁川率河南六州  
內附授景大傅河南大行臺上谷郡公

廢帝

廢帝諱欽文皇帝之長子也大統元年正月乙卯立為皇太子  
三月即皇帝位  
春正月安定公宇文泰廢帝而立首王顯帝目元烈之謀  
有怨言准安王育廣王王贊等並垂位讓帝不聽成及於辱

恭帝

恭皇帝諱廓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大統十四年封為齊王廢帝

官

學

三子

三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元  
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安妥公宇文泰為太師  
家安冬十月乙亥安妥公宇文泰薨十二月庚子帝遷位於周

東魏孝靜帝

東魏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暉之世子也孝武帝既入  
關勃海王高歡乃與百僚會議推帝以奉明帝之後時年十一  
元年冬十月景靈皇帝即位於城東北大赦改元  
五年春正月勃海王高歡薨四月主申大將軍高澄來  
朝以太原公高洋為尚書令領中書監

秋八月盜殺勃海王高澄

春正月詔太原公高洋領事旋封齊郡王五月甲寅詔齊  
王為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景靈帝位於齊

莊帝連獲交喪招納勳主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猶逆  
朗除獲獲命神慮獨斷未除而大末后高澄不從踵自

故之後魏室主朋始則制而後胡終乃權歸霸於主宗祀者不  
殊於時坐遇難者有甚於焚焚魚以助門之明華武之長統  
以速長奔波文帝以剛強之質然以守雖自魏靜帝建天祿  
高蹈唐虞多得其時也

東來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



金因諸葛亮與神武舊隙兆乃禁絕宗廟神武發神武乃自  
晉陽出山口倍加約束城寨之物不曉候犯將過家地神武輒  
步率馬遠近聞之皆稱萬以同將兵戰爾益疑公焉○魏晉泰  
元年二月神武軍以信都高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  
月公率諸將擊元帥而封隆即開帝封神武三月乃白即開  
帝封神武為勃海王都使人卿神武四月又加授東道大行  
將軍一鎮入西長繩遠擊自公來奔神武以為行臺即尋以  
為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結軍兵兵侵掠百姓歸心乃  
詐為書言不來兆將以六鎮人卿契胡為部曲眾皆怒又為升  
州行徵兵討部曲殺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偽請留五日如  
此者拜神武却送之卿等別入號關擊聲動地神武乃喻之  
曰若不俱失卿客義同一家不意在此乃不勝召直向西已當  
死後軍期又與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神武曰  
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為主眾願奉神武神武曰爾卿里誰制不  
見焉宗平公百萬元刑法終自父威今以吾為主當與卿共  
不得欺誤兒不得犯軍令生罪任吾則可不尔不能為矣天下  
眾皆頓頭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推牛享土喻以討  
余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豈是幸其神武曰討賊大  
順也此時入業也吾豈不武以死繼之何暇談焉六月庚子建  
義於信都尚未顯背余兆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叛州刺史  
羽生自來謂神武撫慰曰今日反矣乃以元忠為報州刺史  
是時與戚壯振乃抗表罪狀余兆氏八月公兆攻陷報州李  
元忠果奔歸騰以為朝廷偏絕不權立天子則眾望允所係十  
月壬寅李意武王融子勳海太守則為皇帝年号中興是為發  
帝時居律仲遠軍以晉陽公兆兆會之神武用舊秦泰樂反問  
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州利刺  
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十山為地道往捷大封一時城  
陷入地城元主正月壬午拔鄴城然之威帝臣神武入承

壯固大將軍大師是時青州起義集眾於大都督劉休復使  
偏附行汾州事劉貴并城來降閏三月公兆夫自安兆自  
并州度律自洛陽往遠自東郡同會都號二十萬拔巨水而  
軍節度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軍總督神武令封隆守鄴自  
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十步兵不至三萬眾寡不敵於離陵  
為圓陣連手助以寒風逼於是將士皆死之四面擊之公  
兆必責神武以背已神武曰本我力者共難室今帝何在兆  
曰永安柱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昔日魏謂天其計敗在  
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我指之有今日義絕矣乃  
人戰大敗之公兆必將眾奔鄴宗即曰不用公言以此消輕  
失紀宗反預為所收眾散卒成軍空而前上○初晉泰元年十  
月歲星彗或鎮星太白聚於箕宿其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  
出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朔斯猶執天光度  
律以送洛陽○承業承業後都督實顯張勳入洛陽執世隆房  
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而神武至洛陽發節  
閭及中興主而立神武為武成王即改神武為大丞相天柱人相  
軍大師還鄴七月神武帥師伐余兆兆封隆之言得中則斯精  
實按勝實顯管幸往事余兆竟皆反隨今在京師龍任必得禍  
際神武際以為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隘口入余  
兆兆大掠晉陽北保秀谷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回塞乃建大丞  
相府而居焉余兆兆既至秀谷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  
討之師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意首當會道黨素以  
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正月晉  
泰泰至余兆兆庭軍入因宴休情忽息眾電整走止破之兆自  
焚慕容紹宗以余兆兆妻子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  
武之入洛也余兆兆遠都下都督橋猛張子期自洛陽歸命神  
武以其助亂且數反獲斬之剛斯猶由是內不自安乃上南  
陽王范及武衛將軍元毗親光祿王恩收攝神武於魏帝時

司空高乾落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也。魏帝之貳神武也。又東  
徐州刺史高乾落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也。魏帝之貳神武也。又東  
其兄所以稱刺狀狀壯士執紹華於路得救書於相領遂來奔  
於是魏帝與神武陳兵於河。元午魏帝與神武陳兵於河。元午  
將征司馬發司馬諸川其增備備寸河橋六月丁巳密詔神武  
曰字文黑爾自破奉體多求其分際有安非常事資經署但秉  
啓未全皆父進討事涉忽忽遂諸羣臣議其可否會言假稱南  
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爾不虞二則可感其延時魏帝將伐神  
武神武部將尉遲熾疑故有此詔。神武六表曰荆州館從  
左竊近欲取關關持遠將有逆圖臣今將勒兵馬三萬擬從河  
東而渡又遣庫狄干郭瓌刺律金散聚城兵四萬從其來還津  
度遣使招寶泰亮雄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荆州遣尉景高敖  
曹燕雋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左左皆約勒所  
部伏驅馳分魏帝知責其父乃出神武表命群臣議之欲止神  
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并條佐令其博議遂以表聞仍以信誓自  
明忠秋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初神武自京師將  
北以爲洛陽父兄喪亂王氣衰及雖有山河之固土地偏狹不如  
鄴諸王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承之基經營制度至世  
宗乃畢主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長復謀焉  
遣三千騎鎮建以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濬旁船不聽向洛諸  
州和雜乘運入鄴城魏帝又敕神武曰王若欲伏人備其物  
議唯有歸河東之兵能建與之成送相州之衆建於州之軍令  
蔡雋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與朕親離別速轉  
輸則義人結古疑悔不生王高祖太原朕垂拱於洛終不充足  
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力武欲止不  
能必爲社稷宗廟萬萬之策矣在於王非朕能定爲止止實  
相爲惜之魏帝乃下詔罪狀神武爲此代經營神武亦勒馬宣  
告曰孤遇尔朱擅權李太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勇幽明橫爲

剛斯猶以誠即爲逆直其期數與晉陽之印誅君側惡人  
今者南陽誅情而已以高祖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  
之幸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出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相遣口  
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聞計於群臣或云南  
依劉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平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武之占  
剛斯格雖不曉誠之并持徑從洛陽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  
踰於去安邑西神武入洛停於永寧寺以刀戟不可瞻發乃与  
百餘騎以請回志置乃大同馬居書下舍而欲制失事焉神  
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營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至  
洛陽之殿立清河王世子爲魏帝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无父  
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公爲一  
爲四年八月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魏中尉軍曹魏  
祖曰不可今八月丙子以魏氣逆下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  
兵果行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購兵鄴下無先有黃黑  
陣闕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我衣色黑者西魏我衣色人問以此  
候勝負是時黃堽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  
魏軍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  
李業與孤虛術率其北三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  
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於一夜而畢  
軍實奪據上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有星墜於神武營神武有  
十一月庚子興疾班師庚子遣太原公祥麟鄴辛亥祥麟子澄  
至晉陽神武以无功表解鄴督中外諸軍事魏中尉軍曹魏侯  
景泰與世子當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死吾不能  
与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爲神武書召景泰先  
与神武約稱書二背微點乃來景泰至死點景泰不至又問神武疾  
遂神武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尔面更有餘憂何也世  
子未對又問曰昔我景泰侯景我邪曰然神武曰景泰制河南十  
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願我能養其爲汝鶴卿也少壯敵景

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與以與以深加殊禮又經累  
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為我邪亦何恨乎生陳啓  
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  
元年改諡神武皇帝  
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祖終日嚴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  
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事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取  
重聚法最嚴肅臨制諸將山無不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  
將士全護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數常數動數悉指畫諱心不尚  
綺靡權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才所堪乃至其於斯養有並無  
實者稀自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遠失指及多致  
奔亡雅尚儉素力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  
過三爵居官如賓仁愛士如鷹景裕以明經稱韓毅以工書  
顯威以謀逆見為並家因置之第館教授諸其文武之士盡  
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效力至南和  
梁國北懷魏吐谷渾阿至羅威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文襄帝

世宗文襄皇帝諡字子惠神武長子也魏中興元年立為勃  
海王世子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  
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  
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  
都督時人雖聞其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廣明事無煩滯於  
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政部尚書魏自津亮以後選令常  
以年終考制文襄乃整政前武猛雖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  
魏人皆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擢用有未居顯位者  
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展  
其所長以為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  
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舉劾者多為之變乃奏更  
部郎崔暹為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  
枉路絕乃勝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

書者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宣四年十一月神武面諫不豫班  
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其牛神武為不豫班  
受子司牧侯景據河南反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一日文襄  
隱憂關刀發疾謂文襄武陳神武遺志魏帝詔以文襄為使持  
節太保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大行人基勳海王詔太原公  
洋攝理軍國遺使教勅武宣六年八月使大行基勳容紹宗  
與太尉高澄大將軍劉世明王思政於潁川先與文襄遺行基  
尚書洋術密將略潁川之北至是凡所獲二十三州七年五  
月文襄又命師自鄴起潁川六月景申克潁川禽西魏大將  
侯景天保初追尊曰文襄皇帝諡號世宗

顯祖文宣皇帝諡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母弟也武明太  
后初孕帝母有赤光照室太后於懷之及產命之曰侯子千  
鮮卑言有相子也內金明敏兒若不足文襄母唯之曰此人亦  
得富貴相法亦何向神武以帝兒臨神彩不甚發揚嘗問  
以時事帝略有所辨僅語一事必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  
亂帝獨抽刀斬之曰吾者須斬神武以為然又客配兵四山  
而使高澄中騎為攻之文襄等怖提帝動振鼓樂相格榮免  
帝言情猶急之以獻由是神武休其之謂長史薛軌曰此兒意  
識過人也亦故怪之幼時師事高澄景裕景裕曰此兒意  
識過明景裕不能測也武宣五年神武崩魏帝授帝尚書令中

文宣帝

昭著內除姦邪外拓淮英服存食殘存情人物而志在峻法急  
於樹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意人心對生惡殺也吉凶報  
應未嘗不驗而論之積善多慶文襄之禍生所起蓋日也焉

書監京畿都督七年八月交義陽帝在城東以堂事出善卒山外義陽帝神色不憂指麾部分自為新舉賊而深其口不發聲除言奴反大將軍被傷處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乃謂魏朝立皇太子因以大熱乃赴晉陽探察政事內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將皆隱帝於是帝排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或獨當為群情始服八年魏帝遜位別宮神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元宣帝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即位於南郊御太極殿大赦改元十一月周文帝帥師至陳城分騎北受至建州置使帝親我出次城東周文帝見軍容嚴盛數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

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一謚曰文宣帝廟號顯祖帝以敏有遠量對若不遺內監甚明又義牛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承風莫不愛懼而帝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言威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為不登極之

後神明轉表外柔內剛果於斷害人莫能親又特明吏事由心政術簡靖寬和坦於任使故楊情等得展其臣贊朝政繁然兼以法取工不避權貴或有違犯不容動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擇抱規覈光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魏甲練兵左右伯備置百餘軍士每臨行陣親嘗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不多憂犯難危常銳利捷七年後以功業自誇遂留情就道肆行淫暴

### 廢帝

廢帝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帝之長子也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十一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位於晉陽宣德

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以次永相常山王演入纂天統是日王居別宮

二年九月殂於晉陽時年行十七

### 孝昭帝

孝昭皇帝字延文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庶弟也大保初進爵為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長思理省內畏服七年從父宣選都文宣以尚書奉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奏帝長於政術斷威不其理文宣厭重之時文宣溺於游宴帝憂憤乘於神色文宣竟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帝唯唯帝時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慈抵杯於地曰汝似嫌我自今敬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金盃皆棄壞後益沈湎或入諸貴戚家用力批位不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文宣崩帝居禁中謹畏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錄尚書事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太皇太后尊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為皇建

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累病奄忽無遠今嗣子幼未開政務社稷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弊道君宗人雖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太王是月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謚曰孝昭帝聰敏有識度深沈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容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開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亦所克勵輕躁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皇后父位亦特進並無別日晨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望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悉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作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耳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隔澤因被寵遇其未聞也如此于時國兵強將盛神武遺恨意在頓驚平陽為進取之策遂圖不遂惜哉

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十選之後雖主祭有人號令所  
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舊業內外皆自朝及野群心屬望東  
魏之地空國雖廣景期月後登壇始則有心政事風化肅  
然數年之間則業又及其後繼其欲事極得狂昏邪殘暴近  
代未有若此不承實由斯疾濟南繼業人其其降風教案然猶  
如存其狀狀動雖懷誠誠既不能實弘道德和睦親鄰又不  
能遠慮防身休咎隨主應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誅其君尋廢  
辱其任非其為之所致不孝昭昭居臺閣政事通明入史之簡  
無所不委之其期後大能前賢及臨晉之更探時久服其  
明而識其細也情好猶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流且取孝校  
之風德召才賢又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後於宰臣主將相猜  
不無危殆乃勝問右實懷兼井之志經謀左曠諒道代之明主  
而降生不永其教何哉豈顯之隆別有復報將各之其字止  
在於斯帝位之天不許也

武成帝

世祖武成皇帝諱武皇帝年九十九孝昭帝母弟也孝昭崩  
後即帝位入統六位

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廣昌大赦改皇建二年  
為大寧

四年夏四月太史奏天文有變其言當有幼主景子乃使  
太宰叔孫太尉特節奉皇帝生靈傳位於其子大赦改元為

天統元年於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取國大事咸以奏聞  
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勤宮享壽四十七  
二謚曰武成皇帝

後主

後主諱子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小美容儀武成時所愛  
寵拜出子武成入集大業立為皇太子阿瞞四年即位於市  
即位於廣昌大赦改元為大業

大業二年

大業二年二月是秋山東大水人飢  
周武帝年十月周師攻晉州出大集晉州刺史列陣而行上  
魏祖與周將王憲相對不交不戰周師飭隨而退十一月周  
武帝還長安備師晉州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州  
與戰於一城南晉軍大敗帝先還突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  
之帝謂朝臣曰周師其鋒銳何聲臣曰天命未改一得一  
失自古皆然臣聞晉州安寧戰戰兢兢晉州城死戰以存社稷帝  
意猶懷欲向北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德王孝珩守晉陽  
若晉陽不守則欲奔突厥帝曰不可帝不從其言景帝  
帝為隆化元年詔除安德王延宗為相國李公倫舉延宗流涕  
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突厥從官多散騎軍將勝即  
叩馬諫乃迴之對時唯高祖那賊等十餘騎應王孝珩突城  
王孝遠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眾欲即皇帝位於晉  
陽隆化化為魏昌王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為周師所  
虜廣德王孝珩妻南陽宮人及珍室班賜將士帝不悅尉律孝  
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諸帝親勞為帝撰樂曰曰宜關關既  
弟感敵人心帝既出臨眾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說大笑左右  
亦群哈將士莫不解身引昌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  
謀害帝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華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  
位幼主

幼主

幼主名曰帝之長子也立為皇太子隆化二在春正月乙亥即  
皇帝位時年八歲改元為大業元年於是廣門侍郎顏之推中  
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奏勸太上皇帝往何外舉兵更為  
經略若不濟南陳國從之周師至廣德王孝珩城而門太  
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度河入濟州其日幼主即位於大丞  
相王僧辯侍中斛律孝卿送禮文及筆致於廣州孝卿乃

以之歸周太王王并其子周初主走青州南徐州南徐州初為周  
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為北周主并井太初王諸王俱  
送長安封而溫國公至建德七年詔南徐州刺史楊機等反  
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後  
主幼而今華友長顧文宣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諸  
子任陸令章和士間高同那脫皆機長為華等制天下陳  
德信也其所以故政者又難以備載御馬則藉以辭制則  
以梁肉馬及鷹犬乃有懷同郡君之號故有亦彪儀同道送  
君陵有郡君之號好書所讀數龍道送者也又於華林園立  
貧窮村舍帝曰朕不為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又好不急之務  
一衣素褐及旦得三升特受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服夕  
辦當務者因之貧一而貢十焉賦歛日重後役日煩人力既殫  
帝藏空竭乃賜諸侯主費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  
郡下逮鄉里亦多隆中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於是  
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為貪縱人不聊生矣自鄴都及諸  
州郡所在徭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斷於武成至帝而增廣  
焉然未嘗有惟薄注機云

**論曰**武成周廢會典興經義弘長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帝王之  
量矣但愛御庸賢妄以朝權惟時之閒後過度放王之兆其  
在斯乎玄象告變仙位元子名號雖殊猶已出迹有虛節事  
非虛與敢明臨下何易可詘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主或以時  
機武以情忌皆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射大道之義也  
**曰**以中庸之安易染之世求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機祗至  
千傳位嗣以正人閉其善道意德所衰翼平春謝遺法遺庭所  
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官外寵屬之以嬖倖僅若機所  
之媒然朋姓之好言曰從惠若朋盡言其易武王在御亦月論

序罕接朝上不親政事一日乃機奏請出族內侍惟惟外吐絲  
綸成房風霜志天日虐人善物傳噬無厭費錢營營營營  
南軍以名時此禍臣臣顯戮始以慢腐之萌微朝土崩之勢周  
武因機遠處區區然夫高亮糾罪人其亡也久焉自然之理矣  
南人自公親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  
以失明之略代疾走遂下時發君有若師出以捷陰之役推  
字又知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服上室是類中更令公心國因累世之有得樂推之會地居常  
璧逐迂迴諸機論說非當之才連眉前不剛之智劉繼俊又明  
察臨下文試名臣其力用親我忠塞命對陸延平于於龍  
城納長君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敗東朝既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後得以壽終也亂嗣不承耳哉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教文教內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羅  
成天假之年足使養其肝食其肉即位雅道後昭裴之風推  
焉已墜廢乎外內崩離深溝於平陽身會聚青土天道深  
遠或末易發言凶由人抑可揭推觀夫有文有武威權遠阻西  
包汾晉南極江淮東及海隅北朔沙漠六國之地我提其五九  
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眾寡按裕藏之虛失折衝千里之  
將惟惟六奇之士皆二方之優劣元等級以等言其大行長  
威之固自若也江淮險阻之險不移也裕藏輸統之富未虧也  
士庶甲兵之眾不缺也然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必  
賞過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雖猶峻宇并高聲言鄂鄂遍於宮闈為  
色荒於外內俾登作良臣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欲必得誠不虧  
不物又暗於所受正信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流按閣則富勳之族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簡彼不忠良特加於大馬謬邪並進法公多勵持執者非止  
百人持捕者不惟一手於是士朋左解聚叛親離顧瞻周道咸  
有西歸之志方車盛具官朝躬極崇崇崇之可謂指白日  
以自保厥嗣之族制則勝之則五出崇崇崇之可謂指白日  
金石者難為功難結者易為力故。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  
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承自河清之後逮于武  
平之末土木之工不息殫殫之選元已征殫殫人力殫殫物產无  
以給其求江海不能殫其欲所請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  
既窮矣又為賊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層不亦難乎由  
此言之齊氏之敗二蓋亦由人匪惟天道也

東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三

東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四

周本紀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彌代郡武川人也其先出  
自京兆恭帝子孫追居州其後有葛烏突者祖武多義略鮮  
卑泰少為主簿遷地二部洛山為大人父月慈孫曰普回因狩  
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以爲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  
子曰于文故國號宇文氏以爲天授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  
居遼西是曰獻侯。自莫那九世至侯歸臣爲慕容皝所滅其  
子陵仕魏拜爵為都尉封玄苑公及慕容皝敗歸魏拜都牧主  
賜爵安定侯天興初魏遷慕容皝於代郡陵隨例徙居武川即為  
其郡縣人焉陵主系系主繼三子皇考肱並以武略稱於侯  
有無幹武成初退讓曰德皇帝。帝德皇帝之少子也少有大  
度不事家人生業轉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為務隨德皇帝  
在鮮于修禮軍及有禁殺脩九帝時年十八榮下任將帥其  
無成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因隨亦榮遷管陽榮忌  
帝兄弟嫌其遠託以他罪誅帝第三兄洛生帝以家寬自理解  
旨懷既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軍從榮征討後以別將  
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榮莊反正以功封都子焉榮  
二年亦榮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  
莫陳陵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侯共圖顯壽計尤所北帝謂  
岳曰今天光尚近尚未以氣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  
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眾必有人有留心進失亦朱之期  
退恐人情變動若以此說說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帝入悅軍  
說之侯遂與岳長安帝輕騎為前鋒進至華陰侯顯壽又岳  
為關西人何臺以帝為左丞領兵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奏決焉  
侯顯壽亦朱氏遠東朝政帝請往觀之至并州神武以帝  
非常人曰此小兒耶自異將由之帝詭陳思款其左右若求

復命帝道而行一日而神武乃悔發一驛千里道帝至關不  
 及而大帝還謂臣曰萬數人臣邪逆謀未發者陳公兄弟耳  
 侯莫陳從本實稱材亦不為敵忌臣為之捕圖之不難今實也  
 願從之明下十一萬夏州刺史陳叔陵所統突厥兵三千餘人  
 及靈州刺史茹洪並持解遠從陳叔陵望河而流人紀巨陵伊利  
 等戶口實實奉奉朝國公若移軍近龍堆其要書示之以威懷  
 之以德即可也其主馬以資吾軍而北徙沙塞還軍長  
 安臣輔魏帝相文之孝也臣大從懷德帝請問諸事陳叔陵  
 狀魏帝納之加帝武衛將軍還令報高祖引軍西次北涼山  
 以夏州陳叔陵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皆帝帝曰于文左  
 丞至左右手何可發也臣公孫日乃從衆議表帝為夏州刺史  
 帝至伊利利陳叔陵而曹海通使於帝神武。魏永熙三  
 年正月質拔高祖討曹海通都督陳叔陵至夏州與帝謀帝曰曹  
 泥城陳叔陵不足為憂侯莫陳從本無元信其自死圖也臣不  
 勝遂與從本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為從本所害將散還平京未知  
 所屬於是趙貴言於陳叔陵帝安寧略北告侯莫陳叔陵因而  
 奉之大帝帝將皆稱善乃令陳連連馳至夏州告帝七史  
 咸泣請留以觀其變帝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侯終日者機  
 也今不早起將恐後矣自離帝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京時所  
 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兵來帝至安及遇之於懷舍吐哺上馬  
 謂曰質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也侯景曰我前日  
 隋人所制者也景於此還帝至平京侯景其勳將士悲且喜曰  
 宇文公至无所憂矣于時魏帝將圖神武而侯景遣元毗宣  
 言於侯景追還侯陽毗到平京會諸將上推帝侯景陳叔陵亦被  
 刺追還侯陽侯景不肯應帝曰侯景狂言侯景不應詔命  
 此國之大賊乃令侯景來殺我侯景曰侯景狂言侯景不應詔命  
 高祖至河東侯景侯景在永洛自侯景侯景侯景侯景侯景侯景  
 侯景而末洲朝旨且眾未集侯景侯景侯景侯景侯景侯景侯景

武備

討侯

高祖主室魏帝因魏帝為大都督即統管侯景軍。帝乃與  
 侯景書以殺質拔高祖罪三月帝進軍至夏州報軍悉集謂以討  
 侯景主室莫入陳叔陵四月引兵上龍留侯于邊為都督鎮夏州  
 帝中今嚴肅秋毫無犯百大宛軍出木狹開大聖平也二尺  
 帝知侯景法而多猜乃信道侯景行其不意侯景疑其左右有異  
 志左右不自安侯景遂遣騎圍大軍至且退保洛陽留一萬餘人  
 圍守永洛帝聞之依帝帝即騎數百赴洛陽以臨侯景其  
 部將皆勸侯景退保上却其依侯景山軍軍自警備將或求帝  
 縱兵擊大破之侯景其子及廢帝數千騎遁走帝乃命原  
 州都督趙道悅至南屯山斬之傳自洛陽帝至上却侯景庫財  
 物山積皆以賞士卒臺臺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鑰歸帝知而  
 罪之即賜將士眾大宛侯神武開關陳叔陵遣使於帝深相  
 密結帝而而不討神武書以聞時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  
 村於帝乃令帝稍引軍而東帝乃令侯景率步騎五千將領河  
 渭合口為圖河東計帝乃傳檄方鎮稱歡迎亂臣致我今便  
 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越其無雲或襲其窟穴電統龍擊露合  
 星羅而散連負天地毒被八鬼東此掃蕩易同州拾散若度河  
 稍逼宮朝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  
 固其巢穴未敢發為亦命諸師百道俱前腰裂賊目以謝天下  
 帝謂諸軍曰高祖雖弱不足而計有餘今朕其欲西其意入  
 洛否欲令放洛乘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龍軍中士五萬孔據  
 華州散若西來主羅足得抗拒知其入洛寇洛即襲汾晉古便  
 速驚且劫京邑便其進有內顧之憂更有被禍之勢一卒大定  
 此為上策乘敵稱善。七月帝帥眾發自高平前軍至子弘農  
 而齊神武稍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也河橋左右元斌之領  
 軍則斯格鎮武牢帝謂左右曰高祖數日行八九百里戰者  
 所忌正須乘其疲擊之而主上以萬東之重不能更河決戰方  
 陣陳守且長河萬里行樂為難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趙貴



家室帝以漢魏晉故舊門人統中乃令蘇綽廣濟世周制  
改創其事亦望大卿自然為據次未成而蘇綽即至是  
始出乃命行之九月帝不覺還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輔嗣  
子十月乙亥薨于雲陽宮還長安發喪時年五十五孝閔帝受禪  
追尊為文王初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為文皇帝帝知人善  
任使從諫如順帝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能驚駭英豪  
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因得釋而用之及河橋之役以  
充戰士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  
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為心云

孝閔帝

孝閔皇帝諱劼字世龍尼文帝第三子也魏恭帝三年三月命  
為安定公世子文帝崩世子嗣位為大帥大家宰魏帝諡曰  
陽封帝為周公庚子詔權位子帝  
春正月天王即位於承光天朝百官手露門直信奏議曰

帝王之興廢弗更正朔明受之於天華人視聽也行夏之時後  
王所不易公魏晉生終周室受命以承水衡當行錄正用夏  
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之醴厥色其間豈制  
曰可帝性剛果忌晉公護之事同會坐獲重司馬孫伯以先  
朝受命入侍左右亦承護權重乃与官伯之鳳賀提提等諸  
誅護帝討之又引召伯張先各先洛以白護護乃出執為梁州  
刺史恒為漢州刺史周等也公帝將召召臣入因此誅護先洛  
又白之時小司馬尉綱亦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入殿中詠呼鳳  
等論事以次執送護等護之綱仍罷禁兵帝無左右獨在內  
殿令召入執兵自守護等大同馬質蘭在殿帝雖惟與為略陽  
公以武明時年十六權伯等亦過望及武陽誅護後乃誡曰子  
閔皇帝

明帝  
世宗明皇帝諱小名統萬突文皇帝之長子也孝閔帝崩後進

晉書

位任國輔以州刺史孝閔帝崩公護還迎帝於政州

秋九月天王即位

春正月乙未以大家宰資公護為太師詔三十六國九十九  
州自魏南徙後河朔人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取京兆人  
為元主有司入帥晉公護表歸政帝始親萬機軍旅猶  
於護

夏四月帝問於護護過而更子大漸詔曰今大位虛曠社  
稷無主朕是幼少不覺當國實屬公為朕之弟宜寬大度海  
內共聞能弘我國家必此子也辛丑帝勅於延壽發時年二十

七歲曰明皇帝

晉書水經終於放命或權威震主威震帝濟天威謂  
大主可以力致神宗可以求得而卒誅更結及亡不旋踵是知  
天命有在庸可恃乎周之受命自備躍無无一旅驅馳戎馬之際  
顯及行伍之間時焉能更置公聖為集義會同盟一卒

而於仇讎鼎沸而臣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材材推推主誠以  
特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中其之眾恃戎馬之強優入收鐵  
志圖吞噬又與謝靈運神風馳於建康城之動沙苑有是  
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為強紹元宗之策緒劉隆周之景命南  
情江侯西幸已蜀北控少漠東據伊瀾乃指諸魏晉意章在日  
修江侯之教與成一代之傳德刑並用尊卑兼叙安國悅  
俗阜人和億兆之望有焉揖讓之期外集眾義若此入臣以終  
歲失哉非夫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武經文若助能  
與於此乎昔漢獻帝應曹公成火中業安備湯宋宋建巨  
今之動搖應誦功綽有餘於至於治官制勝關城多戰勝歸  
命秦捷誅矣雖事出於權迫而用重於德教斯為過矣晉則承  
既安之業齊與推之建國與代與之申纂大宗之緒始則推  
位專命終乃政出私門俱懷臣刺之誠用致禍貽之禍情哉

高祖武皇帝諱高字彌羅英文帝第四子也武成二年四月帝崩諡高祖武皇帝葬於高祖陵

元年春正月戊申改元

不勝其苦人將軍以上入德使帝親諭以伐齊之言往往以

其時群臣咸以為丁丑詔暴齊氏過惡以往國陳王元多前

一軍總管發陽公司馬消難為前二軍總管鄭公亮案案案前

二軍總管越王餘為後二軍總管周昌公侯莫陳瑒為後一軍

總管趙王招為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即眾一萬總管陽順公楊

堅使公侯莫陳心舟帥二萬月清入河梁公侯莫陳內帥眾

一萬守太行道中國公李穆帥眾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李賈

帥眾二萬出陳水千平一親帥六軍眾一萬自指河陰八月笑

公李義深率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兵五千騎子

蕭津關柱國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汾州諸城柱國宇文

紹步兵一萬守汾水關趙王史王誼監六軍攻晉州城帝屯於

汾州王誼攻汾水關永安一城並拔之帝每自汾州曲城下

親督戰者晉州刺史崔暹高澄等使送款王誼應之未明於城遂

自非州帥眾來攻帝以兵新集且避之乃詔諸軍並前齊王

大寶州刺史成帝帥軍八萬置陣東西二十餘里東常御馬從

數人巡陣以主帥姓名以數勉之諸王感見之恩各

思自勵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王亦於

此列陣中後齊人與爾兩引帝大喜勸諸軍擊之齊人便退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爲上高祖被命討齊魯慢更刑殺獲天紀加以背忠怒齊集信  
 忘義廢忠天從物伐罪乎人一鼓而劫平陽再奪而摧冀厥爲  
 晉王公相繼遁去高緯者齊故帝承齊間仍爲德王高延宗  
 提散之則遂擄名號而爲齊王主莫多雲敬樂等時合餘卿皆  
 被借上威以振而濟烏離破竹更難建邦非易矣宗報散於  
 臣道門水木以傾枝果自齊斷其源分折節而來冀北河朔傳  
 檄可定八外其共六合尉兩方當懷伯庶貨永牛於塞无疆之  
 應義獨在漢皇約法除其苛政陛下神典刑彼新邦思曹惠  
 澤被之率士望德臣庶皆從湯祿可大赦天下高緯又王公以  
 下若釋然歸順臣計自新輸工入僞朝亦從寬宥暴次序依  
 例無失名制德令則宜削除鄉會指紳並并騎士一介可稱並  
 宣此錄之景雲元年己巳中金銀主器珠玉麗服及宮女三千人  
 班賜將士於西河郡中軍趙郡  
 春正月乙亥太子傳位於其太子恒政年曰承光自號太

稱萬祖。帝沉毅有智謀。初以晉公器重。惟情自晦。迹不莫。其深淺及謀議之後。始親駕。機起。勸精聽。寤不忘用法。嚴整多所罪殺。號令懇惻。唯屬意於政。得下畏服。莫不肅然。性既明察。少於因思。凡布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聚布被無金寶之位。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牆瓦。其彫文刻鏤。綉綺繁縟。一皆禁絕。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所山不康餘情。教習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勦苦。皆人所不堪。平糴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盃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趣。躬往行陣。柱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隆慶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炎。破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宣統

宣皇帝諱潯子乾伯武帝長子也武肅崩太子即皇帝位

大梁元年立魯主衍爲皇太子二月詔博位於皇太子衍大赦改元大成爲大象帝於是自揃天元皇帝所君稱天皇竟二十有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

二月五月乙未帝不愈詔揚州總管隋公楊堅入侍疾帝崩於  
 天德殿時年三十二諡宣皇帝帝之在東宮也武帝慮其不  
 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  
 休息性嗜酒武帝遂禁醪醑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扑  
 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髮笄者幾人餘皆立不立邪於是遣東  
 宮官爲鉞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脾威嚴矯情修飾以見嚴  
 不外此

黎江道

靜皇帝諱衍後改名闡宣帝之長子也立為皇太子宣帝於鄴宮傳位授帝名正陽宮

二年五月乙未宣帝薨奏詔帝入宿露門辛巳惠宣帝崩帝入居夫

唐少柱國漢王禧為上柱國右大丞相上柱國揚州都督隋公  
楊堅為左大丞相帝若欲置百官總已以聽於左大丞  
相秋七月隋州刺史宇文弼率兵遣大將軍楊素討之青州  
管射進兵丁未隋公楊堅都督內外諸軍事已西鄭州  
管同馬軍將軍以柱國楊公王誼為行軍大將軍討之九月  
丞相去左右驍騎以楊公王誼為行軍大將軍討之九月  
家年十二月甲子大丞相隋公楊堅進爵為王以賜為隋國  
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改元二月甲子帝遜位於隋居于別宮  
隋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帝崩時年九歲遺志也諡曰靜皇帝  
自是西秦隋二國爭強戎馬生郊于五月用兵軍機深以  
敵勢相逼之事一彼一此（隋）繼業未親乃機慮深謀以  
策善正乃突厥雷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禦力始乃苦心焦  
思方已勵精勵政為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國之政  
務強兵之術求難人之以有懷順天道而惟心數年之間大勳斯  
集擁祖宗之宿憤松東夏之臣寇盛矣哉有成功者也若使翌  
日之慘無變繼業之志獲申顯武窮兵雖見譏於良史雄圖遠  
略足方駕於前王而識嗣子之非才願承之至重肅愛同於  
晉武則指翼於宋宣何欲威之獲榮則於肅義方之教其若  
見乎卒使晉室君臣皆為毒逆（隋）之行事身殺已為幸矣  
越自幼冲紹茲衰統內外挾孫劉之款收諸無帝代之強  
隋氏因之遂迂龜鼎銜褒城城拔快翻城塞等之威靈凌動王  
無救宗周之頌嗚呼以文皇之經略洪基武皇之克隆景業未  
踰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先帝之餘歟非孺子之罪矣也

后妃傳

漢高祖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母曰皇后餘則  
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其制也禮有夫人嬪婦御妻之數焉魏晉  
相因時有升降前又言之具矣○魏氏上業之兆雖始於神元  
然自昭成而後其言六宮之典而意忠昭昭也魏氏始於神元  
妃后無稱昭成而後其言六宮之典而意忠昭昭也魏氏始於神元  
相夫之多少無限然其言六宮之典而意忠昭昭也魏氏始於神元  
者為吉不則不得立也又太武皇帝崩後其言六宮之典而意忠昭昭也  
之義雖事非典而制則知仁（隋）改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  
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  
大脚女視元士及（隋）俱未踐尊極神武嫡妻稱妃其  
所聘而如女稱焉如公主文襄既尚外朝公主故所別號焉  
宮自餘姬侍並稱嬪而已又宣後延嬪有夫人嬪御之稱然未  
具貞孝孝昭內職其少唯楊嬪才貌兼美得是貴家襄城王母  
孫氏有德行並蒙恩禮其餘無聞焉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享  
之制其修祿庶以儉約（隋）兩廢節制欲於橋柱官闈有貴  
魚之美誠望無私隔之尤可謂得君人之辭也（隋）外行其志  
內達其於後漢雖難爾宋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厥尊卑之所及  
無隔險誠於是外蘭殿以正位踐掖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隋  
左惟而掩青紫緣恩倖而擁五帛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  
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髮髻也人厭苛政弊重其多文帝之祀  
忽謂特由於此（隋）思黃則樊大矯其違唯皇后當至傍无私  
寵婦官位享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省之式略依周禮自減  
其數嬪三官掌教內德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  
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功絲采視正七品又米使官儀儀置  
六尚六司六典處用純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二曰尚儀

三曰尚服四曰尚食五曰尚儀六曰尚工六尚各三員須從九品六司制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信閹嬖嫉妬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支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嬪嬙至九員出婦一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閑掌宮闈之務六尚以下皆分隸焉。周時后妃嬪御無精微職唯端容灑飾陪宴游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今

文成文明皇后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年十四文成踐極以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后。國初位尊為皇太后后性聰慧自入宮後相率書計及算數操省決萬機太后以帝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詔十八篇文多不載

齊武明皇后

齊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少明悟強族多聘之並不肯行及見周顯祖上執役驚曰此直苦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教致私財使以聘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濟清之志頗產以結英豪密謀殺後后常參預及拜勃海王祀開闢之事悉決焉后高明殷斷雅意後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質厚不妬忌神武如侍戚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驚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退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靈柩死生命也來後何為神武聞之驚歎良久曰沙死敗後侯景嘗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以法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猶失身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于嬖嬙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顧不疑也及嬖嬙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寵願勿勿陳惡言請了不異已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我服以御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為請爵位每言有封賞用義不以私

魏公

彭城太妃

彭城太妃宋朱氏榮之女魏孝莊后也。周顯祖初至京重謁於東妃見其束帶自捕下官神武迎嬖嬙公主還亦朱氏迎於木井北與嬖嬙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鸞應弦而落妃引長弓射翔鸞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繫繫

後主皇后

後主皇后馮氏名昭本制律氏從婢也母名輕嘗本穆子命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其知氏族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姑輕嘗面惡為宋字欽隨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昭先是重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腸滿杯酌黃花不以此也後主自立後后以後帝飲無度故云清腸滿杯酌也

馮淑妃

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薨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蕙點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威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與周師之取平陽帝微於三堆晉州帝生急帝將還淑妃請更赦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為後主名緯殺圍言非吉徵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攻矢下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生乘勢欲入帝救且止召淑妃其觀之淑妃新熟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傳俗州傳晉州城西北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驚及及備收肉收誠不遠遠擒監在宮人以不連成受罰帝與淑妃度橋橋壞下夜乃還捕妃有功勳將立為左皇后即令使馳取禮葬葬畢皇后服御仍與之並駟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成淑妃方以粉鏡自照後離離賊至於是後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帝為掩護命法如若之然後去帝奔都太后後至帝不出迎淑妃將至城門出十里迎之復以淑妃奔青州後主至長安

請周武帝乞收妃弟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嘗與公惜也  
仍以賜之及帝過書以收妃賜代王達其難之收妃彈琵琶因  
致斷作詩曰歸家今日情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  
弦連妃為收妃所請殺致於死

魏宗室諸王傳

元義高亦主孤之孫性剛毅雖有古慶事未嘗開口笑  
都表以代其弟鎮除懷朔鎮都大將軍因賜美酒帝曰聞公一生  
不笑五行之氣偏有所下八公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  
無不把肱大笑當時為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其以同橋船  
短路狹下便行亦又秋水泛漲常破壞乃為船路遂廣空車  
從京山若澤令輸石一雙更以為常橋閣來往便利近橋諸郡  
無不羨焉

元志

元志字伯綱字少清性剛毅雖有古慶事未嘗開口笑  
都表以代其弟鎮除懷朔鎮都大將軍因賜美酒帝曰聞公一生  
不笑五行之氣偏有所下八公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  
無不把肱大笑當時為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其以同橋船  
短路狹下便行亦又秋水泛漲常破壞乃為船路遂廣空車  
從京山若澤令輸石一雙更以為常橋閣來往便利近橋諸郡  
無不羨焉

元暉

元暉字少微少沈敏涉文史即位為給事黃門侍  
郎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寵寵凡在禁中要客之  
事雖別有尊嚴於權重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  
盧昶亦素與暉故時人號曰餓虎將軍餓虎侍中中吏部尚書  
納貨用皆皆有定價大郡二十石四次郡一千四下郡五百匹  
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為馬州刺史連車載物發

信都至陽陰間自是相屬道路不斷

元敏

元敏字寶仁字三石善騎射時為河東太守河東俗  
多問軍事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敏下車勸課郭佳  
教小二年間家給人足為之謠曰秦州河東并抽代春元公至  
止田疇始豐

陳留王

陳留王康姿氣壯烈武力絕倫每以矛細短大作之猶思其輕  
便綴於刃下其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在而  
志一常以稍刺人遂置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領稍於地馳馬  
而敵人手引不能出後引弓射之箭殺三人搗稍之徒  
三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後從行討及為偽將常先登陷  
陣勇冠當時敵無不震莫敢抗其前者及靈臺固悲歎其之流  
涕而追惜傷者數

元或

元或字文若字紹封或少有才學當時甚愛侍中崔光見  
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  
熙並以宗室博古文章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盧道  
將謂吏部崔休曰三人才學雖並優劣然於造次中山王  
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謂之語曰三王美瑤瑤未若  
濟南備圓方○環安制開俗世號流美瑤瑤王謂有名人也見  
之未嘗不心醉忘疲奏郊廟歌詞時稱其美或本名其字仕明  
時侍中穆紹與或同署選紹父諱崇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連  
時自以比荀父若可名或以取定鮮相倫之美

任城王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識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  
都大官聽訟甚收時譽及獻文次神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  
士吳承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皇親未之有輩太尉源質

州人

宗

親

等

又進以爲不可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不等進曰皇太子雖  
聖德夙彰然實中幼陛下欲隆獨善其若示廟而帝曰儲君宮正  
新舉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後魏後魏蠕蠕犯塞雲爲中軍  
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曰夷狄之爲初不見武頭猶若  
令武備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勳勳首執手勞還之於是  
相率布散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兒首除開府徐州刺史性善  
撫接深得餘少之心爲百姓所追慕送錢貨一無所受再遷  
冀州刺史其時下情於是合州請戶勳勳五天粟五升以報雲  
恩學文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勳勳善安鎮都大將雍州  
刺史雲廉謹自修留心無獄挫抑豪強劫盜止息州人頌之者  
子餘人太和五年遷於州諡曰康長子澄  
澄字道鏡少好學美姿容善書止言辭清辯響若縣鍾襲封加  
征北將軍以疾死及叛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  
見誠厲之顧謂中書令李中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爲宗室領袖  
是行當不辱命我不妄談也澄至州誘導懷附西南致順加侍  
中賜衣一襲更黃馬一疋以旌其能○朝京師引見於皇信堂  
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備於強鄰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  
刑書以示威雖垂古式合今權道帝方庫少深善其對笑曰任  
城當欲爲魏子產也朕方創政朝制當與任城與萬世之例按  
徵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祿車乘來朝見澄首領眉目儀秀逸  
謂主客郎中張勳曰佳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  
也除吏部尚書及車駕自代北巡留澄於蘭舊臣初魏自公疾  
以下動有萬數元散無事澄品爲三等其俊秀盡其能否之  
用咸無怨者後載右僕射車駕還洛引見主客侍臣於清徽堂  
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今與諸卿飲無高而不  
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而成萬物  
無滯次之沈頊池帝曰此地亦有嘉魚澄曰所謂魚在在藻有

叱

頊其帝曰且取主在靈沼於初魚躍次之制德殿帝曰射以  
觀德故逐命之次之凝開堂帝曰此堂取夫之閑居之義不可  
繼奢以去後自安以志危故此堂後作景雲堂謂子中曰此東  
曰步元無西曰海凱無此坐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  
訓判曰臣既遭堯之君取辭元訓之舉當子順  
順字子和平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義之小字篇數千言  
召覆誦之旬有五日一旬通徹豐奇之白登曰豐千五從師迄  
于白首其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筆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  
生五何吝不爾一六通杜氏春秋下惟讀書爲志安古性豪偉  
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鞍琴每長吟永歎此詠虛室○時上魏  
道頊文多不載起家爲給事中時高筆權重天下人上望塵拜  
伏頊曾懷刺詣筆門者以其年少答云云在坐大有青客不肯  
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賊也及見直生益林捧手抗禮  
王公先達莫不嗟謂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親筆謂衆賓曰此  
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主筆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千  
魏諸臣傳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嘗衛操以操爲牙門將後  
來歸魏說相穆二帝洞洞任以國事帝明操立碑於大邦城南  
以頊功德操以爲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  
勳衛崇衛衡就段熲生發范班賈慶賈植李意郭乳皆爲相帝  
所表授也  
劉軍仁  
劉軍仁字沒根獨狐部人劉武之宗也少豪俠有智略母曰文  
皇帝之女○魏皇帝後以宗女妻之待堅以軍仁爲陵江將軍  
何東屬軍仁於是獻明皇后撰贈及衛泰二王來廷焉慕容  
文等攻殺庫仁庫仁弟眷繼繼國事後庫仁子顯殺眷而代立  
又諫逆及道武即位討顯于馬邑大破之

奚斤

奚斤代人也出典馬牧斤機難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  
統禁兵後以爲侍郎親近左右皇始初與伯術恭恭從征破高  
車諸部賜爵山陽侯明元即位爲鄭兵將軍詔以斤出忠孝贈  
其父緯長寧子又詔斤與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左聽理萬  
機進爵爲公公之爲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爲左輔太武即  
位進爵宣威王仍爲司空征赫連昌斤西據長安秦雍以克皆  
來歸附斤與赫連氏相持累戰破定斤與赫連氏相持累戰破定  
遠說先朝故事雖未比是時有所得聽者數美之貞君九年薨  
年八十九

叔孫建

叔孫建代人也少以智勇著稱建之幸質蘭部常從左右登  
國初與安同等十三人迭與無事參軍國之謀隨秦王祿使慕  
容垂歷六載乃還賜爵安平公明元即位念前功以爲正直將  
軍遷廣阿鎮將威名甚著以功賜爵壽光公建威名南  
震爲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建沉敏  
多智東西征伐常爲謀主容貌清整號令嚴明又雅尚人倫禮  
賔愛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其得邊地獲魏初名將鮮有及  
之南方憚其威略資充輟不爲寇太延三年薨年七十三謚曰義  
壽帝王之興雖則天命經綸所託而肅肅腹臆託身軀驟之  
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謂義壽之士矣而劉庫仁忠以爲心盛衰  
不二進節所存其意蓋遠矣斤世林忠孝征伐有剋叔孫建少  
展誠勤終著庸代臨邊有術也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五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六

○魏列傳

燕鳳子代人也少好冬博經史明習陰陽讖緯四時  
開其口使以孔致之肥成時以須孔後拜代主左長史參決國  
事又以經授叔明帝常使將堅三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軍  
和七安終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  
此人无剛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邪鳳曰此人  
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王上雄雋舉服北土控弦百萬號  
今若一軍大動重機難之若輕行速捷因敵取資山南方所以  
威震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  
十萬見馬二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  
川白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春馬常  
大集羣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足鳳還堅厚加贈遺及  
昭成崩鳳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於符堅曰代王初  
崩臣子亡叛遺卿仲卿更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  
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且分部爲二令人統之兩  
人素有深讎其勢莫能先發此機變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  
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二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道武即位鳳行  
甚高書甚見器重

崔宏

崔宏字玄伯清河郡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宏少有俊  
才號曰異州神童符融之收異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  
冀州從事出撫慰事入爲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符堅聞之  
徵爲太子舍人許以母疾不就太原郡縣名知人稱宏有王佐  
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辭難奔魯問爲丁零翟斌及晉叛將  
張碩所留翟斌曰斯人也世斯時不用扶搖之勢而與鶴雀  
飛沈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爲吏部郎尚書左丞國征慕容室

次中山并都走海濱帝素聞其名博求及至以為黃門侍郎與  
張袞對總機要章制制度時曾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  
號參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  
故漢夏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乃國宗號稱號商本不復  
更立唯商人夢獲號曰殷故諸侯行不廢舊基之號國家雖  
統此方廣漢之上連下應更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  
異於前之初改代曰魏意欲承永亦奉建魏之大魏者大名州之  
上國斯公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為宜號為魏道  
武從之於是稱魏○時命有司制官制朝儀叶音樂定律令  
申科禁宏德而裁之以為法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擬八生法通  
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率諸被信任勢傾朝廷約食自居不營  
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帝聞盛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感誠  
其過約而宏君之愈甚帝引問古人之舊事主者制漢陳古人  
制作之制及社代發異之由其合上意宋書帝謂性百亦不諂  
諛司容帝曾引宏講論漢書至要敬誠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  
匈奴之盛款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朝臣子  
弟良族美豈不得向為神瑞初詔宏為南平公高帝坐止車門  
右聽理機事并州胡數萬南渡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  
績帝問計於羣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  
小益假息耳胡衆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其一勝也宜  
得大將軍為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將擒表軍以計之賊聞必  
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尋  
拜天部大人進爵為太常三年卒伯賈同坐論文貞公子浩  
浩字伯賈少好學博覽經史父象陰陽百家之言尤不諱研  
精義理時人更及伯賈以其上書置左右通武季年威嚴頗  
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避浩獨恭勤不急或然日  
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臥直任時不為窮通浩即若此  
明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

並東軒輅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開結說易及陰五五行  
善之因命筮吉必參觀天文考定疑惑詔數天人之際至其  
網紀者數家多有應驗但謂軍國大謀其為神術二年秋  
穀不登大畧令王莽孫坦因華陰公主事言讖書云國家當都  
鄴大樂五十年勅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帝以問浩曰  
非長安東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在洛陽之地有舊元等號稱  
牛主之號今留中書省分家而徙恐不爾諸州之地參君郡與  
榛林之下不使公土我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  
之有輕幽之意此正及蟻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  
之事阻隔伯代千里之際須欲故援君之其難如此則帝失其  
損矣今若北方便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秦梓之中雖知  
多少百姓見之望塵輿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  
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諸矣帝深  
然之復使中書人問浩曰今既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  
何浩曰可簡第下之戶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闢也但不可  
比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賑之來年遂大  
熟○初姚興死之前載太史奏焚感在魏瓜星中一夜忽然上  
失不知所成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為重譴姚言而後行其災  
禍帝乃召諸碩儒與史官求其前語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  
神降于季康至之日各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  
之朝天有陰雲焚感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午辛未皆主於秦  
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秦感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  
失星人安能知其前語而妄說无端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  
餘日焚感果出東并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重  
詔記言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  
乃服○太常元年晉將劉裕伐姚興欲討河西上求假道詔羣  
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  
難測則且先發軍向河上流勿令西邊內朝咸同外計帝將從

唇舌

史 130—315

其存亡不由北帝納之於是使崇奉策策示勸令大武為國  
副王居正殿臨朝長孫萬斤安同為左副王更相府治  
時置之聽其大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萬斤德舊臣  
履事四山功存社稷其功甚大朕聞近安同解解俗情  
明於校練後觀達政事崇奉策策示勸令大武為國  
之會其前大用然在公專議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  
與汝曹遊行四代朕朕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會聞宋武  
帝祖帝欲取各陽武年消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納其使  
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棄喪伐之難得之不令春秋晉士  
再侵齊問齊侯卒乃還晉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感孝子  
義足以動諸侯公國家未能一幸而定江南置人乎祭恤其  
凶以布義風於天下今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未離不如緩  
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多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  
士卒而收准北之地帝銳意南伐不從遂遣李元等南伐議於  
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略地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  
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之  
損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散  
滑臺武牢及在軍北絕望南必必公河東走若或不拔則  
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皆可先攻滑臺經時不表  
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為相州刺史隨軍討之及軍還  
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傍覽川山慨然有感與同僚論  
五等郡縣之是非考奏皇漢武之遺大時其言曰天師諫  
之每与浩言聞其論占與王之近常曰夜達旦疎意勤容深美  
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成行亦當令之皇國也但人貴遠慮近  
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具君而李  
不稽古為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  
上推太初下及秦漢變興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

右忌當正其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浩以公歸  
又有疑議召問焉浩繼辨曰昔世敵達長於謀計自是張良謂  
已藉古過之既歸華因欲修服食養生術而致議之有神中錄  
圖新經浩因即事之始光中時議伐赫連昌臣皆以為難唯  
浩曰臣年以來求之世守羽林城鉤陳其占素云又今年五星  
井出東方利以丙伐天應人和時會難推不可不進帝乃使  
其等擊洮源而親率騎擊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大其  
城下收聚偽退昌鼓譟而前營陣為兩翼會有風雨拂沙其  
官軍趨倪進曰願降下擣擊之更行後日浩叱之曰長何言  
欺下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交易賊則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  
軍隱山奇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曹軍  
大潰○神龜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不欲行得太后亦固  
上帝皆不聽唯浩贊成之尚書令劉劭左僕射安原等乃使  
仇齊推赫連昌大史張休徐辯說帝曰今年已三陰之歲  
星釁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群  
臣共譖浩等云浩少時常談將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  
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妄動帝意不快乃召浩與深等辨之浩  
謂深曰湯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純修刑天王者之用刑大則  
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  
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威靈震耀有年胡不流應在他國  
深等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北年以來月行侵昴至今  
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殘賊之國嚮高車頭之數也夫  
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  
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數曰嚮荒外無用之物解  
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  
何及而勞苦士馬浩曰深言天時是其所戰若謂形勢非彼  
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且天嚮者往數  
入塞國人驚驚公夏不棄虛掩進破滅其國乎妙也來不待安

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其及乎哉世人皆謂  
漢魏以來數明矣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  
三計而不言其不忠若實不知其無術特赫連昌在坐  
深等自以無先言斷不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而保  
大后猶疑之復令群臣至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善曉之令  
既罷則數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谷之北伐師行十里其誰不知  
蠕蠕之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動衆  
以備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  
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子精兵數萬  
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何正當  
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弱驢驘虎口也設國家  
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  
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蠶蠶蟻中之味  
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國力不能至自夏來以  
故夏則散放畜牧秋肥乃聚其衆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  
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壯馬驍騎驅馳難制不  
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厥可一舉而滅焉勞永逸時不可  
失也唯慮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遂行大帥謂浩曰  
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何恐諸將頃之先後相慮不能乘勝深  
入使不全耳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設討  
東西五十里南北三十里所虜及獲南產重寶數百方亡重校  
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遂散諸部帝命浩西至涿邪  
山諸大將果康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天師以浩義言固勸帝  
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覆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穹  
廬糾車自載將百人入山南夫人首著髮六十里無人領統  
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涿州言  
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軍竟不能

不虞虞

勸如告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象嘗置金銀銅鐵於器中  
令青侯有所見即以錢畫紙作手以記其星一武每幸浩第  
間以星事或食不及東常暴進就食不暇精美帝爲幸之第  
或立其而後其見龍象如此於是引浩入內加待中特進  
浩軍大將軍以賞諡諡之功帝以浩入內加待中特進  
浩忠孝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恩及親諫勿有隱諱因令歌  
工歷演臺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麗軍帥數百人賜  
酒食於前相浩以示之曰汝等親此人纖歷懦弱手不能持弓  
持矛其臂中所懷刀踰於兵甲賊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意不  
自決則於前相浩皆此人道善令至此矣乃敕浩向高麗曰凡軍國  
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俄而南藩諸將表求  
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浩先其未發而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  
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  
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  
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  
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也軍攻  
之則糧食不給分兵建計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而利與能來待  
其勢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諸臣及  
西北守將皆從浩計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  
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  
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輕舉動以恐朝廷背公  
存私爲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  
今茲害氣在楊州不宜先舉兵也下歲自刑生發者傷二也  
日蝕滅光書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星在危亡三也漢感  
伏匿於翼輒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四國  
之君先修人事次及地利後觀天時故方季而方全國安而身  
盛今宋新國是人人事未周也公等憂身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  
涸是地利不及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



既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將領會應運海  
期日有定而密帳計不用沮諸將無功而還帝巡至東雍  
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進軍圍之永宗出山欲戰帝問告  
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臣風疾  
宜急擊之帝更必破待明日見官軍盛大必夜渡大帝從  
之永宗潰散車駕駕河州賊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渡  
適詔問浩曰浩曰蓋兵在長安九十里渭北地空賊草未備欲度  
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兵營去此六十里賊野所在擊之  
當先破頭破則尾莫能動矣帝喜令軍往一日便到  
吳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未便相傷惠謂宜  
從此道若從南道則蓋兵於北山卒未回平帝不從乃渡渭  
南吳開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刺帝悔之○帝鬼  
于河西詔浩詣行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惠匈奴奴強盜開  
陳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末疲  
而匈奴已敗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此賊未平征役不  
息可不狃其入案則世故事之長者若從其人則土地空虛雖  
有鎮戍適可御邊而已至於大率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關遠  
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從軍強大家充實陳土軍不  
之曰東西濟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奏元曆表曰太宗即  
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奏論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  
成說遺諸臣奉天父皇曆自陽武九宮無不盡有二十九午宣夜  
無發臣愚在弱力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餐食至乃夢  
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實者  
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咸滅漢高祖以來出入  
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大綱之正大統四十八歲其多不  
可言盡臣愚其如此今遭陛下大日之世除偽修實臣愚以  
以從大道是以臣前奏遺曆今必成該議以奉皇極願有以  
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必務施行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

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浩又以晉書諸  
家並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秘書郎  
鄧粲海晉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不著  
宋神嘉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事浩及弟彪高麗鄧粲繼  
而與黃輔新其公著作參成國書三十二卷著作令史閔坦鄧粲  
奏請手書浩乃請浩不錄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勸浩所註五經浩  
贊成之浩又著晉書後漢書於大郊東三里方三歩用功三百萬乃  
訪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此人咸恐分毒相與  
構陷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挾旨郎及長卿等數百人意  
狀告服受賄真石上一年六月葬○浩清河崔氏無遠近父兄  
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是之姻親盡棄其族其秘書郎  
史以下盡死浩始親宗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耀華采  
故時不知逸妻王氏宗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  
以爲得婚結而女亡王氏深以傷恨後欲以少女繼育逸及親  
屬以爲不可王氏因怒與之遠不能還遂重結好浩既工書人  
多託寫就筆從少至老初不懼勞析責蓋以百數必稱馬代  
獨以不取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  
知也世寶其迹多藏書閣連以爲寶惜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時諫郎卷之六





致感方常隆物和神神隆乃世記曰朕以非薄何德可以當之  
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薛瑄所致也俄改授禮部中大夫  
時猶因親以舊崇未遑更造但去小呂加大呂而已紹遠下疏  
陳雅樂詔並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為數故崇黃閣侍郎蔡正  
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闢七始下泊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鐘  
黃鐘以為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議正曰天子用八非先典故  
縣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鐘為大呂為地太族為今縣黃  
鐘而擊太族便是虛天位專用八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  
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氣若交通之道今縣黃鐘而  
擊太族是天子端拱羣司奉職以此而議何往不可正曰否否  
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為作巫音少衰也為作大呂且大呂以  
下七鐘皆是林鐘之調何得稱為十一月調專用六月之均便  
是欲迎仲冬猶行季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紹遠曰卿之所言  
似欲求勝老窮理及性自伐更深何者樂周禮祀天樂至黃鐘  
為宮大呂為用此則大呂之用死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  
不資失周公之大礼且今縣大呂則有黃鐘林鐘二均乃脩春  
夏則奏林鐘秋冬則奏黃鐘作黃鐘不擊大呂作林鐘不擊黃  
鐘此所謂左之左之君子貞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而卿不縣  
大呂止有黃鐘一宮便是季夏之時何作仲冬之調以此為至  
理无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謂五  
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於南郊又朔日  
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泣郊正礼並用仲冬之調又曰奏太族歌  
應鍾以祭地祇謂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一仲衣如正礼唯奏太  
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姓先祖並各周宮不依月變略奏太  
綱則三隅可反然則還相為宮雖有其義引礼取證乃不月別  
變宮且黃鐘為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易是君无定號而卿  
用林鐘以為正調便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器將何取  
焉正曰今用林鐘為黃鐘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且韻妙合真

然然八音平濁何足可稱紹遠曰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之  
則君音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林鐘  
絕平濁者於義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新聲非不  
清而若然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為數為國  
讀史書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上并除黃鐘之正  
宮用林鐘為調自紹遠奏云天子縣八音王其軌下逮周武甫  
脩七始之說許諸經義又云廢八之典且黃鐘為君天子正位  
今欲廢八未見其可崇周礼奏黃鐘歌大呂此則先聖之弘  
範不易之明證願勿輕棄古典趣改樂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  
廢八縣上者所為美林本求直宜可易多思思其義後竟行七  
音周紹遠奏林未獲而陳應有司還指樂章乃為樂部者極書  
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始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  
先聖殊塗一致逮周武王克殷而取順守專用七戈事垂揖讓及  
求經義其用七音義非乃代不易之典其縣八音虛不得廢之  
官持舌疾聲高別奏聞此後紹遠奏乃命其子寬曰夫黃鐘  
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鐘之位是祿去主至若  
用林鐘為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祿不得同姬周之永也  
吾既為人臣義九竅必與疾固爭嗣後疾其乃上遺表曰  
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礼云天子縣二八仲氏之鍾  
十六母句氏之琴十六成帝獲古磬十六周礼圖縣十六此  
數事者昭然典章揭確而言足為龜鏡伏惟陛下受圖審象  
統玄精察陰以還獨為稱首至如周武有第十戈臣獨節之而  
况陛下以臣目揣餘息匪夕伊朝伏願珍御乃機不務改公役  
七帝者表疎零重贈柱國大將軍諡曰獻皇帝和樂樂廟廷  
世世昭成之永振振禮樂長隆萬世教行中一家萬古  
世世為元老生則宗臣臣死祀清廟美矣後世識明允仲謙通鑑  
堂之為有公輔之望焉為王臣之節而如朝廷之月少在  
方岳之日多何哉道生恭惟願聖君威名見知明主肅入歌

奏列陣前野陣，社出得，後比雖出八王元以方其，後續張氏七弟不能，聲重光，子芳勇烈，絕倫，遠聲，特妙，嚴乃早稱英俊，號乃獨，雄辯，不然則何以並統師旅，俱司，孔關，鑑罪不降，日公且侯，保，然出，極不亦宜乎。

于栗磧

于栗磧，代人也。少習武，壯勇力，過人能。左右馳射，与公孫蘭，自太原投，信，故，通，開，片，陣，開，路，龍，營，容，空，生，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破，修，理，大，悅，即，賜，其，名，馬，及，翅，親，平，帝，置，酒，高，會，請，栗磧曰：卿，吾之，驍，也。創，松，之，伐，姚，必，栗磧，慮，比，侵，擾，栗磧，河，上，俗，悍，之，遺，栗磧，書，假，道，而，上，題，書，曰：里，親，公，麾，下，栗磧，以，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磧，黑，稍，將軍，栗磧，好，持，里，親，槍，望，而，哭，之，故，有，其，号，曰：元，南，至，則，津，謂，栗磧，曰：河，可，橋，乎？栗磧，曰：杜，預，造，橋，造，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大，軍，既，濟，帝，深，嘆，美，之。累，迁，外，都，太，官，中，刑，折，其，有，聲，稱，卒，贈，太，尉，栗磧，自，少，撫，戎，迄，於，白。

首，臨，事，善，斷，所，向，无，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太，武，無，侵，侮，之，聲，李，思，敏，小，名，巨，引，沈，深，有，識，量，略，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皆，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為，及，廣，陽，軍，特，相，禮，接，使，其，出，子，佛，陀，拜，為，遂，為，廣，陽，破，賊，主，冊，律，野，殺，殺，等，謹，請，馳，往，諭，之。謹，解，諸，國，語，乃，軍，騎，入，賊，示，以，恩，信，其，西，部，繼，勒，酋，及，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江，廣，陽，後，拔，朱，天，光，与，赤，仲，武，戰，於，廣，陽，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周，文，帝，臨，夏，州，以，謹，為，防，城，大，都，督，兼，長，史，及，都，拔，高，拔，書，周，文，帝，赴，平，涼，謹，言，於，周，文，曰：關，中，秦，豈，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矣。且，天，子，在，洛，陽，近，秦，兇，諸，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十，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敕，追，諡，為，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規，帝，西，迁，仍，從，周，文，征，潼，關，破，固，洛，城，授，北，雍，州，刺，史，進，爵，監，田，縣，公，封。

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与齊侯通，將謀殺其兄子岳陽王譽時，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齊遂結，齊遂陽，米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曰：為，蘭，解，計，將，如，何？謹，曰：明，公，西，席，卷，渡，江，自，據，丹，陽，其，上策，移，郭，以，居，久，退，保，子，城，以，待，機，至，是，其，中，策，發，難，於，移，動，據守，羅，郭，其，下，策，儉，曰：我，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諸，將，數，以，屬，中，原，有，故，本，是，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以，謂，力，不，能，分，且，鑑，臨，而，不，謀，多，疑，少，斷，愚，人，難，与慮，始，皆，惡，色，所，既，惡，上，移，帝，保，據，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武，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豈，不，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心，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梁，其，太，子，以，下，西，歸，出，降，王，蕭，譽，為，梁，主，振，旅，而族，周，文，親，至，其，第，宴，高，歡，謹，奴，婢，一，千，口，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

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周文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為三老，國母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幸太宰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拜閣三老，各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極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惠几而坐，師道自居，楚國公寧升階，正身，皇帝升立於齊房之前，而南有司進饌，皇帝跪設，贊皇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醑，有司徹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皇帝曰：擬當天下重任，自推不才，不知政府之要，公其諫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為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以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為國之道必須有法，若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賞，有罪必罰。

則為善者曰為惡者曰止若有功不當有罪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无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善出行隨誠而行之三老言畢皇帝拜受之三老各拜禮成而出○及帝入議求伐諫時有勸諫其省刑信臣猶請同行詢訪大將軍還賜錢一萬兩又賜安車一乘詔年七十六歲曰父老有欲諫者事上名臣重臣行諫每朝參外果不遇後出三朝而巳勸拜人有軍國事務多去諫諍亦竭其知能故功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五問言每諫諸事務存惜退字除於街市至顯達當時莫比子其嗣其第翼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學問博洽出為涪州刺史翼兄侯先此州始有惠政翼受推誠布信事有節制要威比之大小諸君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州三州咸被攻圍侯必告急奏州都督翼翼不投於侯咸以為言翼曰攻取之術非東俗所長此寇之末不過抄掠過牧耳安能頻攻城下久事攻圍而先獲勢智自走分師以往非无所及翼帶之已了幸勿獲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翼翼又使立驛趾李芒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聽預焉乃至肅清王康等去里都之傳同為李士翼言於帝曰擒梁之宗子腰梁之公卿今去趨走同齊恐非尚貨貴賤之義帝納之詔翼從其其次於是有等進矣明帝願翼與曹公護同受遺詔立國帝先是去帝陳二帝各前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披一此而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益城鎮並益備將加兵至二國聞之亦增修守備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敗彼強兵歸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戍兵防雖好也人敵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無備然後出其不意一卒而山可圖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為安州總管○四年武帝時翼代劉臣未有知者遺納意極顯前後三策期銷翼翼成之及軍出詔翼力究兼總襄城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過秋毫無犯所部都督輒入人村即斬

傳

以拘由是百姓忻悅赴者如歸屬帝有疾班師翼亦旋鎮轉宜陽總管以宜陽地非樞帶請移鎮於陝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總管如舊其年大軍伐東討翼曰陝入陝到洛陽孤承業開門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人唐等喜獲見翼到以望風退散○大蒙初徵拜大司徒翼巡長城立亭鄣而自應門東至碣石創新政舊威得其要害仍除幽州總管先是突厥愛為抄掠若人失業翼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手歡數日拜大尉三年翼於本位加贈六州諸軍事詔曰移翼持恭儉上物無厭常以福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終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後于乘確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已下物訓不溢加斯亦諸將所稀矣謹員佐時之略達與運之期為大雁之棟梁巨川之舟楫卒以耆年碩德譽為聖朝備上庠功敬司樂而常以滿盈為戒履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翼師功臣之子地則姻親荷累葉之恩兼文武之奇理同休戚与存与亡加以摠戎馬之權受封城之託智足足以衛難勢力足以勤王曾無釋憾之心但務應時之義以安節以高其斯望於斯人盛矣

東萊先生校註中詳覽卷之七終

魏列傳

崔暹

崔暹字叔祖東武城人魏中尉暹之五世孫也暹少幼學有文才壯舉容時雖作郎官歷記遷黃門侍郎及恭容驎立暹暹妻于歸魏張氏先補美之由是道武和遇其厚道武政中山未克六軍之難問計於暹暹曰飛鴉食其而改育計補其事可取以助糧帝雖知其前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人以甚當相暹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帝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其乎以中山未破故不加罪及姚襄侵晉救暹暹與張襄為帝怒其失百懸襄賜暹死後晉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相玄所逐皆將來齊至陳留聞暹被殺分為二輩一奇長安一奔廣固帝聞暹悔自是七人有過多見優容五山孫俊俊字長儒齊神武至信謂以為開府諮議參軍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先發立太僕兼備參軍節閭帝賢明可主社稷俊作色而前曰若其賢明自可待我高王既為迎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傳言王師何名義李由是節閭及中興主皆廢重立平陽王是為

義推順自珍繼尋以貪汙為御史糾劾還鄉里天平中授徐州刺史初俊為常侍求入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俊曰收雖薄徒日更引相鴻勳為之又欲陷我不若之罪乃以庸罪明代收為中書郎由是收爵之及收聘梁湘州俊備刺史國書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怪梁湘州多藉占力也收語遂急報曰崔徐州建議之勳何措古之有俊自以門閥素高持不平此言收東指威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秘書監俊有文學偉風貌端凝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嘗使俊令僕帳其精神太迫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軍學士討渾正歡俊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嘆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意氣為鍾繇曹中貯千卷書便

人那得不畏服懷一門婚嫁皆不冠美族吉凶禮記為當時所稱妻太右為博陵王幼懷妹為妃救其使曰好你法用勿使產家笑人始夕日自帝幸酒極曰新婦宜明孝順當自懷謙對孝順力自任門高貴恩由陛下懷謙自許書報有許謙自中興之於孝武詔詔表數多懷謙所為於性懷謙財色於諸事不能不離懷謙之美世論以此識之懷謙子贈

懷謙字彥通懷謙自善書止神和疑然言不妄發才孝風流為後來之秀初懷謙自江南入洛贈李於濟故得經策有前法侍中李仲通性有風姿自勝於諸卿曰昨見崔懷謙便為俊主第一懷謙為北齊王肅以子賓友仍為相府中兵參軍轉上驍文襄初懷謙被殺命賜葬相府司馬德操魏孝靜帝以人日益重肅門其懷謙俱侍宴為詩詔問邢昺等曰今贈此詩何如其又成曰懷謙雅以麗辭調清新並詩人之冠是尊肅成共嘆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為崔贈父子○贈性剛傲

以才地自矜所為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及珍羞別室獨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賄食便往詣裴裴不與交言又不命七助裴坐觀裴食罷而退明日自携七助裴情飲裴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曾請裴裴亦不與裴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方事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稱其自天保以後軍吏事謂裴止裴者為裴倒而贈終不改焉○懷謙仲父有父孝天保初懷謙為侍中仲父為銀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時云兩鳳車飛常披數召宿雖未解又宣怒將罰則使為觀罰詩十韻懷謙立成乃原之

王憲

王憲字顯則北海人也其先姓曰秦始皇城齊由氏稱王父子孫因以為氏乃居海州刺史王憲仕符堅位丞相皇始中乃歸魏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為本州中正武即位遷

生見

墨莊

生封

卷之三

朝或

世宗廟與景靈宮不同至於明堂而此非明五室之義得其教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牖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觀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圖下方以則天地亦求其宮以節觀者象日盛為之實節亦綱曰綱為之戶牖皆典藉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非毀三才更守聖人不泯遺教故武王今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者十一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黃圖曰武通紫微宮等威然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未至以祭天室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室不踰四州之布政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導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永則至如唐李之謙堂沼之雅表準之儀已論正矣後安於廷尉少卿贈洛州刺史初動源為郭知常謂子景尚曰封駁高經一人並發國之才必應廣至吾平生不妄進條而每為此一人非欲

為國進賢亦為汝等之津梁其見重如此既以方直自業高結亦以風采立名萬筆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輒竟不語綽顧不見輒乃嘆曰吾一生自謂無所規矩今日聖指不如封生遠矣輒以務德慎言修身之本好回謫使世之巨害乃為務德慎言遠使防戢四戒又多不載

古語

古語代人出少忠謹善騎射初為殿郎門下奉事以敏正稱明宗嘉寶且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賜言其有輔佐才此賜即位以功拜兵部將軍賜爵侯歷位侍中吏部尚書典南

部奏事景靈宮機機為東宮四輔也宜都王初壽而奉政事上尚書令衛維事務殷繁而讀書不輟端謹處言不言禁中事功名等於張裕而讓不及也上公又上書言死固過慶人無田業宜減大半以賜貧者賜入以俸陳奏過帝為給事中封其志不聽事謝時學良久不獲中聞乃起於帝前捧頭謝下以手搏其肩以奉獻其皆曰朝廷不理矣尔之罪帝失容放其曰不聽奏事過在朕何罪置之滿具狀以聞帝奇弼公直皆曰其奏以言自貶為臣臣退志於君前者非无罪也乃詔公車免冠履蹤自劾請罪帝召之謂曰卿其冠履吾聞祭社之役賓客而桑之端冕而事之仲古之攝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為國使人者雖復頑所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大武大開將校於河內弼留牛詔以肥馬為騎人弼命給弼者大武大怒曰失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堂亮斬此奴弼頭尖帝常命之曰筆頭人呼為筆公為官惟誅弼告之曰吾謂筆君使田獵不過獵其罪小也不備不虞我寇恐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瀆未滅汝焉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為軍實為不虞之速慮苟使國數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其常聞而數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更賜田於山北獲粟數千石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嘉弼從者曰筆公必不為汝汝筆不如馬運之速遂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熟筆叔布野猪鹿獐食鳥鴈優費風波所耗朝夕余倍乞賜錢糴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弼即位與張弼並坐議不台百俱免有然謗之言其教人告弼古俱伏法時人冤之

劉崇

劉崇長樂信都人也明元寢疾以監國崇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劉崇機要太武即弼奇其有柱石用委以大任及以軍國朝臣咸推其能廷尚書令改為筆公崇久在樞密時龍日傳帝

心猶不平時欲代歸之紫言不如高麗積谷以待其不姓臣皆  
其誠不夫行乃從集浩設既出古諸將期會而演谷而紫恨  
其計不用欲出諸將與駕至五原水紫曲之太武之征也紫私  
謂人曰若輩出无功車駕不返即吾當立渠平素又使右  
丞張猛以圖副劉氏應王繼國家後我輩有各姓不為計曰  
有姓而尤多紫驗款引搜悉家果得誠書紫與南東公秋隣又  
高寺日美三族

江敏

伊敏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挽牛却行神勇初權為  
侍郎以江敏將討京州議者咸以无水草謀惟司依集浩勸行群  
臣出後敏曰京州若元水草何得為國宜從若言而善之及越  
京州大會於姑臧帝謂群臣曰集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向之  
正奇敏馬士折見能與集公同耳頗謂敏曰敏智乃如此終至  
公相浩曰何必讀書敏後為多病清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致公

薛彭子

薛彭子代人也為內行長與奏諸事實且正有內外博之又  
文明太監昭顯出為校頭鎮尉素剛簡為近且所疑因小過黜  
為鎮門士及為南陽山陽彭子拜該路後除為鎮尉  
累遷開封州刺史在州其多惠政百姓便之而郡太守亦安  
下彭太守張鑾咸以彭子為子於法分等漢子第下書誣  
彭子南陽賊廣孝文曰此妄矣推案來處彭子曰文子欺  
賊字泉孫形貌環偉少以幹用為勳客令其引見以望其美曰  
謂曰卿風度與朕等類若其後當升非何以卿官職今日示  
廟之礼不敢不朝朝廷之事不敢不思自此之外非備臣所及  
正光中行洛陽令章內肅然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獲於前

學理問洛陽洛陽唯唯有三人明嘉之賜銀百疋累遷吏部  
郎中先是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績  
乃上書曰臣聞錦雞雖不交之以李刺珊瑚任重寄奇之以  
弱力其待價而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厲次若實助  
廣濟者一矣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黎元之命繫於年長  
若其得人則辭息自任非其器為速更深請都縣之職吏部  
先於擇才亦多古今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  
動多少其精察之中有才堪收人者自在光用之限其餘不堪  
者既非精其力豈容若而奔之將佐丞尉去入稍遠小不當否  
未為多失宜依次補叙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陳之  
曰今四方初定務在養人臣請依侯侯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貴  
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正條格防其阿黨之端庶令塗炭之餘  
戴仰有地臣下公卿議之畢亦寢

尉元

尉元字高仁代人也世為豪宗太和初徵為內都太官既而出  
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人之心三年  
進討淮陽王以舊老見禮乘步挽杖於朝尉元既立多遣  
間諜動斬人不逞之徒所在肆起以元成名風振使想率諸  
軍以討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入為侍中都曹尚書并尚書令  
進位司徒顯表以老乞身詔許之元謝願辭老引見於定命升  
殿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前司徒尉元前大鴻臚卿尉明報  
並元利貞明允誠素位顯台宿歸老私承可謂知知矣卒希  
出之贈也公以八十之年且與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  
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  
拜三老親制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禮拜之禮賜國老  
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與重  
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  
年衰不究遠遊心耳所及敢不承誠帝曰孝順之隨天地之經

今垂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哲言曰夫至孝通塞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誠見昧然在於萬慮不敢不盡言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臣等誠恐言常言已後難以行來後則要為賜此第一乘

宋弁

宋弁字義和河人志李虎從弟也為秘書丞請為著作佐郎江表戰中郎中弁為中郎時會父歷初政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弁安清遠止可謂作稱善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為弁使弁可從請子良教書王勣等皆拔美之以為志氣奮發不逮弁而休顯和雅卒止顯陳之孝又曾論江左事開弁在南與亡之數弁以為蕭氏父子充大功於天下既以迎取不能順守必不能脫於謀惟有南雖若物雖其願身免為幸後車等用正以弁為司徒司馬東道制津人有盜馬

弊者斬而拘於是三軍震懼莫敢犯法未幾以弁兼司徒左長安時太陰內史尉官杜定四衛士族弁與之任事多所自然所及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若舊疾論帶而人非可忘者又達之弁又為本北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為時人所怨又重駕征馬關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周之大事在祀戎戎今卿攝攝二曹弁頓首辭謝弁勸勞王事適遇周李冲帝母崩弁可為吏部尚書及勸遣詔以弁為之周武陽王琬等六人輔政而弁先卒諡曰貞順弁性矜矜伐自許膏腴孝文以郭作普觀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當推郭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郭之

羊翻

翻字飛馬少有操行出人以剛斷許之謂時除司從左馬史河南尹初翻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劫而不法翻將兵圍主宅執主母馬穆步驅向陽縣時正炎夏立之日中流汗

地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柳尾青及翻為縣主吏請於之翻曰置南端下以待豪右未幾有以監揚小駒詣縣請者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備之小駒所入計於國武大怒殺河南尹推之翻且自陳狀詔曰卿故道州刺史其不飲作威以買名翻對曰若者非臣買名者亦非臣所以以買名者非臣故也待凶暴之徒如駒者月於是威振京師及為洛陽太守河南尹復神其勢用收服常世之名大殺減損卒諡曰貞烈翻弟

山良王元友年十五便有膽氣後隨伯父翻在南兖州尋有戰功尋為殿中侍御史請河北括戶大獲浮情河內太守田帖賊貨百力世良檢收之未竟遇赦而還翻勞之曰知卿所括得寸倍於本帳若卿人皆知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後拜清河太守世良不諱翻明太善政術在郡未幾問其高陽平郡殺掩劫盜三十餘人出良訊其情狀唯送十二人餘皆赦之陽

平太守魏明問大慈云卿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良教者皆非明助大服○郡東南有曲隈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盜多聚於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具會稽不底成公曲隈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它境人又謠曰曲隈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且拜謝齊天保初大赦郡尤一囚舉群吏拜謝而已獄內積生排樹蓬蒿亦滿母日牙門庭寂寂無復訟者謂之神門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領城祖道有老丁金剛者近而謝曰老八年九十部三十五政府君非善善政青亦恨底今失債者人何以濟寡不攀縣第後卒於東郡太守世良世勳世勳勿自脩整好法律教民免乎所全濟為郡郎中有因事往將送垂泣世良執其手追止之切禁其狀後吏請其子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殺之連諸元侯集十七自人皆以為廷尉以為反數年不斷及世勳為少卿判其事為劫唯殺賊首餘從者悉全焉大歷正蘇瑜之以平幹為少卿中語曰

決并嫌疑歟珍之視表見其未出軌時人以為其中二絕南堂  
到廷尉世數多靈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獄狀中尉畢雲  
不送往復不止山軌遂上書極言委案酷吏引見二人  
親救出獄曰我知案數久卿能執理抗衡守此心勿慮不  
富貴救我妻曰卿之所為誠已足以志在疾惡故且一弛仍固  
謂卿良曰此二人並我骨體也及至廷尉御史繫囚皆與  
曰宋廷尉死我妻其有注跡贈比州刺史諡曰平

詩考

許彦字道謨高陽人也少孤貧好讀書從沙門法嚴受易  
問令下第類騷騷在左右奉與謀議意廣厚慎密與人言不  
內事帝以此益親待之五世孫博

博字季良清識敏速於從政位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所以  
另為入獄主簿稍迂陽平太守時討都於襄陽平為賊郡軍國  
賈辦付欽允准又勳實屬請朝夕抱來情並之以此道咸以无

怨政為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麟詔頒天下歷觀君各  
二州刺史政並有治志遷殿中尚書博奏劾不垂至無有以

長安公因帝常因酒酣博贊美以刀截之入又為齊魯  
公博少地直晚更浮動多朝辭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為之乾

明中邢邵為中書監博望甚高博與邢競中正遂附宋欽道  
出邵為刺史朝政甚鄙薄之鉅久勳朝行歷官清顯與邢邵親

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  
賦更相嘲戲笑滿堂博不好劇談又无事術同坐莊口咸為

凡而睡不為騰流所重

刀靡

刀靡字淑和勃海人也曾祖叶從晉元帝度江居京口位尚書

令父勸晉右衛將軍初晉和劉裕數時負社稷二万博時不虞

楊兄連執而殺焉及謀拒又以此失許刀氏靡與楊政史後奔

魏興及魏滅武司馬休之手靡據於南境自致明帝廢

建威將軍靡後於河陰開招集流散傳散於境靡弟亦率  
眾入京口相共討裕二煩遣兵破之明元南幸歡離於行宮  
明元問曰劉裕於於卿親疎靡曰伯父姑笑曰劉裕父子當  
雅惟卿於是假爾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使別立義軍又  
詔靡令隨戰立效靡於月北集諸人五千餘家置二十  
七營于鎮清陰陽東侯伯右除清陰鎮將靡以西士之兩  
表求警集德公私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方及萬骨律等四  
鎮出軍牛五千乘傳也谷五十萬船付水野以供軍糧道多深  
沙車牛難阻求於河水之次造船水運又以所營表常懼不  
虞造城儲置兵檢守詔皆從之詔即召此城為刀公城以旌  
功焉卒年九十五諡曰簡子靡嘗奏表死見有神明啟之言指  
門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洛州刺史

東萊先生校正史記節卷之八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九

魏列傳

張濟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濟依張書傳濟等義容弱國受之與公休表等俱為行人先是晉雖州刺史楊俊期乞師於常山王濟以無嫌以帝遠濟為遠從事即報之濟自榮陽還帝問濟江南弟濟曰司馬昌期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強全無綱紀在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眾皆合四十餘萬在期曰魏被甲戎馬可有幾臣臣中軍精騎十餘萬外軍無數在期曰以此計若宜不城也又曰魏定中山徙武戶於北臣合七萬餘家全期曰都城臣合御平城在期曰有此大衆何用城為又曰魏帝欲為父都半城將移也臣若所知也臣在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洛城被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為無所求無使魏取道武嘉其能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以累使

官拜勝兵將軍

李先

李先字容仁中山人少好學善占相術慕容永迎為謀主永咸從中山皇始初先於并陞歸道武軍還代以先為尚書右中兵郎再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帝問先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朕欲集天下書籍如何對曰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帝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經書討姚以於榮登北問計於先對曰其以正合戰以奇勝開姚以欲屯兵天凌利其糧道及其到前遊奇兵先徵天凌崇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以欲進不得住冬之糧夫高者為敵所據深者為敵所因兵法所忌而與居之可不戰而服帝從其計果敗歸國即位問左右舊臣中誰為先帝所親信新息公王洛兒曰有李先者為先帝所知俄而先帝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一篇太公兵法十一事帝有司曰先所知者

皆軍國大事自今當伯於內賜先綰絲及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

賈壽

賈壽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六世祖數魏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為符堅鉅鹿太守坐劾謫繫獄壽年十歲詔長安訟父獲申遂近之金曰此子矣賈誼之後莫之與京弱冠為慕容垂遠西王典即室參軍蘭陵先聞其名常遣使者求壽外垂垂垂垂增器敬重其太子室來寇大敗於桑合執壽及其從兄蘭陵等道武即位拜尚書左丞永泰國政天賜永壽請詣溫湯療疾為叛胡所掠送於姚襄積數年道歸又為赫連屈丐所執拜秘書監舉蘭陵弟景與諸弟正為州主簿遂擄遷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稱疾不拜景與無門陳而官曰吾不負汝以不拜禁也

毛脩之

毛脩之字敬文瑯琊人也仕晉劉裕之平關中留義兵鎮長安以脩之為司馬及義其敗脩之殺統萬國平赫連昌復之使領兵其以功拜吳兵將軍脩之能為南人飲食手自調多所適意太武親待之賜爵南郡公常在太官主進御膳從討和龍時諸軍攻城行宮人少宋故將宋脩之為營中將軍欲率吳兵為逆因入和龍與吳兵南歸以告脩之脩之止之吳兵無大變其後脩之遂奔焉脩之又以軍功封特進振軍大將軍位大柱下浩以其中國舊門人不博洽猶漢書傳與其說之次及陳壽三國志至有古良史風其所著史義典正班史以來无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左得捷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安非其所長浩乃与壽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善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備英雄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与曹氏爭天下委奔荆州退入巴蜀守窮岨岨之地備号邊夷之問此東之下者

可以謂勉為焉而以爲管蕭之匹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非  
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制蜀人欲以必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其龍  
右再攻岐山一攻陳倉險阻失會推囑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  
戰魏人知其意以不戰弱之智窮勢及發病而死由是言之宜  
合古之善將凡可知難乎脩之謂浩言爲然後卒於外都大官  
諡恭公

冠讀

冠讀字奉國上谷人也因進使馮翊讀少以清察知名符堅漢  
射擊華州里高建雖年時有異相以風味相待華爲焉翊太守  
召爲功曹後除秦州令姚泓威秦雍人下餘家推讀爲主婚魏  
拜河南太守其後秦雍人來奔河南榮陽河南者戶至萬數拜  
讀南雍州刺史輕將侯於洛陽立雍之郡縣以抚之由是流人  
襁負自遠而秦雍於前進讀將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雖位高爵  
重接待不倦初讀之未貴其長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

子入懷位當主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以百姓孔拜讀曰明公  
懷讀言乎延文坐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  
及瓊爲整屋令鄉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  
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己必至公吾伯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  
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讀在州十七年其收公私之資皆  
傳字祖傳性寬雅幼有識量好李強記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爲  
心家人富貴物與人而判得給一匹馬於後知之乃曰得財失  
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累遷司空府主簿永安初華州人史底  
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椿勢貴言椿直欲以田給椿椿曰  
史底窮人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甯問未  
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後知之嘉椿守正不撓拜司馬  
其附椿者咸責焉二年出爲秦州刺史人俗流穢多爲盜賊  
傳乃令郡縣爲立庠序勸其耕桑教以孔諒數年之中風俗頓  
革梁懷寶瑛之鎮魏以繼日振秦梁之屢獲疆場也人也傳

遺長史杜林道及剋其賊併會聚之瑛之即張大將軍之季  
弟也於是梁人懼焉屬瑛至多故州又辟遠梁人知无外援遂  
大兵鎮魏因之圍攻取馬枋万將士入思微命梁人知其計衆  
心也非之取道焉在州清者不事瑛瑛子等並從步而還吏  
人送馬車道又之乃出界大統三年東魏探得洛州  
刺史瑛因此請歸國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口入關拜秘書  
監加散騎常侍遂封瑛侯不復朝魏瑛尚書重德特錄員之  
數加恩賜思之相見瑛不得已乃入朝常與同席而坐顧訪洛  
陽故事瑛身長八尺眉鬚無髭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  
論不齊瑛爲之前膝及爲進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  
所敬尚公之言之事所終於公言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  
帝前東出頃謂左右曰如此事唯瑛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  
於公亦將傳之乃古時人咸以爲榮卒年八十二傳爲於仁  
義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之同少爲崔光所知光

陸侯

命其子勸與傳結友傳每造光特以師友之礼每有閑暇輒詣  
傳語語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頃變不遺其爲通人所敬  
重如此  
陸侯代人也世領部落父突初帥部人從征伐數有戰功  
位雖名鎮將侯少聰慧因之踐祿襲侯征赫連昌侯侯督  
諸軍鎮以捕蠕蠕與西平公安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州刺史時老州郡唯侯與西平公安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鎮大將未替詔高車京非故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之微侯至京朝見京不遇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帝侯不實  
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詔莫并果然孤以叛帝問之人舊乃侯  
問其故侯曰夫高車之俗上下无礼无礼之人難力其上臣願  
以威嚴節之憲綱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思直醜正身繁有  
徒故設臣无恩利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



源質 思社

源質西平人私著河西王李昌隆之子也傳授為乞伏燾所城質自樂於西魏質在容觀善風儀素聞其名及見其機變賜與西平侯爵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以功進號西平將軍大武征涼州以為燾道間攻戰之計質曰姑賊自有四部軍各為之謀然皆臣祖父舊人臣願軍前宣國威信必相率請降外援賊服然後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帝曰善乃遣質招撫下二方餘黨又聞姑賊田是與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進爵西平公從質臨以為則鋒大將善撫士卒加有料敵制勝之謀質為人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希深識之時斷獄多臨質上書曰按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並之辜其為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律宜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世不貳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討所不及臣愚以為可原其命沒入官帝納之出為翼州刺史政有隴西王既受除上書曰臣聞人之所至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宜重於有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述惟其輕重有可矜恤今竊慮游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場猶須成臣愚以為自非大逆亦手殺人之罪其坐賊及盜與過誤之術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軀更受生戍之困無沒之望雖使休息之東州措之化無幾在茲帝嘉納之曰後入死者皆如死從優久之帝謂臣曰自源質勸朕宥死州徙充其諸諸成自外至今一歲所矜殊不少小濟命之理既多成邊之兵有強句人人如質朕臨天下復何憂哉群臣咸曰非忠臣不能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質之臨州勸諭之情能役簡賞清約賞益得人一時考譽貴政為上第賜不馬器物班宣天下質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舊訓略舉全要為十一陳闡上之覽而嘉焉又都督三道諸軍屯涼州時母歲秋冬遣軍三

道並出以備此誠至者中乃班歸質以勞後京師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勇者三萬人復其舊職厚加振恤分為三部二鎮之間築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人給弩六頭武衛二乘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節撫之冬則講武春則耕植並成並耕則兵未戢而有糧焉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庫近州鎮和粟以充之且食足兵以備不虞於事為便不可歲常奉眾軍糧不報聽侍上詔曰宜王子思社思社後賜名懷謙恭寬雅自太僕父以不為侍御中散父質辭老詔受父後持節督諸也於涼南端二其輦之詔為使持節巡行北邊鎮州三州縣給食多兼採風俗若論最事之得失皆先於後聞自京師洛陽朔造遠加以連年旱儉百姓困弊懷命撫導存恤有方便軍運轉有無通濟時石父于勤尋頃朝野助兄于懷謙伯者通婚時為之野蘇將頗有受納將入鎮欽郊迎道左懷謙不與相聞即勸休免懷謙將元尼須懷謙亦書亦食亦飲懷謙謂懷謙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懷謙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半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消釋疾而巳無以對之既而懷謙勸尼隨其奉公不持此類州時百姓為懷謙感懷積年延仰一朝見申者有百數所一事宜便於北邊者凡二十餘條皆見嘉納正始元年九月有告懷謙率十二萬騎入道並進直趨以害懷謙朝冠冠代認懷謙以官加使持節中書監領兵督指授規略頗煩諸所處分日以便宜從事賜馬一匹細絹一具御袍一被懷謙受既乃於其庭設帳執酒進馬大呼願謂懷謙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婦婦進帳執酒我亦未便可助公奉朝聘之規懷謙得之懷足以為會者即獻俘關下時年六十懷至雲中鄉二子隨從至河東八家諸諸鎮左右要塞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

其南下揣其度薄及儲糧積快之宜大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 司馬遷之

司馬遷之... 司馬遷之... 司馬遷之...

蠕蠕之與... 蠕蠕之與... 蠕蠕之與...

劉和... 劉和... 劉和...

人之官操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偶我典制以今班鏡力所便千載之後我得其像唐虞鄉等依給元勳及論大將軍帝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劄二十人議於宣城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九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

魏列傳

蕭寶夤

蕭寶夤字知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之弟弟也在齊封建安王改封和陽王紹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分守京省為約者隨流上下餘軍皆不疑待敵乃變由年遂委京省及華文梁又來與日從大龍惠建將三人有象將宅黃道山關皆守乘之書於外行景明二年全壽府東城戌上柱元倫推拔知寶蕭氏子以札延待馳生揚州刺史任城王諮議以里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從步帳候待以客札及至京師自謂禮之甚重伏訴請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涼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淵等自壽春歸降請車正效帝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夤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州陽郡公齊主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八月大聖賜車馬什物事從違厚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二人等為積弩將軍文等三人為強弩將軍並為軍主正始元年寶夤行年及陰東城已陷遂得壽春之柘賢寺逢與將軍姜崇具內後園追壽春王宿願力戰被走之寶夤更冠龍璽聞見有莫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父中山王玄暉代寶夤為梁郡公引退士卒死於者十四人有司奏以極法詔恕死帝官則爵還第○永平四年蕭寶夤象胸山戌以張那戌主傳文昭守之京師攻文昭抱督與軍收之詔寶夤為使持節都督安南將軍別將及驅往也校親帥度京高受詔攻汝南汝南及後相軍敗惟寶夤全師而還梁郡公與山桓淮以淮陽徐崇等帝使持節都督鎮東將軍以討之後封梁郡公與平初梁郡既成淮水將為楊徐之患至寶夤乃於腹下流更製新渠水乃小成乃遣壯士千餘人夜度淮燒其竹木營寨破其三壘火數日不成又分遣將破果新堤並孫等於淮北仍度淮而南梁郡州刺史張豹

考績之。自無後對其裁量其外內老格裁非情。以水博試以  
 為羞。一若殊謀謀事。事關嚴。因還近所談物。元異。於昔。自可。始  
 時。則酌非拘。拘。則至如。援流引比之。計。愈。求。求。綴之。請。如。不。恨  
 以。關。鍵。牌。其。傍。通。則。單。單。離。除。負。無。情。成。我。界。有。挑。如。太。典  
 謂。且。明。加。於。斷。以。全。至。化。詔。外。博。議。以。為。求。式。竟。无。所。改。  
 初。秦。州。城。守。伯。公。劉。慶。拒。上。幸。反。推。良。折。大。堤。為。首。自。稱。秦  
 王。大。提。舉。其。弟。一。念。生。竊。吳。王。子。弟。大。生。為。高。陽。王。天。生  
 緊。聚。出。關。東。遂。寇。雍。州。也。松。里。求。朝。廷。甚。憂。之。除。宗。裔。開。府。西  
 道。行。臺。為。大。都。督。其。征。丘。資。與。大。都。督。作。延。伯。慶。王。生。大。破。之  
 追。奔。至。小。隴。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元。更。有。負。捷。特。有  
 天。水。人。弓。伯。慶。元。始。其。念。生。同。逆。後。与。兄。眾。保。公。顯。親。聚。眾  
 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瑊。瑊。以。伯。慶。為。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  
 征。秦。州。大。破。念。生。將。杜。襲。於。城。紀。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宝。資。朝  
 廷。嘉。伯。慶。立。義。之。功。授。綏。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督。元。修。黃

蕭大襲守仁顯祖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元大宅元年封樂浪郡王。冊楊天爲漢景叔簡文大國。博通博免景平帝。繼其時亂之後。元所依乃博居善。元併時人有以告王。簡帝乃給心願。得往。山陝東元帝見之。悅。賜以地。封胡帝。改封首熙郡王。時大國凡改南王。入封善。猶未調。謂元帝性忌刻。其恨望之。乃使大國即日疏謝。兩兄相繼出。謂元帝乃安之大國。恐譴想。生乃昇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初。人恒以讀詩。礼書。易爲事。元帝貴自問。五經。諸事數十條。大國詞約指明。應答允當。帝甚嘆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孝。尔既自之。臨渴好文。尔亦兼之。然有陳平爲善於高。前載于。雖正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紀大國。而爲其。實也。出至事。所信伯元帝降魏。爾二年大國至。及安國。因以各礼待之。大國深信。因果心。安開。故宣云。排衣寒。費元吞丹之。爾。掛冠。解郡。真我志之。未從。隨獲。展禽之。竟有。若。爲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故。實勝。各。有。之。湯其。故。河。哉。天。謂。爾。名。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齊。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足。歌於。於。子。酒。米。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管不。逸。群。行不。高。揚。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弊。也。昔。如。安。足。知。止。肅。然。无。累。比。山。之。北。并。絕。人。間。南。山。之。而。過。踰。世。網。而。償。原。而。帶。疏。水。向。郊。甸。而。枕。平。隰。然。獨。舍。於。葦。林。構。壞。堵。於。幽。傳。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蟠。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爾。任。後。開。翠。以。臨。花。卉。疏。園。居。而。簪。帶。看。開。明。二。頃。以。供。饌。粥。十。面。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允。維。鐵。家。億。數。四。足。八。相。耘。治。駘。牧。羊。協。隨。生。之。志。畜。雞。種。黍。麻。莊。與。人。言。雞。豈。尋。常。氏。之。言。黍。麥。微。丑。君。之。錄。耳。燕。膠。而。介。春。晴。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採。至。臚。歌。纂。唱。鳥。三。可。以。娛。神。可。以。散。憂。有。明。目。茲。揚。耀。古。今。因。陵。相。過。割。談。稼。穡。斯。亦。足。矣。景。平。不。可。支。永。保。惟。命。何。畏。憂。貴。豈。若。感。走。入。絆。中。頸。就。羈。游。帝。主。之。門。庭。宰。衡。之。勢。不。知。烟。塵。之。

小懷章竟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時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朝露章侯長擁靈景竟所願言報國未游覽其江遇百年幾何擊悲出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立明所恥抑亦直尼取之○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卒於西河郡

而以往不復焉。而僧位遇可謂素矢利和猜疑擢視。而實憂亡破之餘。並密散寶聚於金。而俱備斯。盛當位遇雖有枕戈之心。終望輟簪之成。相諸子往疎。其家業保恆。音因忘義。梟鏡其心。前賁臨湯。脫身脫去。大園等雖羈旅異國。而終其榮名。非素。有鐵基。傳之。抱質亦何能至於此也。

虞夏 氷 渚

靈玄字之真昆陽人也相牖四年  
 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本州大中  
 數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  
 玄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  
 雖無以異之竟於不納法敗頗亦  
 昶字叔達多涉經史早有特譽  
 昶計昶兄伯源為別道將而各明  
 本非背縛而謂者張思寧辭氣  
 季文真之曰衛命之礼有矣無  
 不能長纓鷁首已足可恨乃候  
 短幾何知若殺身成名貽之竹  
 不能遠憂冀武寧不近悅思  
 門侍郎本州大中正山為徐州  
 社子夢為昶司馬專任戎事掩  
 文壁糧携俱罄以城降昶見城  
 大寒車人凍死又落手足者六

敗於鍾離相於胸山失利最為甚焉國運黃門驟驟馳驅  
和於其敗狀詔以免官論自餘將統以下悉聽依放復任起竟  
不愜容不使役終其徐州八日司其親自檢恤至苗丘年滿  
隨參觀環壁善言教士有成入志尚累升將軍府中兵參軍  
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州王琳據其主顧歸善陽朝廷以琳為  
揚州刺史救階上琳為南司經軍後除行臺尚書儀同三司王  
琳就意國南齊以為時事未可由是琳有隙吏相表列為  
追琳入鄴除舊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諸在淮南十二年大樹  
風績為陳人所憚陳主司其傳將書云處廢猶在鄉宜深備之  
盧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幸秀才為太學博士以  
大戴禮未解詔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辯曰昔  
待中注小戴今改注大戴無漸前脩矣國以辯有儒術甚  
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遷太子少保領國子祭酒自孝武西  
遷朝儀廢墜幸時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悉刻備儀皆  
令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礼性強記默能斷大事凡所  
割制無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累遷尚書令又建六官為師氏  
中大夫副即位遷小宗伯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  
儒者榮之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辯總其事未幾而總卒乃  
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礼建六官革漢魏之法以魏恭帝二年始  
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時未建  
東宮其太子官負改創未畢尋又改典命為大司礼置中大夫  
自茲厥後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  
年改宗伯為納言礼部為司宗大司礼為礼部大司樂為樂部  
六府諸司後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今載於

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內外職又兼  
用秦漢等官今略其名稱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更有  
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  
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正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  
德四年改為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增上柱國大將軍雍州牧九  
命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部三萬以  
上州刺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祿大  
夫中軍鎮軍將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都督戶二萬以上  
州刺史正七命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并祿  
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  
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太中  
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州刺史戶一萬五  
千以上郡守七命鎮遠將軍議大夫建忠將軍議大夫別  
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戶一萬以上  
郡守正六命中郎將軍右中郎將軍將軍左中郎將軍同府  
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襄六命軍遠  
將軍右負外常侍揚烈將軍左負外常侍統軍驃騎將軍將軍  
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戶一千以  
上郡守長安五年縣令正五命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將軍將軍  
奉騎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  
府中郎掾屬戶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  
州呼樂七命宣威將軍武貴將軍明威將軍分從給事儀同府  
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外郎屬參軍四正前右左後將軍府七  
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  
呼樂正四命宣威將軍將軍府中郎掾屬將軍府開府列  
曹將軍將軍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  
列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戶一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  
呼樂四命威烈將軍將軍右負外侍郎討寇將軍左負外侍郎幢主

亮祐昂

實升進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徵拜中

史于石以爲直等死時之曰度其所營分寸之間云蓋崔氏



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官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  
 長子時官無祿先恒使諸子樵採自給轉太常卿本官如故  
 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也二京之流也○初允與游雅及太原  
 張儉同業出父惟實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  
 此職守公堂中文辭必當端心者或之非信余與高子游處四  
 十餘年未見其非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曰文明而外素弱  
 其言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惟公謂余云高生豈不博  
 學一代佳士所多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持之謹起於鐵  
 微及於韶書惟公之嘶腹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此汗都  
 無色高子數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聲高亮明主為  
 之動容聽者無不相善仁及於余保政元信向之所謂矯矯者  
 更在斯乎宗欽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官百司於都坐主公以  
 下望履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及長孫可謂見青  
 何抗札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  
 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惟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  
 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元  
 常不名之恒呼為公公之號播於四遠夫文成崩葬於  
 諫閣之北運車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於  
 大政又詔允曰朕病一瘳此欲置官於都立博士二人助教  
 耳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都立博士二人助教  
 人李圭一百人火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一人李圭八十人火郡  
 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李圭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  
 人李圭四十人其博士取博學通經復行忠清謹為人所信年  
 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遺業死後不  
 任教授不拘年齒聖主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事者數教者  
 先充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李自出始也○進爵成陽  
 公景懷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鄧縣見郭公剛賢

與學不立乃歎曰郭公之德關而不祀為善者何望方表脩其凡  
 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令棄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斯失  
 為事後止北中當景率郡中故老為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  
 紀德焉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戴白單陶至德也其後景率先  
 三川頃之際英布叛而王經出鮮卑以督有刑之餘景况凡人能  
 无咎乎卒年九十一  
 祐字子集允之從祖弟也博涉書史好文辭雅性通放不拘  
 小節自中書舍生拜比中書侍郎孝文嘗問祐比水旱不調何  
 以正災而致豐稔祐曰居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  
 前聖其如小阜何但當旌賢在政則災消稔至矣又問止盜之  
 方祐曰苟訓之有方盜不易息當簡宰守具良則盜賊止矣祐  
 又上疏云公選宰不采職政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  
 才之謂宜其被殺於唯才是舉又勳舊之臣年勤可錄而才非  
 托人者則可加以爵賞不耳委以方任所謂上者可私人以財  
 不私人以官者也帝皆善之祐從父弟翼二子昂  
 昂字叔曹幼時便有壯氣及長椒鴈膽力過人龍膺豹頸姿  
 雄異其父為求嚴節令加捶撻昂不進即訓專事馳騁每言男  
 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官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  
 此兒不減吾家當大吾門以其昂飛飛教書成以名字之昂以建  
 義初兄弟共率兵在既而春魏祐自散及間帝見昂等節  
 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兵朱世隆從叔初生率五千人掩  
 至龍尾營昂將十餘騎不報甲而馳之羽生敗走昂馬陷絕  
 左右知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至信都開門奉迎使  
 子隆以子孫山見之昂乃與俱來後帝立除禁刑刺史以終  
 其身仍為大都督率眾從神武破尔朱兆於廣阿又討四胡於  
 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等三千人使武將劉辟  
 甲兵十餘人共相率至對曰教曹所將部曲練言已久不煩更  
 配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小却兆等方棄之昂與眾馬以千騎

東萊先生校正史記卷之十一

自渠國也橫擊北軍大敗是日微昂等神武終結○神武以昂  
爲西陽道大都督經略商略度同祭何伯曰河伯水中之神  
其高勢龍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沃醑時以道峻阻巴寇守險  
昂轉問而進竟有常備險峻上洛漢西魏各州刺史東市并將  
數十人欲入監曰關會實美利神武召昂昂不忍并發力戰  
全軍而遂時昂其軀中並朝士惟昂昂周文帝戰於三  
陰死之時年四十八神武聞之如喪肝膽神武初在秦范陽  
亦以勇力稱爲尔朱八守據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  
宜來與從叔爲二曹二幅曰將田舍兒比國士必棄其徒自劉  
入海昂得長人骨以爲靈驗昂馬皂歷長丈六尺以爲二寸消送其  
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昂樂強卒之末昂曾遇疾向聲聞於  
外平言神武爲昂遂率其徒五百人皆服助發昇畢潛散曹身  
長九尺性弘毅力重昂從容推服州敬仰之鄉二寇范陽曹  
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救官於外羣廣竟能爲乃去之時有也  
門星齋號爲神力惟曹方之角焉

東萊先生校正史記卷之十一  
魏列傳  
崔鑒字仲慎伯璠  
崔鑒字仲慎伯璠人也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出爲冀  
州刺史鑒欲安新附人有年老耆表求限以守令鑒從之又  
於州內開治爲農具其人獲利鑒兄鑒孫伯璠  
伯璠字子遠齊神武召相府兼勸曹稱之曰崔伯璠清直奉  
公具良佐也天保初除鑒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甚其奢後貧  
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田課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  
皮爲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以  
對曰府君恩比古有少無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肥腴政退田易  
鞭布威德人無爭訟曰既指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懼其威  
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揚州縣百姓號泣避道故曰不得  
前以弟仲璠在關中不獲居內任除南延縣太守下車導以和  
讓衆皆感心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窮未理者  
皆曰我目告曰鑒公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母有大使  
巡察伯璠下第辭拜銀青光祿大夫○伯璠少時讀史晚年  
好老莊老止儼然無愠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  
士大夫以爲儀表

崔鑒字仲慎伯璠  
崔鑒字仲慎伯璠也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出爲冀  
州刺史鑒欲安新附人有年老耆表求限以守令鑒從之又  
於州內開治爲農具其人獲利鑒兄鑒孫伯璠  
伯璠字子遠齊神武召相府兼勸曹稱之曰崔伯璠清直奉  
公具良佐也天保初除鑒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甚其奢後貧  
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田課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  
皮爲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以  
對曰府君恩比古有少無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肥腴政退田易  
鞭布威德人無爭訟曰既指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懼其威  
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揚州縣百姓號泣避道故曰不得  
前以弟仲璠在關中不獲居內任除南延縣太守下車導以和  
讓衆皆感心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窮未理者  
皆曰我目告曰鑒公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母有大使  
巡察伯璠下第辭拜銀青光祿大夫○伯璠少時讀史晚年  
好老莊老止儼然無愠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  
士大夫以爲儀表

公事信威相惟公誠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自力竭城陷皆  
則不取賊害之

李元忠

時元忠趙郡人少厲操粗質善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素遊  
時時相與新太守好相與談論一莊帝時元忠在官督國義  
李會卿神武東出元忠使乘轎車載家室酒以表神武聞  
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中神武坐轎車神武聞之謂問者曰本  
言公相延傳陳公聞國主到門不能吐哺輒就其之知懷若  
物勿復通也明若以告神武遂見之引之轎車行而忠車上取  
筆最之長歌慷慨歌闕神武曰天下形勢同此公獨欲事  
外乎神武曰當實相也安敢不奉節元忠曰非我非也高  
乾兄弟弟曾來未是時高乾已見神武因結曰從叔輩從高  
肯來元忠曰雖金帛事神武口是神武使公扶出元忠不肯  
起孫騰進曰此君天德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憤  
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橫之策陳見神武又謂神  
武曰郡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焉乾  
弟兄弟必為明公主人冀州便以賜之冀州合漢陽關矣日然  
則從唯劉誕胡威當拒然非明公之敵神武喜握元忠手  
而謝焉時殷州刺史亦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眾與大軍  
斬之神武即令行殷州事累升太常卿殷州大中正拜侍中元  
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懷唯以醇酒自娛太常卿家  
大小了不關心園弄種果親朋奉詣必出連宴每快彈  
琴摩琴處重閉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  
少府宜助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為太常卿以其有清樂而多  
美酒故神武欲用為儀射又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重  
其子播聞之請神武沉忠曰我言作樂射不勝飲酒樂亦受僕  
射時宜勿飲酒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在閑分以養餘年  
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皆負義王誦挑一盤之義報以

人解

李順

李順

百鍊其則貴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許謂元忠逢其方坐樹下  
其巾幘傲對靈獨酌庭室無暇使婢卷西窗以質酒肉呼妻出  
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約受而散之俄復以本  
官領南陽郡卒○初元忠將杜愛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  
曰惡之曰其父愛業師占云云古可謂死昭先人也竟如其占  
附其五神神桐葉常山一孔桐葉葉而錦之十中七八皆從文  
義入謂神常有象焉數上文義命元忠解之問得幾反而落對  
曰一乃秦孝公感靈一乃承大將軍意氣兩方足矣知其言而  
落之者李順家世孫騰  
李順字德正鉅鹿公靈之從父弟也迂四部尚書其見龍侍出  
追家避以河西內附帝欲簡行人崔浩曰且令清德重臣奉詔  
褒慰尚書順即其人也帝曰順納言大臣不仕方為此使若家  
既身執王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邪自使若亦拙之太  
常司馬是宜無嫌於重帝從之以順為太常卿其子順之太  
常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四州諸軍事長安郡公順之弟順  
軍開府進爵高平公○延和初使使家諸侯其子順之弟順  
動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更無孔乃至於此擇即而為家

使楊雲追順曰太常云朝廷賜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曰不拜不跪而不奉命乃小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公賜命曰伯也無拜而相公降而拜受今朝廷未有不拜之詔而便假自取此乃東漢之遺教也順曰伏乞禮順遂閉門謝絕不復與之通問及臣往迎使車不意不臣三十許年經涉艱難誠恐不能貽厥謀猷是以終其一世但前歲衣冠上朝蒙恩及臣往迎使車不意不臣信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復周矣帝曰若知言則效在無使順曰之後早曉陽城對曰臣略見其子並非才俊如謝安大守收機器性粗立若無家必以此人也然比之於公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帝曰朕方事于東未暇西顧卿所言三年間不足為暇及順遂死順曰卿言家遂死驗矣又言牧豕立何其妙哉朕知卿州外當不遠人是賜絹十匹廐馬一乘寵待外得政無巨細無所不奏惟是之順使房

州十二回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殺順將宴頗有恃言恐順之必金帛納順懷中故蒙遜罪莫得不聞又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在京州詔追之順受蒙遜金賂殺之活並知之密言於帝帝未之信大延三年順復使京州及還帝問以將平河右計順以人勞既久不可頻動帝從之五年議征京州順以京州乏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以為宜征帝從之議及至姑臧其水草草帝與蒙遜書頗嫌順後謂若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州後順受蒙遜金帛而聽其殺曇無讖之術以寵舊宋加其罪尚詔順差次蒙遜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京州人徐榮發其事浩又毀之帝大怒順惟於城西○皇陵○順子數等貴寵順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諡曰宣王

李孝伯

史耳北而事人亦何樂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曰梁敬叔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梁敬叔時為州郡太守令行禁止井州丁零數為山東書州郡得臣柱領力揮下不遠服常山界得一死匪賊長謂趙郡也責之梁敬叔梁敬叔曰許州郡趙郡趙郡趙郡趙郡趙郡此之謂也

李孝伯

李孝伯字季直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曹少以鄭氏礼左氏春秋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並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尚第知是朝



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  
重審一閱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  
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可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  
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  
何容之哉其必小而陋之以容其數則公帝王則身出入斯為  
怪矣此其不合與制亦同而西之其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  
亦有由然可以為說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非見其制廣知  
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數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  
未之思也宋伯喈漢末之時李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脩廣  
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情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  
因循飾辭順非而澤謬可嘆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採  
其衷不爲所誤但是古非今俗聞之常情安遠惡近世中之恒  
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謂朕有深賞焉子  
者覽而揣之倘或存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  
情長而弥固一遇其真莫忘歸以保神士賦延昌四年卒年  
三十二遐逝悼惜之○四門小李博士孔璠等李官四十五人  
上書曰切見故處士趙郡李謚十三浦李經論語毛詩尚書歷  
數之術尤其長州問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論學業時  
博士即孔璠也賁始要發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  
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義林十有一卷爲諸  
等別折隱伏重疊百條常無端纒索矣李通不長通有杜斯  
屈不句言以遺經非飾辭而有理詳悉於經者忘疲每以丈  
夫離書重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惟杜門却掃棄產營書  
手自刪削卷无重疊苦四十有餘矣猶括以專家搜比黨議陸  
父達曙盛暑通宵無仲舒不關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書張  
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識其諸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  
義語及中代賦發之由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  
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鄭默內贊近獲朝野傾目于時親識

有吏官者云趙郡李謚守道不問干時常欲致言但末  
有次耳謚君何爲輕自媒謚謂其子曰昔鄭玄虛擯不遠數千  
里謂扶風馬融今汝明師其甚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謚  
行不暢時但去謚李謚以非負朝外耳又結字依若憑虛鑿鑿  
方欲前也謚青冷宮謚與西河之教車與北海之風不而而  
宿意空聞暴疾而卒凡國作謚之哀儒生結撰果之蔡元瑞  
等或服謚下風或謂承旨自師儒之義其可歎乎事秦記曰謚  
畢諱謚守志守志素廉謚之操謚可嘉美可志傍惠康近准玄  
晏謚曰自靜謚士并表其門閭以旌而謚於表其門曰文德  
里曰李謚云  
李義深幼舉  
李義深幼舉曰人義深有當此才用而心曾嶮峭時人語曰  
納戰森森李義深義深弟幼舉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人家  
有所求請皆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報鄉之地州牧以其  
家幼而廉故以名焉性聰敏任齊文義驍騎府長史文義薦  
爲鄆州儀同長史會行經吳郡撫台河北六州文籍商推  
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稽責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諮  
幼舉應機立成相先期會爲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仲武懷并  
州以古文義文義喜謂人曰古是知人矣文義國事除朝有錄  
時以并州王政所深少好長史學者多不見納後因大集謂陳  
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李幼舉即其人也後而爲并州長史而  
在文義第內與陳西平術等六人號爲解客後因時和十開權  
重百索不傾幼舉高揖而曰由是出爲南青州刺史子傳徐乾  
富而景嶺驛政不能禁幼舉初至因其有犯叔般李之密通疏  
奉黃金百挺妓婢二十人幼舉不受遂殺之○謚謚郡相李樹  
執政求索至其於幼舉以其兩青州所出幼舉辭無好者因請  
乃與二兩孝節有不平之言或以告幼舉幼舉抗聲曰李幼舉  
結髮爲儒誓不曲意求人天生德于予孝節其知予何假欲挫

頗不過適向并州耳時已授并省都官尚書諱而夫籍家教  
遺之齊末官至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獨不悉此例語人曰我不  
作儀同更實為榮卒贈吏部尚書

論曰古人云無道多奇士觀夫李靈兒弟並有奇靈則首應  
符道光師傳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惟重孝伯風操靈略蓋可過  
人各能克節門業道風不須餘嘆之蓋非此之謂乎至如元  
忠之偶嗣從橫功名自卒季初之家風素著比素兼家有濟之  
日雅道方振應之子弟特盛衣冠聲唯戚里是舊固亦文雅所  
得安世識其順雅時幹之良甥以家俊達郁則儒博顯論之高  
院固可謂世有人焉義陳弟兄人位兼美子雄才匡不替門緒  
茂矣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評節卷之十一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評節卷之十二

游雅 明報

游雅字伯度廣平人也時為景陽高允等俱知名雅為秘  
書監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雅時剛毅好自矜誇姿儀人物  
高允正雅之季而雅輕允才允性素質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  
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門閥邢不勝廣平游自  
華南漢我自舉其族其族其族其族其族其族其族其族其族  
雅雅因議論長短忿忿能者陳奇遂能奇至極議者深責之  
明報字上遠雅從祖弟也幼年遭亂為操陽王氏收養其  
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贖之數年十六時雅歸鄉里  
於白雲山為讀書精敏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雅  
東充州刺史歷徵曹尚書加散騎常侍父大鴻臚明報以年  
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其年以司徒尉元為三老明報為  
五更行禮辟雅給主烟報明報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身以仁  
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雅初明報為高閭以儒老素業特  
妙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華時每明報雅雅雅  
高閭

竟

更聖

高閭字周士漁陽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為  
送相至平城修刺詔崔浩浩為謝中書監表明日  
浩履相車過馬呼問諸車于皆驚問本名駢浩乃改其國而  
字焉由是知名高允以閭文章過世奉以自代遂為國知  
參論政事永明初為中書令給事中奉以機密勅令書檄  
贊頌皆其文也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辨是非  
曰汝者飾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鑒如玉石然則  
曰玉石同辨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  
異爭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

是戰勝於我或有託使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使而楚之子  
 其後事雖忠初非也也問曰子其讀楚初雖忠不致忠言此  
 適然幾諫非為使也乎楚信不設初雖後起無由得顯帝善問  
 對曰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五曰一曰文德二曰武功  
 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備文德以來之  
 荒後被命則防固以禦之刑賞則法度以齊之文德武功  
 輒便則防固以禦之刑賞則法度以齊之文德武功  
 寧方征伐則刑賞以禦之刑賞則法度以齊之文德武功  
 若以狄之所稱奪其長則雖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通又  
 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去室家並至奔則去畜牧但逃足  
 以古人伐北方其長掠而口屬代為邊患者良以備忍無常  
 故也六鎮勢分倍眾不關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而南仲城  
 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  
 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眾之不足乃  
 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自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之  
 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門門造小城於  
 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於城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  
 野掠無獲草灰則走終始必無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  
 師三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六將軍府以選忠勇  
 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二軍一萬人專言言射二  
 萬人專言刀楯二萬人專言騎立戰功十日一習採諸葛  
 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其軍之宜散推旗之節  
 在衆精銳必堪禦寇使將有足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夜如  
 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衣之具教習其諸屯守諸隨近  
 往來但送北鎮至八月征北諸部所領六鎮之兵且至碣石  
 揚威懷北狄若來拒去夾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  
 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州之地三百  
 人三里三十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雖弱相兼

計十萬人一月以就軍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求遠勢而先怨  
 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  
 之患其利二也發威觀敵以資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意  
 无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求得不遺其利五也孝文詔曰  
 比當以卿而論開好為文章素四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無  
 二萬為當時所服閱強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  
 廷常蒙之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  
 札之然其論於後世中書省常尊諸博士李生百餘人有其  
 于求者无不受其賄及老為一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言  
 胡安世論許安定臨邛人出為西蜀守姓更少聰慧年十二辨  
 頗理理有至焉李不師受被誣許再問於日能謂焉好為  
 文動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以姚氏將衰遂公長安觀風  
 化禮唐名行權人見知贈京兆李祖思少開與墳多為時吏待  
 羅不長慶時出師出祖思同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處  
 返乎更論天人之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如何詩言若是遂歸主  
 人賦華壯二夜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无遺舊美叙  
 中世有勵時事而未及鄙人皆寄其才畏其筆後入沮渠牧  
 德故道遇之不重更乃為詩示所知程伯達其略曰群大以新  
 客佐暗排謀實途既已塞曲路非所望望衡觀初初聘楚悼  
 靈均何用直憂懷託翰寄輔臣伯達見詩謂曰京州雖地居戎  
 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靈章先虧何祝鮑之有斐曰  
 貴主奉正朔而弗遵義而末允吾之擇水風在大魏之子  
 曹運非又關也歲餘牧德被降更既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  
 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建唯以酒自適不事產業常中  
 資然不以為恥養子字顯齡以自給養每至貴門門叩一拜  
 牛糞草後補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飲醉飽歸以餅以付  
 顯齡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初更一見高允曰吳鄭之臣

以紆為美諺吾之於子以故章為勸費以此言之彼可无憾也於公館見中書侍郎李燦被服華靡金衣玉帶纓帽忽之  
聖訓曰子之令相脫射上為相衣帽者欲作何許也諺其唯  
服盛服樂傷於失色○少孤孤母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  
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自過美膳其所知所解常順陽焉  
田文宗等提舉勸進至外空靜外設坐英拜及孝思之敬時  
燦燈記著家善醢酒而送一童以與傳慶計亦武河東裴定  
宗等謂者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思於更何其怕也潘曰我  
怕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潘為君子矣高閣嘗造其  
家潘更相揖而後出潘令為閣設酒酒施食皆子自辦然案  
其節子字公淵時潘局而微其情實謂潘美見其二妾並年  
衰潘沙不布穿數則見其負以食物直十餘匹贈之亦无碎史  
閣作宣命與慶為之序潘雲子左右皆抵仰其德歲時奉以布席  
設宴更備分散之家无餘財

劉延明

劉延明，建人也。父室字子玉，以補李補延明年十四就博士  
郭瑀、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并妙選  
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請瑀子曰吾有一女欲更一快  
女婿誰坐此席者瑀婚焉延明遂著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  
其人也稱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酒泉不慮州郡命第子受  
業者五百餘人。涼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  
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耳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主王曰躬  
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否與相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迂阮  
夷讓軍雖有政務子不釋然昭王曰知注記篇籍以烟繼晷白  
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  
聖稱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

宋繇

宋繇字獻業，煬人也。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即

張氏

張氏

上書

宋繇

張氏字居幾，過禮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縣，不  
街騰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李開室誦書  
晝夜不寐，博通經史。元光時，彥才除郎中，後奔歸，業為中散  
騎常侍，以業無遠略，西奔涼，武昭王歷位通顯，家无餘財，兵  
革間講，講不餐，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決  
斷，時事亦无隱也。但業家雖平酒泉，於縣室得書數千卷，並部  
數十斛，而以業無識，日不喜，彥氏收得，彥拜尚書吏部  
郎中，委以銓衡，彥遂將死，以子牧犍，以為左丞，其妹具平公  
主於京師，公拜縣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又并涼州，從  
牧犍至京師，卒，曾孫瑒道  
瑒道事母以孝聞，与叔父別居，叔父為奴，誣以構瑒，道誘令  
返，瑒而殺之，中尉鄭善果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室中諸  
曰：見惡能討，宋遊道，即位除左兵中軍，為臨淮王，瑒道  
隨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主，願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  
徐州刺史元瑒有表云：為樂廣發士卒，圖彭城，乞增羽林二  
千，以平宗室，重臣主請應，失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今代下  
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薛云：疆境无事，乃將還家  
臣忝局司，保知不可，臨進主或即李之兄子，遣書謝遠三日  
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朝，但李  
卿在任，乙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為身，无憂國之意  
所請不合，其罪下，科或乃召臣於向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  
之心，豈厚於我，醜罵，盜口不往，朝堂，石梁，劉自隆，吏部郎中  
臣薛瑒，已下百餘人，並皆聞先臣實狀，自言云：忠臣奉國事在  
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  
以如，纂賊鄭先讓，其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邀惡始流，伐善何  
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為私，害政為臣，此言或賜，然更其臣既  
不依干犯，貴臣之解，郎中帝召見，道真怒之，或亦奏言：臣忝  
冠百寮，遂使一郎，操杖高聲，肆言誹謗，臣解尚書，令帝乃下敕

言謂楊博曰曰此直是鯁直大剛惡人導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无復吠狗詔付廷尉游道除名○  
羣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議限外持狀道習去游道有馬以令史之文裝怒收游道溺而判之曰游道固在獲罪是非特以吹毛洗垢創誅人物狂去郎中蘭景雲急覈列事上脩及加折窮便是虛妄方其道習陵侮朝曲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有司游道被禁獄吏欲為脫枷游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又蒙聞而免之游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游道兼六州制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力計歲更反詔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裡之付理事卒○游道每戒其子士約士植等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不和謙遜

江式字法安懷留人也式少專家孝數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  
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  
上章號謫冊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駐在工洛京宮殿諸門板  
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式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飛其畫  
軒轅氏興而繫龜數其卦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迹  
別類文今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迹則百工以叙載  
之方冊則万品以明迄於三代職外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  
著氏矣故周礼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蓋是史頡之  
遺法及宣王太史公補著大篆十五篇上古文以同或異時人  
即謂之籀書孔子脩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敬意可得  
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爭引豎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議  
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編車府令趙高作爰歷補太史公胡  
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  
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  
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村人程邈尉於小篆所作也邈人以隸徒

課即謂之課書故秦有八射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籀書四曰石鼓五曰篆印六曰篆書七曰篆書八曰篆書漢興有射律多後教以籀書又習八射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又非見字不正之教李幼武又有草書更始其書雖無識誼亦是一時之通也若唐時召通書讀自獨張敞從之京州刺史杜業而人爰孔誦李太六秦亦能言之孝平時勸孔等百餘人說文字於太火宮中以孔爲小字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曾習之故其籀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馬魏曹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籀書三曰篆書四曰石鼓五曰篆印六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籀書篆書也五曰石鼓篆書所以篆印也六曰鳥篆所以籀信也籀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春秋論語等經也又北平侯張蒼前春秋左氏傳書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扶風曹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其指自是後字皆其法也又邵侍中賈逵理舊文殊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莫不兼之即汝南許慎古字之師也後漢時人之好可勤俗儒之徒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玄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群分難而不越文質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蔡邕採李斯籀書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籀書指法多與邕書也後漢鴻都書畫竟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異倉廣雅古今字詁林諸書其後綴拾遺漏增最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乃之許慎古今字用取得或失陳留郎鄭溥亦古指同博開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林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林復宣校之說文象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章詠河東衛覲二家並號能篆當時羣觀競趨生要之銘是詠書咸傳之子孫世其妙晉世已怵表上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楷竟

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亦弟辭別於故左校太秦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官商縣徵刊各爲一篇而文字之凡便是曹衛曾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永百上之李紹五運之緒出易風移文字改更篆取諸錯舉小負俗字部皆復如虛造巧設辨士以意爲疑煥感於時難以聲改乃曰追求爲諸古言爲辭小兒爲神神也爲識知斯其然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籍大篆計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開古莫不凋損焉差夫文字者六籍之宗主數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穆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橋觀古篆之法悉雅方言說文之証當時並收善書而相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書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三祖文成叔策歸國獻古書傳掌之書古篆八射之法時蒙錄叙列於儒林官班不負家號世業晉臣閭招議子爾漸漸家風有泰死顯其籍公世之實率道相若之訓功慕古人之軌企竊備門

之載求其集古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及孔氏同書五經音注橋爾雅三書凡將以言通俗文祖文宗碑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書文字有六書之韻者以類編聯文元復重錄爲一部其石籀並藏俗諺諸書咸使於其下各有區別詰訓假借之韻並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音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豚家遂許集直白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曲書秘書所闕之書之垂數給并季士五人掌書文字者助巨披覽所雅名目伏瞻明白認曰可如所請并祝太常樂業教以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自待書成重閱式於是擬集字書總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篆依許氏說文爲本小篆下隸先是太和初中法會能藏書國之在東宮教法會待書後以謙近處知於閭里者其衆未有如崔浩之知

紀高閭登言有章句下筆富又詞故能受遇景朝則重明主掛

元朝事孔備懸美矣胡夢麟晦之間優游無悶亦一代之異人矣胡方回張湛溪永根關關劉延師趙素索微皆通經史才志不群憤事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人之不可以无能信也宋絲處屈能申終致顯達遊道剛直自立任便為累近式能世其業亦足補云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三

魏列傳

王慧龍大原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幼聰重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少宋武微時愉不為之礼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為僧門僧祇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忽之疑為王氏子孫報稱為受業者乃免遂奔姚興姚興感慧龍歸魏明元引見与言重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太子為之動容謂曰朕方此一事書席卷卷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效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降前授惠龍抗表賴得南華自效遂結固言之乃授南華校尉兼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謝朓起兵江陵引惠龍為援惠龍督司馬靈壽等二万人拔其思陵戍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惠龍赴兵將軍与安顗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惠龍設奇兵大破之大武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侯杜侯拜紫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備大者表績招撫遠屬附者乃餘家号為善政其後宋將到彦之據道南頓杜侯大相侵掠惠龍力戰獲獲其鋒刃之与友人蕭斌書曰嘗執頑鈍馬焚獲狂亡人之中唯王惠龍人韓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儒生儒夫乃令老子許之宋文繼反問云惠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襲之以叛人武聞曰此及不然其有人忌也教耳乃賜惠龍書曰義隆將軍如武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宋文計即不行復遣刺安昌云伯瞻惠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云伯為友間來并人有所論惠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云伯叩頭請死惠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言義隆賊人未已不殺安伯无以創將來惠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

劉永述有

不持

詩經

薛瑄字允之汾陰人父瑄字威明父有立志懷寧園等語去北  
海王猛同志友善及兩俱入關中猛以山楊詢之溫曰江東无  
卿比也秦國欠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与之俱南猛曰  
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久矣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矣矣方  
致朝命強聞之自南山來謂去猛皆量軍謀祭酒察溫有大志  
而无成功乃勸猛北徙而溫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  
勸為書將以車馬聘猛猛以為不可勇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  
平自去數百騎馳至流華下求與相見獲使主簿責之因陳瓶  
宣言曰此瓶終无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  
堅曰須吾平昔自當高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歷伐晉軍敗強  
遂總宗室強兵威振河輔被慕容永於陳川姚弋仲而憚之遣  
使重加礼命徵拜右光祿大夫十兵尚書封馮川郡公轉左戶  
尚書○辯切而雋爽飯饘多天略由是豪傑多歸慕之強卒因  
襲統其營弋姚弋歷大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辯知姚弋歷衰遂  
奔歸家保鄆邑及晉將刈裕平姚弋即署相國尋除平陽太  
守委以北道鎮捍及長安失守辯遂歸魏仍立功於河陰位平  
西將軍東雍州刺史明元深加器重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  
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等去朕為長安主人辦既還任務雖戰戰  
相以數千之衆摧折赫連氏帝甚愛之又除并州刺史卒於  
官帝以所圖未遂深悼惜之孫胡

傾心致禮並不獲已而應之為本州中從事劉弘等聞之入守

兄弟並為本郡常世榮之有八子長子聰知名

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著自操致不妄所施雖在閭閻然日吟

莊見者莫不懷然如敦博覽博覽博覽博覽博覽博覽博覽博覽

所究悉詞辨占對尤是所長太和十五年擢為著作佐郎後

書侍郎即又凡所彈劾不避強禦孝文或欲貸貸者聰輒爭之

帝每云朕聞卿不憚不憚何此諸人也自是貴戚不敢手聰

為孝文所知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為寄親衛禁其交際

領感太和之山同帶直閣將軍重疊臣能朝之後聰宿侍惟

惺言兼畫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議動輒匡諫事多所允而重厚

沈密公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諫不受布亦雅相休

謂之曰卿太爾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宣武郎

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吏人追思留其所坐榻

以存遺愛子年通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博才汪中書郎孫為郎閔所知重普泰二

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綱獻簡者帝因與元綱及孝通等宴

兼奏送命卿卿帝亦親以和之因使元綱等朝以綱為韻

孝通曰既達我君願上万年壽帝曰平生好玄覽數為万国

中絕孝通即堅志為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綱曰臣等

機草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太方亦及昆蟲豈曰朝於

諸二野而食之乎帝曰君臣之義水書軌一葉茂孝通曰微臣

信慶厚何以答華高。于時孝通內助繼發外朝政軍國動

靜預以謀議加以吸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兄裴伯茂

性俊多所輕忽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通以裴宏

校過甚每謂之曰兄以阮籍為事何如管仲以報素自許經綸

抑裴傲也屬有神武起兵同朔及陷州刺史劉誕不承天光

自開中討之孝通以開中險固泰以舊都預鎮鎮陽以為後

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閔以為然則誰可任者孝通

賀拔岳同事大光又與周文帝有舊舊人並先在開右因並推

薦之乃授岳為岐華秦雍諸軍事閔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

為左丞孝通為右丞而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岳

相器重岳以師友之禮與周文帝結為兄弟岳特隆後天光

敗於韓陵即關遂不得入關為齊神武幽廢孝武帝即位後神

武方得志徵岳為岳為冀州刺史岳驛數車馬入朝孝通乃謂

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尔朱百方之眾其鋒誠亦難敵然公

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深為愛子焉實知解斯椿大野胡也

拔叱呂延慶之徒於尔朱之山皆其妻弟韓陵之役此輩則後

隆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王曹操之孔融馬懿之

高黎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

令孫騰在關下冀昭處鈞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以今觀

之際雖未已吐乃仁雖復退還猶在并州高王之言先頃平

今方緩挑羣雄安置內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事關中也且

六郡良家之子三輔孔義之人踰幽并之驍騎勝汝穎之奇士

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為滅難因黃河而為他壘退

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鄙乎言

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釋岳為營而不就微太昌

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

月出為常山太守仍以經閣任遇故也又孝武西征或利孝

通與周文帝密及周置賀拔岳鎮關中之計遂見拘執封晉

陽及引見咸為之憂孝通神氣從容尋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

歎即日原免罪猶致疑忌不加位數但引為坐客時訪又與大

事而已具和二年卒於關

薛儉字景猷汾陰人也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

若不拘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推世无貴在解楊

不過待即就焉旅不被擄用常數曰其能十年數積死一校  
勝低頭俯首俯仰而向人也常數二不得志初在入間輒陸祭  
勝遂有才使氣未肯趨前綠之門左中郎將軍曹度謂曰君明  
地非一身村不劣何不與數參史部臣曰甘曹雖高位英俊  
統下察古人以為數息力亦未能也曹度曰曰此年小曹度  
既但不遭時其才為中曹度遂洛陽及齊武起去隆乃東游  
陳蔡間謂人牙通曰曹度與我陵上表凡方始開中形勝之  
地必有關主據之乃与孝通俱游長安後竟陳悅聞之召為行  
臺郎除軍遂將軍斥兵校尉又悅曹度於岳軍人咸相慶慰登  
獨謂曹度長高曰悅才略不寡極言以將敗上二曹其則不遠  
吾傷今即為人所虜何慶之有乎長高以悅言為然並有憂色  
尋而周文平悅引為為就室參軍文帝即拜中書侍郎加安  
東將軍大統四年宣光南獵初悅為之頌又帝又造二歌  
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  
人又持金鉗以臨器上傾小灌山而注乎鉢煙氣通發山中謂  
之仙人歌器一為二荷同外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  
以水注荷則出水蓮而盈乎器為是應響以節之謂之水芝歌  
器二盤各處一鉢鉢圓而鉢方中有二人三之象也皆置清微  
殿前形似舳舻而方滿而平溢則傾溢各為頌大統初儀制多闕  
周文今隆與曹度等參定之

論曰薛辨有親之初功業卓犖四門皆為元帝各道術惟道  
奕世擅文宗令望故歸其從然我而連降李叔等誅戮戮乎  
仲良任惟崇劇弘益進而陷合諸讓以受權龍易名為終斯  
宜虛設實除並卒和諺傳又擅龍威權南鳳池或言曹度  
咸居綠位各逞琳琅振拔徐陳曹後生之可畏論其在遇失當  
時之長是也

奚康生

奚康生河南人也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為部落大人康生少

驍武營弓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太和初驍武營東生  
為前將軍主北氣有聞由是為宗子隊主從駕征遼高麗濟  
淮五將未度齊將據路斷歸路率之寡破中者賊者以為自開  
將軍東生應募縛擒精果因風放火燒其船艦衣連直過飛刀  
周折及列前死者其眾乃假康生直開將軍之役後京胡反自  
是年之北康生為軍主從京武王統前之分五軍四軍俱敗  
康生獨全空稍嗣千追胡至軍突谷詔為降曹胡皆謂死  
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身殺傷數千人射殺辛支齊置義陽昭  
誘邊人康生復為統軍從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自昇城據言  
皆不降肅令康生射之望其射忽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人見  
箭皆以為強弩特舉聞康生能引強弓故特作大弓而張長八  
尺把中國人有二寸前雖殆如今之長箭送主康生康生便集  
文武用之平列猶有餘力觀者以為絕倫焉即表送置之武庫

楊大眼

楊大眼武都氏雜胡之孫也少驍捷跳走如飛大和中起家  
朝請時將南伐尚書丞中典儀征官大眼往求為隊司為軍主  
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幸不  
復去諸君各列矢未幾千統軍從東為征北業殺鄧九江鍾高  
之問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時晉發安等反詔大眼為  
別將緣都督悉眾討平之六眼功尤多東魏氏善騎射自謂軍  
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隨亦戎裝各競並馳及至還營同坐  
幕下謂諸將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有謂諸人曰此諸將中唯  
武遣其將張惠紹總率眾軍切據伯豫又假大眼平東魏軍為  
別將焉都督形勢討破之遂上中山王天周圍鎮焉大眼軍城  
東守淮橋東西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統軍劉坤仲公孫祖兩  
軍夜以急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御於州為京求  
中追其前勳起為試守中山內史時高齊征周京武康生入侯  
獻乃從大眼為太尉長史持節徵平南將軍東征別將劉都督

元通運順惟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初更首於更用章其  
恭觀者如市後果將康綽於浮山過淮規復壽春明帝加大眼  
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肅宗寶其能惟腹不  
能遠於腹上流雲集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抵循上卒  
呼為兒子又見仇鍾為之流汗自為將軍順先兵志置其  
者莫不批其南賊道將時懷恩順信言准泗河之開  
童兒帝者之云揚大眼至无不仰其上肅宗張之初歸國也  
謂大眼曰在南間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之不異於人大  
眼曰其鼓鼓至順時君是使君口不能視何必大知車輪常  
此推其順果以為開張非之過也然其順順之喜喜下下其  
握過度軍一順賊馬識者以為性殺所殺又為荆州刺史帝  
議為八不以青在而劍之召其順張也示之曰卿等若作賊若  
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有郡其有武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縣  
於樓市自是荆黃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形以射之又深  
山之武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孝  
恒道人讀書而坐聽之悉其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  
多識字也

崔延伯

崔延伯博陵人也少以武壯聞仕齊為緣北遊軍屯漢口戍主  
大和中入魏常為統帥常乘絕人兼有謀略積勞稍進除征虜  
將軍荆州刺史永平中轉陽州刺史以忠義左遊擊將軍崔悅  
擊突厥破之諸軍入為陽州刺史崔悅之妻令延伯守  
下蔡延伯三易將伊免生延伯乃為延伯遂取車輪去其輪  
其輻兩兩接對探竹為繩貫連相結數十條道橫水為橋兩頭  
施大鹿鹿出沒任情不可燒斷斷視視又令舟船不通  
由是軍軍不能起救相合軍威見其勇猛軍拜延伯將軍光  
祿大夫○延伯与楊大眼等字曰世顯張太后幸其林園引見  
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此乎破石公私願欲此乃卿

等之功也但惟腹仍在宜須謀故引卿等親其營其各州一  
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无不利  
延伯曰既對聖顏豈有實策南水北各有諸侯陸地之計如  
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恩水兵之勤若始後一年專習水戰  
有不測召使可用聖太后曰卿之所言深矣有要意故始請二年  
除并州刺史有州令員其間於遠近還為金紫先祿大夫出為鎮南  
將軍行岐州刺史○時莫所念生足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  
元志為天生所禽賊聚其處進屯水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  
將軍西道都督行堂州刺史為延伯結驍馬萬匹南北相去百餘  
步延伯曰今當即為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度黑  
水列陣而進以向賊營營寨驍騎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  
於時賊眾大盛水西一里營三連接延伯巡至賊營揚威奮之  
徐而遂退賊以延伯眾少開營競追眾過十倍臨水逼城寶資  
親觀之隴有爵鎮延伯不与其戰身自歛後抽眾東度轉運如  
神頃其眾徐乃自度賊徒氣相率還營營寨大悅謂延伯  
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至寶資曰此賊  
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眾而出至寶資為後拒天生遂  
眾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魏魏競進大破之俘斬  
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龍秦賊勳將所傳的議遣將咸云非  
延伯无以定之果能克敵勳將將所傳的議遣將咸云非  
延伯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與延伯將皆以元志  
前行之始同時於延伯從六阳道將取高平志賊仍停停部延伯  
既破秦賊乃与宝資眾會於安史甲午十二月鉄馬八千匹  
軍威甚盛時觀奴營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數  
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於功負勝之喝諸賊戰伐不  
別造大排內為鎖柱教習其兵負而越式焉為排城戰日在外  
朝重居自涇州緣於北一眾軍將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  
百騎詐持寶資書云是降傳乞緩師至會延伯謂其事必虛巡未

關賊而伯勤明達遂聚自東西而至乞降之賊從西就下諸軍  
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推挫便尔敗此徑造其營賊本  
輕騎延伯重謀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入排城延伯軍大敗  
死傷者將有一萬生擒敵軍退保涇州延伯脩繕器械購募驍  
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前院谷棚七里結營延伯壯前鋒厚不  
戰而潰獨此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棚賊皆逃遁見兵  
來掠散走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為賊所害士  
卒死者力餘人延伯善射抗能得衆心與康生大服為諸將之  
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驚懼焉贈  
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武烈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三

東萊先生點校北史詳節卷之十四

魏列傳

裴俠

裴俠字神駒河東人駿幼而聰慧親表稱爲神駒因以爲字蓋  
吳非於則分隊人壽永宗聚衆應之裴俠聞言縣令吳懷  
言無所出裴俠不家聞之便率屬知衆奔相之賊浪刺史以狀聞  
會太武親討裴俠見賊陳叙事自命人陷勇崔浩曰裴俠  
有當出才其義自裴俠中書博士浩亦驚裴俠自爲河鎮抽

裴俠

裴俠年嘗知何東人也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陽見羣鳥蔽天  
從西來至手指之而百言遂去裴俠驚有異常年十三遭父憂  
哀毀有若成人指擗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耶於衆  
東封侯侯俠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不家未嘗  
有惡當以告得告其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魏正光

中解中朝請相其義陽郡年元顯入洛使執其使人焚其敕書  
洛陽武衛王恩政請曰當今推巨權命主至日里若何俠曰字  
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  
鍾欲操之恐是操於義舉也恩政曰奈何俠曰圖欲有立至之  
要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恩政然  
之乃進俠於帝帝在中郎將及帝西巡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  
郡鄭德請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之徐擇  
木焉俠曰既食人糧寧以乘子易圖也遂從入關除丞相府士  
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不名協至  
是聞之曰事其義勇乃曰仁者公勇因命名俠焉以功遷將軍  
侯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爲長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  
草報書其書周又善之曰裴俠神武無以加也除司馬即  
侯躬獲俠妻愛人如子所食唯麥飯菜而已更人莫之

既捕女伊君

此郡舊制有總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飲曰以足復役人吾所  
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亦不以入私並  
收領爲市官馬歲時飢獢馬駝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  
之曰邯鄲不食丁情不取食公自爲爲規矩使督與諸牧守  
俱謁則又周文命殊別立謂諸牧守曰裴快清慎奉公爲天下  
之表率衆守有過快者則除之頃立衆皆默然無敢廢者周文  
乃拜賜快朝服駢馬張爲獨立使君

臨江府志

據陳昌黎人語以時拜蘇州刺史假稱昌黎在官身於刑罰從事則善憂哉陳昌黎曰明公及節方夏無所新歟何以示威陳昌黎曰人不北也而刑之若必須斬斷以正威名當以知廉之曹廉然懼也遂刺陳昌黎以謝附之人未肯違管士人流抑乃表請守宰有關宜推用其意暗置吏負貲延賢益則華族豪學已才獲叙儒表衣士庶咸在銘謝議從之○大和十一年京都大飢

稅租和

# 聖賢書

下界也

聖賢不難

入倉雖於人爲利而不可長久服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餉之方無所取謝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所謂初人之救時積於官倉有倍積則人無荒年矣○麒麟正性其慎相置律令於坐傍昭終之日惟有繡約數十匹其貧如此贈散騎常侍冀郡公諡曰康子顯宗顯宗上茂親剛直能尚折廷尉亦有才李太和初李秀才對策甲科首著作郎從兼中書侍郎○又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位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望不據實坐知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墮人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石之流自墜於草莽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出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按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非威所以徒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政生人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罪則雖以博施博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人和以來未多坐盜弃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奸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今州郡牧守舉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律閭閻百官亦咸以爲無私以仁恕爲等盜法相與廢弛治世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臨下如仇讎其則戾到止一人而奈約以千百和氣不至藉由於此且教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後與崔逸等參定朝儀帝嘗謂諸官曰近代已來高華出身恒有常分朕意所爲可復以爲不可宜移量之李冲曰未嘗上士已來百官列位爲欲盡清賢第身爲欲益政賢庸帝曰俱然爲人冲曰若欲爲人陛下今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豈有殊人之技不逮不知然君子之門懷使無常出之用者

要自德仁純焉朕是以用之呼曰傳者已豈豈可以門見李帝  
曰如此濟州者純焉朕有一兩耳以謂諸卿士曰通欲諸教諸  
賢秘書李帝曰師承勇少未及為懷竟有所懷敢不承言於  
臣曰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言之三卿孰若四利帝曰猶知向  
解國事論之不審中執監令之子必為秘書即頃來為監令者  
子皆可為不帝曰知卿不識南出青脚為監令者頃宗曰陛下  
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家貴以賤賤賤帝曰若有高明卓許才  
且舊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李彪

李彪字道固衛國人也家寒微少孤貧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  
業於主簿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高陽高陽出平陽尼等鄉  
舊名山不果而罷從兄問博學高才家富貴彪居於沈家手  
執口誦不暇浸食既而還鄉里陸戲年將弱冠雅有志業聞彪  
名而請之修師友之禮相之州郡彪李彪李京師館而學業  
高而問之則其李中禮之其厚彪宗附之孝文初為中書  
教學博士後為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御史所寵性又剛  
直多劾糾近長之來石屏樂帝呼為李生從容謂諸臣曰  
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帝嘗召於流化池謂僕射李冲  
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

楊彪字士業弘農人頗饒家書尤好詩書時公播門貴朝朝  
廷子姓早通而無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  
曰苟有良田何憂饑寒但恨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為伯  
長孫永業謂為錄事參軍與州刺史裴深相親深嘗謂彪  
才人李瓜花未建等今為內應遂下舉動其子馬崇等知覺遂  
謀殺云觀始於馬頭置成如開復欲於白雲精城殺之相相相  
侵逼此亦須防陽說交境之備今故卒已集惟聽信左右

楊彪字士業弘農人頗饒家書尤好詩書時公播門貴朝朝  
廷子姓早通而無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  
曰苟有良田何憂饑寒但恨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為伯  
長孫永業謂為錄事參軍與州刺史裴深相親深嘗謂彪  
才人李瓜花未建等今為內應遂下舉動其子馬崇等知覺遂  
謀殺云觀始於馬頭置成如開復欲於白雲精城殺之相相相  
侵逼此亦須防陽說交境之備今故卒已集惟聽信左右

威欲以質於之云无修白捺意而况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遂  
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承業乃云歸事可造移報  
移曰彼之舉兵親別有意何為妄稱白捺他人有心乎付度之  
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謂已竟便散兵爪花等以期契不會便  
相告發伏奉者十數家遂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蕭寶  
據雍州反承業討之降而承業行臺左軍軍次恒農懷白承  
業曰今賊守潼關今據形勝須北取蒲坂飛指西岸置兵死地  
人有關心垂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散諸賊  
既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錄請為明公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  
雍等領騎與賊於恒農北度便據石鍾堡乃呼告曰今日停軍  
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若送降者有各自還村候擊軍  
舉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降即是不降之村理須  
殄戮人遂傳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許舉烽火一宿之間火比遍數  
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恆頗有力焉時  
所用錢人多私鑄稍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俚  
秦縣人與官並鑄五銖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從之捕  
津津子惜  
惜子津津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聲除敏出入門聞未嘗戲  
弄六歲李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舅源子恭後謂津曰  
常謂秦主不其然意從今已後更欲刻日視之惜一門四世同  
居其隆盛隆盛此字就孝者三十餘人李廷則有秦樹實地辟  
兒咸爭之情類然獨其孝公脾適入李庭見之大用驚異顧  
謂賓客曰此兒恬怡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為諸弟林邊別  
葺一室命獨與其常銅鑄具饌以飲之因以晉書諸子曰  
以輩但如連友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鑄重肉之食惜從父兄  
豈特相親重會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史十歲  
後當求之千里外其言與十餘人賦詩惜一覽備讀無所失  
又長能讀書美有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十見之莫不敬異

有識者多以遠大計之。○正光中隋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和  
山水遂入晉陽西縣山讀書多呂初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  
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為杜洛周陷全家被囚執未幾洛周城又  
沒為秦泰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偽官情乃託疾密召牛血數合  
於懷中吐之仍陽啗不語秦以為信然乃止。○隋以出故未夷  
志在諸侯乃謝和與父人耶部遷於高山及歸還許朱榮其  
從兄阮榮請朝拜以具父并州刺史以道人行義  
隨之任有部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諸情請津劍之俄而義從  
幽州情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遇楊寬家為寬所執至相州見  
刺史劉誕以情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表史纂容曰澤其止焉  
遣隊主防禁送都至安陽學情謂曰僕自忠臣輸誠無家  
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僕何面目見君父之難得自縊於  
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意也情乃拔高兄兄弟諸軍東載馬  
○信都按刺諸門便引見黃楊與運陳訴家約言時  
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為之酸容即置行臺郎中轉大行臺右丞  
于神武圖章制軍國事務文綴教令于自惜及程陵山遭情家  
難哀毀骨立神武慰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情母陳先登則  
療咸其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昌定非虛論情  
從兄勿卿為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情聞之悲懼因哀感  
發疾後取急歸臨門溫湯療疾耶季素嘗其能因致書惡之曰  
高一欲送卿於帝所以勸其逃三情深衣冠於水濱見兒沈  
者更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高山與沙門慧謨等并居別窟  
又潛之北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論為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  
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情存隱情從兄寶樹情意願  
仍遣光州刺史姜思業令搜訪以孔敬遠神武見之悅除太原  
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父之以本官并尚書吏  
部郎中武定末以實望之美總持吏部尚書李肅如欲天  
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十任封開封王肅之弟良意某何

下候情慈不自勝隋南陽王楊素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  
誠休道時無異誠乾則元年二月為帝所誅時年五十○  
隋貴公子早嘗警風表譽為朝野所宗家門遇禍唯有二  
第一妹及兄孫女數人無養孤幼甚可憐賴成山王重公義  
輕財財前被賜與多散之親族賴費也巨富復舉危一食之患  
酬台必重再命之體路而不隱與選二十餘年贊權人倫以為  
已任然取士多以言兒時致發言以為情之用人似負士市爪  
取其大者情聞不以為意腹記強識半而不忘每有所召或單  
稱姓或單稱名無不從者有僕人自漢漢自言懷脫獨不見  
識情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虎走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鞠障  
面我何不識卿漢漢驚服又謂之曰名以定林漢漢果自不虛  
又令吏唱人名以盧士琛為士琛士琛自曰情曰盧郎聞動  
所以比王  
論曰楊楊兄弟俱以忠義謀建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參差累  
朝所謂門生故吏過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  
為出師師漢之陳絕門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  
亦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焉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  
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情雅道風流早同標致公望入  
物所推夫亂亂塵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又寄天下  
之命託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進不能送往事若觀幾  
衛士退不能保身全名辭龍招徠朝廷之舉既已仗義斷恩猜  
忌之空无谷推心受亂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  
王肅  
王肅字恭懿琅邪人也少聰下非纖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祕  
書丞父免及兄字並為齊武帝所殺天和十一年肅自建鄴來  
奔魏時幸鄴聞其至虛懷待之引見問波肅等義賊切下而  
有禮帝甚哀憫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亦談求會曰帝位帝  
終景不竟坐之疾山肅因肅氏之弟以東城帝於其



之科第子之重若蘇台馬元贊同馬長安程嘉樹皆長樂教所  
經略注以廣制作其有將貴行外引致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請  
仕勅然寄同舊制雖帶紫自教抑亦佳時之所致焉劉芳矯然  
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辭為世儒宗才疏識淺見重於世不  
虛然也帝獎以備養者相景以文義見於東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四

魏列傳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五

郭祚字秀祐太原人魏東騎將軍淮亮之後也祚初舉秀  
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遷尚書左丞兼給事中門侍郎祚清  
勤在公廩夜則燃燭讀書其時孝文帝意興漸薄祚雖九流  
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暇內外規略號為多事祚與黃門宋棄參  
謀主權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勸勵祚以立馮  
昭儀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帝賜祚及崔光門郭祚愛動  
庶事獨不欺我崔光寵以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不當勸誰  
也其見知如此○初孝文以李彪為散騎常侍因入見帝謂祚  
曰朕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誤帝悅吟曰  
此自因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頃更寵有祚云伯石辭卿子  
產所惡巨谷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歡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  
醉使朕遲回不能優獎遂不換李彪官也兼吏部尚書尋正吏  
部祚稱身繫清重階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祚衡久之然  
後下筆一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簡略當時每招延  
諸然所拔用者皆量才執職時又以此歸之遷尚書右僕別領  
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鵠出奉之時祚  
詔左右趨挑弓去御史中尉王顯失相辱顯祚為帝所信祚私  
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挑弓僕射黃鵠少師○祚奏曰謹案前  
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入遷轉由狀  
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  
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為限不得計殘  
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一制不同奏請裁次自云雲陽之體自  
依舊求恒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為從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限  
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開官者為二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虞  
和奏上考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為九等前後不同

參差觀畢曰考在上中者得此以前六年以上隱居階不  
者除其升況以後考在上中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九品所奏  
廷左僕射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大和  
以前朝以尤資貞臣誠以便致謀吏李冲之用事也叙祿祿  
薦為左丞又兼黃門意仍滿足每以孤門仕經崔氏之禍常慮  
危三苦自陳提辭色艱難發於誠言冲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  
避也但當明白當官有所損與自損損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  
趣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到許尚書令任城王澄  
為之奏聞及為征西雍州雖喜外托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  
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附之接  
祚心惡之乃遣子昇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  
矯詔殺祚祚於政事凡所經復咸為祚敗每有斷狀多為  
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隆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驚愕子  
景尚字思和此書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初為彭城王中  
軍府參軍遷外郎司儀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強當世善事  
權寵出號曰郭太尉中書侍郎未拜而卒

張彝

張彝字季廣清河人也彝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宣武初除  
正尚書兼侍中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典式若訪故  
事及臨隴石所弘制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羽儀然可觀光  
夏畏伏惟其威整一方肅靜焉其年冬大舉初就彝與  
郭祚等俱以勳舊被借及還州世號抗軍將帥彝數政嚴多  
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人庶愛仰之為國造傳名曰以  
皇諸有罪者隨其輕重論為土木之功無復鞭撻之罰時陳  
留公主薨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潛亦贊尚主主恩  
不可奪怒諸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自後萬貳四駟驟檢  
察貳貳所親愛必欲致彝罪彝弟身奉法求其德此除元  
所得見代還洛納停感數年明帝初侍中光表彝及子郭

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大本在臣右焉能幹山又並為多而  
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情途雖難堪非所然恐班秩猶未賜等  
昔衛之公叔引下同李晉之士巧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  
許敢綠斯義之降臣位 附後彼汎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  
中正○第二子仲鳴上封事求餘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  
清品由是眾心喧喧謗議盈路江榜不恭竟期會集屠害其家  
彝死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武賁將幾千  
人相率至出書有詔賜求其長子始均不獲以尾石擊打公門  
上下懼惶莫敢討抑後時又厲掠道中蕭高以秋石為兵器直  
造其第毀彝堂下掩掩焚其屋宇始均川瑞當時踰垣而走  
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  
於烟火中仲鳴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北隣輿致於寺  
遠近聞見莫不慨嘆乃卒官為收掩羽林以強者八人斬之不  
能窮誅群賢即為大赦以安眾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

邢昺

邢昺字洪賓河間人魏太常貞之後也昺少好李膺談論師守  
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賢譽貌甚偉累遷中書  
侍郎其見顧遇常參坐席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尚經推  
異策邢昺才清可令策秀仕殷昭常侍兼尚書○夏侯道延以  
漢中內附詔加昺使持節都督征東諸軍事進退機屬得以  
便宜從事至漢中道兵討之賊皆款附更勝追奔至關城之  
下詔拜昺使持節都督秦三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  
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咸遂通焉○昺奏曰揚  
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水險而止非周正不達  
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使反叛元規攻圍益州  
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肅州漢陽屬益州刺史治於  
今之所任並非前將軍名皆是子少自而三可圖也昺之  
所持唯阻劔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

南安所向南方軌任意前重累後後後後四可圖也深慮  
蕭衍兄子肖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賊臣走賊賊深慮何  
肯賊中坐而受困五可圖也臣聞東魏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  
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統一臣以不才愚戇戎騎上趨國威頗  
有連捷之望益曰之可謂正以兵少糧薄未宜出今若不  
取後魏之難必將珍克如其無以分受惠坐若朝廷  
下欲經略自便為先事之歸併之微意焉為之當又表曰甘鄧  
文鍾會率十八萬衆前中國首給持平蜀所以然者關漢力  
也況臣才絕古人何有請一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然者正以  
據得姜陵士族義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  
今王反前進已過洛城則益州便是成禽之物臣誠知征戎危  
事未易可為自軍度劍閣已來蜀中自所以勉強者既往此  
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皇之恩遇貴陛下之爵祿是以我致頻  
有陳請臣不從又王反於洛城報還遂不從蜀中既克巴西  
道東三平仲守之仲得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感之設費兵  
饒專心固色公事雖無能見者必必之切齒仲往隱謀叛城  
人斬其首以降梁將魏希遠已西遂攻之初至漢中諸將  
推故豪右以孔抗眾以服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計城百餘  
為叛者二百餘口乘商販聚於清澗郿之口時梁人侵魏  
先期討乃以茲為使持節都督東諸軍事武都太守東  
堂曰知將軍振京天父陛下難遠東之官非將軍莫可自  
古忠臣亦非無孝也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云金吾擊鄭吾無妻矣今將軍董我何處何處何處何處  
帥致討兗州悉平道廣伯豫平之帝賜公等書曰大宋賊  
賊走中山王英東勝文鍾離又詔公等悉以爲蜀人喻朝  
貴所且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果且待云  
則問田叔補則問鐵卿臣既調難何來強進焉臣表求豫帝  
許之英果敗退時伏其誠詔蜀人自早生殺刺史同

悅以城南入梁遣其將齊伯仁率衆入據縣郭詔持節率  
林精騎討之封平舒縣伯賞伯仁之功也宣武營諸將曰早生  
走也亦也何時平齊曰今王師若臨土人必翻然歸順之弱  
城奔走歸絕不復此年必傳有京師郭郭下不以爲慶帝笑曰  
卿言何且壯哉為卿親老漢勞於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辭此於  
是即率衆八百餘人自洛陽東行五日次於龍口擊賊大將胡季智乘  
勝至洛陽內即度故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圍之詔亦使持節  
將領南討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以縣  
以後軍至至前敵多牌不敢進乃分兵將角攻之果  
將齊伯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  
州平亦振振京師宣武臨東營旁之密曰此陛下聖略威靈  
英將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直一月三獲所足新  
奇乃存士伯讓功而非歟或自伯讓大捷及手縣縣志行修正  
不復以賄財爲懷戎貨軍是然毫無犯奸殺中尚書加將軍將  
軍卒於官也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情之瞻軍大將軍  
豫州刺史  
邵字子才小字吉少時有聲遂不行名至五歲魏都郎崔亮  
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顯顯十歲便能爲文雅有才  
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疾兄亦有人倫緊謂子才曰宗室中  
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焉時名勝身以水  
游宴爲娛不暇勤業嘗露宿於清澗五日略能偏記之後因  
飲酒處方傳奏魏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遺遺文章典雅既  
且連年未二十名動衣冠當至七北平陽國東裴伯虔從兄  
不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所舍宿飲相與賦詩九數十首皆  
在主人奴數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皆爲誦之諸人有不  
認詩者奴還得李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繫孝爲向王黃門  
侍郎李英之對朝朝儀自詔之後文雅大盛諸將皆美  
步當時每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于時表翻出相學止望

子華之美見於先達以邵澤恩華贈保其姪之每洛中貴人拜  
 獻多惠邵為謝書表嘗有一首勝初授官大事須食翻云邵俱  
 在翻為主人託其為議表遂命邵作之翻其不悅初告人云邢  
 家小兒當官作表自謂其為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  
 以疾除衛將軍子榮酒累其勳書令加侍中于時與梁和妙  
 簡體從邵與收及從子下明被徵入朝當時文入皆邵之下  
 但以不持威儀名高難制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實司那子  
 才故應是北朝第一才士何為不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辭實無  
 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僕行限南人曰鄭伯獻護軍猶得特命  
 國子祭酒何為不可○除書令舊格卿生雖以著爵至五口  
 不飲則縮十匹僕射僅獲遺表之邵云此格不有卿斯句以  
 區區之越齊法生三男者給乳母以天下之大而結此條舜  
 藏金於山不以為之今藏之於底復何所損又舊舊皆訊囚取  
 占然後送付廷尉邵以為不可乃立議曰欲自分政各有同存  
 丞相不問關人真信弓招不進宜使尸祝秉刀匕之役家長侵  
 難大之功詔並從之○邵奉情簡素內行修謹兄象親姻之間  
 稱為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為意窮其  
 指要吉凶孔儀公私諸事皆去威為世指而每公卿會議事  
 關輿政邵據筆立成證引證洽帝命朝章取定後頃詞致生  
 獨步當時與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龜收錄  
 天才難發而年華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乃稱邢鉅龜焉  
 李崇字繼長頓丘人也○初為荊州刺史上洛殷發秦快  
 二州兵送崇至理崇辭曰邊人失和未忍刺吏奉詔代之仙頂  
 一宣詔而已不為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  
 十騎馳到上洛宣詔殷發人即帖然邊境得有人惠令還之  
 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天復時殷之警在  
 州四年甚有績召還除兗州刺史充土舊多劫掠崇乃封置

一樓樓懸一武陟發之風舉隨孔擊四面諸村開收皆守要處  
 俄頃之間舉布百里其中論之甚有伏人突騎始於兗州而  
 諸州皆援賊自崇始也○改授安東將軍中書監南征詔崇副  
 驍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其徐州降之郭隆聚眾  
 作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一翼州討之崇見郭隆陸陸納之  
 以為謀主數月與州新陸送之賊遂潰散入為河南府後事焉  
 南討漢陽崇行兗州刺史武陽靈珍遣弟靈珍弟靈珍弟  
 萬齡襲破武陽與靈珍相結崇為使持節都督龍右諸軍事眾  
 討之崇拔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靈珍居於靈珍散騎靈  
 珍眾城大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弟建舉五千人屯龍門  
 躬率精勇一萬據靈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崇之  
 口積大木礮礮石陷崖下之以拒軍崇乃命統軍慕容紹  
 張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  
 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靈武陽靈州刺史陸廣宗遣軍討  
 獸王思孝學廣宗授靈州刺史大破之并斬廣宗自殺十餘人俘獲  
 獸等靈武走奔廣中孝文在南陽廣宗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  
 憂者李崇功也拜崇州刺史○宣武初崇為右衛將軍兼七兵  
 尚書轉左衛將軍東荆州刺史靈州安樂郡於龍山備辦大號梁武  
 遣兵應之諸將擊不利乃以崇為鎮南將軍都督征雲諸軍事  
 靈州諸將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靈州克捷生禽梁安進討  
 西刺諸靈悉降崇兼侍中東道大將軍能否賞罰之關詔  
 曰朕敵制靈非一室故左擊之孫均勢今則山嶺元氣  
 未殄賊術狡詐或生詭計切宜備其不虞崇可都督淮南  
 諸軍事坐新威重諸將莫敢違崇初加侍中車騎將軍督江  
 西諸軍事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諸將城中有數人地  
 出野鵲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震雨上有三百人水入城  
 屋宇皆於崇與兵泊於城上增城未已東附於女牆賊不敢  
 者一版而已州府勸崇奔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安可棄



東家先生校正北史詳略卷之十六

修太李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國孔子  
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為贊前來事便頗好優漁平乃盡  
復唐軍踐冰於各館注頌其下以示誠焉子詣

諸字庚和幼有風采起郡中博學過元又門下見之歸謂其父  
元忠曰鎮軍門下見一神人乃忠曰必至詣也問之果然難父  
先嘗數城侯之贈為特所備置中書侍郎是時郡下言風流  
者以詣及離山李冲為最盛元明北州王元景弘農楊廣  
清河莊賈為有初通泉國姓間行人神馬位已高故詣等五人  
繼踵而過乃過疾道還竟不行既而北道好務以俊又相於  
命接者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使每入郡下為  
之傾動實屬子弟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使每入郡下為  
使左右親之實司一言制勝文策為之相擊輒使至京亦如梁  
校至觀梁子親與談其相陵軍諸使使後上必書其卒於大  
司農心謂為人短小六拍因變而舉願因禍

言人言李簡善用三短  
地居官仕事可備述為張靈風力譽二有王臣之氣衡命擁旌  
風聲克李俱魏氏器能之臣半禮聘有命二子俱建州司恭哉  
刑戮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務外寄折衝其雄壯之  
器款子才亦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察府獨奏其舉必任其  
情無飾智深通問易罕見其人足為一代之標也及明建侯  
之謫言教侯景之使使有入稱孟顓為其父簡公見之唯實  
短能遠頗為果德所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崇  
質英重毅然秀立任官皆相望高朝野平以高明許之智於  
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實訪之村中諺風流又稱其大望可

東家先生校正北史詳略卷之十六

魏列傳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少為名馬家食好李厚耕夜  
誦備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書郎為秘書李  
虎參撰國書出送給事門下即其為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  
才治若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孝文每對群臣曰以崔  
北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  
是弟子鴻

鴻字孝伯少好讀書博綜史籍仕尚書都兵郎中延昌二年  
將考自僚鴻以考令於外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昔者為官  
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科位者  
朝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  
此人入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教養而王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

當遷進者彼若則人人而是是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  
之言因統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二考轉  
一階貴賤內外方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与  
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李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  
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援曹亦抑為一縣未曾  
甄別雖明白已行猶且消息不從鴻弱冠便有若志志見  
晉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指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廆并陳墓  
容垂姚襄慕容德赫連盛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  
孤李嵩沮渠遜焉跋等並因世故跨借一方各有國書未有  
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體說時有增損褒  
貶焉鴻二仕江左故不錄晉劉肅之言又恐識者責之未  
敢出行於外當國聞其撰錄遺書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  
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  
與國初相涉多失財且既說不奏聞自正光以前不與行

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  
讀然為經緯既廣多有遺諸至簡則天興一年姚弋弘統始  
而鴻以為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為於廣固鴻又以  
為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在元年如  
此之六多不考正

備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  
讀然為經緯既廣多有遺諸至簡則天興一年姚弋弘統始  
而鴻以為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為於廣固鴻又以  
為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在元年如  
此之六多不考正

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在洛欲創華舊制選置  
百官謂群臣曰朕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  
徵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驛使齊兼吏部郎亮  
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為尚書郎所委每云非崔郎  
中選事不辦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  
人艱阻亮謂僚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  
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況長無  
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忌咸陽橫橋度渭以豫閣  
道此即以柱為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  
浮出長木數百根捕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  
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並獲稱職三輔服其德政  
嘉之詔賜衣馬被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舞之後  
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羽林尚書李  
常推人百姓大為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賤愚事以停解

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補才下品年  
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劉景安書規亮曰  
周以卿熟讀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諸觀  
昔莫不雙兼雖未足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  
不求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  
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舅為  
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  
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濟致昨為此格有由而然  
今已為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為汝論之  
吾兼主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須知之矣但古今不  
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  
人接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元  
濫矣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事庸尚書以一人之  
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吏部西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  
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  
計唯可獲寶前雖指蹤捕而己忽令垂組乘軒求其兼解之  
效未嘗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  
十人共二官猶元官可授况一人授三官何由我不慈哉吾近  
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  
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散叔向識之以正法何  
異汝以古礼難推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  
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魏鄧元脩義城  
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賔客同貴  
涇渭天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尚書右僕射時  
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頗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  
者識之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八駱嘉其有濟時用遂致  
人為張乃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堰磨數十區其利  
十倍因用便之

光部其從父弟也初除奉朝請光部與弟光伯齊生母操業相侔特相愛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頗至中爲奏聞詔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部爲司空行參軍復從叔和曰昆城微賤未宜與諸王同常侍尋教光部祕書郎掌校華林御書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顯入洛自河以南莫不圍解刺廣陵王於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部獨抗言曰元顯受命宗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時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從崔景茂張烈房叔祖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於乃斬顯使○光部博學強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推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檢吝六馬微瘦食味廉讓讀者識其爲儒

**論曰** 崔光風素虛遠多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二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傳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說斯乃胡廣所不免也獨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崔亮既明達從事動有公法於斷年之選失之適速救變未聞終爲國憂矣苟而已其是乎光部若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傳永** 傳永字簡期清河人幼隨叔父洪仲自青州入魏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雙橋獨立馳騁年三十餘有友人之書而不能答洪仲仲神游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洪仲經史兼有才勇後爲奉朝郎除中書博士王肅之爲豫州又以永爲王肅之長史肅之爲王肅之舊屬肅之信於肅之曰已遂傳脩明爲基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之以永宿士之其厚永亦肅爲肅者竭心盡事之情義至博齊將曹康相趙公政侵豫之大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其兵好以所營爲事又賊來必於豫之所以火其賊賊既敗伏乃密令人以

火渡南岸當源創置之數三若有久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所營馬而二伏使擊之康祖乘奔越淮水以既起不能記其本清遂望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祖人馬墜淮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裴叔業率士茂先等東渡楚王成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金銀鼓幕甲仗萬餘物之中遂獻再使帝嘉之遣謁者就陳州受拜永遂將軍鎮南府長史改南太守且九縣男帝每數曰上馬能破敵下馬能破敵其南門將馬仙理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自將馬步千人南進仙理賊射永洞其左股永出前復入遂大破之仙理燒營卷甲而遁矣曰公傷矣且遂營求曰昔漢祖打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有傷將之名遂去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善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改之亦不增文采直言之改陳列軍儀劇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太守非公所樂時東征歸難表請求以爲將朝廷不聽永無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曰首見拘此郡然於御人非其所長故在任无多声稱後爲南兖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擊馬爲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光祿大夫卒

**張普惠**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人精於三礼兼善春秋百家之說任城王澄重其孝業爲其書價爲雍州刺史普惠爲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表在身歿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後爲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普惠崩坐去與弟爭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權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

李韶奏遣有文才優之制教除案選將軍司空曹參  
建朝議以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多拙書  
惠轉議議太夫道謂曹惠曰不喜君得議議惟長議得君時  
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為相國太夫人秦公曹惠以前世父  
无太夫人之號請關上疏陳其不可左右與權莫敢為通乃密表  
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聖后所撫克維允之  
寄居槐鼎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為尊聖上之加隆  
極慈后之至愛意章天下不可可乎而太夫人之號請未東何  
者孔記曰天子二日上无二王常稱母曰王母无二上竊謂國  
受神祇獻文皇帝故仰尊為太夫人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  
后稱母以獻教下蓋取二從之道遠同又母列於十亂則司徒  
為太夫人恐事繫教之意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以上  
傳議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暉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  
尚書崔亮並同有難曹惠並以理止之无所屈拜尉少卿表觀  
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教雖殊同為上何必上者  
皆是極尊曹惠屬名詞曰凡有上卿下士何止大夫太夫人公但  
今所行以大加上二名双夫人不得非極尊小其稱或相奇至  
於此則宜卿所及翻其有數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  
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曹惠雖不臣然非臣等所同俟汗已流  
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賈璆宣令謂曹惠曰朕之所行孝子  
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爭朕懷後  
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曹惠被召懷詔馳驅馬來於道遇行立  
進去曹惠諸子臺席涕泗曹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當議議之  
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囑官曰祿人生有死死  
得其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等勿憂及議罷百勞還宅親  
故賀其幸甚時中山杜弼還書曹惠曰明侯深儒碩李身負大  
才執此公方來居諫職曹惠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  
第當庭面諫雖難終至而應對出宋城之帶始榮曹門之

折數聲使辟后更巡席案拱嘿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  
於百代聞風快然敬哉此白曹惠美其此畫每為口實○時  
訪覽屈並惠上疏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戌十三  
郡猶因梁前將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並惠依次括比省減  
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中因此縮攝有方姦盜不起人以爲  
便○曹惠不營財業如有進奉熟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持  
與共游卒早終其子長瑜曹惠死於四時請祿无不咸贈給其  
衣食乃為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台門拯節之在州卒諡曰宣  
恭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

卷之十六



賈思伯子仕保益都人也累任南青州刺史... 明堂者有同其制... 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主殿或舉明堂等言... 之詳所以明其制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鄭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宰殺饗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一堂... 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與周禮... 國左祖右社明堂之廟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大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太廟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雅雅在宮肅肅在朝鄭注云宮肅肅在王宮之東又王養老則尚和助於則尚敬又不在于明堂之殿... 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朝則不... 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 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六九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室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二十八宿... 二十四丈以象氣素此皆以天地陰陽象數為法而室高九丈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論非為通與九室之言或未可從鄭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往往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其意經援神契五經要義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明堂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就然矣尋鄭此論非為無據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垂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左堂左个左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

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據其方圓高廣自依時禮義九室之言教子廟李之議子幹魯臺之說襲述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李者青其議... 相學李元珍所傷人也歷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李生... 父母相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塞窗戶恐漏非明為家人所究由是聲譽益盛內外編屬呼為聖小兒... 再名秀出時人為之語曰京師楚楚衣與相格中朝相祖與衣... 驅馬入雲山陰山常胸雲荒松無能風彭城王勰其美飲... 使前更諫乃失語云公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蕭因戲云何意... 呼悲平城為悲彭城也雖有悲色在座即云悲彭城王公自... 未見蕭云可為誦之聲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 亭血流睢水東顧其嘆憤之聲亦大悅退謂室曰卿定是神曰... 今日若不得卿教為其子所屈... 事發除名後任北學為國子博士尋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 玉印數枚與李琰之辨之璽云此是子闕國王晉太康中所... 獻乃以璽李琰之果如璽言時人稱為博物室以文李琰重... 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蓋識出人好編他文以為己用而璽之璽札亦無乏天才但不... 能均調云石璽有其製裁之味藏於衣常為性爽快有即氣士... 有窮尼以命歸之必見存錄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 余朱榮字天寶北齊客人也世為部落酋帥其先居余朱川因... 為氏焉高祖初建魏國初為領人酋長梁敬胡武士從平晉... 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部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 世業繼嗣初以秀容川原沃街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

給侍左右以容既在劉內差近京師皆以沃府更近遠地帝  
許之。父新興太和中雖為晉書行其說則一白蛇頭兩角  
角呪之求為我前息自是牛主驢主日有蛇頭角者皆為  
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御軍中。及  
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榮紫白美谷而神機明  
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警眾便為軍陣之法。今歲前光莫敢  
犯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為散。自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  
郡公時榮率眾至肆州刺史劉粲開城不納榮怒拔之乃  
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粲遣榮自具兵威漸盛朝廷亦  
不能罪責及為榮石井洛周榮其南還都求東援相州  
帝不許榮以山東二盛處其西。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於  
是北捍馬邑東塞井陘。粲屬劉胡事出倉卒榮乃與元天穆  
等密議入臣朝廷將赴京師。粲亡其懼詔以主神機為大都  
督將於太行社防榮遣使于天北親信榮及倉頭王相入洛  
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北乃見劉胡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北  
等遂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成陽王禧等五  
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  
高渚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即位詔以榮為使持節  
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及度河太后乃下契入  
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威儀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  
乘機可取乃請朝士共為盟誓將白河東西北三里至南北長  
堤悉命下馬西度即遣胡嗣之等言丞相高陽王欲反  
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斃手就戮。莊帝於河橋迎靈太  
后及少主於河榮遂鑄金為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幽州人  
劉靈助等下言今時事未可徐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  
神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主有王耳。榮亦精神惛  
惚不自持遂使靈助乃迎莊帝。靈助頭請死莊帝殺之。朝  
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為後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

陽宮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故人。帝猶疑  
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圍河橋之事。帝言卿  
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心。生真因酒一遍  
又醉熱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水灌向中常侍省榮夜  
半方寤遂曰不眠自此不復寐中宿矣。于時人問德或榮  
汗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遂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子十  
不一存。帝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公肅信守懷朔榮聞之上書  
謝德。五月榮還晉陽乃令元天穆向京為侍中太尉公錄尚書  
事。京畿大都督榮領軍將軍封上黨王。獨置腹心在列職舉止  
所為皆曰共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眾  
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儀開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  
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眾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  
乃令其眾辦長繩至使縛取自都。以北列陣數十里。其張而進  
榮諸軍山谷為奇兵。分背將已上三人為一。與處有數百騎。今  
所在揚言欲誅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過數刀不如持密勒  
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枝。至戰時應聲騰逐不聽新級使以棒  
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  
陷陣出於賊後。果合擊大破之。於陣虜葛榮餘眾。榮降  
其疑懼乃普令各於所樂。鄉為相應。任所居止。於是群情  
登即四散數十萬眾一朝散盡。持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  
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軍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  
其威分。機連乃繼車送葛榮赴關。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  
外諸軍事。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梁立為魏王。資以兵  
將時邢果以三齊應顥朝廷以顥弱永安二年春。元天穆  
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棄虛進梁陽武年並不守軍。駕止居  
河北榮聞之。傳朝行宮於上黨。長子厚為於是南趨。榮為  
前驅旬月之間兵馬大集。天穆克平。邢果亦度河以命軍糧。羊  
河內榮與顥相持於河上。無船不得即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

加天

平

都

黃門郎楊賜等並固執以爲不可爲馬諸諸視至小  
 滿數雖求爲卿道榮乃今都督不朱兆等堅持騎夜濟船車  
 延福感腹心皆備多難自係朝廷動靜莫不以中丞於除皆  
 不己教自理爲親親解紛訟又選司多德與吏部尚書李神爲  
 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實當開補宛州曲陽縣今神爲以階  
 縣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  
 雖復微賤朝貴見之莫不頓首又至關下未得通奏持榮教勢  
 至乃怒怒神傳遂上表還位榮欲用出降擢下亦不違榮旨  
 啓北人爲河內諸州欲爲掎角勢上不即從天穆入見論事上  
 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室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  
 若下亦不得違如何答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  
 若不爲人臣朕亦願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  
 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先是葛榮校黨雖要  
 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深討斬之時萬俟醜以蕭寶夔  
 衆幽州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今率都督黃拔岳侯其  
 陳悅等入關討之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  
 參軍劉寶馳驅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  
 爲醜奴字寶並繼軍法關天光又會王慶雲萬俟道渠關中悉  
 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莊帝相不慮外寇唯恐榮爲逆當時諸  
 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其喜謂諸王或曰  
 即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海見帝色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  
 聖慮帝更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寧亢餘成不易  
 榮見帝年長則股爲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己每肉醉云入  
 將天子拜謁金殿後還復相期於是後有移都消息榮乃寶來  
 向京帝得聞之舉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燕持中楊侃李威  
 尚書右僕射元羅詳言勸帝刺殺之唯廢東侯李休勝濟陰王

家

力榮

願美言榮若求必有備恐不可圖又  
 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懷憂懼榮乃滿朝上書相任留  
 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問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公來  
 色甚不悅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  
 反後道天子必應問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告帝欲圖之榮  
 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公貴戚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  
 入謁帝使人不過數言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  
 亦何可  
 入而林園諷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肯武陛下且將五百  
 騎出獵向省候詔先是榮教言榮因獵挾天子移都至是其言  
 相符乃伏佩等十餘人於明北殿東榮天穆同入其日大欲華  
 易上在明北殿東序中西而坐榮與天穆並御牀西北小牀上  
 南坐城陽王始一拜榮見光祿卿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即馳  
 向御座帝拔手刀手斬之年三十八時又天穆與榮子善提  
 亦就戮於是內外喜曰榮滅京城  
 帝曰我自宣武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  
 史慮終繼以元以權重居官者其聚斂勢有權其其其其其  
 是四通焉於已有群飛之漸遂於廢后反政權覆之禍於此至  
 矣今朱榮據將帥之列藉部衆之數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  
 有正顏採華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萬萬榮誅元顯而罪果  
 捕縛畢醜奴寶夔咸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  
 希凱非望醜奴寶夔終乃廢后少帝號流不反河陰之下不冠  
 室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蓋在於未滅醜奴及地遠亦已除矣而  
 朝無謀難之幸國乏折衝之臣使醜奴寶夔終乃廢后少帝號流  
 拍殿爲我首山阿失險近帝崩崩宗屬分方作威終廢帝立  
 主繼天列日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  
 命縣於數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於惡終以至於此神亦魏好其難齊以驅除矣



按送相糾發如二使問有不承理聽罪家詰門下通訪別如  
案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悉可息事轉之下受罪者費者矣詔  
從之復置司直道穆兄諫之  
諫之字道穆東漢經史天文算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如文章  
留心若易學之辭章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入臺盜案穆指作  
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辦必得以聞諫之乃偽物一  
囚立於馬市官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  
私議者有一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法案問悉獲其黨并  
出前後盜取貨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在  
縣二年損益政財多為故事時道穆為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  
父子兄弟並著節官之稱一書制一察令得而陳得失時倖幸  
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諫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  
神邑實思奉法抗獨是官方酬朝之無負之更盡臣守器  
之節但憂家乏餼軍親攜縲紲所及舉目多足皆有盜指之  
色咸起疑上之心縣令雖弱何能克濟先帝甘誓明詔得使回  
陳所屬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為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  
微手無敢干政近年已來此制遂廢致使神威輕下情不達  
今二聖遠邁奏章高相愚臣亦望蒙其察其少立功色之  
行新典更明其制庶幾知禁煩自屏心詔付外重聞○諫之  
又上疏以為自正光以來威威變授命將出師相繼於路但諸  
將帥或非其才多違親者多構入寡唯遺奴各充數而已對寇  
臨敵略不營己則是王爵盛加征夫多關賊虜何可殄除臣  
何以勸諫也且近習侍臣取為騎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  
清直奉法不為同者咸共譖毀獲受罪罰在朝顧望誰有申聞  
蔽上擁下野風損政使諫計封心忠誠具諫且頻年以來多有  
徵發人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就述王役不復顧其桑井  
憚此刑書正由還有人困之理歸無自文之路若歸歸其本業  
歸沒徵戮則還者必眾雖雨增關數年之後大獲譖入今不勝

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於數年之後走者更多而有國有  
君不遠人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  
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伏願少垂覽察太府得其跡以  
責方右近侍諸寵幸若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諫之有學藝除  
為國子博士○時朝議鑄錢以諫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  
求鑄三銖錢曰鑄錢貨之立中以通有無便易故錢之輕重  
田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國國幣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繼漢  
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以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  
銖孝武時悉鑄榆莢更鑄三銖至元狩中鑄五銖又造赤仄  
之錢以一當五莽鑄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  
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鑄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  
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為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  
莫不隨時而變鑄以食貨之要入政為首聚財之貴詔訓典文  
是以昔之帝王東天地之統御海內之屬莫不歸紅粟於大倉  
藏朽貫於泉府諸畜既盛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海如身使臂  
若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餘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茅之  
臣出財助國龍利之計納稅願室市列推酒之官而有告誡之  
令提鐵鉤與錢幣變改少府遂置上林錢鑄以關百室內不增  
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虞鑄錢既煩千金日  
費倉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恐後世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  
西京之盛錢猶變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况今寇難未除州郡  
淪敗人物彫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復益何損於政何妨  
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  
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廉山之金鑄錢救  
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匱子者自古窮極其於  
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仰鑄以濟天下之五銖之錢  
杜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車未就會卒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七

清河王岳字洪略神武從父弟也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躬自安身巖然深沈有氣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人召岳岳必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在床而岳有火移於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謂上者蓋遇神武神武後起岳於信都山氏謂岳造也置不可言岳曰神武神武武後起岳於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岳家多可從之岳遂往信都神武見之大悅

東城王徽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博士韓毅徽書見徽筆迹未識徽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侍開國今日後且更用心徽正為答曰昔甘羅為秦相未聞能書九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跡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三三公時年蓋八歲矣

徽武定六年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密部內肅然守令案佐下及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食徽繼介知人間事有隱疾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雞驚徽察知之守令世集徽對眾曰食雞雞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驛狀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驛及脯去明且州徽乃今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獲復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一白毛長史道建謂魏道勝曰史君在滄州日禽奸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徽乃許為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數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二畝亦被偷徽乃令人密往查獲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子獲賊乃後境內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天保初封東城王四年徵為侍中人吏送別悲之有老數百人相率且饌曰微曰自殿下至求五載人不識吏更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

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飲諸酒微意其意為食一口轉司州牧遂從事皆取才士明劍斷者皆時稱為美選州舊案五百餘微未善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威乃詣微路陳微使告曰岳直隨而行何憚權威等前懷而浪派明錄出務果於斯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

慕容紹宗字紹宗景第四子太有主格之後也紹宗容貌俊毅少言深沈有膽略朱榮即其從舅子也榮入洛私告曰洛中人士聚議驕侈成俗不除剪惡難制吾欲因百官出迎恭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淫虐天下其奔公既執忠義紹宗欲多士實謂非策不從及此敗歸神武神武仍加恩禮軍謀略時參預焉紹宗與高澄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累遷青州刺史除尚書左僕射侯景反命紹宗為東南道行臺加開封侯封燕郡公又

東高澄為秦州刺史侯景明於燕山經軍討侯景於洛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噫惜腸小兒聞高澄往曰此兵精人凡尔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案曰誰敢輕爾小兒解還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高澄將斬侯景侯景先者紹宗為南道進諸將從之因大捷西魏遣王忠政據潁川又以紹宗為南道行臺高王太尉高澄同劉豐圖擊之堰雨水灌城而劉豐圖堰見北有塵氣乃入糧同坐裏風從東北吹颺斷糧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空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賜太尉諡曰景惠

獨孤求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幼隨母為獨孤家養後從其姓解書計善歌舞甚為文宣所知後為洛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甚有威信行臺尚書求業父在河陽素與招托周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解律光求一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陽

天儒

周不臣

三死

為大僕卿以乞休責和代之於是西境震動河洛人情騷動多  
思求業父除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收金礦永業出兵禦之問是  
何達意作何行動周人曰至責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求業曰  
客行急故不出看乃通夜辨馬槽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  
至乃去進位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開晉州敗請出北討  
泰業不報求業憤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頊達告降於周授  
上柱國應公宣政末為襄州總管大冢二年為崔孝勝所殺

鮮于世榮

鮮于世榮潯陽人也少沈敏有幹幹興和二年為神武親信都  
督稍遷平西將軍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恩好封義陽郡王領  
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代送馬騰騰鐘而之得使座  
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臺之前揚鳴鼓不輟及被執  
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老政亂每常切歎見傷  
於無厭賞賜過厚發言數息焉

傅伏

傅伏太安人也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關府永橋鎮人大都督周  
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投入中潭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  
救兵至周師還後降東雍州刺史周刺史并州遣李寬以伏  
子世寬來招伏投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  
酒鐘為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无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  
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頃即斬之以號今天下周武自難還至晉  
州遣高阿那肱等賜汾召伏聞後主已被獲仰天大哭率眾入  
城於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  
曰臣食盡家破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  
親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助以  
酒曰昔親肉親所以相付遂引西向食食於持伯也伯衛  
授世寬同敕之曰若即與公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  
又問前救河陰得同官曰蒙一轉投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聞後

晉 臣

主曰朕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止為博以不可動今當時當授何  
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為州刺史高祖又遣軍討敗後  
兵將軍有金節其殺身成仁者有傳同此于句生頓南兗州周  
武破鄴救黃子台自縊死又有言者因破宣年十四五便好  
讀書既為關寺僧降後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  
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嘆沈吟之推重  
其勤李其加開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其西山參伺動  
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歐陽服之切折一支絳  
色僧帽竟斷四体而卒又有領騎和晉州敗後為建州道行臺  
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馬顯和其子而不受開歎城敗乃  
降○後主失并州使紇奚永安告危於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  
齊敗他鉢略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  
豈借賊命欲開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  
以顯示遠近他鉢略之贈馬七十疋歸之又有代人高麗武  
平末為營州刺史鎮高麗更重其威信周武帝平齊遣信招  
慰不受數年高麗王紹義在突厥中寶寧上表勸進高麗王署  
寶寧為丞相及高麗王紹義起兵寶寧引紹義集更夏兵數  
萬救之至洛河知周將宇文神季屠泥陽還據黃龍

孫騰

孫騰字龍雀咸陽人也少貧且明解吏事為齊神武都督長史  
神武為晉州又引為長史封石安縣伯及起兵於信都常以誠  
款預謀東遷至郡公入為侍中尋兼尚書左僕射騰單依神武  
神武深信之置於親朝寄以心腹志氣彌厲自許自己納  
賄不知紀極官贈非對不行饋餽銀錢益為家物親卿小人專  
為聚斂上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取財騰為甚焉

高隆之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為憐人徐成養子或曰父幹為姑婿  
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參定功神武命為弟仍云勃陁

備人深沈有慮無初行其手師引為郎中與神武深相結後從起兵於山東東遷并州刺史入為尚書僕射時初給之田糧貴守古良美貧弱咸受其惠之俗神武更均之之類自孝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郎督撫無軍事可立佐僚所在頗為稱便隆之請非實任要見有良馬若美斷之又朝貴多假借以取寵隆之自去朝侍中并諸侯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旨如來自軍國多事自名體信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罷之曰復五萬餘人而群小謹避隆之體而止武定中除尚書令太保交襄作宰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尚書者大加責讓齊受領進爵為王尋以不官歸尚書事。隆之雖不涉而欲尚文雅縉紳多欲必存札接即習諸子必先文義以此稱之文宣末年多情害急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其意等二十人並投之渾水發隆之不出竟其親不敗斬敵骨焚之存於渾流天下冤之隆之嗣後終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懷同三司崔暹等以結婚姻不果太僕卿任集同加營備相相異刺史元晏請託不遂並構成其罪誅之終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

司馬子如字道業自云河內溫人子如初為懷朔鎮軍事與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神武入洛以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開府勳高帝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子如性既豪爽兼持國器薄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約與和中以杜道行堂忽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等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以之檢刑進退少不合司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刀臨頭士庶惶懼不知所為及交襄輔政以貽為師史崔暹勸任獄宿而梟皆白神武書教交襄曰馬令是吾故舊以宜寬之文襄駭馬行街以出子如執其劍子如懼曰非作事耶於是除削官爵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

屬其有聲望言復官爵受寵以冀報功別日須為將公事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事檢覈言輒戲動眾非之

解律金

解律金子阿六彭州牧善部人也金性勢直善騎射行兵用劍奴法皆應后馬步多少頃地知軍度遠近初為軍主頭懷胡鎮將楊鈞送瑞瑞主阿那瓊璽見金佩劍款其工及破六韓陵陳諸金隨張偏馬寶金為上金度陳破乃統所部拔陵諸雲州魏除為第二領入酋長拔朝京師春獵部落無曰應度立賜寶馬吹男位金紫光祿大夫。金懷臣復金寶成大謀太昌初為汾州刺史進爵為侯從神武破統百陵於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肥少却軍為西師所垂逐金張原以潁帳歷營黑夏更有獲者神武將集以金曰潁帳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大勦金以鞭排馬神武乃懷於異於爾後神武八萬侯景敵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衣甲厚射之不入。侯景七族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後至老矣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金性質真不識文字本名彭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身猶以為難神武重其忠貞每欲文義曰不所使多漢有識此人者勿信之文襄重其為肆州刺史。金受權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就除太師金以祿納其孫女為皇太子妃。金位位孔過亦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美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女中其孫子孫皆封侯貴族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人曰金不請占其外戚亦不請等無不隨成女若自能說人如女若無寵天子婦人代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其精女也。金獲免常以金憂天統三年歲次八十益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神武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為侯景部下散騎明尚數輩曰解律金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以麻直事之

從出野見飛龍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又嘗從  
 文襄於涇橋校獵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  
 轉而下乃鵠也丞相屬子高歎曰此射鵠手也當時諸將  
 都督受命別封西安縣子皇建元年進爵為侯公時樂陵  
 王百年為皇太子太保司空司徒。何遜三年周大司馬尉遲迥齊  
 公處庸公王世充等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芒山  
 迥等敗光射迥於馬下迥僅免仍築京觀武成幸洛陽  
 策勳注太尉初為周人常懷齊兵之西度而後以冬月守河  
 淮水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推求周兵之過光憂曰國家  
 常有衣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聽齊色先是武成納光第二  
 女為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將軍。周軍圍洛陽塹  
 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擊少鋒刀纓交周將  
 宇文弼擊大潰直到宜陽軍還擊周齊王憲等眾大潰詔加右  
 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  
 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眾築平隴等鎮以十三所周  
 柱國庾季公普思威往國章等眾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  
 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于摩羅圖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  
 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俘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救令便放  
 兵散光以功勳若未得慰勞若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  
 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還留重賞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  
 軍營已逼心甚憂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  
 丞相別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與不知乘馬  
 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乃朕弟後現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  
 聞之又怒疑知光怒路其從奴盛頭曰自公用事州王每夜抱  
 膝歎曰有人用權國必破矣又傳授妻妾光歎女不肖帝賜  
 妾曹陽之田光言於朝曰此田仲武以來常使禾嗣焉以聞冠  
 難今賜無乃闕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授妻妾之於長

史記

史記

史記

史記

官無家餘資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謂焉光曰此來園賜提  
 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則提婆能周將章武  
 提婆乃作謠言令周謀備之於鄴曰百非飛上天明月照長安  
 又曰高山不能自測淵淵不扶自堅堤綱之曰官老公皆上下  
 大斧解舌老母不得請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  
 堂以解舌為尸已官老公謂提婆也遂協謀以誣言及帝曰解  
 律累山大將明月聲震關西此舉威行矣嗟女為皇后男尚公  
 王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舉韓以爲不可事報。光又嘗謂人  
 曰今軍人皆無權勢後宮內參一賜數萬匹府藏積空此是何  
 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爾相王何事。珽又通於  
 見帝使以車載入因問諸閣唯何珽在側帝曰前得公啓  
 即欲施行長樂以爲無此理未可從末野珽進曰若本無意  
 則可既有此意不決行萬一事此如何帝然其言而猶預未  
 決與令武都姜兒類去告光謀爲不軌又令曹翽相奏言上刑  
 盛不許恐有災禍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奏云光前西計  
 還救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隨帝京將爲不軌不果而止家藏  
 甲奴僅千教每使曹翽武都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  
 測帝謂何珽珽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  
 即有變令使珽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與因請賜其  
 一駿馬令明日乘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  
 將上馬頭珽及至引入深殿堂劉桃枝自後樓之不倒光曰桃  
 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弦貫其頸  
 邊拉殺之年五十八。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盛  
 性節倨傲聲色不營財利杜絕饋贈門無賓客帝與司士交言  
 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  
 口占之務從實實行兵用約放。法書如前山中書未定終  
 不入尋或竟日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未嘗妄殺然其治之  
 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尔十倍周人即歸

之在周勃定諸城馬上以鞭指書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少板築之役報捷人士頗稱其嚴自結案從戎未嘗失律陳為鄰敵無非既不一曰屠城朝服惜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都陷隋上柱國崇國公指諸書曰此人若在朕亦得至都

（周勃）帝神武以晉陽為馬之北新圖假為練兵訓練制朝權雖都機務皆由帝決諸勝馬之司馬子如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康況為懷而寧款財財則彼以晉日爾何之鎮門中苟或之居計下不亦異於其乎勃又入輔責以驕縱厚遇惟奮其頑簡不然則君子屬獄出易聞焉子如徒以少扣親重情深肥抑義非草味因結龍枚數使交關坐致台輔後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力代之也亦足振振光輔十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關外咸任屬望以情忘之朝終其肩書為多事蓋重書上將宜其然乎謝律金以神武殺之始翼成王業也

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身遐年位高自辟其疆入城動之微也繼及後嗣遂至誅夷既而威權之重蓋將道矣所忌此以上將之子有沈毅之姿將兵推暗同籍略勝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開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為草創之日出軍陳伐曼挫其威而大節已隱東國西前取巴蜀又珍江陵叶建領而用武成井吞之壯志光每臨我誓眾武還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素人無復管閑之業而世世讎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難自戮獨離之固昔幸牧之為趙將也北朝胡寇西却秦軍非開諸之牧死趙賊其誅誅者豈秦之反問哉何同術而同一也內令諸將解肘外為強敵陳師臨之君子可為成者乎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八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九

齊列傳

孫奉

孫奉

孫奉

孫奉字彥舉樂安人也家世少勳志勳自後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孫賜以宗情薦之齊國未幾知也齊神武西征登鳳陵命奉為議事上書止於撤文皆辭請以筆代神武乃引奉入帳自為火帷帳之筆神色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即署相府上簿專與文筆又能通解軍旅官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時人括人為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其家於其所獲其最筆之計也奉孝義行薄邪邵嘗謂曰須更讀書奉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奉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知知奉要其為善子昇笑曰但知方於卿便是何勞旦日奉驍然曰卿不為善事可知矣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奉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右臂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頗涉文史機敏有幹錐誓為中除主書果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孫奉剛飲醉死而求其子如舉魏取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欲殺我孫主簿收作文書都不符我意司徒道一人謹訂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足能後聞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按大承用功曹以事機密善陳事意不為孫奉大行書都官制同冬務元康則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賜令九十餘條元康在稍教之盡能記憶神武其親之曰如此人出用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元康便辟善事人而不能平江勳勳於則利受金帛不可勝數其父交易滿於州郡為諸論所議從神武於山將戰實失陣圍元康冒賊求得之西帥既敗神武會諸將議進退或以為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



事物

元文選

元文選字傳遠洛陽人敏慧風成濟陰王顯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雖業嘗大會賓客時有人持劍刺顯業初不防顯業驚起之召何開那部就命文選補之幾淹可得文選一壯健時年始十餘歲時臨王曰我家千里駒今不知何那云此古來未有之國也為人將帥有功必受封於晉陽所授中書舍人宜傳文武器令揚揚焉每云則顯業侯印者必在斯人顯業即位任遇轉降注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持中文選歷事三主明達出納無貽時太僕多令宣取號令文武諸高朗發吐無邪然則上言時有表甚之言故不為知首所重。齊因魏宰殺多用爾爾至於士族居百里文選以縣令為字人之功遂請事選於是密令搜捕黃勝子弟發數用之猶恐其被訴搜召得神武門令顯業王數道百賜名厚加慰諭士人自歸自此始也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身守道又不為士開貪饒亂政於彥深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任彥深之下。初文選自洛陽郡唯有一地餘則家資所資衣食親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辱奪文選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流寓文選大驚足加慰撫還以與之被入愧而不受從此與彥深為開田

趙彥深

趙彥深字彥深以字行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嘗候司依桂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達至性顯業善書計安開導道不難矣為推論所歸服初為司馬子如飛客供為書子如善其無誤用為書令史後紹祥水部郎子如言於顯業顯業大承用中書舍人彥深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為敏給與顯業同位仍典機密累遷尚書左僕射齊州人中正臨國中其尚書令彥深歷事東魏齊周隋近世名臣也

不更

不更

不更

聖是以受孔聖稍重有引見或升御榻時有流而不名也其請聖先令給定掛單人物皆行樂為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齊明帝幸南善始令終惟彥深一人然顯業廷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如物議時為子孫子慈明祖與君信並相繼居中國書政時語云馮祖及趙顯業鳳凰此然叔堅身才最劣

即其

即其字世業新市人也州饒黃典尤長吏事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軍將兵討破攻圍海西基固元乃至刺木為箭射顯業為羽圍將軍朝儀射楊情切勞之曰卿本文武遂有武略前木剪紙皆先故事班墨之田何以相逼御史中丞畢義榮引為侍衛吏趙州刺史劉崇之弟楊州刺史鄭元真楊情妹夫基不懼權威並劾其罪基等初除鄭州長史帶顯川郡等西界與州接壤因侯景背叛其東西分賜士人仍錄顯川私相貿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被職被檢格條多基權時不為之長州郡因借失於請職致顯業久被得罪者環逐條件申臺官仍以情事與顯業自非獲刑一皆決放續年留滯案狀交加數日之中劉判威盡而臺省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綱既陳於顯業顯業甚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不枕亦不須作功重於此乎唯願令人為書諸子義官之多是任官為書亦是風流罪過其答云觀過知人斯亦可矣卒於官。初基任豫州騎兵時陳元東為司馬基奏為萬里基並有書奏為刺史元東所目三賢俱有當出才後來皆當官唯即騎兵任其過甚恐不足自辱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

顯業曰孫事入幕未久竟致毀神武以情寄之重義以折賊若不受惜才子何以成大王業元東以知能才特委質顯業顯業惟懼任寄為重及難免苟免志生萌義可謂得其馬耳如議畢顯明發言議正權代之際先起異而王基未終至家顯業直言多矣能元及於此乎天降宰之寄顯業王公親之任功與向



伏收異譚不能匡救爲懷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之洲苑脩山水臺觀之聘詔於朝上書收其見重於心大校任用魏也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故有議陋刑文郡又云江都任昉又縣李陳郡人也古授南齊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作之徒但有重之刑魏各有好武平中黃門郎頗之推以三公意贈僕射初班之答曰見邢魏之職不即是在沈之慘亦收以溫之昇全不作服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當云會須能作頭始式大才十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皆命重臣之詞皆收所作每有急事帝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而肩膊輒敏速之二邢過所不逮也其參議典札與邢相埒其後群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徵救更審收又廻激遂爲靈同立傳崔暹反更附出揚諸家傳本云有魏以來一問而已至是加此八字人先云收雖陰謀乃政自云云實以面云云龍自云云原人此其失也收破李太子於此猶不能降命於道見當書海每以言也收既於提縱後監以名行爲先得華輕陵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子明及李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初大邢魏言尤俊也收子才十歲每曰佛助寮人之位後收稍與子才弟名文宣賤子才曰尔才不及魏收也益得志自序云生於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顧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胡猴頭拘闕帝龍狎之既錄史筆多憾於人者亡之歲收家改葬云云骨于外

魏長質

魏長質收之族叔也祖制本名顯義字弘理魏世祖賜名乃命以顯義爲字性性俊斯博涉群書有當出才兼資文武初名顯義世祖之問南伐聞而召之既至與諸大將謂制曰今我此行是御建勳之日也之勿憂才當貴也授內都督待左右副次淮南諸賊未下者制乃進曰陛下百萬之軍應行雷掃政

略略地而向无前雖有智者莫能為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更  
日蓋陽謀暗拒守此非不懼亡城自謂必可保全也但既  
下卒徒果於殺掠而多人皆畏威未其懷重意一日降下妻  
子不王所以堅其志而先發已請開入城內見其妻已言達  
聖心示以誠信必常大小相安而縛請罪陛下及其妻楚因而  
任之此外諸城可一勝其而自安山相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為  
是耳卿今此言固吾所望也遂入城以示以范王之期開以  
生主之路城大小欣悅明日開門出降自此而南聲應歛附  
世但謂到日卿之一言論於十萬之師勸我信感播于四海莫  
知一人之力即援義陽六年陵江將軍又今與諸將統兵討  
擊所當無不建威軍中張其勇敢出相益其謂墨臣中國士  
人吾其建威軍也此膽略未有若劉衡加建威將軍軍長  
漢書史詞源情華秀才除以南王侯參軍事入齊平陽王  
府參軍衡會參軍衡著佐郎河清中上書勸劉時政大行權  
幸為此也唯留令親故以長隨不相時而動或為書以相規責  
長隨書曰日者東晉書高官遠而能自以自諸已思不出位  
國之大事者與執政所屬又謂僕遠不足以代耕位不替於執  
戟于非其職自貽悔矣勸之惘惘見故人之心靜言用思无  
忘焉張衡雖同而亦曾參數於君子矣以為士之立身其路不  
一姑有良新組以越出職漁釣以侍時康樂博者之一取獲地  
橋之下者矣或有釋軍軍以臣職業非悅於以定王基由新法  
公見此因射釣而受相矣武有三點不移身身以有迫九死不  
悔片心於若者矣皆舊其治海自發青雲雖事有方殊而理  
終一致推其入妻婦半也遂而已矣夫學則竭力所生忠則致  
身所事不有華而道其親忠而後其忠者此僕自創策金馬記  
言歸同策書法道五條于外能動成一家體也歸之於人  
事以既既顯顯名越馬而無一公之為公其已自領王至  
後為參軍衡會參軍衡著佐郎河清中上書勸劉時政大行權

空為王尊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求見其人此梅福所  
以獻書未嘗所以請劾者也抑又聞之慶不恤繼而舉宗司之  
亡女不遠歸而悲太子之少况僕之先人山傳儒業訓僕以為  
子之道儒讓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妻有年世矣安可自同於  
匹夫耶笑於死女子哉是以勸一久而九回心終朝而百慮懼  
當此之不立此世也而相聞相聞懷古自強不思莊綬伯夷之  
風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謂僕于進務人不畏交朋若下訕上  
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當吾子之羞然三苟容又非平生之意  
故願得謝臣等事遂成急難去一飛翰一書不遠先可以投九  
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  
道方也時不我與以建獲罪以侍見疑負歸成章青燭夢色良  
田敗於邪匪黃金難於兼以窮澤望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  
言敢不敬承其意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為俗人直也投筆  
而已矣後何言是也人也人皆為之族二而長賢歟之怡然不  
為懷德者以此多為武平中辭疾去職終於齊代不復出仕  
周勃平齊搜揚才俊辟書奏厚固以疾辭卒年七十四  
古才極從橫物之官尤為高瞻足以入相如之室所及父之  
門勒成魏諸道班馬班而有則繁而不無持論序言鈞深教  
遠但意存實錄好抵牾私於於相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  
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唐等並謂其家門未為諸議後漢附時宰  
鼓動陸刑照因報捷而終此公之失德長駭為獨斷折言皆  
俗有朱子游之風至唐父子雅業相傳抑以之素關價值知  
時英功參伯業亦一代之偉人也

東家先生校上北史詳錄卷之十九

廣州川通字號號主族子也歷任付中關府議同三司行  
汾州事政行簡惠頗得人相地接東鄰數相地端或有侵其爲  
寇者多縛送之測旨命解縛置之甯然然後引相地見如客禮  
焉似宴設放還其國舊送出境自是東鄰人人懍心不爲寇兩  
界遂通商常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戴文帝怒曰測爲  
我安邊何爲爾我負肉刀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統  
州事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必來寇掠先是常調遣兵入城堡  
以避之測至時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里並多積粟仍遠斥堠  
拒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合入寇去見數十屯測命積  
薪數千薪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去委弃辮畜輜重不可  
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調黃衣兵以備之測字深

深字奴子性嚴正有為高年教說便悉石爲蒼髯軍爲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知此後必爲名將大統中衆將尙書直事郎中及將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賈泰移潼關中高叔寶圍洛州圍父固將裴泰諸將咸難之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據周策於深條曰晉氏高歡號稱大將小之德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晉必援之内外受敵取敗道也

不如遷輕鎗潛出小関脅住深急必來決戰曷敢持重未即救之則深可禽也

順當歡勢自退師觀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畏吾人也軍遂行果樓桑鄭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陳平也

是冬月神武又率大眾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歡撤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止自守未易可圖今豎師度河非衆所統唯歡取大害民懷誠而來所謂安兵一戰可禽也不負國爲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俄進將爲侯深以爲

論好讀兵書既居所待每進一說果及在選曹知有用者性仁愛從弟勿抵深撫卹之義均同氣也亦以此稱焉

齊場主

齊王封王，王曰：「此大性通敏，有度，宜封其城縣公。」武帝  
恨受持傳，威勢嚴，受得其指歸，命賞賜，請了。良馬，且其  
憲獨取馬，帝命之，對曰：「此馬也，願既效。」此說若然，軍在  
伐牧，困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世雖經官  
馬牧，文帝每見，駭焉，問曰：「此我兒馬也。」命取以賜之。前詔即位  
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督，進齊國公，初平蜀之後，文帝以  
其取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請了，欲有推擇，詢問武帝，以  
下誰欲行，此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常璩，衆人非  
尔所及，以年校者，當歸兄。」憲曰：「才用殊不闡大小試，而無效，  
甘受福。」文帝以爲年尚幼，未之禮，明帝追遵先旨，故有此授。  
憲通年十六，遂及總督，用心政術，皆自經，秦驍受不疲，蜀人悅。

之共立碑，德從四帝，帝將東討，以諸軍才寡，無出處，有急告之。  
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  
資，詔不納，以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取資，其心自慙，資此  
物，乃詔憲爲前軍總督，賜希，謂國初隆末，刻憲政，及武濟，進國  
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詔五年大享，東討，憲復爲前軍  
平，當其谷，帝親國，晉州憲進見，洪洞永安一城更圍，進取齊主  
聞晉州見國，自來援之時，陳王純顯，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  
屯雞樓，大將軍宇文盛，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  
「兵者，說道次，今爲營，不煩張幕，可代相爲恭示。」外所令兵去  
之後，賊猶疑時有主，分遣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  
自率大兵，以椿對宇文盛，號告急，憲自救之，齊人遂退，盛與疾  
宣陵，帝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急，憲又救之，會破數  
追還，與兵夾反，齊人果詣相，在爲賊，暮十城，軍限至日，怡悟，  
又命憲援晉州，齊主攻圍晉州，帝次于高顯，憲率所部，北向晉







新郭經畧來問人夷懷而歸之國即位為州州總管宣帝廟  
隋文帝輔政以過位至帝重勳為國乃令子孫世襲公府  
將領以會葬葬後以章孝實代為總管則以隋文帝當推  
哀詔追贈晉密與晉親等書云為之備週聞之殺其子文武  
庶等族於後而令之於其眾咸從命莫不感戴乃自徐大德  
管眾數十萬也又北結高平軍以通突厥南連陳許割江淮  
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之即以其孝實為元帥吳士彦元諧  
宇又恆宇文述柱弘度楊素李詢于仲文等官為行軍總管親  
安公府率眾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實等諸軍阻水相持  
不進隋文帝又遣高顯軌驍騎將軍布兵二千餘里摩軍小却  
以持其孝實度而擊之孝實因其部大為敗走其將大敗孝  
實東勝進至壽又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別統萬人皆綠  
巾錦襖號曰黃龍兵迴奮勇進擊孝實孝實敗走其將下兵  
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實等軍失利而却數中士女鬪者如皆  
高顯與李詢乃整陣死戰者因其援而乘之迴旋大敗孝  
實城回走保北城孝實續兵圍之李詢留孝實子幹以其舊先登  
目自殺

王統

王統太原人也漢司徒允之後世為州郡冠於時自起家  
事所統公及統即位皇允內史下大夫遂如廢之仕軍國  
之以其家訓為從平并封以功進位上大夫軍及時其明徹  
入寇已退眾士皆頻多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閉清水以  
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明徹為行軍總管率諸道兵  
破其於清水入淮口冬堅大木以城其軍而輪機成水流以  
斷其船路方欲決其壘以襲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退還其衆  
決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弱非礙於東  
不復得過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

夫傳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悉械重並就俘獲陳之  
卒於吳城焉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陳人其時之征川谷海也武帝令  
呂良之捷威振敵境陳人其時之征川谷海也武帝令  
勳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勳言秦蜀等宣帝時成而巳時宮  
尹鄭譯王端並得幸於宣帝宣帝中頗有失德譯等皆為  
軍謀等言之於武帝武帝大怒乃殺宣帝除譯等名仍加推  
其宣帝因此大偏之勳又嘗與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  
必不負負荷弼深以為然勳陳之勳後因侍坐乃曰武帝言  
皇太子多不聽從恐不丁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為是以此  
下相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勳此再對臣以此  
事為慮武帝乃獨問之勳曰皇太子善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  
陛下何從得此言既退勳謂弼曰平生言論所不道今者  
乃爾離間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其易為言事有  
差誤便至滅國之禍本謂公密陳勳否何得者主昌言勳默然  
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遠存私計其後勳因內奏上壽又持  
武帝勳曰回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為然但漢上  
次長又不以此為言且並勿故不能用其言及宣帝即位追  
鄭譯等後為近侍勳自知以及於禍謂弼曰吾昔在九朝實  
中社稷至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淮南降後梁冠欲  
為身計易同反掌中義之節不可奪達項荷先帝厚恩每思  
以死自效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有德於先帝止可於此待死  
義不為苟且言戰之後知吾此心大家元年帝幸江陵後梁  
徐州殺之勳立朝忠烈雖有入功忽以死罪被戮天下知與  
不知皆傷惜惜其死而亦以臣言教諫於帝  
樂運子承業南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少好學經史  
年十五而能武隨簡已長其親屬多欲其為武臣王  
人腐儒官於武州及後魏其後由人以身勸於王  
漢美公其行事為後魏傳世方自木管上昭於人時公應

除方在縣丞印押署右等縣發直武帝意之特前通攝事有不  
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武帝常幸同州召見行在所與王  
曰卿言大日知何人曰中人也時王意以下並在作側  
聽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進中人之狀進中曰班固少負桓公  
中人管仲相之則霸秦則亂之則亂可上為善亦可為惡也  
帝曰其知之矣遂遣進中召見臣等以臣等之政不修暴虐  
子問之意其不悅久矣臣等自是德政不修暴虐因而獲免  
聖日帝頗感悟召進中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  
聖明卿教有規諫朕既昏暗復能如此乃賜卿食以賞之朝  
之公卿初見帝其怒莫不為憂美心後見進中皆相賀以為  
幸免獄口口內史鄭譯常以私事請進中不之許衛之及隋文  
帝為丞相譯為長史遂左遷進中為廣州刺史開皇五年譯右  
州高唐令嶺南二縣並有奇績譯常願外一談官從容調議而  
性許直為不察譯不任任用乃發其錄更叙以來談事集  
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疏奏上之隋文  
帝覽而嘉焉

隋曰王世充時有會弘雅未之聞也情安倚翠志在公平既而  
查歸唐城弘雅勸取果人為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其  
信非虛矣王世充既敗弘雅有擊之秋陳隋功名之際及乎策名  
府作鎮額川設警帶之險修守禦之所以一城之衆抗廣國之  
師率夜馳之弘雅勇之卒猶能破大敵建奇功忠節冠  
於本朝義志動於隣國運籌策實堪身死志高烈亦足為  
於百世矣弘雅同州則舅甥我准台表以恩累推稱一時居  
形勝之地受清雅之託顯而不扶憂責斯在又主威云謂弘雅  
將廷九服於心三靈政下遂能志在忠貞投袂稱孤臣之勤

未宣達天之禍便及於其心種義難與之備以夫士之成名其  
途不一蓋有不待爵祿而貴不因事功而重者何亦云忠孝而  
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之行也教身以仕其君者人之  
節也斯固綱維三德之樞紐也昔代當貴帝之在東朝以德方光  
王軌志惟死權極權於內竟遭洋刑以至夷滅若斯人者人  
或以為其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已之節其  
有古之遺直之風乎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諸葛亮之二十

周列傳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周惠  
 達論事東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乃綽告以其事綽即為量  
 定惠達入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為此綽者惠達以綽對因  
 稱其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矣矣惠達者作佐郎周文  
 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行至城西漢故宮地額問左右有知  
 者咸曰蘇綽博物多通諸問之周文乃乃綽問具以對周文  
 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跡綽既口辯應對如  
 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談綽而還遂留  
 綽至問以政道而綽之對於是時陳帝王之道義遂申韓  
 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食綽之前席諸君皆不厭詰朝  
 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則拜大行臺左丞參  
 典機密自是綽為百僚綱如制文案程式朱山遂入及司帳戶  
 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  
 綽意與周文同深併力拒齊泰擒之於遼關封美陽縣伯十  
 年授大行臺左丞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  
 務弘振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而贊成其事咸有目擊二  
 長并置屯田以實軍國○又為六條詔書悉施行之其一先修  
 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大朝出臨下國論其貴賤古  
 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其治天下者唯良守宰耳明知  
 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入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  
 理人之跡當先理己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  
 思慮妄生田園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  
 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入之要在於清心  
 而已夫所謂清心者不貪富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  
 端靜心清則邪僻之屬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  
 此是以無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  
 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  
 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  
 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  
 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璧躬行若孝弟忠信禮讓廉  
 平儉約然後綽之以無倦加之公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人是  
 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  
 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  
 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任化於敦朴  
 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淳樸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  
 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堯舜興三  
 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  
 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於大  
 難未弭加之師旅因之以飢饉凡百創剝多難頃刻使民  
 嗷嗷與風俗未反此年稍登食祿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  
 憫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  
 能躬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利義使百姓  
 重農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嗔怒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  
 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  
 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  
 人敬讓則不蔽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化先王  
 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  
 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間衣食為命  
 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  
 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主知其若此先其本  
 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足  
 者由於勸課有方主出教者存乎勸守令長而已○若其地有



罪狀雖得實情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受至重責問里正直之職宜當擇得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不順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察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自明矣賢與不肖別矣此以求則庶無枉濫矣其五恤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則為善為惡則為惡無所措手以則心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見之官精心悉意推察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抄觀情狀察隱伏之數無所容非人必得然後隨事以刑輕重自當會過於無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使非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及惟當案主公之心去阿町之志務求曲直念及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嘗不為斷事所理使無停滯此亦其妙矣乃不仁而肆其殘暴同人本在專用權楚心計者雖事彰而獲免解者為無罪而被害有如此者則則下矣非其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察其七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厚恩遠大念行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盜賊有罪與其害甚焉其利溥明必不得中而後捨有罪不誅善人也今之從者則不然深文巧劾致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為害可畏使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數人也夫人者大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養毒之下以痛自逐不被申理則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有之法善明慎庶獄之與此皆愛人其也此伐木殺豕由獄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應害善人令人傷天下化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順時順序萬物阜安若主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

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凡百守宰可與慎乎若深藏巨壺物化敗俗傳亂久倫不忠不孝故為皆隨殺一利百以清上化重刑可也識此三余則刑政及矣其六曰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明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冠蓋未半軍國費廣雖未竭藏者以郵人積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者不令豪強而貧弱不繼焉巧而困愚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幼壯壯起於有漸非旬月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給鄉先事織屨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便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後必稽緩以為已過鞭打交至取辦目前電商大費綠絳射利有者從之責買無者與之舉見輸稅之人於是舉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割削實差次先後官事起於正長而繁之於守令若割取得所則政和而人檢若檢理無方則吏嚴而人怨文差發極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或重困而遠戍傷強者或輕便而近防守今用懷如此不存憫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周文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官長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此者不得居官自有賞之季章義為淳華遂以成俗周文之其弊因親帝制廟堂書畢至乃命錦為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與練性儉素常以天下為己任傳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為綿常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則人如嚴師每歲公卿議論自畫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摘謬謬遂成典疾十二年卒時年四十九子成嗣成繼則繼之

論曰周東達見孔實會以契關於戎故不以夷險易主斯固德終之主也則文提然而起百廢草創施約法之制於歸逐之辰修太平之於於昇時之日終能新維為於安於德惟其德

而下蕭王等驍勇奮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綿之力也

孝寬

孝寬字孝寬，杜陵人也。少以字行。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意。齊永明中，亂起，乃請為軍前驅。朝野嘉之。即拜統軍。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與孝寬情好。故其政術俱美。荆湘吏人號為連理。江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將兵據襄陽，道牛道相府。孝寬人左，寬深居之。乃遣謀人訪獲道相手迹。令書者偽作道相與孝寬書，謂歸款意。又為落燭燈，使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於琛。琛得書，果疑道相。其欲經略者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難，因出奇兵掩襲，道相及琛等皆遁。隋大統五年，進爵為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鎮玉壁。十二里，至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攻之。以入當其山，賊賊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樓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城外其攻堅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清嘗曹參軍，相孝寬，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此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於午者，常說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眾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能而多徵，復謂城中人曰：『景城王受彼榮祿，或復可介。』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不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主事，書及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先在山東，又鑽至城下，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使行人戮孝寬，曷暇暇。』賊無顏，意上卒莫不感。人有死難之心。仲武嘗戰，旬旬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分差，孝寬親詣，而嘉孝寬功。長孫紹遠王統至玉壁，勞功，授驍騎大將軍，進爵為侯。二年，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堆，以兩騎毀，每損一自孝寬始。

魏

魏

魏

魏

州仍勒部內，當候款，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莊陰園。州後見區問知之，曰：「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今諸州火道一里種一樹，一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高麗元年，以大將軍與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樂縣公。還拜尚書左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尽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通書說，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益，孝寬委以心，資令守一城，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其生胡抄掠，居人阻斷，何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討，欲當其要，輒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微役，徒下，萬甲主百人，遣明府姚岳，駐紮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果。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一日備境，始知。故晉州一日方集，謀之。間道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厚足得勝矣。乃今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缺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倭介山，後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其軍營，遂敗。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孝寬軍前，嚴嚴而下。徵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孝寬因令嚴作詩，歌今謀人多，齊此文道之於朝。相若，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嚴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收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汴水，陳氏以破，王餘，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起敗，敗而及內，離外，叛計不力。窮傳不云主歸，有譽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數關方戰，而進兼陳氏，其為倚角，并令廣州，義承出自三隅，又慕山南，歸諸河，而下後道。此山皆胡絕，其非有之。路片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動川，務當戰，數百道俱進，並趨廣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陷。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一策。」

曰若國家事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兵其勢三強以北  
萬春以南廣事也田頌爲府總其驍悍立爲郡佐彼既東南  
有敵戎馬相持找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敗聲  
清野待其去遂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  
宿忿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二二年中必自離叛且唐氏昏暴政  
出多陶鑄貨實唯利是圖煮淫酒色是害忠良閭閻嗷然不  
勝其怨以此而觀唐之可恃然後東周電掃事等曠拓其勢三  
策曰切以大周之王跡據開河舊唐卷之威持運籌之勢太祖  
受天命明與勃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享南清江漢西龜  
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據據者正以有事三  
方未遑東略遂使寇盜游魂更有餘孽者勾賊云具尚斯十載  
武王取亂搗煩再舉今若更行邊養且復拒時已謂宣遠崇儒  
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王高養養威觀賢而勤斯則長  
策遠圖自康井也書恭武帝遣淮南公元衡開府伊婁諫等  
重幣聘齊介拔遂大至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五年  
帝東伐過至玉璧觀繁敵之所深歎美之種時乃去孝寬自以  
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璧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  
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時用乃救孝寬爲行軍總  
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剋其四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  
遷洛陽鎮及帝凱旋復幸玉璧乃謝孝寬隨駕還京拜同空出  
爲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大業元年除徐充等十一州十五  
鎮諸軍事徇地淮南乃分遣宇文亮攻黃城梁上拔收備陰左  
宣寧張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宣諭送款然拔  
五門尤爲殷鑒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絕矣有言者曰陳  
刺史具文立東遣決據已無及於是陳人既北北忠臣憤  
至豫州宇文亮譽其文立以數百騎襲孝寬居時孝寬自具  
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謝以四萬斛之功別  
封一子爲國公及宣帝崩隋之帝輔政時亮進洵作爲相州

管諒孝寬代之又以此別長文爲相州刺史并令赴郡孝寬  
 隨至朝歌迴還其大都督府蘭書荀勗書侯孝寬書荀勗書  
 必察之疑其有變遂解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荀勗密以同  
 之既到湯遂遣長文奔還孝寬兄子勳受并郡南走孝寬密知  
 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澈驛馬於橋以自隨又勸驛將  
 曰勳公將至可多備橋馬及芻粟以待之則東遣梁子康將數  
 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驛廄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六  
 月詔驛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西所署儀  
 同薛公誨其圖逼懷州孝寬遣兵擊之隨以懷縣未橋城之  
 東南其城旣在要衝雉堞牢固河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  
 常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  
 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迴子神神輕  
 騎奔懷州以於鄴門釣祠之南迴自出戰又破之迴窮迫自  
 殺兵士在小城者及坑之於河懷國詣有未服皆隨迴討之  
 之解見其說事乃乃懷縣孝寬兄康  
 傳字叔達尚夷蘭侯於懷刺前後十月機降皆不聽命爲圖  
 曰經給王業側席求賢蘭憂甚焉康仕盛心欲悅還便辟之  
 倫加托命雖情謝其至而竟不能屈弘以重之亦非之本也所  
 居之宅枕帶林泉最爲幽靜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爲居士焉至  
 有兼其閑素者亦載酒從之康亦爲之歡接對忘倦蘭即  
 位禮敬愈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自遷出三辰光少微顧  
 讓迴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風飄葉未坐石窺仙洞乘  
 檝下釣磯橫松千仞直若泉自文飛卿登平幹觀遊音陽歲  
 詎能同四隱來來余萬機盡空帝詩頌時朝讓帝大悅敕有司  
 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國司官典宴夜宴大賜之樂  
 帛今侍臣數人負以送出便軒取一匹示永別旨而已帝以此  
 益重之孝寬爲延州總管遷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

柳料 慶

揚州刺史韓愈人也年十二便專精好學備受五經略通大義非徒步于史雅如爲揚州刺史李憲李少才充州刺史馮備劉禹錫爲府主簿馮翊王元季海領軍備孤信鎮洛陽平州舊京諸賢人物罕有唯有利在陽城裴詡上頌川信等乃俱徵之以州爲行臺郎中詡爲北府屢世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詡南府柳州時軍旅務殷刺勵精從事以通政不寢李海常六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因仗見圓以被旨爲丞相府記室判以文官也舊書其未足徵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爲鑒戒也勳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府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事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且著述之人豈書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機謫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若漢魏有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矣藉古勞心庶政開酬謫之路約忠謹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聽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今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書者日脩有陋者知懼遂施行注中書侍郎崔起居注仍領承掌時人論文辭者有今古之異糾又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糾脫略人間不事小節繁大端食未肯政操人或譏之糾曰衣不過適飢食不過充飢夜投宿長吏徒憐思慮百端憂

慶年更與切聰敏有器量博涉群書不爲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二因暴書父僧習試今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篇便誦之無所漏僧看其穎川郡守地接都畿人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貴勢競來請託遂用既定僧有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捷故舉其清有各改等各以意

為吾作書慶乃具書卓僧習讀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大統十年除尚書兵部郎中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群臣皆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皇華嚴字江左弥復輕薄洛陽後值相亦未相兼文質頗讀而笑曰叔攝猶自可移况才子也尋以主官領雍州別駕慶陵王欣之之整頓其甥孟氏屬意常懷或有告其益牛慶通書與之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加以梓枹後獨何公卿之欣亦遣使辯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害之狀言畢令發殺之此後貴戚飲手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等人居止每飲出行常自執管帶無何絃閉不哭而泣失之謂主人所為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乃召問賈人曰卿鍾伯置何意對曰伯思帝之妾曰嬪嬙人同卿乎曰無異同歡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每度誦書時而

雅道其基並能文章事指紳士盛至也慶清白宜美雖取誦於  
時曾獲申於千載矣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一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三

周列傳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人周文在廣州召為帳下親信及遷夏  
州以祐為都督侯莫陳悅害其校尉諸將迎周文將起之  
夏州首望彌矩元進等陰有異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入計  
事既而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而斬之其黨  
伏誅一坐皆戰慄於是與諸將同心誅悅周文以此重之謂  
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父事我○從戰河橋祐下馬步闘左  
右勸東馬以備急祐怒之曰丞相養我知子今日豈以性命  
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奔擊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  
十餘重祐乃整弓持箭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軍中長刀者且  
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矢  
耳豈惜發數箭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使以稍  
刺殺之敵乃稍却祐乃徐引退是戰也西軍不利周文已還祐  
至弘農夜與周文會周文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以功進爵為  
公授京兆郡守高仲密李士謙來附周文舉軍援之與仲密武  
勇於亡山祐時著明光鎧鎧所向無敵齊人咸曰此是鐵壁戰  
也皆避之壁青原二州刺史李士謙除大都督○祐少與鄉人李據  
布衣齊名常相謂曰大丈夫當建功立名以取富貴士謙人使  
質賊言記各大哭後皆如言及從征伐為士卒先軍還將事  
功祐終天所報周文每歎之曰承先口不言數語其論叙  
耿豪

耿豪鉅鹿人也本名公貴其先家於武川豪少龍驤有武藝  
以氣陵人歸國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當得主少死之  
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及赤周文數曰令貴武術所以無前  
其用義反以為驗不復更論級於時是豪為公從周文戰于川  
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傾右手拔刀左手執刃自研其刺傷

喜

高琳之李根

若之

以言

畫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也琳母嘗被棖四遠見一百光粉  
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  
石是浮屠之精若能玉持必生令子母驚寤去一疏汗微而有  
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從三國西選封鉅野侯一橋之役琳  
勇冠諸軍周文謂曰公即我之韓白也後從魏王山陰山平劉  
守齊將東方老來冠琳襲之害中數創不退謂其左右曰吾經  
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周文聞之遂拜琳爲郡公武成二  
年討平文州臣師還帝發群公卿士以賦詩言志琳辭未竟  
寄言實軍騎爲說崔琳軍何以稱天子少演靜夜多帝大悅曰  
儼儼臨梁未時欽襄卿言曰魏國之福也天和三年爲江陵剛  
城管時陳將吳明徹來攻城管曰吳明徹王蕭繹出保城南城  
唯琳與吳侯射王操圍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相戰凡經十  
旬明徹退去城表言其狀帝乃使劉琳入朝親加勞問六年  
進位柱國兼

李遷哲

李遷哲字季考襄漢人也世爲山南鎮將仕於江左千祈少僧  
立有識度懷安書臺臺起叔父德王經其父爲廣州刺史哲不  
鄉監統出南寧時年二十既取爵下其得人情入統十七年周  
宣帝來攻王推等略山南李遷哲敗走之於武成初遷哲

變態 變態

晉書卷六十六  
石勒攻周文侯于襄陽周文侯遣使告之曰  
同知更相攻擊無所歸仍與南方諸地王哲先言  
不上下哲及兄之軍大敗城城主道遠請降王哲謂其衆曰  
降如公敵吾親其後雖稱爲國無諍出遂不許之衆人果去  
道左設伏以邀王哲王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自此巴蜀之人  
澤叔相繼棄遠周文賜以所服紫袍玉帶父所康馬加授侍中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宜州刺史即本州也又給車馬  
載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時信州爲蠻酋所圍弘遣繼迁赴  
援比至信州已陷聞王哲至狼狽遁走王哲入隲白帝負若數  
等復至遂天追破之因田弘旋軍周文令王哲留鎮白帝信州  
紀無倉儲重糧遺之王哲乃收葛根造粉糝米以給之王哲亦  
自歛供食時有異膳偶分調兵主有疾建者又親加醫藥以此

軍中國人思效命○王哲累築雉堞爲鄉里所服性極謹慎  
能厚自奉養每歲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牆下餘里間第  
宅相次每遇巡幸往來其間輒宿數歲及平生之弊子孫安  
見或忘其在名署被縛以審之

唐景崧

唐鍾離公雅字叔雅有容重博學沈思雅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周大將軍名乃貽唐永書曰爾公有二子曰陵曰璠陵從鍾離武略鍾離谷高文雅可並置入朝公欲兼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兼書羽林監掌學之累迁尚書右丞都郎中于時魏徵遷左庶務草創新書國典遂並奏之迁左都尚書進位驍騎大將軍時燕王李純弒高祖立重顯嗣所屬白周文立璠李行兼隋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云其弟璠在義方周文數異者父之吏賜璠姓方于氏璠乃璠弟也長幼之序璠亦徙鍾離子孫行羊時





以故觀論於是時  
 等爲之有伏正自利其  
 乃取金名傳藏之因上  
 即除其罪金今以不實  
 計以自山見是等盜思  
 將西涼州刺史李光胡之  
 同於僕陳故官者自前  
 服其家滿定補風又調  
 外以資者而之於是貧  
 柳道字子升河東解人  
 其父名義便有成人之  
 器與之謂曰吾貴家事  
 樓其於屋宇以坐席與  
 卿從書報余將昔時坐  
 宜勉勵以應席祥少果  
 禮修渴風儀端肅唯此  
 郡謝舉時爲僕射引選  
 此矣山陽王應良襄陽  
 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  
 歸謝嘗曰陛下中興鼎  
 當以身許國卿之始終  
 父儀同從父司馬並以  
 責伯嘗誠臣等臣不違  
 臣則無恙路退則作卿  
 以經籍自娛周旋於朝  
 臣之服從定中又微之  
 始入朝後繼續大將軍  
 元景從孫也還幼而事  
 其父名義便有成人之  
 器與之謂曰吾貴家事  
 樓其於屋宇以坐席與  
 卿從書報余將昔時坐  
 宜勉勵以應席祥少果  
 禮修渴風儀端肅唯此  
 郡謝舉時爲僕射引選  
 此矣山陽王應良襄陽  
 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  
 歸謝嘗曰陛下中興鼎  
 當以身許國卿之始終  
 父儀同從父司馬並以  
 責伯嘗誠臣等臣不違  
 臣則無恙路退則作卿  
 以經籍自娛周旋於朝  
 臣之服從定中又微之  
 始入朝後繼續大將軍

有過  
王季  
靖子曰休方雖博曉略然亦正負即隨遇入周授大都督  
歷河南諸德一守所居皆有政術吏人畏而愛之然性多剛  
素其於名利常忌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意爾時西渡地  
擇詔徵之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而已  
不赴國庭殆將十載子季奉之甚嚴若獨其有過者請公下鞭  
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情然後見之最以礼法臨里乃  
薰化之或有不善者言曰惟恐公知德薄知也時謂方之王到  
秦王俊歸州賁以几杖具為舊時所重如此朝皇中壽終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略卷二十二

皇朝先正叢書卷之十三

儒者甘爲我化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爲天子以正其身則  
 花之本原雖生而之耳目百千種益一以資之無出而外生而  
 斯一不墮自取之核學內公而無私學文富而無私學禮而  
 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師師以巡視金元立大教書五  
 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五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  
 人豈不以天下可事上取之不可以馬上取之聖言如斯盡  
 懷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置樂舞生千九百餘人并設國子  
 中書學士教授博士二人以爲九年春添太學及秋東修孔廟  
 女萬允等而令州縣各舉士舉於是人多依儒爲林野以儒  
 天祐初罷立國子學置博士數人太和中以中書李處國子未  
 置國子學置博士三至五更又開書子之學金朝始邑詔立  
 國子太學四門公堂置博士明儒士爲好儒者生親族故不



李周仁周仁傳重公度程師則歸別傳劉敬和張忠伯劉敬思  
其後能言者多出一閣之門河北諸儒能通者以有並服于  
其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賈收馬敬德燕府監恩伯張孟張  
雖書顯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能觀陳達諸  
度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張道靜初亦李服  
氏後兼更講在元凱所註其何人儒生俱伏膺杜氏其人主教  
梁一傳儒有多不履懷而諸經諸事徒莫不通諸儒如權  
會李欽乃柔德安生劉執思焉敬德之徒多自出教說雖曰專  
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  
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內經左傳則服子  
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莊王孫公孔則同治於鄭氏兩  
人的簡得其要聖其孝濟無其技華考其終始聖人會其  
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自魏梁已下諸儒雖多其大者必  
依時代而次以備傳傳傳

則獻之禮後人也之而孤魯雅好計學學其謀於動履者  
家傳禮義見名法之言神港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  
書子戰雖知其以也言謂其所親曰劉伯康禮義之作自是狂  
人死其真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者  
者獻之禮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禮之四科要以德  
為首子若能入孝出忠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無不  
然雖復下帷針股讀書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遇為王龍之  
腹感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  
魚之數方乃歸而尋讀嗟乎先往何自奮之晚也自是四方  
者莫不高其行義希其門○獻之善春秋主爵無讓左氏通  
歷公八年便止三義例已了不復煩解由是弟子不能究其  
說後本郡區子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幸中山詔勸與內  
書獻之唱和數曰吾不知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其可辨乎  
固以疾辭時中山張貴與獻之聲名四海皆稱○吾貴每  
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義可稱有慕獻之者數百而已皆通  
經之士於是其識者辨其學分魏承後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  
所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難咸決於獻之六經之文雖不悉註  
所標示有顯其學○卒

劉

徐遵明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膺雋人毛寶和等  
詣山東攻李至上黨乃帥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札記一年便  
從陳游蘇趙師事張吾貴時從其盛遵明伏膺教月乃私謂友  
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慚吾心請更從師遂  
棄平原田歸略就范陽孫寶德受業一年從徐至之猛略謂遵  
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遵業如此用竟然恐無成遵明乃指其  
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且居於妾舍  
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鮮卑欲留  
以自慰又知陽平館應趙世冢家有康氏春秋是書出衣希  
舊爲遵明乃住讀之後經來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  
後教授門徒無不應手以口授而無遺焉後魏諸生徒至今便以  
爲徐遵明諸生此外二十餘人內莫不宗仰順好聚飲其  
飲之張吾貴省河北聚徒講學其徒亦出以時之盛

李素興

其世

李銳

李鉞字資恭勃海人也九歲入李書塾計月餘便通家素貧  
常春夏務農冬乃入李鉞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齡  
同聞宗惠振等結交詣大儒徐道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振  
高第年二十三便自隱居計歲足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礼  
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秋冬  
不嘗然燈重溫經旨一攻府校師讀所未見書至秀才除太孺  
博士鉞以去吏又遺文字多有尋諸不備授之暇遂專就文書  
撰剛正事類諸子書曰字類

張景仁

張景仁字仲山人也身長八尺冠帶甚偉見者無不敬少時  
李重耳在晉時景仁以少子之故所居甚明禮儀後遷  
鄉里門下將三十一生不期生產示交黨多寡精思與所  
不遇承趙郡王出鎮京師以和仲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  
揖辭疾不起王將命書到時在東府後星馳報之縣令自為其  
體亮復不得已而出王處事如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  
館甚見禮重王將李秀才固辭不就獻餘請還王知其不願  
拘束以札發還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  
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或時或置手酒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  
毫不受而衣耕田數畝食飲不政其樂以書終

邢昺

邢昺字叔明河間人少通三禮左氏春秋杜預初為四門博士  
王迂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時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尉宰  
進太子食來有邪言將去之曰此來有不正之令其殺下且  
食因固而邪之邪以被殺

劉孝

劉孝字孔昭渤海人也少孤養父母至孝與弟常卿戶讀書與  
弟孝季常同鄉其相親愛甚其二兄又就馬融德音  
氏春秋俱通大義下里少時輒與杖入都知宋世良家有  
書五千卷乃求為其子博士於時劉孝及不慮還孝秀才家  
不第乃恨不孝為文方復結綈時言其古拙制一首賦以六  
合為名自謂絕倫八數傳有少西界功曹以臨呈觀收而不拜  
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言其長又愚又愚於六合君四卦又甚  
於文書不念又以示卿之兄曰此賦正似疥癬脫伏而  
無端顯其才十餘年持其解高才不遇傳聞即位好  
學且言書聞之者曰其才不遇傳聞即位好  
學且言書聞之者曰其才不遇傳聞即位好

張景仁  
張景仁字仲山人也身長八尺冠帶甚偉見者無不敬少時  
李重耳在晉時景仁以少子之故所居甚明禮儀後遷  
鄉里門下將三十一生不期生產示交黨多寡精思與所  
不遇承趙郡王出鎮京師以和仲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  
揖辭疾不起王將命書到時在東府後星馳報之縣令自為其  
體亮復不得已而出王處事如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  
館甚見禮重王將李秀才固辭不就獻餘請還王知其不願  
拘束以札發還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  
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或時或置手酒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  
毫不受而衣耕田數畝食飲不政其樂以書終

張景仁  
張景仁字仲山人也身長八尺冠帶甚偉見者無不敬少時  
李重耳在晉時景仁以少子之故所居甚明禮儀後遷  
鄉里門下將三十一生不期生產示交黨多寡精思與所  
不遇承趙郡王出鎮京師以和仲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  
揖辭疾不起王將命書到時在東府後星馳報之縣令自為其  
體亮復不得已而出王處事如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  
館甚見禮重王將李秀才固辭不就獻餘請還王知其不願  
拘束以札發還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  
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或時或置手酒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  
毫不受而衣耕田數畝食飲不政其樂以書終

熊安生

熊安生字祖之長樂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季之受禮  
房安生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李善善後傳通五  
經然專以三禮教弟子自遠方至者十餘人乃討論周禮若  
經義開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將去  
子博士時西朝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伯疑顧  
致士皆曾受能詳辨天和三年周齊通和齊部尹公士使陽  
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公士至齊館問之齊人曰禮義  
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據機要而問之安生曰禮義  
深自有備貴以欲升世親與命可知其先後但能與齊人  
第陳之公正於是問亦能文士皆為一讀說說先大根本公  
正理服安生而季善為之安生亦為之安生亦為之安生亦為之  
士安孔安生而季善為之安生亦為之安生亦為之安生亦為之  
士安孔安生而季善為之安生亦為之安生亦為之安生亦為之





潘徽為文學博士檢校王頊孫萬壽各得其家傳其餘編之  
此篇并取軍山基詩善心柳警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各死傳云

溫子昇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之子也避難歸魏家  
于隱侯竟因為其郡縣人焉子昇以學於崔暕恩賜爵精  
數以夜繼晷晷夜不休長乃博覽百家六韜清機為賈誼上深  
之景曰頃見溫生深怪問之景曰溫生見上才十深山足知  
之熙平初東平王匡博召諸人以齊國史同時射策者八百  
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惠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爭  
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景受命而法舉謂人曰朝來難復見觀  
者皆子昇逐其逐補御史時年二十一臺中卿文皆奏焉濟陰  
王暕業嘗云江左文人未有續延之謝靈運雖有流約仕防我  
子昇兄以賦類類自任吐沫揚揚作文無補以為古今辭  
人皆負才而行清高隱忘唯邪子才王元昇溫子昇其世有德義

李瑒

李瑒字宏基范陽人博涉群書有才思少與趙郡李善齊名為  
邢魏之亞而於言敏於行中制選權權選御也皆是其出廣  
獨以才奉兼侍御中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廣嘗欲早朝  
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何以睡非曉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  
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三日傳  
遇疾頓年竟終

樊遜

樊遜字孝謙河東人也祖琰父衡並無官而所著書又  
負土成墳植稻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好學其父衡又  
為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貴曰為人分福安可不可得也人  
欲同勳事業母為氏謂曰汝分福小行難遂感用焉子衡  
籍恒書燈亦見賢思齊四字子衡遂克覽而有才思

潘徽為文學博士檢校王頊孫萬壽各得其家傳其餘編之  
此篇并取軍山基詩善心柳警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各死傳云

溫子昇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之子也避難歸魏家  
于隱侯竟因為其郡縣人焉子昇以學於崔暕恩賜爵精  
數以夜繼晷晷夜不休長乃博覽百家六韜清機為賈誼上深  
之景曰頃見溫生深怪問之景曰溫生見上才十深山足知  
之熙平初東平王匡博召諸人以齊國史同時射策者八百  
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惠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爭  
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景受命而法舉謂人曰朝來難復見觀  
者皆子昇逐其逐補御史時年二十一臺中卿文皆奏焉濟陰  
王暕業嘗云江左文人未有續延之謝靈運雖有流約仕防我  
子昇兄以賦類類自任吐沫揚揚作文無補以為古今辭  
人皆負才而行清高隱忘唯邪子才王元昇溫子昇其世有德義

李瑒

李瑒字宏基范陽人博涉群書有才思少與趙郡李善齊名為  
邢魏之亞而於言敏於行中制選權權選御也皆是其出廣  
獨以才奉兼侍御中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廣嘗欲早朝  
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何以睡非曉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  
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三日傳  
遇疾頓年竟終

樊遜

樊遜字孝謙河東人也祖琰父衡並無官而所著書又  
負土成墳植稻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好學其父衡又  
為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貴曰為人分福安可不可得也人  
欲同勳事業母為氏謂曰汝分福小行難遂感用焉子衡  
籍恒書燈亦見賢思齊四字子衡遂克覽而有才思

墨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欤呂覽云大孝三皇五帝  
 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節而百善至百節去天下順者其  
 惟孝乎然則孝之爲德至矣其爲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  
 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  
 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計長守其祿位定夫夫婦行之於  
 閭閻則擗敵烈於讎讐場休否於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上  
 之位垂至德以致其胤乳聖荀孟與聖賢之續弘正道以勸其  
 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淵源既往靡風愈有自義不備  
 廉讓衰微者乃鎔銀黃列鍾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拔也貞姦  
 貝寶者墮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於愛敬之道則有不能  
 備焉哀思之節卒有得其中焉斯乃詩人所以思素冠而門有  
 以責衣錦也且生於色養之方終極哀思之端厥多猶其心  
 一焉若乃誠遠泉魚以竭其歡事則使懈斯謂布矣卒於區床

王崇字敬德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称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哀毀而後復任官尋墮落未及葬獲項宅凶崇匿於廂所晝夜哭泣鳩餽墓主有一小鳥素質黑睛形大於雀栖於崇廡朝夕不去傷丁父憂哀毀過礼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葉田畔風雹便止未麥十頃竟無損崇及還崇地風雹如初咸材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廬於其室前生草一根並棄其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於廡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懷其異聞

張元字孝始河北人也性廉謹有孝行徵所經史然精傳典年  
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謂其貪賊  
乃曰汝何爲不肯浴元對曰衣以布形爲覆其驂元不能轉體

世辭於白目之下祖異而情之向雖有一二相去多遠元固  
中諸小兒體取而食之元所許者送還其主及年十六其相與  
明三年元恒憂位書後讀此碑以祈福而後請樂師經見  
面有持此之言多請情然已證一日夜轉樂師經行道每  
言天大邱平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以證元普施法界劉但  
目見明元求代開如已解一日元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錢療其  
祖目於夢中其跡即為其父為家父三日但目果明其後  
祖目疾再則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以久扶持及祖沒  
後終絕而後其父水漿不入三日成微異之縣博士楊  
執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說表其門閭  
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之方終  
經哀惠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自自然之實中甫有  
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夫一也長孫應等或出公卿之統緒其  
教之實或出節義之下其勸所傳並因心乘理不踰孔教感  
通所致貴之神明乃有負上成續致感誠性雖垂先王之典訓  
亦觀焉而知仁矣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上之成名在斯二者故古人以天  
下為大方身則輕生為重矣仁義則輕死有重於大者貴  
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也故生無所得死不可退  
而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事於生則捐軀而踐龍逢命於  
夏矣比干竭節於商辛出剴斷臂於紂莊紇納肝於商微子  
之紀信陳布骨之而症結紹述不憚於危示以忠身之命雖  
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隳然視後裔之從貴二光而利  
九泉矣凡在立名之士莫不砥礪焉然至臨難忘身見危授命  
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上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  
鐵石之心外負度霜之節孰能行之乎命符節如師也半。自  
經說簡年餘二百若經歲寒見松柏茂風知勁草千秋之後

極痛生皆獨聞彼伯夷鄰夫立志亦異於來君子有所庶幾魏  
書序于門門既建古文德又周王玄成變處劉陽侯宋長生馬  
八龍文門愛亮清劉侯仁石祖與郭洪哲王宗山胡小彪孫道  
登李九張安祖王閻以為節義傳今又論得郭琰省龍超之迷  
孤併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棠符叔毗問之又案齊書不斤此篇  
而隋書序劉弘玄誕游元為慈明陳與能王善會獨孤盛元文  
都禮接劉子明君君素為誠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  
附其家傳其辭並附此篇以檢取隋書李善傳即方貴郭世萬  
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于什門  
于什門代人也魏明元時為諸君使喻焉跋及至和龍住外不  
久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馬主出受然後跋入跋使人奉  
還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索其項什門曰為主拜受詔者自以  
實主致敵何苦見逼也與跋往投聲氣屬然初不撓屈既而  
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中回身皆跋被縛後隨以辱之既而拘  
留隨身衣裘被髮累足跋以衣服拒而不受歷二十四年後  
馮弘上表相臣乃送什門歸拜書侍御史大夫武下詔褒美此之  
蘇武賜羊十口帛千疋進為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沒固  
沒固東郡梁城人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  
至河上時式子德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釋嬰拜曰何知人  
也固曰今古皆殊德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釋嬰拜曰何知人  
載及捕者收德生有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固固乃與之  
德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釋嬰拜曰何知人也固曰今古皆殊  
德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釋嬰拜曰何知人也固曰今古皆殊  
德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釋嬰拜曰何知人也固曰今古皆殊

朱長生  
朱長生千提者並代人也孝文帝時長生為員外散騎常侍千提  
俱使高麗王阿伏至羅貢長生等持長生拒之阿伏至羅乃不

以礼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內附  
宜及臣礼何得口云拜拜而宴不拜則出帳命帳中拜阿伏至  
羅執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拜成於大喪長生  
等執物內之羅石共齎之曰為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与  
手拱朕目屬齎貢曰我為羅不為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  
食從者二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醢長生与提又不從  
乃各分徒之三歲乃放還華文以長生等皆歸還同蘇武拜長  
生阿伏至羅提龍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論曰子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有所  
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益烈所者与河海  
而爭流峻節所標共竹柏而俱茂並蹈獲之所致身沒名立豈  
徒然也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十四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五

清吏傳

先王調理天下司牧黎民則法以禁其奸教以防其紛雖為  
政以德禮刑賞自應二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  
曠庶官言非其人為官也歟哲之後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  
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  
其在所制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制之人焉自罷  
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相循所以寬猛為用此人調  
俗但廉平常涉聲有難高隨時應務以舉公理是故博學為漢  
起不旋踵懦弱斯各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也矣後之為吏  
與世抗乎本李唐時好以多端居官在職道各不同故往稱述  
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隨○宋魏良史傳有疾拘鹿生張釋朱  
世昌公孫闥嚴肅明允莊嚴集他實學主助政政斯立循吏傳  
有張華唐宋世良即基之輩惟伯謙對變劣的治去病周書不  
立此篇陳隋更傳有梁元帝英叔臨趙執房恭懿公孫承茂辛  
公壽聯俊劉驥王伽嚴德深其張拘鹿生宋世昌張他主勃宋  
世良即基伯謙劣約趙執房恭懿各附其家傳其條皆依時  
代編錄以備稽考焉云

明允

明允字文德平原人也其有識幹歷官外傳得總圖中書武昭明  
堂親自勸諫亮勇武壯健亮進曰臣本官官得是第三清今  
授臣勇武其號至獨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帝曰力流之內人  
咸君子卿獨欲爭榮安相清濁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定  
熱且一方為陛下投命前驅足矣會官將下之所賦賦也  
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賜因請改授平陸將軍  
曰運籌用武然後人始平知伯用武乎之何患不得乎  
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人其有惠政轉政郡太守  
為政如前至宣遠近至一郡人吏迄今思之

杜景

杜景字榮條常山人試郡太守以清白為名明初拜清河內史除險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至有藥之泣亦勤醫藥自檢勸勤者賞以物帛情者加以罪譴而死則生其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威服群臣反叛以失人和御邊大小人夫中為常不國通以郡降榮以常山人太守榮城於家泉所歷任好行小惠諸貧弊不為涉誹謗而輒財帛終始受如為百姓所思為良守

張華原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少明敏有器度初為國子監主簿法曹參軍尋除散騎常侍同知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謂曰若能屈足於此當共享富貴其不亦命懸今日華原曰領首而巳不敢聞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遣追不及神武以華原父而不返每數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驍騎大將軍華原有幹略建政射至兗州乃廣布耳目以威服境內大敗及陳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降數威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冠蓋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到簡輕重隨事大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曰期屆還也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置之依期畢至於是出境數有狂獸為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觀山中忽有六獸食猛獸咸以為為化威所致至官州人大小莫不歸榮為相卿立祠四時祭焉

孟業

孟業字敬業鉅鹿人也家本寒微少為刺史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與業拒而不受魏彭城王邵齊神武之州以任人州刺史除業為魏城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與其外君居其

文嘉

明原

孟業

同心戮力既有齊平夫幾仁之入為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少授恐君在後不目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渡死部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價業固辭不敢受乃贈業同鄉人以此對曰業為與益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賂止患無方便耳今啖食肉必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遵明教後未旬日左右王四德董推立並以馬死託肉為長吏裝英密答曰國有書與部大政諸業並被諸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部云典職雄猛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部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為西兗州騰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幹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在在兗州有何政使劉西免如此勲業答曰唯知自修也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見法曹又謂見岳心細其妙小笑而不言後舉業斷決與謂曰卿決之明可謂有過驅馳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守志未曾有失矣國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未見其國司文系以長好人對曰昔有良民同事魏彭城王元邵其人清忠正直出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少來便是大馬除中書舍人文宣初唯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貌老又質性敦朴照升降之容加之平緩寡於方便有一道士由晉道榮以術藝被迎將入內業為道名忽於眾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五穀帝命推而下之又令數檢良官數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其頭至子流血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各其年自五官張疑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後有東燕縣人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教人闢養蠶備買其切業曰吾既為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患令且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役為縣司所勅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送相手慰送業度關者有

警自入至陽陽郡西乃得解... 者非一人教乃放...

蘇康

蘇康字珍之長樂人也... 有盜賊張龍能推其事...

謝安

謝安字安之長安人也... 人悉充左右人聞善...

謝安

謝安字安之長安人也... 何因而下淚諸人莫不...

十年遂還同任... 朝吏文策之暇...

謝安

謝安字安之長安人也... 若爾黃龍龍君之罪人也...

謝安

謝安字安之長安人也... 父母豈徒然哉...

夫為國之計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  
 仁義者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本也教本不立無末不承  
 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  
 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  
 有然則今之刑罰司吏之嚴酷不可教化百世可知也然則教有  
 時而用之矣昔秦法任刑苛罰滿道遺棄其風矯枉過正其罰  
 既過遂廢秦法故大吏官指犯義時刑罰部頒成之倫極其  
 殺推拉凶邪一切以救時弊雖垂教義或有所取焉子治侯之  
 徒則書編之酷吏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過時來泰稱焉位尊  
 其權性多行無君小人咸稱其毒凡所位職莫不懷然居  
 其下者視之如蛇蝎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  
 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咎辱多在無辜及其所為野狼之  
 不若也其禁森除指殆與豺狼之倫異乎君子賤之故編於酷  
 吏○觀有子治侯胡比李洪之高導張祐提主社崔運顯道元  
 谷楷張有郎珍宋游道等皆其類也書不立此篇備言有厚  
 次士文田式燕崇德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今據高導等  
 社顯道元谷楷宋游道等並列於此云

于治侯

于治侯代人也為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富過奉人呂勝肥  
 一且各侯數鞭撻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隨各利殺入而  
 治侯殊其手足命將絕時其目支解四縣分縣道諸有無不  
 傷楚數得百姓王元書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勦討之詔使者於  
 州常刑人飢饉是日兵人然後新洛侯以謝百姓

李洪之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也為河內太守河內北連上黨南接  
 武牢也險人悍教為劫害良吏不能禁其之至即嚴討以內  
 新賊者便加重責實動動於盜賊止自誅勦盡盡為之除後

李洪之

為豫州刺史封汝南公嘗拜內都大官可西羌胡領部落反叛  
 胡人等皆服之洪之傳侍中東都王陸定遠等請軍與至并州  
 詔洪之為河內西郡討討山胡官保陳拒洪之禁軍於石樓南  
 白雞原以對之時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不信聽其便美  
 胡人等皆服之洪之之正拜尚書外郎太官後為侍中安南  
 將軍兼益州刺史至任後禁殺之制自帶刀行者罪與劫同  
 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人畏懼州中甚長老云之法制乃夜  
 密遣騎分部搜捕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  
 見殺者有至有百數亦能滿即荒深居山谷雖相顧靡主人罕  
 到洪之及山黑道賊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與軍馳其境山  
 人驚散洪之將數十騎至其甲冑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  
 之衆先為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吏頗有威  
 重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時雖以始  
 建康閣在禁中洪之之赴京親臨太華庭集舊臣勸之以  
 其大臣聽在家自教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忌忍接賓不暇及  
 其沐浴衣局防盜扶持出入過廳家庭如是再三泣數良久乃  
 就寢

崔運

崔運字元欽性猛略少仁然為將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  
 遷南兖州刺史盜用官是贓汙眼諸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  
 官後行據事即具坐運子折戶分三縣廣占田宅鐵匿官  
 奴庫使陳某保益公私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官後累遷  
 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  
 婦人遇令飲馬因問曰崔刺史何如婦人不知是運乃曰百姓  
 何罪得如此婦兒刺史運然而去以不獲職解還京

陳浚偉

蓋兼濟濟善顯晦之疾其事不同由來久矣且是惡僕公於周  
 武華商不容於太公問其求其心者許以承食之用將其求白

矯以教義之風而肥道不歸代有其人矣故易極道並無悶不  
事主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槽云需有上不臣天子下不  
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詩云斯斯其語然異用  
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世世其始其山崩其風土人作乎  
周年四倍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愈廣其大者則經天下細  
萬物其小者則安古即其賦實或與出同塵隨波而流其或  
遠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仲尼魚鳥左右其書括清莊而錄落  
毛飲石泉而庇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於計欣欣  
於獨善汲汲於兼濟其情得喪二懷果有比夫遺德弘道匡俗  
庇人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大也而受命世王守文令主莫不束  
帛又馳蒲輪結轅轅之品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  
志不可奪繼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  
貪競之風聖可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  
而無不為也口自叔世流傳風俗及鍾刀之末歟入成羣而  
能其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來玄千齡亦異人矣何必仙  
履東雲而追日月鶴極天地始為超遠哉紫雲觀列壁李鴻亮  
李益都傳為述主傳書列李士謙崔郭郭士顯徐則張文訓  
為隱逸傳今以李益都士謙附其家傳並編附此篇以備說傳云

陸孝  
陸孝通郡高邑人也少有大度不拘小節既好書傳未曾以世  
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  
之交交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憐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  
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諒疾不赴州郡適道不得已入京都  
與浩相見經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飲論世  
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帝懷亦不問  
口孝曰挑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勢國主也吾便將別陳前  
浩小者浩應孝即還時乘一騾更元無鞍韉乃以羣驢向之陳中  
與相維繫孝遂託鄉人輸報有誤為御車乃得出關浩分而

曰陸孝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懷路直南  
何辭以謝也時朝廷甚崇孝既私還將自私歸之俗仍相左  
右始得無坐經年送李本驛東道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孝更不  
受其驛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為之素服安鄉人平昭經一時乃  
止數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陸公歸孝即罷去時名達之  
上未嘗備增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孝曰自聞有大夫者必若  
貴任子何獨在桑榆乎孝著命論以釋之

馮孝  
馮孝字靈通南陽人梁平比將軍義恭之甥也少傳覽諸書  
又為好解理隱居道基至我陽會中山王安平義陽侯為英素聞  
其召以禮待接其性清靜後隱居嵩山感英之德以時展朝  
國書召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今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  
許又欲使不憤入見左右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過竟阮雅夢山  
水又兼工思結架嚴林甚得極遊之適願以此聞言武給其工  
力今與沙門統僧通河南尹魏深等同視嵩山形勝之趣遂造  
閭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水之妙卒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五



懷文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鑿刀恒云  
昔在晉陽為監館館中有一蠅蟻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  
此人別有異術術仍指腹中一蠅蟻云今具布斧子即知其實  
數乃試之并指若干純亦若干赤白相半於其刺數之唯少一  
子者者曰必不少但更藏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

陸法和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者甚眾  
幼見之空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高僧焉游遐邇既入  
荆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於所居山俄有蠻賊之亂  
時人以為預見明兆及後果有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石英  
曰貧道其德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效卿曰擊之何  
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林山示英生開曰  
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閉之曰亦則  
亦不則遂將約約東主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

召諸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佑領十餘  
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  
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  
將士曰聊觀彼能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彼  
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風遂火船而逆風  
便法和執白羽扇颯風即返約約眾見梁兵步於水上於其  
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  
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利諸龍等此  
雖為利實其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水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  
約抱利仰頭而出眾遂禽之約言求師自前法和曰相越  
有相必不共死且於王有緣法和無憾處士於後當得機力且  
相東王果釋用為郡守及觀園江陵約以兵相和力戰法和  
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之

陸法和

何能為懷哉自即陸取六諸遠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  
可慮蜀賊劉季法扣請中使快付之八據諸軍而往調運石以  
填江一日水漲季法扣請中使快付之八據諸軍而往調運石以  
口勢甚迫退不問上州與以和約戰而終之軍以白帝謂  
人曰諸君孔明曰謂為客卿者自見之此城有甘澤警諸錢  
一斛許否揮表令振之如其言又置金囊賜城比大府下書地  
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  
得已數百歲不逢我昔見大日平唐隆三鼎龜乃入早〇初  
八點山多惡疾人法和為扶輿者不過三鼎龜乃入早〇初  
子山中多惡疾人法和為扶輿者不過三鼎龜乃入早〇初  
累則結表云此處或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獲龜有大風雷  
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曉雖將兵猶恐諸道通有龜者  
中夜極歡必來欲噬之或云其龜通梁示帝以法和為詔督鄂  
州刺史封江東縣公法和稱臣其後亦不印名上自稱王

陸法和

後輔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主簿曰我未嘗用陸為三公  
而其自稱何也僕曰彼既以道術自負矣其用陸為三公  
功業猶重焉況如司馬制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十人誦呼為  
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利時之所不立而承收佐  
之法無人領受但以公位為高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買  
店人賄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安撫中所掌之司方乃開取其  
孔目輸之於庫入法如平當三君不出口時有所論則相辯無  
敵然猶帶雙書為政戰且江東大聚兵雖欲襲梁而  
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下布幣拜大  
王坐處言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書因緣月  
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豈定不可改也於之說俱成  
具大饗禮及觀舉兵法和自鄂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  
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須鄂州不須勸也夫和乃懷州  
其城門者相白布於於和鄂州人雖來應之者處終日乃之

不手

不

不

及聞梁元敗後復則服晉一哭泣受平泉人入楓果見龍  
 餅焉○法和始於自宜洲時壽王手斷梁敗軍截東柱○後  
 四十許年解法當道嘗此寺幽靜可以安難及魏平州州官  
 室焚燬後復欲發折壽王神骸其材類乃停後周武成法  
 此寺隔在懷曉故不及難天保八年春清河王高澄軍臨江法  
 和率州人齊文宣以和為大都督○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  
 大都督五州諸軍事制州刺史交州郡公宋位為鄧州刺史官  
 爵如故在東建為散騎常侍能同三司制州刺史義興縣公梁  
 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并城而退法和與弟兄弟入朝文宣  
 聞其有奇術處心想見之備三公府傳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  
 待之法和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德油路御車伏身百人詣闕  
 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下荆山若支支重法和使屬於昭  
 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二百頃奴婢二百人  
 生資什物稱是宋位千餘其餘諸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  
 得極豐盡免之曰各隨縣錢帛散施一時便盡以官所賜宅  
 營第自居三旁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出指謂之居  
 士無疾而告弟于死期至時燒香沐浴坐繩床而終文宣令開  
 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  
 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小周年天子逝代坐又曰  
 一母生三天兩夫共五年說者以為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  
 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將昇

將昇平鳳起英圖平河人少好天文爰之學周文雅信持之  
 大統三年東魏齊侯軍圍周又出師為牧澤時西南有黃  
 紫氣抱日從未至晉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土  
 土土王四季素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降必有以慶於是與  
 昇之自後遂降河東劉弘農破其外由此而後周九年  
 高仲密以比豫州來附周○公齊○昇曰吾主在東

不

不

不

又在并鬼分行軍非使周又不從果然山不利而侯寶拔勝  
 怒曰卿界非會萬死周又曰卿界固歸曰師出不利此敗也孤  
 自取之

師李

唐李才字叔新昭人也初劉弘八歲誦書一過易好古  
 家梁州刺史王褒引才為參軍才少壯年中山書院諸大史  
 封且昌縣伯李才固諱太史家立諱曰漢書馬援傳居李  
 高堂隆猶此此昭何惟馬帝亦類則星展謂曰昭昭昭昭  
 蕭蕭李才曰素將入部陛下以留重臣任鎮荆漢漢部以障其  
 患帝初然之後與定懷懷懷懷懷懷懷懷懷懷懷懷懷懷懷  
 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州獲三衣冠士人多沒為賊時才散所賜物財以親故周文問  
 何能若此李才曰郭都獲敗君信有罪指卿何益言此處誠誠  
 結京之故顯之耳周文乃指曰敬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

梁州為奴婢者數千口後于文讓執政問以天隋對曰頃  
 上已有變不利幸輔公宜歸政天子請幸私門護衛吟久之曰  
 吾本意如此但時未獲自是漸深及後漢滅周其書記有假託  
 將命妄造異端者皆誤唯得李才為然言雖候宜免政歸權  
 帝謂少宗伯斛斯微曰李才其得人臣之禮因賜衣帛及隋  
 文帝為丞相贊夜召問天時人事李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  
 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李才繼言不可公得為其類事乎帝  
 默然久之曰吾今嘗騎武職不得下矣因賜以錦衣引才公此  
 意顯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征都夜與高祖對威二人  
 定議李才曰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讖北允服公有什你且  
 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濁不甚且人願為子供計帝  
 愕然謂類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李才錦衣引才公此  
 不謂曰朕自今以後信有大道時義公李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  
 去舊任以年小頻求去職優厚不計會公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

言曰景長上以問李才因章并錄上大怒曰是帝職給半  
第所有料與常令人就家訪焉李才向重寶於術業傳焉於  
信義心好禮聘常古曰良辰與琅琊上疑其欲別改則東集政  
及宗人信等為文商之會又有劉孫明克讓等皆之從惟傳  
亦中許許與蓋臺秘苑一白一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  
形志八十一卷並行於世

楊伯醜

楊伯醜瑯琊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  
不為禮無貴賤皆改之入不能則也公卿召與語竟無所答賜  
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行市中形體垢穢未  
嘗振衣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從之游永樂為卦有  
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多蒙譽幽入獄永樂嘆服自以為非  
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金雀子就伯醜筮者卦以伯醜曰  
汝子在陳遠近南門東道此壁上有青常女子抱之可往也

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其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失意更有異  
志將送之其妻無先以謂伯醜伯醜為筮之曰金在泉悉呼其  
家人指一人曰可取果得之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  
汝勿東此行必不得速還不然者楊永樂新故頭未幾上令知  
常還懷王許哉而上崩詔舉以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  
永樂有隙及素平并州先斬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馬  
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  
成曰我不達為卿說且向西市東門南第二店為我買魚作  
饋當得為其其人如教道更有二人產所失馬而不至者禽之  
遂州嘗獻每寸珠其後者陸處之上心疑焉乃伯醜令其伯醜  
曰有物出自水中寶國而色光長大珠曰今為人所隱買言為  
者姓名容狀上知言得寶果得珠上奇之賜帛二十疋國  
子祭酒何妥嘗誦之論易問之曰候小而入曰何用卿玄注  
經之言乎父之微有精於所說詩義曰景先儒之旨而思理者

張胃

如故論者以為天賦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張胃字伯海人也博學多通七情折數異川刺史趙思之隋  
末為江陵太守自太史參議律曆畢時多事其下由是大  
史令劉曜等忌之然曜言多不中胃之所排步且精密上異  
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共議六十一事皆得法父難者今曜  
與胃等皆折之曜杜口無所答胃又通者五十四焉由是  
權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曜又與八人皆斥逐之改  
定新曆言則曜著一日類繁楚上言曰曜時落下閣改賴項歷  
作太初歷云後漢左一日八百十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  
百一十年折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  
用胃玄所議法與古不同者三事謂宋相冲之於歲周之  
未制歲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  
廣則漸移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  
胃玄以此二法年既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  
為唐法冬至所宿宿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  
日永星火次符漢宿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周馬  
顯昭景寅元歷有陰陽轉法如減章分進退餘乃推定日制  
闕此教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實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胃玄以  
為加時先後逐氣差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  
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  
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為損益  
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  
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二百八十二日而  
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自春秋曆朔望詳  
交不開內外入限便難預實立法制其外限應節不誤猶未  
明胃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有餘一周  
天月道交結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道外七



之樂非中國行其事者實常態太常所奏樂以樂江曰樂  
聲淫厲而哀天下不又將焉時的海全圖聞言者皆謂不然人  
業之末其言必驗○聞早中此律同又悉覺其樂音昂計論  
頃刻排若樂書皆為當時所出至於天然識樂不又會其遠矣  
安焉馴習妙達上長而郭令雖能作助為一時之妙又習郭  
聲而實常所為皆歸於雅此等雅公議下附其常若皆心服謂  
以為神

論曰陰陽下視之事聖哲之教行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  
廢也倘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甚焉詩書禮樂所大  
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其功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  
通方術而不謀於俗習伎巧而不歸於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  
昔之隨賢所以戒乎反作最崇等皆鑑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  
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其間有不涉用  
於範範而究人事之吉凶如順理轉特之徒法其徒練之徒將

別更數術詎可以智識知又工岐生卒前以蓋奔還只無語入  
周不可因歸降漢而家樂為難編之以明昭而守之以清庶生  
靈所膏肓欲感道斯亦傳道家之致矣信都方所明解者乃是  
經國之用乎周浩生脩徐審察孫之才王頭焉嗣明姚僧坦  
褚該許智囊方樂持妙各一時之美也而僧坦許該姚僧坦  
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為今若故能更信者  
樂好爵老耄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許氏之運針石  
百載可稱善常律之奇足以追蹤樂各一時之妙也然則何  
以別則見知及其子惠慶成爲下其近是乎周時有樂茂雅以  
陰陽調史元華以相作稱而所關也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十六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一

列女傳

蓋婦人之德雖在八端亦止節孝名感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  
也貞烈義之華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  
以詩書所記風俗所有圖象州青流芳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  
殺身以成仁者此若又伯上之川自公卿相之妻皆之義佐  
采之高行樹君靈主之妻更廣文而之安成脫信公曾自或  
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為盛衰改節其佳名彰於既沒  
音傳於不朽亦休乎○或有八夫人之化偶傳情於淫僻  
之俗雖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東華不入形管之書不志青  
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雖榮華而同死者可勝道哉不言載思  
東萊細之取也魏隋二書並有烈女傳齊周此書今又得武  
功孫道溫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錄隨一傳以備列女傳云  
旁愛親妻崔氏

清河旁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尚  
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凡在八列子不孝  
史徵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名不知見面小  
人未見其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告與之同居其子置改左  
右今其見故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之於前與  
之共食景伯為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遷  
氏曰此雖頻頻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四  
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饒之終以孝聞其誠度勵如前  
以善其

鄭善果母崔氏  
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善果鄭氏生善果周水  
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一而再舍時從在軍中  
抱善果白婦人無利曰

不慈背夫死為國壯烈當列其節以明素志...  
開命○善果以父死王事...  
縣公開皇初徙封武德郡公...  
山陰事母至孝...  
賜之坐相...  
終日不食...  
愧家耳...  
清恪未嘗...  
年小而孤...  
之業乎...  
此事而妄...  
官爵外則...  
下乎母...  
品秩...  
言公事...  
姻為...  
人之...  
逆吾...  
性又...  
輒出門...  
手作...  
郡內...  
及分...  
勞之...  
寒公...  
婦人主...  
未臻其...

晉自永嘉之亂...  
大寶...  
如劉石...  
素且于...  
勝而年...  
已繼之...  
其餘不...  
子嗣命...  
晉管雖...  
夏 鍾離氏...  
鍾離劉武...  
里母為...  
焉武死...  
務柏之...  
堅堅討...  
焉之劉...  
六千人...  
衛辰軍...  
屈焉取...  
為鍾氏...  
而喜曰...  
於是秣...



姚氏

東	於	萬	聖	太子	侵	率	帝	平	蒙	祐	絕	西	爲	果	水	及	援	突	平	免	以	斬	梁	只
門	誰	年	帝	子	平	精	魚	之	阮	樓	路	北	新	來	門	齊	帝	免	不	幸	備	之	帝	事

之會故有此段以慰其心嘗既以此事不得為嗣管懷不平又  
以梁武老刺多批政有敗亡之漸遂蓄意圖之通賓客招  
募輕俠折節下士其勇敢者多歸附焉左右遂至數千人以  
加資給大同元年除武中郎將雍州刺史和督五州諸軍事  
廣授兵營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制  
本時亂足以圖霸勢遂務脩刑政人清二年梁武以營兄河東  
王書為湘州刺史張續為雍州刺史又書備書及營兄梁元  
帝元帝令其子弟等及王僧辨相繼攻書書告於營營聞之  
大怒及梁元帝將建都令所督諸州並發兵討書書遣府司馬  
劉方貴領兵為前軍出漢口而方貴將與梁元相知克期襲營  
未及發會營以亡事召方貴謀討遂城樊城拒命營遣軍攻之  
梁元乃厚賞遣張續若將攻而密授方貴續次大宴而樊城  
已陷營方貴兄弟當與並斬之營恐不能自固遣祭大寶  
求附庸於西魏魏恭帝元年周武帝命其國子謹伐江陵營以兵  
會之及江陵平周文帝命營主梁嗣居江陵東城首以江陵一州  
之地其襄陽所統入於周營乃稱皇帝於其國營心有大志  
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  
江陵平伯將君德毅謂營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  
者師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  
今魏虜貪婪固執爭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充軍實此等威屬  
咸在江東悲愍之人可明到戶說既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  
殿下既殺父兄孤人子弟人必離也又誰敢為國但魏之猜  
疑足卒於此攜師之礼非無故事若殿下為設身固請下謹  
等為數彼無我虐營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  
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即於授魏人攝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  
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續亮復禹萬世一時營  
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行我甚厚未可背德若後為  
卿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飯而闔城長幼被虜矣聞

又失襄陽之地營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是○又見  
楊毅數干戈日用取其威略不下方營與弟若榮時賊以見  
志為居常快快每謂老馬之機志在千里子瞻生此不已  
未嘗不肝膽相照數所苦之族以營為所  
國曰自全行陣不中原也元帝時方一函買德毅使  
何之營雖非行錄所歸其意為營亦一時之傑然卒至夷  
滅可謂離之驅除梁主任術好謀營主蓋有英雄之志爾  
主之略焉及淮海松陽常陵諸城皆梁國疆域內數終能懷有  
全楚中興魏雖雖士子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  
國雖短可不謂賢哉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評林卷之二十七

蓋天地之所履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內生人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獨而殊俗人獨而天地重氣陰陽思智本於自然則乘機於上故獨尊所履風氣所通九州為紀五岳內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朕台獨夫孤竹於限以川嶽其德昭以濟海公同此之謂諸侯威其氣者則必德行稟若夫九夷八狄種族雖殊而心一德六蠻九切遠近雖異而土殊俗嗜慾不同至於貪而無厭恨而無節則於拒弱則脣服其欺一此春風夏雨天下皆同武於遠方漢武上馬強盛時志於遠略匈奴知畏天下天下皆同武於遠方漢武上馬強盛時也交方朔漢地所以限內外也況乎時非秦漢志其氣獨勝天

道以求其功疎人力而從所欲順之機固不放遠矣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備德而節廣德也雖高遠之東漸西被不遇海又流沙王制之自此損南截猶允居父此實非道與三古義高百代者乎自魏至隋而朝華華其四夷朝事亦各因時今各編少備四夷傳云

高句麗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肅慎河伯女因醉於室內為日所照引身時之日影又既而育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其母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既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朱蒙有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殺之王不聽命之養焉朱蒙私試知有善戰者城食令屠諸者著其令肥朱蒙王以肥者自來漢打給朱蒙後得子田以朱蒙者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猶戰戰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西焉漢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斷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我及如可憐憐我於是魚龍為之成橋夫蒙得渡而將追者不度朱蒙遂至曾於水邊見一人

高句麗

與朱蒙李訖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為氏漢武元封四年咸陽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麗為縣以屬之爾又帝受權使使前關進長大將軍討高麗王自是歲遣使朝貢不絕又有平陳俊陽大體之陳兵鎮穀為守拒之策開皇十七年上賜書責以每遣使人城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不盡湯得書惶惑謂表陳會病卒于元嗣文帝伊拜元為上開府同三司襲爵漢東公明年率林幹為餘騎冠遠營州撫其世冲擊之帝大怒命漢王諒為元帥提水陸討之下詔熱其最位時魏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漢東王臣元上於其臣兵待之如初陽帝嗣位天下全歸晉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移元入朝元懼帝禮頗闊大業七年帝將討元罪重為遼水止營於遼東地分道出師各頭兵於其城下昌麗出戰多不利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戰勝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入城陷賊營諸將率百不敢赴機先驅妻比報賊不繼諸軍多散潰於是乘師○九年帝復親征遼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散潰於是乘師○九年帝復親征遼師軍以便官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自愛會楊玄感作亂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劉弘基入高麗其知軍蓋蘇來追擊多戰十年又發天下兵會蓋蘇起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因勢遣使之陳因之斛斯政勝其帝許之頓懷遠愛其降仍以母囚軍實屬至京師以高麗為親告太廟因拘留之仍移元入朝竟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兵討之不獲打

林邑

林邑其先所出者古南史其國地處數千里土多香木不食肉產大抵與交趾同唐高宗時平陳不獲使使之物後相貢時天下無事高宗言林邑多奇寶若仁壽末上遣大將軍討方

為羅州道行軍總管欽州刺史兼長官羅州刺史李靈開在  
 秦雄步騎萬餘及犯非者數千人擊之其王莽未幾口勇而戰  
 方軍不利乃多樹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方兩翼傷王  
 志遂之其家財車馬亦方大破之遂并城入其郡獲其朝  
 主十八校皆金馬之蓋其國有十八山乃班都其志復其故  
 地使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論曰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其種類非一與昔人錯  
 居其流曰蠻曰獠曰俚曰僚曰仡佬其種類非一與昔人錯  
 居其身如相攻討自秦并三楚漢平百越地歸冊數日  
 南水陸可通咸為郡縣南平境分兩制據各殊蠻獠之族遠  
 為去就至於越邑亦土真臘蠻則則地隔江嶺交通中國及隋  
 氏受命剋平九有蠻夷其威加八荒其心遠矣志求其異故  
 師出流求其加村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  
 無敵城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必必有內焉誠哉斯言也六集  
 中南蠻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述漢書今可知者四國而已

吐谷渾本漢東鮮卑徙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赤洛練有二子  
 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渾涉歸死若洛渾代統部落其為  
 客氏涉歸之在北分之二百以給吐谷渾吐谷渾死有子六十  
 人長子吐延為其後若洛渾所剩之子葉延其大將總接渾曰  
 吾氣絕猶欲託便運去保爾地既遠又土俗懦弱其後葉延  
 以兄兒欲殺餘人恐其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爾服之  
 之力以輔之爾子得五吾無恨也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時  
 孝母病母三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願視母得自謂習相安也  
 始封昌黎公為公孫之子秦札公孫之子得以王父之為  
 遂以吐谷渾為氏葉延死阿豺子阿豺弟弟氏地方數  
 里葉延死國傳通未載其方物會葉延死召諸子弟  
 曰先公車騎皆其子康以大業為言宜取先公之車而乘之

其以燕璽繼事則有土人代長丁也阿豺又  
 收一使箭射之燕璽折之曰汝取一左使箭射之燕璽折之  
 折阿豺曰汝曹知不單言力所難推難推難推力一心誠社稷  
 可固言辭而死葉延死時燕璽折之曰汝取一左使箭射之  
 可固言辭而死葉延死時燕璽折之曰汝取一左使箭射之  
 將軍西秦王慕璽死時燕璽折之曰汝取一左使箭射之  
 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相與分疆阿豺死時燕璽折之  
 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水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取  
 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變為龍種以多駝異吐谷渾常得波斯  
 草馬放之海因生駒駒能日行千里出傳青海驢者也土出驢  
 牛馬焉

論曰吐谷渾等曰殊俗別處遠隔若之前代要經叛服親  
 屬首鼠其本性天無德則夜有清則伏先王所法流服也

西戎本漢西戎也其後漢書云其後漢書云其後漢書云  
 氏初開西戎有二十六國其後漢書云其後漢書云其後漢書云  
 撫之王莽位丙戎邊遠至外後漢書云其後漢書云其後漢書云  
 至西海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其後漢書云其後漢書云其後漢書云  
 絕或通漢朝以為漢朝中國其後漢書云其後漢書云其後漢書云  
 否或不同復許詡為西戎初漢書云其後漢書云其後漢書云  
 戎之貢不奉有司奏依漢氏故書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  
 外又可致奇貨於天有帝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  
 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則使加百姓矣遂不從漢書云  
 命世竟不招納大延中魏德德以遠開西域事致諸勳為孫仲  
 般馮禁都督焉焉車馬使持節諸國王始遣使來朝漢書云  
 城漢世雖通有求則單辭而來無則則驕慢去而止其自為  
 遠大氏不可至故也若無使往來終無所益故不遣使有司奏

使始

更

九國不惟遠輸遠貢之物皆賴其安可豫師後乘乃從之於  
 其始遣行人王恩生并綱等西使恩正平流沙為蟻所執竟  
 不果遂又遣重臣高明等多載錦帛山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  
 初既受之便道之國可往恩之說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  
 王得賜賜拜受甚悅謂恩等曰傳聞破洛那者古特思提德飲  
 補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可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  
 慕仰之誠現於是自向破洛那遣使告烏孫王為發導護送二  
 國既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破洛那東深馬孫破洛那之屬遣使  
 致其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用繼而來不問于破國使亦數  
 十輩矣。初大武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阻渠牧獲令護送  
 至姑蘇牧獲常發使導路出於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  
 牧獲左右謂使者曰我君承蟬蟬其提表說云去歲魏天子自  
 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傷其長竿不我君大喜言言國  
 中又聞其提表使告西域諸國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為強若  
 更有親便勿復奉西使諸國亦有其且牧獲事主指以懼  
 使還其以狀聞太武遂議討牧獲涼州既平鄯善國以為有亡  
 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為魏所滅次及我矣若通其使人知  
 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及斷塞行路西域貢賦  
 歷年不入後平鄯善行人復通始魏等使還京師具言凡所  
 見及傳聞修國云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  
 中為十六國分其地為四城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城葱  
 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城者古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城兩海之  
 間水澤以南為一城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一  
 道後更為四出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  
 上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沙東西行二  
 百里至焉耆為一城西一千三百里至加特為一道自沙東南  
 五百里至焉耆為一城西一千三百里至加特為一道自沙東南  
 而更有朝貢者其名不能具國俗也。東西魏時中國方盛

馬

馬

馬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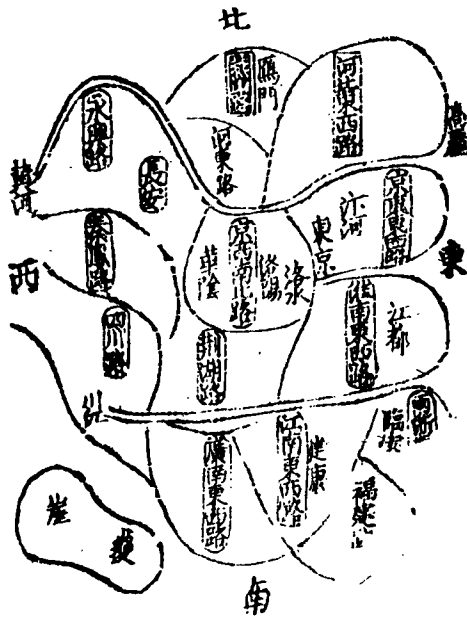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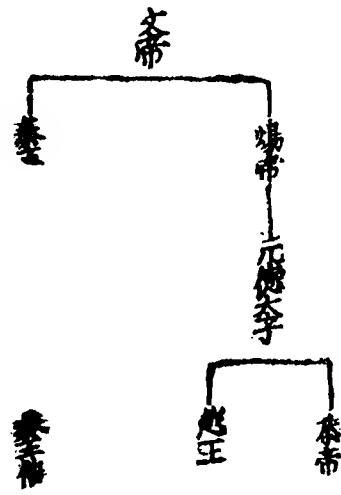
及於齊周不問自事而城故二代書載不立記蹟隋開皇仁壽  
 之開尚未云經略時乃遣侍御中郎韋世康等領兵往行  
 使於西域諸國至鄯善得馬頭王王全威傳解經史國傳十冊  
 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優令裴矩於武威張掖開往來以引  
 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都因其使皆入朝聘以厚利今其  
 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府尉  
 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初貢遂絕然事不失焉所有錄者二  
 十國焉魏時所來者在隋亦有不下今摭而編之以備前書之  
 西域傳云  
 鄯善國都并泥城古渠驪國也北即白龍堆路至太延初始遣  
 其弟素延者入侍及於平涼州沮渠牧犍弟無謹走保燉煌  
 無謹後謀流沙道其弟安周擊鄯善王北庭恐懼欲降會  
 使者自天竺還須臾俱會鄯善勸比肅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  
 能前退歸東城太武詔焉耆歸來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燉  
 煌焉耆重以輕騎五千度流沙至其境時鄯善入衆布野燉  
 煌更卒不得有所侵掠遂守感之皆望獲獲服其王貢度而傳  
 出降度歸釋其縛縛軍也守與貢達詔京師太武大悅厚待之  
 是歲拜韓拔為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  
 賦役其人比之郡縣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  
 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即噴而聚立埋其口皇  
 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旌旆蔽蔽單口其風迅駛斯頃  
 若不防者必至危難  
 高昌者唐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或云昔漢武遣使  
 討師奴頗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非昌盛因言  
 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臺故以為國號有臺名羊刺其下  
 實而味甚嘉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  
 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

龍藏國在利南而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郭延城漢時舊國  
比東有輪臺則漢武帝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其國西北大山中  
有妙高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餅餅其其服之西髮已  
落者能更生膚入服之甘旬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何密西古時支國北上出各馬大驢及蛇  
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里又出白象獅子大鳥如有鳥形如  
素蛇有兩翼飛而不能食食與肉亦敢啖之  
大月氏國都賸氏城其國時其國人南取京師自云能鑄石  
為五色邪邪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  
方來者乃以為行殿容有餘人光色映耀觀者見之莫不驚駭  
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小月氏國都高樓沙城其城東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  
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  
塔和國在渴熱西其土尤寒此地而處又有大雪山若銀等  
波知國在蘇和西南土極人貧依託山合其主不能經營有三  
地傳云大地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詭  
乃得過不奈多遇風雪之困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其國時即位遣司隸從事杜行病使西域  
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  
滑國在葱嶺之北漢時屬賓國也其俗重法祠象嶺山有順天  
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錯為室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  
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駒出入  
論曰自古開遠交通絕域必因宏放之士皆起好事之臣張騫  
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賞或懼之以利刃投筆  
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臣臣徇輕生之節  
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效焉西域雖遠於魏氏于時中原始平  
天子方以混一為心未遑及此其信使往來得難繫勿絕之說  
及後漢書卷九十五西域傳方進西域圖記以廣其心

故書家親山下門開置印百具其鎖於關右暨於流沙驛然無  
聊生矣若使排伏無虞東來生機以將修輪臺之役其為之  
城求大秦之明珠改條支之鳥相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然哉  
○古者帝王之制也方九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在豈成不能  
加無不能被蓋不以四夷為中國不以無用為有用也其以秦  
成玉璽漢事三邊或道經州郡或入口城半隨軍恃其強盛亦  
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苦戰也即叙之義  
固皆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自復之利則亡成乃其假  
風重譴難無從東之請首及之都之禍半案西域開往漢年  
冊積入雖離併多端見聞殊說此所以前焉史籍駁不同豈  
其好美地遠故也人之所知未若其所不知信矣  
蟬蟬姓都父閻氏姑蘇之末族嗣有得一奴髮始教育志本  
壯其主之子之曰木骨閻木骨閻者言木也木骨閻與都父閻  
聲相迎故後子孫因以為氏木骨閻此北人奴為蟬蟬姓  
後期當新工匠唐漢谷間收合通逃得百餘人依絕突鄰不  
骨閻死子車產會雄健始有部眾自號柔然故太武以其無知  
狀類於羣故改其號為蠕蠕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詭  
為神號若中國方說既死之後不得進於道謂尚書崔宏曰  
蠕蠕之人皆來蟬蟬為禱再求抄掠焉得之奔道驅牛隨之  
抄牛狀不能制有教其以獲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  
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為敵所虜今社輪李中國立法置我陣  
卒成遂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天興五年社輪開道  
征北魏後北魏三年夏社輪寇遼東興元年冬又犯塞二年  
社輪之社輪道走道死大檀者社輪季父僕渾之子先統別  
鎮於西界能得衆心國人推戴之號年汗紇升蓋可汗號三回  
勝也社輪即位大檀聞而大喜始於元年秋乃寇雲中大武  
討之三回二夜至雲中大檀驍關大武五十餘里驅馬首相





史 130—436

<p>李德裕 崇 子義 宣敏</p>	<p>宇文所 蘇威 嬰</p>	<p>卷之十二 列傳</p>	<p>李德林 趙芬</p>	<p>蘇孝慈 韋世康</p>	<p>楊素 卷之十三</p>	<p>列傳 牛弘</p>	<p>卷之十四 元孝矩</p>	<p>韓擒 達奚長儒</p>	<p>史萬歲 盧思道 昌衡</p>	<p>卷之十五 列傳</p>	<p>明克讓 許善心 于仲文</p>	<p>王韶 劉行本</p>		
<p>梁肅 豆盧勣</p>	<p>高穎</p>		<p>趙昶 長孫平</p>	<p>李雄 劉仁恩</p>	<p>柳機</p>	<p>宇文慶 長孫威</p>		<p>賀若弼 賀寶子幹</p>	<p>劉方 薛道衡</p>		<p>楊澄 崔仲方</p>	<p>段文振</p>	<p>元徽 劉世</p>	

<p>柏瑛 駱肅</p>	<p>卷之十六 列傳</p>	<p>麥鐵杖 來護兒</p>	<p>周法尚 李譔</p>	<p>高構 房彥謙</p>	<p>卷之十七 列傳</p>	<p>裴矩 裴矩</p>	<p>李密</p>	<p>卷之十八 誠節傳</p>	<p>皇甫誕 游元</p>	<p>張須陁 劉子翽</p>	<p>孝義傳 陸彦師</p>	<p>劉士雋 李德鏡</p>	<p>隋吏傳 梁彦光</p>	
<p>趙綽</p>		<p>沈光 周羅喉</p>	<p>慕容三藏 柳莊</p>	<p>張虔威</p>		<p>裴蘊 楊玄</p>		<p>敬釗 馮慈明</p>	<p>楊善會 莊君素</p>	<p>張季琦</p>	<p>郭馬 程普林</p>	<p>華秋</p>	<p>趙軌 公</p>	

辛八	敬肅	王伽	卷之十九	酷吏傳	庫狄士文	崔弘度	燕榮	王文同	儒林傳	元善	何妥	劉焯	王孝籍	卷之二十	文學傳	劉臻	虞緯	杜正玄	隱逸傳	李士謙	徐則	柳儉	劉曠	魏德深	趙仲卿	田式	元弘嗣	辛彥之	房暉遠	劉炫	王貞	游微	崔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東坡先生校正隋書詳節目錄

高祖 唐特進 楊 撰

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敘仕世為北平太守敘生元壽後魏為武川鎮司馬子孫因而家焉皇朝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隋國公皇朝呂氏以太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鳴咽陂若華安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朝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抚养皇朝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偏袒裸體皇朝大駭遂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脫得天下為人龍頭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背曰王侯將相寧有種初太李雖至親不敢相見同姓道見而歎曰此兒風骨不似代間人帝嘗讀書相視之船龍圖曰不過你姓自既而陰謂高祖曰不皇

君必大業然而後定善記言其後案隋書

長女為皇太子妃益加禮重升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氏非當臣見之不意自失然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而

將月內史王敏驥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也一苑聖親有反相帝不悅曰公大弟有在將若之何高祖其時在洛陽

建德中涇水陣三乃破帝於河橋明年從帝于洛陽進位柱國宇文憲破洛陽城于高祖於洛陽除定州總管先是定州城西門久閉不有者又皇帝時將取洛陽之以便行路帝不許曰帝有聖人來洛之及高祖至而開焉史不載其意轉是州總管當即位以後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大象初轉入前疑每巡幸相委兵守時帝為刑經聖制其法深刻高祖以法為重帝幸洛陽之頃切諫不納高祖位望隆帝頗以為帝帝有仇幸卿并為皇府諸家爭寵數相毀謗帝每忿怒謂臣曰汝族不家因曰

命左右曰若色動則殺之高祖既至帝自若乃止



之問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束不過  
以錦繡背用而已雖高於財至於賞賜有功亦無所愛惟東  
四出降上表者則駐馬觀自臨問或隨遣行人探聽風俗使  
治得人聞疾苦無不留心過關中飢饉左右視百姓所食  
深自咎責為之徹膳及東拜太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  
相滿上教斥候不得輒有騷擾男女麥則於伏櫛之間逢扶老  
弱幼者輒引馬避之尉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負其擔者遠今左  
右扶助之其有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就家勞問自強  
不息朝夕致政人庶殷繁穀藏充實雖未能臻於至治亦足稱  
近代之良主○然天性猜素無容術奸偽小數不達大體故  
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草創元勳多有功諸將謀反罪復  
罕有若者又不除詩書廢除學校唯婦言是用廢諸子建  
章年時任尤疏善於失常過於殺戮皆令左右送西獄  
出而刑其入所經之獄受殺等小物  
之舊上聞而大怒又詣武庫見器皆無幾入是者  
及諸受遺者出開東門外親自臨決死者數十人又往  
人路遺令府吏有受者必死無所寬貸者以此少之  
曰曰高祖龍德在則奇美自冥晦明用故知我者布始以  
外戚一尊安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為當時所許是以周室繼  
臣咸懷憤慨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其月封趙主全齊之  
眾一戰而止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非我漢之運  
周鼎于時豈美猶其揚揚太一功勞日具經營四方獲庇南  
則金陵失險驍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亡國存比義  
所關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高之推亡固存比義  
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垂芳域外侯無不登其是躬  
帝儉平遠城倉庫實法合行君子咸樂其生川人各安其業人  
物豐稔朝野歡然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  
前生足以參漢盛烈○但素無術李不能盡下細實亡之度

其後年景年此風俗又雅好祥瑞暗於大寶建武  
相佐京室同帝制所適從應俗婦之言感邪臣之諂  
龍威矯託付大威父子之道開具爭之隙繼其尋命期  
技指主未乾子孫繼踵繼繼松檟續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  
其哀念之既極其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  
朕一朝一其不犯忍讓未為不幸也  
煬帝  
煬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摩高祖第二子也開皇元年立為  
晉王上好美妾喜為文既深嚴重朝野屬意高祖密令善相者來  
和偏視諸王和曰晉王骨上豐隆威震其下可言既而高祖素  
上所居見象器紋多前絕又有瘳疾若不用者以為不好  
色善之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為仁孝骨觀獵過兩左右雖  
上曰士卒皆寒濕我獨衣此裘乃令持去大率僕以  
軍元帥及僕平賊陳州刺史施文慶獻書  
陽意助刑法嚴密尚書都令史所惠以罪殺之有書  
之右閣下以謝三豆於其封府庫資財无所取天下稱賢  
子勇廢立上為皇太子其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兵成帝  
業今上出舍大兵將其起烈風大雪耶震山崩民舍多壞廢死  
者百餘口仁壽位奉詔巡撫東南是後高祖再遊仁壽宮指  
令上監國高祖崩上即皇帝位於仁壽宮  
大寶元年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戊申發八使巡省風俗八  
月壬寅上親臨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李景為後軍文武  
官五品已上皆持節九品已上皆持節船艦相接二百餘里  
詔天下均田設館更延宴高昌王  
大寶元年正月辛巳大軍集于涿郡詔曰高麗小醜深害不恭  
聚眾陷之問君為遠城之境雖復遠觀誅我果能動傾風多  
阻連洛陽漢川散於往代捕其象以迄今曉彼軍將何  
大寶元年永父惡給既為其親提六師用申上伐在年一

鐵水道第三軍可長谷道第三軍可海軍第四軍可蓋軍  
 第五軍可建安道第六軍可海軍第七軍可海軍第八軍  
 可海軍第九軍可海軍第十軍可海軍第十一軍可海軍  
 第十二軍可海軍第十三軍可海軍第十四軍可海軍  
 第十五軍可海軍第十六軍可海軍第十七軍可海軍  
 第十八軍可海軍第十九軍可海軍第二十軍可海軍  
 第二十一軍可海軍第二十二軍可海軍第二十三軍可海軍  
 第二十四軍可海軍第二十五軍可海軍第二十六軍可海軍  
 第二十七軍可海軍第二十八軍可海軍第二十九軍可海軍  
 第三十軍可海軍第三十一軍可海軍第三十二軍可海軍  
 第三十三軍可海軍第三十四軍可海軍第三十五軍可海軍  
 第三十六軍可海軍第三十七軍可海軍第三十八軍可海軍  
 第三十九軍可海軍第四十軍可海軍第四十一軍可海軍  
 第四十二軍可海軍第四十三軍可海軍第四十四軍可海軍  
 第四十五軍可海軍第四十六軍可海軍第四十七軍可海軍  
 第四十八軍可海軍第四十九軍可海軍第五十軍可海軍  
 第五十一軍可海軍第五十二軍可海軍第五十三軍可海軍  
 第五十四軍可海軍第五十五軍可海軍第五十六軍可海軍  
 第五十七軍可海軍第五十八軍可海軍第五十九軍可海軍  
 第六十軍可海軍第六十一軍可海軍第六十二軍可海軍  
 第六十三軍可海軍第六十四軍可海軍第六十五軍可海軍  
 第六十六軍可海軍第六十七軍可海軍第六十八軍可海軍  
 第六十九軍可海軍第七十軍可海軍第七十一軍可海軍  
 第七十二軍可海軍第七十三軍可海軍第七十四軍可海軍  
 第七十五軍可海軍第七十六軍可海軍第七十七軍可海軍  
 第七十八軍可海軍第七十九軍可海軍第八十軍可海軍  
 第八十一軍可海軍第八十二軍可海軍第八十三軍可海軍  
 第八十四軍可海軍第八十五軍可海軍第八十六軍可海軍  
 第八十七軍可海軍第八十八軍可海軍第八十九軍可海軍  
 第九十軍可海軍第九十一軍可海軍第九十二軍可海軍  
 第九十三軍可海軍第九十四軍可海軍第九十五軍可海軍  
 第九十六軍可海軍第九十七軍可海軍第九十八軍可海軍  
 第九十九軍可海軍第一百軍可海軍

改過乃諸班師而長聚鎮使長安修葺此而不可不察便  
 可分命六部百官進膳當親詣邸門臨御諸軍馬九龍駐  
 兵處水順大旗於海外救窮民於倒懸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誅  
 之止除元惡除無所問七月癸丑車駕以懷柔鎮中至高麗境  
 使因諸降囚送朝鮮政上大脫六月己巳班師  
 五月甲子日自起義師於太原六月辛巳唐公破武牙  
 部將宋光生於雲南斬之十一月景 唐公入京師辛酉通尊  
 帝為太上皇帝帝 為帝改元 二年三月石衛將軍  
 宇文弼以少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溫室時年五十。初  
 上自以番王少不當立推情節行以釣名臣有奪宗之說  
 時尚祖雅信文獻皇后而性心妻廢皇太子重內多嬖幸以此  
 失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寵取媚於后大臣用事者  
 傾心与交中使至第无貴賤皆曲承顏色由以厚禮優僕往來  
 者无不極其仁孝又帝教以宿衛密謀於 后 后 因機  
 事遂成廢立自高祖大漸盛諂附之中慈淫无度山陵始就即  
 事巡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漢武之事乃  
 盛治宮室至第極侈靡募行人分使絕域諸省至者厚加禮賜  
 有不恭而以兵擊之盛與屯田於王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室  
 益市武馬匹至千餘萬富強坐是使餒者十家而九帝性多詭  
 譎所幸之則不欲人知每之一所輒數置頓四座珍羞殊味  
 水陸必備焉求市者無遠不至郡縣官人競為獻食豐厚者進  
 擢疎儉者獲罪後更優厚內外虛囑會實欲人不聊生乎時  
 軍困多務日不服給帝方驕怠聽聞政事竟不洽奏請于決  
 又指忌臣下無所專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構其罪而後滅之  
 故高祖崩時強先皇心營奏謀惟慘張行李金才藩內惟傳  
 著惡論或惡其直道或惡其正議求其牙形之罪加以勿類  
 狀其于重君惡其直道或惡其正議求其牙形之罪加以勿類  
 政刑犯系賄賂公行莫敢正言直道以目六軍不思月



唐虞之時於天之屬為天祀祭地之屬為地祀祭宗廟之屬為人祀故書云命伯夷典三禮所以統綸天地經緯陰陽辨幽顯而洞於深通百神而節萬事故因於夏有祈禘並旁垂祗訓以勸生靈南辛先道雅章建厥周以救糾弘制斯文以言禮敬鬼神以凶祀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饗禮誅不虔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成康由之而刑誓不用自天我弑后妊周削弱禮失帝微風俗化弊仲尼預維而嘆曰丘有志焉陽文武成王周公夫有不謹於禮者也於是頌禮與樂欲數時弊並併不顧道輟不行昭公晏子而諱之陽休婦女色而傷人故曰婚姻之禮察則淫僻之罪多矣羣飲而不知其無節飲酒之禮廢則爭鬪之獄繁矣禮廢則五帝之刑從帝龍三年之制後祭之禮察則骨肉之恩薄矣諸侯世世天子五霸乃廢於阿房明禮之禮廢則宗族之漸起矣秦氏以地勝之威并吞九國及收其禮廢之威陽在秦其君臣臣以為時用至於退後起於禮廢中法成於動止華繁於禮廢並損其節拘之奔路若章甫之遊越僊游道及詩書為禮廢國隨廢平秦亂初誅項羽殺項元勳未幾朝制廢臣欲效功或效而擊柱高祖思之叔孫通於是請起朝儀而許焉猶曰禮者能行者為之微習禮者皆知順軌若相述文武憲章洎四則良由不暇自畏之地武帝因典制而愛方術至於鬼神之祭流宕不歸世祖中以明皇憲併祀明堂嚴禁竟登靈臺靈廟得其時制百姓悅之而朝野憲章其來已舊或得之於升平之運或失之於凶荒之年而世載遐邇風流說外必有人情將移禮意殷周所以異軌秦漢於焉改轍至於增輝風俗廣樹限防非禮威嚴亦何以尚乎禮之有為於海若之有為於涸轍以消鑒不貽伊歟而高堂生

禮亦謂之以弘暢人情粉飾行事而宗以隆用相戒作威杯常山之美自有周旋之節黃初之詳近朝太始之前除垂謨則宋書言之備矣蓋始命羣儒裁成大典古禮則明山賁凶則嚴霜之軍則則除賾賾則則賾賾則則司馬聖帝又命以約周拾餘德何終之季威打琴詳陳武立平建業多時果舊仍詔以舊儀以休休又阿列師知等或因行事隨時取捨後齊則陽休之元伯相王肅熊安生在周則蘇綽廣雅字又致並習於以禮者也平章國典以為時用命牛弘辛茂之等採集及北齊以注以為五禮云

禮曰万物本乎天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秦人傷六籍以為裸祭祭天之禮缺儒者各守其所見物而為之義焉一云祀天之數終歲有九祭地之數一歲有一圓丘方澤三年一行若圓丘方澤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三若天不備圓丘之祭終歲有八地不通方澤之祭終歲有七則鄉季之祭也一云惟有昊天無所歸之帝而一歲一祭壇位唯圓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圓丘也自秦以來其以上以祭天香又一祭以祈農事謂之二祭无別入也五時迎氣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屬非祭天也天稱皇天亦稱上帝亦有稱帝五行人帝亦得稱上帝但不得稱天故五時迎氣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此則主享之所宗也○梁陳以降以迄于隋設者各宗所師故郊丘互有交易天監三年呂操之營稱傳云祭盤而郊應立春之後何休之說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辛不拘立春之先後周冬至於圓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營農之說自晉太始二年并圓丘方澤同於二郊是知今之郊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郊也帝曰圓丘自是祭天先農即是祈穀但祝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起於甲子旺祭皇天其在冬至祈穀時可依舊必頃皆在郊壇分為一祭自是冬至謂之祀天終歲之

析彼○何休之又考案者盛以六縣禮以爲最備其文飾施  
之宗廟分南北二郊以注有禋享之禮也宗廟有車交禘主明山  
賓設以爲表記天子親耕於籍田以事上帝蓋明堂之標耳  
郊不應禘帝從之五年明山賓於籍田制百周以建子祀天五  
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  
頃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詔更詳飲山賓以爲一似非草  
三朝慶始同於此日二郊爲允并請即五帝於郊皆以始祖配  
享七年帝以一獻爲禘○載則文事天之道理不勝於下詳  
載博士陸璣明山賓制官司馬昭以爲宗祀三獻蓋兼上下  
天之禮主在帝主助理申義一獻爲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  
始有太尉亞獻此後終獻○又太常水主僧崇於五祀位在北  
郊國立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併僧崇又  
曰風伯雨師即其星是矣而今南郊祀星畢二星復祭風伯雨  
師於北郊與帝曰星畢自是二十八宿之風師雨師自是實  
星畢下禮兩祭非禮

禮制亦以間歲祀天地於南北二郊及文帝太集中南郊改以  
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太常卿許奏曰昔漢武帝云天數  
五地數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按周  
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配之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  
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配於地故與埋屍屬墓同爲陰祀非非煙  
祭無聞陽祭故何休云周禮五等者陰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  
北郊國立不宜重設制曰可○身又奏曰漢武帝設星畢自是  
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星畢一隸非即星也故郊禘之  
所皆兩祭之臣案周禮太宗伯之職云種稌祀司中同命風師  
雨師鄭衆云風師其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  
此則風伯雨師即其星是矣而今南郊祀星畢二星復祭風伯  
雨師於垂祀典制曰若星畢在位即除之○身又奏曰梁以注  
曰一獻爲禘三獻爲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獻臣案周禮同禮

三獻於宗廟而鄭注一獻施於羣小祀今用小祀之禮  
於天神大帝梁武此義爲不通矣且禘祖之物依於實又拜於  
之禮主於遠教公諸九郊五祀祀事進於宗祀三獻爲允制曰依  
議

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依舊制禮有不通者  
武帝更與多者或之舊者以郊神帝皆以養竟至天監七年始  
造大東而明堂以注籍田至永明十年以豐郡朱異以爲九  
而竟祭昊天上帝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高遠義道誠實今從  
此祭上帝理不容又於其改服大裘異又以爲各獻初故禘  
明堂實質不應三獻又不應更禘禮云朝踐用太樽醑不大樽  
尾也記又云有虞氏五樽此皆在廟所用猶以質素况在明堂  
孔不容更今請改用瓦樽庶否文質之衷又以爲明堂應宜壽  
器皆以彫飾尋郊祀禮於宗廟用陶匏宗廟貴文誠且難組明堂  
之祀流於郊爲郊則不容陶匏此廟爲質又不應難組明堂  
之禮而存廢請改用純漆又以爲舊明堂實用太牢案諸云郊  
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觸梁上帝既曰天神理无三牲之祭  
而毛詩我將焉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周監  
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爲極故特用三牲止爲一代之  
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說梁之薦魚行周禮而牲用之用  
禮要殺請自今明堂正用特牛既合質文之中又見貴誠之義  
帝力從之○先是帝欲有改作乃不繼而與臺臣切使其義  
制曰明堂唯大獻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象蓋屋上圓下方  
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憲四達明堂之義本是  
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才見其理若九室而言當五帝之數向  
南則背光北則背光則背亦應然東向而向又亦如此於事殊  
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據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  
宗祀所配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準五祀官配五則  
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无有室梁武以爲月令天子布

堂左不取不顯明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堂則以義成關制  
若無明堂之義則明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清莊敬之道  
察秋分不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不若謂所祀五帝  
之廟在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顯明則三顯則有左右  
之義在管輅之內明堂之外則有八名故曰明堂左右不也  
此而言顯明之顯曰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其議  
吳殊莫定初尚未改〇一二年太常丞虞翻引周禮明堂九  
尺之建以爲高丁脩廣之數堂崇一建故隋高士大漢家制度  
禮通此礼故張衡云展堂以進者也鄭玄以朝寢三制既同俱  
應以九尺爲度制曰可於是毀求大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一  
間基唯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爲南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  
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序五帝在階階東  
上西向大殿後爲小殿五間以爲五左室焉  
陳制明堂殿室十一間中央六間依舊制六座四方各依  
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享坐依衆法後漢採周官考工記爲五  
室周採漢三輔黃圖爲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周禮平陳收難杞梓郊丘宗社典禮制備唯明堂未立開皇十  
三年詔命議之牛弘辛茂之等定議事在弘傳後宇文愷依月  
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復廟五旁四達丈尺規矩皆有准遷以  
獻高祖異之命有司於郭內安華堂爲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  
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得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夥  
久而不定又議罷之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棟奏之  
下其議但令於霍山採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廢終隋代祀五  
方上帝止於明堂指以季秋在壇壇上而祀  
春秋龍見而雲采制不爲祀祀四月後皇則祈雨行七事一理  
冤獄及失職者二振饑餓孤獨者三省縣輕賦四季進賢及五  
黜貪邪六命會男女血然饗七撤膳羞醢樂懸而不作六又  
又降去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雉興雲雨也

上乃祈禱廟之王于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爲於  
今者日月大雲祈上帝福祈所事者  
孔安子無以四五之日及季夏王親建大飢服衣裘食其  
方之祈禱爲非時而祭之所謂禘於泰壇掃地而祭者  
也春山雲威仰也三春之始萬物莫之而生莫不仰其靈德服  
而畏之也夏而赤熒怒者赤色熾然其氣炎至明盛也秋而白  
昭指者非集非大也言秋時集萬物其功大也冬而叶光紀  
者叶於光華紀法也言冬時以拾光華之色伏而藏之皆其法  
也中迎含樞紐者含容也樞紐有開闔之義初者結也言上德  
之帝能含容萬物開闔有時紐結有法也然此五帝之禮皆以  
其德而名焉孝懷後周及隋制度相循皆以其時之日各  
於其郊迎而以太降之爲五人帝配祭並以五官三辰七宿於  
其方從祀焉  
梁制迎氣以給祖即社用將軍一其儀同南郊天監八年明山  
賓議曰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始之頃代郊祀之服皆  
用裘冕是以前奏迎氣祀五帝亦服裘冕焉謂迎氣祀五帝亦  
宜用大裘祀俱一獻帝從之  
晉書云以後乃至宋齊始受命之主皆立六廟蓋太祖之  
位宋武初爲宋主立廟於南郊但祭高祖已下四祖中興二年  
梁武初爲梁主立廟於南郊但祭高祖已下四祖中興二年  
即於五廟祠部郎謝靈運等並駁之遂不施用乃建臺於東城立  
四親廟并祀郊氏而爲五廟告祠之礼並用太宰天監三年何  
休之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爲小於於秋冬萬物皆成其  
礼尤大司勳劉劭臣有六帝祭於太廟知禘於大乃及之也近  
代禘祭並不及功臣有事以制官改祀從之自是禘祭乃及功臣  
臣〇五年明山賓議禘之制祭廟唯有二種一曰禘祭周禮  
也二曰山靈真禘也三曰禘祭成禮也旋有勸旨竟无其說  
勸家傳之酒以爲禘之祭禘祭成禮也旋有勸旨竟无其說

禮記大司馬疏六彝者桐夏初裸用雞彝鳥彝以珪  
瓚初裸后以瓚瓚而裸後夏兩祭俱用二彝今古礼殊無  
正據止括其二春夏雞彝秋冬牛彝庶礼相備也帝曰雞是金  
禽亦主祭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於義為最山負曰鳥愚  
不奉明詔則終年由外案鳥彝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不生於  
火宜以鳥彝為夏用帝從之  
大業元年陽曆歲時周法管立七廟許善心与指掌書曰謹  
案礼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廟而七鄭玄註曰此周  
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親廟四也親則六廟契及  
湯上三昭三穆也夏則五廟无太祖與与二昭三穆而已玄又  
據上者祧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立四親  
廟并始祖而為五廟以文武而為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為七  
廟王肅討礼官尊者有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  
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王肅以為天子七廟是  
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  
二為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人祖  
而為七廟有文武姜嫄合為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无迭數之  
義至元帝時賈山匡衡之徒始建其礼以高帝為太祖而立四  
親廟是為五廟惟劉歆以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  
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因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  
為數也是以班固杜預論禮帝之祧劉歆博而高其光武即位  
建高祖於雒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為七至魏初  
高堂隆為鄭玄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盛置  
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唐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  
就四親而為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祧自文王以上六世祖征  
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除止六也江左中興  
賀循和礼至於後廟之以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命命  
王依諸侯立親廟而即位之後增祀五世祖相國攝府君六世

祖古九平昭君止於六廟受禪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全  
不補後代食食於太祖是以於漢之初諸廟祔時宜耳亦隨處  
而祭所用帝尊皆象功德而歌舞至元武乃總立一堂而奉  
主與案斯則新永寇亂欲從約省自此以來因循不變今請依  
禮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祧百代之後為不毀之  
法  
自古帝王之興皆稟五精之氣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公封乎  
泰山所以告成功也封豎而禘平梁甫梁甫者泰山之支山卑  
下者也應以其直而高故禘乎梁甫封禘者高厚之謂也  
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增泰山之高以報天也厚梁甫之基  
以報地也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更厚  
厚云記曰王者曰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厚風  
降龜龍格嘉瑞始皇既顯臨生而封泰山禘梁甫其封事皆祕之  
不可得而傳也漢武帝頗探方士之言信為不祥而禘以益  
封廣充天高一丈二尺光武中興建武中禘梁甫其封事皆祕之  
非舊封之儀竟不之行也○開皇十四年羣臣請封梁甫不  
納晉書又率百官表周高祖受命有司早以於是牛弘等  
創定其礼奏之帝遂郊其事自此事体大朕何於以崇之但當  
東符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兗州遂次於岳岳為壇如南郊  
帝服袞冕乘金輅備法駕而行礼畢降詔青帝壇而祭焉  
礼天子以春秋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近郊漢法不修二分  
於東西郊常以郊泰畤日出於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魏  
文譏其煩費似東人之事而以正月朝日于東門之外前史又  
以為此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  
夕月于西郊始合於古  
後周以春秋朝日於國東門外為壇如其郊用特牲青幣黃  
有郊皇帝乘青輅及郊皆俱青長轡青青升司馬亞獻宿  
祭祫禘如周礼春秋夕月於國西門外為壇以特牲中饋礼如



廟今其碑為正襟綢於城南祀以特牲因有祀祀普惠帝  
 康六年林壇石小破為三詔問石毀今應復不傳主議權不  
 林壇石之文未知道設所由既已毀破可無改更下而府傳  
 議而東晉以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祭器變則埋而置新今宜  
 埋而更造不宜改更此議不用後得高麗故事魏晉能中  
 造此石詔更鑄石令如舊置高麗壇上埋破石久地一文案  
 以鑄前北門內道內有文如舊置高麗壇上埋破石久地一文案  
 得陸澄以為孝武時毀之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後齊  
 高祖為壇於南郊隋制亦以玄鳥至之日祀高麗於南郊壇  
 用六年  
 舊禮記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法此壇其類而祭之此風師於  
 西方者就秋風之助而不從其位兆司中司命於南郊以  
 天神是防故兆於南郊此兆兩師於北郊就水位在北也○隋  
 制於國城西北十里築壇為司中司命三壇同壇祀以立冬後  
 多國城東北七里通化門外為風師壇祀以立春後五國城  
 南八里金北門外為雨師壇祀以立夏後申壇壇三尺牲並以  
 一少牢  
 昔伊耆氏始為蜡二者處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故周法以  
 歲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饗之其祭法四方各自祭之若不成  
 之方則關而不祭後周亦存其典常以十一月祭神農氏伊耆  
 氏后稷氏田畯蠶卵蠶毛介水壩坊鄉表畷獸貓之神於五郊  
 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星蒼龍朱雀白獸玄武五人帝五官之  
 神為鎮海濱山林川澤丘墳墳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日月  
 五方皆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神農  
 既蜡无其祀三辰七宿則為小壇於其側鎮海濱山林川澤  
 立壇實所原隰則各為坎餘則於平地皇帝初獻上帝地祇神  
 農伊耆人帝寧室正獻三宿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五帝后  
 殿名鎮海濱中大夫獻七宿山林川澤已下自天帝

蠶卵毛之類牲幣古南宮從燎地祇郵表畷之類皆從哩  
 隋初因周制定冬亦以立冬至後十日自和臘宗廟祭社稷其方  
 不敷則闕其方之禮焉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古稱臘者殺也  
 取新故交按前周祿貞令之仲冬建亥之月稱腊月中後周用  
 夏后之曆行姬氏之禮者諸先代於禮有違其十月行腊者停  
 可以十二月為臘於是始重前制

宋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二

古者天子征伐則皇手杜造于祖廟乎上帝亦以牲侑告祭天監初降璽書定軍禮其制尚曰宜者請征討之宜造者稟辭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獻永命可也璽不能對最相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牝幣反亦如之

後秦命特出征則太卜詣太廟以靈龜被設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冕冕至廟拜於太祖廟告訖降殿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柯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此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鉞操斧鉞之威顧无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軍事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闕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

古者三年練兵入而振旅陰於春然陳亦以講其事焉陳陳時依宋元嘉二十五年夏資武塲其法置行軍殿於幕府山南岡井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右領軍將軍督石左領軍將軍督左大司馬重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鵠一鼓為嚴三嚴乾引仗為小駕國導皇帝吏馬戎服從者悉綠衫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畢勞比較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親武於都外有司先萊野為塲為二軍進止之節又別塲於北塲名為伴戰又命將軍主教衆為戰陣之法凡為陣必有在前者在後其後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長者持鉞敵力植為前行戰士次之禦者次之司箭為後行將軍先教士自便實旌旗指麾之蹤發矢之意旗則號教士三拜便齊全敵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

陳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檢泥之塗。前五日皆備

後周仲春救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旂  
物鼓鐸以鉦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中以  
集衆旂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駟如戰之陣大司馬北  
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爲進止之節田之日於所乘之北建  
旗爲和門諸將帥徒駟序入其門旬有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  
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馬野則馳前而徒後旣陣皆坐乃  
設驛逆騎有司表路於陣側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焉  
建二旗列五立於左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杜仲威  
奏舍近振旅之陣遂以蒐田如蒐法致禽以祀方仲威奏大

開元禮儀之陳遂以梓田加寬法致禽以亨茲  
後魏每攻戰則獲敵天下知開通書帛建於上召為露布其  
後相因施行開皇中詔太常卿牛弘太子燕王泰政基百露  
布札及九年平陳元帥賈士以朝上露布部奏請依新札官行  
承詔集直官四方客使等並封廣陽門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內  
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首訖拜首訖拜首訖拜首訖拜首  
亦同  
後齊制新立孝必釋奠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札  
每月旦祭酒領博士已下及國子諸生已上太學四門博士  
升堂助教已下太學諸生皆下拜孔氏顏曰出行事而不至者  
記之為一召隋制國子寺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  
年別一行鄉飲酒州郡孝則以春秋仲月釋奠州郡縣亦每  
年於孝一行鄉飲酒  
開元會之孔未明禮儀致文物先應禮制開元禮儀大略東  
晉自謝安臺臣及諸蕃各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殿  
公卿各執班班入拜侍中乃奏外辦皇帝服免乘輿以出  
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坐王公上壽孔黑尚書職引計吏郡國  
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每應詔訖令陳便首者  
聽訖白獸饋以次還生夏景龍  
後齊正日侍中宣詔慰勞州郡司使詔禮禮黃塗上寫詔書  
三計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不及慰勞多  
苗善惡人問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諸州郡國使人寫以詔騰  
亦以雌黃塗上寫詔書正會日依儀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  
二千石一曰政在正身在愛人夫殘賊擇良吏正矣獄平從賦  
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由奉無或煩煩三曰六極之  
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殺有以自給四曰長吏德薄事  
客以求小意又陰和政之所疾且謹察之五曰人事意煩  
亂奉公於內澗清紀不設刑且糾勸正會日侍中黃門司

於諸郡上計勞訖付紙還陳士且字有脫誤者呼起席後立書  
亦隨力若於墨水一升又理孟浪无可取者奪笏刀及席跪而  
本曹郎中若其文亦才辭可取者錄牒吏部簡同僚外一日山叙  
後齊每集奏孝中書奏孝才集書考孝功郎中策源良  
皇帝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樞奏孝孝各以班卓對其有脫誤  
書監孟浪者起立席後飲墨水脫笏刀仲春令衣陳養老札  
先一日三老五更齊於國寺皇帝進賢冠衣紵衣玄纁羅衣  
置堂司供以羽儀武官奏車迎三老五更于國寺並進賢冠衣  
服黑烏裘帶三老乃論五孝六順與訓大綱皇帝肅躬請受札  
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已上賜鳩杖黃帽  
聖王之別蓋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然隨時而變食有不同梁  
初尚薄承制其後武帝既定孔儀乃漸有衣華始永明中伏  
曼容奏宋大明中尚書奏孔儀乃漸有衣華始永明中伏  
建康非時也  
並請禮部所尚青色時款所服不行及大監三在乃改五輪  
同用亦而疏不異以從行運所尚也七年帝曰據孔王駘以孔  
金駘以駘而今大祀並東金駘詔下詳議周捨以為金駘以孔  
駘軍不不關於祭社於是改隆朝皆東王駘大駘則六僕御  
法駕則垂重即駘其餘四駘則使人執轡以朱絲為之執者武  
冠朱衣又齊永明制王駘上施重臺樓寶鳳綴金鈴鋪珠璫  
玉璫佩四角金龍銜五絲旒又畫麒麟頭於馬首十一年帝皆  
省之  
陳承梁末王琳縱火延燒車府至天嘉元年勅到仲季議造五  
金象華木等五駘及五色副車皆金象交龍為輿五駘兩箱後  
皆用玳瑁為轡加以金銀雕飾故俗人謂之金駘車  
後魏天興初記儀曹郎意謙撰朝享儀始制朝冕未知古式多  
違舊書孝文帝時李韶更奏詳定討論經籍議改正之惟備五  
轡各依方色其餘重臺猶未能具至顯平九年明帝又親往



折中以其為質玉飾其末

冠平冕俗所謂平天冠者也其制多表朱紱裏前圓而後方主

龍華蟲大宗彝書以為飾八十一章。天監七年周捨議詔百

以王者親服且畫鳳凰以示差降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

意老鄭公所言皇則是畫鳳皇明也畫鳳之旨事實灼然制可

帝曰孔王者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

裳帶之交而清越其結之用斷皆至敬元文貴誠重賁今郊用

陶匏与古不異而大裘清結獨不復存其於質敬於有未足且

一獻為質其制佩之飾及公卿所著是服可共註定五經博士

陸瑒等並云祭天猶存掃地之質而服章獨取黼黻為文於義

不可今南郊神座皆用仙席此彼荒蕪未宜崇奉之理宜以陳

結為下藉蒲席為上席又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命臣札

不得同自親以來皆用裘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制可瑒等又

尋大裘之制唯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无所出未可為

據案六冕之服皆玄纁下今宜以玄纁為之其制式如裘其

裳以纁皆无文綉冕則无纁詔可

陳永安元年武帝即位後位所定東園御服皆採案之舊制

又以為冕旒後漢用白玉珠貫過江服章多闕遂用珊瑚玉珠

飾以翡翠侍中領和奏今不能備玉珠可用白玳瑁之屬瑒子

云白玳瑁珠是也帝曰形制依此今天下初定務節儉應用纖

纖成者並可彩畫金銀珠玉之飾皆用也至天加初恭

政易之定今具依天監舊章

其於中世以來唯八座尚書執勞者曰星綴其頭以紫囊裏之

契據與趙氏國傳云張子席持囊繫事孝武帝張安云囊

囊也近臣員囊繫事從備顧問有記也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厚殺者所以貴佩相承受也又上下施

殺如敵勝實殺則各有殊五霸之後戰兵不息佩非兵器非

戰儀於是解去佩殺則其繁盛而已殺佩既廢秦乃以米組連

結於轡轡相受又謂之縵縵之用之至明帝始復制佩而漢

末又立給佩符中主繫識其形乃復造焉今之佩繫所制也

自晉至北齊中府孔儀多缺後魏天以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

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舊制至太和中方考故安更造

衣冠尚不能周治及至熙平二年太傅王樛黃門侍郎韋建祥

等奏於五時朝服准漢故事五郊衣制各如方色焉又後齊因

之河清中改易舊制著令衣制云。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

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蒼衣蒼裳祀東方上帝及朝日則青衣

黃裳祀南方上帝則朱衣朱裳祭地祇祀中央上帝則黃衣

黃裳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則素衣素裳祀北方上帝祭神州社

稷則玄衣玄裳享先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象衣象裳十有

二章日月星辰龍華蟲六章在衣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六章

在裳凡十二等。高祖初即位將改周制乃下詔曰夏后制法

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在葉其理理无可革然三代所尚繁論

多端或以為所建之時或以為所感之瑞或當其行色因以從

之今雖夏後得天歷代通用涉尚於赤親尚於黃纁馬玄牲已

非相踵明不可改建虞夏尚當服於黑朕初受天命亦准儀

兼相周已還於絳六代三正迴復五德相生授以言之並宜火

南齊先生校正隋書卷之三

音

歌十月言辰始用蔡邕董卓之亂正声感傷雅樂即杜夔能  
賤樂事八音七始廢不兼該魏武平荆州得樊使王利元雅律  
觀有先代古皋自變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永嘉之寇秦倫  
胡錫於是樂人南奔禮皇羅鍾鑾齊堅王敗孝武復舊歌晉氏  
不綱觀圖將伯道平克中山大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  
古樂于時經緯是迫雅器斯衰孝文頗爲詩歌以助在位諒俗  
流傳布諸音律大臣輒聽漢魏字羅宋齊功成舊歌代有制作  
莫不各揚廟奏自造郊歌宣暢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  
以陵夷梁武帝本自諸生傳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表招  
凡百各陳所聞帝又自糾擿則建義成一代周太祖發跡關隴  
躬安戎狄群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三才而命管水六典  
而揮又而下武之声豈姬人之唱聲歌之奏叶黠辟之音情動  
於中亦入心不能已也

國朝受命惟新八州同貫制氏全出於  
胡人迎御猶帶於邊曲又顧何驥請頒新雅音以繼想聞韶去

不氏之初奉命育體武帝弘古製夫監元年遂下詔五百條  
 於是沈約奏答曰仍以秦代燧李惠經終亡至于梁武帝特河  
 間獻王与毛生寺共採隱官及諸子言樂筆者以作樂記其內  
 史云王定傳授常山王禹劉向板書傳樂記二十三篇与禹不  
 同向別錄有樂數詩四篇建武雅士編師氏雅琴八篇並氏  
 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案樂初典竟成於諸儒若拾遺集廣雅

之閒得片鱗貴文與札事相類者即編次以爲札官非聖人之  
言月令取白氏春秋中情素詞防記細衣皆取子思子撰記取  
公孫尼子撰弓殘雜又非方幅曲譜之書也札既是行已經邦  
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特自非隆  
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許以崇氏以來主非欽明崇氏非人  
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聖之懷建樂惟洋洋矣臣伏崇崇  
德殷薦上帝而樂書猶二耳案无所宜選諸生分今嘉許經史  
百家凡樂事无小大皆別纂錄乃委三篇孝悌爲樂書以起千  
載絕文以定大準之與使五表備則六班只攬是時對樂者七  
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蕩其詞皆音樂之宜以不言改樂之法  
帝既素善鍾律詩惡舊事故自制定札樂又立爲四器名之爲  
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十二分每通皆施三  
鼓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臧通因以

法雖僅負氣義光差違而還利得中又制爲十二笛用笛以屬  
 通者與古鍾玉律并周代古鐘也皆不差於是按以八音帝以  
 七声莫不和韻○是時北中郎司馬何遜之上言秦周礼王出  
 入則奏王夏戶出入見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夏今樂府之夏  
 唯安王夏爲皇夏蓋歸秦漢以來稱皇故也而文成乃未儀庄  
 迎神奏昭夏皇帝出入奏永至牲出入更奏引牲之樂其爲所  
 譌莫斯之甚請下禮局改正周捨議以爲礼王入奏王夏大祭  
 祀與明會是用樂一也而漢制皇帝在廟奏永至樂朝會之日  
 別有皇夏一樂有異於礼爲申且除永至還用皇夏又礼尸出  
 入奏肆夏廣入大門奏肆夏則所設唯在人神其與迎牲之樂  
 不可混也宋季笑礼頗窮精則神入廟門遂奏昭夏乃以牲牢  
 之樂用擬祖考之靈斯皆則代之深疵當今所宜改也○初宋  
 齊代祀天地祭宗廟雅漢制大后土及用宮懸又太常任昉  
 所據王肅議云周官以六律五声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  
 以和邦國以諧水等以安賓客以悅遠人是謂六同一時皆用  
 今六代舞獨今用之不厭人心遂依肅議祀祭郊廟備六代樂  
 至是帝曰周官分樂享祀肅書止鳴兩懸此之於古無宮懸之  
 議何事人孔鑿事神礼簡也天子龍鑒而至敬不文觀天下之  
 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爲貴矣大合樂首其使六律與五  
 声克諧八音與万舞合節其聲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  
 即言分樂序之以祭以享此乃曉然可明兩則失其旨矣推驗  
 載籍初燕郊禋宗廟備舞六代之文唯明堂位曰掃祀周公於  
 太廟朱子玉戚冕而舞大武及社稷積楊而舞大夏納夷蠻之  
 樂於大廟言廣管於天下也天祭尚於敬無使盛繁礼簡具以  
 季氏違闇而祭繼之以燿有司跋簡其爲不敬大矣若依肅議  
 郊廟有出送之樂又有宮歌各頌功德備以六代繼之出入方  
 得樂終此則垂於仲尼雖晏朝之意矣於是備宮懸不備樂  
 六代必所應順即設懸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目以至敬所

自宗廟省迎送之樂以其闕官樂也。○又晉及宋樂  
鍾磬大准則似廿六聲黃鍾之宮北方北而編磬起西其東  
編鍾其東人於鍾不知何代所傳其東鍾磬大准之宮東方  
西而北北則黃鍾之宮南方北而東東鍾磬之宮西方東而南  
所以皆如北而設建鼓於四隅縣內四面各有祝鼓帝曰者晉  
宋史書言太元嘉四年四隅金石大備今檢樂府止有黃  
鍾姑洗蕤賓太簇四角而已六律不具何謂四隅備樂之文其  
義焉在於是除去鍾磬設十二鍾鍾各依辰位而應其律每一  
鍾鍾則設編鍾各一張合三十六架植鍾鼓於四隅元正大  
會備用之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為大壯舞象易  
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為大戴舞象易  
云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為取詩  
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也止乎十二則天教也  
其詳詳沈約所製其歌詩二下曲云

南郊雅奏黃鍾取陽始化也北郊舞奏蕤賓取陰始化也明堂  
宗廟所尚者故樂實是為敬之名復有陰主之義故同奏焉其  
南北郊明堂宗廟之禮加有登歌今又列其歌詩二十八曲云  
鼓吹宋齊並用漢曲又云庭用十六曲乃去四曲留其十  
二合四時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天監七年將有事太廟詔  
曰札云歷日不聚今親奉始出宮掖作鼓吹外可詳議八聖不  
即宋議請樂始出鼓吹從而不得還宮如舊儀帝從之遂以  
定制制武帝更造新聲帝自為之詞三曲又今沈約為三曲以  
被絃管帝既善鼓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通仙道神王龍  
王威過惡除安永謝等十篇為止樂皆律法又有法  
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明設無礙大會則為之  
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謨奏曰自氏承宋咸用  
元徽舊式宗祀朝享奏樂俱同唯北郊之化頗有增益是時並  
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詩天嘉元年文帝始定圓圓明堂及宗廟

樂

五年詔太平張猛定南北郊及明堂儀注改天嘉中所用各  
樂及以韶為名工就位定協律校尉李慶人樂今雖舊云奏  
韶之樂降神奏通韶舞入曲奏繁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舞韶  
帝初拜舞上德工執干櫓曲終復繼此就縣東樂舞力序工  
執羽翥獻爵於天神及太祖之座奏舞歌帝飲福酒奏舞韶就  
望燎奏報其鼓吹雜伎取晉宋之舊微更附益舊元會舊  
施交文鹿師子之舞大建初定制皆除之至永泰景龍奏樂  
設為○及後主嗣位沈約奏請視朝之外多在宴庭尤重音樂  
選言女習北方諸鼓謂之代北胡舞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  
鸝笛及玉樹後庭花金銀兩臂垂舞曲多幸臣等造其歌詞綺  
豔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之音甚哀  
齊神武朝樂舞新創千數猶曰入巨故咸遵魏曲及文宣初  
神武未改舊章舊樂各設十二鍾鍾於辰位四面並設編鍾  
各一處合二十架設建鼓千四四郊廟會同用之六後將

有創華尚樂典御祖班自言舊在洛下曉知舊樂上書曰魏氏  
來自雲朔肇有諸華樂舞土風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  
破慕容于中山後晉樂器不知果用其舊棄之天興初吏部  
郎鄭彥海奏上廟樂制帝宮懸而鍾管不備與舊既闕難以  
遷迴歌初用八角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  
之伎霍嘉大札皆難用為此声所引蓋得聖之末曰光出平西  
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更難以奏声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  
鍾尚書長孫承業其臣外太常卿登壽尉尉繚修我華樂采  
至於鍾律煥然大備自古相襲復益可知今之創制請以為准  
璉因米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正声始具宮  
懸之器仍雜西京之曲樂名廣成而森不立號所謂洛陽舊樂  
者也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  
周太祖迎觀武入關樂聲皆闕恭帝元年平荊州太僕陳氏樂  
器以屬有司及建六官乃詔曰六樂尚失其声歌之節奏舞之

容嚴已絕不可得而詳也但方行古人之事可不本於茲乎  
 自且依准制其歌舞祀五帝日月星辰山川社稷水旱等  
 祭用唐虞樂歌應鍾舞大咸祀四少章諸侯用虞舜樂歌南呂  
 舞大韶祀四少章諸侯用虞舜樂歌南呂舞大韶祀四少章諸侯用虞舜樂歌南呂  
 出八奏皇皇出入奏肆肆出入奏昭昭其帝出入奏納  
 夏有功臣出入奏會會其後進高奏進奏室會聚奏後上  
 酒宴奏後其後進高奏進奏室會聚奏後上  
 首大夫歌亦擊鐘著其文見未之行也及關帝位日為  
 明帝踐祚鍾律魏氏之樂而未臻雅正天和元年武市勿造山  
 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壇大廟皆拾俱用六舞於是正定雅  
 音為郊廟樂制也鍾律頗得其宜  
 開元二年秋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孔廟樂壞其來自久今太  
 常卿張瑄並用前請應樂國舊事考之五音高祖不從曰梁樂  
 三國之音奈何遠我何用和是時由王居樂令工人解樹提檢校  
 樂府改換律呂不能通而前公卿議奏上請更清正於是  
 召牛弘辛彦之何妥等議正樂然論議既久音律多相猜疑  
 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天命七音樂府樹前代功德和聲永  
 知言之士其尚書奏奏音律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自有官  
 周南徵羽亦宮交響之名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二  
 有七音二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次  
 皆和合譯因作書一十餘篇以明其指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  
 廷并議正之時蘇夔亦稱明樂歌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  
 風人及月令載五音所中並皆明五音不言交宮交徵又春秋左  
 氏所云七音六律以聲五音律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  
 加交宮交徵二調為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台曰周有  
 七音之律應書律歷志云北人及四時謂之四始黃鐘為太

律為地始大黃為人始長為三始姑洗為春鍾為夏南呂  
 為秋應鍾為冬其謂四時四勝二始是以為七合若不以二變  
 為調曲則是冬夏兩關四時不備其故每宮須立七調按譯  
 議時以音律不通譯等一翻能為之以為樂聲可定而何  
 交宮以李嗣雅為高祖所信高祖素不悅李不為樂受又已  
 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意乃立議非十一律旋相為宮又非  
 其七調之義是時韓愈為韓愈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南呂  
 欲令各情皆得成其意而從之要必樂成善惡易見乃請  
 高祖張樂試之遂先說曰黃鐘者以象人君之德及黃鐘之  
 調高祖曰治二和雅其與我心會矣因使用黃鐘一宮不復餘  
 律高祖大悅班賜等情奏者自是譯等議散○牛弘又因鄭  
 譯之有又請依古五音六律旋相為宮雅樂每宮但一調准也  
 氣奏五調謂之五音樂府用七調然花苑用各交聲律應為  
 以高祖和雅樂言正弘奏不許欲從從之與從黃鐘一宮  
 而已故隋代雅樂唯黃鐘一宮郊廟聖用黃鐘一宮氣用五調  
 音工更盡其餘律律不復通或有能為雅樂者宮者其祀之  
 祭律之充九者  
 大業元年四月又詔修高祖樂有司未及陳奏帝又以北樂之  
 事據付秘書監柳顧言等增多開皇樂器大並樂員郊廟樂  
 並今新製帝復難於改作其議竟廢其雅樂鼓吹及依開皇之  
 故雅樂合二十器今列之如左  
 金之屬二一曰鐃鐃每鐃懸一雙各鐃律呂之音則前帝所  
 命伶倫鑄十二鐃五音者也二曰編鐘小鍾也各應律呂大  
 小以次編而懸之上亦八合十六鍾懸於一雙  
 石之屬一曰磬用玉若石為之懸如編鐘之法  
 絲之屬四一曰琴神農制為五弦周文王加二弦為七者也二  
 曰瑟二十七弦伏羲所制者也三曰筑士二弦四曰箏士二  
 謂奏樂家特所作者也

什之屬三二曰簫十六管長二尺舜所造者也二曰簫長尺四寸八孔蘇公所作者也三曰笛凡十二孔漢武帝時仲所作者也京房備五音有七孔以應七聲黃鍾之笛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奇其餘亦上下相次以爲長短

簫之屬二二曰笙三曰竽並女媧之所作也笙列管十九於匏內施簧而吹之竽大三十六管  
土之屬一曰埙六孔皋辛公之所作者也  
革之屬五二曰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置之謂之楹鼓周人懸之謂之縣鼓近代相承植而置之謂之建鼓蓋殷所作也又樓翔爲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鶴也取其聲揚而遠聞或曰鷩鷩也越王句踐擊大鼓於雷門以厭吳晉時移於建康有雙鷩鷩鼓而飛入雲或曰鷩鷩也詩云振三鷩鷩子飛鼓咽二鷩言鷩古之君子慈周道之哀頌聲之戰飾鼓以鷩存其風流未知孰是蓋鼓蓋鷩鷩大面雷鼓雷鼓六面路鼓路鼓四面鼓以柷擊鷩鷩其中而手搖之又有節鼓不知誰所造也

木之屬二二曰祝如桶方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動之今左右擊以節樂二曰敔如伏獸背有二十七鉦銘以竹長八寸樹之以止樂也龔廣所以懸鍾磬橫曰龔飾以鱗鱗植曰虛飾以羸及羽爲龔如木板於上謂之業殷人刻其上爲崇牙以挂縣周人畫縵爲龔之以磬垂五采羽於下樹於龔廣之角近代又加金博山於龔上垂流蘇以合采羽五代相因同用之  
始敔武平中有龜龍欄使俳優保備山車巨象技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爲百戲周時鄭譯有寵於宣帝奏樂文自散樂人並會京師爲之蓋素角抵之流者也開皇初並放遣之及大業二年突厥來千來朝敔鼓之樹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初教坊方華初橫翠微側帝惟宮女觀之有舍利光來盛於場內須臾跳躍激火滿衢而散樂人魚目混珠

地祇有大龍山雲霧翳以倏忽化成黃龍長十八丈盤踊而出名曰龍變又以繩繫於柱相去十丈遣二婦女對舞繩上相連切有過繩舞不輟又爲夏育打鼙鼓車輪石曰大夏鼓等名於掌上而制之升二八戴竿其上自舞忽然騰躍而後易之又神龍寶山幻人吐火千變之化曠古莫儔樂手大鼓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乃國來朝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來觀從皆連日以縱觀之至晚而罷使人皆衣錦綉繡練其歌舞者多爲婦人服鳴環佩飾必花紅者殆三万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衣服而兩京繒錦爲之小處

東來先生校正清書詳助卷之四

律考

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故司牧以君賜縣政教而成務莫不擬乾  
坤之大象稟中和以建極探影響之幽顯成律呂之精微是用  
節節百度財成萬品昔者淳古淳樸創觀人籟之源女媧聖  
切昭風律之旨後聖垂範稽古攸宗於倫含少乃體比竹之工  
虞舜昭華方傳刻玉之美其以書判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又曰子欲聞六律五音七始則以出約五言此皆從金常  
而列音焉噲噲以運鈞統三極之元紀七衡之響司以作樂崇  
德殷薦上帝故能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移風俗者也地在夏  
商元開改作其於周禮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知以辨天地四  
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審其主輔運開律於冷州鳩則曰天律者  
所以正鈞出度鈞有五則惟衡規矩準繩威備又秦氏咸多其  
道漢徵○漢至初只必相張者直言清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  
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  
音律劉歆條奏班固因之蔡邕又記律武以後言律呂者司  
馬紹統採而續之矣歷終而天下大亂樂工散亡法澤涸  
魏武始獲杜夔使定音律夔依當時尺庾權備與章及晉武受  
命連而不革至泰始十一年司馬造新度更繕律呂元康中勅  
子藩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  
不帝南渡皇章昧札容樂器掃地日來雖稍加採綴而多所  
倫符終于恭安竟不能備宋錢杲之衍京房六十律更增爲三  
百六十律博士沈重以其名數後魏周齊時有論者今依班志  
補錄五代歷律度量以志于篇云  
漢志言律一曰黃鐘二曰大呂三曰蕤賓四曰姑洗五曰仲呂  
自魏晉已降代有沿革今則其增損之要云

律始一而每辰之歷九辰至酉得二萬九千六百八十  
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辰數該矣以爲律積以成法除諸律得  
九寸即黃鐘呂律之長也此則數因律起律以數成故可思晉  
方素綜數象其弄用竹黃二分長三寸正乘三廉積二百一  
十六枚成六軌乾之東也黃東四廉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  
之東也卯方皆經十二天地之大數也是故探賸索隱鈞深致  
遠莫不用焉一十百千萬所同中也律度量衡歷舉其別用也  
故律有長短檢之以度則不失毫厘物有多少受之以器則不  
失圭撮望有輕重平以權衡則不失黍絳若有清濁叶以律呂  
則不失宮商三光運行紀以曆數則不失晷刻事物探見御之  
以率則不乖其本故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夫所謂  
率者有九派焉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畝域二曰粟米以御父貨  
交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四曰少廣以御積累五曰  
商功以御功程積聚六曰均輸以御遠近營費七曰盈朒以御  
盈維五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綜正負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  
皆東以數之除以聚之資同以通之今有以貫之則弄數之方  
盡於斯矣去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則劉歆張  
衡劉徽王莽及延平之律各詁新率未詳折衷宋祖冲之更  
開密法又設開差累開差立數以正圓率之指要精審義氏之  
最者也所著之書名爲綴術爭官莫能究其深奧是故廢而不理  
和聲  
傳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以爲黃鐘之宮曰合  
少次制十二管以應鳳鳴以別十二律此雅雅之聲以分律呂  
上下相生因黃鍾爲始應書云叶特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夏禹  
受命以贊律律以身爲度周禮以律爲度殷司馬  
好律書云黃鍾長八寸二分之二太簇長七寸七分之二林鍾長  
五寸七分之二應鍾長四寸二分之二此樂之三始十二律之宗末

馬彪律志黃鍾長九十聲最濁太簇長八十林鍾長  
應鍾長四十分四聲強最清部亥月令注禁色月  
令章句及律呂之詳論雖有增損而十律之寸數並  
同漢志京房又以隔八相生一始自黃鍾終於中呂十二律畢  
矣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歲上下相生然  
於南事更增四十八律以爲六十其法行在辰上生包育陽九  
端於冬至之後分爲兩半其餘減減應鍾之清宋元嘉中大史  
載梁之因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便爲三百律終於安遠觀  
合舊爲三百六十律日常一管宮徵旋旋各以次波何承天立  
法制議云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是古人簡易之法猶如  
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  
房不悟諱爲六十承天更設新率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  
宮商徵羽無失梁初因晉宋及齊元所改制其後武帝作鍾律  
論則代得其略云案律呂京房鄭玄蔡邕並上上太呂而  
班固律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蓋夾鍾長三寸七  
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以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  
無調仲春孟夏正氣長養其氣行緩不各短促求聲實矣班蓋  
爲重鄭玄又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若如玄義陰陽相生者  
止是升陽其降陽復何寄就就數而論乾主甲士而左行坤  
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其性也六  
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通執象數以配其性故言比而理窮云  
九六相生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部之不思亦已明矣按京  
房六十律依法推納自无差但律呂所得或五或六此一二例  
也而分爲上生乃復違內上生盛衰更復仍機上生分居此二  
不例也房如陰陽其當有以若非深理難求便使傳者不習  
比較詳求莫能辨止聊以餘日試推其百參校舊器及古夾鍾  
至律更制新大以證分毫制爲四部名之爲通三施三敘律推  
月氣惡无差并即以夾鍾玉律命之則還相中又制爲十二

爲通聲云云西魏又詔尚書蘇綽詳正音律綽時得宋  
定前晉書則未就事竟不行後魏大舍得古玉斗紫以造律及  
斷其事又多理沒至開皇初詔大舍牛弘議定律呂於是博徵  
學者厚論其法久未能決遇平江右得陳氏律管上有二枚並  
以付弘置曉音律者陳山陽太守毛爽又太樂令蔡子元于晉  
明樂以假節風律律管弘又取此管以而定聲既天下統一統異  
代器物皆集案附曉音律者頗議者數以定鍾律車造樂器以  
被皇夏十四曲則謂之朝聲應之曰此聲滔三和雅令人舒緩  
然萬物人事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成非五行不城故五音用  
火及其事火重用金尺則其用木尺則其用土尺則其用金尺  
則律呂合調天下和平魏及周各當布帛長要故用土尺今此  
聲若見用水尺江東尺短於土尺長於水俗間不知者見玉作名  
爲玉尺見鐵作名爲鐵尺詔施用尺尺律樂其削代金石並  
毀之以息物議

候氣  
後晉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郎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  
雲色嘗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  
已應每月所候言皆不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  
四氣每一扇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与骨灰相應若符契焉  
開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晉明尋以候氣  
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爲案十有一具每取律呂之管隨  
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子之灰以  
斷縷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去律直待則灰飛縷素散出于外  
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八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  
而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足或終一月終飛少許者  
則氣之閉生弘三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吹灰全出爲揚氣  
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揚氣應者其臣繼衰  
應者其君暴高祖駭之曰臣等君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日

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舉君繼臣若斯之甚  
也弘不能對令琴等草定其法奏因稽諸故實君子篇名曰律  
謂其略云臣奏按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鑾亦制律呂以之候  
氣灰悉不飛晉光祿大夫荀勗得古銅管校變所制長古四分  
方知不調事由其誤尺極周利更造古尺用之定管聲韻始調  
左晉之後漸又訛謬至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玉律宋孝穆時鑄  
為橫吹然其長短厚薄大賅具有存今正十二管在天樂者陽下  
生陰始於黃鍾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一歲之氣畢於此矣中  
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歲終於南事六十律候畢於此矣仲  
冬之月律中黃鍾黃鍾者有於冬至陽之始也應天之數而長  
九寸十一月氣至則黃鍾之律應所以宣養六氣維和九德也  
自此之後並用京房律律長短官徵次日而用凡十二律各有  
所攝引而申之至于六十亦由八卦衍而重之以為六十四也  
相生者相變始黃鍾之管下生林鍾以陽生陰故變也相攝者  
相通如中呂之管攝於物應以母權子故相變者異時而各應  
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  
中應也其律大業末於江都論喪

律呂日  
宋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鍾律  
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卦之日此律曆之數也淮南子云一  
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  
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  
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  
為一部以一部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  
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

史記曰夏禹以身為度以聲為律凡記曰丈夫布手為尺周  
禮曰黃鐘長九寸大業末於江都論喪

律呂為一分淮南云子云秋分而禾熟定而禾熟律  
數十二則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則者禾熟也說云  
律呂權衡以粟生一粟為一分孫子算術云黍所生寸絲為忽  
十忽為抄十抄為豪十豪為釐十釐為分此皆起長之漸其文  
年互其漢志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  
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  
一十寸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而五度衡矣後之  
作者又憑此說以律度量衡並因和黍散為諸法其率可通故  
也黍有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未代量校每有不同  
開皇初調鍾律尺及平陳後調鍾律水尺此宋代人間所用尺  
律入齊梁陳以制樂律與晉後尺及梁時俗尺劉曜漢儀尺略  
相接近當由人間用增損計替之所致也○周建德六年平  
齊後即以此同律度量衡頒于天下其後皇帝時達奚震及牛弘  
等議曰竊惟權衡度量經邦勳勳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衷謹  
聖今之鐵尺具大相違尚書縣錄所造當時檢勘用為前周之  
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鍾律并均田度地今以上  
黨羊頭山秦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以宋尺網羅依數減尺實  
於黃鍾之管調識乃容若以中者宋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鍾之  
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隋末未善其鐵尺終有一會  
且上黨之黍有他鄉其色至焉其形圓重而之為量定不徒  
然正以時有以旱之黍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  
許慎解詁大宋異於常穀今之大者正其其中宋尺自滿尺  
即是會古實籥之外繞剩餘此恐圓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  
城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宋氏神儀尺  
度無件又依淮南累黍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崇隆鈞錙以律  
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錢金按  
尺為近依文據理符會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為  
定新合時宜至於玉尺累黍以廣為長思既有剩實得不備

史記曰黃鐘長九寸大業末於江都論喪

制古今恐不可用其舊泉尺量過為短小以奈實管外傳不密  
擬律詳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諧明王盛範同律度量衡  
規臣等詳校前經制量時事請用鐵尺於理為便未定詳定  
及於牛弘辛亥之鄭譯何安等又議宋決既平陳一以江東  
樂為善曰此重更舊鑄雖隨俗改大貲猶是古法相孝孫云  
平陳後廢周五尺律使用此鐵尺仍以一尺二寸為市尺  
泉陳依古制以古升五升為一以後周武帝保定元年舊用造  
倉獲古玉升暨五年詔改制銅律度遂致中和累黍積篇同效  
玉量與舊度無差准為銅升用頒天下  
案趙書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國石狀如水確其銘曰  
樹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咸議是王莽時物後  
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造獻古銅權一枚上第八十一字其餘  
云律權石重四鈞又云黃帝初祖德市主廣實帝始祖德市于  
辛歲在大梁龍集戊辰直廷天命其人據土德受正號即其改  
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當前人龍在己巳歲次實號  
初班天下萬國永遵子孫孫享傳億年此亦王莽所制也其  
時大衆令公孫崇作漢志先修權尺及見此權以新舊稱之重  
一百二十斤新舊與權合其符契於是付崇調染孝文時一依  
漢志作斗尺  
夫曆者紀陰陽之通必極往數以知來可以迎日授時先天成  
務者也洵乎炎帝分八節軒轅建五部少昊以鳳鳥司曆顓頊  
以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和仲夏后乃備陳陳武王革命咸  
率舊章然文質既殊正朔斯革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  
和萬國以叶三辰至于秦皇并海明之選陰陽生我之教啓開升  
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陽生而不淫遂得授次上靈聖  
天地開物成務致遠鈞深周德既長史官廢職時人分心

漢初秦兼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以十月為正口漢  
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猶行秦曆至于孝武改用夏正時  
有古曆與秦者異其糾繆劉向父子咸加討論班固因之採  
以爲志元氏中興未能詳考述于宋平之末乃復改行四分七  
十餘年儀式方備其後復命劉洪纂述其修律曆同馬彪用之  
以續班固當漢安帝亦有史官制曆創之於前楊偉繼之於後  
時漢制之術未及泯之際妙中左兩晉迭有增損至於西京  
亦爲部法事迹糾紛未能詳記宋氏元嘉何承天造曆迄于齊  
末始有月之說武初則因循舊籍大監中年方改行宋祖冲之  
甲子元曆陳武受禪亦無創改後齊文宣用宋景業曆西魏入  
關行李業和曆後周武帝乃有甄鸞造甲寅元曆遂參用推  
步爲大象之初太史上士馬顯又上景寅元曆便即行用迄于  
開皇四年乃改用張賓曆十七年復行張賓曆至義寧今  
采梁天監以來五代損益之要以著年篇云  
後齊文宣受神命敬聘侍郎宋景業叶圖議造天保曆又有隋  
平人劉孝孫張孟實二人同知曆事孟實受業於張子信並并  
舊五更制新法又有趙道嚴華嚴之長短定日行之道退更  
造盈縮以求虧食之期及晉家豫刻日食疎密六月戊申朔太  
陽虧劉孝孫言食於知時張孟實言食於甲時鄭元偉重言  
食於辰時宋景業言食於巳時至日食乃於知甲之間其信皆  
不能中氏魏入關行李業與正光曆法至周明帝武成元年  
始詔有司造周曆於是儒門孝士明克讓麟趾李士便李才父  
諸日者採相暗舊議通簡南北之術自斯已後頗覩其跡故周  
齊並時而曆差一日克讓儒術自不處日官以其蓋下于太史及  
武帝時甄鸞造天和曆太皇元年太史上士馬顯等又上景寅  
元曆具曆術別推入苑會分用陽曆四百九十九陰曆九每十  
二月下各有日月餘曆分推於歲之乃爲足補大小餘而求  
加時之正其術施行時

傳云不言朔者食朔也今以甲子元曆推算食朔日正明受  
 紀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  
 第二勘度差亦驗尚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唐堯之時  
 冬至之日月在危宿合會之時易正午紫微書紀年堯元年景  
 子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得合堯時冬至之日合昏之時昴星  
 正午漢書武帝太初元年十一月歲在丁未閏年冬至  
 之日月在牽牛初冬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得斗末牛初矣晉時  
 有事災又以月食驗於日度知冬至之日月在斗十七度宋文  
 帝元嘉十年癸酉歲何承天考驗乾度亦知冬至之日月在斗  
 十七度雖言冬至後上三日前後通融只合在斗十七度但堯  
 年漢日所在既殊唯貴矣宋所在未改故知其度理有差差至  
 今大隋甲辰之歲考定曆數象以稽天道知冬至之日月在斗  
 十三度  
 第三勘象影長驗春秋緯命曆序云魯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  
 日冬至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得合不差宋書元嘉十年何承  
 天以土圭測影知冬至日差三日謂使付外考驗起元嘉十三  
 年為始畢元嘉二十年八年之中冬至之日恒與影長之日差  
 恆三日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但見冬至之日恒與影長日符  
 合不差  
 于時耕耨初頒張寬有識於圖則雖附會之被升為太史公  
 二人以議共短孝孫言其非數天曆聖意迂怪煥又妄相扶說  
 惑亂時人孝孫煥等寬竟以他事斥罷

天文志  
若天法紫微以居中縣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國縣星而  
效官動必順時教不違物故能成變化之道合陰陽之妙要在  
直儀仰觀俯察謂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周於宮圓之度以麗  
十二位也在天成象示見吉凶五緯以房啓姬王之肇嗣長星  
素斗堅宋人之首亂天意又事同平影響謂曰天子微諸侯借  
於是師兵吞滅僭僭原野秦氏以戰國之餘作政凶暴小星交  
關長彗橫天漢高祖聖武英雄除凶害五精從厥七重軍事  
金樞曾獨道不虛行自西京創制多歷年載出祖中興當寧  
物金行水德祚奉靈命玄光著明天人不遠。昔者梁何獻祿  
溫洛至圖六文揭範三光究備則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而陽氏  
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帝堯乃命羲和夏有昆吾教有巫  
咸周之史佚宋之子韋魯之梓慎鄭之巫式觀有石氏者有甘  
公皆能言天文察微變者也漢之偉天教者則唐都李尋之倫  
光武時則有蘇伯況即雅光並能參伍天文發揚舊道而河洛  
圖書雖有星占星官之名未能列後漢張衡為太史令鑄渾  
天儀攬序經星謂之靈憲其大略曰星也者生於地精發於  
天紫宮為帝星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  
其部央謂之北斗動係於斗是司王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星  
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天用彰禍福則上天之心於是見  
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司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  
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動咸得繫命而衡所鑄  
之圖遇亂埋滅星官名教今亦不存三國時是太史令陳卓始  
列廿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其圖錄并注其贊總有二百五  
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  
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至元嘉中大史  
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重白三色用殊玉參而合陳卓

天文志  
考才學參校周齊宋陳公祖明孫傳仕官私舊圖并其大小正  
儀陳公依準三家星位以為參圖旁隔始分既表常變并其赤  
黃二道內外兩規規星象明曜離散次星之隱顯天漢昭昭  
其宮為將為正觀以增為太史令道傳著經書勤於教習自此  
太史觀生始能識太官以命又遺宮人四十人觀太史局別詔  
安充教以星氣業故者俱以參以號云史臣於觀臺訪渾儀  
見元龜太史令見星學所造者以鐵為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常  
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餘象一極其內二規可以運轉用合  
八尺之管以窺星度周天而中齊所得渾儀開皇三年新都初成  
以置諸觀臺上上大德因而用焉。馬氏天官書及班氏所載  
好星彗星雲氣如蛇行其大綱未能備李自後史官更元紀錄  
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神道司  
存安可證也今略舉其形多占驗之經緯之末云

天休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漢末楊子雲難蓋天八事以渾渾天其一  
云日之東行稍黃道書中規牽牛距北極北百二十度東并距  
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  
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  
在酉而晝漸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稍遲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  
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當見何也其四曰以蓋圖  
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昴間謂之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其  
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青圖視天星見者常以不見者當多  
見與不見等何出入至冬夏而兩宿十四星常見不以日長短  
故見有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口託天而遊可  
謂至高矣然人目可奪水与星不可奪也今從高山以水望  
日月出水下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月

我師小遠我而大何也其八曰觀諸侯之軍輜聞者  
和即密查遠近今北極為天柱觀下八宿為天柙  
度度天南方大地星間萬數倍今亦密向也。其後相  
蘇色陸續各陳周鼎考驗天狀多有不便建漢武帝於長春  
諸義別擬天狀全同周鼎之文蓋立新意以辨渾天之論而已  
宋何承天論渾天象卦曰前論渾天儀儀研求其意有指  
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曰  
陽谷日之所出西曰咸池日之所入承子又云北極有北辰而  
為鳥將從於南順斯亦古之遺說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  
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  
趨下歸注於海日為陽精光耀炎熾一應入水所經焦竭百川  
涸生足以相補故星不為滅滅不為益蓋言天即陽平東皆字  
周微以為傍方与上方等傍視則天狀在日故日出時視日  
天也且夫置器覆則函牛之鼎如金粟十仞則八尺之人  
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變形有亂目誠非斷疑定  
理之主故仰遊雲以觀日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觀水去  
而岸不徙矣

渾天儀  
宋唐書詳在璇璣五衡以齊七政則改蓋確所謂觀下儀之遊  
昏明主時乃命四星若也璇璣中而星未中為急急則日過其  
度月不及其宿璇璣未中而星中為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  
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為調調則兩時應重宿應而日較宿焉  
事畢也所言璇璣者謂渾天儀也故春秋文耀鉤云唐堯即位  
義和立曜儀而先備或因星官書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  
璣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即以爲北斗七星載之官書  
之或辨史之班固猶且致疑焉李其則謂璇璣為渾天儀耶  
亦云其轉運者為機其持正者為儀首以玉為之七政者日月  
五星也以爲機視其持度以觀天意也。故王晉云渾天儀

渾天儀  
渾天儀者代相傳謂之璇璣五衡以齊七政以參三光以分宿  
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渾天狀以布星辰而渾天之法也當  
在天中其數不便故反觀其形地為外國其已嗣者無異在內  
記狀殊外而合於理可謂奇巧然斯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又  
云古渾天象以二分爲一度周上尺三寸半而莫知何代所造  
今宋渾天象下落下開為渾天武帝於地中轉運天定時節亦  
初曆或其所製也渾天象和帝時太史掾張衡以赤道儀于天度  
頗有進退以問曲星待詔張衡等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  
黃道官天其器至永元十五年詔張衡乃始造太史黃道銅儀  
至和帝延壽七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以四分爲一度周天  
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亦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司之者閉戶  
而唱之以省晷刻之觀天者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  
星今沒出如合符舊以古製高小以布星辰相去稠疎不得  
察張衡所製又復傷大難轉轉所依以三寸爲一度周  
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張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  
一減衡法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渾儀漢黃亦道各廣  
一度有半故今所作渾儀象黃亦道各廣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  
又云黃赤二道相去其錯其間則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準之  
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又亦道則者常一百八十二度半強  
又南北考之天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強是以知天之狀圓  
如彈丸南北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也。而陸績所作渾  
象形如以施三道不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規則其間相去  
不得兩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十四度則黃道當長於赤道又  
兩極相去不翅八十二度半渾天象云云天東西徑三十五萬  
七千里直徑亦然則渾天象亦以天為正圓也語云言渾天象  
渾然則渾天儀者其制有儀以動靜兼狀以收二儀之情  
又周旋機官用者三光之分所以於正宿度準法為渾天古之  
法也則先儒所言圖經徑八尺渾儀是謂渾天象也

其下者是也。梁華林事殿前所置銅儀，其體度為創。惟  
光初六年，史官承孔挺所造，則古之儀也。其體度為創。惟  
中丞何承天及太中大夫徐孝肅等，宋史咸以為即張衡所造  
其儀，夏等天狀，而不綴細說。七曜經緯，其說以四時或義，其  
四年宋高祖定咸陽，得之宋，尚書以約者，宋史亦云。然皆失之  
遠矣。後魏道武天，以命太史令，承修儀，以觀星象。十有  
餘載，至明元永初四年，上子詔，太史候部，以爲渾天法  
考璇璣之正，其銘曰：以皇天代，此林赫二明二聲，列宿布  
考璇璣之正，宿度則法後集，永垂其製，並以銅銀唯誌  
星度，以銀錯之。其餘者，以銅羅儀，大目今太史候書所用也。  
渾天象者，其制有儀，而無衡梁，未始府有以木爲之，其圓如丸  
其大數，圍南北兩頭，有軸，編布二十八宿，三家皇，黃赤二道  
及天運等，別爲儀，以任其外，高下之，以象地，南軸頭入  
地，注於南，植以象南極，北軸頭出於地，上注於北，以象北極。  
正東西，連轉，皆明中星，既其應，漢分至，節氣，亦隨注，不差而已。  
不如渾儀，別有衡管，測日月分步，行度者也。其太史令陳卓  
云：先賢制木爲儀，名曰渾天，即此之謂。其制而言儀，象二曜  
遠不相涉，則張儀所造，蓋亦止在渾象七曜，而何承天莫辨儀  
象之異，亦爲其失矣。文帝以元嘉三年，詔太史更造渾儀，太  
史令錢大，依舊法，改儀象，其體度，五分爲一度，度六  
尺八分，少周一次八尺二寸六分，少此在天地內，不動，立黃赤二  
道之規，南北二極之規，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極星，置日月五星  
於黃道，上爲之，以象大運，皆明中星，與天相持，梁未置於  
文德殿前，至如斯制，以爲渾儀，則內關衡管，以象渾象，而地不  
在外，是參兩法，別爲一制，就器用，而求渾象之流，內外未地，不  
之狀，不失其位也。其時又有烏衡，明渾天，其體度，改依渾  
天，使地居於天中，以象動之天，動而止，以上應星度，則渾天

之，其體度，到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二分爲一度，度  
二十八宿，六十六安，一十八宿，中外各宿，皆以白青黃赤三  
色，以爲三家，其日月五星，悉居黃道，亦象天運，而地至其  
宋元嘉初，所造儀象，蓋圖，九年，中陳後主，入長安，其樂初，移  
東都，觀象也。  
蓋圖  
晉侍中劉智云：渾天，帝造渾儀，黃帝蓋天，然此二器，皆古之所  
制，但傳說，義者失其用，昔者聖王正曆明時，作圖蓋天，圖列  
宿極，在其中，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  
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如右行，故圖規之，以爲日行道，欲明其  
四時所不故於春也，則以青爲道，於夏也，則以赤爲道，於秋也，  
則以白爲道，於冬也，則以黑爲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  
爲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未可正，皆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  
象天，依公教，自開皇已後，大下一統，蓋圖，後魏渾天儀，則  
七曜，爲圖，以蓋圖，則生分黃赤二道，距二十八宿，分度，而莫  
有更爲渾象者矣。天仁壽四年，正河間，劉渾天，蓋圖，其象，漢之  
論渾天，公瓚，號天清，其天之容，帝主，欽若，世傳，其象，漢之  
武許，考其作，唐山，一圖，渾天，其象，漢之  
述，其作，其體，則不異，渾天，其象，漢之  
續，王蕃，並更，其體，則不異，渾天，其象，漢之  
等，物，用，銅，小，大有，殊，規，域，經，緯，不，同，其，象，漢之  
渾天，其象，漢之  
數，制，莫，不，渾，天，其象，漢之  
黃，道，度，月，次，出入，至，所，相，安，氣，不，別，渾，天，其象，漢之  
爲，渾，天，其象，漢之  
說，並，渾，天，其象，漢之  
渾，天，其象，漢之  
渾，天，其象，漢之  
渾，天，其象，漢之

自朔方上書曰以八尺之儀度知天地之象古有其器而  
元其書中欲得儀度下案度成數而為計諸色以爲與朔方  
書委不許雅若家計亦必不能也才不踰張衡衡本有遺思  
也則有器不書觀不能悟神今山術改正舊儀又以二至之影  
定大極處偏引天地高遠星辰運周所示有本皆有其器依今  
閱之已感精往知矣焉能若無撥朗於勢散爲之錯綜數者  
已成特得影差誤更送○又云周自夏曆日影大有五寸張  
衡鄭公王著陸績先儒等皆以爲累千里差一寸言南數日下  
萬五千里表影正同大島乃異考之算法必爲不可寸差千里  
亦無此說明爲意則事不可依今交參之州表北无影討无万  
里南過數百千里一寸非其差差極公說儀以道爲理道里  
不定得差乃當既大聖之年升平之日曆成算議斯正其時請  
一冰工并解算術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  
正審時以偏平地以繩懸儀至分同日度影其差毫厘即可  
知則天地元所匿其影派象无所逃其數超則躡而象除疑  
請勿以人聲言至大聖三年物類則則然而尋事遂廢  
地中

周孔大司徒職以上圭之法則上正日景以參地中此則陣  
天正說立儀象之大本和朔編錄計以推地中其法曰元  
曆皆曰定刻偏分辰乃立儀象於地中其法曰南表偏刻  
上水若日之中更立一表於南表表旁曰中表夜依中表以  
望北極推而北表令參知三表以懸定乃開三表直  
者其立表之地則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傾儀中表以  
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也當更而西求地  
中取三表直者爲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始出東方  
半時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中表及南表相  
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時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  
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三表直者即地偏

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  
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者則  
地中居卯酉之正也

昔者周公則數其於陽城以參考曆紀其於周孔在天司徒之  
取以圭之法則上正日景正日景日至之景大有五寸則天地之  
所合四時之所交百陽皇安六建王國則日爲陽精衣象之  
著然者也生靈因之動息與焉由其歲六攝陰陽之升降於天  
地之高遠正位朔方定時政國運近於茲也古法簡略日趨難  
究術家考則互有異同先儒皆云漢至立六尺表於陽城其影  
與土圭表表向畫雲龍得符永景次五寸日景次三寸後  
漢四分曆魏景初曆宋元嘉曆大明祖冲之曆皆主考雲龍同  
漢魏及宋所都皆別四家曆法修舊則舊有緯條所陳恐難依  
據則向三分之景道以率推其因表推其長短然事以景尺  
丈雖有大較或地城不改而於中表差或南北殊方而長短維  
一蓋術士未能精驗焉古所以致難今則其案難於此云○  
宋天監中祖暅造八尺銅表其下与圭相連圭下爲溝置水以  
取平正據則日景求其影飾全大同十年太史公廣刻又用九  
尺表格江左之景周自天知以來言曆者紛紛復立亦驗二至  
之景以考曆之精實及開國以後大議追廢舊曆以兼明  
曆則言曰長一端有言曰有而景能考以至於開皇十九年表充  
爲太史公初成實女舊曆表曰京房別對曰太平日平次道  
爲人作行下道伏惟大隋後漢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  
上臨觀日官曰景長一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  
宜取日景之意以爲生號由是改開皇三十二年爲仁壽元年  
止後自工作表並加程課以日景故也案日景長盈縮无常元  
景爲祥瑞太史公所記○又考隋曆有長短盈縮之分  
周官並云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宋元祐十九年上

墨

水

箭

結

在便使往交州測影夏至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邪天受  
 其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六介離當萬里而影差  
 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又測大同中二至所則  
 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分餘後魏信都芳注周  
 髒四術亦求平元年戊子當大監之七年其後魏測影又見  
 公孫榮集諸博士共觀秘書影向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長一尺  
 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後南北略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  
 三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况入路行廻山川登降方於焉道  
 所校亦多則千里之言未足依也

偏刻

黃帝創觀漏水利器取則以分晷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家  
 氏則其取也其法據以百刻分午晷夜各二分晷夜各五  
 刻後因張蒼因循古制猶多疎闊又孝武皇帝下漏以追  
 天度亦未能及其理刻向依魏傳記武帝時所用法云冬夏二  
 至之間一百八十餘日晷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日而  
 增損一外至哀帝時又改用晷夜二百二十刻尋亦廢至  
 王莽篡位又遵行之光武之初亦以百刻九日加減法編於甲  
 令為常律漏品至和帝永元十四年廢上言官曆率九日增  
 減一刻不與天相覆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漏刻隨日南  
 北為長短乃詔用夏曆漏刻依日行黃道去極每差二度四分  
 為增減一刻凡用四十八箭終於魏晉相傳不改宋何承天議  
 造漏法春秋二分晷晷晷各五十五刻齊又梁初因循不  
 改至天監六年武帝以晷夜百刻分配十二辰得八刻仍有餘  
 分乃以晷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馬至大同十年又改  
 用一百八十刻先令祖暅為漏經皆依漢天黃道日行去極遠  
 近為用箭日率陳文帝大嘉中亦命舍人朱史造漏依古百刻  
 為法周齊因循魏晉宋梁大同並以百刻分晷夜隋初  
 用周朝公公正馬頭造漏室開皇十四年表光以漏室

墨

箭

結

後魏明士一辰立表噴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水之節充然不  
 得準天黃道云極之數有後私智或改置其於施用未為精  
 密開皇十七年張胃奏用後魏大鐵儀則春秋二分日出  
 卯酉之北不正當中為何邪天所則顯同仁壽四年刻碑上皇  
 曆有日行陰疾推二十四氣皆有漏刻至日春秋分日晷夜  
 各五十分刻又依漢大黃道驗知冬夏二至之間晷差一十九  
 刻一百刻刻之七十二實公及增漏刻並不施用然其法制皆  
 著莊曆術推驗加時最為詳密大業初耿詢作古器以漏水  
 注之獻于陽帝善之因令与宇文述依後魏道士李蘭所修  
 道家上法稱漏製造御水漏器以充行從又作候數分箭上水  
 方器置於東都乾陽殿別鼓下司辰又造馬上漏刻以從行辨  
 時刻後日晷下漏刻此二者則天地正儀家之本也豈漏公重  
 今古大殊故列其差以補前闕

五行志

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危義所以補亞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  
 禹所以為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  
 以星象察變則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梓符之兆可得而言妖  
 詭之占所以徵驗夫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欲入迂壽均乎數變  
 殊致同歸漢時有伏生重仲舒京房刻向之倫能言少異顧  
 眎六經有足觀者劉向曰君道得則和氣應休生君道失則  
 乖氣應咎徵災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行違則天地見異  
 况於日月星辰乎况於水火金木土乎行違則之降災如藍  
 文宣之解府市里陳則將山之鳥叫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暴  
 空而聞隋則鸛巢離飛火火門開言唯大道亦曰人妖則祥  
 呈形于向不至亦有脫略政教張羅網於崇信史重增其  
 昔儒主事神而秦兵通進美弘尚鬼而諸侯不來世若生之謂  
 也欲若心之使也置指板往引類同嘲嗤乳於空城之側雖飛  
 于龍目之上短長之制既曰由人豈際崇山同軍共軌必有神

商成何伏一則以為致興一則以為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  
義勝不惠是以聖王帝由德義而伏於谷也  
四日降四時之氣者孫所不測至於里賤之王雖亦為微然卒  
不置之於地故其知之時微者以為古先哲王之取天下者明  
言之不至由是備數四時之氣者孫而帝惡直諫諫士其何  
又乎

食貨志

王者星心以制已度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利山澤之利以  
行今故授人時農而向各本事業舊制雖有無言穀貨所  
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  
事義所謂取之以道用之有節故能救天災服外治固安人  
之大經也爰自軒輊至于隋皆自因其利而勤之因其所  
而化之下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徭薄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  
也古語曰君為人君愛其力而成人財若使之不以道恩之如  
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章而康歌以周人十一而  
頌解亦於是東周注洛諸侯不戰而宣初稅畝鄭產為丘賦先  
王之制應有子遺秦氏起而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并之  
以仁恩以太平之收長城絕於地賦以頭會之數也亦窮於  
外國國承秦廢幣十五稅中元魏武帝廢布幣然世宗得志  
用成難修開邊費不貲然成慶官守門於天漢巡海涉於海表  
早歲除道凶年營林戶口以之賦半益賦以之公行於是諸  
賦稅異端俱起賦及童叟弄至船車米武中以差違則舉成賦  
連傳足和經遠雲帝開鴻都之府通賈賈之路公卿州郡各有  
等差漢之常科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為道行天下賄  
成人受其弊○自魏晉以下一帝宋齊十有五主雖用度有  
寡粗賦有重輕人然不能傾入產業道閭閻既平江  
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於帝開皇十七年戶口減盛中外  
倉庫无不盈積所有資給不輸經實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廊廡  
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明衆元  
雅愛宏嚴肆情夕聘切造東都諸巨麗帝首居藩翰親平江  
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會魏蘭芝浮橋路各金明東關  
陳飛觀類若塞州構成室綳綳綳綳以為易數包芒山以為

周武西遷運年戰於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下元正都於鄴  
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粟從武而西者  
不能力人餘皆北徙並給遺糧春秋二時賜帛以賑衣非之費  
常調之外遂置稅之如折絹金粟以充困憊於諸州緣河津濟  
皆置倉貯積以振漕運於德濟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監官以  
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賑自是之後倉廩充實雖有  
水旱凶饑之虞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只和之中頻歲大穰穀  
斛至九錢見時法網寬弛百姓多縱舊若關於儒職神武乃命  
孫騰為隆之分括无籍之力得六十餘萬於是儒者各勒還  
本鄉界後相調之入有加焉及文宣嗣業侯景叛河南之地  
因於其軍事而侯景亂乃命行其幸術哈有淮南之地其新  
附州郡羈縻輕視而已及文宣受難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從者  
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置百入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  
戰軍又簡華久之更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元  
季之戶部者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  
戰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後其  
臺殿所役甚廣而帝州郡縣道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益多隱漏舊制未暇者輸半將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猶多  
無事自司司之帝以爲生事由是裁撤尤甚戶口相調十六六  
七月時用其轉輸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乘皆並不給幹以用因一  
費用焉天保八年議伐突厥無田之人謂之樂戶於是樂戶  
陽寬鄉以服之百姓點檢以頭戴不熟米黍粟雜以糠粃  
明中尚書左丞蘇珍之議於石鼓寺中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  
軍防糧足足孝昭皇建中檢校建議開幽州督九舊防長城  
左右官屯歲收租粟數十萬石以充軍用又於河內置糧  
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河清三年  
乃命人居十家爲比鄰五十家爲閭里百家爲族黨男子

之仁義以之囚貧而爲盜刑罰不能止故爲食志用編前書  
之末云  
晉自中康表亂元帝當若江左百姓之自投南奔者並謂之僑  
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三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  
火耕水耨土地卑濕尤有瘠瘠之資諸蠻夷固陋未化者  
各隨輕重收其賸物以裨國用又領外酋帥因生口耕種明珠  
犀象之饒雖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唐宋齊梁  
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  
無何法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稅賦其天貴之人  
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无定數往來准所輸  
優於正課焉  
魏自承安之後政道陵夷亂事叢生商宋業官有征伐皆據  
闕於人猶不足以相資率乃令於法選相糾發百姓怨怒事而  
大興擾亂相率內徙爲食志者之類者皆因之以成宋業

**告知**

史 130—470

月五日縣人各隨便近五黨一團依樣定戶上  
 下節操之自是好無所谷矣時百姓永平日又雖數遭水旱而  
 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兩自備陳同北自蒲坂達于京師  
 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既躬履優約六宮咸服解罷之  
 衣乘輿供御有故弊者隨月補用皆不改作由是內外率職府  
 署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九年陳平帝親御  
 朱雀門勞觀旅師因行慶賀自門外夾道列牛馬之積達于南  
 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從十年自餘  
 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  
 十者輪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  
 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十二年有司言庫藏皆  
 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尔也對曰用外常出  
 幼幼帝入略計每歲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其乃更關  
 左職之院構室以受之下詔曰既為教方抗廉恥寧積於人  
 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其歲半功調全免時  
 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入眾衣食不給議者咸欲  
 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老幼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  
 四方貢士竟無長策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  
 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  
 陝等水以十三州置募運米又於豫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  
 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蒲關東及汾晉  
 之粟以給京師又置寧塞倉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  
 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疏  
 有險使廣老之四年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  
 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關內賴之諸州  
 水旱凶飢之外亦便開倉振給五年長孫平奏令諸州有盛及

人勸課當杜其立義倉收糧之日隨其力得課課定及  
 於當杜造倉當貯之即委同軌陳陳校每年校清勿使損  
 其時或不熟當杜有飢饉者即以此報抵給自具諸州時委  
 積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實充許曹暉陳仁進謝鄭洛伊賴  
 利壽州大水百姓飢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振給又命  
 同農丞王世寶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  
 開皇八年五月高祖奏諸州無課調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  
 人徭力乘前已來恒出關近之州但判官本為牧人役力理出  
 所部請於府省內計戶然給常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  
 公餼餼易生利以給公用至十四年蘇威等以爲所在官  
 司因徭往皆以公餼錢物出奉與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損  
 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告給地以營農簡易取利一皆禁止十  
 七年詔在京外諸司公解在市回易及諸人與生並聽之  
 唯禁出本收利云  
 開皇初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虛竭新置四洛及迴洛倉又於  
 關中營田營苑園傳接比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龍池周圍  
 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不絕其奇禽異獸於是中開渠  
 穀洛水自北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橋引河達于淮海漕之  
 制明也又開渠御道以御又造龍舟鳳船黃龍赤龍樓船其  
 象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櫓執青絲纜挽舟以幸凡都而御  
 龍舟又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下給黃龍船船相和  
 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饌獻食饗新者加官賞賜至者進  
 至死又益修車輿輦轎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有田園  
 牙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為擊毬者皆貢焉其於朝命女  
 辨百姓來哺網羅野水陸禽獸拾不備不能給而貢於朝者  
 黃犢豕其價頗高是歲崔建兒一十歲又以西域多諸生  
 物令裴矩往來相經所經州郡振於從迎賻賻以万万計明

此州特以銀百萬北禁長城西距榆林東至武河總長千餘  
里死者大半一二年許皆都長時時據路口倉庫聚百萬  
錢王同與段遂等中東都城內糧食布帛山積乃以銀為  
法然亦以銀代上講以備京師百姓飢饉亦不能收穀  
師入長安亦求費以振之百外方縣息矣  
晉自過江貨賈繁興馬牛田宅有文券銀錢一萬輸估四百  
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元券者賄物所堪亦自分四  
為散估應求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競商賈不為田業故使  
均輸為怨勵至此為詳其實利往復前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湘兩處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  
帛亦易交貨之域全以金銀為貨貨帛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  
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陰肉郭謂之文錢二品並行百姓  
咸私以文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太半百錢文半一百  
五銖雜錢五銖對等字號不一天可頻下詔書非新鑄二  
鍾之錢並不許用而順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於龍  
銅錢更鑄減錢八以爲減錢易得並自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  
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歷者以中其錢不復計數而唯論  
實商於奸詐因之以求利自郭鑄以來一為百名曰東錢江  
郭已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  
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及陌詔下而人不從錢貨益少至于末  
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云初以京師錢少後錢遂不行始末  
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十時人雜用其價倍低兩柱市而鵝服  
輕私家多鑄錢又間以錫鐵兼以乘帛為貨至文帝大嘉五年  
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一十當帝大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  
銖以一當五銖之十去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比其不便  
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日郭已後自姓私鑄遂  
各以爲名有雍州青齊梁州土產錢錢主錢同陽生龍天柱  
木之排費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貨者皆以布帛神武帝力收

之鑄錢仍依舊文更鑄疏之四境未幾之間動復細薄奸  
偽混起又意受前除永改之錢改鑄半五銖重如其文其錢  
甚厚且制覺其異至乾明皇建之開往三松特制中用錢有赤  
黃青赤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黃赤細之別青黃赤  
細者用銅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轉其說以生鐵和同至于  
左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鐵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  
錢之錢以一當五去五銖並行時惡錢之竟乃難用左錢交易  
向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集德三年更鑄五行  
大布錢以一當十大布商估之利布泉錢並行四年又以邊  
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听  
入而不聽出五年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至宣帝大象  
元年又鑄永通方圓錢以一當十去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  
並用周既受周神以天下錢貨輕重不齊乃更鑄新錢背面  
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五銖對等字號不一天可頻下詔書非新鑄二  
鍾之錢並不許用而順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於龍  
銅錢更鑄減錢八以爲減錢易得並自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  
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歷者以中其錢不復計數而唯論  
實商於奸詐因之以求利自郭鑄以來一為百名曰東錢江  
郭已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  
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及陌詔下而人不從錢貨益少至于末  
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云初以京師錢少後錢遂不行始末  
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十時人雜用其價倍低兩柱市而鵝服  
輕私家多鑄錢又間以錫鐵兼以乘帛為貨至文帝大嘉五年  
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一十當帝大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  
銖以一當五銖之十去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比其不便  
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日郭已後自姓私鑄遂  
各以爲名有雍州青齊梁州土產錢錢主錢同陽生龍天柱  
木之排費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貨者皆以布帛神武帝力收  
私鑄錢三年詔四品錢用各付一錢爲貨從關外來勘樣相  
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爲銅入官詔行貨錢已後則代  
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方圓及金幣等字號皆用所又尚周不  
絕五年詔又嚴鑄銅自是錢貨一所在流傳百餘年  
下廢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郡錢之上皆令其鑄置樣為准不中  
樣者不入於市○大業已後主綱弛素已奸大猾遂多私鑄錢  
轉惡初每千猶重三斤後漸輕至一斤或更輕鐵錢皮糊紙以  
爲錢相雜用之貨物賈貴以至於亡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卷之七



周之帝之有間中也壽初基興章多綱大統元年在司馬  
之今古通變可以為一十四條之制矣二十以下十  
二條制十年制命尚書勳錄三千六條吏部命為  
於天下其後以阿衡為相為廷尉卿擬定法律諸  
感心疾而死乃命司憲大夫許叔微等主之至宣  
子乃就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大凡定法一千五百三十七條  
班之天下其大略章條流詩密比於齊法煩而不便  
周之受周神開皇元年乃詔高祖勳錄等更定所律奏  
上之帝又以律令初行人未知禁故犯法者眾又下吏承前政  
之後新制以致人罪多訟由救四大府理獄訟有杜絕不  
得者令以行刑及刑房不理乃諸國由計而尚未國  
得刑故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朝計囚徒常以秋分及刑

尚書密故人多唱罪又較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  
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月十  
二卷自是刑制簡要疎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以大  
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決斷六年數諸州長史已下行  
案軍已上並令習律集京之日試其通不通高祖性猜忌素不  
除李阮而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下相令左右  
視內外有小事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職奸因私使人以  
錫帛遺之得北立刺十七年詔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懼多自  
賣從事雖京室諸有殺失命備刑條或據律乃輕論情則重不  
知決罪不以懲罰為事其有起死回生者則決其罪  
於是上下相親行刑以殘暴為辭能以守法為德  
每常慘急而奸回不止京師白日公行鬪盜又聞強盜亦往  
而有帝患之問羣臣斷禁之法楊素等奏曰欲知之矣  
詔有能得奸者及賊家此罪必賞其人時月之內內外自其  
後元相之徒皆當之乃出詔而後決其罪其罪則  
上皆奔市而行旅皆憂起賊而人下懼三馬此後又定制行署取  
一錢者上聞見不告言者至死自凡四人其盜一馬賊三人  
同擒一小事發即時行杖有數人同執事而謂之曰為其財  
者所以為其人也求財而為我奏者即自其以來自其財  
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者更求而傷人類矣帝聞之  
停盜取一錢奔市之汰○帝嘗發終六月擄殺人大肆少卿趙  
薛固爭曰春夏之月天地成長無類不可以此時殺帝報曰  
六月豈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震天道所忌於此時殺其威怒  
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固曰則位以高祖禁綱條刻又較條  
令其實不異開皇舊制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為十八篇  
之謂之大業律凡五刑之內除從輕與者二百餘條其利





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當天文自庚井十度至卯入度爲  
熊。自於卯在末得泰之分野。故其舊俗則又言之。謂失化於祖  
德。則開田而與。故習於穡。則相。而及。食斯土壤之族。乎  
亦政教之移人也。京兆王都所任俗。具五方之物。漸。漸。成。利  
結。去。農。從。商。其。朝。名。之。利。游。手。爲。事。雖。力。之。未。嘗。肯。信。後。德  
職。者。薄。仁。義。家。強。者。橫。橫。其。甚。竟。州。乃。今。之。所。同。焉。以  
自。然。城。至。於。外。郡。得。焉。胡。族。風。是。漢。之。二。輔。其。風。大。抵。與。前  
不。遠。矣。然。地。上。郡。龍。天。水。五。成。於。古。爲。六。郡。之。州。其  
風。俗。與。前。同。巴。郡。南。陽。南。陽。亦。類。同。其。俗。

河。西。諸。郡。風。俗。同。並。有。金。方。之。氣。矣。  
雍。州。於。天。官。上。應。奎。宿。周。時。雍。州。以。併。魏。郡。又。美。又。折。置。益  
州。在。禹。貢。自。梁。川。以下。諸。郡。皆。其。封。域。漢。中。之。人。質。朴。无。文。不  
甚。趨。利。一。言。口。腹。多。事。田。漁。逐。逐。室。業。則。食。必。兼。肉。好。祀。鬼。神  
尤。多。忌。諱。崇。重。道。教。猶。有。張。魯。之。風。焉。其。地。四。季。山。川。重。阻。水  
陸。所。通。貨。殖。所。萃。蓋。一。郡。之。會。也。昔。荆。備。資。之。以。成。三。分。之。業  
自。金。行。幾。亂。四。海。并。騰。降。氏。挾。之。於。前。則。依。之。於。後。常。氏  
將。云。武。陵。張。陵。而。取。敗。後。周。之。末。王。諱。自。固。而。速。揭。其。門。不  
祀。古。人。所。以。識。焉。其。風。俗。大。抵。與。漢。中。不。別。其。久。敏。慧。輕。急。貌  
多。資。而。頗。慕。文。多。時。有。藝。然。多。弱。於。逸。樂。少。役。官。之。士。人。多。工  
巧。綾。繡。雕。鏤。之。妙。如。作。於。上。國。貧。家。不。務。儲。蓄。富。貴。至。尊。於。趨。利  
其。顧。家。室。則。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閑。聚。會。宴。飲。尤。及。暮。歲。之。時  
小。人。薄。於。情。刑。公。子。多。其。其。邊。野。人。多。耕。固。山。澤。以。財  
物。雅。後。東。徐。故。輿。爲。好。藏。權。傾。州。縣。此。亦。其。舊。俗。乎  
豫。州。於。禹。貢。爲。荊。州。之。地。其。在。天。官。自。天。官。至。尾。九。度。爲。大  
火。於。辰。在。卯。未。之。分。野。屬。豫。州。自。卯。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  
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二。河。則。河。南。淮。之。星。次。亦。豫。州。之。域。據  
之。言。舒。也。言。果。乎。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多。陽。得。上。之。中。賦。貢。所  
均。故。周。公。作。洛。山。焉。散。在。其。俗。尚。陶。質。機。巧。成。俗。故。清。志。云。周  
大。之。失。巧。偽。也。利。財。義。貴。財。此。亦。自。古。然。矣。漢。陽。古。之。鄭。地。果  
郡。果。孝。故。都。邪。將。傲。鴻。壽。壽。其。俗。今。則。好。尚。稼。穡。重。於。禮。文。其  
風。皆。變。於。古。雜。郡。洛。陽。陰。城。潁。川。汝。南。淮。南。汝。陰。其。風。類。同。南  
陽。古。帝。鄉。播。紳。所。出。自。三。方。鼎。立。地。處。邊。疆。六。馬。所。萃。失。其。舊  
俗。上。洛。以。農。本。與。二。輔。同。俗。自。漢。高。帝。巴。蜀。之。人。定。三。秦。江。巴  
之。渠。率。七。姓。居。於。商。洛。之。地。由。是。風。俗。不。改。其。風。其。人。自。已。來  
者。風。俗。同。巴。郡。南。陽。南。陽。亦。類。同。其。俗。  
州。於。禹。貢。爲。洛。河。之。地。其。於。天。官。自。天。官。至。尾。九。度。爲。大

冀州於古冀之者也冀分州爲十二冀州析置幽并其於天文又自謂七度至中一度爲入梁屬冀并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屬幽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姬冀屬并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屬三河則河內河東也唯之星次本皆冀州之域帝居所在故其界尤大至夏歷幽并入焉得唐之舊矣信都清河二間博陵恒山趙郡武安秦國其俗頗同人性多射原務在農桑好尚儒學而傷於淫靈則代相異幽之士純如推蓋取此焉俗重氣俠好結朋黨故班志述其土風悲歌慷慨推剽相家亦自古之所患焉魏郡鄴郡都在漳水成俗嚴刻

之工時云猶妙士女被服咸以簪麗相高其性所習自得京洛之風矣又郡河內得殷之故墟攷之舊說有紂之餘數又云衛此習仲由之勇故漢之官人得以便宜從事其多方接應不以此爲六廟尊祖終皆向於禮矣長平一黨人多重農桑其朴直敦朴而計河東絳縣之城臨汾龍泉西河土地之少物多是以傷於後當其俗剛強亦風氣然也太原山川重險定一郡之本輒後齊別都人物較阜然不甚城以俗志上重農顧同州鐵悍習戎戎馬雖名馬門馬邑亦有其風其地北望上谷然其少少邊遠西晉連據一郡習尚志太京同俗故自古言勇俠者皆推幽并云然然人原自朔代已來皆多文雅之士京師曰邊郡然風教不爲比也

周禮卿氏氏正東曰青州其在天官自須女八變至危十五度爲玄枵於辰在子奇之公野王札觀樂聞奇之歌曰決三平以厚也哉國未回量也在漢之時恰就修秦歌爲常衣不養衣

人必以賢尚賢為難故士庶靡不其恩莫不於子功為公  
 界經州縣多智而後賢廉貴為末也矣名而後賢言之行諸  
 耶謂曰貪商其俗也教於子女淫哇之風能使貪廉而恥  
 人自俗云有儒于此此恥財賄俗實婚人論爾為豐至登  
 其贈妻而已多則謂之不敬持相望有此異也夫既取則  
 風俗上古不殊男子多為贅妻尚子業其富子貧約則嫌女  
 書則與義人尤朴宮婦少又義

不天又自金主度至賈不度為降事於叔在岳其在列國則是  
失及魯之文考其舊俗人頗多悍戾動其子則挾任勤儉好  
尚竄避此蓋楚之風焉大抵徐公同俗留其餘諸郡皆得齊魯  
之所尚不賸閭閻熟穡播種勝慕李得休田之俗焉

以熊羆為業。至天壽積之貨然而亦无餘貲。其俗言鬼神好錢。  
北江都人助淮南鍾離斯春同安鹽江縣功。出而陳物風氣  
果穴。已城陷善觀死於賊自平康之後其俗頗變尚博買奸偷  
約也紀於烟學。又於其俗之變有明似於古焉州城舊京所  
在人物本盛小人聚多賄賂君子資貴於官祿巾無列肆好於二  
京人雜五方故俗頗相類京口東顧大會兩淮江湖西連荊岳  
一都會也其人本工買賣戰號為天下精兵

戰卒於辰在己焚之分畀其屬俗物產贖同揚州其人亦多動  
惻然刻意亦天降災也○自晉氏南遷之後南郡義陽皆為軍  
鎮四方法會敗益多衣冠之飾稍尚孔義經籍為九江燕都所  
在江夏竟陵安陸各置各州為漢鎮重寄人物乃為諸郡不同  
大抵荆州率教思亦重祠祀之善其郡原為制九郡蓋由此  
而原以五月發青走汴羅主人造至病瘳不月朔大刑小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卷之九  
經籍志  
經籍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機用足以備善學者將殖焉不者將落焉其教有隨其用無窮實仁義之商鈞誠道德之素篇也其爲用大矣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是以大道方行俯仰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迹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索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因焉天經籍也若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記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勳勤斯在二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備紀言書事雖有闕遺則周礼所稱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二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卷之九

經籍志  
之治令以贊家宰此則天之史凡有五事諸侯亦各有國史分掌其職則春秋傳管仲室弒靈公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祭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正卿不越境及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弒其君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杼殺之其弟聞書死者五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闕太史盡死執簡以往闕既書矣乃還其靈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然則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記言書事太史總而裁之以成國家之典故得有所勸懲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國語有鄭書之類是也晉天周道衰紀綱散我國異政殊俗喪失失厥舊章孔丘以大聖之才當煥爛之運歎鳳鳥之不至惜麟鳳之斯文乃述易道而刪詩書修春秋而正雅頌凡厥咸得其所自昔人而繼官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微諸君爲草諸子之言紛然亂聖人之至德矣先王之要道亡矣。東萊先生校正隋書卷之九

後漢書對狼之心劉先代之跡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為歸  
閣於書之令孝若此雖當快山林或失本經口以俾統漢氏蘇  
除秦項未及下卑先命叔孫通律綿綿之儀救聖在子瞻其後  
張氏之律歷歷而陳新詔惠帝除焚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  
於民間猶以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訛糾紛遂使書  
分為二詩分為三論語有各晉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  
有踳駁不可勝言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  
丞相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職內有延閣蘭臺之府司馬  
談父子世居太史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蓋史官之舊也○至於  
孝成藏書之書頗有三散乃求遺書命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  
任宏校兵書尹成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為  
一錄其書目其辭敘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臣子散桐  
公業於散校括其書目其指要著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  
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  
技略大凡三萬三千九百九十九卷光武中興馬好又雅明章繼尤  
重經術四方鴻生雲集自遠而至者不可勝數石室蘭臺  
所以不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書其書正而傳校等助筆焉並  
依七略而為書部又編之為漢書之六部書部之圖書部  
軍人皆取為惟漢書之六部書部之圖書部  
秘書中外三閣藏書始於漢中得之帛又以山經史記等分爲  
四部據此舉書一曰甲部經史子集及小字等書二曰乙部有石  
諸子家近山子家兵書及家範數三曰丙部有漢書史記等  
部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國語及家書凡四部合三萬八千九  
百四十五卷盛以縑書用細素東漢之盛集明又稱諸子  
遺書金之切漸更焉取李充以易補遺校之充遂據說張衡之  
名但以甲乙為次自丙內循無所容筆。其後中朝遺書稍疏  
江左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  
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二萬五

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孝史記等  
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雜書志  
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  
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今九條亦不述作者之意但  
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列編年首卷之中文義  
淺近末為典則有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朓又造四部書目  
大凡一萬八千一百卷宋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於  
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書書華林園中柳  
柳助約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  
朝請相恒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並通中有與士阮孝緒沉  
靜寡慾真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  
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  
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方術六  
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與後辭義為傳不經  
梁武帝悅詩筆下化其十四卷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  
收文德之書以公和經傳等江表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  
城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寫其書其書目道闕尚多其中原則  
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符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書  
府藏亦有錄四千卷赤軸有經文字百批後魏始都燕代南略  
中原雅收經史未能全具其文從都洛邑圖書於齊政府之中  
稍以充宋齊之缺朱之百散洛人間後齊主鄒頌更使賈思於  
天統武平初為不戰後周始基關右外逼強鄰戎馬生郊日不  
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  
書所加舊本總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  
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于定本即歸于其  
民間異書往往聞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本  
時書雖繁不精書亦稠然於是經籍漸次存為古本召天下

中其錄以失秘書內外之圖凡三萬餘卷...  
限寫十周十分為三品上品紅縑中品紺縑下品赤  
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兩博室以貯之東室藏甲乙西室藏景  
丁又取魏已來名書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  
西曰寶書臺藏今書又於內道場集諸僧別撰目錄大略武德  
五年克平偽鄭肅收其圖書及古跡焉船行經荏多被漂沒  
今考見存分為四部合條為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  
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  
去之其舊錄所遺雜書可采者亦益附入之唐書馬史  
莊書近觀王阮志錄其風流軌制其浮雜鄙俚約文紀義  
凡五十五篇名列本錄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經窮義窮  
極幽微然乎弘道導教可以無遺關焉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  
也乃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為經書之政化之  
補救皆為治之具也故列之於此志云  
昔必裁為六部蓋因重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共為  
三易周文王所自新謂之周易周公又作春秋孔子為家象繫  
辭文官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又於春秋周易傳以下  
無得有失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於漢初傳易者有曰  
何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郭京房之學京房傳易別  
為京氏之學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傳之而傳者甚眾漢初  
又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眾皆傳費氏  
之學馬融又為之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  
王肅一鄭也為之注由是費氏大因高相氏遂衰梁丘施氏高  
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元師張康成鄭玄王肅二注列於國  
李氏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隋滅梁初已亡家書中經  
有之許慎下茲不似聖人之真以備教變之闕  
書之所以蓋焉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至得履夏商周四代

鄭玄亦為之注然其說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  
自餘絕無師說晉世於所存者古文尚書經文今文無傳者  
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齊梁伏生之傳唯列向  
父子所著古文傳是耳其不決而又多所交與東漢後章句之  
讀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雜解與今文合武中長安四方  
於大市市得書者奏上此馬鄭所注多與今文合是則列國  
李梁陳所傳有孔鄭二家齊代傳鄭氏者有孔氏並行自餘  
所存無復鄭說久有尚書說篇出於齊梁之間其篇目以孔  
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詩者所必遺也心靈動  
賦情志者也上古人學於情志未感其君臣於上臣民於下  
面稱為詩目諫為詩故謂美刺以諷刺之物也歌詠而已後  
之君子因被管絃以自勸戒夏殷已亡詩多亡存周氏始自丘  
纘而公劉克篤則劉太王季王姬文王武王皆周氏始自丘  
纘而公劉克篤則劉太王季王姬文王武王皆周氏始自丘

並因其後主澤竭而詩亡前主而錄之孔子刪詩上采  
商下取魯凡三百篇至秦燬以為戰國不滅漢初有魯人申公  
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  
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終于後漢三家並立漢初又有  
趙人毛萸著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是為毛詩古毛而未  
得亡後漢有九江謝靈運著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李  
益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刪毛公又敬仲又加潤  
益卿後實傳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  
宋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自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先王制其大綱公子君臣上下親疎之  
節至于三代損益不同周衰諸侯僭越其害已多被焚削自  
孔子時已不能具秦而頌滅漢初有魯生傳十七篇又有  
古經出於魯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多收集餘篇得而獻之合  
五十六篇並載儀禮之書而又得司馬遷自兵法一百五十五篇  
及明堂陰陽之記並无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為高堂生所  
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石渠閣其業乃為曲  
臺記著授梁人戴德及戴聖兄弟子聖而人學並有是有大戴小  
戴二氏三家並立後漢唯傳元傳鄭氏以授其子靈然三家雖  
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  
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其後服虔一篇子夏先傳諸鄭多為  
註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傳周官孟周公所制官政  
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之官一篇獻王賈以千金不得遂取  
考工記以補其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刻於石始傳博士以  
行於世河南鄭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故因以教授後馬融作  
周官傳以受鄭玄玄作周官詁訓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  
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无傳之者至劉向考  
校經籍得一百三十一篇因罪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  
三十一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記下二篇鄭氏記二

三篇凡五種合一百一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配之為八十  
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  
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書鄭玄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  
祭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故又為之註今周官六  
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篇唯鄭玄立於國其真  
餘並多散亡又无師說  
梁若先王所以致神祇和邦國藉萬姓安寧各陰人所從來  
久矣周人有六代之樂曰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武其後  
衰微崩壞及秦而燬漢初制氏雖存其樂器毀舞而不能復  
其義其後魯公孫康河間獻王常山王張敖感其樂器已後雖  
加損益去正轉運事在魯梁宋今錄其見者以補樂章之闕  
春秋左傳史記黃帝之各音成周初徵魯樂章魯樂章以周公之故  
實制尚存仲尼因其舊章而正之或疑而成章以存大順或  
直書其事以示首末故有求名而亡意蓋而亂其亂子於是  
大懼其所獲賤不可具書昔口授弟子弟子退而明說左丘明  
恐失其真乃為之傳禮樂滅季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鄭  
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鄭氏无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  
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高公高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  
眭孟眭孟授東海高公高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  
氏之字子穀絕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依公羊辭說而左氏漢  
初出於張蒼之家本无傳者至文帝時賈誼為制詔後類人贊  
公其後劉歆與校經籍攷而正之欲立於學指其義至建武  
中尚書令薛舉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  
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漢儒者多執左氏之說  
卒遂罷諸儒傳左氏者數不半中能為左氏者惟西漢為鄭  
鄭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詁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  
傳集解梁武帝嘗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注預注俱立國  
然公羊穀梁俱無師說而不能通其義後至三傳通傳而左

孔子作春秋之義人之行自天子達於庶人惟章句有差

又平行其義一也先王國之以治國家天下故能不傲而

順不肅而成斯失生盛之至德王君之要道孔子既叙六經題

目不同指意差別恐道難散故作春秋以繼會之明其後流

弊分不助於學者也重於春秋書為河間人觀之於藏漢初之子

百出之凡十八章而江表之徒著秦張禹皆各其多又有古文

春秋之古本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闕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

以而間微辭又有所出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一章孔安國為之

傳至劉向與校經籍以類本比古文除其微辭以十八章為定

鄭收馬融並為之法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有玄

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然又安國又鄭氏二家並立國李而安

國之本古本與鄭氏及周初舊章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勣於京

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向因序其得與鄭氏議疏講子人

間漸聞朝廷後遂有金馬鄭氏北立儒者詔之皆云必自作之

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存其是又云魏氏遷洛大興儒學文

帝命侯伏候可悉以夷言譯孝經之古本于國訓之古語

周鄭鄭孝仲正至前代鄭氏盛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義家諸

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五經經義附于

此篇

易曰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善豐功

厚利統著天地澤被生人乃物之所屬往神明之所福慶則有

天命之應蓋龜龍獻符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明究

經神道先王恐其感人秘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經以

明天人之理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傳及書漢宋并書

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漢帝至周又王所受本

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

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修其前合為八十一篇

而又有尚書中候洛書經五篇緯詩推策文元曆推舍神務等

經句命大搜坤說雜緯等書漢代有鄭氏家氏說漢末郎中郎

南陽圖緯雜緯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公羊朱尚鄭玄並為

律之法然其文辭淺俗頗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於世入

造為之後或者又加墨爾其失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

史 130-483

之中有。人之命略。而聖言。另外之理。所未就。至後漢。好圖  
讎。則上聖玄言。空鑒。聖人。日以滅生。生。止。此。難之。以。故。棄。夫  
非之。論。之。以。放。誕。陵。喪。主。手。並。代。去。正。轉。蹊。之。復。師。資。之。法。  
季。不。公。而。專。以。浮。世。相。尚。豫。造。精。微。爲。時。蜀。遂。有。交。角。反。對。互  
從。爭。競。則。競。之。就。戰。聘。煩。言。以。素。舞。敘。議。成。俗。而。不。知。變。此  
學者之蔽也。班固列六藝爲九種。或以經書辭合爲十種。

陳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九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後世多務其文而略其理  
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  
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太史之說推  
其源流以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綴成書記其後  
以春秋左史官於絕秦厥先王之典遺制皇存口至漢武帝時  
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  
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錄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  
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書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公  
嗣其志上自黃帝訖于漢宣帝之史記計卒以後行事皆亦  
類事述然多缺遺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繼後傳數十篇  
并議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世世  
有典藉史官所記乃以漢書繼於前王之末并其書也故斷自  
高祖終於孝宣主莽之誅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皆心  
待慮一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  
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為蘭臺令史記其  
陳宗尹敏子章等共成光武本紀傳固為郎中校書郎固  
漢書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向劉歆無不  
以著述東觀漢記之漢記及三國書時魏氏及晉書有  
陳壽謝承二書之書唯魏書為最其必臣及晉書之主  
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等後梁州太史范  
曄奏其書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曄等為之自是世有書述  
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八代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  
書師法相傳並有附釋三國志及北魏後漢雖有書注其  
之作其諸之可知宋時明史纂修有明史紀事本末  
有自增補諸書並為名家史官傳者其數今依其世代舉而論  
自史官敘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起漢書而後

漢書文獻通考命穎川荀悅春秋左傳之序為漢紀三十  
十篇言而事詳論各美大行於世至晉宋東元年以郡人  
秘絕其亡家得古竹簡書皆利此秘家者不以為貴往載  
其命書無首尾和嶠撰次為十五部八十卷多雜碎  
怪妄不可訓知唯周勃紀年最為分明其周勃上下篇古今正  
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歷周三代王事無  
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陽叔父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  
盡晉國滅獨記魏事十至魏哀王謂之今王盡魏國之史記也  
其書書皆編年相次又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主春秋左  
氏扶同多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  
春秋之辭今依其世代編而叙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士史  
自秦撥去古文舊籍遺散漢初得舊國策燕趙國遊士記其  
謀其後陸賈傳楚漢春秋以述其跡秦項之事又有越絕相承  
以為子貢所傳後漢趙曄又為越絕春秋其篇目不志  
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尔而作非史記之正也蓋獻之世天  
下大亂史官失其官守博達之士其終絕各記聞見以備遺  
亡是後漢才其書者其後又自後漢已來李善等抄撰漢史  
自為一書或取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制不經又  
有秦書之說江隆夫謂其書則然其入抵皆帝王之事通以  
君子必傳承而後以助其要故補而存之謂之雜史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政九州君長  
據有中原者其眾或推奉正朔或假名號然其君臣忠義之  
節絕國子民之務益亦勤矣而當時臣子亦各記其後魏克平  
諸國皆有書其始命司徒崔浩博求舊聞綴述國史謂國記注  
盡集秘閣宋朱之亂血皆散亡今幸其見在謂之霸史  
起於漢書錄記人君言行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不名書周官  
內史掌王之命書其副而藏之是月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記  
君注後漢明德皇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注在禁中

史記之體裁皆參諸不可復知之之存者有漢獻帝以會  
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當時又得四家書有種天子傳  
制制古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已不  
別有其職事在百官志  
古者朝廷之政發號施令自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職子而  
弗忘春秋傳曰古視諸故府則其事也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  
太史掌三《書》之《典》與《法》之《式》以辨九邦之法則自司馬府各  
職其事太史之職又總而掌之漢時蘭田定律之張蒼制章程  
數孫遵定議法條流厥別制度斷屬官初甲子已下至九百餘  
卷晉武帝命車騎將軍賈充博引群儒刪采其要增律十篇其  
餘不長經遠者為法令施行制度者為令式章律者為故事  
各遷其官有掾紳之士撰而錄之遂成舊籍然亦隨代遺失之  
據其存者謂之舊書  
古之仕者名書於所臣之策各有分職以相統治周官家宰掌  
建邦之六典中御史數凡從政者則家宰總六卿之屬以治  
其政御史掌其在位名數先後之次焉今漢書百官表列歷職  
之事記在任之次蓋亦古之制也漢末王隆應劭等以百官表  
不具乃作漢官解詁漢官職掌書其後相因正史表上無復百  
僚任官之名矣掾紳之徒或取百官表之書撰而錄之別行  
於世宋齊已後其書益繁而篇卷愈多易為散佚又多錯雜不  
足可紀故刪其存可觀者編為職官表  
儀注之因其所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之族各有上下親  
疎之別養生送死卑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虞已上分  
之為三在周因而為五周官宗伯所掌吉以賓重嘉以佐王賓  
邦國親萬民而大史執書以協事之類是也時典章自具何  
復而行周衰諸侯制除其緒至秦焚之而去漢因叔孫通定  
朝儀武帝時始紀分陰后土成帝時初定南北之郊節文節具  
後漢又使南臺定漢儀是後相承也亦有制儀以備禮

各事所則彼也紛爭盈積漸積而後世多故事在通志或一時  
之備非良久之道載筆之士刪其大綱編于史志而或傷於殘  
缺或失於未達不能具其目要遺文餘事亦多散亡  
刑法者先王所以懲罪惡為不軌者也書法唐虞之世五刑有  
服而夏后氏正刑有九刑條三千周官司寇掌五刑以刑邦國  
司刑掌五刑之灋權屬民之罪太史又以典法逆于邦國內史  
執國法以考政事春秋傳曰在九刑不忘然則刑書之作久矣  
蓋藏于官府惟人之知爭端而輕於犯及其末也肆情越法刑  
罰廢弛至秦重之以苛虐先王之正刑滅矣。漢初蕭何定律  
九章其後漸更增損今甲子已下盈溢架藏晉初賈充杜預刪而  
定之有律有令有故事漢時又取故事之宜於時者為梁科後  
漢武帝時又於麟趾殿刪正刑典謂之麟趾格後周太祖又命  
蘇綽撰大統式隋則律令格式並行自唐已下世有改作事在  
刑法志漢律之亡故事散亡之多嘆矣今錄其存可觀者編  
為刑法篇  
古之史官必廣其所記非獨人君之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  
則諸侯史記乘而有之春秋傳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勳在王  
室職於盟府職統之授季孫公也太史公掌三《書》之《典》與  
《法》之《式》以辨九邦之法則自司馬府各職其事太史之職又  
總而掌之漢時蘭田定律之張蒼制章程數孫遵定議法條流  
厥別制度斷屬官初甲子已下至九百餘卷晉武帝命車騎將軍  
賈充博引群儒刪采其要增律十篇其餘不長經遠者為法令  
施行制度者為令式章律者為故事各遷其官有掾紳之士撰而  
錄之遂成舊籍然亦隨代遺失之據其存者謂之舊書  
古之仕者名書於所臣之策各有分職以相統治周官家宰掌  
建邦之六典中御史數凡從政者則家宰總六卿之屬以治其政  
御史掌其在位名數先後之次焉今漢書百官表列歷職之事  
記在任之次蓋亦古之制也漢末王隆應劭等以百官表不具  
乃作漢官解詁漢官職掌書其後相因正史表上無復百僚任  
官之名矣掾紳之徒或取百官表之書撰而錄之別行於世宋齊  
已後其書益繁而篇卷愈多易為散佚又多錯雜不足可紀故  
刪其存可觀者編為職官表  
儀注之因其所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之族各有上下親  
疎之別養生送死卑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虞已上分  
之為三在周因而為五周官宗伯所掌吉以賓重嘉以佐王賓  
邦國親萬民而大史執書以協事之類是也時典章自具何復  
而行周衰諸侯制除其緒至秦焚之而去漢因叔孫通定朝儀  
武帝時始紀分陰后土成帝時初定南北之郊節文節具後漢  
又使南臺定漢儀是後相承也亦有制儀以備禮

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中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成  
而三輔有書傳郡土之序曾慮江有各德先賢多諸郡國之書  
由是作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神物奇怪之事徐廣作高士傳  
以叙聖賢之風因其事類相雜而作者與名目雖廣而又難  
以虛誕怪妄多訛雜其不源蓋亦史官之末事也載筆之士刪  
採其要焉

昔者先王之治民也以五方土地風氣所生剛柔輕重飲食衣  
服各有其性不可遷亦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  
其志而通其欲齊其政而脩其教書錄異別九州定其山川分  
其圻界條其物產辨其貢賦斯之謂也周則夏官司險掌陳九  
州之圖周知山林川澤之阻達其道地官辨訓掌方志以經  
國事以紀地俗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以  
辨

秋柱秋官職方掌天下之圖地辨四夷八蠻九貉五戎六狄之  
又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利害同族掌邦之土地之圖  
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擇邦國周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辨其  
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然則其事分在衆職而掌率  
掌率邦之六典實總其事太史以典逆家宰之治其書蓋亦總  
爲掌率之職○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  
海經相傳以爲夏禹所記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周  
亦在焉而史記所記但述河渠而已其後劉向略言地城丞相  
張禹使屬朱竟修風俗地志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國郡縣山  
川夷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無所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各有  
攸序與古禹貢周官所託相埒是後載筆之士管窺天末不能

及遠但記州郡之名而已晉書載東夷高句麗百濟城內土田  
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案國邑山水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  
風俗先賢舊事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上而事者因

書

書

書

書

歷代並有記載然未能成一家之書晉時陸機纂三百六十家之  
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爲部謂之地理書在時又增陸澄之書  
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衆家之言作輿地志隋  
大業中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之尚書以備  
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五十一卷唐書志一百二十九卷  
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其餘記注甚衆今任陸三家所記之內而  
又別行各錄在書之上目餘分之下以備地理之記焉  
氏姓之書其所出來源遠矣書稱姓生分籍傳曰天子建德因生  
以賜姓周家小宗繫世辨昭穆則亦史之職也秦兼天下刻  
除舊迹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初得世本叙黃帝已來祖世所  
出而漢又有帝王年譜後漢有郡氏官譜晉世魏唐族姓即  
後記十卷承襲之聞其書轉廣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北布  
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爲郡落太人  
者並爲河南洛陽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  
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爲其宗長  
仍據譜牒紀其所承又以南陽諸氏爲其宗長其郡氏官譜又  
族姓昭穆記皆亂已亡自餘亦多遺失今錄其見在者以爲譜  
牒

凡史之所記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  
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欲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  
咸所職焉是故創官往往行世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

之體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誥百官  
以勸善記惡以垂戒範神化昭明令德歸聖人之至願詳二  
代之書之自史官廢絕久矣漢氏頗循其舊班固之觀晉已  
來其遺猶存而重之位以樞密遊政駿之司空因才授於見戶  
兼主儀肝使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萊之下二代之記至  
數十家傳誼不同間見外駁理夫中庸詩典雖要致令九基之  
德有關於典墳肅肅之才不傳於簡策斯所以為蔽也班固以  
史記附春秋今開其事類凡十二種別為史部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曉故有  
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成由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  
其後漢氏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  
並受其義至于戰國孟軻子思孫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  
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為之不顧其本  
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諂亂其大体致令學者難曉故曰  
博而寡要

道者蓋為万物之與聖人之至贖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  
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  
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万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  
者精微渾粹而莫知其跡處陰陽之際為一在陽為陽不二仁者  
實貴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實貴道以為智道非智之謂也  
百姓貴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射道成性清虛自守為  
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儀儀而功自  
成其玄德遠矣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千方外六經之義  
是所罕言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世  
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宋之自具相傳以  
幾天下士為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為高狂悖為尚

漢書

漢書人君所以禁淫靡靡不軌而輔於治者也易者先王明罰  
勸法書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國之三典以佐  
王刑邦國詰四方同州以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是也刻者為  
之則杜哀矜終三受欲以威劫為化感為治乃至傷風害親  
名者所以正百物叙羣臣列貴賤各序名而責實無相稱者  
也春秋傳曰古者名位不同節文異數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  
名物之類是也指者為之則苛察繁縟滯於析辭而失大略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法堯舜禹湯之行事攻不節所求之  
食稍損三寸貴儉養廉義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人  
漢書以為未出清廟之宗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  
人鬼辨帥掌其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於是其取也愚者為之  
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其兼愛而混於親疎也

縱橫者所以明辯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為本  
世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周  
官掌三以節之聘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離主之德意志  
縱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諷以九稅之利九儀  
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倭人為之則便解利  
口傾危安諛至於賊害忠信擅邦亂家

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主君之化無所不習者也  
古者司史歷記則言行行備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  
之職也故者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華言非而博是以雜  
漫美而無所指歸  
農者所以播五穀養衆寡以供衣食者也書叙八政其一曰食  
二曰食孔子曰所重食周官冢宰以九職辨萬民其曰三農  
生九穀地官司農巡邦野之稼而辨穠稂之種周知其多寡  
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是也郵者為之則井里之

論者往來語之說也傳載則人之誦詩美詞于鄉黨古者

人在上史為書賢為詩工誦教諫大夫規詢士傳言而庶人

則以之道聽樂論罪不畢也周官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

方應以詔師以知地俗而訓入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

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

遠近尼是以君子不為也

兵者所以禁暴靜亂者也易曰古者聖王為孤幼木為矢孤矢

之利以威天下孔子曰不教人觀其謂奔之周官大司馬掌九

法九伐以正邦國是也然皆動之以仁行之以義故能誅暴靜

亂以濟百姓下至三季修德教事伐暴常不撫其人設變詠

而戒仁義至六百姓難報以致於亂

大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於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據其象始以通神明之變為卜筮以著其吉凶占曰

禍福來物類形法以辨其實職周官則分在保章馮相卜師

人占察能擇而太史之職實司總之小數者雖得其平猶便以

知事相亂以惑於時

易方者所以除災殃保性命之術者也天有陰陽風雨晦明之

象人有喜怒哀樂之理故聖人法象而為之則和平調運事其情

則感而生疾是以聖人原其理之未因鍼石之用假藥物之

調中養氣通滯結而為之藥其善者則原其所以知政推疾

以及國周官醫師之職掌醫藥諸病凡有疾者治之是其事也

制者為之則反本傷性故曰有疾不治而得中醫

此諸子合八百五十二卷六十四百二十一卷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同歸小說聖人之教也而

月集五百五十八韻十六百二十卷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執言能識山川能察師旅能誓衆紀能  
謀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言其因物興情靈無礙者也唐  
歌虞諒尚頌周雅致義緣情紛綸相襲自斯已降其道漸繁出  
有滄渙時移治亂之弊迂變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風於南  
楚盛鄒枚馬陳盛漢交西京平子鬱發於東都王粲獨步於章  
金爰逮晉以見稱潘陸並黼黻相輝焉商閭起情於烟平金石  
相義陳子雲天求嘉已後玄風既扇辭多正於文泰風力降及

江東不勝其酸宋文公之世下世梁初宮嬪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煥斌蔚辭義可觀張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莊麗之間彫琢甚麗麗極闕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效習朝野翫競爲宮賦流名不已訖于我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其中原則兵亂積手文章直趨後魏文帝頗效舊制未能宏侈例皆渾古奇宅淳濃辭人間起高言累句紛紜絡繹清辭雅致其所未聞後周皇制千戈不暇君臣戮力專事經籍風流文雅我則未暇○其後南齊陳隋東齊河朔諸子有隋四傑一統采荆南之杞梓收會稽之蘭竹餅餅入才士約萃京師爲公國朝少文國朝多忌當路執權始相擢授於是握於具擢靈蛇之珠韞荆山之玉輒死溝壑之內者不可救皇懷怒刺於是囚焉官者陳詩觀風節亦所以爾也盛衰世運有討歸此五種今言而伸之合爲三種謂之盛衰生殺止有書詩辭卷之一

列傳  
唐特進

車穆

徵  
撰

太祖穆子顯慶自之隨成化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風被言爲  
偶懷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子來歸楊統軍從太祖擊  
大計師於芒山太祖臨陣厲馬驚突圍而進以馬受敵太祖而晉  
之授以從騎清園俱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  
故得免旣而與穆相對顯左右謂曰感我事者其此人乎即  
令阮慰關中所至兄定進位大將軍授原州刺史。穆以二兄  
賢遂並爲佐命功臣而子弟布列清顯擢太僕丞滿不授拜  
太祖不許數年陞位上柱國封并州牧官開國作相爵趙之侯  
也遣使招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  
兵凶險勸穆及穆添拒之乃奉十二鐵金無所於高祖蓋天子之  
服也穆奉以天命有在帝乘勸進高祖旣受禪俄而穆來朝  
祖降坐孔之拜太師於是穆子孫垂在穆祿崇禋儀同其一門  
執事賜者有餘金貨盛當時無比穆兄子崇  
崇字承隆要果有異舉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數封迴樂縣  
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怪而問之對曰  
无勳大國而幼小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  
由此大奇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突  
由此大奇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突  
襲并等擒其威略等來內附其後突厥大爲寇掠崇率步騎  
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突厥圍之城本  
荒廢不可守糧將乏戰又无所食每夜出掠賊營復得六萬  
以健軍糧突厥畏之厚爲其備每夜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飢  
死二略尺遲明奔還城者尚且百餘人然多傷重不堪戰崇  
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勤崇知必不免令其  
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多吾死且可降  
方便走散勢力遠鄉若見至尊道禁此意勿疑入突厥降



宣敏爲詩其有幽貞之志王太奇之坐客莫不嗟賞唐書踐祚拜奉車都尉奉使抚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啓石室之寶漢室祚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豈秦皇曷敢守而罷諸侯驪后雖誦邪而陳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祇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顯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印契南徇荆巫周德之衰茲士遂成戎首矣政失

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鷹舉龍之運象天貳地  
居揭繇之期億兆臣民百神受職理須遠建帝屏封植子孫繼  
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轍抑近宵之權勢宗公族之木枝但  
三蜀二齊左補天險公王威儀今正其時若使利建人豈封荆  
悍所巨損恩其非望矣臣杜其邪謀盛業於其同人也之長久  
安声茂矣齊日月之昭臨雖李謝多聞然情深體固輒申微見  
戰戰惴惴惟深帝省表裏之謂高顯曰子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愛  
蜀王奔鎮於蜀

巨盧勳字定東昌黎人也本姓慕容其北地主精之後也中山敗歸魏此人謂歸義為巨盧因氏焉父寧柱國太保勳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薊夢時遇新破各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勳後世有詩句少陵葉國子李略涉文藝

宇文所

宇文忻字伯樂本朔方人幼而岐嶷爲兒童時與羣童游戲輒爲部伍進上柱刻無不用命有讎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惜活名將唯汝哉韓白南霍爲未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與僕並時不令堅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從周濟王憲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韋瑱寬之鎮玉壁也以所驍勇請與同行瑱有戰功加位開府驍騎將軍進爵郡公從周武帝伐齊州齊主遣使親取六軍兵鎗甚盛帝憚之欲使師忻諫以陛下之聖武棄敵人之衆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聞恐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秦耳帝從之戰遂大克又帝攻周并州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左右皆戰帝挺身而進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垂勝遂北以至於此致令傷王奔波關東舉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懼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又晉王遣位大將軍馬邑王濟時去忻情好甚協又爲丞相因恩顧廢衛尉卿作亂以忻爲

高類

高穎字昭信自云渤海脩人父賓育祿歸居獨孤信引爲隱居  
賜姓獨孤氏。穎少明敏有器智司略冰雪史才善詞令初穆  
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出貴人  
十七周齊主憲引爲記室。穎得政事知穎發明又習兵事多  
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遂揚東論意穎水自欣然曰穎受馳驅於  
是爲相府司錄時長史甄謨司馬劉劭並以著績被誅高祖  
慮於穎委以兵符尉迎之衆兵士懷字遂步騎公萬達此武  
臣高祖公尊爲當擊之軍至阿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  
令崔仲方帥父在山東穎父見劉劭謨誅並無去意遂自  
殺合之有女適穎爲父命傳於後人薛母云定壽才口

一

俄之近傳其病之謂太常丞志齡曰周大元以好樂而工教  
 不遠安可復爾時帝偶遇其臣可引以觀禮並辱稱謂曰倘  
 願知十山盛實山川險易悉為移遷後謂觀千雄曰近來朝  
 珠元細紀有人奏之帝以爲謠訛朝政於天下詔試之諸子供  
 邊○頗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於節連引  
 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等七朝驥驎等皆領所推薦以  
 善賢用爲一代名臣自隋立而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特  
 二十年朝野惟服元聖議分致升平煥之力也論者以爲貞華  
 相及其後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細覽不已所有奇策高議久  
 損益時政頗皆創舉出既知者

事自置之及乎權衡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爲琅國公以威靈  
 焉然兼細言民部尚書威靈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駑劣  
 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充幹多務也威乃止○初威父在西魏  
 以匡用不足爲征統之法願贈爲官而對曰今然爲者正如  
 張弓非斗世法也後之君誰能辨○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  
 至是奏威賦職務從輿典上悉從之漸見寵重焉高祖嘗朝  
 政威見言中以銀爲慢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喻上上嘉之政  
 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齊整一人將日出朝之威當上前不  
 法上避之而出威又進止揖不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  
 若是言先憂矣於是賜馬一匹鐵十綸薦尋後兼大理卿京兆  
 尹御史大夫卒官憲如故詔卹以威領五職繁劇步卒賈  
 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威感朝夕投我忘行遠公爭賢有  
 狗彘之心因謂朝臣曰威威不恤我死以措其言我不得威  
 何以行其直道楊遂等比因至者國朝古公勸我冒化弊威

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改意其患之爲常問侍臣盜賊事字  
 又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慮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  
 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慮其離近帝曰何謂  
 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葭陽沁水帝不悅而罷卿  
 史大夫裴蘊帝曰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監後人  
 官畏威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成除名爲民後月餘  
 有人奏威突厥於國不動者大理備書威自陳奉事二朝  
 二十餘載精誠微服不能感於黷亂裴蘊罪惡萬死帝憫而釋  
 之○半文化及之統逆也以威爲光祿大夫化及敗歸於李密  
 未幾密敗歸東都化及嗣以爲上柱國邢公威自以隋室舊臣  
 遭逢喪亂所經之典皆當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  
 充坐於東都閭閻門內威請謁見穉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救  
 之曰公隋朝宰輔故臣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  
 李密王充皆往於穀陷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觀  
 堂請見又不許於家時年八十二○威治身清儉以廉見  
 稱每至公議悉人具已雖或小事必問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  
 之身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奇發論者以爲非適  
 允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水旱興具  
 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請闕者又詞詎使人  
 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爲物議所譏子嬰  
 寔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十四詣李王諸儒論讀詞政可說見  
 者莫不相善及長博覽羣書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嬰其父敗  
 之頗爲石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其奇之素每戲威  
 曰楊素細戶蘇鑣無父後寺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如議案  
 因而得罪議張不行諸果志上五篇以見其志  
 史臣曰齊公輔國伊璠早預經綸魚水賓行風雲玄感正身直  
 道肅諸典運心同契會言獻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寄參謀  
 歷安勝千里周旋既便禹迹思布堯心舟楫具寄張撫斯舟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評語卷之十一

李德林

史 130—496

人受命自天不加治亂即公事孝寬東道元帥師以奉  
 爲敵之長兵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啓啓大將軍上牙宇文  
 什羅弘度並受剋逐便饋金帛中檢一人情大異高祖得詞啓  
 深必爲憂共卿釋讓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  
 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今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遭  
 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果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  
 推場侯村驪罪送其逃便便領繫銅則即公以下必有驚疑  
 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深察所以辭難適括以之則趙如  
 愚劣見但遣公一腹心朋友智勇五請將者來所信伏者遠至  
 軍所使觀其情偽豈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梧曰若公不發  
 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顯馳驛注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  
 凡所謀讓多此類也○高祖登祚之日授內史令初授受禪處  
 度即勸高祖畫城宇文氏高顯揚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  
 以爲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乎竟此事於是懷家  
 誅之自是品位不如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德林既少  
 有才名重以資賴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和者謂爲古人  
 焉德林以梁主牙及元諧之族頗有節意大江之南抗衛士用  
 乃著天命論上之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  
 幸回林德林以疾不從勅書追之者後御筆註云伐陳事宜宣  
 自隨也時高顯因使人京上語類曰德林若思未退行宜自至  
 先取其方畧高祖以之付管主廣後從軍駕還途在途中高祖以  
 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聚會以七寶裝囊公使自山東无及之者  
 及陳平授柱國郡公管主廣已宣勅訖有人說高顯曰天子畫  
 策管主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  
 責此且徐世觀公有若虛行願入言之高祖乃止○德林美姿  
 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僕使佐觀同  
 受之曰此即司朔之英靈也器重沈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  
 高澄方察觀收整即大相兼重班東之言无所不及德林少

趙璉

通鼎李賢通天水人也深仇有器易略涉書史國史補引為相府家軍暴熾破洛陽又太祖班師颺諺留抚紘士叛太祖從之武帝出其策悉欲收齊河南之地颺諺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衆尤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无功尋從上柱國于翼率眾數万自三鵞道以攻陳亢陳十九城而還以論戮功不見錄國史補為丞相拜天官都司會又戰於颺授晉綬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拜相州刺史朝廷以颺曉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旨尋出為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颺嘗有疾百姓奔颺爭為祈禱其得民情如此與劉多女許颺為銅十鐵不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為常法嘗有人盜颺田中董著為吏所執颺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獄輸而遣之令人載棄二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服過於重刑其以陰化民皆此類也上幸洛陽颺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教責卿之為政深副朕懷

趙芬

蔡字士端天水西人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恭祖引爲相府  
 參軍國拜內史恭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  
 決者分爲兩斷莫不稱善國爲丞相尉遲弼司馬謝靈運  
 往來參察弼之客曰高祖由是深見親幸順皇初罷弼

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宋王劼嘗歸

其孫平王勳始爲相也公谷周柱國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  
尉洽及爲丞相恩礼殊厚高祖王謀司馬有難並斬穴內侮高  
祖深以淮南爲憂時衡若輩多壽陽恐其懷二心遣平馳驛往  
代之弼果不從平遂北亡執衡送于京師開皇三年徵拜度支  
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寧奏令民閉門每秋家出  
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均養悉備之聞悉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  
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  
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灾  
而民無乏色臣聞勸農有方蓄積尤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左飢  
饉陛下憐山東之災置若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洪  
恩何謂空矣然終國之道當重儲蓄請勸許州刺史孫令以勸  
襄積穀爲務上深嘉之自是州里豐衍民多饒富○轉工部尚  
書名爲祿職時有令告大臣曰祿職絕非弘朝廷爲擢者上意  
將斬之平進諫曰臣聞祿職所以拔其深山大岳疾所以拔其  
大臣不勝至願○陛下弘山海之重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疑  
不難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祿紹之旨不應聞奏  
陛下又復誅之臣愚見代之後有劉聖德上於是赦紹因敷奏  
臣排謗之罪勿復聞

蘇孝慈

職曰各有差上並奏

李維新



之傳諸子孫曰知通當選為絕倫非常之器非故曹所選也  
吉牛弘同志好客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以意  
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字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  
親親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陽有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  
計至於再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  
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數為大將軍諡曰忠壯拜素為車  
騎大將軍領同三司漸見礼遇帝命素為監下筆立成詞義  
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要不當貴素應答曰但  
恐富貴來逼臣无公富貴及平春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  
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驪素故用此物賜卿平  
加上開府及國圖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其器之高祖受神  
加上柱國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  
管素若求安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  
後置六拍竿並有五十人容納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曰黃  
龍置兵百人自餘平素無驍爭各有差及大李伐陳以素為行  
軍元帥引舟越三峽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  
最尾隨以過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悉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  
幸若盡日下船彼則見我離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兵失其便乃  
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十艘衝敵而下遺開府王長襲引步  
卒從南在擊別稱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申騎趨白沙岸遂  
閉而至擊之欣敗走素其無勇而獲之秋毫不犯陳人大驚  
素率水軍東下舟艦橫江旌甲耀日素坐大船容貌雄偉  
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內史呂仲南屯岷亭正據  
江峽於北岸數營被素鐵三條橫截上流以遏船船素與仁恩  
陸路俱發先攻其柵仲南軍潰素徐去其鎮仲南後援別將  
之延州素遣巴蠻三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檣破賊十餘艘  
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南僅以身免陳主還其信州刺史  
順帝嘉安蜀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素懼而退走巴陵以

元散卒皆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素懼而退走巴陵以  
會及梁州刺史進爵國公改封越國公代縣威為梁  
有後射與高祖軍相擊朝政素性疎而下高下在心朝臣之內  
須其高祖故牛弘等接應道衡視察威嚴如也自餘朝貴多被  
凌辱其不願屈辱者令素監營一善官素深失山選谷督收嚴  
識度不如頗使多命令素監營一善官素深失山選谷督收嚴  
意作者多死又官成上令高祖前視奏稱願賜大獵人丁  
為祖不悅素懼計无所出即於北門營獵孤皇后曰帝王法  
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何足費費后以此理喻上  
上意乃解。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  
塞討之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每慮胡騎奔突官以疾車步騎相參  
靈州用為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拒取勝之  
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軍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  
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素擊突厥一餘少而至素擊大破之達  
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餘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素  
略乘機劫敵應交无方然大抵取戎戰軍有北軍令者立斬  
之无所寬貸每將臨寇賊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  
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又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  
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无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  
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懷有必死之心由是戰无不胜稱為名  
將素時貴倖言无不從素征伐者微功以錄至於他將雖有大  
功多為文吏所譏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顧從焉。二十年  
素主廣為靈州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甲躬以交素及為太  
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祖為書左僕射其年以素為行軍  
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是梁朝追隨至夜而又之  
將復戰於賊越逸其騎稍後於是將兩騎升隆突厥二入  
與素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騎舍未定越騎突擊大破之自是  
突厥遠遁鎮南无復虞。時素貴日其弟素威亦

○紀漢書并華而書劉姬諸子无汗馬之勞位至柱國  
○後漢書又叙曹者上章轉並江南士人因烏智業以爲  
○王秀與素謀之謀成其罪後竟數朝臣有違者雖至誠  
○國如賓若編史方歲李綱加毀等素甘懷中之若有附會及親  
○威雖无才用必加進擢朝廷然莫不畏附唯○部尚書抑  
○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舉抗表○上素作  
○作福上漸疎足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  
○但三五一度向者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  
○末不復通判省通上賜王公已下射素前爲第一上手以外國  
○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賜之從幸仁壽宮宴更重慶又上不  
○諫素與抑送元徽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太室數處上有  
○不諱須臾防擬○手自爲書封出素之條錄事以報太子宮  
○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太素所龍陳貴人又言太子无礼上遂發  
○怒召素入房太子謀之於素○矯詔遣東宮兵士帖上臺宿  
○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  
○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反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  
○北道安撫大使率衆數萬討諒以平諒之功拜其子万石仁行  
○拜玄獎皆侯同三司大業元年上過書令素拜太子太師其年  
○卒官諡曰景武○素雖有建立之策又平楊諒功然特爲帝所  
○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素獲疾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  
○然終時醫人相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素嘗言  
○財其積累產東西二京居宅修麗朝野多慶○素尤已愛及  
○識方都會處邸店水碓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  
○○曰○楊素少而輕俠傲儼不羈素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上  
○懷遠大以功名自許問國龍飛將清六台許以腹心之寄  
○○之重楊氏素於斗牛江海無支推騎騎於龍庭匈奴

○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而時主其心營  
○離營陷君於有後謀殺家婦毀國於傾危於使○廟戶張市朝  
○霜露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多行无礼必自及其期之禍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詩記卷之十一

牛弘字仁安，定人也。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開皇初，授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只由來，尚矣。秦書盡燬，漢書亦亡。生不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今古。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我君稱至聖，猶致千道，而書藏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帝頌頌之道，太公曰：『在冊，書是知，擇符御賢。』有國有家者，易書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素亦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和武，制孔列詩，正五始以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經垂法。及秦皇取書，各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燬書之刑。先王遺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藏言之，經典廢棄，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壁山藏往，之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室之府，至孝成之世，三邊多事，諸君陳策，求遺書於天下，詔刻向父子，雖投諸諸侯之典，又於斯為盛。又主莽之末，長安兵起，官室闕書，其從焚燬，此則書之（二）也。光武嗣興，尤重經籍，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明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其間諸儒，皆東觀漢記，繼續漢書，又倍於前代。孝獻後，御史民擾亂，圖書縶帛，皆取為帷裳，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燬傷，此則書之（三）也。魏文氏漢更集經典，其藏書在祕書內，外三閣，遺祕書郎，不刪不舊，文時，論者美其未嘗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舊祕書，昭著最繁，魏內經更著新傳，雖古文舊籍，猶未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政道，則就當世書，則石渠閣京華，魏朝章句，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也。永嘉之後，寇亂頻興，因何據洛陽，秦書燬，命以鹿園立家，雖傳名，是書禮樂，寂滅無聞，刻石，裕平姚，皆燬，五經子史，縱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楷偽之盛，晉書一奉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動物，圖書記述，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蓋為多矣。然之問，經史亦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列氏七略，撰為七志，舉人阮孝緒亦為七錄，據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城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其父，其父德殷，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遺書收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又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宋梁荆州故江表圖書，因斯不存。於繹矣。及周師入鄧，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萬二，此則書之（五）也。後魏自魏方，宅伊洛，目不暇給，繹籍，關州氏，則其開古，我車未息，保安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雖其本自殘闕，猶多矣。更夏初，平復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藏書五千而已。今御書，準李合一

萬五千，以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自止有其半。至於陰陽何洛之篇，鑿方圖譜之說，亦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於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凡集之期，屬應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二德，冠往初自垂夏，分離秦倫，故數其間，雖新王遽起，而世進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上宇迄於三王，民黎盛於兩虞，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公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元節者也。臣史籍是司，覆帙懷舊，陸賈奏後，担云：『天下不可馬亡之故，知經邦立政，任於典謨矣。』為國之末，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充。私家乃有然，古民教維，永訪維繼，有知者多，懷懷惜以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得後明，則開購賞，則典公，臻仰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上納之，於是其門記書，一老齊練一元，一二年間，圖書稍備，齊章郡公拜禮部尚書。

明堂依古制修正明堂下議曰切謂明堂者所以通神致福天  
地出教化崇有德義帝曰宮官堯曰五府舜曰總章禹曰政  
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屋脩二七廣四脩一節  
方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  
殷人重屋屋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  
明堂度九尺之集南北七步五至凡室一庭鄭云此三尋或舉  
宗廟或舉生養或舉明堂之言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室  
所注古鄭亦異令不具出漢司徒馬融云夏后氏世室室  
於堂故命以至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至周人明堂堂大  
於夏室故命以至夏后氏世室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  
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  
周室而依馬融之言則周室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  
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  
人殊鄭註王肅亦云宗廟路寢吉明堂同制曰寢不踰廟明大  
小是而今依鄭玄註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  
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人升后稷爲七先  
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  
事於二丈之堂惠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堂據燕禮諸  
侯宴則賓賓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行  
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一姓之間豈得  
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  
於木室之內北西面太昊後復坐於西北近南北面祖宗配享  
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文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饗  
宜牛羊之俎四函九州美物歲設後須席士升歌出櫛反拊拊  
箏升降亦以爲樂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刻向別錄及馬宮蔡  
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孔明堂圖明堂陰陽泰山祠義魏  
家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言皆古實得而王今明堂  
論者鄭玄云是呂不韋所撰秋王一紀之章章孔家所傳

明堂圖周公所傳周書內有月令傳五十三即此也各  
有證明文字多不載東晉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傳集解者  
尋子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  
稱周書亦未可即爲秦書其內雜有漢書之徒皆聖王仁  
恕之政也蔡邕其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  
配上帝也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大室  
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明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  
士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  
也屋圓相徑百二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  
極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闢以象卦  
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  
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木闢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  
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角之  
象也高三尺以應三統四節五音六律其行水關二十四文象  
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據其模範天地則象  
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  
之號不得而稱九月其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明堂  
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遺蹟絕無魏氏二方未  
平無聞吳造明堂則特中表額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廣于之  
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皆除  
之宋齊已還藏廢於此乃世之通儒無思術而王莽中於  
是不行後魏氏所造出自李仲三三相重合爲九室屋宇  
其房間通街窄狹多迂无可取也其堂更加梓柱九  
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葬矣今皇猷遠闢化靈於方  
廣大不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庸謀而議限今相與定必道五  
室者但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土府亦曰文祖黃白利計  
白曰顯聖黑曰去炁蒼白靈府鄭玄註曰去炁去炁明堂圖  
案且三代相傳者不損壞至於五室雖無不亦美室矣故王夫

二月分在青陽年左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其時  
 之室而據政焉凡室者不皆在堂偏是以前為五室明堂必須  
 上圖下方何孝經緯神契曰明堂者上圖下方八變四達布  
 政之宮也禮記禮運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圖下方五經異義  
 鄭玄大傳于堂亦云上圖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  
 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官九階四旁兩夾窓門室三  
 二室三之一般周不計者明一同異制然考工四向東周亦其  
 終不言室制亦蓋同可知也其般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  
 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般則有灼然  
 可見明堂必須為重屋者何禮記禮運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  
 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圓行水左旋以  
 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為宮主廟  
 以為明堂辟雍太室向於紫宮廣指亦以為明堂蓋辟雍太  
 室同實實為三云明堂者取其示禮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  
 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室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象則曰太室取  
 其周水謂之辟雍則曰辟雍其義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  
 禮記禮運篇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孝二者不同衣律鄭玄  
 亦以爲別辟雍代乃繫其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必於明堂主廟  
 其制公王燕上帝黃帝時明堂圖一殿无分室蓋之以茅水圖宮垣  
 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  
 列於明堂亦有壁水亭九明堂靈臺水流小洋洋是也以此須有  
 辟雍水亭下事必詳古昔今造明堂須以孔經為本形制依  
 於周禮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無使誤詳以筆之  
 理其下室九階上圖下方四向重屋四旁兩夾窓門依考工記經  
 說室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又太室方六丈  
 通天屋徑九丈八圍二十八柱堂高三丈四向五色依周禮月  
 令論殿垣方在水周于外水內徑三百步依泰山禮禮記

禮記

必發青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不直為黃鍾一均唯用  
 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律本意故須依孔氏禮  
 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呂自作黃鍾一均也又論  
 六律律不可行以約宋志曰詳案古律及今律六十律无施  
 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律律書云太常使素女  
 鼓五十絃琴而悲聲為一十五絃假今六十律為無得成外所  
 不用取太常必為入孔必窮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六司  
 樂掌成均之以鄭衆註云均調也宋師上調其音三孔義示新  
 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義示新  
 下四懸歌者用黃鍾上五呂歌但一絲之間皆用二調是知律呂  
 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法相為宮者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  
 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晉荀勗依魏記以五聲  
 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律由黃鍾之笛生應黃鍾下徵  
 應林鍾以姑洗為清用大呂之笛生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

字文慶

宇文泰字神慶洛陽人也周書為丞相與高祖見親侍之  
賢丞相重事奏以心腹關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  
出除京兆尹總管禁衛軍遷初上清龍時嘗與泰上馬書又

元矩

元孝矩洛陽人也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  
相樓之志陰謂皇太子晉漢氏有諸呂之變朱虛蒙年卒安劉  
氏公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蓋將黃之爲兄  
則所傷孝矩乃止周圖重其門地娶其父爲友陵王妃及上壽  
驛立爲皇太子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礼弥厚俄拜壽州總管兼  
攝叢知名

漢孝恭皇帝二年拜安州掾管歲餘旋原州掾官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與同伯者而執之腰察其邑號而許止遂捨之相詣闕訟獲受金縱賊隨使歸之使者庫責獲金何意



前空王位國齊公益曰獻少子无忌嗣  
使曰曰長孫氏爰自代漢來歲京洛明傳鍾鼎夢堦亭山河宗代  
八王无以方其茂績張氏上策不能違此重北背獨擅雄辨熾  
早稱來俊貞司禮闈並統師旅且公且族文武仁愷或壯貧英  
武或包奇略因戮制亦懷彼戎夷傾巢穴落而勝稿新塞厄絕  
鳴鏑之旅澗橋有卑干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得茲爵祿不  
亦宜乎

史 130—507

列傳

韓擒虎字通何東人也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官至大將軍擒虎少慷慨以膽略見稱於時雖有雄傑之表性又好奇嘗經史百  
 家皆略知大旨周武帝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拜  
 都督韓擒虎北前使入界擒虎其時陳人拿氣開皇初高祖  
 擒虎吞并江南之志以擒虎有文武才用風威名於是拜為  
 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其為敵人所憚又大舉伐陳以擒虎為  
 日而拔於新林江南多素聞其威信來請軍門蓋不絕  
 陳人大駭其將樊猛曹王田瑞等相繼降之晉王諱上拔高  
 祖聞而大悅宴賜群臣晉王遣杜芳與擒虎合軍步騎二萬陳  
 軍遣領軍蘇威守朱雀門擒虎至聚驛而遣杜芳為前導若  
 所敗軍降於擒虎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  
 敗擒虎之曰老父高降諸軍何事眾皆散走遂平金陵擒虎上  
 帝時賀若弼亦有功乃詔於晉王曰此二公者深謀大略  
 通戰勝本委之靜地惟民悉如朕意九州不日數百年  
 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聞以斬妖寶證使快  
 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又下優詔於擒虎曰中國城於萬王  
 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王寇旬日郭將軍  
 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內盛業光於大業必應前古罕聞  
 及至京師與擒虎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將山北戰破其銳平擒  
 其驍將獲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不交陣晉王之比擒虎曰不  
 奉明旨令臣與弼爭功時合勢以取傷都督乃敢先期建賊  
 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不血刃直取金陵  
 遂取陳國實據其府庫其集穴至方扣北門

韓擒虎之斯乃收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止上曰二將俱合上  
 於昇健位上柱國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青驄馬駭會  
 後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虎本名豹平陳之際  
 又乘青驄馬住反時節與謂相應至是方悟○後突厥來朝上  
 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  
 詣擒虎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然顧之突厥惶然不敢  
 仰視其有威容如此拜原州總管擒虎還京上宴之內殿恩孔  
 殊厚與同其歡母見擒虎下儀衛其宴有同王母異而問之  
 其中人曰我來迎王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驚為驚走至擒虎曰  
 我欲詣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閼羅王擒虎子弟欲替之擒止  
 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閼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卒  
 賀若弼字輔伯滎陽人也父豹以武烈知名仕周為金州總管  
 ○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  
 當世周王惠而敬之引為記室未幾封當寧縣公任小內  
 史閼羅王弼陰有非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祖曰朝臣之內文  
 武才幹無出弼右弼名高祖曰公信之矣於是拜弼為武州總  
 管委以平陳之事弼欣然以鳥已任款取陳一策上稱善賜以  
 寶刀劍犀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為行軍總管州度江而進弼  
 曰弼親不願略遠振國威伐陳弼除弼之暴上長江弼其  
 若此如使弼遠振國威伐陳弼除弼之暴上長江弼其  
 且不恨弼之請弼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具饌於江上列  
 旌幟管絃鼓吹弼以為大兵至悉殺之弼曰馬既防人交  
 代之竟也弼南出拔之執其刺史黃恪等本威肅恭毫不犯  
 有軍士於民間弼者流亡制之進心弼山之白土周陳將  
 連周晉安在弼反田瑞獲弼孔範蕭子雲等以勳兵并戰田  
 弼擊之之唐法華相繼進弼軍殺弼弼知其難



三六州諸軍素易相謂之曰打拉達軍國之開闢以

卷之六

水上下利為難濟國庫未安即令子幹領州明年突厥寇蘭州子幹率眾拒之至可洛岐山與賊相遇賊眾其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疲賊眾大破之於是冊授子幹為一州將軍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容安寧之子幹別路破賊斬首千餘級尚相嘉之道帶威儀從容安寧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奏見吐谷渾王國投男女重口二旬而還高祖以賊西驅破寇掠其地之役俗不設村塢也子幹勸民為堡由積穀以備不虞子幹言曰此乃先王遺教也子幹雖新行又伏願聖恩以賜之

史記

高祖在位時而不得行其志且隨西河石士懷民擁護未寧不可然因建此見也田之新獲必貴多而後人功不虛也田之新獲必貴多而後人功不虛也田之新獲必貴多而後人功不虛也

時權將伯上士及平齊之得其父戰後重賞以起其子戰太平縣公討回之亂也高祖從梁士彥擊之及與回軍相遇賊先登郡城之守官皆捕其屬賊諸左右曰事急矣吾當死於是馳而奮發殺數人眾亦亦力官軍乃振又迴平以功拜上大夫將軍朱勉以謝及大誅烏賊賊聞相繼坐除名配彭澤為成安軍餘定之擊突厥也高祖詔門請自效榮定棄其姓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不何罪過公殺之但當名遣一壯士決勝負且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將軍領軍將軍將軍之役又以功加上開府及高祖等作亂江南以行車檢校從楊素擊之萬歲眾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萬歲越海攻陷城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里萬歲無

同

乃置晉竹高中之於水及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拜其子為將軍中萬歲還拜左將軍將軍先是將軍走萬歲來降拜其子為將軍中萬歲還拜左將軍將軍先是將軍走萬歲入自歸於川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萬歲軍士皆降之萬歲令左右帥其眾而進行千餘里破其三餘部廣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降賊明珠王於是勅石顯美等萬歲遣使奉表請降入朝詔許之萬歲除名不殺其子萬歲既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賊賊到江連連無入臣節上萬歲治其事王秀奏萬歲受賂賊賊到江連連無入臣節上萬歲士暴虐不安臣食不甘味知臣計授臣也高祖曰臣留美等若其其州有吏節以饋臣臣至灤水設宴方到由是不相入餽實不食臣上以萬歲有期應大知臣以卿為人何

官為極重顯為國賊以顧有司曰明日將斬之乃殺而後葬  
順帝命左僕射高湛左衛大將軍元景道曰臣乃武臣賊子  
人每行兵用師之與未嘗不身先士卒元景道將士皆為  
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一息少解於是除名為之族其後  
開皇末突厥寇京師可汗遣使上言臣等欲討之  
正諒帝遣使出馬邑道方幾至山陰突厥使和將軍李  
賁等出塞至大山山與相逼突厥使閉口隋將為誰候  
騎報突厥也突厥使曰聞非賊也突厥使曰是也遂  
頭聞之躍而引去乃賊使自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賊  
逐北入碛一百里廣道遠而還楊素其功因諸方機云突  
不降初不為素所害素上言其功遂獲其功方歲數抗素陳狀  
上未之信會上有仁壽宮北還京師發皇太子府東宮  
問方歲在萬歲春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方歲諸事  
矣以陽於上上謂為信然召方歲時將主卒在朝稱第  
將與人方歲謂之曰方歲曰為汝極言於上事當矣既見上  
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憤於上上大怒左右  
殺之既而悔之不及天下庶聞者謂之不識莫不嗟惜之  
方歲為將不治營衛令士卒之腹所安無營衛之備廣亦不取  
犯臨陣對敵頗變元方歲良將

列傳

劉方京州人也性剛直有膽氣以戰功拜上儀同三司受降進  
爵為公仁壽中會交州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  
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據馬延城楊素方有將帥  
之略上於是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以摩支付即殺德  
長史統二十營而進方以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  
斬之然仁而愛士有疾者親自視養長史史德其軍至郡  
川疾其宗能通留之州能分別之際方哀其為而涕泣  
有威德於世論者稱方為良將至和德通則二千餘人來

方為總管至京師何嘗不戰而破之進兵臨解子先命  
以楊福子子權而降送於京師其有餘眾者恐後為亂皆斬之  
悉獲驍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并師趙壯景大業  
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月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之師水開  
以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變其賊懼而潰敗度江行三  
十里即棄口象四面而至方以銳對象象中為其謀其陣主  
力戰賊奔於柵因攻破之俘虜萬計於是前後連戰無不擒  
進至大錄江賊據險為柵又擊破之輕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  
真國都林邑王梵志奔城奔海獲其朝王金入汗其宮室刻石  
紀功而還方在道遇害而卒帝哀其忠賜諡之開皇時有馬皇王  
劉李充楊武通陳水貴房北俱為邊將名顯當時○是時並不  
知何計人也其多權略有武藝固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也  
至顯李威等討其蠻平之拜封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也  
邦泊以備沮突厥數萬騎來之異力戰累日衆寡不敵竟為  
虜所敗云失數千人殺虜亦過當其後備邊數年每戰皆大克  
捷○劉驍善射固固以其有將帥才每以行軍總管也其  
其德陳冠數有戰功為人所懼伐陳之役及高智惠反攻討  
皆有餘績官至柱國白水郡公○充龍西成紀人也少慷慨有  
英略開皇中擢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官至上柱國武陽郡  
公拜朔州總管其有威勢為虜所懼後有人誘其謀反徵京  
師上遣怒之充世素剛必嚴厲而卒○武通以農桑陰人世家  
劉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而南突厥有功封白水郡公拜左  
武衛大將軍時梵志未平為邊患朝廷以其威名雖服蘭二州  
總管以鎮之後與周法回討嘉州叛徐階向軍初不利武通率  
數千人為賊斷其歸路武通於是疾馬驟出賊不意被破  
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即落而奔武通轉戰數百里為賊所破  
四面路絕武通即騎突擊賊馬為賊所殺之○永貴唐石胡  
人也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開皇中拜將軍以行軍總管

魏人北魏有武略頗為行軍提督擊勇以功官至柱國

之功臣清少步卒二千抗上萬之廣師鐵矢盡勇氣亦厲壯哉  
子幹西出清海北曉玄塞胡夷備懷煥燦與警亦有可折萬威  
實戰智勇善抗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其出河內南平東原  
兵鋒所指敵驚城論功仗氣犯軒黃巨備雖生必死其罪  
人皆謂有李廣之風焉方朕令與私治軍嚴肅吏竊林已  
遂清南海微外有山無不眠凡此諸將志烈過人出當推戴  
之重入受承牙之寄雖馬伏候之風行南商趙充國之教動西  
羌諸事論功各一昨也

盧思道 昌英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聰慧俊秀通於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  
公叔為之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  
力讀諸師事邢子才後思道復為文以示劉公叔公叔又不能甚解  
思道乃喟然歎曰子才之有益於我然哉因就劉公叔借書數年  
之間才卒劉公叔不持操行好輕侮人乃大保中魏史未出思  
道先已讀之由是大被譽尊前後屢因而不調後左僕射楊  
道芳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奉軍長直中書省典司府門朝  
文士各作挽歌一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楊休之相孝穆等  
不獨謂一二首唯思道一首故時人稱為八米盧郎因思道  
平齊後義同三司遷赴長安與同輩楊休之等數人作聯語  
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楊休之等同作者  
而思道美之思道為永和北魏陽太守非其好也為孤鴻賦以  
寄其情曰金去季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思道公  
才春年嘗謂冠朝到者過途驚竊思道又揚公君卿  
詩進已下曾分庭於人則無相擬或稱大盛其光復而

論

獨往之心未始不懷抱也補生外和有小氣疾分付坐噓作子  
東原供何之謂伏野望望露露露露露露露露露露露露露露  
羅者所獲野人馴養其之於余野人馴養其之於余野人馴養其  
兼以輕疾大易折斷傷於野人馴養其之於余野人馴養其之於  
高也若斯情自遠心息而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  
也若其折折折折折折折折折折折折折折折折折折折折折  
偶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獨  
至永言身事則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地多所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隱  
被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道士妻曰省有駕部手詔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則重重  
雖而雖而雖而雖而雖而雖而雖而雖而雖而雖而雖而雖而  
以贖論上奏其納之

薛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清雅容  
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有  
妙故幽州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年十七魏濟南王元  
暉葉召大尉參軍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高祖嘗大其部下  
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大僕則高祖曰而昌衡  
出為徐州總管長史其有能名吏部尚書道虔感之曰德名入  
表行為士則論者以為美談嘗行至洛陽所乘馬為代牛所觸  
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償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中常  
理此非人情也君何調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

薛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六歲而孤事母至孝年十二

主簿傳傳錄以通錄主客則按將之律贈詩五十  
首例和之南北相美魏以曰傳到所謂以刺投魚耳付詔  
館與在陽廣惠安李德持齊名友著傳作相從元帥  
府主簿傳錄州刺史高祖受懷除內史舍人後數歲授內史  
侍郎直衛每構文必臨坐受而傳壁而問外有人便怒其  
沈思如此高祖每曰詩直傳作文書相我意然賦之以迂謬道  
術久當握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相與交高祖揚素雅相推  
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高祖嗣位轉肅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  
仕帝謂內史侍郎唐世基曰道術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術  
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頃帝覽之不悅謂唐世基曰道術致美先  
朝此道術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術不悟司隸  
刺史唐世基諫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唐世基辭下氣而道  
術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術謂朝士曰向使高祖不死  
今亦當以行有人奏之帝怒曰彼德高頻和付執法者勸之及  
奏帝令自決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子五人收最知名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解卷十四

三子有齊之李皆以辭讓新開愛歷周隋咸見推重  
李代俊傳詳則時之令望歷歷然以俱照騁選足以並驅  
文祖繼金聲玉振靜言勸推盧梧二子之右李薛衍青抱  
思道傳除家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讓細行之所致也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解卷之十五

列傳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高平人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好儒雅  
論博涉書史所覽將方卷三札二論其所研精窮理或  
得其妙年十四時得相東主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弁有疾  
請克讓子克讓預焉克讓有膽竹引令克讓誦之克讓覽畢  
其卒章曰非君多憂貴諸貴此其心片甚奇之克讓受禪封太  
子內舍人轉參軍更令于時東宮極盛天下才士之士多於  
治聞其出其下常與太常牛弘等修孔讀樂常朝典故多所裁正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高平人也世以文章自業濟年十五而孤專精  
好學博涉經史喜屬文詞梁聘達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召為記  
室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及國恩受禪出為台臺札部侍郎  
數年遷著作郎高祖以魏收所撰書機貶失矣平緒為中書  
事不倫序詔諸別成魏史唐身祖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  
八傳別為史論及例一卷唐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唐又以  
為司馬正則立紀傳以來求皆非一人无善惡皆為立論計任  
身行跡其在正書事既无苛不足勸勵再述作同銘煩重叙唯  
其繁大案在明聖之才發揚聖古君子曰者无非其素其間  
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稿有暴謫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  
无損益者所不論也唐所著魏書其簡要大矯收緒之失上覽  
而喜之

計善心  
善心字務本高陽人也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記  
其善心字務本高陽人也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記  
其善心字務本高陽人也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記

東漢書上未詳留執事能父陳三高相遣使告之善也  
 新莽於西階之下獲草更向經三日物書鳴鳴明曰有詔  
 拜通書散卿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及哀入房政服復出此  
 立重節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於殿下悲不能以手頓首  
 曰我平賊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物以本  
 官直門下省一六年有神雀降於舍音聞高祖召官賜爵  
 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二成奏之高相其悅曰  
 我見神雀其皇后觀之今日召公等入適此善事善心於座始  
 知即能成頌又不加點筆字停經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  
 二百段除祿書永平時祕藏而籍尚多消利善心放阮老猪七  
 錄更製上林各為搜叙冠於舊有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  
 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支博陸從典等十許人正定經史錯  
 謬大業元年轉北都待郎奏為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司愷陸從  
 朝祿徵書世之筆並加品秩授為李官十四年化及殺逆之  
 日隋官及諸朝堂謂善心獨不至許弘仁號生之曰天子已  
 崩宇文將軍攝政令朝文武莫不感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  
 預於叔而低仰若此善心怨之不肯隨去弘仁又走一馬而  
 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怨自求死豈不痛哉化及遣人窺宅  
 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奔隨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  
 大負氣命振將來焉云我好欲放你放如此不遜遂害之  
 貞觀四年明瓦諫魏徵等或傳奏治聞詞諍勝過既稱燕趙之俊  
 矣曰東南之美所在具實感取綠前雖亦在升命蓋亦道有存  
 焉濟之魏書時得簡正條例詳悉足傳於後此外諸丁各有部  
 下道或亦大皆志在立言美矣

崔仲方  
 崔仲方字季博陵人也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太  
 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李時習讀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  
 少用仲方時武帝陰有威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

八事高祖見其壯麗手摩其背仲方亦端心焉其後  
 相從之及受封上乃仲方上書勸高祖上朝服而朝仲方曰昔為  
 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皇極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統  
 之初有赤光之瑞而服旗幟並用赤又勸上除六官請依漢  
 魏之舊上皆從之尋轉司農少卿道衡安周縣公為陳州刺史  
 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大康元年歲在甲子符武平吳  
 至今開皇六年歲在甲午合二百七載春秋宣乾闥云王者三  
 百年一綱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創起於景子至今  
 景年又子午為極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後為水  
 故歲在鵠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公  
 九年陳災相繼曰歲五又鵠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則陳之後  
 也為火正故後陳陳三承舜後舜承顓頊人歲五行歲星石  
 神鵠火之歲陳族冊壬戌年之年鵠星運不語逆胡孫名事无  
 別皇朝五運相承威火德而王國號為隋與楚同分卦是火正  
 午為鵠火未為鵠首申為鵠胸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  
 若常此分發與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蓋謂天時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况土聖巨良兵強國富動植回心人神  
 叶契陳既主昏於上民謫於下險无百二之固豈非九國之師  
 夏終殺辛尚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受朝廷自有宏謀  
 但勿見所見使申奮揚今唯須武昌已下斷和徐方吳海等州  
 更恃精兵各營邊同信樂荆北鄂等州連道有排多張形勢  
 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  
 流頭州門延州公安巴陵陳城要道皆已為城置船然終難  
 口峽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進援者下流  
 諸將即須應援援安知擁衆自衛上江水權敵行以前雖恃九  
 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兵百戰之兵无恩不能自  
 守上流而大敗轉其州刺史留入朝仲方因西陳陳略

平仲文字武建平公義之兄子仲文少聰敏弱冠就縣尉  
不勝其父之口此兒必與吾宗矣九歲嘗於雲陽官見開  
祖大祖問曰聞兒好讀書二何事仲文對曰貧父事君忠孝  
而已大祖甚嗟數之飛家為趙王屬事許安周太守有由抄兩  
家各失牛後得一生兩家俱訟郡父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  
傳曰子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下於其令二家  
各驅牛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  
任氏既傷仲文自若仲文於是詞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  
州刺史劉突尚字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  
郡第治遂竟其獄蜀中為之語曰明斷无双有子公不避強禦  
有次武陽為丞相劉璋還作亂遣將楊懷收河南之地使使入  
誘致仲文仲文非之曰劉璋其不同已遣使同字文威攻之仲文  
迎擊大破威衆又遣其將字文曾渡石濟字文威郡紹自白  
馬二首俱進復攻仲文賊勢愈盛人情大駭郡人林連僧伽  
子哲率眾應仲文自渡不能支并妻子將六十餘騎閉城而  
門諸圍而躍為賊所迫且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八仲文  
能而獲免達於京師迴於是屠其二子一女高祖引入卧内為  
之下泣時享孝竟拒迴於永橋仲文詣孝竟有所計議時孝  
字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親執政意  
何如也尉迴誠不足平正恐事變之後更有禍焉之慮仲文懼  
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何能猜誠必心无  
貳仲文在京三日頗見三善以出為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  
如何仲文曰有陳方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  
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王未議奉使勿檢諱綠此別  
失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信此  
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流涕此其有仁心三  
也所自出遂安仲文置至汴州与迴將劉子昂劉洽等

漢擊破之軍子豪限去保郡七里漢擁眾數萬仲文以扇師  
戰漢眾來拒仲文偽北設軍頗勝於是遣精兵左右擊之  
大敗漢軍進攻保郡迴守將列子寬奔城還仲文追擊斬  
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襄陽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  
馬疲弊不可以勝仲文令三軍巡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  
皆謂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列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  
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有封父身擊之所以制勝  
將皆以為非所及也履險以餘眾出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  
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謂仲文未  
能卒至乃掘牛耳土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  
賊武別將席毗羅眾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督眾來薄官軍  
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  
槊鼓噪塵埃漲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沫水而死為  
之不流獲糧穀輜重京師河南悉平則羅陽人豪執賊之  
傳首關下勒石紀功橫於泗上入朝京師高祖引入卧内宴  
極歡拜柱國未幾其叔父人尉曹平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  
薄於獄中上書曰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  
向不易之道最者尉迴逆亂臣在影從臣任處閑地居衝要  
管轄枕戈誓必死迴時踞臣位大將軍臣力臣不顧妻子  
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膏肓  
關宛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府被賊圍  
張臣以廟兵八千掃除氛祲惟劉寬於梁郡被圍時參議平  
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州圍於徐州則席毗羅十萬之  
眾一戰土崩河南羣聚之徒歷時戡定當羣寇罔鼎之際黎元  
之主之臣臣第二叔真先在幽州總取無趙南郡羣寇北悍  
風內外安撫得免罪臣等五叔皆建旌黑水王謙為都武  
國要險鎮綏蜀道臣兄等作牧淮南坐制敵愾臣等勸力傳  
京師上謀竊機二江叛機三蜀臣等三叔義受恩朝庭臣等

劉公父叔兄等皆當文武重寄或前命危難之關或濟物  
之側合門誠對皇有可明伏願垂泣之思降臨而之誠  
軍味之始錄消滴之功則寒夜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三之至  
謹冒死以聞上覽奏并冀祖禔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人也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時務  
引為丞相掾領宿衛驍騎即即都為兵部尚書待馬其重  
文振見高祖用谷納父服役民居子室內妻以公主賞賜豐  
厚人皆謂其厚矣文振以狼子野心恐為國患乃上表曰臣  
聞古者遠不問近裏不亂華周宣公懷成狄秦帝築城萬里蓋  
遠而後算非可忘也竊見國家養養民食其食假以地利  
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无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  
反噬蓋其本心也臣等非陣戰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初以驍  
侯驍近事之廢舉所共知以臣等之必為國選知臣之計以時  
喻遣令出塞然後明設烽候候鎮鎮防務令若重山乃萬歲  
之長策也○時尉政事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去以故  
要屢言於帝二並并納

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策陳之策信為深遠大士  
克季夫豈徒言哉仲方傳書記以夷略自計尉過之曰遂立  
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東之役實獲師徒斯乃大樹將頭  
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膽略見重終懷壯夫之心時進  
諫言頗稱諒自其取高位厚秩良有以也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人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  
周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既而按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  
若失紀綱於後累世天獎王至一戰而摧其族加以主昏於上  
民懼於下取亂侮王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願固  
未解願陛下審之○帝大然又平去氏以功進位開府封

公內相受禪進爵至城郡公晉王諱之鎮并州也除行臺  
御史大夫自直王世昌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於法度初其  
行并城上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謂而諫王謝而罷之高  
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

元徽

元徽字君山洛陽人也岩好讀書不治章句剛毅有器局以名  
節自許少與高祖王昭同志交善周○嗣位為政會暴京兆  
郡丞宋雲六與魏諸朝堂帝入失言其切至帝大怒將殺之  
朝臣皆為懼雲有數者岩謂人曰魏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  
乎若果連不免吾將為之俱斃請閣諸見言帝曰雲連  
善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  
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發而遣之以廣平度運因獲免○後帝  
將謀鳥先執若不肯發韶願之儀切諫不入岩進繼之脫巾頓  
頭三拜二進帝曰汝欲害鳥先執邪岩曰臣非害鳥先執正恐繼

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閣野博其面遂發于家○周受禪拜兵部  
尚書進爵至昌郡公嚴性嚴重明達山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  
廷諍面折死所回辭上又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  
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王由是分諸子權存王室以為警  
之周世宗嘗謂韶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韶於昇  
選貞良有重望者為之寮佐于時嚴志工部俱以首領知名物  
議稱二人各具於於高祖曰是非嚴為益州總管長史韶為河  
北道行臺若僕則高祖謂之曰公宰相人欲令孫輔我兄亦知  
曹參相若之意也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奇節  
收口以為關人又欲生剖死因取膽為藥岩嘗不奉教排闥  
入諫王頓謝而止幅岩為人每循法要蜀中獄訟若所裁斷更  
不悅服其有得罪者則謂曰子昌公為吾前怒焉上嘉之賞賜  
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願澤于公恩之  
○帝得罪上曰元岩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天子繼三諸侯皇三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明比見四  
一蒙蔽後事顧人小咸開聖德陛下留心治道不惟  
亦由學官體察不而自決取判天旨開奏過多至乃日用  
極公未察動以文辭獎勞聖躬伏願以臣等言少減煩勞以  
神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丁安樂之義念文王憂勤之理  
經國大才下臣下裁損省煩願許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  
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以其家貧  
有司為之築宅因曰卿或正百國之宰執其見事如此右僕  
射楊崇實當領將百餘僧憐死敢件者并以此少謹勅送南臺  
時崇實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附下瑞坊整容謂素曰  
粉治公之罪素遂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謂崇實曰  
衛之賊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是歲時初有河  
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史職不干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蕭然  
下震懼上嘉之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道復  
隋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主李壽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復  
賜或數婢十口又秀得陳陽泰或與內交通諸侯除  
民值漢王源作亂遣使馳召或將與計事或為使所誑切下知  
諒反將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變不得免遂奔巴東不復自  
危篤諒怒囚之又諒敗楊素奏或心懷不悅又候事或雖不  
反心失同謀也從數程楊素卒後乃自中理有詔徵還

裴肅字仲河東人也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梁肅同志友  
仕周釋楊給事中上累遷肅正入大為國憂為丞相肅聞而  
數曰武帝以雄才生六合填土未乾而一朝遷葬豈天道故高  
相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闕上奏左  
僕射高祖曰裴肅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隱情  
所隱故不聞奏切見高祖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陛下光龍亦  
已優渥但見肅言尚明此後則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  
下至惡度越前至三燕人得罪已及家無辜心願陛下以君父  
之憂顧天性之義冬封小國其為所為能遷善漸更理益如  
或不檢則非晚合名自新之路求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  
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必貪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召肅入  
朝皇太子問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肅曰  
裴肅字仲河東人也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梁肅同志友  
仕周釋楊給事中上累遷肅正入大為國憂為丞相肅聞而  
數曰武帝以雄才生六合填土未乾而一朝遷葬豈天道故高  
相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闕上奏左  
僕射高祖曰裴肅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隱情  
所隱故不聞奏切見高祖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陛下光龍亦  
已優渥但見肅言尚明此後則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  
下至惡度越前至三燕人得罪已及家無辜心願陛下以君父  
之憂顧天性之義冬封小國其為所為能遷善漸更理益如  
或不檢則非晚合名自新之路求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  
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必貪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召肅入  
朝皇太子問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肅曰

意欲令如吳太伯讓東國王有太子甚不悅嗣之廟至  
京師見上于含章殿上謂廟曰吾貴為天子龍幸不過數人自  
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為憎愛輕重發立因言豈不可復成之意  
既而龍退步未幾上即崩廟位不得論有之廟亦杜門不  
出後執政者以領表奔還遂希肯授廟永平郡丞其得民夷心  
歲餘卒矣徐思之為方朝於朝江之浦

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首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  
係以存亡者也晉蜀二帝之變子瞻以權寵真物處今求其  
恭肅不亦難乎元徽主初在常夜相並見嚴譚真敗為非英  
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眾抗言於樹素自野雙  
標焉可相過也之告大理因圖無究柳或之趣意蓋恐邪自  
然不畏強禦其有為邪之司自柳或近之雖張肅朝不坐  
宴不預忠誠慷慨性龍麟固和終始宗周之七處女悲公乎  
之少非徒語也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即卷之十五

列傳  
麥鐵杖

麥鐵杖始吳人也驍勇有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陳太建  
中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頔俘之以獻為官戶配執御傘每  
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且還及  
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帝惜其勇捷  
誠而釋之陳二後從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營鐵杖戴草束  
夜浮渡江賊中消息其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擒帝聞之  
遣兵兵仗二十人衛之縛送高智軍行至慶寧衛者趙食京其  
餒解手以給其殮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尺悉割其鼻  
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勳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  
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  
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徽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軍

將軍仍從樹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儀同三司除右屯衛大  
將軍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  
之役請為前鋒謂諸將曰大丈夫性命自有在何在乎  
能則死兒女手中乎將受命謂其子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  
吾荷國恩今果死日我既被殺不當富貴唯請與妾尔其勉之  
及濟橋未渡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躍上岸與賊戰死  
曰武烈也三子亦果烈有父風帝以五才死節將子與賜殊  
拜武貴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讐之志與武牙郎錢儼素  
交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前今賊臣弑逆社稷  
三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山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  
合恩儼素於顯福官擊三文化及事發與其黨沈光俱為化  
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少時捷善戰馬為天下最略綜書

詞彙彙纂五功名不拘小節所馳交通輕視為常師範之  
所別陳人多賸遺得以養類致甘食美服初建德元年  
備卒高十餘丈適遇繩結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尤見謂僧  
可持繩來當相為上耳諸僧警覺因取而為之光以口銜索拍  
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而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托地倒行  
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本業中獨而微  
天下曉果之上以伐遼左光顯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  
前行在所賓客送至衢上者有餘曉光辭酒而誓曰是行也若  
不能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去諸君相見矣又從帝攻遼  
京以衝梯擊城卒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而賊戰短兵接殺  
數十人賊就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援而復上  
帝望見壯異之馳之去諸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  
恒欽左右親顧衛密未幾以為折衝郎將賞賜優重帝每推食  
解衣以賜之同輩莫與為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懷竭節及  
江都之難潛攜義勇將為帝復讎時孟方錢餘等陰圖化及因  
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社稷斯則古人之所恥  
也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露袪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  
為將軍領江淮之眾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整化及元請  
假化及大懼曰此眾幾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直前  
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  
逮捕孟才光聞警而驚急起不及被甲即襲化及德戡等無  
所獲值舍人元敏數而動之遇德戡等入四面合光大呼奮圍  
給使於營前數十級賊皆披靡光身无介冑遂為所害麾下  
數百人皆聞而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為之隕涕

宋護兒

宋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幼而卓犖好立奇節初讀詩至繫  
其鋒踊躍用兵志氣剽銳孔武有力持書而歎曰大丈夫在世  
當如樊噲會為國成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以人車服哉

而護其志護兒在江都王村客次江岸于時江南尚陷  
解之鎮壽州也常令護兒為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  
功勞進位上開府從揚州至五原衛子衡江而賊據岸為營  
直百餘里船船被江賊襲而進者全護兒率數百輕舟徑登江  
岸自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戰不勝歸无所據因而潰散  
護兒逃於海護兒追至東州智惠鎮營諸走關賊進位大將軍  
除京州刺史賜帛即日遷左衛大將軍帝甚親重之遼東之  
役護兒率樓船指海入自浪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逼  
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郭郭外並營海浦以待期會後  
守宇文述等敗遼東師對樂國公十年又帥師度海至平舍城  
高麗王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趨平壤高麗懼  
遣使執叛臣解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節  
詔護兒集眾曰三度出兵未能立賊此眾也今不可乘今高麗  
困敝野无青草以我眾擊之必破之吾欲進平壤取平壤  
為主獻捷而崑崙表請行不自奉詔長史補君固固爭不許護  
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關外事合軍少當  
千里乘勝破之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勢而無功故其言也  
征得高麗而後復讎擒此成功所不能失君庸告眾曰若  
帥違拒詔書公當聞奏會獲眾也諸將懼悉勸護方知奉詔  
史臣曰英傑未分終誰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  
名立草昧之初力宣德經綸之會舉附屬翼世有之矣固通  
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壯士困於貧賤高麗拘束  
護亦安知其有為鶴之志哉終能振拔汗泥之中騰躍風雲之  
上存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志非遇其時焉能至此也

周羅暉

周羅暉字公布壽陽人也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  
蕩王命陰曹立書從祖景叔誠之曰吾某謹汝獨放縱不  
遵身以將威至放蕩服終不改陳文帝時以軍功封侯

周法尚

慕容三誠

陳天華



高橋字若其北海人性儒雅多智辨給過人好讀書吏事弱冠補主簿受彈劾拜部侍郎尋轉民部時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高書郎應列宿觀卿才武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婦麻者裁之亦重我讀卿判數篇詞理當意所不勝多賜米百石由是知名轉吏部侍郎號爲稱職時爲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去官高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稱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行爲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指用卿弘人第第問其可不可東薛道衡才高當出卿前卿有清譽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橋而後出之天業七年終于家所奉杜如晦房元齡等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橋有知人之鑒開皇中昌黎豆盧革爲黃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術爲右丞多所糾正四力士變平涼東方季安定皇朝元道俱爲州郡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龍清河房山基爲考功河東裴鏡民爲兵部並稱明幹京兆韋暉爲民曹發達譏言南陽韓則爲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華行實關計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高橋

高橋字若其北海人性儒雅多智辨給過人好讀書吏事弱冠補主簿受彈劾拜部侍郎尋轉民部時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高書郎應列宿觀卿才武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婦麻者裁之亦重我讀卿判數篇詞理當意所不勝多賜米百石由是知名轉吏部侍郎號爲稱職時爲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去官高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稱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行爲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指用卿弘人第第問其可不可東薛道衡才高當出卿前卿有清譽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橋而後出之天業七年終于家所奉杜如晦房元齡等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橋有知人之鑒開皇中昌黎豆盧革爲黃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術爲右丞多所糾正四力士變平涼東方季安定皇朝元道俱爲州郡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龍清河房山基爲考功河東裴鏡民爲兵部並稱明幹京兆韋暉爲民曹發達譏言南陽韓則爲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華行實關計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張慶

張慶字元敬清河人也得政引爲相府典籤○陽○即

張慶因令左右司之而行後數日物主求認悉以付之淮南大威下殿尉領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綽帝謂慶威曰卿爲調者大去而乃不識參見何也慶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綽固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爲足蓋慎之至也帝其意之其廉恒皆此則時帝微巡幸百姓疾疫慶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卒官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季仲清河人出爲著姓周師入鄴奔東奔以彥謙爲齊州治中彥謙痛大朝傾覆將糾率忠義謀匡輔事不果而上奇其志于家及周受禪之後遂優游鄉田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往監察御史當因劉集時左僕射高顯定考課彥謙謂顯曰書稱三載考績顯因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豈非理集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謬謬法乃虛設耳見諸州考校弊見不問在遠多小參差不類况復愛憎肆情致重平坦清介孤皇不心高若軍語巧官翻居上等直爲真偽混淆是非皆亂卒費少不精則酌取拾曾紅羅中者多以衆議獲成未歷其事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縣遠難可詳悉唯量準人數半停平八計計員之少多更與善惡一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不明○金鑑○平心過物今所放校公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成之唯願速布耳目精加選拔庶幾秋毫之善貶臧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標獎賢能詞氣壯外蘇者爲目願爲之動容深見實貴因歷問河西南陽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頗謂諸州撫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與素州考使語後數日顯言於上上并能用以校南遷長葛今其有惠化百姓號爲慈公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君諫爲天下第一超授都司馬民號泣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上焉其後百如

列傳

寔世基

史 130—524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術之從孫也。多智勇，善才，兼文武，氣雄  
蓋常以濟物為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散家產，調餉親  
故，養孤寡，凡所愛，皆與之。為劉黑闥之友，後更所歸。黑闥  
能孝，心好兵，嘗大業初，授親衛大將軍，非其所好，遂而歸。黑  
闥多威，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告京師，曰：「黑闥欲反，請  
助。」黑闥陽為感幸，兵而密至，黑闥大喜，以為謀主。黑闥  
人不知，密可割且陽之地，感以為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  
兵遂至。至感西至，關鄉布陣，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  
三敗，復軍於軍中。諸軍擊之，感大敗，獨與十餘騎奔林水  
間，將奔上洛，追騎至。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感處，感大感，  
迫獨與弟獲善，行自不知，不免謂獲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  
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為追兵所執，  
玄感首俱送行，在竹園而焚之，愈感悲平。」

李密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術之從孫也。多智勇，善才，兼文武，氣雄  
蓋常以濟物為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散家產，調餉親  
故，養孤寡，凡所愛，皆與之。為劉黑闥之友，後更所歸。黑闥  
能孝，心好兵，嘗大業初，授親衛大將軍，非其所好，遂而歸。黑  
闥多威，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告京師，曰：「黑闥欲反，請  
助。」黑闥陽為感幸，兵而密至，黑闥大喜，以為謀主。黑闥  
人不知，密可割且陽之地，感以為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  
兵遂至。至感西至，關鄉布陣，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  
三敗，復軍於軍中。諸軍擊之，感大敗，獨與十餘騎奔林水  
間，將奔上洛，追騎至。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感處，感大感，  
迫獨與弟獲善，行自不知，不免謂獲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  
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為追兵所執，  
玄感首俱送行，在竹園而焚之，愈感悲平。」

李密曰：「黑闥有三計，惟公所擇。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  
殺感，不救，何以示感？密計遂不行。玄感既至，東都皆潰，自謂天  
下無雙。功在朝，又及獲軍福嗣，又委以復心，是以軍旅之事，不  
復歸福嗣，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殺。每設書，皆背福嗣，使作  
檄文，福嗣固神，不肯密，知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既非同盟，  
實懷觀望，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為所誤。明  
矣，請斬謝罪。」方可安。玄感曰：「何至於此？密勿言之，不用復謂  
所親曰：『禁公勿及，而不欲勝，如何？』吾為屬，今為屬，其文亦來護  
竟等軍，且至玄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既在六  
府，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眾。玄感遂以密  
謀，號令其眾，因弘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官密諫之，曰：『公今計  
眾入西，軍事在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後  
無所守，大眾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  
方引而西。至弘，弘追兵遂及玄感，敗，密前行，入關，與玄感從  
最，密北，履歷於馬，詢妻之舍，尋為鄭人所害，遂捕獲。密  
俱送帝所，行次，即鄭夜宿村中，密等七人，比屋而居。密等  
誰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等皆  
得志，乃云：『東都賊帥，程讓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三子，  
密勸讓害之，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召與計，事於是  
破。金堤關，張陽諸將，城壁多下之，張陽太守，即五原，乃通守  
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為所敗，聞其來，大懼，密曰：『須陁勇而無  
謀，其又驕，勝既驕，且很，可一戰而擒。』公但列陣以待，保為公破  
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  
不利，軍稍却，密伏兵自後掩之，須陁眾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  
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晉王  
蒙塵播揚，其越嶠毛詭，起備內，即荒州公，以英傑之才，而統羸  
之眾，當此清天下，謀勇事，以宜可求，食草間，常為小，密  
已今東都，志然中外，離心，密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

備位並者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推夏撫百揆定三才然後  
 歸獻建寶鼎于時句奴驕倨勾只不朝既至長於黃池亦飲馬  
 於清渭高祖內緘外禦日不暇給委心皆於倭倭寄折衝於爪  
 牙文武爭馳羣衆鼎舉不暇備多虞備前損之戒峻五岳以作  
 鎮環四海以爲池厚澤被於域中威威震於殊俗綏綏蒙政業  
 踐不基阻伊洛而開嶠崎跨時都而據方圉矜舊教之在已忽  
 王業之艱難不矜危而恤小將以中威海外雖建諸之督騁節  
 非之黜貶職亦乏未遠忘德義多不備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揭  
 以柳杞隱以金柅丙山玉門東踰碣石望山堽台以河達海民  
 力竭盡情忘無期率士之心鳥驚猿潰方西規舊蔡南討流求  
 親於八狄之師餐戡三韓之域自以威行万物廟指无遠又躬  
 爲長君功高累刻雖不假於外威權不逮於群下足以輔轡野  
 庭重七周漢子孫方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分  
 踞社一內忌忠良取有國病之者惡聞義亂之事出師命將不  
 料敵寡少以屈者以畏懷受顯誅竭誠克躬者以功高蒙隱  
 戮或數鋒刃之下或殞竭毒之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  
 无罪兇刃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群盜多出厥於之中尤  
 天士之資十室之產豈有陳師王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  
 苦於上欲无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歟死桂南泉誠楚秦什压  
 之客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爲賊衆怒難犯故攻无全城  
 野无横陣星離散布以千百數身榮因是然以動之重甘劫而  
 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賢之將陣隨覆覆之能御衝動而神號  
 系博望絕兩京謀賁賁於江湖衆水嘉步舊迹跡而過生戰下  
 驚起用中思早生而莫追唯請死而獲可身存而衆之戰首極  
 白旗之上子孫勦絕寧願爲城○夫以關皇之初比於大業之  
 盛度土地之廣挾料口之衆募等甲兵之多少校舍處方虛  
 實九州之警備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豈能曾何等級論說  
 難遠陳未振於長江諸人謂則對薩不侔於陳國高祖拂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節卷之十七

皇甫誕

陶樸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為廣州司馬諒然休

劉宗素鍾葵侯公於赴逆拒之曰臣王所圖不汎於荷國厚  
因致位方伯謂當竭誠致命以答恩造其有大行皇帝梓宮未  
掩柩為房諸鍾葵侯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鍾葵不撓義而  
釋之乃訪平陽鍾葵之拜則府授大員分

戰城陷賊帥畢爾掠其倉庫而臨之以兵到時氣不撓而義而  
止之批送於偽將奇鍾葵釋之署為八州撫管司馬到正色拒  
之至於再三鍾葵公曰臣受命則可不然當斬劉台曰否為縣  
宰遭逢逆賊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為辱已多何乃復以偽  
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其執視劍曰卿不畏死  
邪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遂出戰因而大敗劉遂得免

游元

游元字基客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開皇中為殿內侍  
御史

御史 嗣位上尚書奏支郡九年奏使於被陽督糧楊玄感  
作逆乃元曰彼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  
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討大逆  
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為安佐命官重  
古莫備公之弟元青然交臂當竭誠不節上否楊玄感  
士未就觀圖反噬際為明公不取顧思禍福之端雖有分  
不敢聞命女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其  
嘉款贈銀青光祿大夫

楊慈明

楊慈明字元休信都人也大業九年被徵入朝士三年楊江都  
郡丞事李密之屬東都也詔令慈明安撫陳留兵擊至鄆  
陵為密營所執慈明於密營苦之因而謂曰隋亦已不區  
宇佛陽吉郭義兵所向所敵東都無意計曰將下令公至西方  
之眾即罪狀江都以為向心慈明答曰慈明直事人有死而  
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遂不悅後政厚加礼至慈明然

義兵江都又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致書  
之義兵斬之楊江都上狀帝數指贈光祿大夫

張須陁

張須陁字德開陳縣人性格剛烈有勇略大業中為齊郡水會典  
東之役自姓失業又屬賊亂賊火燒齊州須陁開倉賑給官屬  
咸曰須待賊退須陁曰今市在遠遠使往來必飽賊辱百姓有  
困然之急如待報義當盡力救之若以此獲罪死无所恨先  
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  
兵須陁獨勇於戰善戰之長於取勝得士卒心論者號為名將以  
功仕齊郡中領河南道十二郡縣討捕大使義州兵拒東  
郡賊程咬金前後二餘戰每破走之轉齊陽太守時李密說  
取洛口倉急欲得須陁不敢進咬金之謀遂與密率兵圍須陁  
須陁之謀雖而退須陁乘之遂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  
於林末須陁覺而進也李密遂伏兵於林末須陁之勇而  
出左右不能出須陁躍馬入敵之眾往救四眾皆散乃仰  
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大業中為郡令以清正聞俄而山  
東飢饉百姓相聚為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往皆克獲  
其後賊帥張金稱聚數萬方屯於縣界第城郭邑郡縣莫能  
會舉功所領去賊搏戰數日有數合每獲其鋒以進賊  
遂求討善會善會進討於徒不能用軍竟敗焉使陳謝善會  
後復去賊戰健止一以謀之於是太克其衆復引勁海賊  
雅高士度寺眾數十方破黎陽而還軍鋒其盛善會以勳  
人獻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信何郡丞金林稍更屯聚以賊  
掠冠氏善會與楊元弘拔騎數方擊其本營王密軍亦至金  
柳環冠氏來援因去持戰不利善會傷績就五日赴之所  
相繼復獲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附以東恩於益知市



死而論者有之

古人以天下至大乃身則小生為重矣此義則難明死有莫於大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有義於者也然死不可追生无再得故必不失節所以為難矣揚玄感李元反形已成威方熾皇甫湜游元馬趙明遠危不顧死如履可謂勇於蹈義矣矣君素豈不知天之所發人不能以其履隨之誅以狗忠貞之節魚功未存於社稷力无救於顛危然彼可免之族費三光而何九泉矣貞節善會者溫厚之風于湖松寶胎解揚之列國家豈有忠臣誠哉斯言也

孝義傳

失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使矣其化人深矣故聖明王行之於四海則天地合其德日月為其明諸侯大夫行之於國家則冰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推誠於堂室操券於千載此皆實德至以感物故聖明之所重田翼郎方貴率關指古之孝无修傳之才並能任其自必情无矯飾焉於天性勤其四時竭股肱之力及家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無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駒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族歸幽故述其所行為孝義傳

陸彦師

陸彦師字雲房魏郡人少有行檢為郭孫所敬長而好孝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為參軍事以父親去職與兄印於墓人負土成墳公府重之及就墓園存問晦朔之際重馬不絕陸自聞而弟款旌表其閭號其所在為孝終里兒印方外慕其父始平侯以彦師昆弟中最幼表諡封為孝師固辭而止因弟家貧孝義提率一門同受難持向書云永藏餘轉文部侍郎周制官无清濁彦師在職凡所及處斷別於士庶而孝義之

郭傳  
郭傳字文大太原人家門雍睦七典共居八家同乳為陽時人以為義感受應州縣其事上遣平昌令文敬明其榮開之

劉士傳  
劉士傳字成人也性至孝十世祖嚴其義則負土成墳列植松柏孤狼馴擾為之取食同受神表其門閭

李德輝  
李德輝魏郡人少聰敏好孝有至性宗黨感敬之為校書郎仍直內史自奉孝文輪轉數職御史糾正不避貴戚太常寺遷同隸從事每巡四方理冤寃究狂悖楊孝悌雖位秩未通其德行為當時所重凡有交結皆海內名孝性至孝父母衰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母仲夏積瘡行四十余里屢蹶跌踣踣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巢如言楊巡巡省河北詔其族弟尉之因以所居村名孝敬里為和順里

華叔沒  
華叔沒郡人幼喪父母再為孝聞其母遺囑於公卿毀容鬻身願敗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節以養於墓則大業初獨孤皮郡縣大獵有一吏人逐之奔入叔廬中匿於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不此中常宿廬中則其左右親其

感德隆降使於表其門後發起常往來應受左右咸相

誠曰勿犯孝子知人賴秋而全者且聚

孝星之下而弟師道順家傳禮敬自誓山門遂不其下成

而身全四覆失事但獲而名在柳觀仁懷靈靈德感與王

亦足稱也回回則信之倫羅林華秋之輩或或竟事請蔡枯於

府台或竟欲翔禽馴狎必屬罪非孝悌之至通神明者乎

借吏傳

士多書教人者義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

之因其所欲而步之供其所好而利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

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教而述之愛而

親之若子弟之與國子賤之居卑父實崇之牧異州文翁之

為蜀郡守所以血其民德澤以流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揮

映千祀者若夫絕用此道也然則有元能之更元不可化之人

尚道連連除凶靜亂日旺念思返則主然不教詩書不

多效一切求名望同嗣因志存遠略而德馬外將通天下

紀弛素四維不張其政善於修德強於制制德德之命遂一

人以求者謂之泰公即時升建其政德名即得綱紀即得德之

心以併百姓之敬者則謂之平平又談美太史之優德得其

所欲重其德德或為之平之清平失其所政德其德猶不

不為究於上賢其德遂下得其欲求則廉則亦不難乎虎九等

藏察之朝儀皆狂之主勒心平允敘行仁恕餘恩遺愛沒而不

忘實惠之音足以傳於來報故利其事行數倍更之矣如爾

梁彦光

梁彦光字怡定安從人也比級錄有至性其公母請所親回

有風骨當與金宗七歲時父遇害義誓六節王石四節

不為不得產此慶才知所為忽於國中見一物產尤所不

神必為岐州刺史其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

幸岐州岐州刺史其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

識川疑遂布政岐下以惠在久廉德之奮聞於天下三載之後

自當以能忍其腹之具其雄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金

一枚庶使有威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唐之盛焉而

仰止開唐風而自勵教威轉州刺史其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

岐州法都都維俗人多愛詩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花上聞而

龍之竟坐克厥餘拜州刺史其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

百姓碑為戴指傷臣自公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

收採請後為相州改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

之復為相州刺史其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

車發適發適有若神明於是發適之徒矣不啻鬼合境其騷

初升工後人情險誠矣起風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

其弊及用既康之物招致上東大橋每橋立孝非聖賢之書不

得致授常以季月乃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孝賢孝賢孝賢孝賢

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事訟情業元成孝孝孝孝孝孝

以當其及大成當其行實貢之禮又於郊外相道井以用物資

之於是人皆勉勵風俗大改有盜賊人焦通匪醜酒事親禮關

為彼孝所訟彦光井之罪將至刑孝今觀於孔子廟中有韓伯

母然不痛哀母力弱對母然位之像通哀感感感感感感感感

自谷產光訓諭而遺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以德化人皆此

類也

趙軌

趙軌字陽人也少好學有行檢聞受神轉轉州刺史其有惠

其良州有善善善其家軌遠人懸拾遺其王誠其諸子曰

年人續運馬持印使者以平恭狀高相嘉之賜物三百石  
三百石微執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信水火不  
百姓交是以不敢以靈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饒  
受飲之既至京師詔與牛弘選定律令格式以勅所在有聲援  
原州提督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  
待明訪未至則直而大轉壽州提督司馬於彼舊有五門墮元  
魏不修執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墮田五千餘頃人賴  
其利秩兩縣鄉里千家

房恭懿

房恭懿字思言洛陽人也性深沈有局量遷於從政開皇初吏  
部尚書恭懿為之授新豐令政為三朝之最聞而恭懿之賜物  
四百段後賜米三百石恭懿以賤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  
縣令每朔朝謁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羣人之術恭懿重  
焉之遷授澤州司馬在任時物百段良馬一匹遷澤州司馬  
在職歲餘唐高祖復恭懿為天下之最上其異之因謂諸州  
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在任時國安我百姓此乃上天示朝之  
所祐助也朕朕能數乎朕即拜為刺史食上為二州而已  
當今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教也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視  
之如父母朕若貪之而不賞上天示佑其賈貴我內外官人宜  
知我意同使持節兩州諸軍事

公孫景先

公孫景先字元衡河南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  
家為東陽太守時為襄城王長史遷大將軍士多所損益時人  
稱為善唐高祖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授南太守十五年上  
幸洛陽景先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景先  
上哀其老嗟歎久之景先拜曰臣望八十而得受主臣猶十  
十而逢陛下臣欣賜物三百段詔曰景先朕身老矣猶得

唐高祖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為第一其子扶義  
唐司上殿同三司判州刺史明年以扶義更人使使  
孤弱不自存者好臣賜恤人家人開視百姓產案有修理有於  
刑會時乃獲楊休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  
義談有均通其後請教事上優寵之仁壽中楊紀出使河  
北見景先神力不怠遂以扶義於景先拜開州刺史賜馬  
便道之官則後唐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牧大業初卒官  
曰原

辛公義

辛公義狄人也開皇年除主客侍郎七年使勾檢諸馬牧  
十餘方回問曰唯我公義奉國器人從軍平復以功除  
州刺史士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恭義道絕由是病  
者多死公義患之夜亦其俗因分遣官之巡檢部內有疾者  
皆以非與來安直驅擊親或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  
事所得養係尺用而察為即醫之於是疾者乃名其親戚而  
論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者前故奔之所以死耳諸病家子孫  
斯謝而去北風聲令境之內母為慈母後任州刺史有疾  
手談者其鄉閭父老環相贈曰此蓋小事何乃勸勞使君  
多謝而止

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儉有局量正行清苦為州里所敬雖至  
親無元敢押侮儉受位權拜水部侍郎不幾出為廣德太守  
其有能名俄而郡縣時為相初有天下勳清惠政政簡良能  
為牧宰以儉仁明著於諸州刺史儉政者無不為之  
約更儉先敗內遷州刺史在職十餘年明美於時  
里東遷車馬費不食不瞻見者感歎儉為  
詩以功臣任職州領郡者世世為儉自良吏帝

用神化太平餘清都勳功大業五年入朝郡國事  
廢手公自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感導以檢卿等文開其  
大威以承郡承郭劉顯川郡多敬爾等二人對帝賜帛二百  
疋綢絹各一百匹令天下朝儀使至郡縣以旌異之

敬肅

敬肅字公儉河東人少以貞介知名潯陽州主簿開皇初為安  
陵令有能名潯陽刺史遷潯陽郡丞大業五年薛道衡為天下  
羣官之狀二秋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字文舉當用事  
其邑在潯川月有甘露肅未嘗開封縣令使者持去肅有  
有放縱以法繩之元為肅貶八年朝於潯郡帝以其年老有  
治名將擢為太守者數矣縣為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之肅清家  
無餘財祇餘終于家時年八十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少言知物開皇初為平鄉令  
曠之官人有爭訟者曠不聽以善理不加繩劾各引其  
而去所得陸贄贈施躬之百姓感其德化更相勸勵曰有君如  
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爭訟絕息因圖及薛道衡  
可張羅反去官吏人石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絕  
臨顧令請各立政為天下第一方僕射尚領言其狀上召之及  
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曠獨異於眾足是美也曠  
待臣曰若不殊獎何以勸於下優詔擢拜州刺史

王佑

王佑河間武人開皇末為齊州行參軍送流囚李參等七十  
餘人詣京師參脫其枷與期日某日當至京師依期而至一无  
難報上聞驚異之召見與詰其善父之於是悲召流人而赦之  
乃下詔曰凡有生命重難赦知知難赦是非若賜以至  
誠明加勸導則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孔維極  
官人無嫌愛之心兆庶懷好義之意所以獄訟不

朕身之安否繫焉朕思運龍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  
而加深誠朕意誠心寬導等感悟自是慈明是率主之人  
朕為難教良厚官人不加曉示致令臨照無由自新若使官人  
主仰之諸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感哉於是擢為瑯  
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初為潯陽刺史後歷馬頭書佐以能遷貴  
鄉長為政清平不嚴而治會與東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  
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素吏多賄賂所在徵斂下不堪命唯德  
深一縣有無相通百姓不擾稱為大治尋轉館陶長并赴任傾  
城共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圍境老幼皆如見其父  
母貴鄉父老冒涉難險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  
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詔郡不能決會接節使者至德深  
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吏人郭海病陶互相以妻能  
陶眾共因而左右有數百家得人心如此後為賊殺於陣  
貴鄉館陶人無至今懷之 時有梁陽令高川 劉高城  
皇令劉城有恩惠人業之長史多賊計高川賊清勳  
乃風教太以獄無繫因為吏之所稱

東萊先生校正唐書詩話卷之十八

夫為國之計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法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  
仁義者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  
成故化世而刑罰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  
可以致虐老子曰其政察其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然則今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民可知者覽前代有  
時而任之矣

唐狄士文

狄士文代人也性孤直少讀書在秦襄王武都王國  
平齊山東衣冠多迎調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  
同三司諸州刺史官雖尊拜其州刺史性清直不愛榮利  
餘財其子常數官屬餅主文物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  
後帝復歸其官其子亦官至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

則執舊絕跡焉才法今嚴肅吏人服戰道不拾遺嘗入朝  
遇一官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  
所領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酒醉無  
所領其之別加賞傍傍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掘舊藏  
尺布升粟之賜無所見得十餘人上悉賜賜發掘舊藏  
哭泣之聲滿於州境至唐肅宗二年十一月八日有京兆黃  
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為清河令二人並詩刻碑長史有南  
人為之語曰刺史雖利政司馬雖蛇頭長史金長史清河生  
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蛇竟竟○未幾以為雍州  
長史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實家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  
性剛憤悲而劉家無餘則有三人朝夕不離親友無約之  
趙仲卿天水人也性剛憤悲有膂力周齊王憲其札之簡  
趙仲卿比郡公突厥集以行軍總管從何間王弘山

唐狄士文

仲卿別道進無廣而還後平定秦拜石州刺史本令  
鐵微之失元所容搭輟營長至戰至二百官人戰栗不敢  
鐵微之失元所容搭輟營長至戰至二百官人戰栗不敢  
鐵微之失元所容搭輟營長至戰至二百官人戰栗不敢

因是間其骨肉相攻擊營民第追與隨使長發兵於通  
仲卿乘騎十餘馳援之幸頭不敢逼營人誘致營民所  
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頻指白道以擊薛頤仲卿率兵三千  
前鋒至營山與廣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殺破之廣  
餘口難萬計突厥眾聚而至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  
會高頻大至至營擊之廣乃敗突度白道踰泰山七百餘里  
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外之相安以功進位上柱國  
直表言仲卿者有公卿史王傳發之並其措其功不

崔弘度

崔弘度字摩訶博陵人也膂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  
嚴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時護子訓為蒲州  
中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為戲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視之訓曰  
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哉然擲下至地無傷損訓以其恭謹  
大奇之後弘度以戰勳授儀司開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軍  
督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靈武月餘而賊拜華州刺史  
弘度以義勇擢督弘度率部下嚴密勳行獲賊人獻其  
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奔竄弘度中檢校大尉  
弘度其案吏曰人當誠與不得欺誑言曰謹言自

其於流汗无敢欺隱時有相安蓋為武侯驍騎亦嚴勅焉  
之請曰畢飲三升醋不見崔弘度蓋並三升文不逢崔蓋蓋然  
弘度雖家知官關所經廟為當時所折

田式

田式字蘭標下邳人性剛果多武藝豪勇絕人周顯時年十  
六授都督領鄉兵後戰拜渭南太守政尚嚴峻人重足而  
立任本郡太守親故昇職請託不行聞而美之受傳  
舞兼州撫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親軍手外必發氣以待其下  
屬服慄无敢仰視有犯者雖至親無所容貸其於愛效實  
謂式白事有過上其衣於懷中排去之式以為懷已立棒殺之  
或索吏奸賊部的初盜者无問輕重悉地牢中鞭笞盡令  
其老婦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  
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為上所譴除名為百  
生式雖是千金之子不防無上知以式為罪已之深後其

巨國尋拜廣外郎

燕榮

燕榮字責公弘農人也性剛嚴有武藝周顯受補佐大將軍  
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為伍伯東人過之者必加詰問  
報其捷之創多見骨好擊亦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劫計會亦  
者畏其威不取休息其善之起為州縣為榮所服  
威榮自長其見者莫不惶懼其兄陽廣氏代為其弟榮比其兄  
吏卒以屈辱之報答左右勸其殺之血盈前外敬自若長時  
元弘嗣被除為幽州刺史懼為榮所辱固辭上之劉士龍賜  
解朝問榮榮遂非辱遂京師賜死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人也開皇十四年除觀州總管長在州專以嚴  
峻任事吏人多怨之轉幽州總管長中燕榮為總管長  
嗣每被辱乃與飲死弘嗣為政酷又長之仁善榮授大士

其於流汗无敢欺隱時有相安蓋為武侯驍騎亦嚴勅焉  
之請曰畢飲三升醋不見崔弘度蓋並三升文不逢崔蓋蓋然  
弘度雖家知官關所經廟為當時所折

王文同

王文同字冰人也出明雍有幹用傳嗣位以出為相山  
郡永有一人豪橫每持長吏短前後守令咸懼之文同下車  
問其姓名而數之因令左右刻木為大櫨埋之於庭出尺餘四  
角名曰小櫨令其人跪心於木櫨上縛四支以小櫨以極厥其  
背應時諸櫨中大駭吏人相視謂其為帝征陳東令文同  
察何此諸櫨又同見其門前飛英食者以為其受皆以擊殺  
沙門相報論及長老其為佛會者數百人亦同以為擊殺  
殺及斬之帝聞而大驚遣使者送金善意慰之斬於同問以  
明自姓歸人制其目而肉而服之斬頭成其目而肉之良

百不任於頃刻之善巨無取於嚴刑故雖有極刑而德神在

儒林傳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傳矣父子君臣高忠節重仁義貴  
廉遜賤貪鄙開政化之本原養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  
之雖世或行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也聖者以  
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首可勝數哉大抵南人約簡得其義華  
此李深無窮其技業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諸儒有遺風何  
想皆綴之於此儒云

元善

元善字弘明河南人也開皇十四年除觀州總管長在州專以嚴  
峻任事吏人多怨之轉幽州總管長中燕榮為總管長  
嗣每被辱乃與飲死弘嗣為政酷又長之仁善榮授大士

善也。陽人也。祖父。得中。火被。執於。京。善。小。善。入。金。第。南。性。好。事。遂。通。五。經。元。明。主。氏。傳。侯。厚。之。利。善。歸。於。國。善。之。場。陽。江。陽。縣。公。開。皇。初。拜。內。史。梓。郎。上。每。望。之。曰。人。倫。義。表。也。後。任。國。子。祭。酒。上。嘗。親。臨。講。義。命。善。講。孝。經。於。是。數。陳。義。理。謙。以。以。訓。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善。第。百。匹。衣。一。體。善。之。通。博。在。何。受。之。上。然。以。風。流。儒。雅。何。可。謂。百。匹。清。朗。者。善。性。由。是。為。後。進。所。師。少。每。懷。不。平。心。欲。報。善。因。善。請。除。秋。初。發。題。諸。儒。集。善。以。謂。安。門。各。望。已。定。幸。天。相。苦。安。然。之。及。善。謝。辭。受。遂。引。古。今。精。義。以。批。善。多。下。能。對。善。亦。街。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顯。有。等。相。之。具。言。於。上。曰。楊。素。寬。疎。威。威。元。胃。元。晏。正。以。鳴。耳。可。以。付。社。稷。若。唯。知。高。顯。上。初。然。之。及。善。得。罪。上。以。善。之。言。為。煩。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欲。動。而。卒。

辛彦之

辛彦之。秋。道。入。也。曾。涉。經。史。子。弘。同。志。好。字。後。入。關。遠。家。善。見。而。器。之。引。為。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因。家。事。出。武。人。脩。定。儀。注。唯。身。之。而。已。再。拜。中。書。侍。郎。月。日。正。四。曹。大。封。五。京。郡。公。善。受。彈。除。太。常。少。卿。善。性。多。之。步。亦。重。論。議。事。不。能。抗。辭。而。謝。曰。字。君。所。請。金。帛。湯。池。元。可。以。之。勢。帝。大。悅。後。除。隋。州。刺。史。有。用。牧。多。貢。珍。玩。唯。及。之。所。直。並。供。祭。之。類。上。謂。南。臣。曰。人。家。樹。功。辛。氏。之。所。貢。猶。古。之。功。也。

何妥

何妥。字。柳。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南。入。蜀。遂。家。蜀。縣。事。梁。武。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妥。少。舉。孝。以。佐。方。事。相。東。主。俊。知。其。聰。明。力。為。請。善。左。右。時。蘭。陵。蕭。齊。亦。有。請。善。生。青。陽。善。受。任。白。楊。頭。人。為。之。語。曰。世。有。白。楊。頭。何。妥。同。善。

六

善。性。好。事。遂。通。五。經。元。明。主。氏。傳。侯。厚。之。利。善。歸。於。國。善。之。場。陽。江。陽。縣。公。開。皇。初。拜。內。史。梓。郎。上。每。望。之。曰。人。倫。義。表。也。後。任。國。子。祭。酒。上。嘗。親。臨。講。義。命。善。講。孝。經。於。是。數。陳。義。理。謙。以。以。訓。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善。第。百。匹。衣。一。體。善。之。通。博。在。何。受。之。上。然。以。風。流。儒。雅。何。可。謂。百。匹。清。朗。者。善。性。由。是。為。後。進。所。師。少。每。懷。不。平。心。欲。報。善。因。善。請。除。秋。初。發。題。諸。儒。集。善。以。謂。安。門。各。望。已。定。幸。天。相。苦。安。然。之。及。善。謝。辭。受。遂。引。古。今。精。義。以。批。善。多。下。能。對。善。亦。街。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顯。有。等。相。之。具。言。於。上。曰。楊。素。寬。疎。威。威。元。胃。元。晏。正。以。鳴。耳。可。以。付。社。稷。若。唯。知。高。顯。上。初。然。之。及。善。得。罪。上。以。善。之。言。為。煩。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欲。動。而。卒。

善。性。好。事。遂。通。五。經。元。明。主。氏。傳。侯。厚。之。利。善。歸。於。國。善。之。場。陽。江。陽。縣。公。開。皇。初。拜。內。史。梓。郎。上。每。望。之。曰。人。倫。義。表。也。後。任。國。子。祭。酒。上。嘗。親。臨。講。義。命。善。講。孝。經。於。是。數。陳。義。理。謙。以。以。訓。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善。第。百。匹。衣。一。體。善。之。通。博。在。何。受。之。上。然。以。風。流。儒。雅。何。可。謂。百。匹。清。朗。者。善。性。由。是。為。後。進。所。師。少。每。懷。不。平。心。欲。報。善。因。善。請。除。秋。初。發。題。諸。儒。集。善。以。謂。安。門。各。望。已。定。幸。天。相。苦。安。然。之。及。善。謝。辭。受。遂。引。古。今。精。義。以。批。善。多。下。能。對。善。亦。街。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顯。有。等。相。之。具。言。於。上。曰。楊。素。寬。疎。威。威。元。胃。元。晏。正。以。鳴。耳。可。以。付。社。稷。若。唯。知。高。顯。上。初。然。之。及。善。得。罪。上。以。善。之。言。為。煩。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欲。動。而。卒。

律方以公孫濟子誼續方濟子力餘通學通年平  
其知見便自跨視數射名譽相逐因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  
若其言不驗必以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往簡其餘  
多不載時感威權教同代實應武功故安言自負情殷有  
之氣以此發上言奏威大衛之十二年威定安又言  
更相訶詆威勃然曰无何受不惠无博士安應聲曰无威威  
何憂先執事由是去威陳出為龍州刺史時有員外郎李者  
皆為講餘教授之為刺史威勸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  
詔許之復多事時上方使威在太常參議律學有所建議  
朝士多從之安獨不同無言變之短聞下具議朝臣多排  
安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富世朋黨  
足威威及吏部尚書盧懷慎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  
又不行尋為國子祭酒

房卿遠

房卿遠字休真定人也世傳儒學卿遠幼有志行明三禮  
秋三傳詩書周易春秋國經相以教授為務遠方自致而  
動以千計齊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  
平齊後訪歸侯卿遠自應辟命授小亭下  
常博士牛弘母相為五經軍吏部尚書韋廉士會之  
士尋去卿遠仍止禁章未幾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下國子  
一經者並去卿遠將權用之既策問諸博士不能時定  
酒元善怪問之卿遠曰江南河此義例不同博士不能  
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口疑所以久而不決也  
酒因令卿遠定之卿遠覽筆便下初元卿遠或有不服者  
遂問其所傳卿遠曰卿遠之於卿遠自是又敗  
卿遠所傳卿遠之於卿遠自是又敗卿遠所傳卿遠之於卿遠自是又敗

不能創也

劉炫字元信都人也屬領魏為著書現受職厥深發不  
其少與劉炫結誼同受詩於同郡劉開恩受左傳於盧  
劉炫嘗問禮於阜城能安生皆不卒業而去劉炫海家多  
籍禮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安如也遂以儒李知名  
為州博士隋開皇中舉秀才射策中與王弘同脩國史議參  
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與楊素牛弘蘇威蕭瑀何妥  
等論議皆不能屈楊素等其不暇精博六年遷洛陽  
升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其不暇精博六年遷洛陽  
石經至京師文字唐虞夏商周春秋三傳義疏皆不暇精博六年遷洛陽  
諸儒咸服始恨遂為飛書所誅除名於是侯瑒鄉里專以教授  
著述為務政不能實焉王弘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義  
劉開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實漢山海之術莫不

劉炫

劉炫字元信都人也屬領魏為著書現受職厥深發不  
其少與劉炫結誼同受詩於同郡劉開恩受左傳於盧  
劉炫嘗問禮於阜城能安生皆不卒業而去劉炫海家多  
籍禮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安如也遂以儒李知名  
為州博士隋開皇中舉秀才射策中與王弘同脩國史議參  
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與楊素牛弘蘇威蕭瑀何妥  
等論議皆不能屈楊素等其不暇精博六年遷洛陽  
升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其不暇精博六年遷洛陽  
石經至京師文字唐虞夏商周春秋三傳義疏皆不暇精博六年遷洛陽  
諸儒咸服始恨遂為飛書所誅除名於是侯瑒鄉里專以教授  
著述為務政不能實焉王弘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義  
劉開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實漢山海之術莫不

劉炫

劉炫字元信都人也屬領魏為著書現受職厥深發不  
其少與劉炫結誼同受詩於同郡劉開恩受左傳於盧  
劉炫嘗問禮於阜城能安生皆不卒業而去劉炫海家多  
籍禮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安如也遂以儒李知名  
為州博士隋開皇中舉秀才射策中與王弘同脩國史議參  
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與楊素牛弘蘇威蕭瑀何妥  
等論議皆不能屈楊素等其不暇精博六年遷洛陽  
升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其不暇精博六年遷洛陽  
石經至京師文字唐虞夏商周春秋三傳義疏皆不暇精博六年遷洛陽  
諸儒咸服始恨遂為飛書所誅除名於是侯瑒鄉里專以教授  
著述為務政不能實焉王弘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義  
劉開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實漢山海之術莫不

修律令始文帝時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浸染  
然也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八之慈著論以爲不可  
也後之諸郡置吏自後漢始給吏資秩於後漢外置門閭  
也後漢而後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則官職則下濟其私而  
吏之任掌吏自而已今之文簿恒屬勸懲錄其不察萬里  
追證百年之案故諺云吏更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  
竊願政體職此之由引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  
遑盡言其事何山效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  
領又書行下不過十餘今州二百其繁一也在省州唯置守丞  
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  
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最繁一也  
省官不如省事事不如此清心省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其甚甚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慶全改博李有文草切葉  
除大學博士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教追詣行在所  
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於何時時時盜起穀食踊貴  
道息教饒不行於東李相去百里聲問斷絕斷不得入  
目爲贊曰趙人司馬相如揚子雲爲李長卿成等守自  
微傳芳文葉余豈敢師均先達貽以從從以日追索斯大命  
將近故交親等門徒散盡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與  
後人不見其遺跡及餘傳言智德貽及行遺傳示則里使夫  
將來俗習知余鄙志耳余從從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孫  
所起極難未嘗不從多爲明師所於模範井之及暨平敢教邦  
族交接後生李則服而不實諷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  
遂內省生平願循終始其大寺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  
業重憂多及凡所饒爾精神之末遂得博覽典誥願涉今古  
等者於立園康名聞於邦國是幸一也願願人聞以得

世在堂北陰德集卷之四關山趙遠暫爲期前途  
仙所能避其疾其平厲鬼人生異矣金石皆現且散恐致子無  
也恨恨入真則虛緣思傾此乃王階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  
也海濱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宋所未見又淪東  
戰戰兢兢帝史終無導引求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  
斷實之知已夫不山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省誠賢之臣也  
以夫不山而出而達不萬一不人所以爲尚書幸也坐人物之  
運銓衡之柄反被孤白不狩緇衣此小人爲尚書不取也昔  
主未剖刑下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負之首居得言之地有  
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手足之感鞭而弗爲孰知其解夫官  
不稱其能去或末由其爲一夫切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  
無德備病未及死狂還竟念任窮愁之簡傷離憂之詞  
通心於來世更千載之下哀其不遇是等執事有  
子家  
之驅逐在在亦小人之累方且未刊願少知  
無忍弘亦不知其幸業而竟不得關公賜鄉里以教授焉

文孝傳

文之爲用大矣哉上之所以教德教於天下之所以達情於  
上大則經緯天地訓垂範於則風詩歌頌臣主和民孝節  
固思極人文傳終於垂範於聖賢振於金石華章去發波瀾治  
務筆有餘力詞元竭源亦各一時之選也今物之爲文孝傳云

劉臻

劉臻字宣華沛國相人年十八奉秀才爲邵陵王東閣祭酒  
總受陳進南儀同三司左僕射臻无吏幹又性怵怵然悅經史  
終日羣居至於時事多所遺忘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

王貞

王貞字少聰陳留人少聰敏七歲好李善屬文詞不治產業  
每以讀書爲樂開皇初汴州刺史與陳留王爲王陳留王  
其各以筆之天下山嶽美玉光昭都先之間地靈神

海嶺嶺寒潭有樓臺其風爲日又矣未獲成願良深付  
遲比高天流火早應寒颶陰雲仙掌方收清露想屬高深  
時休適則爾後爾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讀史經史之外  
陵謝而升元封禪之文獻澤道榮先有歸來之作吟詩推何  
樂如之全屬當潘昇官修揚城坐棠聽訟事終謀議陳留王  
眷高麗至於揚州北道飛蓋西園此來之應留置陳留王  
皆准之質從聞其語越城之空守其其人御道前傳馬高馬  
幸備墨海詞章苑圃樹澤衛必懷遠邦術效獨善良以於  
邑於遠行人具宜往意側望想其其其飢渴想便輕李副出  
心无信投石之談至其其其之選書不尺言更敷詞費○及  
至王以孝札術之朝夕遺聞女不又棄文集貞自謂曰易  
仁直教訓少來所有拙文皆公巨之才其能事鬼神天子之  
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後更餘載於和采耶龍之近其其

王貞

王貞字少聰陳留人少聰敏七歲好李善屬文詞不治產業  
每以讀書爲樂開皇初汴州刺史與陳留王爲王陳留王  
其各以筆之天下山嶽美玉光昭都先之間地靈神

王貞

王貞字少聰陳留人少聰敏七歲好李善屬文詞不治產業  
每以讀書爲樂開皇初汴州刺史與陳留王爲王陳留王  
其各以筆之天下山嶽美玉光昭都先之間地靈神

王貞字少聰陳留人少聰敏七歲好李善屬文詞不治產業  
每以讀書爲樂開皇初汴州刺史與陳留王爲王陳留王  
其各以筆之天下山嶽美玉光昭都先之間地靈神

自秦漢斯固類仙人之學... 而垂之命有司勤於海上

禮教

諸微字伯者其郡人也... 司一故五經未有不

五

故能宣流方代正名百物... 邦國以和人神

漢書印室趙防止水豈其後耕耕斯粉澤而已哉自出  
諸城於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學  
制作者風馳而文頌備其條五起皇帝其策垂旒辨方正  
所常開無思不題東探石寶之符山靈羽陵之策鳴鑾大室  
伯靈臺備五帝之禮兼八代上柱國大尉楊州總管晉王握  
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讀傑藏用顯仁地居周御非冠冠  
兄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範關塞朝服而掃江關收杞梓  
才闕康莊之館加以仰迥六季綱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弘  
上之淪風晴無隱而不採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綠錦垂  
丹篆刑名長矩信墨是非書圖翰林之域理窟談議之外  
所求之餘待賢所校之逸莫不潛運辨論拾并蚌以爲寶  
改換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賈之  
難河漢之論蘭閣之寶我輩乃以宣條假百聽訟餘最  
情之寶之鄉疑相舊溫之岸括括油素躬披相經卷無刈  
領規網去其繁雜撮其指歸動成一家名曰江都集凡十二  
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此是周軍固之義存考人倫之紀  
備矣昔者蕭家今后雕梁名藩誠後出警入躍振東與之制  
建輶載旂用天子之禮樂求諸古未聞茲曲方可賴之類  
副故名山見刻石之非工竭懸金之已陋是知市土通論不  
擅於前脩章朔新書莫云慙於往辭微幸梅仁岳恭遊聖海  
承恩獎敢叙詩傳之致云

杜正玄

杜正玄字伯微世以文章相受正玄尤聰明博涉多通兄弟數  
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辨藉甚三河之間開皇末李孝  
書欲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射場素負才傲物正玄  
折之對無所屈其甚不悅從之會林邑獻白鵲正玄  
正玄使者相及至即令作賦正玄爲之陸拔筆立成

文不加點點其之因今車錄諸雜文筆十餘條又正玄  
碑誌辭素八數曰此正玄秀才五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  
王記室至官。正字爲善尤好學爲文弱冠李秀才授  
刑行參軍府下也止大業中李善誘通顯詔李秀才兄弟三人  
以文章一時諸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著  
文章辭式大爲後進所宗時人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  
亦其傳習杜家新書曰曰觀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謹細  
行辭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曹虞綽之輩雅健者免之論或  
氣自才遺落世事或幸使命薄調高下人憐抑而孤憤志  
恒而不定南嶽常山脫略公卿是知跡跡見遺媛邪忤物不  
黃陽趙壹平京祢衡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克有終其李涉稽古  
文詞辨麗北都材之一枝岷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囊子得人  
爲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比至三人預焉華堂相耀亦  
足見第矣

李士謙

李士謙字士約湖都人也髫髻失父事母以孝聞母嘗歐此  
爲中毒因跪而哺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高年於此  
兒吾家之類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承軍事博覽  
博學善天文術數分吏部尚書員外郎趙郡王叔倫德行  
皆稱厥不就知士開亦重其名將調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士謙  
然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  
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聚飲陳繡組對之危坐終日不  
離李氏宗室廣德至春秋二社必爲會極歡無不沉醉謂亂  
皆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泰爲五  
穀之長自馭亦云食先來後古人所尚容可達乎少長前不  
敢弛情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不食吾之不德也士謙  
自黃曰何乃爲人所陳願至於此家富於財窮於德

人犯者耳其賊盜竊又犯則落其所用至指笑  
 之曰此輩無所不為也非求治之道也博女  
 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今李參軍死乎會聚者方餘人○  
 鄉人李景怡等以士諫道著斤園係其行狀訪尚書省請先生  
 之益事寢不行遂相与樹碑於墓下

史 130—544

徐則東海人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精於議論為經義  
色尚謙樸隱之操杖策入罽賓常服巾褐又天台山因徐  
養性所養莊於水而已大傳徐陵為之刊立立頌。初

東萊先生校正讀書詳節卷之二十一

新唐書表

自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  
治亂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繁然著在簡冊而紀  
次無法詳畧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  
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然正偽認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世  
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公亮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壽德  
皇帝陛下

有虞舜之智而好問

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世心積精以求治  
要日與姚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為國長  
久惟漢興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談意漏  
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傷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

唐書詳知卷之百

選唐書表

罪首皆不得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  
甚可歎也乃因適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而謂於是刊脩官翰  
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陽修端明殿學士  
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與修等  
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  
兼贊成校理臣宋敏求秘書丞臣呂要卿著作佐郎臣劉義衷  
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秘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  
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  
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  
悉網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  
典稱

明詔無任慙懼戰戰兢兢之至臣公亮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嘉祐五年六月 日提舉編脩尚書禮部侍郎臣公亮上表

新唐書釋音序

嘉祐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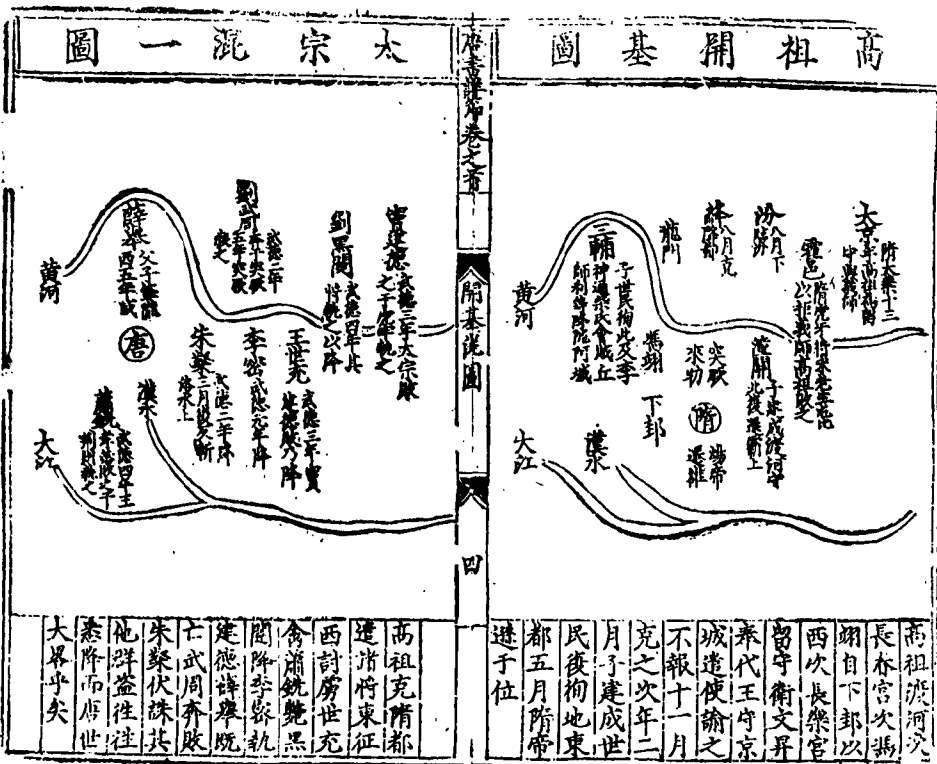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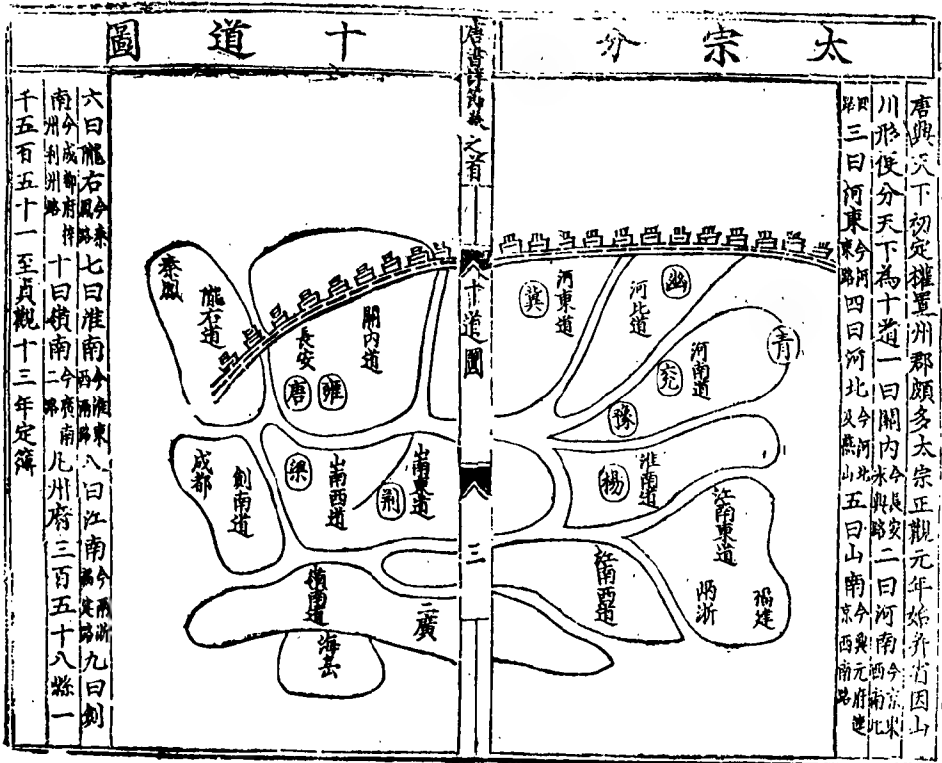
仁宗皇帝詔儒臣脩唐書其事廣於前其文辭於舊學者頗觀焉或  
手音而莫能辨則悵然而中止者有矣猶之求珠於九重之淵  
龍窟而當其前則退縮而不敢進彼雖至寶猶棄於其側可得而  
有之耶故諸史中惟新唐書最其終始者尤鮮臣每讀晉史見  
何超落音義竊嘗慕焉於是歷考聲韻以為之音使學者從容而  
無疑觀其文章藻繪體氣渾厚可以推波助瀾揚厲清淳則愈於  
得寶之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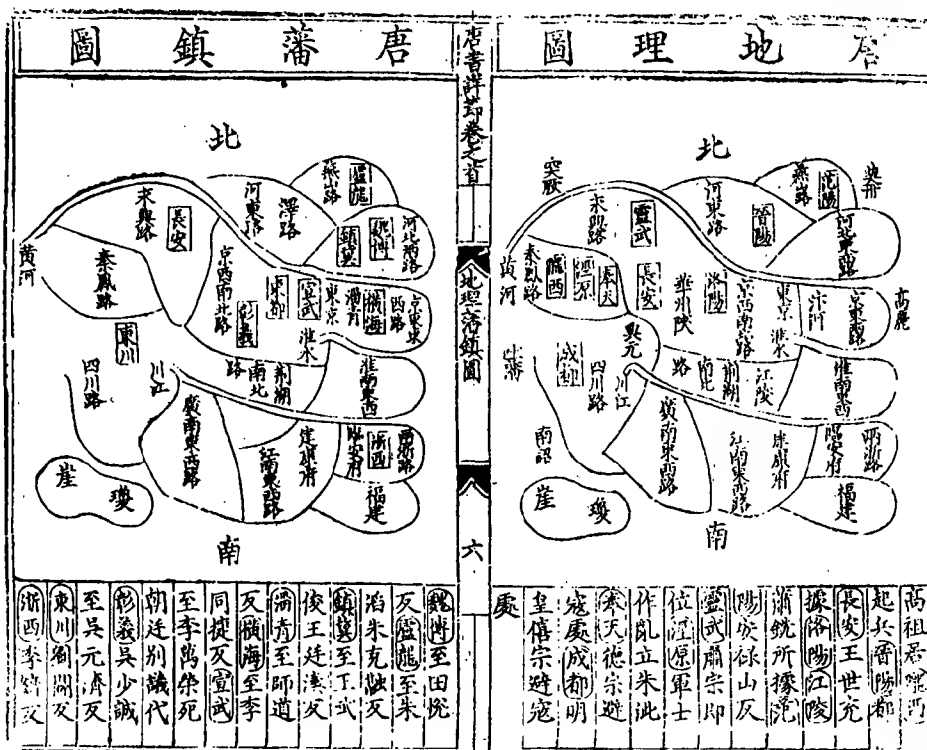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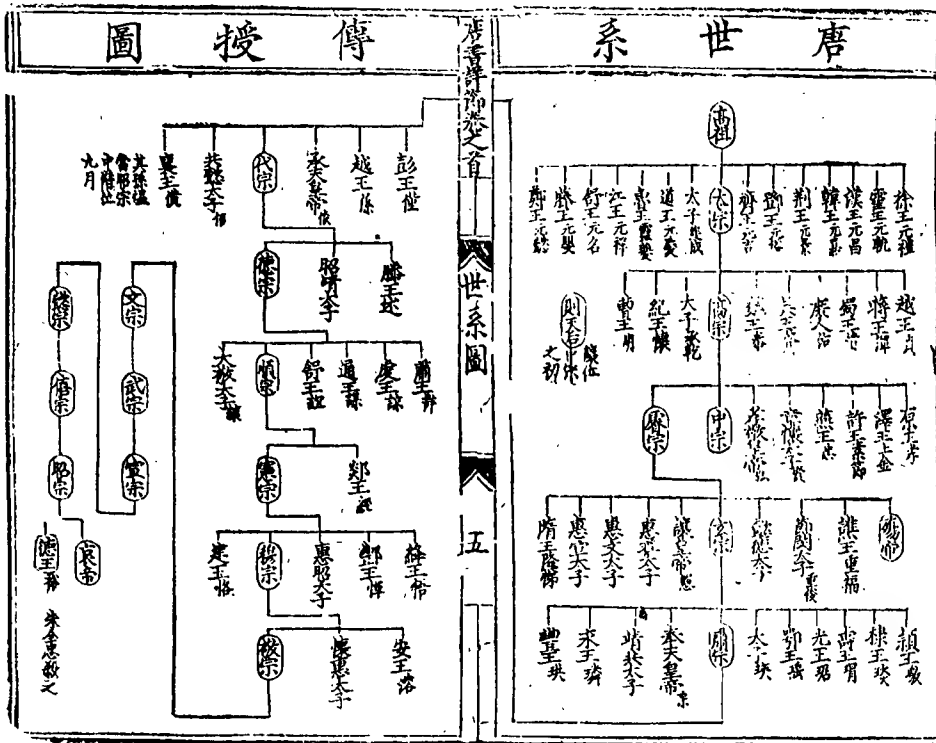
新進唐書表并釋音序

唐書詳知卷之百

釋音序

二





唐書詳錄卷之十一

帝紀

高祖

武德九年

太宗

貞觀三十二年

高宗

永徽六年

龍朔三年

乾封二年

咸亨四年

儀鳳三年

永隆一年

則天

光宅一年

載初四年

證聖一年

聖曆三年

神龍二年

中宗

景龍四年

睿宗

景雲二年

玄宗

太極一年

顯慶五年

麟德二年

總章二年

上元一年

調露一年

開耀一年

弘道一年

垂拱五年

延載一年

萬歲登封一年

大足四年

唐書詳錄卷之十一

帝紀目錄

七

唐書詳錄卷之十二

帝紀目錄

八

卷之二

帝紀

肅宗

至德二年

上元二年

代宗

寶應二年

永泰一年

德宗

建中四年

貞元二十一年

順宗

永貞一年

憲宗

元和十五年

穆宗

長慶四年

敬宗

寶曆二年

文宗

太和九年

武宗

會昌六年

宣宗

先天二年

天寶十五年

開元二十九年

乾元二年

廣德二年

大曆十四年

興元一年

開成五年





唐書傳記卷之十四		列傳	
薛萬均	盧祖尚	李君羨	寶威
寶威	寶抗	寶誕	
。卷之十四		列傳	
房玄齡	杜楚客	杜元穎	杜讓能
魏奉	魏徵	杜如晦	杜淹
杜審權	魏徵	杜如晦	杜淹
。卷之十五		列傳	
王珪	薛元超	薛元敬	馬周
李安濟	李迥秀	李綱	李大亮
。卷之十六		列傳	
戴胄	劉洎	戴至德	崔仁師
崔暹	陳叔達	戴至德	崔仁師

唐書傳記卷之十七		列傳	
楊恭仁	封倫	宇文士及	鄭元璽
鄭元璽	崔懷恩	閻立本	張弘範
張弘範	姜師度	張知審	
。卷之十七		列傳	
蕭瑀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卷之十八		列傳	
令狐德棻	令狐煊	蘇良嗣	韋雲起
張玄素	孫伏伽	于志寧	

唐書韓節卷之十九		列傳	
于休烈	張行成	高錕	張易之
○卷之十九		列傳	
長孫無忌	褚遂良	韓瑗	長孫順德
來濟	上官儀	李義政	李義府
高智周	崔敦禮	郭正一	杜正倫
盧承慶	李敬玄	劉祥道	劉德威
孫處約	邢文偉	呂才	呂才
唐書韓節卷之二十		列傳	
陳子昂	裴行儉	劉仁軌	裴光復
婁師德	崔琳	楊再思	宗楚客
盧懷良	祝欽明	王珣	王珣
○卷之二十		列傳	
史大奈	阿史那社余	楊奐	樊恭何力

唐書韓節卷之二十一		列傳	
黑齒常之	郭孝恪	王方翼	薛仁貴
薛仁貴	薛稷	張仁愿	張仁愿
○卷之二十一		列傳	
王義方	韓思彥	蘇安恒	王東槿
王東槿	馮元常	蔣欽緒	蔣欽緒
唐書韓節卷之二十二		列傳	
蔣欽緒	蔣欽緒	蔣欽緒	蔣欽緒
○卷之二十二		列傳	
蔣欽緒	蔣欽緒	蔣欽緒	蔣欽緒
○卷之二十三		列傳	
蔣欽緒	蔣欽緒	蔣欽緒	蔣欽緒
○卷之二十三		列傳	
蔣欽緒	蔣欽緒	蔣欽緒	蔣欽緒

韋濟	韋弘景	陸元方	陸象先	陸餘慶	王及善	李日知	杜景佺	李懷遠	李景伯
。卷之二十四									
列傳									
裴炎	劉祥之	郭翰	魏玄同	吉頊	韋湊	韋諤	韋維	韋顯	韋盛心
李昭德	張廷珪	韋見素	韋顯	韋維	韋顯	韋維	韋顯	韋維	韋顯
。卷之二十五									
列傳									
李義	賈至	白居易	楊元琰	崔元琰	崔元琰	崔元琰	崔元琰	崔元琰	崔元琰
李義	賈至	白居易	楊元琰	崔元琰	崔元琰	崔元琰	崔元琰	崔元琰	崔元琰

裴恩已	裴恩已	裴恩已	裴恩已	裴恩已	裴恩已	裴恩已	裴恩已	裴恩已	裴恩已
。卷之二十六									
列傳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卷之二十七									
列傳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卷之二十八									
列傳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裴元忠

卷之二十九									
鄭惟忠	許景先	倪若水	齊濟	列傳	崔沔	李朝隱	嚴挺之	嚴綬	裴寬
王忠階	潘將懼	唐豫	裴守貞	盧從愿	王丘	嚴武	裴淮	裴濟	裴嶠
卷之三十									
劉子玄	韋述	柳芳	沈既濟	張守珪	牛仙客	韋堅	王鉷	列傳	楊瑒
吳兢	薛平	柳元	沈傳師	王忠嗣	宇文融	楊慎矜	李適之	李勉	李程
崔隱甫	宋慶禮	崔隱甫	李峴	李夷簡	李石	李適之	李勉	李程	李石

卷之三十一									
哥舒翰	封常清	郭元振	郭承玘	郭承玘	郭承玘	郭承玘	郭承玘	郭承玘	郭承玘
高仙芝	李光弼	李光弼	李光弼	李光弼	李光弼	李光弼	李光弼	李光弼	李光弼
卷之三十二									
李嗣業	李抱玉	李抱玉	李抱玉	李抱玉	李抱玉	李抱玉	李抱玉	李抱玉	李抱玉
馬燁	李抱真	李抱真	李抱真	李抱真	李抱真	李抱真	李抱真	李抱真	李抱真
卷之三十三									
楊師	崔祐甫	崔祐甫	崔祐甫	崔祐甫	崔祐甫	崔祐甫	崔祐甫	崔祐甫	崔祐甫
崔祐甫	崔祐甫	崔祐甫	崔祐甫	崔祐甫	崔祐甫	崔祐甫	崔祐甫	崔祐甫	崔祐甫
卷之三十四									
薛平	高適	高適	高適	高適	高適	高適	高適	高適	高適
戴叔倫	戴叔倫	戴叔倫	戴叔倫	戴叔倫	戴叔倫	戴叔倫	戴叔倫	戴叔倫	戴叔倫

○卷之三十七 列傳	崔寧	元載
	王儲	黎幹
	楊炎	竇參
	吳通玄	李懷筠
	李吉甫	李紱
	馮河清	李叔明
	○卷之三十五 列傳	
	王虔休	李元素
	令狐彰	張孝忠
	張茂昭	田弘正
○卷之三十六 列傳	田布	王承元
	牛元翼	史孝章
	劉晏	第五琦
	班宏	李杲
	李揆	常袞
	趙憬	崔造
	關播	董晉
	袁滋	趙宗儒
	竇易直	張鑑
	姜公輔	武元衡
○卷之三十七 列傳	李絳	朱中錫

○卷之三十八 列傳	段秀實	顏真卿
	李晟	李愬
	馬燧	渾瑊
	○卷之三十九 列傳	
	李元諒	韓游瓌
	杜希全	邢君牙
	陸贄	
	韋皋	張封建
	嚴震	韓弘
	韓元	蕭昕
○卷之四十 列傳	樊澤	主帥
	吳湊	盧坦
	徐浩	劉允章
	楊憑	潘孟陽
	崔敏	韋綾
	張鷟	王仲舒
	虔敬休	姚南仲
	獨孤及	顧少連
	韋夏卿	段平仲
	呂元膺	許孟容
○卷之四十一 列傳	薛存誠	薛廷老

皇甫鉞	王起	陸贄	柳宗元	杜黃裳	李藩	韋澳	韋溫	高崇文	王鈺	李景畧	郝晁	李光顏	石決	曹華	于頔	柴友	李逢吉	牛僧孺	楊嗣復	劉棲楚
王播	韋執誼	王伾	劉禹錫	程异	柴珣	韋貫之	韋敏	承簡	劉昌	張嘉福	李光進	烏重胤	楊元卿	高珣	杜亞	元稹	李宗閔	賈群	楊虞卿	

唐書列傳卷之四  
列傳目錄

○卷之四十三  
列傳

○卷之四十四  
列傳

相者	韓愈
孟郊	張籍
皇甫湜	盧仝
賈島	劉叉
。卷之四十五	
列傳	
錢微	崔咸
韋來微	高錡
馮宿	馮定
李虞仲	李翺
高元裕	封敖
鄭薰	李景遜
劉資	
。卷之四十六	
列傳	
李訓	鄭注
王涯	賈鍊
舒元興	李德裕
。卷之四十七	
列傳	
陳夷行	李紳
曹確	李蔚
李固言	李絳
崔珙	崔曄 于惠用
鄭元	盧鈞
周鼎	裴休

劉琚	趙德
畢誠	陸康
鄭康	朱朴
韓恁	
。卷之四十八	
列傳	
馬植	楊叔
路巖	盧攜
鄭畋	王鐸
王徽	張濬
王處存	王重榮 孟方立附
楊行密	高仁厚
趙瑩	鍾傳
。卷之四十九	
忠義傳	
王潮	
夏竦	劉感
常建	敬君弘
李玄通	高敏
金安藏	王同敞
李璣	李深
盧革	顏杲
張勉	許遠
南霽雲	雷萬春
。卷之五十	
忠義傳	





田李安	羅弘信	王武俊	王承宗	李懷仙	劉仲武	張仲武	李全忠	程目華	劉玄佐	元少陽	卷之五十八	突厥列傳	突厥阿史那氏	突利	右賢王	毗伽可汗	吐蕃	薛延陀	北狄傳	契丹	東夷傳	高麗	西域傳	高昌	疏勒
		王延陵	朱希彩	朱克融	張公素	李正己	李全忠	吳少誠	劉悟			頡利可汗	三	思摩頡利	車鼻可汗	西突厥	回紇	沙陀		渤海	新羅	龜茲	焉耆		

南蠻傳	南詔	西原蠻	許敬宗	傅游藝	盛托	柳璨	卷之六十	叛臣傳	僕固懷恩	李錡	高駢	逆臣傳	安祿山	朱泚	秦宗權	史思明	黃巢	董昌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目錄終
李德裕	李林甫	崔胤	蔣玄暉					李懷光	李忠臣			三							



三國志

五月乙巳隋帝命唐王元壽有二梳建天子號號出營入關  
乃庚戌午隋帝遜位於唐王元壽  
乃庚戌午隋帝遜位於唐王元壽

德元年五月甲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賜百官唐人爵一級義師  
所過給復三年其餘給復一年改元賜百官唐人爵一級義師  
所過給復三年其餘給復一年改元賜百官唐人爵一級義師

六月庚辰立世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三國志

隋文帝開皇元年五月甲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賜百官唐人爵一級義師  
所過給復三年其餘給復一年改元賜百官唐人爵一級義師  
所過給復三年其餘給復一年改元賜百官唐人爵一級義師

六月庚辰立世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太子建威為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

家保長孫順德等皆因事亡匿之又與晉陽令劉文靜尤善與圖大

六宗帝兵拘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封城皇郡公。唐武西將  
已會天久雨糧且盡高祖謀欲還兵太原太宗諫曰義兵爲天下  
起直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還守一城是爲賊爾高祖不納太宗哭  
于軍門高祖驚召問之對曰還則衆散於前而敵乘於後死亡須臾  
所以悲爾高祖寤曰起事者汝也成敗惟汝定半高祖乃將而前建  
明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穀嗣傳其城衆鞭指麾若將圍之者  
老生怒出背城陣太宗自南原馳下坂分兵衝其陣爲二而出其陣  
後老生敗遂斬之

贊後宮贊不荒恣得乎顯聖子承之立燭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  
 天下聳動歌咏唐之盛德也

以如近以示工乃曰皆非良材朕聞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朕  
理皆邪乎雖動而發失不直朕始鑒焉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  
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朕能知乎乃命京官下品  
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免租  
賜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大宗因  
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不足其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  
所以興也

二月丁巳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  
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嫁夫六十寡婦五十婦人有  
子若守節者勿發反哺。三月癸巳皇后親蠶。六月辛丑封德彝  
為司空。九月辛酉遣使詣州行  
損田限問下戶。十月丁酉以嚴儆賊勝

太宗紀

九

三年正月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彥敗之。八月  
甲戌省冤獄于朝堂。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南郊。

三年正月丙午以旱避正殿。癸亥耕藉田。三月己酉遷都。  
戊戌賜葬之象果五斛八十以上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歲加絹  
二匹。六月戊寅以旱應內已卯大風拔木壬午詔文武官言事。  
閏十二月癸丑為死兵者立降屠祠。是歲中國人歸自塞外及開  
四年  
四夷為州縣者百二十萬餘人

舊史云上謂房元齡蕭瑀曰隋文何等主對曰克已復禮勤勞思

政每一坐朝或至日側五品已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侍從而  
雖非性體仁明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此人  
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自以欺  
察得之謂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決雖勞神苦形未暇盡合於理  
朝臣既知上意亦復不敢直言舉相已下承受而已厭怠不然以  
天下之廣豈可獨斷一人之愚朕方選天下之才為天下之務  
任責成各盡其用朕幾於理也因令有司詔敕不便於時即宣  
奏不得順旨施行。龍祖禹曰舊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幾  
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禹所以齊歌而  
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  
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  
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  
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教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陶明

太宗紀

十

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典樂禮樂之事舜不學也  
益為虞夏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縷以  
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  
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  
以不勞也所治者衆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該知人故務繁而  
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  
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故有得夫不任其惠賢者不得行其  
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  
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得其道故也  
二月丁巳以平詔公卿言事。三月甲午李靖傳與厥頡利可汗  
以獻

舊史云突厥頡利至長安上御順天樓引見詔館客大僕等原食  
之上皇聞擒頡利數曰漢高祖因白登不能報今我子朕威突厥

吾村許有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黃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亞  
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遂夜而罷  
○九月壬午禁錮牧于古明君賢臣烈士之墓者。十一月戊寅除  
鞭背刑是歲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  
五年八月戊申殺大聖張猛古。十二月丁亥詔次死刑京師五  
覆奏諸州三覆奏其日尚食毋進酒肉  
○魏祖禹曰易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中孚者信發於中也  
議獄緩死者出於至誠也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  
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覆然後制刑先王慎重如  
此故刑清而民服若太宗之恤刑也可謂至誠而近於古矣幾致  
刑措不亦宜乎  
六年七月己巳詔天下行椰飲酒。十二月辛未憲囚縱死罪者歸  
其家。是歲諸羌內屬者三十萬人  
唐書評帝卷之二十  
太宗紀  
七年  
○司馬溫公曰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  
起舞又命南廡酋長馮智戴誅詩脫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  
也帝米鵬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  
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安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  
上皆呼萬歲  
○九月縱囚米陽皆赦之  
八年正月壬寅遣使循省天下通鑑考異曰正月帝欲分遣大臣  
循省而大下按時止有十道而會要錄云皆云十  
六道而大下按時止有十三人皆所未詳故但云諸道。十二月  
丁卯從太上皇閱武于城兩  
十年三月癸丑出諸王為都督。六月壬申親徵知門下省事參議  
朝章國典  
十一年六月己未以諸王為世封刺史戊辰以功臣為世封刺史。

二十三年三月丁丑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條熙陽于天下  
二十一年二月丁丑皇太子釋菜于大學。三月戊子牛進達李世  
勣為行軍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以伐高麗。四月乙丑作學微宮。  
七月丙申作玉華宮。十二月戊寅突厥何力為大總管率三總管  
兵以伐龜茲。  
二十二年正月丙午薛萬徹為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二月乙卯  
見京城父老勞之獨今歲半租畿縣三之  
三十三年正月停龜茲王以獻。三月丁卯命皇太子聽政于金液  
門。五月己巳帝崩年五十三  
五祖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戲難陳樂象德帝曰朕雖以武功  
興終以文德綏海內樂志益崇儒術崇省官定制為七百三  
十員志馬牛披野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號稱太平志貴以英  
武定天下然其天安仁恕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  
唐書薛平傳之一  
太宗紀  
除隋虐亂治以寬平政治之美幾乎三代推心側物其可謂仁  
矣則治神武定四方以上聖之才取政隋獲群盜終  
絕神武漢高帝親太祖之徒歟和天落之也即位四年歲  
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天下大治驍夷君長懷  
冠帶刀宿衛外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群臣曰此  
證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導人使懷悅而從諫。許臣以仁義  
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清靜寡欲化被荒外。  
若常論議速舉堯舜。讓民之勞育之如子。役已以利物。  
親君子斥小人。不責異物不作無益。求士如渴賢者所舉  
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高居深拱無田獵畢戈之  
好遇下有禮群情上達。孜孜治道常若不足。以古為鑑以  
人為鏡雖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  
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年十八舉

我兵二十四平天下自謂撥亂之主莫吾若世南作文學館收  
聘賢才訪以政事討論墳籍神武聖文冠卓千古  
行有三一益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  
群小不受讒言德參三王而能容納證之直昇撥亂立  
極得至治之體清官省吏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為無不成征無  
不服至治之體清官省吏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為無不成征無  
措機義盛行兵益於收者皆繫發穀之坐坐望則觀故刑戮幾  
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雖有文武仁義之德  
治致太平之功入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聖賢以天縱之  
才有神詔之重武除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靈明照作日月  
英畧施於百里聖功被於九歌以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  
。風興聽理宵旰忘勞務從儉約恭謙易暴亂為仁義撥亂  
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矣重刺史故錄姓名於  
唐書薛平傳之一  
太宗紀  
舜禹則興對之以撥廢堯又詔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  
得其人民去愁嘆流安安備吏每退朝引見群臣訪以今古  
以得失則開聖德收采務育王廷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  
傳撥亂之正人徐夔威德令光規模宏遠威行身察變風  
然統情經術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  
置弘文館引內學士與計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曰具  
未嘗以急務廣學舍千二百區四方秀又益集京師立治  
然勃興。唐三百年之盛稱正觀正觀留心聽斷天下刑幾  
斷史率身以政御物以仁仁風和氣何往不化不三年縛  
頤利獻北闕下建掃風除其國遂極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  
如帝神且速也秦漢之陋矣  
黃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而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  
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

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  
所載時有闕畧然三代千有七百年周曰夏曰商曰周曰傳七十餘君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  
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  
其終威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英廣幾成  
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有也至其卒於多變復立浮圖  
好大喜功勤兵於遠域中材庸王之所常為然睿秋之法常責備  
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善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臣曰臣觀文皇帝發迹多奇聰明神武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  
志業則成盡其才所以屈突討運由仇敵而傾心齊馬周劉洎  
自疎遠而平奏鈞衡終平恭儻諒由斯道或曰以太宗之賢失愛  
於此而失敬於諸子何也曰然非不仁仁四罪堯不訓世朱當  
神堯任說之筆建成足功之日苟除是偏執顧分崩廢故之興聞  
唐書卷之二  
太宗紀  
主  
不容髮方懼毀巢之禍寧虞天布之謠承乾之愚聖父不能移也  
若文皇自足擬於若嗣不轉志於高麗用人如正觀之初勦諫此  
魏證之日况周發周成之世襲我有道妍較漢文漢武之懷弘彼  
多慙德迹其聽斷不惑從善如流十載可稱一人而已。臣曰昌  
發於國一門三聖文定高祖有子十令管蔡既誅成康道正正觀  
之風到今歌來。司馬溫公曰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  
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極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於社  
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吟呻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  
厥之渠係預關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州之盛未  
之有也惜其好尚功業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  
兗州高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優於漢高而規模不  
及也恭儻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  
欲要義而好賢臣已以從諫刻厲矯拂力於為善此所以致正觀

之治也。蘇轍論曰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伊賢使  
將相漢非其人恭儻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已下未見其比  
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為戮不絕於後世推原其故  
而不得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天下既平征伐四夷務勝而不知  
止原其意亦欲夸當時高後世然父子之間以愛怒輕重奪賞得  
誠言使疑似之戲淫及無辜擇大臣以輔少主高宗用李勣而廢  
立之議遂定父逐子復挾數以待臣下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  
道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  
高宗  
高宗諱照字叔陵大皇帝天寶八載改諱天皇大聖諱治字為善太宗集  
九子也母曰文德皇后長孫氏始封晉王  
貞觀十七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嘗命太子游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  
好願得奉至尊居膝下臣曰臣聞孝子之於父也事無巨細必曰  
君親則為別院使太子居之太宗每視朝皇太子常侍觀決庶政  
二十三年六月甲戌即皇帝位  
永徽元年正月辛丑改元。六月庚辰晉州地震詔五品以上言事  
二年正月戊戌開義舍以賑民。十一月癸酉禁進大馬鷹鷂鷹鷂  
三年正月丁亥耕籍田。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  
四年四月壬寅以旱慮囚遣使大天下撤減殿中大僕馬粟詔文武  
官省事  
五年正月丙寅以旱詔文武官朝集使言事  
六年十月己酉廢皇后為庶人乙卯立宸妃武氏為皇后。十一月  
癸巳詔禁吏酷法是冬皇后殺王廢人  
顯慶元年正月辛未廢皇太子為梁王立代王弘為皇太子壬申大  
赦改元

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始也人君布政自此始有月  
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數繼之終舍一始此自古不  
易之法也至漢文獻方士之言收後元年始亂古制孝武因事別  
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德正觀雖為年號亦終其身高  
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即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  
。三月辛巳皇后崩

元年二月癸亥賜百歲以上禮金粟帛

龍朔二年二月甲子大易官名。六月癸亥禁宗戚獻慕組雕鏤

三年八月戊申詔百寮言事違案察大使千十道

四年四月丙寅請武于邛山之陽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祥于社首

唐書詳錄卷之二十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元年十二月丁巳帝崩年五十六

臣託求微之政百姓幸安有貞觀之風賀禮者臣共已以聽網

紀設張。政歸武氏幾至亡國

元忠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

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欲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

元忠曰劉蕡器行剛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即徒歎彼

而又棄此帝默然然元忠武昭儀行儉以為國家憂從此始

我曰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

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

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之者甚嫉之之辭也武

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

唐書詳錄卷之二十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五年十一月崩

在上雖十桀不能亂使懦夫女子乘時得勢亦足坐制群生之命史周治亂時也存亡勢也使桀紂在上雖十堯不能治使堯舜肆行不義之威觀夫武后奪嫡之謀其不道甚矣亦奸人妬婦之

飛語下元忠之罪善言愆仁傑之心華時憲而抑倖臣聽忠言而誅酷吏有旨哉有旨哉。**贊曰**混藥易貌丙殿昌儲胡為寧吳生

互駐后僭位畏大臣謀已於是周典等揣后指置獄揀將相俾相鉤逮一切以反論后輒勸以官朝野震恐除有功庸古人以殺止

殺我今以恩止殺說群公巧知古等賜以再生上同膺先聖願託

受嗣子指讓應天順入二十餘年相傳詔問群臣調元氣以何  
道陳子昂后竊成柄誅大臣宗室費陳子昂逼君長陳子昂費陳子昂自製金字十二  
於袍以差仁傑忠。數臺雙陸不勝秋仁傑乘唐中表操殺生柄

初制天下而攘神器上立天樞著已功德工費浩廣乃斂農器  
弁鎬武皇前後并贊開告密羅識之獄朱敬則傳

名皆武后等事然我乃即位而中宗例皆滿嘗今乃累而不廷未知

聖皇高宗崩以皇太子即位(其留軒譯曰發謀帝紀初必書)

中宗顯皇帝大聖天曆十五年諱  
顯宗第七子也母曰則天順

元年廢居于均州又遷于房州

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張昌宗居中使用張柬之

五年十一月崩

史記治亂時也存亡勢也使糾紂在上雖十克不能治使堯舜  
在上雖十桀不能亂使懦夫女子乘時得勢亦足坐制群生之命  
肆行不義之威觀夫武后奪嫡之謀其不道甚矣亦奸人妬婦之  
常態也然蕭王正尚歲時聖三人刀圭心佳一成一月一手一

飛語下元忠之罪善言愆仁傑之心尊時憲而抑仲臣聽忠言而誅酷吏有旨哉有旨哉。**贊曰**龍藥易貌丙殿昌儲初為寧吳生

互註后僭位畏大臣謀已於是周典等揣后指置徽揀將相俾相鉤連一切以反論后輒勸以官朝野震恐除有功庸古人以殺止

殺我今以恩止殺說群公巧知古等賜以再生上同膺先聖願託

受嗣子指讓應天順入二十餘年相傳詔問群臣調元氣以何道陳子居竊成柄誅大臣宗室費逼君長陳子費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進仁傑忠。數臺雙陸不勝飲博乘唐中袁操殺生柄

初制天下而攘神器上立天樞著已功德工費浩廣乃飭農器  
弁鎬魏齊傳其於耕是開告密羅織之獄朱敬則傳

名官次聖皇中宗  
武后等事然後乃即位而中宗則皆滿會今乃署而不廷未知

元年廢居于均州又遷于房州

和元五年五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張昌宗居中使用張柬之

卓宗

敗也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崇儒術道躬自講論詳延  
 豪俊開元文物彬彬上音雖天下肥矣勸精求治  
 元老耄耋勤所尊憚後姚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  
 及太平人志滿意歸終之胡雛亂華身掃邊陲勸精求治  
 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崔植曰元宗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  
 宋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勸精求治  
 前後皆正人也勸精求治  
 專用舊老猶擬群才朝清道泰卅三十年奏議開元之盛不從  
 議遂中國遂安勸精求治  
 相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勸精求治  
 華奇競之風爭以惠利顯故叶氣嘉生薰為太平勸精求治  
 士勸諸集中天子尊禮不致盡臣之同博樂群書至六萬卷經  
 唐書詳錄卷之二  
 玄宗紀  
 帝大備稱開元為勸精求治  
 贊曰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勸精求治  
 十年間再推女獨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  
 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監矣而又敗以女子勸精求治  
 厲精政事開元之際致致太平何其威也勸精求治  
 天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為樂勸精求治  
 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窮身失國而不悔勸精求治  
 十五載考其終始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  
 可不慎哉  
 史臣曰我開元之有天下也糾之以典刑文之以禮樂愛之以慈  
 餘律之以軌儀然前朝微梓之臣杜其姦也焚後官珠翠之玩我  
 其奢也禁汝樂而出宮嬪明其教也膳醢實而放哇淫懼其荒也

佩友子而傳骨肉辱其俗也寇兵而責師明軍法也朝集而計  
 校吏節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而  
 又旁求宏碩講道藝文自言嘉謨日聞于獻納長懸遠馭志在於  
 果平貞觀之風一朝徒振自天寶已選小人道長獻可替否靡聞  
 姚宋之言如賢者功但有庸志之奏豪猾因故而肆明哲於堯  
 乎卷懷故祿山之徒得行其偽厲階之作匪降自天謀之不臧前  
 功併棄惜哉  
 贊曰開元握圖永鑒前車景氣融朗昏氛漸除政繞勤倦妖集茂  
 除先民之言靡不有如  
 諸儒唐書詳錄卷之一  
 玄宗紀  
 共



曾參孝已足以振倫然而道風知幾志微遠星殞故未殄宜先振  
復之耕餘草未收何暇昇平之禮方聽王功伏奏輔國贊成糾糾  
躬耕於春郊翠隱先驚於南館或抑殿曉軍時令或登壇宿禮貴  
神體即立然時何暇給雖縣未移於集冀思明已陷於洛陽是知  
祝史晴入安能及遠猶賴大臣實力諸將効忠旆頭終隕於三川  
果曰重明於六合比平王之遷洛我則英雄論元帝之渡江彼誠  
么麼卑視後國肅通休哉

（五註）晉有李勉乃知朝廷之尊李勉聰明勇智有少康宣王風  
明傳善刑名器亦刻深朝廷憂起大獄謝安史亂天下至肅  
宗大難畧平肅宗往年逆賊狼毫在四方者幾百萬可謂危矣  
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組強寇曾不踰時復兩京收河  
南。恨愧陵廟為羯逆傷汗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推  
位信而不疑涕聞思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強以危取安之驗  
也元祐

唐書薛平傳卷之二

肅宗紀

三

（贊曰）大平犯順孽軌播遷兜從竟幾景祚重延星馳蜀道雨泣望  
賢孝宜之謚誰曰不然

代宗

代宗名豫文諱豫肅宗長子也母章敬皇后吳氏元帝諸孫代宗  
最長者嫡皇孫聽明寬厚喜溫不形于色而好學強記通易象祿山  
反玄宗幸蜀肅宗留討賊代宗常從於兵間（至德）二載十二月遂封  
楚王乾元元年四月立為皇太子初太子生之歲豫州獻嘉禾於是  
以為祥乃更名豫肅宗云上元三年號止解元年而楚州獻定國寶  
十有二因曰楚者太子之所封今天降寶於楚宜以改元乃以元年  
為寶應元年肅宗崩太子即皇帝位

（廣德）元年七月壬寅群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壬子  
大赦改元免民逋負戶三丁免其一（在德）曰軌民始生壽考四歲

（形）于安煙閣  
（二年）正月丙午詔集鴻臚寺官刺史縣令者。乙卯立雍王玢為  
皇太子

（寶應）元年九月庚寅命百官觀降屠象于光順門。十月癸丑飲民  
實作淳暑供

（大曆）元年二月吐蕃遣使來朝。十一月甲子給復流民歸業者  
（四年）三月遣御史稅商錢。壬申

（舊史）云詔大計人而置官吏而賦任因時立制損益在焉更  
以理人入是以奉吏則官稱其操操當其秩然後上下相樂公私  
不阻昔漢光武時及魏太和中並減吏員兼省鄉邑致理之道此  
其一隅今連歲治戎天下凋瘵京師近甸煩苦尤重比至流散念  
之惻然人寡吏多困於供費歛其蘇息不可得也設今廉平守分

唐書薛平傳卷之三  
代宗紀

以奉科條猶有得庫之煩役使之弊而況貪猾縱欲而動踰典章  
作威以壓下厚歛以潤己者乎古者縣置大夫一貢足以為治矣  
必貳佐分掌而後治邪自京畿戶口咸耗大半職貢如舊何以堪  
之豈可以重困之人供不悉之吏使人不倦其在變通制事之宜  
式從省便其京兆府長安萬年宜各減丞一貢尉兩貢餘縣各減  
丞尉一貢餘委吏部條件處分

。十一月辛未禁畿內七獵（舊史）曰代宗  
五年六月己未錄魏徵王珪李靖李勣李元振杜如晦之後

（六年）四月某日公上制書於代宗曰。戊寅藍田西原地  
陷禁大綱竭六破錦及文紗吳綾為龍鳳麒麟天馬辟邪者則  
舊史云詔某制文謂害女工今所服未息熱元整空豈可使淫巧  
之風有常。制錦花文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  
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蓮背及六綾錦竭六破已上並宜禁



元元年正月丁酉大赦以元龍并統。八月築封祀祭功。丙子。

財本夫志大而才小心權而意怠不屏拙誠行物尊賢使能

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潛叛刻城瀋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憤勝破端吳姑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恩其窮窘則聚飲拾刻益甚於初矣自古姑息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惟其不知過也及以藩鎮疆而王室弱宦官專而國命危食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以來者漸矣

(五) 德宗即位恭行懲儉德宗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有正觀之風又祀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繼之相楊炎遂作兩稅法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泚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後淮南節度陳少游增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趙贊又請發開架算除陌民益愁怨

唐書

德宗紀

九

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德宗朱泚平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益民重困。李德裕曰政云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親者惟裴延齡輩耳訖今謂之亂政李石曰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報罷東省開閣累月南臺惟一御史觀本

順宗

順宗

順宗諱曰至德大諱諱德宗長子也母曰昭德皇后王氏

大曆十四年立為皇太子為人寬仁喜學書禮重師傳見輒先拜。從德宗幸奉天常執弓矢居左右後侍宴魚藻宮張水嬉餘雖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為對。及裴延齡輩奉用事世皆畏其為相太子每候顏色陳其不可故二人者本不得用貞元二十

年太子病風且瘖不識人德宗崩即皇帝位

宋貞元八年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純為皇子自稱曰太上皇元和元年正月朔年四十六

(史) 韓愈曰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藝術善練書德宗工為詩每賜大臣方鎮詩制必命書之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傅必先致拜悅幸奉天既此通達常身先禁旅乘城非戰皆勵將士無不奮激德宗在位歲久稍不假權宰相左右倖臣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因閑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陸贄張滂輩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諍故卒不任延齡渠牟為相常侍安東燕官張木戲絲繼繼靡宮人引舟為權歌絲竹間發德宗雖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為對每於教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君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痼疾踐祚近習弄權而德宗政元良克昌運祚賢哉

憲宗

唐書

憲宗紀

十

憲宗諱曰聖神章武皇帝大曆十三年諱純順宗長子也母曰莊敬皇太后王氏貞元二十年立為皇太子宋貞元八年八月即位嚴嚴祥端九月己巳嚴敬坊樂工正貢官置子孫中憲樂官則更置左右之僚曰是不樂太常元和中元年六月癸巳賜百姓有父母祖父母八十以上者粟二斛物二段九十以上者粟三斛物三段

六年

舊史云中書門下奏官省則奉官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官之煩省今內外官給俸料者不下一萬餘貲其間有職出異名奉離本乃府寺廢廢替組因循者甚衆况欲財日案而受祿至多設官有限而入邑無數九流安得不難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文景繼化百王莫先則官少不繁政泰耶多不必事理今天下三百郡一千四百縣故有一邑之地

十一

忘穰

士

卷下

唐書卷之二十一 憲宗紀  
使謂公輔為費直而不能容...  
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  
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  
將皆欲悔過而效順...  
唐書卷之二十一 憲宗紀  
於復振...  
也則其為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  
而身罹不測之禍尤甚於德宗...  
由是聖帝...  
年天下陰受其賜然享國日淺不幸病疾...  
史臣將係曰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錄...  
不能釋卷...  
國史乃知萬倍不如先聖當先聖之代...  
貴朕今日猶能為理哉自是延英議政...  
貞元十年已後朝廷威福日削...  
細務多自臨決...  
相備位而已又上自藩邸...  
唐書卷之二十一 憲宗紀  
歸之於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張...  
春諸英斷近古罕傳...  
於藩方政道國經未至...  
年幾幾于理矣...  
我有宰相...  
穆宗...  
元和七年立為皇太子...  
十五年正月庚子憲宗崩即皇帝位...  
漢宮用禁...  
三年三月癸亥早遣使宣撫理繫囚客官吏...  
四年正月辛亥詔百官言事...  
唐書卷之二十一 穆宗紀  
史臣曰臣觀五運之推遷...  
而已匪降自天...  
則四海橫流...  
俊聰覽英...  
入提封百萬戶...  
華於好音...  
則建康克...  
玉貴之金...  
難難不...  
可以坐...  
付長子...  
致愚疾存亡...  
不令敗度...  
唐書卷之二十一 穆宗紀  
史臣曰臣觀五運之推遷...  
而已匪降自天...  
則四海橫流...  
俊聰覽英...  
入提封百萬戶...  
華於好音...  
則建康克...  
玉貴之金...  
難難不...  
可以坐...  
付長子...  
致愚疾存亡...  
不令敗度...

或鑄于鼎命

敬宗

敬宗諱曰諱穆宗長子也母曰恭僖太后王氏長慶四年正月穆宗崩即皇帝位。三月壬子城宮禁經費乘輿服御羅貢鷹犬

寶曆元年五月庚戌觀競渡于魚藻宮。九月甲戌觀百戲于宣和殿三日而罷

二年十二月申官劉克明及李五帝崩年十八

史臣曰古人謂堯無子舜無父言其賢不肖之相遠也以文惠驍誕之性繼之以昭愍固其宜也有昭憲昭肅英特不群文足以緯邦家武足以平禍亂三子之操行頗異其何道哉寶曆不君國統幾絕天未降喪頗裴度復任弼諧後校重分夫何足議。范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

九年

敬宗紀

五

九年甲申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遠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天人在位之淺深享壽之多少係其治之逸勤德之薄厚不可不知也

文宗

文宗諱曰諱穆宗第二子也母曰貞獻皇太后蕭氏寶曆二年十二月敬宗崩即皇帝位。庚申出宮人三千省教坊樂工翰林伎術冗員千二百七十八人縱五方鷹犬停貢纂組雖金雀寶飾

林瑄

太和三年三月乙酉罷教坊日直樂工。十一月甲午有奉于南郊詔母教難成非常之物焚絲布絳綾機行此物之類此物一

舊史云勅兩軍諸司內官不得着絳綾綾羅等衣服帝性儉素不喜華侈謂為幸嚴仁戴夾羅巾帝謂之曰比慕卿門地清素以之此物綈向如此此物服從他諸感為之唯卿非所宜也南郊大赦節文樂

止奇貢云四方不得以新織織成非常之物為獻機行織羅若花絲布絳綾之類並宜禁斷勅到日機行一切焚棄

四年四月壬戌

舊史云詔曰儉以足用令出惟行者在斯為理本朕自臨四海愍元元之父母日晏忘食宵興我懷雖絕文繡之飾尚愧茅茨之儉亦論紳士形丁詔條如聞積習流弊餘風未革車服第室相高以華靡之制實用貨寶同落于貪員之原有司不禁俗滋扇蓋朕教導之未敷使兆庶昧於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禁至理此物用念愍歎故茲申勅。又曰寒食節上宴群臣於麟德殿是日新戲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師安得侮瀆孟令驅出

七年正月壬辰罷長夏貢茶。閏七月乙卯以早避正殿威膳撤樂出宮女千人縱五坊鷹犬

八年四月丙戌詔告張母報背

十六

九年

文宗紀

十六

舊史云王涯獻權茶之利乃以涯為權茶使茶之有自涯始也九月己巳李訓為權茶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史云奸臣李訓鄭注用事不附己者即時及朝廷使震人不自安下詔曰朕承天之本獨理未明勞瘁益深以求賢勵寬德以容衆頃者台輔幸獨建之道而具寮屬朋比之風翕然相從實數藝無致使薰蕕共器賢不肖並馳退跡者咸後時之夫登門者有迎吹之客驛驛之氣理譬未平而望陰陽順時疵疢不作朝廷清肅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變流風此物附之徒正飾貞廉之俗九百卿士惟新令獻如聞周行之中尚著疑懼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茲曠然明喻朕意。又云上好為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礙綠乃知天寶已前曲江四岸皆有宮殿殿百司解暑思後昇平故

為機以壯之新進崇寧親王

年五月辛丑王守澄十一月乙巳殺王守澄。壬戌李訓王璠等謀中官不克訓奔于鳳翔乙丑仇士良殺王璠王璠等已殺韓約十二月壬申殺李正素顧師範

開成元年正月乙亥侍衛驚馬敗犬

二年

唐史曰戶部侍郎判度支王彥威進所撰供軍圖畧存曰至德乾元之後迄于正元和之際天下有觀祭者十節度三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畧者三持角之師大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約計中外兵額至八十餘萬長慶口九三百三十五萬而兵額又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奉一兵令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總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為三分之一給衣賜自蜀州送使兵士衣食之外其餘四十五裁仰給度支矣。又云上謂唐書詳節卷之二

文宗紀

十七

宰臣曰

五年正月辛巳帝崩年二十三

唐史曰帝恭儉儒雅出於自然承父兄奢弊之餘當開寺乘權之際而能以治亂化危為安太和之初可謂明矣初在藩時事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茲即即位之後每延英對宰臣準滿下十一刻故事天子隻日視事帝謂宰輔曰朕欲與卿等每日相見其輟朝放朝月雙日可也時憲宗郭后居興慶宮曰太皇太后敬宗母實曆太后及上母蕭太后時呼三宮太后帝性仁孝三宮問安其情如一嘗內園進櫻桃所司答曰別賜三宮太后帝曰太后宮送物焉得為賜還取筆改賜為奉宗正寺以祭焉

打故請易之及有司呈進命陳于別殿具冠帶而閱之容色凄然尤勤手致理凡殿內外群臣宰府進名帝必面訊其行能然後補除中書用鴻臚卿長官為衢州刺史賈好時朝辭帝謂之曰聞卿善長行對曰政事之餘耶與賓客為戲非有所妨帝曰豈有好之而無妨耶內外聞之悚然而華以累世變起禁閑尤側目於中官欲盡除之然訓注狂狡之流制御無術失謀既誤幾致顛危所謂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才雖肝食焦憂不能弭患惜哉。賈曰聖獻統天洪惟令德心憤仇耻志除凶慝本於憂國又生鬼域天

不好治亂由何息

唐書詳節卷之二

文宗紀

十八

臣夷戚其族溫及有不可勝數心其寬為之依恨流涕而莫朕敢止訓出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聖賢之學徒為異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耶帝即位十年不得治本。問致太平之難數曰我思正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直言恭儉求治。太和後令出於上非之在下。太平乎僧孺曰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疆家上不憂藏下不怨雖未足為盛亦足為治矣

武宗

武宗諱至通。諱炎穆宗第五子也母曰宣懿皇太后韋氏開成五年即位

會昌元年正月辛巳有惠于南郊大赦改元四年十二月

勅郊禮已近獄囚數多無款已成多有案覆其兩京天下  
云案繫囚已結正及昭慶曾經伏款者並令先事結斷訖申。  
又云案左僕射王起頻年知貢舉每貢院考試訖上榜後更呈宰  
相取可否後人數不多宰相延英論之主司試藝不合取宰相與  
奪比求貢舉難放人絕少恐非弘誘之道帝曰貢院不合我意  
不放子弟即大過無論子弟樊門但取實藝耳李德裕對曰鄭肅  
封侯有子弟弟不致應舉帝曰我比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  
平人道路疎楊知至鄭亦之徒並令落一抑其大甚耳德裕曰臣  
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飽疆隨  
計一舉登第自後不於私家置文選蓋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術  
使朝廷願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日熟朝廷問事  
並隨筆範班行矩則不教而自成矣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後  
始得一班半級固不能熟諸也則子弟成名不可輕矣

唐書紀事卷之五 武宗紀

五年正月辛亥作仙遊于南郊。八月壬午大毀佛寺授僧尼為民  
舊史云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象教寢興勞人力  
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懷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  
田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  
宇招提莫如紀極皆雲構藻飾僧觀官居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  
俗澆訥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  
夏統此二極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兩方之數與我抗衡哉正觀  
開元亦常蠲華剝除不盡流衍轉流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  
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協手正意偷源至當宜在必行猛子  
古之靈源成百王之典法辦入利素子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  
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人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  
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於歲前古未行以時有持及今盡去豈謂  
無時將使六合熙熙同歸皇化尚以華弊之始月用不知下剗明

武宗意。石敏若曰佛來中國其始不過聖賢與天下指南  
錄至浸盛天下向奉日月如三綱五常不可須臾離也唐使佛  
者三帝代宗憲宗懿宗是也獨武帝奮然不顧不恤怨讟其像  
定其虛靈變天下兒輩千歲之弊於崇朝何謂不世之偉觀矣未  
幾而愈熾者抑其入于人心者甚固人見佛之像如雲霧隔然  
恨恨然不足共思復之則武宗又安能撥人心於長久嗚呼聖賢  
注意於異端之初者正為是也

六年三月帝崩年三十三

史臣曰開成中王室寢平政由開時及綴衣將變儲位遷移昭肅  
以孤立鮮城制茲當壁而能雄謀勇斷振已去之威權運策勵精  
拔非常之俊傑屬天論失國路尊阻兵不惑盈庭之言獨納大臣  
之計戎車既駕亂黑底寧紀律再張聲名復振足以踴章武出師  
之述維元和載亂之功後後廷訪道之車祭禮神之館懷心玄化

唐書紀事卷之六 武宗紀

物色幽人將致俗於大庭欲希蹤於姑射於是削浮屠之法懲游  
墮之民志欲燔焚丹拂求珠赤水徒見蕭衍姚興之謬素不悟素  
皇漢武之非求蓋惑於左道之言偏斥異方之說况身處西來之  
教已及千年蚩蚩之民習以成俗其教甚於國法樂其徒不異  
登仙如文身祝髮之鄉久習而不知其醜如吐火吞刀之戲久觀  
而便以為神安可正之以威招律之以章甫加以斧鉞何尤之於  
代不乏人非荀卿孟子之賢雖與正論一朝應殘金於嗜藥胡書  
結怨於旗幟之派犯怒於鄰夫之口哲王之舉不勝物情前代有  
而勿論實為中道欲革斯弊以俟河清肅肅明斷然聽斯嚴矣

宣宗  
宣宗諱晔字元聖至道成武宗之弟憲宗第十三子也母曰李氏  
宣太后鄭氏性嚴重寡言官中或以為不惠。會昌六年三月即位  
大中元年二月癸未以旱避正殿減膳嚴太常鼓坊習樂撤百官

武宮女五百人放五坊鷹犬。閏三月大復佛寺

二年七月已巳續圖功臣于變煙閣

三年三月詔待制官與刑法官練官次對

四年四月壬申以兩縣部京師開輔理因獨支益鐵戶部遺貢

九年七月庚申撰淮南宣徽斷西冬至元日常貢以代下戶租稅

十三年八月癸巳帝崩年五十

宣宗春秋之法若誠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臣子也

之類憲宗之誠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志等之

乘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

陳王守節陽鳴死以計獲敬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

於敗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哉

廟建不無言而敬宗卒在位二年田籍被還與文宗恭儉儒雅出

於天性常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

唐書紀事卷之三

宣宗紀

廿

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雙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

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備飭號為清明然

其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說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因以

此其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冤憤欽恨而已

金鑑文宗以爲太和元年十一月帝崩後其子昭宗繼位昭宗

因曰昭宗繼位昭宗繼位昭宗繼位昭宗繼位昭宗繼位昭宗繼位

帝於一小昭宗繼位昭宗繼位昭宗繼位昭宗繼位昭宗繼位昭宗繼位

天下由是言之其法殺公志亦足伸其志也

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宣宗何是時王然其奮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

宣宗何是時王然其奮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

宣宗何是時王然其奮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

宣宗何是時王然其奮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

宣宗何是時王然其奮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

宣宗何是時王然其奮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

宣宗何是時王然其奮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

宣宗何是時王然其奮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

之不意者特好惡者不同耳宣宗精於聽斷而以察為明無後法

恩宗曰宣宗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察

石敏若曰朋黨之患極矣天下奇才博德之士大抵為朋黨之所

銷滅大中之際位於朝者皆齷齪容悅如白敏中令狐綯號為一

時往石然其施設可觀矣况其下乎天下目宣宗為小太宗而不

知唐亡自宣宗始宣宗徒區區勤儉謹事賢責耳不知觀化察度

治弊救弊長育起人材於朋黨之餘是務小而不務大也

史臣曰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獻文皇帝器識深遠久歷艱難備

知人間疾苦自實胥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

民洎大中昭一之曰權豪欽迹二之曰奸臣畏法三之曰閹寺

舊氣由是刑政不溫賢能效用百揆四撤據若清風十餘年間頌

聲載馳在官中衣賸濯之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母后稍膳輒不舉

樂或或小飢憂形于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怠惰之容與群臣言

唐書紀事卷之三

宣宗紀

廿

儼然照接如待賓僚或有所陳聞盛襟聽納舊時人主所行黃門

先以龍腦磨金藉地上奉命去之官人有疾嘗視之既瘳即袖金

賜之誠曰勿令勅使知謂予私於侍者其恭儉好善如此李年風

寄召羅浮山人軒轅集訪以治國治身之要其伎術詭異之道未

嘗指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三年春堅求還山上曰先生少留一

年俟於羅浮則創一道館集無留意上曰先生舍我而去國有災

乎朕有天下竟得幾年集筆寫四十字而十字挑上乃十四年

也與者其數其若是乎而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之文景不足

過也惜乎簡籍遺傳事十無三四吟墨攝翰有所慷慨。贊曰

李之英主實惟獻文批政盡去馭歷斯分河龍歸地朝漢清氣到

今遺老歌誦明君

宣宗

宣宗何是時王然其奮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

宣宗何是時王然其奮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

宣宗何是時王然其奮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

宣宗何是時王然其奮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

宣宗何是時王然其奮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

三年八月即位

六年五月丙辰以不豫降囚罪出宮人五百獄神策五坊飛馬  
錫禁延慶端午節獻女口

十四年三月迎佛骨于鳳翔。七月辛巳帝崩四十一

史臣曰晉按威遠晉老言恭惠皇帝故事當大中時四海承平百  
載修舉中外無訛政府庫有餘資年穀豐登封疆無擾恭惠始承  
丕構頌亦勸精延納諫言遵崇著德數綏之內洋洋頌聲然器本  
中庸流於近習所親者巷伯所昵者桑門以蠱惑之伎言亂驕淫  
之方寸勢無忽忽其可得乎及聖結璽取奸生戊卒發五嶺之輪  
轉寒海動搖微二蜀之并防燕人蠶覆徐寇雖珍河南幾空然猶  
創軍賦而飾伽監因民財而脩學業以誠倭為憂已以忠諫為妖  
言爭起陵陵之塗罕勸貞方之節見承負鑒之憂堅非次寵升燃  
頭爛額之輔臣無辜寔是以干戈布野窮歲彌年佛骨繞入於  
唐書詳節卷之三

僖宗

僖宗諱日尊聖恭 諱懷反 懿宗第五子也母曰惠安皇太后王氏

咸通十四年即位大赦免水旱州縣租稅

僖宗四年三月黃巢反陷鄆州二州。甲申四年七月壬午黃巢伏

誅

光啓元年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叛

文德元年三月癸卯帝崩年二十七

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穆宗曰神武皇帝  
文宗曰武宗皇帝懿宗曰懿宗皇帝僖宗曰僖宗皇帝昭宗曰昭宗皇帝  
然則唐之衰亡皆

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  
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宗常唐之  
始衰而以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愁盜起其亂不可復  
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昭宗

昭宗諱日尊聖恭 諱懷反 懿宗第五子也母曰恭惠皇太后王氏始封  
曹王僖宗夷播復恭率兵迎壽王即皇帝位  
天祐元年六月神難軍節度使楊崇本會李克用王建兵以討朱全  
忠八月壬寅全忠以兵犯宮門帝崩年三十八

哀帝

哀帝諱昭宗明 諱懷反 昭宗第九子母曰皇太后何氏朱全忠  
弑昭宗矯詔立為皇太子  
開平二年二月遇弒年十七諡曰哀帝

唐書詳節卷之三

哀帝紀

苗

贊曰自古亡國未必皆庸愚暴虐之君也其禍亂之來有漸積及  
其大勢已去適丁斯時故雖有智勇有不能為者矣可謂真不幸  
也昭宗是已昭宗為人明勇  
忠已成內無賢佐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以益  
亂自唐之亡也其遺毒餘孽更五代五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  
壞極亂而後止跡其禍亂其漸積豈一朝一夕哉  
又贊曰助華受命揖讓告終進取順守仁道已窮暴則短祿義則  
之禍非止二宗

唐書之

唐志

禮樂志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君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簋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由學校下至閭里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君侯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于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官車服器一切唐書詳節卷之三

禮樂志

乙

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率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薄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于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紀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俯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耳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稱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感曉然論其意而按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有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饗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爲吉禮六十一篇實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長孫無忌李義府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雜以武令以義府方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既施行

唐書詳節卷之三

禮樂志

二

禮者皆爲非上元中詔優貞觀禮終高宗世二禮兼行而有司臨講遂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後定制武氏中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至玄宗時張說以爲唐貞觀禮廢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上乃詔王仲丘等撰定爲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田是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王公宰臣歷代郊廟公華之制及其工歌祀饗而圖其禮盛隆降之序爲郊祀錄元和未卒公肅又爲禮閣新儀王彥威爲曲臺新禮又陳王公士民昏嫁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存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五禮一曰吉禮大祀天壇宗廟中祀社稷日月星辰小祀山川林澤九歲常祀二十有二冬至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雨雩祭吳天上帝于圓丘季秋大享于明堂臘蜡百神于南郊諸節應日嘉祥開日大端舊日臘春分朝日于東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夏至祭地祇于方立孟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此名也注疏謂王莽所上居吉土五千里之內仲春仲秋上戊祭于大社立春立夏季夏之土王立秋立冬祀五帝于西郊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臘享于太廟孟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籍九祭祀之節有六一日卜日二日齋戒三日陳設四日省牲器五曰奠玉帛宗廟之儀裸六曰進熟饋食七祀各因其時享司命于以春憲以夏中雷以季夏土王之日中雷也及門厲以秋行以冬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孟冬祫于太廟之禮在乎壇壝之外外次位之尊卑與而初備者莫過乎此也其壇壝之上下壇門之內外次位之尊卑與其向立之方登降之節可推而見也自周衰禮樂壞于戰國而廢絕于秦漢與六經在者皆錯亂散亡雖儒而稍備方其補葺以意辭討未得其真而識緯之書出以亂經失自鄭玄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此牽惑以溺而稍若不能斷次以爲有其舉之莫可益亡

是郊上明堂之論至於豁然而莫知所止禮曰此禮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者也又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帝精氣之神也玄以為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提黑帝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殫焉唐初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李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至高宗時顯慶二年許敬宗與禮官等議曰六天出於緯書易詩書春秋左傳周禮氏以為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北辰耀魄者也及武周六天之說而南郊圓丘一也玄以為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玄皆以為祭太微五帝傳曰九祀洛陂而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玄謂周祭感帝威靈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緣論也由是然玄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開元中王仲丘輩曰按貞觀禮祈穀祀感帝而顯慶禮祀昊天上帝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嘒嘒春夏祈穀于上帝禮記亦曰上辛祈穀于上帝而鄭玄乃云天之五帝遂王反于兄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因以祈穀夫祈穀本以祭天也然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殺也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又曰月令大雩大事帝皆感祭也而孟夏雩李秋大享貞觀禮皆祭五方帝而顯慶禮皆祭昊天上帝宜兼用之以合大雩大享之義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于方丘神州地祇于北郊以景帝配而上辛祈穀祀感帝于南郊李秋祀五方天帝於明堂以元帝配貞觀初圓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而元帝惟配感帝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長孫無忌等與禮官議以謂自三代以來歷漢魏晉宋無父子同配於明堂者於是以前高祖配于圓丘太宗配于明堂乾封二年詔圓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皆以前高祖太宗並

竊立七廟及成德元年始立四廟曰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貞  
 觀九年高祖崩太宗詔有司定議朱子奢請立七廟廡太祖之室以  
 持於是尚書八座崇光一殿分兩省為六曹議禮曰天子三昭三穆  
 為昭相父及為穆也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立親廟六此故  
 事也制曰可於是附弘農唐君及高祖為六室中宗神龍元年立始  
 祖為七廟議者欲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張齊賢曰古者有天下者事  
 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裕祭於廟次反  
 體三年則毀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玄王周祖后稷其世數  
 遠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後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為太  
 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為其尊於太祖故也唐受天命景皇帝  
 始封之君太祖也以其世近而在三昭三穆之內而元皇帝以上皆  
 以屬尊不列合食今宜以景皇帝為太祖博士劉承慶尹知章議曰  
 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廟者禮也而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太祖  
 唐書詳節卷之三  
 禮樂志  
 五  
 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者不遷親盡者則毀今以太祖近而廟數  
 不備乃欲於昭穆之外遠立當遷之主以足七廟而乖迭毀之義不  
 可天子下其議祝欽明兩用其言。其非常祀天子有時而行之者  
 曰封禪時義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後心乎唐太宗已平  
 突厥而年數彙豐群臣請封泰山太宗遣杜正倫行泰山上七十二  
 君壇述以是歲兩河大水而止其後群臣言封禪者多乃命顏師古  
 等集當時名儒雜議不能決於是房玄齡魏徵封禪議奏上之論議  
 帝六年八月魏徵疏封禪其意謂唐祚久矣不宜更封遂以封禪為  
 不可同今所存之意  
 能祖商曰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  
 以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察賢臣而使者猶倡其議  
 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若錄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  
 禮房喬載定之證亦預焉正觀之末冀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明

亞聖十哲之名自是唯享武成王及留侯而諸將不復祭矣四年  
 紀言文宣百世所宗故樂以宮縣獻以太尉尊師崇道也太公述作  
 止六韜勲業著一代請祝辭不進署改昭告為敬祭留侯為致祭獻  
 官用太常卿以下百官議之多請如紀言左司郎中嚴浚等議  
 曰按紆授典訓尊卑之節當矣抑猶有未盡夫大名徽號不容虛矣  
 而太公兵權奇計之人耳當殷之失德諸侯歸周遂為佐命祀典不  
 云乎法施於人則祀之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  
 使君君臣臣父子子皆宗之法施於人矣貞觀中以太公兵家者  
 流始令碯溪立廟諸賢上元之際執事者苟意於兵遂封王爵既擬  
 文宣彼於聖人非倫也謂宜去武成王號復為太公廟莫享之制如  
 紆請陸淳等議曰武成王殷臣也紆暴不諫而佐周傾之夫尊道者  
 師其人使天下之人入是廟登是堂睹其人思其道則立節死義之  
 士安所奮乎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法桓文不贊伊尹殆謂此也武  
 成之名與文宣偶非不刊之典也臣愚謂歷上元追封立廟復碯溪  
 祠有司以時享斯得矣今欲進等議曰兵革未靖宜右武以起忠烈  
 今時貶損非勸也且追王爵以特祠為武教主文武並宗典祀已久  
 政之非也乃詔以將軍為獻官餘用紆奏。二曰賓禮以待四夷之  
 君長與其使者蕃國主來朝遣使者迎勞即則皇帝已即御座蕃  
 主入其有獻物陳於其前奉贊曰某國蕃臣某獻獻壤奠侍中升奏  
 承旨曰朕其受之。三曰軍禮皇帝親征纂厥武非御典以出即御  
 座侍中跪奏禮畢皇帝入自東房侍臣從至闕乃額于昊天上帝其  
 英玉帛進熟飲福望燎皆如南郊其宜于杜造于廟各如其禮軍將  
 飲福于太稷廟其凱旋則陳停臧於廟南門之外後唐書又曰此軍  
 實陳于其後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  
 地為塲別塲地於北廂南向常前一日講武將帥及士卒群集於  
 塲所建旗為和門如方色唐書又曰此軍

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旗鼓甲伏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  
乘馬敵習者衆少者在前列者在後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  
戈矛力者持旌勇者持鉞威反敵也以下通鼓刀槓爲前行諸食  
持稍者次之八尺者謂之稍弓箭者爲後使其習見旌旗金鼓之  
節旗則則陣旗舉則起舉青旗爲直陣舉白旗爲方陣舉赤旗爲銳  
陣舉黑旗爲曲陣舉黃旗爲圓陣九陣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  
皇帝狩田之禮亦以仲冬前期兵部集衆庶情田法虞部表所田之  
野建旗於其後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番驅過  
乃建旗於其後乃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  
帝發抗大綬然後公王發抗小綬驅過之騎止然後百姓獵九射獸  
自左射之達於右隅爲上射反前運右耳本爲次射左解達於右  
隅爲下射以昭別也諸得禽獸旗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  
私之其上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充庖厨。四曰嘉禮皇帝加  
唐書詳節卷之三 禮樂志 九

元服有司卜日告于天地宗廟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維祺  
以介景福乃跪冠云。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賀曰元正百祥  
景福惟新伏惟皇帝陛下與天同休惟至云云。皇帝親養三老  
千秋萬歲壽制曰發新之慶與公等同之慶。皇帝親養三老  
五更於大學所司先奏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  
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五品以上致仕者爲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  
爲庶老尚食具半饌皇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三老執爵而飲  
而酌三老以次進珍羞酒食皇帝即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  
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于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教史執筆錄善言  
善行。五曰凶禮唐初李義府許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  
去其國卹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國有大故皆臨時來擬附此以  
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考焉。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  
樂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

多爲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實積  
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爲命合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  
本也故爲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爲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爲  
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弊則又總其法  
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命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用  
爲表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  
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  
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夫物用於有形而必弊聲藏於無形而  
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其存無作則已焉有作者雖去  
聖人於千萬歲之後無不得焉三代既亡禮樂失其本自漢以來歷  
代莫不有樂作者各因其所學雖清濁高下時有不同然不能出於  
法數至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歡其金石之響歌舞之  
容則各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所由至隋滅陳鄭譯  
唐書詳節卷之三 禮樂志 十

牛弘之徒皆名知樂相與譌定依京房六十律因而六之爲三百六  
十律以當一歲之日又以一律爲七音音爲一調九十二律爲八十  
四調其說甚詳唐興即用隋樂武德元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定  
樂既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聖人必情以作樂國之興衰未必  
由此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王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伴曲聞者悲  
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夫聲之所感  
各因人之哀樂時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伴曲之曲尚存  
爲公奏之知必不悲魏徵曰孔子稱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在人  
和不在音也

司馬溫公曰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先王守  
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  
閭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隣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  
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千百年然後治化

洪恩風求儀也而太宗還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  
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復非威嚴之謂也然無威嚴則禮不可得  
而行矣樂非聲青之謂也然無聲青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諸諸山  
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何在哉故曰無  
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昔不敬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  
治亂何異瞽瞍舉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二帝三王之作樂  
皆妄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千一年張文叔復請重正餘樂帝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若百姓  
安樂金石自諧矣。九植者為篳篥者為篳篥以縣鍾磬皆十有六  
周人謂之一堵唐初因隋舊用三十六虞高宗遷秦宮成增用七十  
二虞。九樂八音金石土革木竹自漢以來惟金以鍾定律呂故其制度  
是詳其餘皆畧而不著而其物各具在。初祖孝孫已定樂乃曰太  
樂與天地同和者也製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雅雅樂一曰豫

唐書詳節卷之三

禮樂志

士

和二曰順和三曰和四曰和五曰和六曰和七曰和八  
曰太和九曰和十曰和十一曰和十二曰和用於郊廟朝  
廷以和人神。初隋有文舞武舞至祖孝孫定樂更文舞曰治康武  
舞曰凱安舞者各六十四人文舞左篇右翟武舞左千右戚唐之自  
製樂九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  
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作樂曲及即位宴會  
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披於樂章示  
不忘本也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也帝  
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統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  
乃製舞圖命呂才以教樂二百一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  
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後更名七德舞舞初成蕭瑀曰樂所以美  
威德形容而有所盡帝曰方四變未定安伐以平禍亂製樂陳其  
梗槩而已九功舞者不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正觀六年

幸之宴從臣賞賜周回同漢沛苑帝歡甚賦詩起居即呂才被之管  
絃以童兒六十四人舞號九功舞以象文德上元舞者高宗所作也  
舞者百八十人衣童雲五色衣以象元氣初朝會常奏破陣樂舞高  
宗即位不忍觀之乃不設後幸九成宮置酒羣萬石曰破陣樂舞所  
以宣揚祖宗威烈以示後世今久廢群下無所稱述非所以發孝思  
也帝復令奏之舞畢嘆曰不見此樂垂三十年追思王業勤勞若此  
朕安可忘武功耶群臣皆稱萬歲

唐書詳節卷之三

禮樂志

士

唐志

儀衛志

高制天子若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車馬之  
類盛矣皆安徐而不譁其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鐘鐃庭設樂官  
道勝有鹵簿鼓吹禮官有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所以為慎重也故慎  
重則尊嚴而肅恭夫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其聲容文采雖非三代  
之制至其威也有足取焉

車服志

唐初受命車服皆因隋舊武德四年始著車輿衣服之令上得乘下  
不得擬上服正九天子之車曰玉路者祭祀納后所乘也金路  
者祭祀還飲至所乘也象路者行壇所乘也金根車者耕藉所乘  
唐書詳節卷之四

宣服志

乙

也安車者臨幸所乘也四望車者拜陵吊臨所乘也皇太子之車三  
金路者從祀朝賀納妃所乘也輅車者其餘出入行道所乘也四  
望車者臨吊所乘也一品之禮九旒九旒者因舊制也草車不旒也  
凡旒至大夫七旒至士三旒至庶人二旒至士三旒至庶人二旒至  
六旒盤纓流亦如之反大帶一品有象轡二品三品有章路四品有  
木路五品有輅車九天子之服十四大裘冕者祀天地之服衮冕  
者元日受朝賀臨軒拜王公之服也鷩冕者禮祕事遠主之服也  
鷩冕者禮祭海嶽之服也絺冕者禮祭社稷先農之服也  
鷩冕者禮祭百神朝日夕月之服也皇太子之服六裘冕者從祀諸廟  
加元服納妃之服也遠游冠者諸朝還宮元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  
也公服者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之服也舄服者朔望視事之服  
也群臣之服二十有一裘冕者一品之服也鷩冕者二品之服也  
鷩冕者三品之服也絺冕者四品之服也鷩冕者五品之服也

唐書詳節卷之四  
宣服志  
乙  
唐初受命車服皆因隋舊武德四年始著車輿衣服之令上得乘下  
不得擬上服正九天子之車曰玉路者祭祀納后所乘也金路  
者祭祀還飲至所乘也象路者行壇所乘也金根車者耕藉所乘  
唐書詳節卷之四  
宣服志  
乙  
也安車者臨幸所乘也四望車者拜陵吊臨所乘也皇太子之車三  
金路者從祀朝賀納妃所乘也輅車者其餘出入行道所乘也四  
望車者臨吊所乘也一品之禮九旒九旒者因舊制也草車不旒也  
凡旒至大夫七旒至士三旒至庶人二旒至士三旒至庶人二旒至  
六旒盤纓流亦如之反大帶一品有象轡二品三品有章路四品有  
木路五品有輅車九天子之服十四大裘冕者祀天地之服衮冕  
者元日受朝賀臨軒拜王公之服也鷩冕者禮祕事遠主之服也  
鷩冕者禮祭海嶽之服也絺冕者禮祭社稷先農之服也  
鷩冕者禮祭百神朝日夕月之服也皇太子之服六裘冕者從祀諸廟  
加元服納妃之服也遠游冠者諸朝還宮元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  
也公服者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之服也舄服者朔望視事之服  
也群臣之服二十有一裘冕者一品之服也鷩冕者二品之服也  
鷩冕者三品之服也絺冕者四品之服也鷩冕者五品之服也  
臣朝服乘馬舍車而冠者何者衣冠者衣冠也冠者衣冠也  
也戰而鎧而乘馬舍車而冠者何者衣冠者衣冠也冠者衣冠也

曆法尚矣自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事畧見于書而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為曆固已不同而其法不傳至漢造曆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倫蓋其法一本於律矣其後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傳會之說也至唐一行專用大術之策則曆術又本於易矣蓋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不通少之於律於易當可以合也然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八改初曰戊寅元曆曰麟德甲子元曆曰唐書詳節卷首

曆志

三

開元大衍曆曰賢聖五紀曆曰建中正元曆曰元和觀象曆曰長慶宣明曆曰景福崇玄曆而止矣高祖受禪特治新脩道士傅仁均與庾儉參議合受命歲名為戊寅元曆高宗時戊寅曆盈祿時風作甲子元曆詔太史起麟德二年頗用謂之麟德曆開元九年麟德曆署日蝕比不效詔倩一行作新曆推大術數立術以應之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相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寒矣其倚數立法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倣倣而已曆本議曰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開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神所以司晷也參伍相周寔於六十聖人以

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為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為五行成數皆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又數通乎六十葉數行乎二百四下是以大術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

曆之大紀也數之德圓故紀之以三而變於七象之依方故紀之以四而變乎八人在天地之中以閏盈虛之變則閏餘之初而氣朔所歷也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中節相並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升降之應發敘之候皆紀之以筭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眇眇之變皆紀之以日而從月者也日不及中則損之過則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尊卑之用睽而及中之志同觀景之進退知軌道之升降軌與畧名舛而義合其差則水漏之所從也隋書元年六月望戊夜月蝕三之一官曆加增在日有交不著蝕代宗以至德曆不與天令詔郭黯之韓復用麟德元記題曰五紀曆後與大衍類吳語徐承嗣等雜麟德大衍之旨治新曆唐中四年成名曰正元曆即位徐昂上新曆名曰觀象起元初二年用之然無訛章之數至於發敘啓閉之候猶用舊法測驗不合穆宗立乃詔日官改撰曆術名曰宣明昭宗時宣明曆施行已久數亦漸差懿遠同等改治麟曆雖籌筭便易然皆實於本原僦元年曆成賜名崇玄

天文志

曆志心

四

丁



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原平府南此知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東九千九百一十里南九千九百一十里開元二十八年戶部帳計戶口以東之九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十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十八萬三千六百九十九應受田一千四百四十萬二千八百六十頃考隋唐地里之廣狹戶口盈耗與其州縣廢置其盛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嗚呼威極必衰雖曰勢使之然而殆忽焉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

選舉志

舊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進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

唐書選舉志之四

選舉志

七

有史料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九學六皆隸于國子監學生三百人太學生五百人四門生三百人國子監生尚書省補舉而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九館二門下皆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太學生補國子學。每歲仲冬州縣解送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縣館學若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舍爵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以著文叙長少為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凡貢舉非其人者廢舉者被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其教人取士者於今者大畧如此而士之進取之方與上之好惡所以有材養士招來獎進之意有同選士之法因時增損不同。僞初初入長安開大

丞相府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于州縣皆有數武德元年命長安國子大學四門生各三百員既即位詔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以教宗室子孫及功臣子弟又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隨方物入貢吏民子弟學藝者皆送于京學為設考課之法州縣皆置學焉及太宗即位益崇儒術乃於門下別置弘文館又增置書律學自天下初定增崇學舍至千二百區雖也營飛騎亦置生進博士為授經四夷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子弟入學遂至八千餘人十四年幸國子監觀學命北監使之諸論學生獻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宋隆二年高麗思立建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惟誦舊策皆亡實才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自今明經試帖括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為具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閱禮焉

唐書選舉志之四

選舉志

八

為七年注老子道德經成詔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賦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賦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待即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焉唐武宗初李昂為舉人賦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待即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焉平不特舉士李德裕為相時以武宗元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皆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大學教胥子雖年穀不登矣幸或動而祖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驚諸生輟講且追學生在館皆棄度文給厨米是歲貢至為侍即建言成方歎歎舉人赴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初禮部侍郎親蒞移試考功謂之別頭。長慶三年詔議大夫殷侗言三史為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都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史料及三傳科大抵聚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施設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時君為意以為莫此之為及中

後世俗益趨薄上下交頹因以謂按其聲病可以為有司之責捨是則汗漫而無所守遂不復能易鳴呼乃知三代鄉里德行之舉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太宗幸其家昌齡於其家設宴太宗與之飲昌齡有公體有名於當時考功負外郎王師旦不署以第太宗問其故對曰二人者皆文承淳樸之將誘後生而弊風俗其後二人者卒不俱有立價應二年楊維禎上疏言進士科起於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明經填帖故為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非古先王不席待賢之道請依古察孝廉其鄉閭孝友信義廉恥而通經者縣薦之州試其所通之學送于省其明經進士及道舉並停詔李綱等議曰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不窮百義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取士試之以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螭蚓之餘垂海而望吞舟之魚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三代之選士

唐書詳節卷之四

元

任賢皆考實行是以風俗淳一運祚長遠漢興監其然尊儒術尚名節雖近戚竊位強臣擅權躬主外立母后專政而亦終彼四百年豈非學行之效耶今館所請實為正論請廣學校以明訓誘雖京師州縣皆有小學增博士員厚其廩稍選通儒碩士間居其職十道大郡置大學館遺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鄉里舉為在派寓者序序推為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帝以問翰林學士對曰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其後雖有進士之舉然其業不廢也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今明經以時務為重進士以詩賦為重時務者進士試大經十條大經八年禮部復舉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祇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咸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其數是時文宗好學嗜古郭舉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彼舉

唐書詳節卷之四

十

博博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嘗論公卿子弟艱於科舉武宗曰向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昨點楊知至鄭朴等抑其太甚耳不司不識朕意不放子弟即過矣但取實藝可也德裕曰鄭肅封教子弟皆有才不敢應舉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文質未以仕進無他岐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者少習其業日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識開習也則子弟未易可輕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共惡也唐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以怠改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特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學文學之士或高蹈隱逸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畧開關安二年詔置武舉其制行焉武舉與文舉並行武舉之制開於唐武宗時

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闕元十八年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作  
猶資格謹賢愚一舉薦蒿以為非求材之方奏罷之乃下詔曰凡人  
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事更造格以分寸為差若循新格則六  
十未離一尉自今選人才業優異有操行及遠郡下寮名迹稍著者  
吏部隨材甄擢之德宗時沈既濟極言其弊曰近世發擢失之者久  
其失非他四大而已入仕之門太多開元二十一年制自今選人有  
外類甲不復引薦門下省有七千六百八十八員吏部有七千五百  
萬七千四百一十一員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員吏部有七千五  
百七十五員其多不可勝屈世胄之家大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  
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凡說常叙有  
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而令選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雖曰度德  
若任量材受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俯仰之  
間侍郎非通神明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  
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幸得人况絮洸茫茫耳目有不足  
者乎豈非鑒之不明擇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  
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于齊隋署置多由請託故當時議  
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目舉與其外溫不若內叙是以羅州府之推  
而歸於吏部此獨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  
寃矣不可以坐守利弊臣請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宰臣進叙吏部  
兵部得參議為六品以下或倅佐之屬羅州府辟用八年陞敘清  
其籍者其名於館書其曰考是職最清以非庶僚者選為行其各舉  
其或言諸品以上所舉皆清慎忠實無所干預切近諸司贊上奏  
經吏部郎中司議職也今之掌判則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判  
則可擇汗百其然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長吏長吏擇佐僚才  
深廣精則餘擇之任奏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  
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  
非公則吏部女都督祭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選聽遐視罪其私冒



○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冊天子用之四曰令  
皇太子用之五曰教親王公主用之六曰符省用於州州下於縣縣  
下於鄉下之達上其制有六一曰表二曰狀三曰牋四曰啓五日辭  
六曰牒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日關二曰刺三曰移後授內外百司  
之事皆印其發日為程一曰受二曰報諸州計奏達京師以事大小  
多少為之節凡符移關牒必達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  
尚書省凡例故計奏之數者符壹告之節以歲終為斷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  
尚書省凡例故計奏之數者符壹告之節以歲終為斷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四  
文選卷之三  
左右僕射各一人從二品掌統理六官為令之貳令闕則總省事勅  
御史弘不當者罷到二年改曰左右丞元平年改曰左丞元平年改曰右丞  
左丞一人右丞一人掌辨六官之儀亂正省內劾御史舉不當者史  
部戶部禮部左承認馬兵部刑部工部右丞總為  
吏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郎中二人員外郎二人掌文選勲封考課  
唐書詳第卷之五  
**百官志**  
**三**  
之政以三銓之法官天下之材以身言書判德行才用勞勩較其優  
劣而定其畧放為之注擬五品以上以名上而聽制授六品以下量  
資而任之其屬有四一日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憲四曰考功九文  
官九品有正有從自正四品以下有上下為三十等九文散階二十  
九九流外九品取其書計時務其校試銓法與流內畧同謂之小選  
司封即中掌封命朝會賜予之級九爵九等一日至二曰嗣王郡王  
三日國公四曰開國郡公五曰開國縣公六曰開國縣侯七曰開國  
縣伯八曰開國縣子九曰開國縣男  
司勳郎中掌官更敘  
考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  
過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試之流內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  
曰清猷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  
曰功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雅盡才

食為選司之最三日揚清激濁集敗必當為考校之最四曰禮制儀  
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日音律充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六  
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七日師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  
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曰推鞠得情處斷  
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校警精將明於刑定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  
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實為學官  
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  
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十六  
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勸懲稽失無隱為  
勾檢之最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強濟為監掌之最十九曰功  
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第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  
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蓋藏藏以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  
步盈虛究理精察為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驗多者為方  
唐書詳節卷之五 百官志

術之最二十四曰檢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開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  
弗擾盜盜不行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養肥碩蕃息滋多為牧官  
之最二十七曰遠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一最四善為上上  
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  
有二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事理為  
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詭詐貪濁有狀為下下  
戶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  
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戶部司員四員  
改戶部司員四員度支司員四員金部司員四員倉部司員四員  
部郎中員外郎掌戶口土田賦役貢輸蠲免優復婚姻嗣之事以  
為尚書侍郎之丞度支員外郎掌天下租賦物產墾約之宜水陸  
道途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金部員外郎掌天下庫藏出納權  
衡度量之數倉部員外郎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

唐書詳節卷之五 百官志  
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禮  
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禮部司員四員祠部司員四員  
膳部司員四員主客司員四員禮部郎中員外郎掌禮樂學校衣  
冠符印為尚書侍郎之丞凡祭享慶雲為大瑞白狼赤兔為上瑞蒼  
鳥朱鴈為中瑞嘉禾芝草木連理為下瑞大瑞則百官詣闕奉賀餘  
瑞歲終員外郎以聞祠部員外郎掌祠祀享祭之事膳部員外  
郎掌陵廟之牲豆酒膳主客員外郎掌二王後諸蕃朝見之事  
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書馬甲械之政其屬有四一  
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九將出征告願授斧鉞軍不  
從今大將專次還日具上其罪錄別三年改兵部郎中員外郎  
一戰日兵部郎中員外郎掌計凡武散階四十有五自四品以下皆番上  
於兵部以遠近為八番三月一上三千里外者免番餘立諸衛為一  
二番皆月上每番閱強教者立諸衛番滿有特畧者以名聞職方

唐書詳節卷之五 百官志  
刑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律令刑法徒隸按覆獄禁之政其屬有  
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門刑部司員四員都官  
司員四員比部司員四員司門司員四員刑部郎中員外郎掌  
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獄為尚書侍郎之丞都官員外郎掌  
隸簿書錄給衣糧醫藥而理其計吏比部員外郎掌切會內外賦  
欵經費俸祿之物司門員外郎掌門開出入之籍  
工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山澤地田三匠之事其屬有四一曰工  
部二曰屯田三曰水部四曰庫部工部司員四員屯田司員四員  
水部司員四員庫部司員四員工部郎中員外郎掌工部司員四員  
屯田司員四員水部司員四員庫部司員四員工部郎中員外郎掌

之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入在紫宸內閣則夾右  
案分立殿下直第二戟首和墨滿筆皆即物處時號頭許敬宗李  
義府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伏下與百  
官皆出不復聞機務矣貞觀初此為起居郎後舍人能胡  
符璽郎掌天子之八寶及國之符節賢臣制元祐年亦曰將寶印  
弘文館學士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禮儀輕重皆參  
議焉武德四年置修文館下門下省二十四人成均司諫等官皆屬之  
法以職之其後又置博士上書者中書省又有文學士教習國書館  
後五品以上上學士六品以下曰直學士又有文學士教習國書館  
元二年改弘文館曰開文館以避孝敬皇帝之名二年曰修文館  
以兼十二時景雲中人城兵敗後學士八人為一館元七年曰弘文館  
皆罷學士又以五品以上上學士六品以下曰直學士未登朝曰直館  
較書郎掌校理典籍糾正錯謬凡學生教授考試如國子之制生三  
十人令史二人從書十二人批卷  
唐書詩節卷之五  
百官志  
中書省中書令二人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凡王言之制有  
七一日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臨軒冊命則用之二日制書大  
賞罰赦宥恩囚大除授則用之三曰尉勞制書褒嘉贊勞則用之四  
曰發救麻置州縣增減官吏發兵除免官爵受六品以上官則用之  
五日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六曰論事敕書我功臣下則用之  
七日敕牒隨事承制不易於舊則用之皆宜署申覆然後行焉大祭  
祀則相禮親征纂歲則戒飭百官臨軒冊命則讀冊若命於朝則宣  
授而已冊太子則授璽綬九制詔文章獻納以受記事之官武德三  
年省曰中書省尚書令曰中書令兼判元平比中書省曰西臺中書  
省曰南臺開元五年改中書曰紫微省中書令曰紫微令天寶元年  
侍郎乃復為中書侍郎得即掌貳令之職朝廷大政參議焉臨  
軒冊命為使則持冊書授之四夷來朝則授其表疏而奏之獻贊  
則受以付有司  
六人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聖書冊命皆起草進書

散騎常侍

史館修撰掌修國史

秘書省監字經

[illegible]

張其二察戶口

殿中侍御史掌殿庾供奉之儀京畿諸州兵皆隸焉正班列於閣門之外糾離班語不肅者朝會則乘馬具服戴黑豸升殿巡幸則往來門旗之內檢校文物虧失者

張其二察戶口

耗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具  
等箴器侮迹應待用者其六察縣吏吏宗無并縱暴貧弱寃苦不能  
自中者凡戰伐大獲獲則數得獻審功賞然後奏之  
和親相見察奔錄二人武德元年置殿中書省  
二年置內書省後文宗朝元貞元年置  
史通拜內書省後文宗朝元貞元年置  
五年除授兩京監開元中監察御史兼  
宋紹興初大曆中監察御史兼  
常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儀樂郊廟社稷之事  
元貞元年授太常寺司馬禮部  
光祿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酒醴膳羞之政  
衛尉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器械文物總武庫武器守宮三署兵器  
入者皆籍其名數  
宗正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天族親屬籍以別昭穆

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

度使之兵也其死起於邊將之屯防者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

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原)而後接乎開元初方龍  
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遂陷兩京  
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  
起行陣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父死子繼其兵而不  
肯代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則悉取合  
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始為朝廷慮者號河朔三鎮及朱全忠以  
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唐遂以亡。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  
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  
定天下志罷諸鎮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  
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  
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發北衙七營選材力號壯月以一營  
上(武)后改百騎曰千騎(肅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及玄宗以萬騎平韋  
氏改為左右龍武軍肅宗乾元元年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

唐書節度卷之五

兵志

十一

徵延季授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制南北  
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急非常何以制之遂罷  
代宗以斯生軍入禁中清內難皆賜名賞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  
應軍(永泰)元年吐蕃入寇魚朝恩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盛分  
左右兩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馬者兵之用也監  
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  
馬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龍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大僕初用  
大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  
千致八坊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營林八坊之馬  
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折八監列布河西豐贍之野九  
馬五千為一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時天下以一隸易一馬萬歲  
掌馬久恩信行於龍右驍鳳中以李思文檢校龍右諸牧監使監牧  
有使自此始(開元)初國馬益耗養晦乃請以監名告身而馬於六胡

光年三十四營一遊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補後始二  
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卿  
相外戚牛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為印自  
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  
西北蕃

食貨志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  
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用而下不因故量入之力而授之田量  
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  
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  
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  
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  
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  
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  
以口分世業田(分)後開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  
著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  
而易禄(政)反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  
也兵冗官濫為之大害(如)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  
更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  
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井租庸調之法壞而為  
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推利(推)其利以  
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如)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唐制凡民  
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  
凡男年十八以上者一人一頃其八十歲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田多  
可以足其人為寬鄉少者為狹鄉凡庶人從鄉及貧無以葬者

唐書節度卷之五

食貨志

十一

將假取不賦禁第五琦為度支監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  
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粒其多少。太宗  
元年就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錢說同其說曰此錢亦復其民田國  
盡則授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  
征之稅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唐恩持恩  
擅權代宗興元載日夜國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協  
間釁釁反載也逮討兵食置而不議者數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為表  
裏日治兵繕器械天子不能繩以法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  
再三款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  
諸道尚侈麗以自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  
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修費  
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  
定稅而欲以夏秋至德宗相勸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  
無過十一月夏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薄人  
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曆十  
四年畝田之數為定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  
德宗方信用失不疑也。初陳京請借富商錢當在富商以萬萬者  
附其限以與軍計天下不勝一二千萬則陳京等乃以趙贊判度支  
中京奏出請各一人掌天下租稅以充軍計之宜水陸兩稅之制  
之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究自經者眾若被盜然此又杜牧所云  
常所借錢二百萬兩已屬大戶即此所謂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  
以高本錢至德宗時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山荒潰  
散若積水之請自設之即此所謂錢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城兩  
市置常平官雖額年少雨米不勝貴可推而廣之宜嚴儲布帛積於  
兩都江陵成都揚州蘇洪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此又杜牧所云

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其則下價而出之錢則如杜而  
一以賤常平不錢德納其策獨軍用也變亦隨而耗竭不備  
常平之積越發復請稅間架除酒而民益愁怨所納稅則十  
六千五百錢者稅五錢所納稅則十錢者稅五錢所納稅則  
六千五百錢者稅五錢所納稅則十錢者稅五錢所納稅則  
反大誦長安市中不奪爾商戶稅資不稅爾間架除酒  
矣於是間架除酒竹木漆漆鐵之稅皆減貢元四年詔天下兩稅  
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  
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德宗時舊水旱  
戶口減耗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蠲革其甚害者大  
畧有六其一日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欽財均  
其賦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  
其賦莫容其故故人無搖心天寶之季海內疲蕩版圖漸於地  
賦賦賦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其與供億不常  
謀求墮制此時弊非法律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  
制竭耗竭日減甚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當用財財失財之  
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此其為民計  
於權衡也後復增稅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園園舍園園直輕而  
以為富者有流通繁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廩舍器用價高  
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繁而稅重者有稅數本業者因欲求此誘之  
為奸賦之建役也今倘賦輕重相百而以需為重重則求此誘之  
愈輕人與其弊願認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蠲之廣費者  
唐書食貨志卷之五

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典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  
以為三等州率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與法而通逃漸息矣其  
二曰捕租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繒百穀繒百穀  
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責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  
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稅賦庸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  
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稅庸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  
調出繒繒布麻烏堂禁人錢錢而以錢為賦令兩稅效算繒之末法  
估資產為差以錢賦定稅所供雜物歲日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  
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買所有交易賤賤之耕織之力有限而物  
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為絹三四價賈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  
數不計價此稅必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為絹六匹價賤而數如計  
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給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  
稅之歲給布定估為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脩家伎物  
唐書食貨志卷之五

甚賦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  
以錢數多少給布庸繒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之有權益以入五推  
以納資繒繒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日曰歷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  
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五曰天  
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姦得苛法以折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  
散所析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墾荒  
田限年免租新墾雖開舊會無矣墾墾墾墾墾墾墾墾墾墾墾墾  
菜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瘁墾墾墾墾墾墾墾墾墾  
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纖粟不暇吞食者  
奔奔走走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纖粟不暇吞食者  
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歛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徭役  
有等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等所養校先  
人事而借其服力家給然後歛餘財今弊也迫促養事方興而輸賦

錢功未艾而飲穀有者急費而耗半五無者求價貴帝宜隨風俗時  
候務於舒人其五曰頃師旅亟與官司折備唯務軍食凶荒不建賑  
救入小乏則取息利大之則臨田廬飲糴始畢執失行貨物則以  
初也下月稅亦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糶  
亦以義倉為名主以巡視時給傷農則優價糴穀貴而止款則倍  
貸循環飲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  
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  
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家為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  
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取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  
倍者安得足食宜為占田條限裁租價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  
之善經不可捨也弊言雖勿以說逐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齊  
抗復論其弊以為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援人勞陛下憂為兩  
稅膏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姦二十年間府庫充切而民也但定稅之  
唐書食貨志卷之五

食貨志  
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為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為稅名以誅其輕  
其利有六更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  
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勤六也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  
惟布帛而已用布帛多則錢聚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  
農人哉隱入亦不報初德宗居奉天儲府空窘常遣卒視賊以苛求  
乞糶帝不報致別親王帶金而鬻之朱泚既平於是帝獨意糶  
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章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  
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等皆繳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義餘  
上羊百反號也則常州刺史裴肅新成案紙為進奉得還浙東觀  
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初上以奉天之敗肅官以來才專國  
則吏用嚴傾軍府為進奉召為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肅始也自  
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死而人相驚

唐書食貨志卷之五

食貨志  
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為市使兩使置日望數十百人以盜估飲  
衣飾昂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邸價錢有齎物入市而  
空歸者毋中官出沽藥賣餅之家皆徹扉塞門人不堪其弊羣奏  
小人因官市為奸其偽難辨宜下府縣供送帝許之中官言百姓賴  
官市以養者也嗟及得罪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  
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相又至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  
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兵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  
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關李錡既平則  
營藏皆入內庫唐書食貨志卷之五

食貨志  
使王錡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諫曰方鎮進獻因緣為奸以侵  
百姓非聖政所宜帝謂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原貢賦之地  
朝觀夕廢河湟陷沒降侯列於郊甸方制祖宗之耻不忍重徵於人  
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司農王遂京兆尹李德裕  
唐書食貨志卷之五

食貨志  
祿聚歛乃以為宣歙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監鐵使  
王播言劉晏領使時日接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  
使程異與江淮觀察使上供鐵散昇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  
其年遂代播為鐵使鐵使以貨輕鐵重民因而用不充詔百官議  
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貨運有無與民  
人必從之昔散之四方今歲之於遠近又有闕并送然之哈湖則又商賈貨  
昔行之於中原今歲之於遠近又有闕并送然之哈湖則又商賈貨  
舉之橫江湖壓覆之耗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兩稅  
准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實於所求然  
使出內府之積收市區之滯廣山儲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  
月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裴相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  
帛絲織粗布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貳貳即仕廢浮圖法天下變手

四千六百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八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每  
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武關八下下留寺二每  
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武關八下下留寺二每  
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武關八下下留寺二每  
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武關八下下留寺二每  
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武關八下下留寺二每  
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武關八下下留寺二每  
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武關八下下留寺二每

唐書詳節卷之五  
食貨志

唐書詳節卷之六

唐志

食貨志

兆慎獨品新刊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  
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  
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運簡自高宗已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  
亦罹其弊矣玄宗開元二十一年紫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  
貴玄宗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置倉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  
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  
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  
浮渭川實關中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倉倉庫漕運三百里  
更而河陰運至金鼎倉又太倉大悅拜耀卿為侍郎兼江淮都轉  
運使九三歲漕七百萬斛省陸運備銀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其  
華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  
西脚管署之名地歲也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  
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饒百萬石代宗廣德二年漕事皆失  
於劉晏晏為除鍾支江船二千艘被賊者皆歸名歲轉粟百  
一十萬石無升斛溺者又分官吏主丹揚湖淝引既自是河漕不涸  
開中米斗十錢官同無漕時之積長乃以江漢漕運中外病食  
無漕運之結者推晏為首後米者皆從其法度云唐開軍府以  
杆要衝因隙地置管田天下也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川  
鎮諸軍每屯五十頃元和中募振武軍飢憲宗以韓重華為振武京  
西管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萬頃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  
屯每屯百五十人入耕百頃九十六有餘里列柵二十餘里為之墾田  
三十八有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一十餘萬緡交宗女和

錢之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為使以監利背歸支物無虛估天下糧鹽稅悉其贏六有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年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謂宗令河北樞推搢戶部侍郎張平叔議

樞推法弊請糴鹽可以富國易又謂令所出州縣並置鹽池公卿議其

可否韋康厚韓愈條品之以為不可平糶服愈上言以為糶之

內則無物不取或餘貨徐選用也兩府今令人更坐舖有雜物貿易

設身通以爲善若相人吏家至戶到而糶之以索百姓貳貳應優極多

患以此務實非所宜事遂廢之唐初古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賣

廟宗以粟食方屈乃崇京城酤酒酤酒也貴也亦作沽發同

麥熟如初二年飢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宗

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健中元年德宗之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

監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醕薄私釀者謂首羅論其罪尋以

京師四方所奏嚴攤有船裝一水以煮水灌口謂官貢元三年德復

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操役獨淮南忠

書書律部卷之本  
三  
食貨志

武宣武河東權麵而已元和六年詔罷京師酤肆以權酒錢隨兩稅

青苗飲之太和八年敕邊罷京師權酤凡天下權酒為錢百五十六

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謂使張承孫入奏河東諸

淮鹽之科徵入幾行論臣之不對下復臣必先問人臣向來求利臣

臣職課未登鹽夫然猶臣臣以為臣臣必先問人臣向來求利臣

臣酌也上計以末德宗納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

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貞元中鹽鐵使張滂奏以茶

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

繆然水旱亦未嘗極之也謂稅茶以足文於吳切脫茶

兩鎮用兵都畿空區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龍

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石拾遺李珣上疏諫曰推

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歛傷民不可二也山澤之毓共出不嘗論

稅以重稅則價必賈資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毓共出不嘗論

稅以售多為利價騰顯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推

秦使從民才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今欲楚代為使庚令  
納權加價而已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於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即  
在崔洪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諸道置邸以收飲謂之損地錢益則後  
于琮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刺茶錢。九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  
德宗時韓洄建議洄言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隸鹽鐵使開成元  
年拔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年利以自殖舉  
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敵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時裴休請復歸鹽  
鐵使以供國用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斤  
其後愈輕不及一片鐵葉皮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綬環  
錢錢字前反細絲也其製輕小凡八九萬貫滿半斛武德四年鑄  
開元通寶得輕重大小之中錢文曰開元通寶始入分重二兩四錢  
張說或議皇后關元通寶錢上曰開元通寶可改鑄上曰開元通寶可改鑄上曰開元通寶可改鑄  
唐中興之後何謂乾封元年高祖改鑄乾封泉寶以一當舊錢之十  
唐書詳節卷之六  
食貨志  
四  
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行開元通寶錢天  
下皆鑄之然私錢犯法日蕃永淳元年鑄者抵死鄭倕里坊村正皆  
從坐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執銅排斗沙澀之錢  
皆售澀色入反自是盜鑄鋒起莫能捕先天之際京師京錢益濫開  
元初宰相宋璟誦禁惡錢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  
最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抄澁錢乃為錢以通貿易官鑄所入無幾  
而工費多且縱民鑄議下有官宰相裴耀卿以為嚴斷惡錢則人知  
禁稅銅折役則官省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以利薄而自息若許私  
鑄則下皆棄農而競利矣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曰今之錢古之  
下幣也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不可一也物賤傷  
農錢輕傷買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矣則作法收之使少物火  
則作法布之使輕奈何假人不可二也鑄錢不難金鐵則無別雜則  
錢懇今塞茲鑄之路人猶肩死况設陷弄誘之齊後山天又新不可

三也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去南越者衆不可四也人富則求  
可以資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法不行人不理由貧富不齊若得鑄錢  
資者服役於富室乘而盜盜不可五也夫銅之爲兵不如鐵爲器不  
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人不犯法公鑄不破錢文日增是  
一舉而四美盡也是時公卿皆以縱民鑄爲不便於是下詔禁惡錢  
而已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與開通  
元寶參用以一當十及爲相復鑄重輪乾元錢與開元錢並行以一  
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者亦既重矣錢法既屢易物價  
騰踊米斛錢至七千代宗即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  
當三九三日而小大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  
則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寶二錢鑄爲器不  
復出矣

唐書薛平傳卷之六

刑法志

五

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知爭端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蓋欲民之無犯也然未知夫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可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九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為書因隋之舊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禮典七曰賊盜八曰閭閻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曰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唐與隋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惟殺人劫盜背軍教逆者死又受禪命劉文靜等損益律令武德二

刑律五十三條唯吏受賂...  
唐書卷之六 刑法志  
一千五百四十六條以為今又刪武德以來救三千餘條為七百以  
為格又取尚書省刑曹及諸寺監十六衛尉帳以為式然自張猛古  
之死也法官以失出為誠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  
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  
失出為大罪故吏皆深文重罪然又恐違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  
此吏亦持平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  
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  
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  
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問死罪者三百九十八人疑之還家  
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因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  
然嘗謂群臣曰吾聞語曰一歲再赦好人皆望赦於不赦高祖時有  
天下未寧數赦者不救誘民於幸尤也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  
詔太宗世用之無所變更改憲宗律學之士撰律疏又詔長孫無忌

刑律五十三條...  
唐書卷之六 刑法志  
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時  
大理獄相傳為鵠不棲至是有鵠巢其庭樹群臣稱鵠以為鵠致刑  
惜然而李林甫用事矣自來俊臣誅後至此始復起大獄以誣陷所  
殺數十百人如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天下冤之而天子亦自喜  
遒功造將分出以擊變夷兵數大敗士卒死傷以萬計國用耗乏而  
轉漕輸絕遠近煩費民力既弊盜賊起而獄訟繁矣天子方憫然詔  
曰從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故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姦  
而橫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諸軍自効氏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  
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終養以與施德其民然巨盜起天下被其毒  
民莫蒙其賜也憲宗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俗版一以法  
度然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為相言治天下必任賞罰  
陛下頻降赦令獨違寬仁不謂曰臣聞赦者天恩也臣聞民風德至矣然典  
刑永懷中外有歸心終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

九

宰相表

方鎮表

哉

宗室世系表

昔者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者若五十三焉後世不以為私也

世系表

世系表

十

至漢鑿秦務廣宗室世其國地不幸世絕若罪除輒復續以存其祭  
祀以為長久之計故自三代以來獨漢為長世唐有天下三百年子  
孫蕃衍上符素反茂也或也下以河謂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  
遠親盡則各隨其人賢愚遷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或至流落於民  
間甚可歎也

宰相世系表

唐爲國久得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才子賢  
孫不殞其世德反陳伯也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榮顯或終  
唐之世不絕嗚呼其亦感矣然其所以感衷者雖由功德厚薄亦在  
其子孫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六

建陽慎獨齋新刊

列傳

后妃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儀昭容昭媛衛  
儀衛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嬪好上準漢反美人才人各  
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  
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等此其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特以后  
下復有四妃非是乃蓋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  
儀尚服各三參合前號太抵踵周官相損益云然則尚矣禮本夫嫡  
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惟薄嚴奧裏獨不許于朝  
許君并君外言不納諸閭闢之風行形異之化修左崇日昭美  
能行更為的助若夫盛衰之與常在中主策禍既交書曰美壯出反  
壯美調際反

唐書諒簡卷之七

后妃傳

言敗忠故受而不諾醜行已波反徂而為好左右附之儉士慕之  
 謀計反賊也非校謀鉅其悟先反謀有所歸其哀奪鑲於寵初  
 是謂曰日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章所以遂篡弒而  
 喪王室也唯際曰武中基漸而為至於楊氏未死乞亂及謀王  
 以天下內要賜死侯不辭帝力賜士而帝幸蜀至馬茂陳玄  
 法與陳失期發后制中肅為使社稷存亡賴宗立主生後氏  
 微國之繼太極得君陳內以告肅國乃出興應于別歲吳后  
 可數哉中葉以降特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寡繼嗣之私李  
 輔國明達臣中主門者乎外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充職而

寶皇后

高祖太穆后賢氏父毅在周為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長公主

主后生髮過頸三歲與身等讀女誦烈女傳一過輒不忘武帝  
愛之養官中異他甥婦與長公主時突厥女為后無寵後后密  
諫曰吾國未嘗有日強願抑情撫接以取合從則江南關東不  
言理反武帝嘉納及崩哀毀同所生聞隋高祖受禪自投床下曰  
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禍親遂掩其口曰母妄言赤吾族常謂主  
白此女有奇相目識不九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屏間請帝使  
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帝射者聞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  
中各一目遂歸於帝帝在場帝時多畜善馬后見曰上性樂此蓋  
以厭徒留之速罪無益也不聽頃果坐謹帝後見隋政亂多去諫  
乃為自安計敬奏鷹犬異駒二語曰賜賜帝果喜擢位將軍因泣謂  
諸子曰早用而母言得此又矣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後於諸子  
中發視最偏後即位過慶善宮覽觀棟欂欂又許勢反顧侍臣曰  
朕生於此今母后永違育我之德不可報因慟哭左右皆流涕乃享  
唐書諸帝卷之七 后妃傳

長孫皇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父晟沔書吏趨驚晚兵驚崩反後也  
在隋為驍衛將軍後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帝尚禮法晟兄熾為  
周學士嘗聞太禧卿太宗勸撫突厥女每語晟曰此明季人必有  
奇子不可以不圖晟故歲以女太宗女嫁之俄為皇后性約素  
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嫺不少廢學從幸九成宮方獨疾  
太子欲請大赦沈慶道人被逐憂會即死反后曰死生有命非人  
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為惡使善無功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  
佛老異方最耳皆上所不為宜以吾聞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  
房元齡元齡以聞帝嘆美時元齡小謹流第后曰元齡又事陛下  
預奇計秘謀非大故願分置也按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

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因山為龍無起墳約費送終是妾  
不見忘也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諛省遊畋作役死無恨后嘗采  
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御外家使與政  
事貽害乃戒其車馬之後此謂開本原恤末事常誠守者吾以自檢  
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官司以聞帝為之慟哀不可已已  
葬昭陵

徐賢妃

太宗賢妃徐惠生五月詔言四歲通諭詩八歲自曉屬文為之  
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賦原作為小山篇曰仰鵲嚴而沉鴈撫桂  
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過客何為兮獨往反春華太宗聞之召為才  
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瞻蔚為文無淹思帝益禮顧貞觀末欽  
調兵討定四夷稍狎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  
南連日戍西討崑丘士馬罷耗國用漸虛深設損有盡之義過  
有書諸帝卷之七 徐賢妃傳

王廢后

高宗廢后王氏從祖母以后婉淑白太宗以為晉王妃帝即位立為  
皇后初蕭良娣有寵太子有妃有良娣而武才人貞觀末以先帝宮  
人召為昭儀昭儀有寵與良娣爭寵更相毀短而昭儀詭陰  
即誣后與母挾媚道盡上與后更惡帝信之遂下詔廢后良  
娣皆為庶人因宮中微為武后所殺改后姓為蟒大比  
集聖苑中宋即位皆後其姓

武皇后

高宗則天皇武氏父士驤為太宗聞士驤女美召為才人既見帝賜號武媚及帝崩與嬪御皆為比丘尼也此後高宗為太子時入侍說之至皇后又無子他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才人有權數嬪御不窮始下辭隱隱事皇后喜數舉於帝前帝故進為昭儀一旦頓幸在蕭良娣右帝愈信愛始有廢后之意長孫無忌褚遂良願死固爭帝猶豫遂良無人不乃下詔中書門下省而李義府許敬宗即表請昭儀為后帝意決詔李勣于志寧秦瑒殺進昭儀為皇后帝群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義門內外命婦入朝朝后自此始也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為靈祝初也帝怒乃起使章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遂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初元舅大臣拂首帝怒大臣皆去帝不問歲屠戮道路目語政歸房惟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相朝殿中

唐書詳節卷之七

王廢后傳

四

唐肅宗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慈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盜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為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議定烈女傳臣執有傳君臣之言以新誠樂書等大氏千餘篇帝曰大抵大略也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上元元年進號天后建言十二事一勸農桑薄徭賦二給復三輔地及廣西湖南湖北之三省京兆尹在馬州右扶風也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門禁浮巧五省功費力役六廣言路七杜繞口八王公以降皆習老于九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勸官已給告身者無追覈志願下及外則勸官給告身者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盜粟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帝皆下詔畧施行之帝得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后欲外示寬裕却人心使歸已即奏言令群臣勸半休百姓計口錢以贖兵恐四方安南虛實請一罷之詔可中宗即位天后稱皇太后廢帝

唐書詳節卷之七

為廢陵王自臨朝太后一日召群臣廷議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群臣唯唯太后曰朕輔先帝臨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無群臣以社稷為托朕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為我育者皆將相何見負之遽正受遺老臣抗色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命若徐敬業乎徐敬業正陽閣將奪戰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法殺之公等才有過裴炎為之早去不然謹以事朕無詔天下笑群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久之下詔陽若復辟者皆賜死太后曰恩受于賞非情固請臨朝制可乃治銅匱居有為一室署東曰延恩受于賞自言南曰招諫受時政失得西曰申冤受抑枉所欲言北曰通玄受識步秘策及諸詔中書門下一官典領太后不情爵位以龍四方豪傑自為助雖安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播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碩材貞賢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為美祥赦其唐書詳節卷之七

王廢后傳

五

唐肅宗更名廢山荆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死贅生贅之膏反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處陽位山變為災非廢也太后怒殺廢外毀乾元殿為明堂以浮屠詳儀為使督依堂成拜左威衛大將軍永昌元年享萬象神宮太后親臨元數以其地則明堂高一百九十九尺大主執鎮圭明王殿王王之吉服王先王則衣冕王王則衣大齊宗亞獻太子終獻合祭天地五方帝百神從以高祖太宗高宗配引親王士驤從配班九條訓百官遂大舉群臣載初中改詔書為制書春官尚書李思文說言周書武成篇篇有齊拱天下治為受命之符后喜皆班示群下稍圖策命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陰忍驚害肆斬殺怖天下太后知威福在己因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太

幸諸侯諸酋及耆老請作天樞紀大后功德以照唐興周制可使納  
言姚瑤護作書乃大宋銅鐵合治之反唐也署曰六周萬國頌德  
天樞登端門外其制若柱無慮用銅鐵二百萬斤乃悉錢群臣舊著  
名氏其上至反政明堂為通天宮鑄九州鼎各位其方列廷中。太  
后自見諸武王非天下意恐百歲後為唐宗室躡藉反謀即引諸  
武誓明堂告天地為鐵券使歲史館神龍元年宗太后崩  
（貞觀）后妃嫔抱以見天綱給曰男天綱曰龍騰鳳頸極貴驗也  
若為女當作天子貞觀

韋庶人

中宗庶人韋氏嗣聖初則立為皇后初帝與廢與后約一朝見天日  
不相制至是與三思并御床博戲帝從旁與將不為忤。神龍三年  
禁中誤傳有五色雲起后衣制帝圖以示諸朝因大赦天下大史  
迎樂志忠也上桑條歌十二篇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  
唐書卷之七

韋庶人傳

天下歌飛李太宗時歌秦王破陣高宗歌堂堂天后歌武媚娘皇帝  
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條韋皇后妃之德專慈恭共宗廟  
事也乃賜志忠第一區由是盡教斜封出矣主等用事於太平安樂公  
日斜封官三年帝親郊引后亞獻明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服過  
市彷彿觀覽縱官女出遊皆浮弄不還

上官昭容

上官昭容名婉兒號青霓始生與母配極庭後唐書上官昭容傳  
天性聰警善文章年十四武后召見有所制作者素稱自通天以來  
內掌詔命校覈可觀後唐書上官昭容傳其才止點而不殺也  
拜昭容。婉兒通武三思故詔書推右武氏抑唐宗室太子不平  
及舉兵索婉兒會太子敗乃免後唐書上官昭容傳婉兒勸帝  
修大書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君臣和婉兒

帝代帝以后長寧安樂公主裝篇並作而承麗蓋新又善第群臣所  
賦詩皆效朝廷康然成風當時屬辭者大抵雖得然所得皆自  
可擬婉兒力也。帝即婉兒君穿召築嚴窮師勝趣即引侍臣宴其  
所是時左右內職皆聽出外不可止婉兒與近嬖至皆營外宅聚人  
穢夫後唐書上官昭容傳爭候門下肆狎昵因以求要職與崔湜亂引知  
政事韋后之敗斬閣下。初母鄭方純後唐書上官昭容傳夢巨人昇大梯曰持  
此梯登天下後唐書上官昭容傳婉兒生踰月母戲之曰稱量者豈爾耶後唐書上官昭容傳

武皇后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時王皇后廢故進冊惠妃其禮秩比皇后妃乃  
尊寵將立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讐不共天春秋教子不  
復讐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為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  
從父從秀也皆于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不垂蔭志士不怠盜泉飛  
唐書卷之七

武皇后傳

溫康夫不飲匹夫匹婦尚相擇況天子乎願慎選華族擇神祇之心  
今人間咸言欲取立后功圖復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  
子若一儼宸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也遂不果立

楊皇后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景雲初入宮為良媛後唐書楊皇后傳及帝  
不自安與語待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說換刺以入  
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為肅宗帝即位為貴嬪

楊貴妃

貴妃楊氏初孤養叔父家始為壽王妃後唐書楊貴妃傳開元二十四  
年武惠妃薨後廢無當帝意者或言妃貴於天宜充掖庭改宮內  
禁中號太真太真得幸善歌舞選曉音律後唐書楊貴妃傳且智算警頗迎進  
輒語帝大悅遂寧泰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天寶初進冊

三婦皆美助補... 入官掖宮中恩寵聲煥震天下祀嘗為技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  
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色車騎皆從家  
別為隊一色俄五家遂合燭若萬花川谷咸歸國素與國恩  
亂願為人知不耻也每入謁並驅道中牧監得婢女百餘騎炬  
密如雲觀粧盈里又我正及也也不施帷帳時人謂為雄狄。初安  
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族約為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與  
感結歡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及諸族罪欲以皇太子  
撫軍因釋位諸族大懼哭于廷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若帝  
意阻乃止及西幸至馬嵬五月陳女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  
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獨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繼路祠  
下又計反最尸以紫茵盛道側墜於道年三十八帝至自蜀道  
過其所尋道中使者具棺槨他葬焉若葬故香囊猶在中入以獻帝  
唐書許節卷之七 楊貴妃傳 八  
視之懷感流涕命工親妃於別殿朝夕牲必為饌飲下皆若反  
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四海雖述嗣帝改國號然賞罰已出  
不假借群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終天年陷亂而不亡韋氏乘  
天潢蒸于朝封四出政令不一既鴆殺帝引屠宗輔政權去手  
不自知賊地已疎人心相挺玄宗藉其事以攝羣英故取若振遺  
不旋踵宗族夷丹勢奪而事滅也然二后遺後王戒頗不厚哉  
張廣人  
肅宗廢后張氏肅宗為太子以后為良姊玄宗西幸姊與太子  
從度渭民僥道乞留後長安太子不聽中人李輔國密啓姊又贊其  
謀遂定計北趨靈武將軍衛單募夕次姊必餐前太子曰暮夜可翼  
且捍賊非婦人事宜少我對曰方多事若倉卒棄我我自當之  
殿下可徐為計賊靈武莊子三日起發戰士水灌賊城賊太子致止

對曰今豈自養時耶。乾元初遂立為皇后詔內外命婦悉朝光順  
門后祿年寵稍衰事與李輔國相助多私私謁撓權視女為  
子其親寵充中群命婦相禮儀物甚盛二年群臣上帝尊號后  
亦親群臣尊名號明聖帝問李揆揆固爭不可會月敕帝以尊在後  
官乃止。與輔國謀使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見山人李唐帝方擁  
幼女顧帝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下帝然  
涕下唐曰而內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帝不豫后自歲一為佛書  
以示訪實應元年帝大崩后與內官朱輝光等謀立越王係代宗已  
立群臣白帝請廢為庶人殺之  
吳皇后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后勿入掖庭肅宗在東宮李林甫陰構不測太  
子內憂發髮班禿玄宗見不悅因幸其宮傾庭宇不汛掃置樂器  
塵蠹左右無嬖侍帝微然後色變詔遷京兆長家子五人虞侍太子  
唐書許節卷之七 吳皇后傳 九  
取掖庭衣冠子得三人而后再在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寐太子問  
之辭曰妾神降我介而劍決我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支尚隱然  
生代宗為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深之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  
帝還盛留內樂宴具頓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后  
性謙柔太子禮之甚隆年十八薨代宗即位乃追尊為皇后  
王皇后  
順宗恭憲皇后王氏生憲宗性仁順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靡憲宗內  
禪尊為太上皇后后體長深抑外家無豪髮假貸借也 訓厲內職  
有古后妃風  
郭皇后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汾陽王子儀之孫父廢代尚昇平公主實生  
后后生穆宗帝崩中人有為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被武氏耶今太  
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為輔吾何與外事哉與肅宗立號太皇太后

卷之七  
孝宗有禮凡蓋果鮮珍及四方貢奉必先獻官廟三宮然後御之  
武宗喜暇游他日閉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謀臣  
章既宜密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母拒直言勿納偏言以  
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遂索諫章閱之往往道近獵事自  
是遊幸稀

諸皇后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生文宗文宗立上尊號曰皇太后初太和中獻  
懿安太后皇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太后居義安殿后居太內  
號三宮太后帝每五日問安有司獻四時新物送三宮亦稱賜帝曰  
上三宮何可稱賜還索筆減賜為奉開成中正月望夜帝御成泰  
殿大燃燈作樂迎三宮太后奉觴進壽禮如家人

章皇后

唐書評節卷之七

章皇后傳

十

穆宗宣懿皇后章氏生武宗武宗立后已亡追冊為皇太后帝下詔  
朕因誕日展禮于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承續今穆宗  
皇帝盛合享之位而宣懿太后實生嗣君當以祔廟食於先祖  
是奉后合食穆宗室

宋尚宮

尚宮宋若昭世以儒聞父廷芬教文賦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  
可教為民婦不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華昭文尤高皆性素  
潔鄙蕪澤觀雅又藏正反不顧歸人欲以學名家亦不欲與寒鄉  
凡商為姻對聽其學若華海諸姊妹如服師著女論語十篇大抵準論  
語以章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為類推明如道所宜若昭又為  
傳申釋之貞元中李抱貞來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并問經  
史大義帝容美悉留宮中帝每詩每與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凡進  
御未嘗不蒙賞又高其風操不以貴待命之學士。元和末若

華卒自貞元七年秘禁圖籍詔若華總領穆宗以若昭尤通使拜尚  
宮嗣若華所職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主率以師禮  
見寶歷初卒若憲代司秘書文宗尚學以若憲善屬辭論議尤禮  
之

唐書評節卷之七

宋尚宮傳

十

列傳

太祖八子 吳伯 真 世祖 亮

江夏郡王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範年十七從秦討賊王謂道宗曰賊怙衆欲  
戰者請出爾計謂何對曰武周帝勝錄未可當若堅壁以頻其銳  
頻食盡老可不戰禽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糧匱夜引去追  
戰破之出為靈州總管時果師都弟洛仁連突厥兵數萬傳于靈  
道宗聞賊來伺隙出戰破之封任城王至觀三年為大同道行軍總  
管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斬于都斤也賜封六百戶久之  
坐賊貪乃免官削封戶以王就第明年拜晉州刺史遷禮部尚書  
侯君集破高昌還之也

唐書詳節卷之六

郡王傳

為戎首既而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懷帝將討高麗賊則難道  
宗請以百騎往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障別處及還帝曰貴育之勇何  
以過乃詔與李勣為前鋒濟遼拔蓋半城會賊救至道宗曰賊逐來  
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帝許之不以賊遺君父吾為前軍當清  
道迎乘輿至辱不敗賊信之賊託於遼東馬也  
仕驍毅千突進賊營大破之帝至營美道宗晚好學接士大夫不后  
于貴國初宗室唯道宗孝恭為最賢

夷險嘉肅懿績簡在帝心

淮南壯王道玄

淮南壯王道玄性謹厚習技藝然進止都雅年十五從秦士擊宋金  
剛於介州先登王壯之每起敵飛矢著身如蜩蟬氣益厲東都平為洛  
州總管六世孫漢

傳字南紀少事韓愈通古學獨辭權辭為人剛畧類愈愈愛重以子  
妻之推進士第累遷左拾遺武元中各二員敬宗修宮室柏貴  
沉香亭材木皆南紀所奏帝嘗之漢陳曰以沉香為亭何異瑞臺瓊室  
乎南紀曰臣聞古之聖王宮室雖盛必以節儉為本臣聞漢文之時  
切多所放補文宗立為史館修撰論次憲宗實錄書始漢為中丞表  
孔溫業為御史及漢晚見召溫業已為中丞每燕集人以為榮

河間元王孝恭

河間元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討大使  
旬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榮破之俘其衆萬餘將請阮之孝恭  
曰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恭從之由是勝敵所至輒下時肅  
宗在江陵孝恭數進策圖統帝嘉納進王趙郡以信州為夔州  
乃大治舟艦賊反時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  
機進利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統二鎮縱戰艦放江中

唐書詳節卷之六

孝恭傳

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統之境南際嶺左  
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獲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  
之今統領江鎮成見艦初敵江下龍船反小必謂統已敗不即進  
其規候往返以五鼓以引致期則吾既授江陵矣已而救兵到  
巴陵見船疑不進統內外阻絕遂降帝悅遷荆州大總管詔圖破統  
狀以進孝恭治荆為置屯田不賦稅反逆防備立銅冶百姓  
利之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撫安  
其款附者四十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矣未幾輔公祏反石碣  
壽陽詔孝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黃君漢皆  
節度將發大享士栢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  
唯所召爾爾顧我不負於物無憂諸君憂公和祐惡貫盈今快威靈以  
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投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為安遂破公祐生禽  
之江南平書奏美進授東南道行臺左僕射孝恭再破巨賊比自

淮東包江渡嶺而南盡統之欲以威重奪德俗乃築第石頭城陳  
徽自衛或謂其反召還頗為憲司詰詰既無狀赦為宗正卿貞觀初  
改玉河間性奢豪後旁歌舞妓百餘然寬恕退讓無矜伐色太宗用  
是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嘗別營  
一區令粗瓦充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  
十四年薨。始隋亡盜賊備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驍將並隸  
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存方面功以自見云子晦

五注正觀十四年配饗高祖廟庭見前載貴休戚效挺夷陰  
嘉祐縣續簡在帝心長孫無

晦乾封中為營州都督即移城即營州北後以治狀聞書勞賜  
檢校班州長史績擒姦伏無留隱更下畏之高宗將幸洛詔晦居守  
謂曰關中事一以獨公然法今牽制不可以成政法令外苟可以利  
人者行之毋須以聞故晦治有異績卒贈幽州都督

唐書許敬宗卷之六 孝恭傳 三

漢陽郡王瓌

漢陽郡王瓌高祖使持節遺突厥頡利可汗言和親事頡利始見瓌  
倨甚瓌開說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使隨入獻名馬後復  
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瓌來悔不使屈之當使拜我瓌伺知之既見頡  
利即長揖頡利怒留不遣瓌意象自若不為屈辱知不可劫卒以禮  
遣還荆州都督政務清靜嶺外酋豪數相攻瓌遣使諭威德皆如約  
不致亂後例為公長史馮長命者嘗為御史大夫素貴事多專決深  
怒杖之坐免起為宜州刺史薨。子國政剛毅有吏才清白善用法  
世稱辨吏

膠東郡王道彥

膠東郡王道彥初孝謹武德五年同封者孝恭孝同孝慈孝文孝節  
孝義皆為王於是唐始興務廣文蕃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  
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為諸聞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

對德葬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兄弟其獨遠非大功不王如周耶摩  
多以其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子以安百姓不容  
百姓以養已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唯堂有功者不降故道  
彥等並降封公。孝節神勇曾孫焉反也少孤事母孝始為京州長  
史張取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崇耀衛尉以卿居母喪柴瘠乾  
除家人未嘗見言笑開元初為汝州刺史政嚴簡有治稱昆弟由  
東都候之輒羸服而往州人無知者其清慎舉如此檢校太原以北  
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為淳樸者死不葬以尸棄郊側鳥獸食之至  
申厲條禁遂革其風二十一年以工部尚書持節使吐蕃還以奉使  
有指用歷吏部曷英風儀以莊重稱當時有宰相望累為太子少傅  
。齊物利通子字道用性奇察少恩喜發人私然蘧潔自喜吏  
無敢欺者忿賦尉蔡晃械而折愧之及晃當國除齊物太子賓客世

唐書許敬宗卷之六 道彥傳 四

善是能損怨。子復字初陽衛伯玉才之表江陵令得士心改容州  
刺史先是西原亂史復反者沒為奴婢長役之復至使訪親戚一皆  
原縱在客三年人賴以安轉嶺南節度使時安南經畧使高平張  
應繼卒其佐李元度明懷義等因阻兵南州數肆為姦賊復至誘懷  
義杖死元度南裔肅然教民作陶瓦鑄錢廢瘴毒而收變州置都  
督府以鎮定其人元十年諸鄭滑節度使李融卒軍亂以復代融  
節度復下令鑿營田以粟其軍而賦不及民衆悅復更方鎮所在稱  
治然頗嗜財為世所譏

世祖四子 隴西恭王 高祖

隴西恭王博又高宗時擢累禮部尚書驛後不循法度戍安數百更  
羅統甘梁肉放於聲樂以自娛其弟恭慈亦荒縱皆為帝所鄙嘗曰  
吾仇人有善且用之况親戚乎王等昵小人觀其反專為不軌

初東運而奮力高祖艾除四方所以宣力皆願顯為世蒙英至河  
間之功江夏之譽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興疏屬卑王至太宗  
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多臣蕭瑀等喟然有封建事欲與三  
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微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  
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曆  
祚之長短不繇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極於哀平桓

隄西三傳

五

靈而詆嘗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爲謬悠而顏師古獨議建諸衆堂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然天子由是恨不復議至名儒劉扶因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爲設齊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雖移外衆宗廟絕而更存有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絕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撮古驗今而反覆爲佑之言曰夫爲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祿常促爲君置人不病其害則在建國然而主祿常求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爲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蔽則鴻時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爲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則天下軌敝則土崩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爲功故爲患也短人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爲也後世諸儒因泥古強爲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

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刻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國類刻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秦刻威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國禍而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割海內立京手功臣數十年間亦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於矣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爲矯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拘之爲安故仍以爲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已也秦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贊文迭救亦不可一票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此也故王者視所救爲之勿及於敝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朕促乃臆論也

龍西王傳

六

高祖二十子

建成  
太宗  
元昌

沅元  
序跋

元元  
方吉

玩物喪志

隱太子建成

隱太子建威外傳資簡說不治常檢荒色增酒敗增獄無度所從皆  
博徒大俠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建威素驕不恤士雖苦寒夜馳  
獵聚不堪其勞亡者過半王珪魏徵以帝初興建威不知謙而秦王  
數平劇寇功冠天下英處歸之陰許立為皇太子勢甚危會劉黑闥  
亂河北珪等進曰殿下特以勳長居東宮非有功德而人所稱道今  
黑闥叛發尊衆不盈萬計兵鑿之鑿於刃反啖手可決請往討因  
結山東英俊心自封殖建威遂高行討之禽黑闥帝晚多內寵建  
威典元吉通謀內結仇御以自固帝謂秦王曰吾起碭陽平天下皆  
奮力特定東宮爾輩辭故成而美志又太子立多歷年吾重奪之觀  
而兄弟終不相下同在京師愈聞且深爾還洛陽行莖自飲以東燕

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泣曰非所願也不可遠勝下帝  
三陸賈漢臣也猶過諸子况我天下王東西兩宮恩次即往何所  
恐耶王將行建成等謀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為患留之京師一匹  
夫耳因使人說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開選洛常灑然善觀其  
意不復求矣事果寢戢而突厥寇邊太子為元吉北討欲因其兵作  
亂建成元吉乘馬至玄武門秦王先至元吉引弓欲射不能殺者三  
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尉遲敬德追殺之。蕭瑀陳叔達曰  
臣聞內外無隙父子不親失而弗斷反家其亂建成元吉自草昧以  
來未始與謀既立又然功德疑而相濟為蕭瑀憂秦王功蓋天下內  
外歸心立為太子付軍國太務陛下釋重負矣帝曰此吾志也乃召  
秦王至尉撫之曰朕幾有殺君之惑王崇曰史記人皆贊秦王同建  
其母戚自相也秦王號泣不勝止建成死年三十八

巢刺王元吉

唐書紀事卷之六

巢刺王傳

七

巢刺王元吉猜鷲好兵也嘗言至若過久益驕後喜鷹狗出常載  
獵罔三十車且必問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子

韓王元嘉

韓王元嘉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參定同具與弟靈愛又愛  
燕見終日如布衣禮閨門修整當世稱之

霍王元軌

霍王元軌始王蜀後徙吳多才藝高祖愛之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  
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狀惟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  
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為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  
孝行曹閔不能過帝由是遇益厚。嘗從獵遇群豕帝使射之第不  
虛發反箭射豕為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  
定得若豈不用乎。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高祖崩去官毀廢甚服  
除遂築食布衣終身至忘日輒累食不食。十年徙王歷陽徐定三

州刺史實封至千戶所至開閣讀書以吏事委長司馬謙慎未嘗與  
物忤反成。數引見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玄平曰人  
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補之。突厥寇定州元軌令  
開城門懷旗幟賊志反也。虜疑不敢入突遁州人李嘉運潛結  
賊詔窮珠支黨元軌以冠近且疆人心尤沮殺嘉運餘無所詰因自  
劫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之明幾失定州矣。元軌每朝數上疏陳  
得失多所裨正帝尊盡之有大事嘗密驛召帝崩與侍中劉祿賢  
同知山陵事元軌淹練故事齊賢嘆曰是非吾等及已

舒王元名

舒王元名矜嚴疏財未嘗問家人生業歷五州刺史子豫章王賈治  
江州有美政高宗以元名善訓子手詔褒美又欲授元名大州辭曰  
臣忝屬籍宜以州郡為仕進資耶治石州二十年數游山林有高蹈  
意。垂拱中后徙鄭州境接東畿諸王貴戚為刺史者縱家人暴百  
唐書紀事卷之六

舒王元名傳

八

江安王元祥

江安王元祥四為州刺史性庸遜所至營財產無厭時滕將號三王  
皆貪食故時語曰寧向僧崖報白不事江滕將號

滕王元嬰

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在太宗時集官為飲歌舞狎昵  
願養上朝者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耳所過為害以九彈人觀其  
走避則樂城門夜開不復有節高宗以舊切責之曰朕以王室至親  
不忍致于法今署下上老冀親王心父之禮去州都督帝嘗賜諸王  
綵五百以元嬰及府王貪黷但下書曰滕王第不須賜綵麻二車  
助為錢銀一王大然

太宗十四子

常山愍王承乾

常山愍王承乾

常山隱王承乾字高明生承乾殿即以命之太宗立為皇太子甫八歲時被惠帝愛之在諒闇使裁決庶政有大體及長好整色慢將然懼帝秘其迹臨朝言諄諄必忠孝退乃與群下逞御慢左右或進諫危坐飲容痛自參飾非辯給諫者拜於不暇故入以為賢而莫之察後過惡浸聞宮臣若孔穎達等皆天下選每規承乾帝必厚賜金帛欲以屈其心承乾傲不俊往往遣人陰圖害之後廢為庶人

替林王恪

替林王恪為齊州都督帝謂左右曰吾於恪豈不欲常見之但今早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為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為之君臣內為之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煬帝女帝初以晉王為太子。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

布書詳節卷之

替林王恪傳

九

以非已甥邪且兒英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基不定則敗況儲位乎帝乃止。子混混子梓梓少有志尚事繼母謹撫異母弟祗以交稱當襲封國讓祗中宗嘉其意特封嗣江王開元時徙信安郡王累為州刺史治嚴辦選朔方節度使初吐蕃據石堡城時聖德數盜襲詔梓與河西龍右議政取既到詔日進師或謂城險賊必固守不如持重伺賊勢梓曰人臣之節豈憚險不進乎必聚眾不敵者吾以死繼之於是分兵進賊路皆諸將信道進遂獲之自是河龍諸軍游奕拓地至千里文宗喜更號其城曰振武軍梓功多執政害之賞不豐為當時所恨治家嚴教子有法度故頃驛觀嘗顯顯性資厚歷官有美名乾元元年持節都統江淮節度宣慰觀

替恭王泰

替恭王泰字惠德胎王父都後改王親帝以養好士器為文書詔即

新撰文學館得自引學士司馬蘇勗勗亦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泰撰拾地志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海子弟更相因藉門若市然泰惜其過欲速成乃分道計州諸縣統錄凡五百五十篇歷四米成詔藏秘閣所賜諸段泰月稟過皇子遂甚諸遂良諫曰聖人尊嫡卑廢謂之儲君反謂如故用物不合與王共之王嘗曰開元有歲月有要當有會也然則廢子不得為此所以塞嫌萌杜禍源聖人制法本諸人情知有國家者必有嫡庶廢子雖愛不得過嫡子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今親王稟料過東宮議者以為非是今親王新出閣且當示以節儉勉以文學就成德器與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也帝嘗待泰表語左右曰泰文辭可嘉豈非才士我心念泰無已時但為杜櫻計遣居外使兩相完也二十一年進王濮

越王貞

布書詳節卷之

越王貞傳

十

越王貞善騎射涉文史有吏幹為宗室材王始貞臨水自鑒不見其首末幾及獨

紀王慎

紀王慎貞親中遷襄州刺史以治當最日天子重書勢勉人為立石頌德慎少好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當世號紀越。女東光縣主時妃主多恃貴以奢豫相矜主獨儉素姊弟謂曰人生富貴在得志獨勤苦欲何求答曰我幼好禮今行之不違非得志謂何且自古賢妃淑女以恭儉著名驕縱敗德况榮寵貴盛儻來物也可恃以陵人乎及王死免喪絕實冰者二十年

貞子王明子勝生年子蘭素母以孝聞後為溫州長史俄攝州事州大飢發官廩數十萬石賑饑者懷吏叩庭請先以開皇曰人日不再食且死何俟命後發說者殺我而活矣其利大矣既貸乃自劾優詔開許就進少府監。殿中侍御史李鈞與其弟鈞既還不肯運

卿母窮不自給年行賒見之歎曰入則孝出則悌有餘力則學文二  
子者可與事君者哉舉幼之並錮死。建中元年進拜湖南觀察使  
凡戰大小三十二未嘗敗師所過不敗伐秦襄漢未嘗貞元初吳少  
誠擅秦故伐阜鎮山南東道阜鎮兵時糧市回鶻馬以益戰歲時大  
敗以教士少誠畏之。阜性勤儉能知人疾苦參聽微隱盡得吏下  
短長其賞罰必信卒年六十阜嘗自創意為歌器以桑木通作九  
上出五賦下用下鏡圖為孟形所容二丘少則水弱多則疆中則水  
器力均維動搖乃不覆云為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八  
唐書詳節卷之八  
紀王懷儔

士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九

列傳

高宗八子忠

上金 肅宗 肅宗

燕王忠

燕王忠字正本王皇后無子后舅柳奭說后以忠生微立之心親已  
后然之請於帝遂立為皇太子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者后  
言建吉國有正嫡太子宜同漢劉彊故事帝曰立嫡若何對曰正本  
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帝曰忠固自讓敬宗曰能為太伯不亦善乎  
於是降封忠正

許王素節

許王素節字方羈少時反屬來也即誦舊日千言師事徐齊贈梓勉  
自體帝愛之。乾封初素節病無入朝而實不病乃著忠孝論

唐書詳節卷之九  
許王素節傳

乙

自明儀鳳三年薨死。子繆初封嗣澤王降為郢國公初張九齡撰  
龍池頌刊石與慶官宗子以為不稱盛德更命繆為頌建花萼樓北  
天寶初元後拜宗正卿性文第聰敏宗子有一善無不薦延政宗室  
在省闈者多繆所啓

孝敬皇帝弘

孝敬皇帝弘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受春秋左氏於郭瑜至楚  
世子商臣弑其君喟然廢卷曰聖人書訓何書此耶瑜曰孔子作春  
秋善惡必書褒善以勸貶惡以誡故商臣之罪雖千載猶不得廢弘  
曰然所不忍聞願讀他書瑜拜曰聖名勝母曾子不入殿下唐孝天  
寶無山逆之迹不存視聖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  
曰善。四年又命許敬宗楊思儉即文思殿檢書古今文章號海山  
玉彩凡五百篇書奏帝賜物三萬段餘臣賜有差總章元年高麗萊  
國學諸膳顏回為太子太師魯參太子少保制可。帝幸東都詔監

當時關中饑弘視廩下兵食有餘皮蓬安著然命家令寺給米又  
以同州沙苑分假貧民帝嘗語侍臣弘仁厚寬大未嘗有過  
而君將聘志弘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薨諡為孝敬皇帝

章懷太子賢

章懷太子賢字明允容止端重少為帝愛所教讀書一覽輒不忘  
至論語實賢易色一再誦之帝問故對曰性實愛此帝語李世勣稱  
賢敏。上元元年立為皇太子俄詔監國賢於處決尤明審朝廷  
稱焉。賢又招集諸儒張大安等共註詁後漢書奏帝優賜段  
物數萬時明崇儉為益所殺后疑出賢謀遣人發太子陰事乃廢為  
庶人

中宗四子 重潤 重福 重廣 重壽

懿德太子重潤

懿德太子重潤高宗立為皇太子孫開府置官屬帝問王方慶對曰禮  
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太子為皇太子齊  
立文惠子為皇太子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  
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若昭穆  
同也。重潤為太子時下建皇孫本支千億之慶或謂重潤后怒  
杖殺之重潤秀容儀以孝愛稱誅不緣罪人皆流涕

唐宗六子 重潤 重福 重廣 重壽 重義 重威

讓皇帝憲

讓皇帝憲武后以唐宗為皇帝故憲立為皇太子唐宗將建東宮以  
憲嫡長又嘗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憲曰太宗故久不定憲辭曰  
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  
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泣固讓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不宜  
更讓帝憲遂許之以憲為雍州牧。初帝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  
號五太子宅又賜第上都隆慶坊亦號五太子宅玄宗為太子第樂

大余良抗與諸王共之肅宗知害甚及先天後肅宗以陰廢舊邸  
為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  
樓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  
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  
有獻。及就世謂天子交際古無有者帝於教睦益天性然雖親邪  
亂其間而卒無以拂時有鶴鶴十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或日或  
十日或日臨上清道率府長史魏元光乘作頌以為天子交際之祥帝喜亦  
為作頌。憲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益信重嘗以書賜憲等  
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  
我一丸藥光曜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求  
羽翼寧知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謁卒  
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九效耶集辭至聖捨象微以親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今載千載天下歸善焉此朕廢寢忘食所

唐書紀事卷之九

唐書紀事卷之九 唐宗公傳  
其之惜至長齡求永無極也。龍年六十三帝失聲號慟左右皆泣  
下帝以憲寬推天下有萬世之行非大號不攝乃追謚讓皇帝。憲  
嘗從帝按舞萬歲樓帝從後道上見衛士已食棄其餘實中帝怒詔  
高力士杖殺之憲從容曰從後道上親人之私恐士不自安且又失  
大體豈以性命輕於餘賡乎帝遽止謂力士曰王於我可謂有急難  
也不然且誤殺士。又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座召諸王觀之憲曰曲  
雖佳然宮中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  
音聲播之歌詠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又安史亂  
世乃思憲嘗音云

惠文太子範

惠文太子範好學攻書愛儒士無貴賤為盡禮與問胡隱等善常飲  
酒賦詩胡隱樂又張普書世所珍者

1

惠昭太子等帝卽位進王郢於是國嗣未立李絳等建言聖人以天下爲大器知一人不可獨化四海不可無本故建太子以自副然後

人心定宗社安有國不易之常道陛下受命四年而家子未建日家

曰著以寧為皇太子

穆宗五子

文宗

敬宗五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莊恪太子

參佐命于古有邪宜用之

太宗二十一女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

武城公主下嫁蕭銑佳孝睦動循矩法帝教諸公主視為師式有司

告管別第辭曰婦事舅姑如父母異宮則定肯闕止葺故第門瓦双

戟而巳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

史 130-628



李密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

列傳

李密

李密字元建隴西成紀人雄姿多策畧散家貲養客禮賢不愛藉以  
養為東宮千牛備身領銳角方帷子黑白明澈場帝見之謂宇文述  
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密子密帝曰此兒顧盼不常  
無入衛他日述論密曰若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  
著謝病去感厲讀書開包帳在嶽山唐書載其時有賊氏河南北從之以蒲  
乘斗則挂漢書一快角上行且讀楊素適見于道按轡驕其後曰  
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  
玄感曰吾親密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大業九年唐書  
玄感舉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去遠左去幽州  
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現今所遣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前  
前唐書卷之十  
李密傳  
直北其帳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齊糧竭舉反召之衆  
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彼留守衛  
文昇易人耳若徑行勿留直保長安據崑崙關東制諸夏是乃隋亡襟  
帶我勢萬全中計也若因近趣便先取東都頓兵堅守城下不可以  
勝負決下計也玄感曰公之下計趣吾上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陽  
先取之以挫其心且經城不挾何以示武密計不行玄感至東都所  
戰必克自謂功在旦暮會李子雄得原本玄感勸衆大號玄感問密  
密曰公雖驍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都尚強敵兵踵來公當率精甲  
直突關中奈何密自帶玄感笑而止。及隋軍至玄感留攻三日不  
能拔引去密羸行入關為通所獲唐書又密安密謂衆曰吾等至行在止  
羸羸而歸也又謂衆曰今尚可以計脫遂夜亡去之淮  
陽咸饑餓木皮以食更姓名為劉智遠衆皆生自給帶臂不得志  
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仲者仲捕之復亡去。時東都賊置鎮聚

塞萬人密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蓄之遼海和觀  
絕於突厥南巡流連空棄關輔即漢也此實劉項挺興之會天下  
豪傑士馬精勇指罪謀為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禮遣  
就諸賊至輒下因為讓計曰今唐無見輕難以持久卒遇敵其亡無  
時不如取榮陽休兵館穀待士追馬肥乃可與人爭利讓聽之遂破  
金陵開拘榮陽諸賊皆下十三年讓分兵與密別為牙帳唐書密曰  
密曰牙門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然戰  
得金寶蓋散之雖是人為用復說讓曰今群豪競與公宜先天下攘  
除群凶寧常則奪草間求活哉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  
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  
羅口按輿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繼屬至數十萬齋月讓等乃推密  
為主建號魏公華南設壇場即位刑牲飲血改元永平大赦以讓為  
司徒城洛口。四月隋虎牢將裴仁基以所部歸密以仁基為上柱  
前唐書卷之十  
李密傳  
國與讓率兵二萬襲興洛倉守之八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密令某  
府移檄州縣列楊帝十罪天下震動讓軍崇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  
帶河項背之亡漢得之王今若以仁基壁興洛讓保洛口公東鑑  
甲中曰倍道趁長安百姓誰不郊迎是征而不戰也乘附兵強然後  
成向指揮豪傑天下郡縣無事矣今遲之恐為人先密曰僕懷此久  
顧我部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肯與我俱西且諸將皆群盜不相統  
一敗則掃地矣遂止。高祖起師太原密自謂主盟遣將軍張仁則  
致書于帝請以步騎會河內帝覽書笑曰密陰謀不可折簡致之  
密簡言平起簡言方定京師未餓東略若不與是生一隙密通為吾  
守成非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票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  
我得留撫關中大軍陳矣令與大雅作報書厚禮尊讓大雅示其  
下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奉隋。自是大小六十餘戰  
密讓部將士倍倍憚密威勢勸讓收密讓密聞陰圖讓殺之并殺儒

信密之親軍心稍驕不帥士戰勝無所賜與人心始離氏食與格  
倉者以搜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於道踐踏很急密害自謂足食司全  
賈潤市謀曰人國本食人天今百姓饑餓指其道路公推受命然類  
人之天以固國本而取不勝故之藏有恃而視密以反粟竭人  
散胡仰而成功不勝。武德元年 世充悉衆決戰先以騎數百  
度河裴仁基曰世充悉動兵來東都必虛請逐二萬向洛世充必自  
拔歸我整軍徐緩兵法所謂彼歸我出拔山我歸以疲之也密敗於  
衆不能用仁基擊地歎曰公後必悔遂出兵陣世充陰索親類密者  
使縛之既兩軍接埃露詭密世充資衆疾戰使索類密者過陣操曰  
獲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逐潰時王伯當屯阿陽密輕騎歸之謂  
曰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諸君必富貴及入關兵尚二萬高祖使逆  
勞冠蓋相望密大喜謂其從曰吾所舉雖不就而結百姓山東建  
城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功不減實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  
前唐書卷之十

李密傳

李密字玄邃襄陽人本名李元曉後改密以本名號黎陽招撫故部曲經略  
東都魏縣東至調桑縣有詔復召密密大懼謀叛盛彥師新之年三  
十七

賈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連兵數十百戰不  
能取東都始玄感亂密肯勸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  
亡也然禮賢得士乃曰機徒歟賢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為叛其才  
雄亦不可容於時云

王世充

王世充字行滿封擊卷髮忌刻深阻涉書傳善兵法通龜策推步天  
龍初為民部侍郎常數南幸世充善伺帝顏色以媚帝帝愛  
之及遷江東通守兼知官監事世充親隋政多亂乃陰結豪  
傑楊玄感反兵十餘萬世充以備將募江都萬人頻擊破之每捷必  
歸功於下虜獲重推士卒故人率為効由是功最多帝以世充

有將帥累獲委捕諸盜所向執定。李密破化及歸帝及還也金  
墉助兵馬多死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長勳張令張永  
通言憂人謂曰我周公能以兵助討密世充下皆楚人信其誘請  
戰密衆大潰。於是世充自為太尉尚書令以尚書省為府置官屬  
乃設三榜於府外其一求文學堪濟世務者其一武幹絕衆推鋒  
陣者其一能治冤抑不中者由是上書陳事日數百皆慰勞者接繼  
吏卒必錦綉誘納而世充素說妄不能離其語士大夫遂叛。武德  
二年高祖詔討鄭王據九錫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四月矯  
策彈位世充充服入官更殺冕即正殿階位建元開明國號鄭六月  
矯殺嗣以絕衆望七月高祖詔秦王率兵攻之敗世充於慈潤城發  
府庫資將士以世充婦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曰計臣罪不容誅但  
秦王許臣以不死乃殺為庶人與其族徙于蜀將行為獨孤慘德所  
殺世充築九三年城

王世充傳

實建德

實建德具州人世為農材力絕人少重然許善俠節鄉人喪親貧無  
以壘建德方耕聞之大息還解牛與給喪事鄉黨異之。隋大業七  
年某兵伐遼東建德補隊長會山東群盜起乃謀曰往歲西征十不  
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人情危駭易以搖動丈夫不死當建功  
于世遂為亡命虜乎。十三年自立為長樂王十四年更號夏王建  
元丁丑置官屬分治郡縣河間丞王琮開陽帝遇琮時率吏發喪喪  
城大臨建德遣使入弔琮率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微纆其  
也吾方旌擢以勸事君者乃授琮瀛州刺史。武德四年五月建  
德自板諸出為陣秦王登虎牢城周襲王琮開陽建德命高祖望  
其軍乃率史大奈總感憤或志反建德出城陣後建德軍額而驚遠  
大潰建德策牛口公車騎將軍楊武威護之傳而西新長安市初其

齊曰楊帝失德天醜其爲生人顧幸群盜乘之如蠅毛而奮翮奸  
以毒節其刺者若李密因黎陽蕭銑始江陵建德連河北王世充  
舉東都皆磨牙挫毒以相噬螫此言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  
之擅王隋帝所謂盜亦有道者本大羣氣腥焰所以亡隋觸唐明

德非不支稱極凶殛乃就殲夷反也宜哉

薛舉子仁果

薛舉蘭州金城人容貌魁岸武收善射殖產鉅萬好結納邊豪為長  
雄隋大業末與子仁果起兵因郡縣官發粟以振貧之自號西秦霸  
王建元泰興十三年僭帝號于蘭州以仁果為太子未幾死仁果代  
立。仁果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性賊悍多殺人舉每戒曰汝  
材略足辦事而傷於虐終覆吾宗余王率諸將復壁高塘之亦仁果  
驍之挑戰不許率偽蜀降王受之以仁果歸京師及隋黨數十人

前唐書卷之十

薛舉傳

五

宵斬之舉父子盜隴西五年滅

李軌

季執字處則京州人署知書有智辨家以財雄過好啜人急卿黨稱之。大業中與曹珍等共舉兵曹珍曰我聞讞書李氏當王今執賢非天啓乎遂共降拜以聽命自起至亡九三年

蕭銑

蕭銑思典後梁宣帝曾孫也。賜帝以外戚擢為羅川令。大業十三年，鄭文秀等謀反，且擁董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微賤，假名號，眾不厭。」羅川令汝梁簡也，寬仁大度，有武皇遺風。且吾聞帝王之興，必有符命。隋冠帶悉號起，梁蕭氏中興象也。今推之以應天順人，不亦可乎？乃遣人告銑，號曰報景珍書曰：「我先君昔事隋職貢，未廢乃食我土，乃威我宗族。」銑曰：「報景珍書曰：我先君昔事隋職貢，未廢乃食我土。」宇威我宗族。門附狀我是以痛心疾首，思刷厥恥。利所居反其也今天誘乃衷公等降心，將大復梁緒，檄福于先帝。吾敢不糾厲士衆，以從公。

歲即募兵數千揚言誅盜不五日遠近爭附衆數萬乃寇巴陵景珍  
 遣徐德基率強壯數百迎謁於是築壇城南崇上帝自攝祭王義寧  
 二年隋煬帝借稱皇帝署百官一用梁故事武德元年徙都江陵四  
 年高祖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兵圍皖大破之靖直逼其都詣軍門  
 降皖至高祖讓之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皖無天命故為陛下禽  
 帝怒其不臣詔斬都市自隋至城九五年

贊曰銑故梁子孫起文吏淹東甌而有

銑試雖不足文有餘美大抵蓋仁義庇世固谷背聖人所以公朱

皆先力因十單以爲因澤冬下五案曰說謂長下曰天不降子

拔赤峯可竟者  
以文言自舉  
材下子持竊而下必害百姓今城

傷寒經建抗割不屈僞辨易窮卒以殊死高祖聖

矣哉

范祖禹曰蕭統因隋亂采麴制楚次復其且宗之業惟替

唐之叛臣以有主之故不忌同乎而卒已所重矣

有之。其目也。以百姓之故。不念國守。而降。完。不。辱。齊。厲。新。子。知。之。

蕭鐵傳

唐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濫刑其父之

---

1

1

1. *What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100

100

.....

---

1. The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a problem is to recognize that a problem exists. This involves gather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identifying the specific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illegible]

1

葉先生唐音詳節卷之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劉文靜

劉文靜字肇仁世居京兆涇陽有器畧  
與晉陽宮監柴寂善寂夜見邈集傳燭叱曰  
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知君言象矣  
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焉賊乎問曰為唐公  
深自結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  
太祖之從叔也寂未謂然文靜俄坐李密姻屬  
顧他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挑言曰喪亂  
先不能定王曰安知無其人哉今過此非兒女  
世道將革直欲共大計試為我言之文靜曰上  
將結上將謀大建州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須  
投大會機本機大呼則海內不足定也今汾  
在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則十萬衆可得  
下今誰不願從鼓而入關以乘天下王業成矣  
合乃陰部若賓客將發恐唐公不從文靜因  
及突厥敗尚若雅兵唐公彼劫王遣文靜寂  
勢不圖全今部將敗方以罪見赦事急失向不  
疆官庫饒豐大事可舉也唐公私可會得釋而  
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載圖誠聞天  
我雖也靜也又齊寂曰公為監以宮人侍客公  
寂懼乃勸起兵會王威尚君雅猜貳文靜與  
諸留守告二人反候唐公與威君雅親事文靜  
驚曰詎有是乎讀已語威曰人告公等信乎君  
友人欲殺我耳文靜曰左右執之由是與唐公  
乃開大將軍府

劉文靜傳

乙

劉文靜傳

二

文靜為司馬文靜請與突厥連和唐公從之遣文靜使始畢可汗  
始畢之始畢曰唐公兵何事而起文靜曰先帝廢家私唐公以授  
後主故大亂唐公國近威懼王室起兵然不當立者須與突厥共  
定京師金帛子文盡以備可汗始畢大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至又  
獻馬千匹公喜曰非君何以致之。尋拒屈突通於潼關與其將桑  
顯和苦關死者數十文靜度顯和軍急以奇兵從後掩之顯和敗績  
。唐公賤天子位擢納言時多引貴臣共構文靜諫曰今率土莫不  
臣而延見群下言尚稱名帝坐殿尊嚴與臣子均席與王導所謂太  
陽下同萬物者也帝曰我雖應天命宿昔之好何敢忘公其無嫌  
。文靜自以才氣過衆寂遠甚又獲有軍功而寂獨用故舊恩君其  
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斥寂遂有隙嘗與弟文超飲醉有怨言按刀擊  
柱曰當斬寂文靜笑失聲告其兄上變遂下吏帝遣樂寂蕭瑀訊狀  
對曰昔在大將軍府司馬與長史略等今寂以僕射居甲第罷齊不  
前唐書卷之十一  
劉文靜傳  
賈臣官爵等衆人家無藏不貲無以望帝曰文靜此言反明其李  
綱蕭瑀明其不反秦王亦以文靜首次非常計事成乃告寂今仕遇  
弗等故怨望非敢反宜賜金有帝素疏忌之寂又言文靜多權詭而  
性猜險忿不顧難醜言惟節已暴驗今天下未靖恐為後憂帝殺之  
文靜臨刑撫膺曰高為盡良弓藏果不妄  
樂寂  
樂寂字玄其蒲州桑泉人偉貌貌然知書傳家貧徒走京師過華  
山祠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大業中為晉陽  
宮副監唐公雅與厚及陽守太原契丹愈密至猶通書表。秦王  
與劉文靜方建大計未敢白公以寂最善太宗以情告之許諾寂  
以宮人侍唐公恐事發誅問飲醉乃白秦王將舉兵欲因言今盜徧  
天下城圍以即戰場雖狗小節猶不脫死若舉義師不持免禍且就  
大功唐公然所計兵起至河東屈突通未下而三輔豪傑聚歸唐

公欲先取京師恐通其後... 關未下而西我度背支敵賊之符也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 結疑力相枝易以招懷撫而有之衆附兵強何向不充通自守賊爾... 肅能患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計也唐公附從之留兵圍蒲而度素... 王入關長安平賜銀千兩甲第一區遷大丞相府長史進魏國公... 所帝揮唐公即位曰使我至此者公也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 費財斯不也人詔尚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膳殿延... 目內言無不從呼為樂監不名也貴張當世帝每巡幸必委以居守... 麟州刺史韋雲超告叛反按訊無狀帝謂曰朕有天下公推戴成之... 也容有貳哉所以訊使使天下人信公不反耳詔三貴妃齎玉食... 寶安其家經宿去。帝嘗從容李語曰前王多與細微間開行陣... 而後成功我家隴西舊族世姻姬帝室一呼唱義不三月而有天下

樂成傳

公復華官職官光顯非劉季平長蕭曹力擊吏比也我與公無嫌焉... 四年改鑄錢賜一鎰得自鑄遷左僕射。帝置酒含章殿歡甚寂顯... 首曰始陛下發太原約天下已定許上印綬今四海步安願賜骸骨... 歸田里帝泣下曰未也要當相與老耳公為宗臣我為太上皇遣建... 脫歲不亦善乎。貞觀初太宗親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升金輅寂辭... 帝曰公有佐命勲無忌宜力王室非二人誰可參乘者遂同載歸。... 淳暑法雅坐妖言辭建寂坐免官削封邑半歸故鄉寂請留京師帝... 讓曰公勲不稱位徒以恩澤居第一武德之政間或弛紊職公為之... 今歸掃墳墓尚何辭微遂歸未幾汾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分... 監奴白寂寂惶懼不敢聞遣監奴殺所言者奴盜封邑錢百萬寂捕... 急遂上疏帝怒曰寂有死罪四為三公與奴人游一也既免官乃悉... 緡國家之典皆其所辨二也罪妖人言不奉三也專殺以滅口四也... 我觀之非無辭者多請貸乃被解州會山茅反或言劫寂為主既

而寂率家僮... 入朝會卒年六十贈和州刺史工部

許世緒

許世緒并州人隋鷹揚府司馬知隋將亡請唐公曰天輔德人與... 衆機不發後必隨海附政不綱天下推亂公姓名已著誰能今擊五... 郡之其據四戰之衝苟無有計禍不反踵若取取笑俊為天下倡帝... 王業也公奇之兵起授右一府司馬累除蔡州刺史其定郡公... 贊曰應龍之翔雲集淵然而從... 號物有自然和動耳觀二子非有踔越之資... 然利見於世彼能或翼或從尸天之功文靜數獲軍誦牌以才自... 進而寂專用私昵顯烈者易乘運者難疏故文靜先被躁望誅殺... 後坐妖言斥誠異人蕭何曹參矣

許世緒傳

公突通其先蓋昌黎從何人後家長安杜... 隴西岐陽得隱馬二萬疋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泰遷監牧官吏千五... 百人... 豈容以高蓋一口而戮千五百七帝叱之通連頓首曰臣願身... 以捷衆姬帝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泰連等旌舊善言遂皆以... 戒論。擢左武衛將軍軍官助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辭其弟蓋... 為長少公亦以方顯顯時為語曰寧食三斗艾不逢孤突蓋卒食三... 斗慈不逢孤突通。泰跪起投關內封捕大使安人劉迎論及... 陽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南大隔七十里舍分兵徇地... 通洩其無備夜簡精甲擊破之斬首級萬餘... 弱敗萬口後隋政於亂盜賊多士無歸志諸將多... 向必持重

臨不大亮亦不敗負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祖留兵  
圍之蒙濟河破其特察顯和於飲馬泉通大懼或說之降曰吾蒙國  
厚恩事二主豈可建難獨有死報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  
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死澤故力雖窮而人尚為之感奮微聞京師  
平家蓋臣乃留察顯和休還關率兵將如洛既行而顯和來降文靜  
遣賈琮臣志元精騎追及於稠桑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子壽往諭使  
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則離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  
師陷諸軍皆家關西何為復東舉皆捨兵通知不免遂下馬東南向  
再拜號哭曰臣力盡其財不負陛下遂被擒送長安帝勞曰何相見  
晚耶拉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  
授兵部尚書封國公。為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果時賊珍  
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判  
陝東道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舉為公知二子何  
前唐書卷之十一

尉遲敬德

五

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時昔陛下釋得累加恩禮以蒙更生是  
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  
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徇節吾今見之貞觀初卒年七十二贈尚書  
左僕射諡曰忠後詔配享太宗廟庭。二子壽詮壽襲爵太宗幸洛  
恩通忠節故諡以少子拜果毅都尉賜果帛其家初桂州都督李  
洪範亦以清慎顯既沒其家賈珠太宗疑洪節實貪欲追坐其者魏  
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果突通張道源通二子來調  
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所繫亦好  
善不為笑帝置不問

尉遲敬德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為劉武周偏將武德二年與李  
相擊地降劉武周引為右府統軍從華王世充令尋相叛諸軍疑  
敬德且與之相突通嚴開山曰發德叛僕今執之猶賊已結情反

見不則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帝肯後尋相耶擇之  
見曰內曰大夫以氣相許小嫌不反豈計中我終不以說害良士  
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為改實。是日獵榆葉會世充自將兵數萬  
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雖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  
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會其將陳智略復排陷兵六千反馳王  
顯曰此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相報速耶。時世充兄子琬  
使於建德乘隋帝馬鎧甲華蓋出入軍中以考襲王望見問誰可  
取者敬德請與高祖生果從方三斷驍性奔騰引其馬以讓賊不敢  
動。拔計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勣王勒兵掩其後俄而賊無四面  
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王乘陣亂乃得出。隱太子瑒以書招之贈  
金五車瑒又辭曰敬德起山賊會天下夜亂父陷遠地秦王實生  
之方以身殉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  
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嶽然  
前唐書卷之十一

尉遲敬德

六

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其後果隱計日急敬德與長  
孫無心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求忍伺其  
與不。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難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  
不從敬德言敬德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某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  
圖之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入  
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尚何辭後又與侯君集等難勸進計乃  
定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趨玄武門王馬連墜林下元吉持弓  
窘王敬德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辭敬德  
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  
驚曰今日之亂為誰爾求何耶對曰秦王以太子弒王作亂舉兵誅  
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於秦王衛北門兵與府兵相雜  
敬德請帝手詔諸軍聽命帝意度內外咸定王為皇太子後左衛軍

時坐席者百餘家將盡假入之敬德曰為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  
殺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晉原論功為第一封吳國公突厥入寇  
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虜至涇陽輕騎與賊戰敬德所將必殺之  
士卒然時直捷曰虜下頗以功自負又廷實大臣得失與宰相不  
出為冀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  
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論之敬德勃然舉道宗目幾取大  
宗不憚罷召讓曰朕親陳史掌兵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為  
乃知陳史與朕非高祖國之大幸惟賞與罰機忌不可數得勉自  
修飾悔可及乎敬德頓首謝後改封鄂國公。帝討高麗敬德上  
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  
托萬乘顧委之將臣以時推威帝不納師還復致仕卒高宗冊贈司  
徒謚曰忠武。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親從奏清商樂自奉養  
甚厚。其職善避禍。每軍騎入賊群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  
前唐書卷之十一 尉遲敬德傳 七

王三失精迷太洗服  
稍還刺之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執難對曰奪稍難試與齊王戲小還

互註世襲刺史職貫休成妙提突陰蕭肅結續簡在帝心  
圖形凌煙閣傳

張公謹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為王世充涇州長史早城歸天子授檢  
校鄴州別駕遷累右武候長史未知名李勣討賊德數於秦王乃  
引入府王時討賊果亂使人卜占之公謹自外至投簡於地曰九卜  
以定猶嫌不吉其人乃下不問不決也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  
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貞觀初為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  
餽運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後副李靖經畧突厥條可取  
狀於帝曰諷利主於上可取一也鼓鼓於下可取二也兵挫將敗  
可取三也破獲多就可取四也諷利突厥就請明胡性觀獲大軍

臨之內必。又之也華人在北者其數比開中殺係山隋王  
師之出常有應者可取六也帝然解謀以破定襄賊利雙雙  
封鄯國公。改冀州都督以惠政聞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曰在  
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豈有所避遂哭之

秦瓊

秦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在隋將米護兒帳內母養護兒  
隨使弔之使臣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問今獨吊叔寶何也護兒  
曰吳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卑賤耶。後歸王世充署龍驤大  
將軍與程咬金計曰。世充多詐非撥亂主也於是來降高  
祖拜秦王王九襲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建發德功多帝  
賜以黃金袍勞曰卿不卸髮子而米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  
割以啖卿。後以子女玉帛與。尋授秦王右三統軍走宋金剛於  
介休計世充建德黑闥三監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無堅對積賜  
前唐書卷之十一 秦瓊傳 八

秦瓊傳

金帛以千萬計封翼國公每敵有驍將銳士輒羅出入以表衆者秦  
王輒命秦寶往取之躍馬挺槍刺於萬衆中莫不知志以是頗有負  
。後稍移疾。帝曰吾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  
安得不病乎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琢石為人馬立  
墓前以旌戰功貞觀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趙國公無忌  
河間王孝恭萊國公如晦鄴國公徽魯國公玄孫魯國公敬德衛國  
公靖宋國公興寶國公志元樊國公休恭魯國公通魯國公開山王  
公繼國公紹邠國公亮陳國公君集鄒國公公謹魯國公知節永興  
郡公世。國公高公會昌國公俊英國公勣并封實並置陵煙閣  
高宗永徽六年遣使召召名臣圖形煙閣者九七人敬士無焉志  
元洪基世南叔寶等然諸名者也

唐儉

唐儉字茂奔并州晉陽人突遇少繩儉然事親以孝聞見隋政殘亂

除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帝召訪之儉曰公日有龍廷柱協圖讞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囑豪傑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而相曰湯武之事豈可幾然我亂方烈以秋當圖存公欲拯溺者吾方為公思之武德初承安王孝基為劉武周所虜儉亦見食餓而武周敗亡入突厥儉封府庫籍甲兵以待秦王帝嘉儉身處厚而不忘朝廷復舊官遷為大策長史並國公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謂儉曰卿與利可取乎對曰衛國威靈庶有成效四年馳傳性誘使歸款其後以兵為之長又五書待 頡利許之兵解馳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從獵洛陽苑群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殛四豕一豕躍及儉數步儉投馬搏之帝發劒斷豕頤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軍賊耶何懼之甚對曰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仲武定四海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為罷獵儉居官不事事與賓客縱酒為樂坐小法貶光祿大夫顯慶初卒年七十

唐儉傳

九

五註有辭舊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喜事朕二十年未嘗一

言國家事

唐次

次字文編建中初繼及進士策實參數薦之改禮部員外郎參知出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次身在遠久都不得申以為古忠臣賢士罷說毀被放至般身君且不悟者因乘獲其事為辨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督主方我改發州刺史憲宗立召還授知制誥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辨謗略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凡為人者宜所觀省然次編未盡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狐楚杜元頡論次起周訖隋增為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略

段志玄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資質偉岸以粟果累官為秦王所讎從討王世

充深入馬賊獲其馬為賊禽兩騎夾持其幕將度洛志玄怒而二人若候隨於是奪其馬馳歸尾騎數百不敢近賊嘗從帝幸都文德皇后之夢與宇文士及弟兵衛華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叔力糾使志玄非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眠辨不納此隔帝歎曰其將軍周亞天何以加封褒國公卒謚曰壯肅二世孫文昌

段文昌

文昌字墨卿任義節不為顯顯小行裴胃操古今體要為書數從文昌判所親李吉甫才之權左補闕憲宗欲欲親用頗為韋貫之肯誠候蹇不得進貫之罷引為翰林學士。憲宗即位復召入恩改殿額問率至夕乃以儀拜中書侍郎木論年自表還政授劍南西川節度使文昌宗諸蜀利病大抵治寬靜簡以威斷不常仕也群蠻震服。長慶二年憲宗中發文昌使一介開曉蠻即引還彭濮蠻大酋

段文昌傳

十

段祿來請立石刊誓脩貢款。文宗立徙帥荆南州或且指解必雨。反禍或久雨過出游必霽民為語曰早不苦禱而雨雨不怒公出。游南詔獲南安帝以文昌得變美心詔使下慰慰責即日解而去。初九年卒。墓在荊州歲時享祀為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議其非。子式傳學強記者南陽書數十篇。贊曰段突通蓋節於隋而為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政事兩君而無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榆不從而大功立君臣相。人謂之千載願不諒哉後機之會聞不容隱。所以抵龜而決也。

東萊先生古詩節卷之十一

宋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劉弘基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大業末，陰事高祖。從攻下西河，宋老生敗。弘基斬其首，下楊胡，悉渭北。遣大使西徇扶風，南度渭，次長安，敗城振隊。金光門將將文昇來，弘基逆擊，擒口士千餘，馬數百，時諸軍尚以基最先，勝高祖，賜馬二十匹。京師平，功第一，授右衛大將軍。前將軍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皆沒，惟弘基一軍戰力矢盡，為賊拘，帝以臨難不為後護，其家仁果平乃克歸。官之如初。劉武周犯太原，弘基復隨賊，賊自脫歸。從秦王也，拒壁以勁卒二千，斷賊歸路。及宋金剛遁，走率騎尾之，介休與王合，破之，系封任國公。會突厥思過督步騎萬人備塞，自為北東拒于午嶺，西抵臨涇，築障連虜，貞觀初卒。諡曰襄。弘基病，給諸子奴婢名十五人，田五頃。前唐書卷之十二

劉弘基傳

殷開山

殷開山名嶠，以字行。高祖起，召為元帥，長史從秦王討薛舉為舉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詔貸之，除名為民。從平仁果，討王世充，以功進爵鄧國公。征劉黑闥，道病卒。諡曰節貞。觀十四年，與淮安王神通、河間王孝恭、尚書劉政會俱配饗高祖廟庭。

五註圖形凌煙閣

劉政會，字子明，七賢之一。大業中，為司馬，以兵隸高祖麾下。王威等脫走，秦王欲先事，除之，遣政會告其反。時義士已集，乃執威等囚之。無幾，舉兵攻會，功也。武德初，留守太原，調攝戎政，遠近服。會劉武周

劉政會，字子明，七賢之一。大業中，為司馬，以兵隸高祖麾下。王威等脫走，秦王欲先事，除之，遣政會告其反。時義士已集，乃執威等囚之。無幾，舉兵攻會，功也。武德初，留守太原，調攝戎政，遠近服。會劉武周

寇并州，政會為武周所擒，每密表賊形勢，既平，復封邢國公。貞觀初，卒。太宗手詔政會，青瑱義舉有殊功，益宜異等。諡曰襄，後從唐國公子元意襲爵。

五註圖形凌煙閣

次子奇，長壽中為天官侍郎，德張鸞司馬，銓選為監察御史。二人同中書，賜以謝。奇正色曰：「舉賢不無私，凡謝聞者皆疎七世孫崇望。」

劉崇望傳

崇望字希範，及進士第，第四人同幕府，世以為才。崇望後主南曹選事，清辨。崇望弟崇山，南王重榮怨宦，堅不肯率職，時南選使者即河中，餽諭使自新崇望以諫，議大夫持節往陳君臣大義，勸之重崇服順。昭宗即位，為侍御，判度支玉山都將，王守信夜陳兵闕下，帝利兵，拜門令崇望守度支庫，遷且上。崇望門未開，崇望左右植立。前唐書卷之十三

劉崇望傳

將大掠長安中，俄聞傳呼宰相來者，門開，崇望駐馬，券曰：「上自將在中，營公等禁軍，也不帶前，殺賊取功，而希欲剽掠，反成惡名乎？」皆唯唯。至長樂門，賊望兵至，乃遁。去軍中，咸呼萬歲，是日京師不亂，崇望其力。

弟崇魯，字邦文，亦進士第。崇魯景福中，知制誥，雅與崔昭緯善。帝以宰相度李璣輔政，昭緯而昭緯外倚，昭緯兵為援，以久其權。於是天子零獲，昭緯權見奪，共謀沮之。及璣出，崇魯輒掠，昭緯大哭。帝問為崇魯曰：「今雖乏人，豈宜取他人為宰相，昭緯由是不得相，亦勸奏其奸。兄崇魯如聞哭，庶幾不食，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利敗名，今不幸乃生是兒，後昭緯誅，崇魯敗，豈州司廣參軍。』」

許紹

許紹字嗣宗，安州人為兒時，與高祖同學，相愛也。大業末，任夷陵通守，會盜起，州境獨全。流入自十數，十萬開倉賑給。王世充篡立，以

安武陵陽陽歸國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平生意以  
加慰納蕭統遣揚道生園陝州紹擊走之制書褒美許以便宜紹境  
連王世充又統其下為賊劉者皆見報紹得敵人獨資遣之二邦感  
慕報掠為止進熊國公次子園師

五註園形凌煙閣

許國師

園師有器幹研涉藝文推進士第龍圖中為左相高宗自書賜賜  
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園師愛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狹北人田有辭  
然而射之園師掩不奏為人告適帝責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獨  
斷師謝且言作威福者疆兵重鎮天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  
兵和敬宗由是劾抵逐免官久之為復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  
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賦者則與謝園師不忍按但賜清白  
歲其人自魏後脩飾更為廉士卒謚曰簡

前唐書卷之十二

許國師傳

程知節

程知節本名範金濟州東阿人事李密後李密敗與秦叔寶奔後  
秦王左三統軍從破宋金剛寶德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事  
張先登者不一以功封宿國公。七年隱太子諸之出為庫州刺史  
白秦王曰大王去左右手矣身歿久得全乎知節有死不敢去貞觀  
中改封虢國公

五註圖形凌煙閣

崇紹

崇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矯悍有武力以任俠聞義其起愛  
長史領騎於晉陽先抵霍邑滅下規形勢還曰宋老生一失  
敵我兵到必出戰可為也大師至老生果出戰有功從下臨汾  
解州隋將孫顯和來戰紹引軍其背與史大奈合攻之顯和  
敗遂平京師封臨汾郡公高祖即世果從征討以後功進封驍國

公。吐谷渾党項寇邊紹討之虜獲高射紹軍兩矢而士  
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房殿之林射觀紹何其  
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正觀二年平涼師都從熊國卒謚曰襄

任瓌

任瓌字緯靈州合肥人父七寶陳將忠之弟任瓌為瓌早孤忠撫愛  
甚每曰吾子雖多爾承耳所以寄門戶者爾也義師起瓌至龍門請  
見高祖曰隋失其政四海群非吾不忍坐觀其亡晉陽天下用武處  
兵精馬強今率之將欲國難公將家子智勇兼達論者以舉其濟乎  
瓌曰今主政發結其役不止天下之人思見亂與之息有公天賦  
神武杖順而起軍今發明所下城邑無秋毫之犯關中起兵者踴躍  
而待擁義師迎衆欲何不濟哉瓌在馬朔久悉其人情願為一介使  
入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孫梁山濟河直趨韓城逼師陽關復朝  
邑蕭造文吏勢當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而前據永豐積粟難討

前唐書卷之十二

任瓌傳

立和

立和河南洛陽人少重氣俠義以開弓為長乃折節自將入隋  
歷三州刺史以寬惠著名煬帝北巡和獻獻猜膽帝盛稱和美用為  
博陵太守後帝過博陵和上食加豐愈喜因是所過號為珍饈後  
和發也然和善撫吏士得其心大業末海南告史侯數怨許以和  
所發稱良選拜交趾太守和按蓋情素懷安之及至自江都來  
乃留隋士和即陳款臨國而鎮瓌聞之乃權附統統平遂得歸及  
見高祖引入內侍平生歡甚其九部樂樂之和時已老以瓌州其  
故鄉也令為刺史以自養尋特進貞觀十一年卒有子十五人而

行恭為知名

立行恭

行恭有勇善騎射大業末聚兵萬人保鄆城人多依之群盜不敢窺境後率其衆與師利迎謁秦王於渭北拜光祿大夫。累從戰伐出陣多錫勞甚厚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卒。行恭所守嚴烈僚吏畏之初從討王世充戰於山太宗欲奪賊盧元昌十數騎衝出陣後與諸騎相失唯行恭追及流矢著太宗馬行恭回射之賊無益鐵賊不敢前進下拔箭以已焉進太宗步執長刀大呼導之斬數人突陣而還

贊曰帝王之將與其威靈氣盛有以動人悟物者故士有一聚皆莫然然而附之若振振衆在振池宜反以成大室又負俱植各安所施而無遺材諸將之謂耶然皆禮法自完賢矣哉

溫大雅

前唐書卷之十二

溫大雅傳

五

溫大雅字彥弘并州和人性至孝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歎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高祖兵興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書帝使釋與實感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常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隱太子圖亂秦王表大雅鎮洛陽須變數陳秘書多所嘉納王即位封黎國公

溫彥博

彥博字大臨通書記警悟而辯隋亂州總管羅藝以州降彥博與有謀召入為侍郎高麗貢方物高和欲讓而不臣彥博執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不使此而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突厥入寇彥博戰敗被執突厥數問唐兵多少及問彥博彥博不肯對因陰山苦寒地太宗立突厥歸欲得還。彥博校吏部侍郎彥博欲欲擇士類宋術不能厭衆訟牒滿庭時譏其煩碎。貞觀四年突厥降詔議

所以安邊者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為捍蔽與魏延等殺不厭厥其辯天子平從之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云彥博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應和諸命其反得也若成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後還尚書右僕射卒。彥博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帝數曰彥博以愛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速而俱矣恨不許少閑以究其壽贈特進諡曰恭

溫大有

大有字彥博高祖舉兵引為太原令從秦正西河高祖曰士馬軍少要須繼畧以君參軍事之濟否卜是行也西河下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從他職帝曰我虛心待卿何所自疑

溫造 大雅五世孫

造字簡與安美現傑性嗜書然盛氣少所降屈不善為吏隱王屋山南唐書卷之十二

溫造傳

六

人號其居曰嚴士墅同盛也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往從之建封雖宏謀而不敢廢以執事造謝歸慨然有高世心。時李希烈反天下兵鎮公相械逐主帥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子朝齊建封釋縱橫士往說濟建封疆界造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僻陋不知天子神聖大臣盡忠願率先諸侯效死節造遂建封以聞詔馳驛入奏建封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大馬之舊三十有二帝奇之從隱東都為重胤奏致幕府。長慶初為太原幽鎮宣諭使召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恐四方易朝廷後宗曰朕求官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親使問行期乃不報卿為我行諭意毋多遲至范陽總樂親郊迎建封不辭而往一日車上造為開示禍福總懼憂然建封若兵在頭山堤諸已部九州入朝還還張中待御史。李景倫以酒得過宰相造與飲出為朗州刺史開後知縣百里

湖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按侍御史彈奏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達節進馬遠正衙押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勝落於溫御史。造世剛急力或忤已反逆也雖貴勢亦以氣出其上彈擊無所回畏威望然。遷尚書右丞與元軍亂假李絳表謂造可夷其亂文宗亦以為能乃授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命神策將軍重寶等從造而與元將衛志忠張丕李少直自蜀還造以意背曰不敢二乃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為前軍既入前軍呵護諸門造欲大宴視聽事曰此狹隘不足繫士更從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往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違勞問事就坐消行從兵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傳言叱之叱之乃不敢動即問軍中殺絳狀志忠不夾階立拔劔傳呼曰悉殺之圍兵爭奮皆斬首八百餘人。俄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蔡渠坊口堰物然建反以疏濟源河內溫武陵四縣田五千頃召為御史大夫方倚前唐書卷之十三 溫造傳 七

溫廷筠 字季博 齊魯 弟廷皓  
廷筠少敏悟工為辭章然薄於行又多作側辭蓋曲天中末歲試有司廉視充謹廷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秋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鄒其為按方山尉。弟廷皓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彥魯幕府龐助及以刀剪廷皓使為求節度使廷皓應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宿思之勛歸明日復見勛索表格答曰我豈以筆視事汝即其速殺我勛熱視笑曰儒生有膽耶彥魯動衆百萬無一人操微乎因之更使周重草表彥魯過害廷皓亦死

皇甫無逸 字仁儉 京兆 萬年人 事隋歷南陽太守治為天下最。王世充篡秦母妻斬關自歸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卒過之遷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橫恣民不聊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既至

與介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皇甫希仁誣告無逸陰交王世充帝斬希仁又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按之無狀遂斬告者及蕭帝勞曰此多猜毀但以正直為佞人惜耳。從益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取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卒諡曰良

李襲志 字重光 龍西狄道人 大業末盜賊起傾私產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盜或說曰公臨郡久士大夫悅向蠻夷畏威雖曰隋臣實君長也今四海分裂自王若非一姓宜遂據嶺表取百粵豈還不若尉陀乎 襲志曰不然彼何反漢高祖時為南海尉王襲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奉諸君當相與戮力則雖趾宜枯亂圖不義哉吾寧雖忠死不逆節以生尉陀不足為吾法也欲斬說者張諫乃止遂固守兵三年力窮援絕為蕭銑所陷。武德初高祖賜書命其子元嗣召之襲志歸國及統平嶺南六十餘州皆送款襲志誘而致

前唐書卷之十三 李襲志傳 八  
云後討蕭公祐為水軍總管轉桂州都督年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

李襲 字茂實 通敏有識度 高祖召授太府少卿伐王世充拜洛州總管時突厥已和親又通使世充襲擊捕斬之詔委典選以襲東軍。權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點陟揚州江吳大都督會俗喜商賈不事農穡襲為引雷陵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頃以蠶地利民多歸本。為人嚴慈以威肅聞居家儉嗇於宗親祿厚隨多少散之以餘資河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寶謂子孫曰吾性不喜用送迎宴之然負京有賜田千頃無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宦吾後後庶勤此無資於人矣

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其必撥亂得天下乃際自結從平雅也  
欽聖安撫龍外將行請曰公天人之望已發宜齊國韓光有神器  
奉老矣恐先朝澤幸一見踐跡死不恨高祖嘉納。後仁果平拜權  
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還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賞功涼州  
荒僻宜有以靖之甚至撫邊俗以恩信蓋朕表止人喜曰不意使見  
太平官府貞觀六年卒諡曰安子確

姜確

確字行本以字顯貞觀中為梓州少匠護作九成洛陽宮及諸苑  
禁苑以幹力稱太宏選趨才藝山衣五色袍乘六閑馬  
內四曰騶馬五曰吉良六曰六群直也營衛衛仗內號曰飛騎每  
出幸即以從拜左屯衛將軍分典之。帝將征高麗行本諫未宜輕  
用師不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贈鄴國公諡曰襄  
前唐書卷之十二

姜皎

皎長安中為尚衣奉御元宗在藩邸皎識其有非常慶委心焉及  
即位召授殿中少監出入卧內陪燕私詔許捨敬呼之不名也議者  
譏短皎遇太過帝以其藩邸舊恩有以宣布之乃下詔曰皎往事  
朕於藩國雖彭祖同書子陵共學不過也朕嘗游長楊鄠杜間皎  
皎于時一意保護周或貳言中宗詔張潤州專以忠力戴朕謂天且  
有命皎獲免歸籍而無變焉朕既即位又參謀諸臣將軍以光寵每  
所攝遜造膝屈躬舉多規益而悠悠之談醜正惡直天下之人其不  
識皎之功何見之異也昔漢昭之任霍光魏祖之明程昱朕之不  
德庶幾於此豈流言之聽而軍德之忘哉尋遷太常卿監脩國史開  
元十年坐洩禁中語流欽州道病死世以為冤弟晦

姜晦

晦起家蒲州參軍累為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愛之開元

御史中丞先是宋國公時御史不拜宰相衛命使四方者  
廷中往往後稍損下至時獨舊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且奏議公  
等胡由是臺儀復振。轉太常少卿時國馬乏稱請以詔市馬六  
胡州率得馬三千署游擊將軍認可謂既乃稍備改為吏部侍  
郎主選御史堂請託為茲前領選者周棘花蕭檢室內外猶不禁至  
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然臺事精明私相屬諱又悉又罪輒得皆以為  
神始晦革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既而駐蹕路塞流品有叙衆乃伏  
被板胸亦貶春州司馬卒

崔善為

崔善為貝州武城人巧為歷數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營仁壽宮  
體揚素潔開寶善為執板暗唱無一差繆素大驚自是四方有  
獄悉令投訊皆究其情。善為見隋政日紊密勸高祖圖天下及  
起權尚書左丞用清察稱謂史惡之以其短而僇善也朝曰曲  
前唐書卷之十三

崔善為傳

如鈞封侯侯祖隴所任常聞下令構諸者諺乃止。傳仁均援成  
實日李海風抵其疏帝令善為考二家得失多所裁正時諸戶狽  
然者徒寬鄉善為奏畿內戶衆而丁壯悉籍府女若聽從皆租關東  
虛近實遠非經通計詔可卒諡曰忠

李嗣真

李嗣真字承胃趙州柏人多藝鼓琴明經中之賀蘭敏之脩撰東  
表嗣真其洪文館與學士劉歊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嗣真  
為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作寶變曲閣於太清觀嗣真謂  
道人劉崇曰宮不召前君臣乘也角與徵矣父子疑也死葬多且哀  
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後俄而太子發喪奏其言皆太常丞知五禮  
儀嗣真常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凡日有側堂堂儀堂  
之謹側不正也挽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恨之不  
易宗室雖聚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為后所賤踐也

北狄

張士貴

張士貴號州盧氏人。大業末，為盜高祖。移檄招之，即降。從征伐有功。授虢州刺史。帝曰：「顧公卿衣錦遊耳。」貞觀中，為行軍總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

前唐書卷之十二  
張士貴傳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二

注

列傳

李靖

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人姿貌魁奇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  
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草創僕其勇悍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  
可與語孫吳者未前冬尚誰哉仕隨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  
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天業末為  
馬邑丞高祖突厥請祭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反漢為  
江都至長安適被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  
暴亂欲就大業以私怨殺義士乎秦王亦為請得釋引為三衛將軍  
既而江都九廟嘗加授三衛將軍上封王伏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  
府蕭統據江陵詔靖安輯進至峽州阻兵不得前帝謂逌  
建不從也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為請而免開州蠻曲肇則冠藥州趙

前唐書卷之十三

李靖傳

七

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擒五千  
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  
久已忘之靖遂陳圖統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軍政一委焉。武  
總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陳濟顯惡統以靖未能下不設備靖將  
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以速為神今士始集統不及知若乘水傳  
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舍卒自兵幸舍反必無以禦我此必禽  
也九月舟師叩夷陵統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  
曰不可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  
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艘張反記文溺死者萬人孝恭軍繼進統  
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統今靜寂軍無秋焉或  
謂靖銳鋒拒戰者家寶以賞軍寶靖寶靖曰王者之兵市人而取有  
罪彼其脅驅以來籍以非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  
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師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剽邑敗之寇

中興之晉也止不繇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功檢校荊州刺史乃  
變職至桂州分道招討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  
南撫慰大使以嶺海阻遠久不見德非張威武示德義則無以變風  
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德意遠近歡服。轉  
公右軍揚州刺史詔書恭為帥召靖入朝授方武副李恭東討李世  
勳等七總管皆授節度使靖將輕兵至州陽公石限乃出走舍之帝數  
曰靖乃純公之有子也。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  
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太宗踐祚突  
厥部落離畔靖率勁兵三千趨惡陽嶺利可汗大驚曰兵不煩國  
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徙靖繼謀者天間也離其腹心夜  
襲定襄破之帝曰李陵以部卒五千絕漠匈奴之南界以然卒降匈  
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勇捷。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  
有聲足際吾渭水之耻矣。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  
前唐書卷之十三 李靖傳 二  
于顯德之上 頡利走保鐵山遣使省謝罪靖舉國內附以靖為定  
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唐儉安脩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  
到虜必自安若萬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  
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薛保所以破齊如唐儉安  
何足惜哉督兵疾進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頡利亡去為大同道行  
軍總管張寶用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靖之弟人下。  
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  
散失奇策帝名讓之靖無所辨頡利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  
汗不賞而誅朕不然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增戶至  
五百既而曰向人謂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還而書右僕射靖每參  
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稱。時使使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為鐵  
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  
者蓋少雖疾猶德。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

晉為一代法不可不觀乃檢校按特進號加賜金紫。靖之弟人下。  
谷渾寇邊。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  
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靖決策深遠  
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人多降。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  
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改衛國公帝將伐齊。靖之弟人下。  
謂曰公南平吳。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  
有楚平對曰往患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難瘳陛下誠不棄病且瘳  
矣帝憫其老不許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  
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  
陽郡公致仕善騎射喜獵狐雖老猶未衰。孫令問玄宗為臨淄王  
時與雅舊及即位以勳養功遷殿中少監預誅竇儀封宋國公恩  
待甚隆。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靖之弟人下。  
待甚隆。然未嘗輒干政率游畋自娛。  
五註 賈文武出將入相王 圖形委連閣 莊肅銘續簡  
前唐書卷之十三 李靖傳 三  
在帝心 長孫無忌 孫敬業附  
李勣字懋功曹州人本姓徐氏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善施貨  
所周給無親疎之閒。大業末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  
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勳說李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饑今若  
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聽下兵五千付勳勳却孝德等濟  
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武德二年密歸李  
初其地勳統之未有所屬隋長史郭孝恪曰人眾士宇皆魏公有也  
遂以勳為吾若獻之是利主之助為己功吾所羞也乃歸那縣戶  
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許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  
詔授黎州總管封英國公賜姓附宗正籍屬  
范祖禹曰漢高祖賜姜桓楚為劉甚為無謂而唐世入主遂以為  
法上讀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也。

。從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平。建德  
二年。王初振旅還。入曰。王始泰王為上將。勳為下將。皆服金甲。乘  
戎輅。皆提于廟。又從破劉黑闥。平輔公祏。（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  
貞觀三年。為通漢道行軍總管。以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還李靖  
合因曰。頡利若度磧。北走。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蕭薄之  
不戰。勝矣。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勳勒兵從之。  
頡利欲走。勳前屯磧石。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降。五萬。降于勳。詔  
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  
曰。楊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勳守并。突厥不  
敢南。賢長城遠矣。薛延陀子大度。說以入。萬騎侵李思摩。思摩  
大。宗以五可。勳勸為朔方道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說。青。山。斬  
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為縣公。帝自將征高麗。以勳為  
東道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于駐蹕山。（太宗親伐高麗。勳  
前驅。卷之十三。）李勳傳  
勳石碣功。功多封一子為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萬騎發突厥  
長計之大。戰烏德。山。擊虜。破之。降其首領。破北。遂定  
。勳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曰。用勳。可。始帝乃自剪髮  
以和藥。及食入。謝頌。首流血。帝曰。吾為社稷計。何。勳為後。留。安。勳曰  
朕思。勳勿孤。無易公者。公昔不負李。豈負朕哉。勳感涕。目。嚔。指。流  
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勳。無忘。今。以。事。出。之  
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豐州都督。高宗立。召。為  
尚書左僕射。

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勳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  
良。計之。勳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  
持不可。志寧願望。不。對。帝後。然。訪。勳。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  
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  
廢。詔勳志寧。奉冊立武氏。  
范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頡令大臣取決於勳之一言。勳  
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勳非惟不諫。又勸成之。變。后。之。立  
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紀。皆勳之由其禍。豈不博哉。  
。總章二年。卒。帝曰。勳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  
不立產謀。今亡。當。無。就。賞。有。司。其。厚。贈。卹。之。因。泣。下。舉。哀。光。順。門。七  
日。不視朝。贈太尉。諡貞武。給秘器。陪塋昭陵。起家象陰。鐵。烏。德。韃。山  
以旌功烈。初勳拔擢。陽倉。就食者。數萬。李輔。社。正。倫。往。客。焉。及。平  
虎牢。獲。戴。胃。咸。引。見。卧。內。推。禮。之。後。皆。為。名。臣。世。以。勳。知。人。平。洛  
。勳得。單。雄。信。反。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  
爵。以。贖。不。許。乃。號。幽。割。股。肉。鳴。之。故。後。曰。生。死。求。訣。此。肉。同。歸。于。土  
為收養其子。性。交。愛。其。姊。病。嘗。自。為。粥。而。燂。其。鬚。髮。戒。止。答。曰。姊  
多疾。而勳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其。用。兵。多。籌。策。料。敵。應。變。皆。契  
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  
私。財。然。持。法。嚴。故。人。為。之。用。臨。事。選。將。必。嘗。相。其。奇。能。福。受。者。遠。之  
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既。沒。士。皆。流。涕。自。傷。疾。家  
欲。呼。靈。巫。不。許。諸。子。周。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在。至。三。公。年。時  
八十。非。命。乎。生。死。存。天。寧。就。靈。求。活。耶。勳。疾。殆。弟。弼。省。侍。忽。語。曰。我  
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見  
房。玄。齡。社。如。陶。高。李。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胎。後。悉。為。不。肖。子。朕。之  
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殺。以。聞。弼  
泣。頭。母。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後。配。享。高。宗。廟。庭。李。弟。感。年

十五有奇孫李密敗隋于世充世充令作書召勳對曰兄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也固不從殺之。勳子震終桂州刺史震子業少從勳征伐有勇名為有州刺史嗣聖元年賊賊州司馬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故業乘人怨謀起兵旬日兵十餘萬武后遣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創其祖父官爵毀家藏除屬籍中宗反正詔還勳官封屬籍其完室家焉

五注當令名將圖形安理閣

贊曰唐與其名將曰英衛權皆非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勳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非也若靖閭門稍張長遠雅通風及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勳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勳勤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考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識是聽勳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滅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舊前唐書卷十三李勳傳

李勳傳

六

侯君集

侯君集馮州三水人以材雄稱少事秦王嘉州從征伐有功王即位封路國公李靖討吐谷潭以君集為領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哉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然其計簡銳士約齊深入不測追及其衆於摩山大戰破之。進更即尚書君集本以行伍奮不知學後貴益自專好書及典選分明課最有譽於時。高昌不臣西蕃交附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麹文泰嘆曰唐去我七千里積肉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安能置大兵乎君集火積石而

王莽死子智盛嚴在邊郡公諸將謂集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昌縣使使吾與行天討公使人於強盛間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無敢當因拔其城皆盛乃平高昌平君集刻石紀功策。和君集取珍寶婦女及還京師有司劾之知君集請欲得對節曰君集之二弟岑文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遠欲置度外惟陛下

覆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為期平今推勝將帥從征之人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賞不勝蒙罰當其有功也雖食財雖欲尚豪爵邑其無功也雖物賜家已不充職故曰臣力攻曰臣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計者也昔李廣利食不愛辛陳湯盜所取原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侵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競行其志貪者

侯君集傳

七

邀趣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早用君集以勸有功帝寵釋不問待君集如初

皇太子承乾乾有過慮廢知君集然望私引入問自安計君集舉手謂曰此手當為殿下用之承乾事竟辦君集下獄帝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君集曰臣自願死臣以君集辭窮不能對帝語群臣曰君集於國有功朕不忍其死請放將焉其命公卿其許我乎群臣皆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如法帝乃謂曰與公飲矣今而後從見公遺像已曰陛下遂斬之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反者獲罪至此乎始帝命諸將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亦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嘗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愿乎後果如言

五註圖形安理閣

張亮

張亮鄭州人志遠奇論外敦厚而內不情芳元齡以惡乳果有  
蘇白素王引為車騎將軍歷州長史亮為政多奇察發獲隱微示  
神明抑強恤弱所至有績君非誅以刑部尚書亮預明政亮為相州  
刺史假子公孫節以識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以相舊柳陰有怪  
謀賊人常德發其謀并亮發假子五百帝曰正發及耳遣芳玄齡  
謂曰法者天下平也公不自脩乃至此將奈何於是新西市

薛萬均

薛萬均敦煌人上高祖與弟萬徹因客此州以武為業所學皆  
與藝歸欽高祖授萬均上柱國實建德冠絕陽雲迎非之萬均曰我  
寧不敵宜以封爵即教藝廢兵阻水以誘之萬均皆以精騎百區城左  
建德師渡水邀半渡擊之六敗其衆。崇紹之討梁師都也。萬均  
為副萬徹亦從拒朔方數十里突厥兵擊至王師却萬均兄弟橫擊  
前唐書卷之十三

薛萬均傳

之斬其驍將突厥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  
死鼓不能擊破亡兆也既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從李  
靖討吐谷渾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虜遇萬均單騎突擊  
賊當者萬益三軍進奔至積石山風旗萬均曰虜且來俄而虜至  
萬均直前斬其將藏孫積善虜還本衛大將君又副侯均集擊  
高昌會百餘萬均與高昌女子亂

伏虎欲窮治魏微曰君使臣以禮若所訴實罪且輕虛則防失重矣  
詔勿治後帝幸笑泰園許與與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帝驚悼為  
舉哀後常賜群臣膜皮及萬徹而微呼萬均為然曰萬均朕熟信之  
口其名豈死有和莫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舉盛感嘆。萬徹事隱  
太子太子謀萬徹督官兵戰素府衆失色乃示以太子首然後去王  
以其忠於所事之不罪也。從李靖討頡利可汗以功授統軍副李  
勣擊薛延陀率數萬騎為先鋒繞擊陣後虜頗見遠潰太宗嘗

曰當今名將唯李勣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  
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貞觀二十二年以青丘道行軍總管師  
師三萬伐高麗其城萬徹在軍中狂氣不低下人或上苦言狀  
者帝愛其功直不聽焉而已即為焚書。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刺  
史入朝與房遺愛昵甚因曰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  
動遺愛曰若國有變當與公共輔前王謀洩下獄誅臨刑顧監刑者  
曰吾斬我斬之不殊此曰胡不力三斬乃絕

盛彥師

盛彥師宋州襄城人高祖兵至汾陰彥師率賓客上謁授行軍總管  
從平京師與史萬寶鎮宜陽武德元年伐東都李密叛謀出山南  
萬寶謂彥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挾恩東歸之士非計出  
萬全不為也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為公衆首彥師  
萬寶周計答曰兵諒道也難豫言即引衆入熊耳山命士持滿夾道  
前唐書卷之十三

盛彥師傳

伏短兵溪谷間今日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越洛州關元年  
前河洛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我據其要必擒之密  
果至彥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以功封葛國公。徐負朗反詔  
為彥師大破彥師為賊所執負朗待之厚命作書招其弟使舉襄城  
叛彥師為書曰吾素使無狀為賊禽若死報國若宜誓待毋勿以我  
為念負朗笑曰將軍壯士也置之武德六年負朗平彥師得還高祖  
以罪誅之

盧祖尚

盧祖尚字季長光州人天寶末募壯士御盜善御衆所向有功盜畏  
不入境宇文化及之亂豫州刺史王世充僭位以州歸高祖授刺  
史歷許州刺史壽州刺史瀘州刺史更有餘名。貞觀二年交州都督  
以賄敗太宗方擇人任之咸以祖尚才備文武可用也召見內殿謂  
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為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尚頓

昔來詔既而託疾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公既許朕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吾言對曰嶺南瘴癘而臣不能飲而無遠理遠國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爲天下命斬朝堂既而悔之詔復其官

劉世讓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人高祖入長安以津州歸附授通議大夫時唐初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因檢安定道行軍總管突厥入寇詔以兵屯馬門世讓馳驅赴之而可汗軍大至乃保武州鄭元璠先使可汗由反可汗使來就世讓叱曰丈夫奈何爲夷狄作說客耶虜引去元璠還具道其忠。帝問以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爲地耳如使虜將數出奇兵馬邑可圍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經略世讓至馬邑高滿政以地來降突厥患之縱反問云世讓與可汗爲亂帝不之察因誅之又貞觀初突厥降者言世讓前唐書卷之十三

劉世讓傳

十

李君羨

李君羨洛州人爲王世充驍騎率其屬歸高祖秦王引致左右從破竇建德劉黑闥所向必先登摧其鋒突厥至渭橋君羨與尉遲敬德擊破之太宗曰使皆如君羨者虜何足憂改左武侯中郎將封武連縣公。貞觀初太白數書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誣言帝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爲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郎又君羨官屬屬皆武也忌之會御史劾奏君羨與狂人爲妖言詠不軌下詔誅之。天授中武后亦欲自託詔復其官

賈曰侯君羨世將相叔錫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徹與狂豎謀皆死有餘頁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讒譏嗚君羨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伸顧不哀哉

高儉

高儉字士康汝南有度童觀書一見輒誦敏於占對隋薛道衡崔祖澤皆宿臣頗重儉爲忘年交諒是有名。武德五年秦王爲士擊爲洛中觀童之王爲皇太子授右太子進益州大都府長史。儉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合我傾補之儉及弟不相假財士廉爲設館教辦告督勵風俗儉然爲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汶江水灌田漸水者頃千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斷引旁出儉又以廣溉道人以富饒。入爲吏部尚書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署用人地無不當者遷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太宗幸洛陽命攝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儉曰臣不憂關中者以蜀郡也帝伐高麗皇太子監國駐定州又攝太傅同掌機務太子令曰寡人資公訓導而比聽政據按對公情所未安所司宜別設奏奉太傅士廉固辭遷至并州有疾帝即所舍問之儉

高儉傳

土

觀二十一年卒帝又欲臨弔房玄齡以帝餅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宜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遠言乞不臨喪。乃還詔贈司徒方榮食救尚宮以食四舉往祭舉手如天帝自爲文喪出橫橋又登城西北樓望哭以過哀。儉即位加贈太尉配享太宗廟廷士廉進止詳華九有欲納諸紳皆爲以目奏議未嘗不焚藁家人無見者。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開闢時曰開闢地則。後雖衰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貴故人謂之賣婚由是招士庶與韋挺岑文本令狄慈榮等合進貴天下諸謀參考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良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曹梁左案嶽合二百九十三姓十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與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持舊地以取貴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山嶽不解人間何爲貴之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勸備方下國無可

互註心術警悟臨難

張孫無忌

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叙昭

高儉傳

士

天子屢抑不為表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物

考按冠冕皂隸混爲一區可太息哉

實威

實威

實威字文毅岐州人父熾在周爲上柱國入隋爲大傅威沈寔有器  
局貫覽群言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兄祗爲書類類人  
內史令李德林象秀異授秘書郎當選不肯調者十年故其學益博  
而諸兄以軍功位通顯矣齊威職開兌更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  
獲運不偶汝尚何求邪威笑不答情相入關召捕丞相府司錄參  
軍方天下亂禮典湮滅威多識朝廷故事乃裁定制度帝語裴寂曰  
威今之叔孫通也武德元年獲內史令即今書令也武德三年置隋威

寶軒

互往赤脉千疔方悟而学赤入

實抗

元年傳

前唐書卷之十三

實抗倭

三

實錄

靜字元休高祖入京師擢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為邊患糧道不彊靜表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進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并州大總管又請斷石炭以爲鄣塞制突厥之入。太宗即位檢司

西

為太傅在唐文顯

東坡先生唐書評節卷之十三

房玄齡

房玄齡傳

神道設教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矣誅耶。進尚書左僕射  
監修國史更封魏帝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開閣  
詔曰數百輩求才人哉乃數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帝問  
業守文執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群雄競逐或破乃降戰勝乃冠創業  
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治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  
則安于驕佚矣人欲靜復得之世才微衰刻窮之難國由此  
衰則守之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過一生見創業之難  
徵與我安天下長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難方與公等  
慎之。君宰相十五年女為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  
詔不聽頃之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也  
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母多疾  
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矣九程誠飛  
翰輸運軍伍行習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願母輕敵父事外夷  
前唐書卷之十四 唐玄齡傳 二

武計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鼻連失臣節諫之  
可也優擢百弊滅之可也故為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  
敵中國為舊王豎耳新羅報仇非所有小所損大乎臣  
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恥罷應募之衆即臣死骨不  
朽帝得曉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朕朕之憂國事  
乎朕昔帝命鑿苑垣以便侯後苑年七十一贈太尉諡曰文昭高宗  
詔祀享太宗廟廷。玄齡當國風夜勤強任公節節不欲一物失所  
無媚忌異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盡令  
務為寬平不以已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  
被讓必稽顙請罪畏傷視若無所容貞觀末以謹選第諸遂良言於  
帝曰玄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書所奏便示外非天子任大  
臣意帝悟遂召子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玄  
齡教子弟以掃庭堂謹也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  
前唐書卷之十四 唐玄齡傳 三

載玄齡還宮帝在學微官以李麟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  
曰玄齡聞麟為尚書謂何曰惟麟好怪無他語帝遂改太子詹事  
。帝討遼玄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  
顯遣追帝王業曰帝親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其委  
任類如此。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後帝勢凌人帝曰帝乃集古  
今家藏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表氏累  
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

互註太宗詔復定舊令與法司增損隋律自玄齡更定律令格  
式詔太宗之世用之無所變改法司攻奉國知無不為王公  
輔才王辛若立門戶亦望胎後悉為不肖子敗之隋朝世襲  
刺史嘉善慈續簡在帝心簡在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慕向謂  
之登瀛洲 杜如晦

石海字充明京兆杜陵人少英爽喜蓄以風流自命內貢大節臨機  
動斷大業中為帝親吏部選侍郎尚著基異之曰君當為棟梁用  
顧保會德。尚祖平京師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徙成州總管府長  
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方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若如王佐才  
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曰非  
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莫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密方多事裁廢無  
留條獨其才之莫見所匯。王為皇太子進尚書右僕射仍領選與  
玄齡共究朝政管同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其職當時浩然歸重監  
察御史陳師古上按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謂如晦等曰  
帝曰玄齡如晦不以熟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古欲以  
此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

孫甫曰入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付國  
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益專任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  
前唐書卷之十四 杜如晦傳 四

久之以疾辭職贈司空諡曰成手詔褒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  
痛悼意它日食不美輟其半更馬掌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  
輔朕今獨見公泣然不決不若曰世傳黃銀冠神長之更取金帶還  
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致所御饌往祭勞問妻子私  
禮無少差後詔功臣世襲贈密州刺史徙國萊。方為相時天下新  
定基閣制度憲物文典率二人討論重日製書時每議事帝所玄齡  
必曰非如晦美善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  
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於於

互註辛若立門戶亦豈貽後悲為不肖子敗之傳 李陽嘉肅懿續  
簡社帝心傳 公輔才傳 在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某向謂之  
登盈訓 諸亮傳

杜楚客 如唐書  
楚客少尚奇節方建成難作楚客適舍葛山貞觀四年召為給事中  
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然邪夫走遠者自近人不  
郵無官惠才不副而兄與我異文一心者爾當知兄事吾而輔我楚  
客頭首謝進隋州刺史政有能名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肅聞

杜淹 如唐書  
淹字執禮封爵多聞有美名隋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用  
儒民蘇威以隱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為不仕者帝惡之謫  
成江表洛陽平秦王引為文學館學士常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鍔及  
踐祚召為御史大夫淹建言諸司文按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以  
問封倫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功不法而索按承就足太苛  
且役官淹嘿然帝曰何不申執對曰倫所引國大體臣伏其議又何  
言帝悅以資博練帝致東宮儀典薄最恭聽淹裁訂丁議反俄檢校  
前唐書卷之十四 杜淹傳 五

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所薦薦四十人皆知名譽曰郭懷道可用  
帝問狀淹曰懷道居隋時位吏部主事方楊帝幸江都群臣迎阿獨  
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與眾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  
懷道何不謙言謝曰臣在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內以君不  
又諫尚何仕食隋果忘隋事忠乎因顧群臣公等謂何王珪曰比干  
諫而死孔子稱仁泄治諫亦死則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諫重責諫  
從古則然帝笑曰知在隋不諫宜置世充親任胡不言 杜淹  
事 對曰因諫言不見用帝曰世充懷諫飾非也 杜淹  
窮不能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諫未答曰願死無隱貞觀二十  
始淹典二職責重於朝矣而忘清自名獲譏當世

互註以文章顯 杜淹傳  
傳將以文章顯 杜淹傳  
杜元顯 杜淹傳

元頴及進士第為翰林學士（續）以元頴多識朝章尤被寵不期  
至宰相相繼異出為西川節度使敬宗驕悍不君元頴每欲中帝  
意以周幸乃巧察珍異獻之陳相臨於道百工進作無程欲取奇重  
至則軍食以助京膏於是人人苦之三年後南詔乘虛襲成都  
奪州府（反）文宗遣使撫南詔南詔上言蜀人所我誅屠師不能克  
請陛下降之以謝蜀人由是片為南州司馬死於賊所

審權字嚴衛清重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滿禁近語在方鎮  
視事有常處要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飲社常若對大賓客與社  
僚俱位特相崇光進故世謂審權為小杜云

讓能字謙德（唐）狩蜀奔諤行在召為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  
緩來書詔讓能思窮敏九號令行下變事直機無所遺策帝倚  
重之李克用兵至帝夜出鳳翔資黃無知者讓能方直

從十餘里得道馬視紳為勒乘之（丁）家反射而進狩果是時  
道為山南石若涉所毀（我）也天子聞關險讓能未嘗  
暫去側帝勞曰朕失道再違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捨朕蓋古所  
忠於所事邪讓能頓首曰臣世家國厚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  
國臨難苟免臣之耻也（昭）立進尚書左僕射李茂貞守恩相自  
大順後兵燹強恃有功不法朝廷弱不能制帝怒詔讓能討議  
時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讓能所言悉漏之帝曰今詔令不出城門  
國制撓弱賈生勸哭時也卿為我國之讓能曰陛下欲別朕（微）  
剛主威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共成之不宜專任臣帝曰卿元  
輔休戚與我均何（下）臣曰臣與宰相所以未亡骸骨者恩有以報  
陛下敢計身乎且（心）之必憲祖心也但時有所未便亡日臣蒙恩  
錯之誅顧不足弭七國患然敢不奉詔（廣）二年李茂貞奏兵至三

病請必殺之乃賜死

漢高祖以上聖之才取孤賈穰群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海補  
政與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與小臣（使）使令典刑察  
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  
邈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芳杜不言功王魏晉諫  
辭而芳杜讓其直笑衛營兵持勸而芳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  
若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自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其成令  
名者諒其然乎如晦繼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軟則讓  
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協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  
蕭曹之勛（同）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  
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易終是哉被揚已取名瞭然使  
戶曉者豈芳杜之細邪（下）之言實皆與芳杜（不）不見  
功已成而人不知而

前唐書卷之十四 社讓能傳

魏徵

魏徵字玄成少孤落魄魏徵名棄賈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隱太子  
引為洗馬官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謂曰  
爾聞吾兄弟（何）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  
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或引至卧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  
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左）右  
有毀徵何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為人臣  
不能若形迹遠嫌疑難（反）而被飛語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謀徵微  
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下）其  
由茲略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鑒然曰（反）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  
陛下下臣臣為良臣無臣為忠臣帝曰忠臣良臣乎曰良臣投袂（出）  
也古作忠臣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子）孫傳承  
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若）陷辱無夜國更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

帝曰善因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堯言不聽也秦二世隱滅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焉武信朱異皆失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遍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小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郭仁基息女養而才皇后建請為充華詔冊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基猶有女則則欲民有據乎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顯卿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議政事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國諸國因文泰遣使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恒乾于迎之○西國諸國因文泰遣使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恒乾于迎之文泰微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快觀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顯塞州縣以之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遠人為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諸國遣使持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繁

御令開川宮下李靖王珪繼至更改館宮御以金靖珪帝怒曰或謂曰是等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竭也至官人則不然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殿天下耳目帝悟矜不問後帝宴冊齊接酒中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事隱太子果刺王特誠可惡我乘怨用才無益古人然徵每謀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我應恐違行之帝曰弟即應須別陳論顧不得微曰昔齊戒辭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而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經矣所以事堯舜也帝曰人言徵舉動詭慢我但見其無媚耳徵曰微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使臣敢數批逆鱗我則死矣帝曰七年為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進封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鐵石何足貴邪善治鐵而為器乃寶之朕自比為金以卿為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微懇請數即愈率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文德皇后既薨帝即老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御熱視曰巨觚昏不能見帝指觀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昭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視尋以定五禮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悅然曰此可以屬俗即許之○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臣惟貴不厭食或供來不精為其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就饗戒約奈何令人海為不審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此寧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書云明德慎罰惟刑之恤禮曰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咸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要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以與天下盡一不

以謂其底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善惡或由好惡若則矜刑  
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瘢蓋刑  
盜則小人道長貴賤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德君子之善不勸而  
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戰勝而言皆歡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  
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鉅博之風先挫反則也昔州華上下其手  
而楚法以弊張湯輕重其心而漢法以課兒人主而自高下乎頃者  
罰入或以供帳不賄或不餽從欲皆非致治之象也且以隋府藏况  
今之資儲以隋甲兵况今之士馬以隋戶口况今之百姓習長慶大  
皆何等然焉然隋以富強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動之  
則危靜之則安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賄平易之塗  
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忘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末亂自  
謂必無亂未亡自謂以不亡所以甲兵並動徼倖不息以至戮辱而  
不悟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災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

魏徵傳

十

危必取亡國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隨為監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  
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  
節嗜慾省游畋息遊獵罷不急慎備遠忠厚遠便佞而已漢于魏  
陳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今既得其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  
固驕奢淫佚有以動之也帝宴群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西漢其  
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也  
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  
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此一二二年勉彊受諫  
而終不中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  
伏伽諫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五百萬或曰資太厚  
否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安訴隋資  
有同得以致其為將論死戴胃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胃曰  
第守法如此不畏濫刑此悅而從諫也近皇肅德余尚舊言辭路誤

曰是子使國家不復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  
一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實  
弗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  
自覺之耳先是帝作飛仙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萬  
里威德殊洽臣聞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侍  
其富強不虞後患也雖天下復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宇  
空樹是飾徼倖無時于戈不休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  
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頽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聖哲乘機拯  
其危溺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好  
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監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  
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若成功不獲即仍其舊除其不  
急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其心侈靡使

魏徵傳

士

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以暴易暴與亂同道夫作事不法  
後無以觀人怒神怒則災害生災害生則禍亂作禍亂作而能以身  
名令終者鮮矣是歲大雨霖洛洛毀宮寺十九深居人六百家機  
陳事曰臣聞為國基於得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  
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  
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  
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為也自王道休明綿十餘載倉庫盈積  
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  
信雖有善治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使後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為  
朋黨告訐為至公強直為擅權忠謀為誹謗謂之朋黨難忠信可乎  
謂之至公難矯偽無咎強直者畏權權而不畏忠者惡誹謗而不  
不敢與之爭發誠謂魏徵於大道妨化順德無斯甚者今將欲治

矣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毀譽常在小人而賢貴常加君子也夫知智之人豈無小惡然愚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况內懷奸利承順肯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此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昔齊桓公問管仲何以害霸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人害霸也而不能用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則霸也晉中行穆伯攻欒氏其名欒也欒伯經年而不能下魏閭倫曰欒氏之害夫問倫知之請無妄士大夫而欒氏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欒氏可得君奚不為穆伯曰問倫之為人使而不仁若使問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舍仁而為佞雖得設安用之矣夫穆伯到國之大夫管仲謂

魏徵傳

十三

者之佐猶能慎所信任遠避佞人魏行以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離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密罰而明賞無為之化夫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又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末可保常手詔嘉於於是發明德宮文圖院賜遺水者他日宴群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開闢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微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群臣徵與諸葛亮孰賢亮文曰亮才兼宰相非徵可比帝曰徵暗覆仁義以弼朕躬欽效之亮雖無以抗時上封事者衆或不切事帝厭之欲加譴黜徵曰古者立諫木欲聞已過封事其諫木之遺乎徵之木陛下思問得失當恐其不陳言之是乎為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徵請討之帝以徵為折衝使徵與天字徵等討至是時徵年五十五

至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蒙待聖恩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優不克終謹思條陳裨萬分之一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近羣臣所為更欲豪華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惠之如子猶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繫小人

魏徵傳

十三

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而疎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不昵小人疎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雖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口尚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长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績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頃言陛下不察其言以為臧否臣竊恐之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以充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大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因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果出夕返馳騁為樂變絕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問因西庭結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

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讓君子幾幾獲安也徵曰昔  
莽復公與管仲鮑叔牙審威四人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  
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言時使管仲無忘哀繆於魯時使審  
威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  
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  
也。帝遣使者至西域立棄護可汗漢書未還又遣使賁金帛諸國  
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必以為意在馬不在立可  
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  
失義矣魏文帝欲求西域大珠蘇則以為為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  
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言乎帝遂止。後皇太子承  
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誓重無踰徵我遣傳太子一天下  
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為  
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卧可擁全之十七年疾甚藥膳賜遺無算帝

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焚其書錄實內府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畧四夷也故徵待宴奏破陣式德舞則從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數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樂劉太宗生於慶善宮正統六年卒太宗從臣帝於戲時樂有所謂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目力效秦舊樂從曰以功歸樂有所謂切如此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媚之毀短百為徵堂薦杜正倫俟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讖人遂指為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帝徵不愧乃停杖玉卮而卜所為罪過故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役高麗執罽犯陣罽莫葛反勅李勣力戰破之軍門然曰魏徵若在吾豈有此行邪復立碑恩禮加焉四月叔王叔琬叛齊叔瑜叔瑜為豫州刺史營草諱以筆意傳其子罕父賜辭授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

後有諱親

五世太宗得微參拜關失諱以諱諱為心耻君不及堯舜  
傳以秘書監參預朝政諱負觀中為秘書請滿天下尊藏子  
內庫以宮人掌之志家多藏虞褚書傳應事彈舉無所回  
撓百司震肅不敢懈諱朝夕進諫諱一言賢十萬衆諱以  
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故曰文貞諱以切諫居要職  
太宗曰魏徵隨事諫正如明鑑照形美惡必見上太宗詔  
徵等哀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帝愛其書曰使我稽古臨  
事不惑公等力也諱諱圖形凌煙閣高宗永徽六年致祭名  
臣圖形者九七人皆終始著名者也諱太宗曰朕始即位惟  
微勸我脩文德安中夏則遠人服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長皆來  
獻此微力也諱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上忠臣也諱長孫  
皇后曰微納主於義社稷臣也敢犯嚴顏陳忠言諱長孫  
指事

魏徵傳

直言無所回避參拜得失諱下觀

魏徵 諱五世 魏莫明友

魏字申之擢進士第文宗堂讀貞觀政要思微賢詔訪其後楊汝士  
為右拾遺參安字魁秀帝異之邑管經略使董昌齡誣殺參軍衡  
方厚貶徽州司戶諱反餘從峽州刺史纂諫曰王者故有罪惟故無  
赦比昌齡專殺不辜事迹暴章家人衛免萬里投訴獄窮罪得特赦  
矜貸中外以為屈法今又授刺史復使治人奈憲章幸至治不見其  
可有詔改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  
二女沒入宮署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  
以來稍意聲色數訪聞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壅壅有間今又取孝  
本女內之後官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建庶職之嫌諺曰  
止寒莫若重裘止倚莫若自脩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  
得帝即出孝本女詔曰乃祖莊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回避每覽圖

武與嘉之墓為拾遺參有獻納夫備掃洒於內非曰解衣恤宗女  
之孤不為漁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戶曉暮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  
至乎諱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奉為右補闕先  
是帝謂參相曰太宗得微參拜關失朕今得參又依從諫朕不敢仰  
希貞觀幾歲無過之地數坊有工藝為新聲者詔授楊州司馬議  
者頗言司馬品高即官刺史迷處不可以授賤諱帝意右之宰相論  
陳官勿復言參諫不可上降潤州司馬。微為起居舍人帝問卿家  
書詔頗有存者乎參對惟致勞在詔今上逆鄭軍曰在人不在勞帝  
曰軍不識朕意此勞乃今并崇帝因致勞曰事有不當毋遽論奏  
對臣須為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官  
可議朝廷事而母辭也。帝索起居注諱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  
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長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  
然我既坐觀之諱曰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下一見則後所書必  
有諱臣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後代何取信者乃止。中尉仇士

魏徵傳

有諱臣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後代何取信者乃止。中尉仇士

良捕妖民質蘭諱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具帝自臨問詔命斬因  
以徇中丞高元裕建言微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大獄不  
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諱上言事繁軍即推軍中如齊民宜  
行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宣宗嗣位遷御  
史中丞發附馬都尉杜中立奏職權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職  
中丞綱紀所寄不宜離領財穀乞專治戶部詔可頃之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粗洽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傳導之非所  
存則貳之重且陛下帝為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  
開陳者時帝意欲高喻嗣未辨諱參輔政白發其端朝議歸重。會奎  
賦國歡象著以為非土性不可言請還其歡詔可節度使李業殺降  
虜遣部震怒業內侍諱參人無敢言者諱參奏從滑州遷檢校尚  
書右僕射卒。墓為宰相職事天子前它相咸安抑規諷惟業謹切

無所同異。宗彙曰：著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為令。

王珪

王珪

賢曰：君臣之際，固不難哉。以微之忠，而太宗之辱身殺，未幾指諸。還行始微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交復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皎皎者難全。自古所嘆云：唐柳芳稱微之知無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諫。哉。墓之論，誠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佞之者歟。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四

前漢書卷之十四

魏書傳

大

王珪

王珪

王珪字叔珍，世居郿。珪性沈澹，志量偉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季父有鑒，載九所恭許。高祖入關，李綱薦珪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建威公。太子授中允，禮遇甚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睦，輔導流寓州。太子已諫，太宗召為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惟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朕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華蓋，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制天子曰：「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遷侍中，他日進見，有美人侍側，側本廬江王瑛姬，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可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為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帝嗔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官中書，家伎不進，數被責，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備謹，士陛下使教文樂，又責無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官，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致樞密，責以忠故，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意遂罷。明日，語旁女，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欲責其善，痛自悔，公等勿慙，是不進諫也。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體

主降有舅知者備婚禮本於珪十三年病卒年六十九贈吏部尚書諡曰懿。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sub>初無讓</sub>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贖其家性不甘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sub>言溫奉寡嫂家事客而後行數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sub>宗族匱乏周卹之<sub>珪於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于寢</sub>有司所勸帝為立廟<sub>愧之不累也世以珪儉不中糴少之</sub>。始德居時與方玄齡杜如晦等母李榮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海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波貴不疑

互註天綱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sub>後天綱結</sub>

薛收

薛收字伯璣蒲州人年十二獻篇文聞高祖興遂挺身歸國方玄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略所對合意授府主簿是時方討世充軍事繁收為書檄露布<sub>後魏書載收時年十六為魏州刺史</sub>或馬上占辭<sub>或馬上占辭</sub>

**薛元超**字籍里在十八學士選中天下謂之登瀛洲薛元超

元超尤歲襲爵高宗即位數上書陳當世得失帝嘉納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衡為侍印時常據以草制祖也附時為納附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上元初帝校獵溫泉諸蕃酋長得持弓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在園中非所宜帝納可。堂宴諸王召元超從容謂曰任卿中書筆翰多人哉俄拜中書令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賴太子未習庶務聞中務卿悉專之時太子射獵詔得入禁禦諷諭詩不故太子稍怠政事元超諫曰殿下裁輕禽逐飛兔御革之變漢書言馬調車之心也此則

人室居月反無可度又戶奴多反逆餘族或夷狄醜類使兒謀竊  
發將何以禦哉夫為入子者不登高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惟殿下  
龍馳射之勞留情頃典豈不美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帝疾劇  
政出武后因陽暗於金乞骸骨卒

薛元敬

元敬隋選部侍郎邁之子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  
為長繼德音為齊賢上通各反元敬年少為鴻臚下壯于反武德中  
為天策府參軍直記室文學館學士時收與房杜虞心腹之奇更相  
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昧秦王為  
皇太子除舍人於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敬掌文翰號稱職平  
于官

薛稷

稷字嗣通衡州人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與從祖兄曜更踐兩  
省俱以辭章自名初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額家後莫繼稷外祖魏

薛稷傳

徵家多藏異書故銳精臨仿結體過庭由反遂以書名天下書又  
絕品齊宗在蒲喜之及踐阼封晉國公會鍾紹京為中書令稷入  
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吏無素才望今特以勲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  
具瞻之美帝然之帝以翊贊功每召入官中與決事恩絕群臣實懷  
正誅稷以知本謀賜死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在平人反士少孤家貧學詩春秋實曠遠  
鄉人以無細論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乃去客密州趙仁本  
高其才厚以策使入關留客計為凌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  
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策異之。至長  
安舍中即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問為  
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周

獻臣言之客志孝人也帝即召之問未至遣使四輩趣及謁見與  
帝大悅拜監察御史奉使播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段。周上疏  
曰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發長想恩獲其近臣不幸  
早失父母大馬之養已無所施願來事可為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  
步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  
輒竭區區惟陛下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官城西牆門關方崇極  
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及在外太上皇雖  
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  
願營雉堞門觀周禮王宮門何敬制五華城門之制九雉注云馬  
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  
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  
非能旦發而暮至也萬一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  
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

馬周傳

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  
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爵祿永  
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  
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  
族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樂  
之惡已暴也左氏傳晉士穀曰樂惡以君已其德可以勉其臣也  
反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  
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封諸侯取其方而土位以  
立其於國職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闥非疆亦可以免  
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長得其術也願陛下深  
思其惠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然其福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  
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典  
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付陛下職

馬周傳

五

五

朝之幸未嘗觀事切惟聖情以衆與一出所費無幾故忍孝思以悅百姓而一代史官不肯皇帝入朝將何以昭顯恭謹示來葉耶臣知大孝誠不在於此也之問然聖人制人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教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重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廷本樂工與卑雜類臣等雖早奉無解斯政誠恐其本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論等夷可享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起投高爵與政日與外廷朝會顯聖倡子嚙玉曳殺臣切耻之若朝令不可違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疏奏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辟王類先哲以免自親晉速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茂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思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變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祿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幾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有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發作施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顛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台禁上書事以為嚴惟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與妙女工特細於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必不推尚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無今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之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豐麗臣聞味且不顧後世猶急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減人間知百姓幸甚前代成敗目所親見為時臣

前唐書卷之十五

馬周傳

六

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耶為戲後聖德之所當憂也臣為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求有誰安金者尤備政教當歸之於未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衰而不知其身之失故其失禁之亡而幽厲笑尉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獨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霜餘一匹絹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陛下愛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議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而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都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臣貯積者固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歛之以資寇耶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今為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惠萬一中國水旱而遠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切發非徒肝食憂懼而已古語云勸氏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嘆愚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張敖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得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它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職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耶於私愛爾收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勢也昔魏武帝寵陳留王文帝即位防守無閑同殿寺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臣

前唐書卷之十五

馬周傳

七



中庭馬場之抵建德州司馬王安德行張作清輝轉糧運塞不可通  
從以方台來未可進持陳洋刀運以爲辭帝不悅曰兵卒拙速無工  
遂即詔拿懷質馳按發爲民

五註面如虎當以武職官朝傳脩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凡其議  
李綱

贊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材之爲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  
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  
平矣始皆奮亡命布衣頗然列置上奏辭收雖早大帝本以中書  
令待之御臣之方額不普哉挺脫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李綱

李綱字文紀觀州衛人壯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環幕張綱爲人攻  
蕩口事隋爲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官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  
武媚娘曲綱曰今則官綱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

李綱傳

十

上聞之豈不爲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爲樂爾後勇  
廢文帝勿讓官爲無敢對綱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  
人之資得賢者輔而善得不善導而惡奈何歌舞大織兒使日侍  
側帝曰以汝爲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  
。高祖平京師綱上謁封於昌黎公領選舉受拜禮部尚書兼太  
子詹事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從左右等民然苦宇文欲練不聽  
綱武周入太原示言懷柔軍齊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  
習事故以款及實誕佐之太宗與王地兵十萬累支十年奈何一旦  
棄去欲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曰王過惡縱養成之故事王日滿有  
關必詳今願款計使陛下不虞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翌日帝悟  
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誅刑於是釋款。帝以舞工安叱奴  
爲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以三樂齊不待預士伍雖後妙如師襄才  
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故武使獲衡鼓技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

先王法服爲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選爲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  
者可爲聖成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實未及掃蒿才猶伏草  
事而先令舞明鳴玉曳組位伍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  
道也帝不納。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愛游溫湯綱疾不從有  
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楷自其族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  
味公等善之若粥粥等論固屬綱矣。後太子愛押主輕猜聞朝送  
綱頭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爲潘安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  
綱頭首曰潘安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  
功成身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火爲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  
與臣許是以上印後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  
書事如故綱上書太子曰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九爲人子  
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基間上皆諫太子覽書  
不憚所爲益繼綱拒不肯自願固請老優詔解尚書帝以綱名臣手  
前唐書卷之十五

李綱傳

十

致未嘗名。負觀四年復爲少師以足疾賜步輿聽樂至闕問以政  
事得說必詔綱與玄齡王珪侍坐嘗言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古人爲難綱以爲易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  
有問平諡曰貞太子爲立碑。初齊王憲女妻居無失也及綱等此  
之及卒女被髮號泣如喪其親然綱在隋官不進益之得爲並人曰  
君當爲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爲賤故綱顯於唐後  
補疾辭位云

五註可謂振臣如伏犀背脊有負貴臉也近古若此  
遇未有及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綱傳

李安靜

安靜天授中爲右衛將軍武后革命群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  
及收繫獄來後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  
吾誰狀後臣誣殺之會昌中綱錄忠臣狀訪于孫已絕乃贈安靜太

子少師自綱五世同居安靜後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

李大亮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有文武才畧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投土門令方  
嚴賊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賈所乘馬稍稍資業之勸墾田  
歲大熟開出擊盜所至輒平頃之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  
詣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眾感服遂相率降大亮設所乘馬與之  
食至步而還帝聞之悅推金州總管府司馬。貞觀初徙交州召授  
大府卿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獵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  
陛下絕政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忘耶乃爭肯肯如其搜求足  
使非其才之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  
新丁今賜胡餅一餅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悅漢紀曰悅  
議論深博極為政之體公宜繹味之。特突厥亡帝欲懷四夷諸部  
降者人賜袍帛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藏百負又置降胡河  
南唐書卷之十五

李大亮傳

王

南詔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敏大度設拓及七姓種落之未附  
者時雖破口上疏又求服其鐵大亮上言臣聞欲綏遠者必自近  
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葉也根本根厚枝葉而曰求安未之有也  
獨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即停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念官之  
引憂內地豈久安計哉臣以為諸藩請附者宜驅察受之使居塞外  
畏威懷德求為藩臣謂之流服者改臣而不納所謂行虛惠收實福  
計。八年會討吐谷渾與李靖俱以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  
萬進爵為公拜右衛將軍王為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  
部尚書身三職衛衛兩官每番直常假乘帝勞曰公在我待辦耳。  
十八年李洛陽副房玄齡守文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  
俄寢疾帝親和藥并解渴之賜終喪請罷還東振又言京師宗廟  
所在願以關中為憲號樂歡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得左右官

歷年將飲家無珠玉以為舍。惟貯米五斛布三十端帝哭為慟  
蓋曰懿。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  
誓手是非無回撓至妻于未始見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  
狹甚。初岐公拓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  
亡吾何忍歸而為婢乎繼遣之高祖聞之更賜奴婢二十後破吐  
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振實  
遂加焉。嘗以張弼脫其死賊弼請末署弼王行弼都令弼弼  
及貴念有以報之特弼為特作丞監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  
識諸盜持弼泣涕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  
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皆賢大  
亮族報而多弼不自伐也

李迥秀

並為字茂之及進士第又中美材傑出科累轉考功員外郎武官  
前唐書卷之十五

李迥秀傳

王

其才檢校更官仍領選銓法文武號稱職。張易之兄弟貴驕因撓  
意請媚士論頗咸中宗即位拜兵部尚書卒。迥秀少聰悟多通寬  
客喜飲酒雖多不亂常時稱其風流。二母少賤娶卑嘗腰婢母聞不  
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妻要從事姑奇違顏色何可置後  
所居堂莊之章犬乳鄰鎮中宗以為孝感推大門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五

列傳

戴胃

戴胃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為明熹善薄最王。世充謀篡，胃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輔正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說曰：「善哉！胃九錫冑切諫，不納。便與王行，不守武牢。」秦王收拔之，引為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唯人命所係，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胃長孫無忌，破召不耐，佩刀入東上閣，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獲罪死，當無忌贖。胃曰：「校尉與罪均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安得阿附？」服詔殺德彝。同姓常將可胃曰：「校尉緣無忌致罪，法當若若，不得獨死。」由是與校尉有光。特選者盛集有說，賞蔭胃，賺取謂者詔許自首，不肯者皆死。俄有謀得者，獄具胃以法當。

前唐書卷之十六

乙

戴胃傳

帝曰：「朕詔不肯者死，而今當流。」示天下以不信卿賣獄耶？胃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便我失信，奈何？」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臣知不可而實諸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帝從其言，胃犯顏據正，參處法，遂至析秋毫。胃至獄，乃隨類指撻，言若泉涌。帝益重之。○戴胃書左丞帝曰：「尚書總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分。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利。」戴胃曰：「臣下孫決無有疑議者。」其振職謂武德以來，雖無其弊，後難諫諍大夫。杜如晦、褚遂良以職舉委胃，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大雅，廢法吏，時以罪。○戴胃，帝將復脩洛陽宮，胃上諫曰：「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室捐業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今宮殿既成，風雨容羽，衛何速自生勞擾耶？」帝覽奏罷役。○胃所數納綠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達。帝嘗曰：「胃於我非肺腑，親。」

不聞惟其志，樂所激耳。卒謫曰：必以兄子至德為後。

戴至德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開數十年父子繼為宰相。世詔其榮，反尚宗室為飛帛書，賜侍臣。場至德曰：「汎汎源流，舟楫和緩，俊曰飛帛，假六翻李敏云曰：資客汰整，冊誠知，得曰：竭必卿贊皇獻首見意於辭云。還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僕射，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為奏，終不顯私恩。時號仁軌為解事僕射，至德更日聽獄，有婦詣首至德，已收牒，驅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之。人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答曰：慶賞刑罰，人主之柄，為臣豈得與人主爭也？帝知戴美之，貞觀四年卒，諡曰恭。

前唐書卷之十六

戴至德傳

二

劉洎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正觀七年為治書侍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教楷，聖後成復下，洎年不能決，洎言尚書為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胃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者，數親在位，功勞相繼，欲自縱先，懼謗故即中黑奪，惟事客稟尚書，既達不得尋裁，竟輒玩弄，網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如中使皆得人，非惟收留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未幾拜尚書右丞，洎捷于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戴胃、褚遂良、劉洎、王、之與臣，庶聖哲之典，庸愚等絀遼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擾，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令頗虛心聽納，猶然群臣端緒不敢進，況以神機天機，飾辭後，而求其議哉？

為後且多記損心多語執氣心氣內損形神內勞初雖無覺父且為  
樂今之非平陸下力行所至耳欲其長久匪由群傳但當忘憂憤憤  
取若若貞觀初可矣手詔於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雖然  
勝人輕物怨由推論致之故若若形神心氣不為勞也。皇太子初  
立泊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統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故  
屏錯上書令進政術賈誼奏此非本務知禮教今太子孝友仁愛從  
自天笑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才多藝尚重藉薦忘以傳  
異聞每退朝引見群臣訪以古今容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  
不聞正論臣所未喻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官而處以遠嫌也  
顯于開者太子一入侍衛句不出師傳僚案其負而已非所謂愛之  
也臣愚以為授以良書以佳賓使耳所未聞親所未見儲德愈光  
群生之福也帝於是放泊與岑文本周旋日直東宮。帝嘗怒施  
西監獲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進言曰朕始得親微朝夕進諫

劉洎傳

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臣等前見朕說諫熱矣故  
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帝曰行。帝忽謂群臣曰朕今欲聞  
已過卿等為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等皆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  
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須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  
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帝曰卿言善朕欲改之。及紅遼東詔輔  
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  
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性其語遂成曰卿性疏而果忍以  
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遂不豫遂良即詔奏洎曰國家不足慮  
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則  
為左逐良執不已帝感之乃賜死

互進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

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贊美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  
仕安危以言掩其衆為諸惡所乘則其平陷罪誅焉呼以忠之

明嚴於所念洎之忠不厭自中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古為戒

不憤歎  
論曰劉洎其知言者太宗以英睿之資取天下於歲月之間凡冠  
王太平之盛觀粗見乎當時冠帶曰夷刑指俗牟是功造事慶豐  
向乎治矣然其所以操持者大抵在於智術故多有卓犖奇偉之  
名且三代之君其得天下非一朝一夕之故積德累仁既久矣天  
命人心佑助如膠漆是以享國多歷年久後雖有僻王而綱紀文  
章猶足以維持而不亡蓋其得之也不驟故其棄也亦如之唐  
於正觀太宗身設未幾開君艷居禍自杜肅以延於四方其患  
變之事無一若獲免哉不翅於失飲則起於官官不起於溝壑  
則起於大臣此義之士曾不得一夕與流之安此無它太宗始所  
以取天下者不用積累意收而遽集薄德而尚智術然也劉洎  
之諫曰秦政殘虐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棄於虛說才辯  
之累倏然可見夫劉洎與太宗一日好辨遂建此議哉蓋太宗  
奇才有餘而大德不足出探究其治體之失在此使之力行淡泊  
務為久大洪深之業夫諫太宗者多矣未有若洎之卓識者也

劉洎傳

崔仁師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陳叔達薦仁師才任史官遷右武衛錄  
事參軍與脩梁觀史貞觀初改作御史寺有男子謀逆有司捕  
之黨累條填獄仁師按覆殆至悉去囚獄為具食飲以情訊之坐  
正刑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曰原宥者衆惟肯  
死就決而華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該稱殺人則足亦肯有  
覆豈有知枉不中身謀殺使者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善領也及被  
使覆訊諸囚皆叩頭曰崔公仁恕無枉者衆無誤請由是知名  
仁師之知中平也

師曰嗚呼一誤帝奇之。選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隆。遂及  
忌之者有欲聞前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子抱子從。

崔凝

凝字凝少以文稱第進上景龍中制俄檢校吏部與鄭潛同與  
平公主引為中書令後坐蕭至忠等事賜死。初在冀州坐罪當死  
賴劉崇求張說護免及為宰相陰與崇求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  
猶毒先發雖免不若也。與弟凝澄從兄凝並以文翰居要  
官每自比卓犖王謝曰吾一門入仕歷不為第一丈夫當  
先擇要路以制人豈能受制於人哉。凝不巳至於服。凝執政  
時年三十八歲出端門經觀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伍固可致  
其年不可及。凝字凝唐尤工五言詩凝呼曰海子我家龜龍也  
從當流亡今鄧州亦為征賦以見意也與凝

陳叔達

崔凝傳

五

陳叔達字子瞻陳宣帝子也。祖西師授丞相府主簿與孟大雅同  
策機密方得代時曹肅詰詰皆其華也。武德初判納言封江國公。  
還明帝為容每占奏指紳獨曰帝賜食稱清酒不舉帝問之對曰  
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以賜之  
負初權禮部尚書太子進成等開問太宗開解及帝或之  
叔達極意救解至是曹以武德內難卿有遺言後以作史帝或之  
叔達獨為陛下不社殺計耳後開濟汗懷為有司露劾帝以名臣為護

楊恭仁

楊恭仁字伯玉雄子也。仁壽中出守州刺史臨事不苟細微入安  
之文帝謂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太業初楊不意新羅  
與與玄感戰敗之遂與飛突突連獲賊楊恭仁召見曰此間賊賊也

力向知卿奉法而乃勇以如此薛舉曰仁者必有勇始謂此邪  
祖素知之後涼州總管恭仁久乘邊習種落情偽恭仁遂由葱嶺  
以東皆奉貢貨就加給言額利獵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也虛機  
示之額引糧而走太宗時遷洛州都督。性冲厚以禮自閑未嘗  
與物忤時人方漢石廢廢既貴不以勢尚人故譽望益重後以

楊師道

師道字子平齊魯有才子思正觀中參豫朝政親遇隆隆性周謹未嘗  
言無事師道曰吾讀先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太宗數訪群臣  
行師道雖有辭難進而之甄品為吏部尚書師道起貴胃四海人  
物爭所歸亦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無過而實怯懦罕更事緩急  
不得其力。師道善草隸工詩每燕集歌詠自適後賜宴帝曰聞公  
前書卷之十六 楊師道傳 六

封倫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人。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誠  
路過人當自致卿相楊素異其為人以從妹妻之素營仁壽宮素  
土工監規構鴻後隋文帝怒曰素雖有能力為吾招怨天下素大懼  
倫曰母怨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問何人知倫曰上歸後素始  
娼樂而盛飾此宮耶因大悅素退問何人知倫曰上歸後素始  
必怒然雅聽右言后婦人惟奇賢是後后悅則帝笑矣素以吾不乃  
也素員才多所安穩雅與打倫降禮實授或或論事素不為  
撫其狀曰封郎終當據此蓋之帝懼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楊帝然  
不意更事家可失宜倫除為秘書內以論承主意外以峻文繼天下  
有功當賞慎不封倫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後與宇

文士及來降倫以秘策干帝帝悅秦王討王世充倫參謀軍事  
平帝謂侍臣曰始議東討時多難者惟秦王謂必克倫贊其行雖  
張華叶策晉武何以加張華贊成之○頃之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  
親帝問計群臣咸請許之請經戰倫曰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  
若棄其急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或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且  
以為擊之便詔可○封密國公太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始倫之歸  
焉諡焉之及是瑪為左僕射每議事倫切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  
有謗貞觀元年不諡曰明○倫資險俊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奪而  
人不知其居處服陞茶而交官附貽狼藉然善籌策  
○不人其探其隱○隱刺之亂○太宗太子元孫數進志集太宗以  
為誠屈賜差萬又密言於高祖曰太宗王侍功頗顯太子下  
若不早立則臣圖之情白太子曰為四海者不顧其親乞養者謂何  
即欲立太子公卿固執一林美及高祖議廢立倫固執止當此話  
前唐書卷之十六

封倫傳

七

無知者卒後事變聞十七年侍御史唐臨追劾狀帝下策議百官  
民部尚書唐倫等議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請還贈改諡以懲  
士有詔改諡曰懿

裴矩

裴矩字弘大絳州聞喜人好學有文藻智數隋煬帝時西域諸國  
至張掖交市裴矩各帝令矩謀視矩知帝勤遠略乃訪諸商胡國俗  
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奏之帝引問西方事矩盛言胡多饒陸名寶  
物及俗士著易奔帝帝由是甘心四夷委矩經略○天業三年帝有  
事河西方來助發者十餘國矩遣人說尚昌伊吾等唱以厚利便  
入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謂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錦  
綉奏樂歌舞令士女盛飾縱觀巨數千里示中國富○後是破吐谷  
渾拓地數千里遣兵出戍歲輸巨億萬計帝謂矩有緩急賜○帝  
在東都矩以蠻夷禮至謁帝悉召天下奇倡技大陳端門前變錦

裴矩金耕者十餘萬詔百官都人列繡樓觀開火道被服光麗  
帝供帳池酒林內諱長統蠻夷與民貨易在所邀飲酒相娛樂  
嗟咨謂中國為仙衣帝所天子以為誠謂宇文述牛弘曰矩所進白  
告朕之志要未發輒先以聞非悉心奉國呼哉是邪○矩因奏言高  
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三都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討久矣  
陛下安得不事帝納高麗不聽命征遼自此始時紀綱田振宇文  
述虞世基用事官以媚遷惟矩挺節無機聲世顯稱之○高祖入關  
帝今虞世基問方略矩曰惟陛下西天下定矣矩性勤謹未嘗忤  
物凡天下方亂其特選士七千雖斯役皆得其歡○後為實建德所  
獲建德敗來朝○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矩曰此虜  
方威威苦遠若權順許以示外換須我完實更議之帝然其計○太  
宗即位疾貪吏欲捕戮之乃聞遣人遺諸曹謂二吏受饋饋帝  
悉詔殺之矩曰吏受賦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及賜也因即行  
前唐書卷之十六

裴矩傳

八

所謂商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誦帝悅為群臣言之曰矩遂能爭  
不而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見  
重于時

司馬溫公曰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樂其言

則佞化為忠也

論曰裴矩事唐無他過然所以亡隋者矩也先王示蠻夷以威德  
而矩則夸之以淫觀復開征遼之謀既以巧佞亂人之國矣初第  
歸唐安受富貴不足尚也

宇文士及

宇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秦王即位改蒲州刺史向寬簡人  
皆宜之○太宗入關語或至夜分帝常玩葉中樹曰此嘉木也士  
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卿微嘗勸我遠佞人卿又不識佞人為誰今  
乃信然謝曰南衙尉臣而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

少有精願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學割海以饋其手帝覺  
自陽若不肖徐暗之其機悟率類此士及撫勿第元子以交睦稱  
好周邱親戚然過自奉養服玩飲食必極豐侈卒曰禁劉泊曰士  
及居求侈靡不可謂養乃改曰縱

贊曰封倫案矩其好是以亡隋其知是以佐唐何哉惟寡人多才  
能與時而成敗也然會擊孤當蓋則伏自如得夜乃為之祥若倫  
為行匪請死乃發蘭免兩觀之誅即下詳也幸矣太宗知士及  
之任在游言自辭亦不能斥彼中才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鄭善果

善果字元壽京兆人仕隋為魯郡太守母崔氏賢明曉政治嘗坐閤  
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床下責愧之故善果  
至有績號清吏歸唐檢校大理卿奉法持正風績顯公卿間從父元

鄭元壽

鄭善果傳

九

鄭元壽字德芳性慈愛尚文藝大業末為文城太守西胡兵與  
張給西略地攻拔其城徐政軍門釋之使突厥還為參旗將軍元壽  
晉軍旅事尚祖令教諸屯軍法。宋金剛與突厥角寇汾晉即東  
汧之諸屯人詔元壽招撫可汗兵不聽留帳中數年帝既許可  
汗婚始得還帝勞曰卿不奪於虜可軍蘇武張審矣。會突厥自將  
攻太原詔元壽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答中國元壽隨語折貴無  
所屈徐自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  
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虜不為用而相攻伐何哉令於財賄入口  
皆入所部可汗一無所得貴若什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  
唐有天下則可汗為兄弟使朝衛第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戾德  
貽怨若何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加約遠使  
遠火息邊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正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夷狄以

牛馬盛衰今突厥六畜不蕃人色若莠牙肉飯粟化為血下二子  
必亡無幾突厥果敗。元壽幹敏所至雖有譽五聘絕域危而不驚  
不自為解然辭事後母不謹詳元隋文帝嘗賜孝經愧勉之至元壽  
亦不以孝聞士醜其行

推萬紀

推萬紀京兆萬年人性直廉約推治書侍御史房元齡王珪掌內外  
官者萬紀知其不平太宗按狀詰不伏觀微奏言元齡等皆大臣所  
考有名萬紀在考堂無訂正今而彈發非誠心為國者帝乃置之然  
以為不阿貴近由是獎種。萬紀以言得進頗掉聲自肆眾情懼  
推徵奏萬紀問大體託託彈身皆不實陛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問  
上鈞疆直名迷奪聖明以公謀大群下離心如玄齡等且不得申說  
味賤之臣哉帝密從萬紀散歸常侍。數年後召為侍書御史即奏  
言宣饒郎中可鑿山冷銀歲收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之嘉謀善政  
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親我發方我漢桓靈耶斥使還

推懷恩

推萬紀傳

十

第

推懷恩

懷恩萬紀族孫以孫遷尚書奉御取人安畢羅為高宗所寵見帝戲  
懷恩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詰責曰良吏也。擢萬年令  
賞罰明見惡報取時語曰寧飲三斗膽無忘推懷恩其姿狀沈毅每  
盛服妻子不敢仰視。更元州刺史門君威名赫然吏重足立昇過  
汴州時刺史楊德幹亦以嚴稱與懷恩名相增詳元反汴橋新成立  
木中塗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耶為用此德幹  
慙服

閻立德

閻立德字立德以字行京兆人與弟立德本皆機巧有居德初遷尚衣  
奉御制衣見六服舊典命有威有典故征初拜大匠即洪州造得

滿大紀五百餘年。建從征遼師還至遼澤。夏二百里。澤不可  
過。因築堤。立德。築道。為橋梁。無妨行。帝悅。求徵五年卒。

關立本

關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初。大亮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  
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作狀。閣外傳。呼。盡師。關立本。是時  
已為主簿。郎中。俯伏池左。研光丹粉。列。望。坐者。盡。恨。而。汗。歸。戒  
其子曰。若少。讀。書。文。辭。不。成。你。豈。今。節。以。處。地。各。與。斯。得。等。若。曹。氏  
母。曹。然。性。所。好。雖。被。警。至。亦。不。恨。也。既。補。政。事。所。相。也。但。以。應  
務。俗。林。減。率。相。器。時。委。修。以。就。功。業。左。相。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漢。石  
相。馳。譽。州。青。之。剛。

蔣儼

蔣儼。常州人。擢明經。第。天。授。初。儼。為。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  
以。天子。雄。武。四。境。長。威。莫。敢。不。服。也。故。國。王。人。有。如。不。幸。固。苦。死  
南。唐。書。卷。之。十六

蔣儼傳

士

所也。遂。請。行。為。莫。難。交。所。四。境。長。威。莫。敢。不。服。也。以。兵。脅。之。不。在。內。案。室  
中。高。麗。平。乃。得。歸。帝。奇。其。節。還。殿。中。少。監。數。陳。時。政。利。病。高。宗。修  
納。進。蒲。州。刺史。發。隱。業。義。號。長。二。千。石。中。案。在。京。宮。儼。數。年。過。失  
不。見。用。田。儼。最。為。洗。馬。太子。所。尊。禮。儼。嘗。責。之。曰。太子。年。尚。盛。壯  
道。有。所。未。盡。足。下。受。調。護。之。寄。責。難。之。地。唯。唯。悠。悠。不。出。一。語。尚  
何。酬。謝。儼。報。愧。不。能。答。

韋弘機

韋弘機。京兆。萬。年。人。正。道。初。使。西。突。厥。服。拜。同。儀。設。為。可。汗。會。石。國  
叛。道。梗。三。年。不。得。歸。弘。機。所。遇。諸。國。風。俗。物。產。為。西。征。此。比。深。太  
宗。問。外。國。事。即。上。其。等。帝。大。悅。弘。機。中。為。糧。州。刺史。以。人。辟。而。不  
知。文。儒。責。乃。備。學。宮。置。孔。子。七。十二。賢。漢。晉。名。儒。像。自。為。其。教。勵。生  
徒。由。是。大。化。推。司。農。少。卿。帝。嘗。言。朕。我。東。西。宅。然。因。隋。宮。坐。日  
介。不。完。朕。將。更。作。索。財。用。何。弘。機。即。言。臣。任。司。農。十。年。省。費。常。費。積

三十萬。繼。以。治。官。室。可。不。勞。而。成。帝。大。悅。然。檢。校。司。農。少。卿。事。孫  
岳。子。武。后。時。歷。臺。海。等。州。刺史。皆。著。風。績。恩。殺。隋。施。

姜師度

姜師度。魏州人。擢明經。調。升。使。尉。龍。簡。今。有。清。白。稱。神。龍。初。為。河。北  
道。按。察。使。支。管。四。使。舟。與。作。治。所。備。於。劇。門。以。限。英。契。丹。衛。武  
帝。故。使。並。海。鑿。渠。繼。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多。還。司。農。卿。出。為  
陝。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所。奏。轉。屬。諸。河。師。度。使。取。高。為。倉。倉。出。為  
而。注。米。于。舟。以。故。人。不。勞。玄。慈。進。為。河。中。尹。安。邑。監。他。調。察。師  
度。大。發。卒。洩。引。其。流。置。陂。也。公。私。收。利。不。費。校。同。則。刺。史。又。派。依。雁  
朝。邑。河。西。二。縣。開。河。以。灌。澤。陂。也。又。收。棄。地。二。千。頃。為。上。田。置。十  
餘。屯。師。度。募。集。僧。防。至。諸。般。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為。後。世。利。是  
時。大。史。今。傳。若。志。以。知。星。顧。時。為。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  
所。皆。也。

前唐書卷之十六

姜師度傳

士

強循

強循。字。季。光。鳳。州。人。仕。累。羅。州。司。士。參。軍。華。原。無。人。言。多。腸。死。於  
第。也。循。有。敬。人。渠。水。以。浸。田。一。方。利。之。號。強。公。渠。

張知審

張知審。字。匪。躬。禹。州。人。兄。弟。五。人。知。元。知。晦。知。泰。知。熙。皆。明。經。高。第  
晚。史。治。清。介。有。守。公。卿。率。為。引。重。知。審。歷。十。一。州。刺史。所。在。有。威。嚴  
。露。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  
容。而。才。謂。之。兩。絕。又。門。皆。列。戟。中。宗。即。位。拜。知。審。左。衛。將軍。知。泰。卿  
史。基。大。夫。伯。仲。華。首。同。貴。時。以。為。榮。知。審。敏。且。亮。惡。諸。楊。求。健。仕。或  
不。才。冒。位。視。之。若。此。每。教。子。孫。經。不。明。不。得。尋。家。法。可。稱。云。武。宗  
華。命。知。泰。泰。置。東。都。諸。關。十七。所。議。飲。出。入。百。姓。驚。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六

蕭瑀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受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華帝以  
 劉孝標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次為人深天也而生謂之命  
 至古而禍福則係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卿顏言  
 諸葛顯歎曰是誠孝標膏肓矣。高祖入關招之擊都自歸校光  
 祿大夫封宋國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嘗委以樞密內外百務  
 悉開決或引升卿謂呼曰蕭卿瑀自力被殺卿過絕無所憚上便  
 宜每見納用平詔曰得公言杜稷所損朕既實之故賜黃金一萬。  
 是歲州置七職恭王為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詔瑀下中書未即行  
 帝責其稱瑀曰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於令此承一詔必覆審未  
 後不遽始得下此所以惜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久之遷左僕  
 射自是初房杜始得若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輝以次  
 旨昭顯太宗怒發于家。俄後位帝問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瑀曰三  
 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賴封建諸侯以為藩籬恭王守令二世而  
 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餘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太宗建之  
 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爭執前不基允。唐能遠  
 勝史人又參據朝政瑀議門雖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駭不通而  
 向步深步文辭觀微過者瑀頓成王。其言多與瑀益不平會玄齡  
 等小過失瑀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為太子少傅。九年復兼左  
 御史大夫瑀曰武德李太王其有發立義讓與不賞之功於兄弟弟  
 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休元。其言多與瑀益不平會玄齡  
 所勸車駭傷瑀又曰公今道此介古無改過為善惡公問或有  
 辱而失禍瑀言謝曰玩榮發又許以亮雖元。其言多與瑀益不平  
 臣有逆狀持法主怒之故公執持守為主怒之故公執持守為主怒之故

見之債瑀不過陛下蕭瑀自保耶。晉王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

蕭瑀

帝曰三師以德事太子者也禮不辱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  
 出門迎非師恭拜每門讓乃入。其後坐書前發者名稱惶恐。  
 瑀責責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於帝帝寵重若膠固然待未及耳  
 帝曰知臣莫若君君服雖不明學頗清誠。否。其後坐書前發者名稱惶恐。  
 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瑀久亦不平卒諡曰肅帝以其性忌故  
 諡貞福。  
 論曰蕭瑀仗佛至欲規焚此固乃粗餘習所染不足責。其後坐書前發者名稱惶恐。  
 大於殿賢幸值太宗之明約且其心術不然開君待此能免惡乎  
 蕭王史。  
 蕭瑀從子有才譽為謀議大夫盧文操眺眺。其後坐書前發者名稱惶恐。  
 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因罪議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  
 法任害怒殺人帝曰其謀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為宮人通訊道詔  
 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所擇工不應死帝曰如姬寵得朕以  
 為戒今不溫工死然善得忠言即省工徒速爾終太子率更令子瑤  
 為瑀子執倖秀英。其後坐書前發者名稱惶恐。  
 萬璠子執倖秀英。其後坐書前發者名稱惶恐。  
 已有名上車往交而萬璠未仕人不之異。其後坐書前發者名稱惶恐。  
 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即位高年。其後坐書前發者名稱惶恐。  
 開元初初權中書各人時權璠上立齊。其後坐書前發者名稱惶恐。  
 並行許也。其後坐書前發者名稱惶恐。  
 副將與吐蕃戰初連城下大潰。其後坐書前發者名稱惶恐。  
 中書門下三品進無中書令在公。其後坐書前發者名稱惶恐。

相繼相繼休及依同位嘴正不相假至候曲直帝前高儀之體骨節  
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葛伏曰臣特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  
宋厥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自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為改  
容曰卿言切矣朕未決弟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葛曰朕將  
留而君臣相親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右丞相與休罷是日荆州進黃  
旗帝以紫袍賜之文臣中久之進太子太師普同請益進爵將  
園區優渥自怡家饒財而子華為工部侍郎子衡尚主位三品就  
年踰八十士臨其榮

蕭復

復字復初衛子生戚里端從家汰實曰古文訓字以服御與馬相  
考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風儒不與落以清操顯華每  
歎曰此子當與吾宗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請賜應  
聖恩賜宰相王綰欲得之使弟茲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  
前唐書卷之十七

蕭復傳

聖奉丞相取石職復曰蕭先人聖以濟甯舉重同歸已吾何用美官  
使門內饑且寒乎繼慨之由是廢數歲改同州刺史歲數州有京  
畿觀察使備粟復輒發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復  
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久進戶部尚書德宗狩奉天帝惡庫隘  
欲西如鳳翔依張鋈復曰鳳翔乃沈舊兵今此停亂當有同惡者  
儲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贈言而鋈為手楚琳所害  
於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言言難以來始用宦  
者監軍權望大直是曹正可委官振事安要改機臣使家頗知人  
帝不聽又言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亂紀滅命機德德播越及茲  
今陷于危當慈父前敗因述君臣大端即自言若使臣依阿衡  
免不敢當宰相對上或編說河臣復厲言把謂不正帝色  
直視貌謂左右曰復慢我因詔從充山南宣撫使復元初進  
門下侍郎建言陛下正無厭善伏思未明陳少游位將相首臣

至皇名復官下獨焚焚抗常如以年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  
理帝許之宰相劉從諤總復曰臣日給式有詔與公議何所奏下  
欽今李勉慶輪聞知復曰免舜有食曰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及公  
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既曰宰相而謀議可獨避之乎從一以聞  
帝不悅復辭疾上政事許之廢居饒州卒復望闕弔華屬名節不  
通神流俗及為相臨事嚴方數帝意故居位亟解然性孝友既  
晏然口未嘗言所累子湛湛子真成通中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  
傳

五世謂蕭復為輕已宗

蕭悅

悅字思謙恒子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元和  
中皇甫鎛與令狐楚皆善悅兩人同韓致數播其善故帝待悅厚  
宗立進門下侍郎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送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悅  
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  
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其故人如克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小  
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料自危是以聖王謹於兵  
帝重其言王播賂權倖求宰相悅勸播藏倭不可汚台宰相不許  
自請罷復有威帝亦不省微服為尚書左僕射悅因辭僕射以少  
保分司東都性簡素以聲利為行疾邪大甚執特一紫袂輕去位無  
所藉悅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  
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從於用人每除吏嘗愛不  
稱鮮有簡拔復宗初兩河底定悅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  
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驟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人歲  
限一為遞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適亡無生業嘗聚山林為盜  
賊會朱克融王廷諤亂然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  
市人為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蕭悅傳

四

賈曰悅議銷兵事不野哉當此之時河朔雖平地還天子而悍劫  
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  
客長安鐵且死不得一官而悅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安使諸臣失  
職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挺後為賊淵可謂見棄未

蕭做子

做字思道信子信晉擢進士第累除給事中宣宗力治事直言以  
李遷為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做封還詔書帝以法賞罰孔  
裕曰給事中駁奏為朝廷論得失不應罰詔可自集賢學士拜嶺南  
節度使南方珍肌最夥朝累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楊梅於厨以和劑  
做知越市還之懿宗急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為禱  
祠事數幸佛窟廣施平做謀以為天竺法創愛取戒非帝王所為暴  
令華梵言口佛音不若慈經實證振秋祈福況佛者可以悟取不  
庸書卷之十七

蕭做傳

五

蕭進

進字得聖箕子進乃擢進士第安寓秀峯氣味峻潔素慕俗為  
由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順若有人謂曰公無恐  
予為公呵御遊悅悟悅謂白帝祠制帝統類向所瞻異之一  
入蜀拜祠中門下平華始王鐸立貢舉而得進於是與鐸並  
位鐸年老嘗入對階殿中昭宗始進之帝喜曰進吾事長大臣  
和予之幸進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愛宰相卿無  
孔我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進員大節以王佐自任所當國以榮

天下器之時蕭鎮橫放莫制權綱雖強或謂時曰今我持法軍權  
觀可矣公卿無不相順惟進木嘗少下後令致取安邑池鹽給軍  
王重榮固爭乃從重榮他鎮不使知今致以兵討之重榮引沙陀拒  
王師王師敗退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勸令致生事離間大臣  
進素惡之召致致於郊外起兵來迎令致迎帝幸陳倉夜出官  
不及從致怒令致奔空帝不諒其心謂進曰上奔蕭六年中原之民  
與賊肝腦塗地得使宗廟遺老殘民聞與馬音虎狼相繼上曾不念  
以諸使勤王功為救使之寵今義臣為國產忠恐我未命而來反以  
脅君群臣報國強矣職力殫矣尚能垂頭塌地求生於黃門哉進曰  
上無負天下賴為令致聖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舍之行又劫於兵  
公誠有愛王室意請天子復國攻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之  
曰人非伊霍欲為禍首求或利也攻退曰我擇一王為帝運者斬  
何事乃立嗣襄王昭宗而名遊作冊遷帝辭繼繼進為太子太保

蕭進傳

六

蕭定  
定字梅臣筠曾孫以養為金城丞在事清挺歷六州刺史大曆中有  
司差天下判史治最定與常州刺史張鑑為第一而劾張鑑均  
行稅業休游名在錄後右朱泚反詭姓名為張鑑不境子感權太子  
太師卒年七十七

蕭曰梁蕭氏與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變微而亡故  
社及其後裔自稱進進凡八葉宰相昭宗時高祖三弟  
蕭仲昭中書平章事名德相與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性沈默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贊正觀元年

臨松書即直中書省太未既籍田又元日朝群臣又本奏籍田三  
元頌二篇文致華賤。權中書舍人時領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  
詔諸或大連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於今諸  
親吏六七人此等皆分口占授或無遺意師古以謹麗溫恭得為請  
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諸人少選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  
公無憂乃授文本侍郎等典機要。時魏王泰有寵後弟舍冠諸王  
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適度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踰年為令中書從  
伐遼東事一委荷至權草收目甲兵凡要科配盡有簿不廢手由是  
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  
州暴病卒。始文本貴常自以興私生若廢卑空無齒稱懷事母  
以孝顯慈弟益為恩義生平故人雖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親  
之信之。晉王為皇太子大臣多兼官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  
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五日  
一入東宮卷之十七

岑文本傳

七

一參東宮。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熟非博實重位高  
所以憂也有來憂者輒曰今日受賜不受貲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曰  
吾儂兩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私書和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  
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矣所望何殖產業耶故口未嘗言家事  
既任職又奏賜璽鏡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  
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  
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鳴咽帝慰其意召文  
昭責教卒無過稱焉

互註以分諱名稱職

岑義 文本

幾字均華第進士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深水令  
皆皆治績宰相宗楚客語不道巡撫御史母遺江東三峯。武后  
拜天官負外郎職為中書舍人仲常時武三思用事敬憚欲上表削

請武封王者疾與三思不敢為草獨為之詞勸切由是下達秘書  
少監。進吏部侍郎時崔融鄭愔及李元宗分掌選皆以賄聞獨  
為廉為時議嘉仰宗時歲兄獻為國子司業仲翔陝州刺史仲休  
商州刺史兄弟子姪在清要者數十人義嘆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  
然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

長情。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和  
州洋屬上大雲經者華令事斥舊始詔天下立大雲寺長情爭不可  
由是與諸武忤來俊臣骨鯁長情與格輔元等謀反斬于市肅宗立  
追復官爵補元者汴州人與同郡王孝繁師元靖若苑鄭祖威鄭師  
舊李行簡盧協皆有名號陳留人俊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人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  
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嫺柔僕射徐陵陵自以類  
前唐書卷之十七

虞世南傳

八

已由是有名陳曠與世基入隋世基辭華清助過世南而瞻博不及  
也供多直當時故議者分晉二陸。大業中累至秘書郎。秦王  
陳許弘文館學士。世南沈儒謹外若不厭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  
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榷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恨恨其懇誠乃如  
此。正觀八年龍右山崩大蛇變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  
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玉山川故山  
崩川竭君為之不樂降服禱祭又徹樂出次祀幣以禮晉侯從  
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祭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  
無來貢蛇患天下遠近洽變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寶  
席帝時大蛇經市入廟此所以為怪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山東淮  
兩江淮大水恐有先秋狂暴直省錄奏因廢幾或當天意帝於是遣  
使賑飢民申提獄訟多所原赦。後世李德裕充憲武餘百日帝訪群  
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望見嬰嬰曰公穿池沼長不深起臺榭及不

高行刑罰不實是以天見其為戒耳景公懼而請後十六日而  
威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其錄見猶未足  
憂帝曰吾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  
上佐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  
見變其為是乎恭帝皇劉六國隋煬帝以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  
何得不戒耶帝嘗作宮詩使賀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猶非雅  
近上之既好下必好其標臣以此詩一傳天下為養不敢未諷帝曰  
朕試知耳帝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  
字誤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  
書翰。卒謚曰文德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  
無不忘之蓋當代公卿人倫準的今其云云石渠來就中無復人矣  
。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  
此詩何所示耶就緒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續言若平生  
前唐書卷之十七 虞世南傳

翌日下制其家

五註以書專家後莫能繼其圖形變煙閣終始著名在  
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李百藥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  
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入等其讀徐陵文有司卿之稱之語嘆  
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鄭子藉納國條杜預謂在卿邪客入驚  
號奇童。百藥轉側能亂中會高祖遣使招拉伏威百藥勸朝京師  
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炭酒因大利頓死而百藥皆食。  
正觀元年拜中書舍人時議裂土與子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理據  
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被譴無復親之乃  
作贊道賦以諷之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備載事勸勉甚詳何杜卿  
固所望耳。帝嘗與僧賦帝京篇數員之手詔曰卿何身先而才之

莊高而意之新乎卒謚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世顯為天下推  
重好變舊後進得俸祿與親黨共之輸陳沈壽詩尤其所長權衡皆  
解風之所擬齊史行於時

五註百藥工詩入籍李詩謝雁

李安期

安期亦七歲能屬文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數頃決國事帝屢責侍  
臣以不能進賢策不敢對安期進曰臣十室自有忠信天下至廣不  
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刻為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  
害如多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恩勢若陛下忘其親離曠然受之  
才足用寒說毀路其能收不竭忠信以開上乎帝納之卒謚曰烈自  
德林至世南三世掌制詩時人榮之

褚亮

褚亮字希明杭州人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誦于心陳後主召  
見使賦詩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後為薛舉黃門侍郎舉藏秦王

前唐書卷之十七

褚亮傳

十

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曰舉不  
知天命抗王師今十萬衆安如其頭大王釋不誅豈獨亮更生哉  
王悅即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說格虎亮懇賜致諫帝禮納其言王每  
征伐亮在軍中嘗預機謀有裨補之益正觀中亮遷散騎常侍以老  
千歲卒。初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冠龍袍平乃卿儒學  
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杜如晦房元齡及于志寧等  
其掇收褚亮亮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蘇允恭  
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易直以本中為學士七年收卒  
召劉孝孫補之九分王蕭瑄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  
討論積薪推轂前載無常禮之問命間立本圖像使亮為之贊題名  
字寓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率得賢之重方是時在盛中者天  
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李守素

李守素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舍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  
諸度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尚相酬對至此則笑而不答  
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舍曹此名豈雅日耶宜有以更之世南  
曰昔任考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舍曹為人物志可乎時李湛亦  
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姚思廉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萬年人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  
遷京兆遂為萬年人少受漢書於察蓋傳其業察嘗欲惟一於學仕  
隋補河間郡司法書佐初察在陳嘗脩梁陳二史未就死以爲思廉  
故表父道言有詔聽續梁陳又詔與崔祖潛脩區寓國志高祖定  
京師將脩齊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  
本安王至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胎都史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  
前唐書卷之十七

姚思廉傳

上

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秦王嘗語隋  
事慨然嘆曰姚思廉素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遂使遺物三百段  
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即位改弘文館學士記與魏徵共  
撰梁陳書思廉來顧野王諸家言推究綜括以卒父業。帝幸九成  
宮御膳房思廉以爲離宮游幸是秦室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爲帝  
諭曰朕坐若氣疾熱則顛倒豈爲游幸者乎

五經在十八學士

選中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可帝爲設宴

此傳

寶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繼之憂與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再告震  
變思廉以諸生侍弄王。雖山奮然陳大義性慤虎而李之  
氣秀夫悍心流誠自都。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  
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宣大宋之尊表云

姚思廉

此傳

項寧

項寧少力學才辨振邁策德中舉明經第武后以行瑞自  
瑋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爲上應國姓聚類以問后大悅撰文  
爲左丞三張微中左右史唯對代承旨仗下謀議不得開講以帝王  
誤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率相直撰號時政記以授  
吏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瑋始。聖聖初加秋官尚書明堂火后欲  
避正殿應天變瑋奏此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延諸漢五  
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大船皆所以爲樂樂爲而正之左氏傳曰成周宣  
榭火也天人也火不勝水火大船皆所以爲樂樂爲而正之左氏傳曰  
爲天人也火不勝水火大船皆所以爲樂樂爲而正之左氏傳曰  
爲天人也火不勝水火大船皆所以爲樂樂爲而正之左氏傳曰  
爲天人也火不勝水火大章建章焚漢業昌帝曰此國有以災大  
物示化況明堂布政之宮非宗廟不宜避正殿朕常禮。后立天  
著已功德命瑋並之工費浩廣乃飲天下桑落并犒大食使者獻師  
子瑋曰是獸非肉不食自辟藥至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且不畜而  
學資養猛獸哉我有詔大食停獻時九禹成后欲用黃金塗之瑋奏焉

前唐書卷之十七

姚瑋傳

上

著神器貴質朴不持外飾后乃止。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瑋  
發之無所容貸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右曰爲二千石清其身者  
易使吏盡清者爲難惟瑋爲兼之拜地官冬官二尚書致仕卒

姚瑋傳

上

班固學有立志權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後遷太子詹事時節  
應太子。稍失適班九四上書諫其一日臣聞賈誼稱選天下  
瑞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  
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  
因爲詐僞有玷盛德臣望禁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  
衣七帶不與是車馬齊高帝開闢用銅者皆易以鐵經傳帶玉與  
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玉環  
志觀之寶也經侯安知魏去其門不出其寶以簡其爲貴也

姚瑋

此傳

班固學有立志權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後遷太子詹事時節  
應太子。稍失適班九四上書諫其一日臣聞賈誼稱選天下  
瑞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  
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  
因爲詐僞有玷盛德臣望禁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  
衣七帶不與是車馬齊高帝開闢用銅者皆易以鐵經傳帶玉與  
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玉環  
志觀之寶也經侯安知魏去其門不出其寶以簡其爲貴也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七

姚班傳

主

列傳

東萊先生唐書詳劄錄之十八

令

孤德茶丁亥

金狄德茶宜州人傳實文史武德初為起居舍人帝嘗問丈夫冠拂  
 人舉反反比高大何耶德茶對曰冠髻在首若之象也晉之將亡君  
 弱臣彊故江左士安衣小而蒙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  
 變政此近事驗也帝然之是時大亂後經藉亡散秘書湮沒德茶  
 始請帝重購永天下遺書置吏補錄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者近  
 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範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損今耳目尚相及史  
 尚所悲一易世事皆旧惜無所撮拾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  
 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為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  
 喟然於是詔蕭瑀王敬業殷開懷主魏封德彝顏師古主隋崔暹為  
 孔紹安蕭德言主梁裴矩孝孫魏證主齊竇璡歐陽詢姚思廉主  
 前唐書卷之十八 **今依德茶傳**  
 陳陳叔達便儉及德茶主周整振論機歷年不能就罷之正觀三年  
 復詔豫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潛一家皆為已詳唯五史當立德茶  
 更與岑文本父周允學百藥父齊史姚思廉父梁陳二史魏徵父隋  
 史房玄齡父魏監備撥之原自德茶發之書成遂禮部侍郎兼備國史  
 後坐事免會隋晉宋史房玄齡於起之預者凡有十八人德茶為先  
 建被類例多所譔定此下宋徽初高宗坐水華殿問何物而王  
 何為而霸又當孰先德茶曰任德霸任刑夏商周絕用德而王  
 專刑而霸至漢繼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為先而  
 焉帝曰今茲何為而要對曰古者為政清心簡事為本今天下集  
 年歲豐衍惟薄賦歛并征復為要又問尚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  
 傳稱湯桀罪已其興也特為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主惑廢色  
 武鍊老造姬姑之罪此下所以亡也帝虎享賜以吞其言時又有  
 柳世隆顏胤李延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

五世傳氏族志九并降天下九其義附傳

李延壽

李延壽世居相州(正觀)中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謬前世舊事常以梁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方為索虜北方指南方為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譽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沒延壽追終先志本魏梁國元年蓋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謂之北史本宋末初元年盡陳頌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九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類有除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嘗撰太宗政典高宗觀之咨美五筆

五註以史學稱

令狐暉

令狐暉德宗五世孫天寶末及進士第撰玄宗實錄屬起居注亡散前唐書卷之八

令狐暉傳

暉撰詔篆備一朝之遺自開元天寶間名臣事多漏略拙于取棄不稱良史

文才敏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思慮之深雅德宗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澗汨於隋

無賢以不用仁不必多賢以見用與夫典章國史有國者有急所以考存亡成敗據諸前而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宗首發其議而後唐文物繁然誠知治之本歟

蘇世長

蘇世長京兆武功功人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為國者不敢侮於讎寡為政以德帝曰義為王世充太子太保客陽平始時帝請世長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止逐祗一人得禽萬夫飲手豈有獲後然同獵者問爭肉

罪恥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鮑叔牙之說五山也

蘇世長京兆武功功人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為國者不敢侮於讎寡為政以德帝曰義為王世充太子太保客陽平始時帝請世長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止逐祗一人得禽萬夫飲手豈有獲後然同獵者問爭肉罪恥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鮑叔牙之說五山也

蘇世長京兆武功功人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為國者不敢侮於讎寡為政以德帝曰義為王世充太子太保客陽平始時帝請世長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止逐祗一人得禽萬夫飲手豈有獲後然同獵者問爭肉罪恥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鮑叔牙之說五山也

蘇世長京兆武功功人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為國者不敢侮於讎寡為政以德帝曰義為王世充太子太保客陽平始時帝請世長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止逐祗一人得禽萬夫飲手豈有獲後然同獵者問爭肉罪恥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鮑叔牙之說五山也

蘇世長京兆武功功人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為國者不敢侮於讎寡為政以德帝曰義為王世充太子太保客陽平始時帝請世長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止逐祗一人得禽萬夫飲手豈有獲後然同獵者問爭肉罪恥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鮑叔牙之說五山也

蘇世長京兆武功功人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為國者不敢侮於讎寡為政以德帝曰義為王世充太子太保客陽平始時帝請世長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止逐祗一人得禽萬夫飲手豈有獲後然同獵者問爭肉罪恥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鮑叔牙之說五山也

。與語平生謂之曰知自謂彼耶直耶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為背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為一臣智勇力能乃歸陛下使臣不死臣懷漢尚為効死矣帝大笑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

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以正心邪不敢奉詔昔齊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華山南以歸惟家也盛帝悅拜諫議大夫。從僕淫陽大獲帝寵左右曰。今日收獲平世長曰陛下房為機事游獵不蕭十旬未為樂也帝笑曰狂態發對曰為臣計則狂為陛下計則忠矣。待宴被奇服酒酣進曰此賜帝作耶何離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以真然諫也豈不知此戲我所答乃說云賜帝取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為者陛下武功舊第才蔽風雨時以為足今天下厭隋之後以歸有道陛下宜刈舊澆復朴素今乃即其宮加彫飾庶欲易其亂得乎帝容重其言正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拒却賂遺朝廷壯之出為巴州刺史丹敗溺死

前唐書卷之八

蘇世長傳

世長有機辯淺于學實酒簡率無威儀

及嗣高宗時遷剡州長史帝建官者未怪竹江南時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剡良詞因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從雅州政尚嚴每益從三之內必舍號稱神明。垂拱初拜約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賞過元渾尚方監裴匪躬策請苑建言需果疏儲利佐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按葵夫織未聞天子賣果疏與人牟利遂止。遷文昌左相過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長嗣奏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後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

蘇升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升字元容遷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制自升始。升通學術吏案精明平賦後復略煩苛人頗



五註 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見下

張玄素

張玄素蒲州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鴈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足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南唐書卷之十二

釋之。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

六

舉法日亂乎且厲衆之尊身決廢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焉有  
 如不中者何一日禹濩積其夫不亡何待若上賢台能使百司善職  
 則高居深拱執政犯之陛下聖神迹所以充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  
 完齊何以加帝曰善（正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  
玄素上書曰昔阿房成秦宮也及秦人散草華就焚靈玉繁楚衆誰  
 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臣  
 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帝顧房玄齡曰洛陽前貢天下中朕營之意  
 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即詔罷役魏徵小撓誕聞玄素言歎  
 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蓋太子少詹事時太  
手承乾事游岐不悅學玄素上書曰謀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博遊  
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此則善善性不勝情性或成亂下有使  
言君則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而去善小不為福禍之來皆根於

初譏然若始猶懼其者始不護焉終將安歸又上書曰周公賞  
而採此些餐下白屋况下周公哉殿下屏質天統尚須學以表飾之  
孔頴達趙弘有皆宿德鉅楚無諱政機望數召見送古今增懿明德  
騎射遊擊戰戲觥歌悅耳目移精靈不可以御失心為萬事主動而  
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知數則正太子與書周書權左庶  
子。太子不接醜總日聞玄素不能已上書曰周武帝平山東庫宮  
壓食以安海內而太子賁有穢德又咸祚往某日熾宗祀以亡隋文  
帝所代其止文帝因周衰藉文資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  
安順勇為太子驕驕成度令宮中山池殿下所觀見者也當是時自  
謂有泰山之安詎知王臣敢進其說哉苟能勤解有常進上有度親  
君子昧小人默許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焉能致慈父之隙哉蓋積德  
弗純令問不著一遺譏遂成其禍今上以服下父子親故所實用不  
為限即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亡義誰有過此龍樓望苑為

同安之宜又

七

之方下有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整彫錢之人  
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右張子越弘智經明行  
隨臣謂宜數進召今反猜嫌飾非拒諫禍可既乎嘗入太子惡遣刺  
密伺之會宮廢玄素坐除名為民頃之召授潮州刺史麟德初嘗卒  
始玄素與伏伽在隋皆為令史太宗常問玄素官位所來深自益  
汗褚遂良見帝曰君子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  
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欲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  
新朝臣攻其門戶至恥譏狼狽陛下昨問玄素在隋任何官玄素出  
不能從少類若死灰積爽頓盡見者咸驚怪之今劉蕡任官以才卜  
視庸保量能並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右謂宜宣褒對群臣使  
辭窮負耻欲責其代節死義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雖廢然

論曰太宗問玄素官所從來為玄素者昔雖學政等夷然叔恭將相焉有種令史何足為累而遷至衛尉耶太宗德度不知漢高帝高帝懷耶不以貴氣自居冠竹皮冠歌大風歌初不異亭長時太宗自謂能西者姓索比商周之君非若布衣崛起者故於臣下亦以家風聲勢為輕重焉駟不及舌可勝惜哉

贊曰始唐有天下繼以隋敗數內讒言而世長等仇然獻忠時主方衰繼緒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世視前人之為猶以殷鑒期於時時遺不讓為所厭者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如太宗時玄素雖忠而天性有不可移雖竟非能訓承乾之惡根著于心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亮辭不得傳太子諒矣

于志寧

于志寧字仲謹京兆人高祖入關率群從迎謁詔授記室薛仁果平

于志寧傳

八

前唐書卷之十八  
識褚亮於囚虜中引亮與同列正觀三年為中書侍郎。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奏古今異時蓋虛名道實慮非久安計帝皆從之其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員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為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性成今太子幼弱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其心勉之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太悅後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因請終喪帝遣太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繼起為我卒輔導之志寧乃就職。太子以農時造曲室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不納而左右多任官官志寧復諫曰關宮體非金氣專事便伎託親戚為威權假出納為禍福故伊矣殿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齊高仕鄧長順為侍中陳德信為開府內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傾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陸機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為怪太子益不悅東宮僚屬皆得辭休而太子不聽又私引與陳興相押

比其志寧懷不厭已上疏極言曰竊見僕司駁奏及歌習自奉此夏不得音思或家有惡親以關溫清或室有幼弱以勤撫養始非忠愛之意又失厥違哥支等入狀野心不可以權教期不可以仁信待解而近之無益令望有損盛德况引內閣中使常親近人皆蒙恩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往刺之見志寧然然在苦塊中反復見病宮使謂不忍殺乃去。晉王為皇太子復拜左僕于監前國史末歲四年預石十八于馮翊高宗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脩來以自戒志寧對春秋積石于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言凶所生物固有自然非繁人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為福也。還太傅與張行成高李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置業不墜今行成李輔始營產士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王皇后之發武后以其不右已銜之後因殺無忌坐免官卒諡曰定。志寧實客樂引後進然多嫌長不能有所為逆

前唐書卷之十八  
于志寧傳  
九  
也為士議所少九格式律令典禮皆與論擬與音。初與李勣脩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其書大行

論曰高宗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于志寧入高宗將聽四人可否而後使使四人者同辭而進則帝意必回無忌遂良既以死爭矣而李勣則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志寧則初無一言史官乃賢志寧意所願大臣者以主閑而進志耳若謂上閑不言為賢則無忌遂良之爭非賢也而可乎寧謂志寧之罪尤甚於勣何則遂良之惡以顯媚一世此姦人之常情志寧不言則是難兩端以觀遂良高宗從無忌等言則已以不言為忠從李勣言則已以不言為愚然則賢志寧果誤矣  
于休烈  
休烈號盤龍敏善文章開元初擢制科歷秘書省正字仕金城公

主請文籍四種元憲詔秘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我欲國之冠絕諸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更記多兵謀諸子雖絕術也東平漢之盛威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安可貽以經典且此書之性悍悍果失書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帥千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與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謀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公主下嫁吳國當用夷禮而反求其書恐非本意殆必竊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疆征伐競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故園舍要賁貨易士正可錫以線絲享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習說入裝先定曰此書猶額降附庸以詩書陶以聲教斯可致也帝曰善遂與之肅宗立兼脩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願卿何如對

南唐書卷之十八

十

曰有德之君不忘親過。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燬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典慶宮兵燹焚燒皆盡請下御史嚴更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進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惟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全休烈歎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修史。代宗嗣位甄別名品示載補其清諒進工部尚書。雖歷清要不治產性恭儉仁愛無害思之恭樂賢下善推親士甚衆年七歲意經籍皆學不厭卒年八十一諡曰元二子資甫及休烈時相林希

翰林學士

高鳴

高鳴字季輔以字行德州人居母喪以孝聞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為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者何哉蓋獄獄之臣盡聞之吏不察簡易而味經遠故執憲者以除

前為奉公當官者以優下為益國如尚書八座人主所資成者也宜擇溫平簡潔者任之教和素華浮偽使家識恭奉人知廉耻且恭謹節與矣陛下身帥節食而營繕未息願安其財無使殫惜其力無使弊費內數州京師之本士狹人疲儲蓄少而利役多直蒙優養令得休息猛本弱支之憂也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蒙養等均重勞逸公族勳戚之家邑入俸稍反數足以奉養而實惠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為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之切莫惡不能全其行為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無正恐必察歲出稍輕繼軌既輕而役諱不息也宜及戶口之繁倉吏且實稍加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實責其效則官人畢力矣書奏太宗稱善。數上善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錢孔一劑分補反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為吏部侍郎善銓叙人物帝賜金背鏡一况其清整焉卒諡曰憲

南唐書卷之十八

士

張行成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人少師事劉炫及錄事門人曰行成體局方正有廟才也。高祖召補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為能謂考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為限是示人也帝益帝稱善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帝嘗謂群臣朕為人主眾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乎高湯武得機與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故事朕皆秉之行成曰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極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餘此數緯然德德含光規摹宏遠左右文武咸無將相才爰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拔拔萬衆之尊與臣下平功說帝嘉納。范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其臣已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陳以自防所及焉

帝幸聖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太子宜留監國對曰日失盛  
勢所為京師重且示四方德帝以為忠高宗時晉州也樂不思  
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乘地陰也臣蒙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傾  
恐女獨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聚承地若或伺隙宜明設防  
開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官得失概拜左僕射求職四年自  
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次老乞身制答曰古者免死罪已之義  
此在朕家德非宰相各行成固請帝曰公朕之舊奈何舍朕去邪泣  
然流涕行成不得已復視事未幾卒諡曰定詔配享高宗廟庭

張易之

易之少門蔭仕既冠預督安音夜多所僥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  
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建勳之才用過臣臣治鍊藥石即召見悅之  
兄弟爭出入禁中傳米粉衣錦盛飾自喜不旬日貴震天下諸  
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壺進號易之為五郎昌

南唐書卷之十九

張易之傳

上

宗為六郎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博學道為失禁或欲飲公  
楊漢章顯行無復畏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曾後身  
右僕射劉崇吹簫乘宮鶴樂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為賦詩少婦  
后后知曉甚思有少施獲之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者引李嶠說宋  
之間當嘉謨徐者伯等二十六人獲三教陳更昭昭然石既春秋  
高易之兄弟顯政森嚴報籍已而石又為昌宗後不諱焉且其  
引文與日夜與謀為不軌事然小人非此陰謀時有知之至有傳其  
事於僻左者神龍元年張等之等舉羽林兵迎皇太子入洛易之  
兄弟亦迎仙院士眾數眾

互注人言六郎被逐也非也正為選花似六郎耳

賈曰子志寧諫太子承乾遺書成於承乾和太子之月也  
首提智略及不遇也及武后亦不取此一言為高宗之諫也  
金也李輔行成勸進謀然唐書高宗者長子也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九

列傳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輔機性通暢博涉書史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  
中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方主齡謂無忌曰禍降已牙腹  
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道細行周公所以懸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  
先弟誅之二未許無忌曰大王以辭何如人王曰潘哲文明為子孝  
為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潘非弗出得為尊乎蓋藥弗下得為仁  
大杖毆小杖受良有以也王乃遣無忌陰召房杜定計無忌與尉  
遲敬德討難平之王即依還吏部尚書以功第一封齊國公。帝以  
忌皇后兄養倚日厚進尚書右僕射領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  
請誅討之帝顧新秋血氣未平不取為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蕭瑀曰  
兼弱攻昧討之便無忌曰今我務我兵持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

南唐書卷之十九

長孫無忌傳

乙

不來我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吾卒取突厥。或言無忌  
權大盛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  
實則則嚴矣因書示群臣曰朕子勿無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  
疏間親新間舊謂之不順朕無取焉無忌亦自愧責且允遂解僕射  
進策司空無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  
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才者鍾觀若棄邑王神得不妄授  
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待以  
其兼文武兩器朕固相之無忌固辭詔答曰黃帝得力牧為五帝先  
夏禹得咎繇為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為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  
其無辭帝又思所與共艱難無忌以免作威風賦以賜且況其  
功。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正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服賢佐之力  
充第多難清高內蓋時也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  
史古諸侯錄名不同而監統一也無忌雖義貴休戚難夷陸嘉庸

趙鼎簡在帝心其改錫土字用世及之制乃以無忌等為趙州刺史以次凡十有四人無忌等辭曰群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一臣不願遠左右而使世牧州與遠徙等帝曰制也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為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為怨望朕亦安可獨公士字耶卿等遂止

范祖禹曰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觀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承宏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勸晉王承宏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晉王承宏亡耶即投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投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接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此同臣員陛下百死於前唐書卷之十九

是遂定以無忌為太子太傅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司馬溫公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掌苦不自知公宜而政朕得失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絕千古惟與天道非臣等所能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嘗聞過公等乃相諫朕以當許公等可否以相規諫高士庶心樹營懷難不為卿所之者骨鯁耳唐餘有魏齊和斛人酒杯不行帝曰發言可意帝朕二十年來嘗一言國家事楊炯道性謹謹自能無過而憐不更事急非可倚矣文太教聖文章論其所以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憚然洎於人解自補闕意周旋而正諫裁入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洎遂長解先有學術竭誠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所應對洎遂長解先有學術竭誠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所應對

范祖禹曰太宗欲開通而無忌納諫以悅之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群臣之得失其言世皆中於理故諸遂良直道華君犯顏諫諍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晉之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執甚焉二十三年帝疾甚無忌與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稱輔政分令諸將者皆之有頃崩太子即位是為高宗帝欲立武昭儀無忌遂良極言不可帝不聽后詔立衛之殺宋臨后指言無忌反請遂良捕帝遂詔削官爵置于黔州遂良卒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後宋徽之政有正觀風帝亦實禮若臣洪已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力也既而後發立計不合奸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看獲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文宗詔曰每覽國史至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

論曰太宗欲功臣世襲刺史自長孫無忌等一十四人皆之國無忌等並以離違帝室其議遂寢夫秦壤封建而天下每每不怡論唐書卷之十九

者率指秦為作俑者太宗米有意于此謂當經理法度立為一定之制誠可行也行之無疑公則本坐檮杌而議數臣初不願也又從而罷焉為國因先王之遺者乃如是乎愚切謂太宗之為君天祇好名惟其聰明過人故能造邦於歲月九治古之盛名其目難見之矣口分天下世業租庸調之法近井田之名矣肝衛隱其當附之法近鄉遂之名矣以至興建學校冠帶百蠻行者不齋獲居者不閉戶刑數指焉而優然若古猶其遺恨者獨未封建爾於是刺史世襲遂行而旋置之由此觀之太宗苟欲就名爾非有奸治之誠也故其為君亦多近於矯揉考之於歷久則本其真露而不可掩交諛未久而諱拒之意要形崇檢未久而奉養之欲養歲以帝王之愛卒不能遠一焉蓋於聲中然則太宗道德多疵而居之基以不固者良有以也此論不覺正史

順德(大皇帝)時為賊將軍以受賊將為有司勳發帝曰順德元勳與  
順德位至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帑數十萬切之大理少卿胡頴  
曰順德以路被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罪者得助其心  
如不赦乃貪也殺之何益後召為澤州刺史順德素少檢至是  
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徇問順德絕無所容遂為良  
吏前刺史張貴趙士遠占部吏田數十頃奉之以給貧民半  
還第卒謚曰襄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齊博陵侯亮子(正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  
楷太宗嘗嘆曰真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自見遂良帝令侍書帝  
方博購王羲之故帖莫能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十五  
年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宗大微犯即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  
正功超古初方告成而宗而豈輕見此天意有所未合願加詳慮帝  
前書卷之十九 褚遂良傳 四

懷詔罷封禪。遂良大失衆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雅人君  
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舊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  
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  
官臣職兼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  
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  
群小不使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勝書吾惡也

范祖禹曰人君言行卿若日月人皆知之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  
自觀之邪劉洎以爲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徵其君心而止其  
臣職矣

帝嘗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充急於文亦不亦言禮義爲急帝以  
不切未煩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雖亦事者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  
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以茲急能長子守而弟支子尚五十心  
常念爲自古於姓無良則頭取相以爲爲我來賢者保傳之

情竭熱則非意矣其令五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帝嘗怪梁  
陳髣髴其祖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遂良曰雖珠玉之  
聚猶傷女功奢靡之始老亡之漸也帝深然之不止必金爲之金又  
必玉爲之故諫者被其深不便得開又大橫流則無復事帝嘗  
之于時皇子鍾劬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  
雜用周制今州縣率被秦法而皇子繇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  
軒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猶失人則家勞怨  
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今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  
京師教以經學養成德器然後授遣昔史丹明章諸帝交受子弟  
雖有名國幼者率召京師訓飭以禮義其世謂王數十百惟二人以  
殿自餘養和樂教皆爲廢良此言華已廢陛下少察帝嘉納。太  
子承乾薨魏王泰間帝許立爲嗣因詔大臣曰泰昨日授我懷中  
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至之日也臣惟有子百年後親之傳

國晉主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矣帝爲天下主而親其愛子授  
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後寵愛泰頗廢不明紛紛至今若必  
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位曰我不欲即詔也孫無忌與遂良時定  
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梁陳發舉宮中密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  
秦文公時有侯子化爲雞鳴入雞鳴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  
者王得此者竊文公逐雞諸侯爲賀雞鳴漢光武得其雞起而  
有四渡陛下本封燕故雞鳴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  
以然遂良所請多識君子能。俄授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  
納其聘遂良之遂良曰情爲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姑實而不  
遂仲尼去食存信之說是以古人重外實內懷之以德使爲燕  
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惟陛下親幸不納。帝欲自討遂良  
良固執無行二不殊師必而與薛延陀爲食兵交急者薛良不可  
然可令李勣抵其前帝意遂決東還良懼上言臣請營身兩京

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地境殆非支體所屬但遠付兵將猶如  
引雲烟而重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猶能戰尚且不見其  
失厥陛下止發蹤指示擄歸功聖明帝鏡意滿平不見其  
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帝霍光劉備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夫  
子仁李其蓋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母憂因命遂良草詔  
。高宗即依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  
寧及遂良入帝曰朕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武昭儀爾何  
言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枕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  
付卿且從音在耳陛下何遂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饒帝不悅翌日  
復言對曰昭儀昔事先帝身接龍床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  
帝羞怒遂良因致笏殿前頭流血曰遂良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  
怒命引出武氏自帷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遂良曰無忌曰遂良  
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吳兢武氏立乃貶職餘卒

韓瑗

韓瑗字伯玉京兆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瑗音建言周律其  
三千秦漢後約為五百依古則繁諸案寬簡以示惟新於是採開皇  
律宜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瑗少貞節行博學曉吏事永徽三  
年遷侍中王后之廢瑗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  
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  
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帝大怒詔引水。褚遂良曰明乎瑗上言  
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臣等陛下從先  
帝而廢史冊瑗頭無髮以頓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瑗疾  
起上殿責之詔有過耶瑗曰遂良社稷臣若妃嬪白傅致有罪瑗  
請削爵殺子阮去而收亡髮誓不犯晉不及亂陛下當有四海安於

唐肅宗時遂良臣遂不省然乎帝愈不聽遂良憤自表歸田里不  
服振州卒。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為諍將二十年帝遣奉天  
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之時人喜之謂為鳳鳴朝陽

來濟

來濟揚州人志篤為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進上正觀中太子承  
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濟曰陛下上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  
年則善帝納之。永徽三年帝將以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  
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嗣四海之望稱神祇之  
意故文王與紂開離之化象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  
皇統中徵其禍如彼陛下下詳察武后已立不自安。帝從容問殿  
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遣天下食。帝曰  
同遣之衣曰請遣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  
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麥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赦下之宜也  
前唐書卷之十九

來濟傳

於是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故濟對及之。坐褚遂良事貶滁州刺  
史龍朔一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難曰吾嘗結刑國。初濟  
放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胃而馳賊沒焉。初濟與高智周郝處  
俊孫處約四人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率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  
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中書省置通事舍人後濟  
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遂注曰知志遂以處約為通事  
舍人後皆至公輔云。濟父護兒本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特  
震世南手和。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  
男作匠文武豈有權耶

李義琰

李義琰魏州人及進士第補大原尉李勣為都督保更憚其威義安  
獨敢延辨曲直勣甚禮之義琰姿體魁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侍御高  
宗欲使武后攝國故義琰中事得與帝前顧問公卿切不同後少

心儀

上官儀傳

旋踵由是天

可近治耶

大臣一旦轉

肝移后家可

決不可支然

害無利

晉王為太子

劉海亭與劉師

三、

五、

卷之六

卷之五

要成南者土

地有土氣交

充如自有是

直論文章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

大平其陣金

得失既乃錄

去位爲宗夷其

扶依江都石

因使各諸所期歲後曰式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習別濟和之  
嚴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寬便相工視之曰高  
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頗而未暇高晚顯而壽喜聞連登者易顯徐  
進者少惠天道也後濟居吏部歲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亦志  
通事舍人既仲寬卒而濟等益顯。智周所善蔣子慎有客掌見兩  
以曰高公位極入臣而嗣少弱時侯官不達後且與子慎終達安尉  
孫劉漢皆擢進士劉為尚書右丞漢登鵬鵬日本使在東海名聲  
遠金帛不納惟取牋一藪為書以貽其副劉子鍾漢子錄又有清白  
名高氏後無聞

郭正一

郭正一定州人正觀時由進士第歷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中  
宗遷秘書少監詔與郭特舉學長情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政進  
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始真還中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文辭  
前唐書卷之九 郭正一傳

詔教多出其手。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辭臣問所以  
制戎正一曰吐蕃破年梗寇師數出坐責種實。近討則畏威深  
入則不恃其果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降候勿事侵狹須數年  
之運力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帝納之武后時為周興所誣得殺  
之

崔敦禮

崔敦禮字安止咸陽人涉書傳以節義自持武德中官通事舍人苦  
辭令進止觀者皆感。宋州拜兵部尚書。崔敦禮通知四夷情偽其少  
泰蘇武為人故獲使突厥前後建明令事儀永徽中卒

楊弘禮

楊弘禮字養莊隋尚書令素季之子弘禮征遼東拜兵部侍郎即駐蹕  
之役弘禮與山陰侯弘義等領步騎二十四軍馳出賊背所向  
摧靡希其表親悅精整人入賊分壯之謂許敬宗曰起公兒如

有象風聞公選選司農卿。弟弘武少修謹遷西臺侍郎帝嘗  
曰爾在我司授官多非其才何耶弘武曰臣要剛悍此其所為不敢  
違以觀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弘武無它才特謹慎自守然居職以  
清簡稱

盧承慶

盧承慶字子餘幽州人其儀矩博學高才正觀初為秦州參軍事太  
宗偉其辯擢戶部侍郎即帝問歷代戶版承慶叙夏商至周隋增損曲  
折引據該詳帝嗟賞。俄檢校兵部尚書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  
書臣掌之為出位帝不許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卒諡曰定。承慶  
此選校百官考有坐潛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職考中下以示其人無  
溫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其族著人善類此

劉祥道

劉祥道傳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人父林甫武總將為內史舍人典機密以才稱  
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侍郎即唐公隋制  
十一月遷集至春停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諦林甫建請四時罷  
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投官  
至是罷集吏部調至萬負林甫隨材給錄成以為宜。祥道少  
將領中馬遷吏部知選事乃嚴補殿閣上疏陳六事一曰今取  
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惟色入流未始銓汰蓋也故於務者  
人少惡人多臣謂難離色而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為四等一付吏部  
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農若坐負當負雖縱故仍三司不若  
還本貫則官不難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  
貢大抵三十而在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  
流五百入則三十年自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  
入流歲千四百人其倍勝之又爵雖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

廣治非經久之制古者為官擇人不問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  
以來任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廉亦諸生未聞  
異其獎勵之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謂自  
六品以下至草茅爵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三  
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  
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懷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  
俗焉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  
部事主事主曹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舊  
類為階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正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  
所歸專責曹吏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會杜正倫亦言入流  
者眾為官人散乃詔與符道參議而執政譚政作又以勳戚子選取  
無它門遂格。稍遷司刑太常伯每獲大獄必款獻累數奏決日為  
所不食詔察關內道多振冤滯。麟德初拜右相擇道性審謹若  
前唐書卷之十九 劉德威傳 三

李敬玄

李敬玄亳州人該覽群籍尤善於藝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召入  
崇賢館侍讀假中秘書讀之為人峻整然遠請不憚寒暑許敬宗嘲  
為延之。時張仁棣有敏才敬玄委以曹事仁棣為造姓賢狀武  
備餅健周察敬玄因其法衡綜有序自承徽後選負費多誰敬玄居  
職有能補性強記雖官萬負道未嘗忘也凡有來訊者口誦書  
判參辨及殿案本末無少謬天下伏其明。拔州參軍徐太玄氣其  
條張黑以賊批死而惡母老乃詣獄自與惡母受薄其罪遂得不  
死太玄坐死官十年敬玄廉知之雁為郎州司功參軍後至秘書少

監中王師以德行聞其整潔率若此歲中諸進吏部尚書唐建部  
又入多附屬。麟鳳元年拜洮河道大總管統兵十八萬與吐蕃戰  
青海大敗賊楊州長史卒謚曰文憲撰次禮論及吃書數十篇  
互註高宗嘗以飛帛賜敬元曰資啓沃登升誠難哉

劉德威

劉德威徐州人姿貌魁秀有幹略正觀初歷歸州刺史政號廉平百  
姓立石頌德。入為大理卿大憲問曰比刑網嚴密安在德威曰  
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惡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  
坐入者無幸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  
帝然其言永徽三年卒德威居閨門友誼為人寬平生平所得奉祿  
以分宗親無貯藏。子密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元每疾病必親  
黃藥堂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報間貞觀中歷左驍衛  
郎將軍繼母尤謹與弟延景為閭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業苦晏  
前唐書卷之十九 劉德威傳 三

孫處約

孫處約汝州人正觀中擢中書舍人高祖即位杜正倫請增舍人負  
帝曰處約一人足辨我事止不除  
互註額為舍人周旋吐納高祖

邢文偉

邢文偉濟州人咸亨中歷太子典膳丞時李敬玄見官臣文偉上書  
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貶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  
膳死之宰帝簡料英俊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比者謁對輪閣與內人  
獨居何由發揮天廣使薄察文明觀今史既開官宰得奉職謹守禮

傳弈

傳奕傳

古

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黃帝樂也帝嚳項伐六莖帝嚳樂也堯不相洽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陛下撥亂反正而堂各律令一用舊舊且懲沸羹者吹冷鑿杜預注傷弓之鳥驚曲木况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掌官名功極作樂治然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而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為秦制法增衛鞅為秦制法抽筋鑊烹等六篇始皇為狹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是時杜預注源建言官曹文儻煩總易欺請減之以鈐吏姦公卿舉不為然杜預注是之為衆阻訛杜預注不得行。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曰西域之法以三塗六道嚇愚蔽庸追阮瞻之罪貌將來之禍且生死杜預注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詔皆云由佛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本年祚長及至漢明帝始立祠然惟西域桑門自為

興傳弈傳

十一

品

呂才博州人正觀時征孫祚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贊難不能定太宗詔侍臣舉善前省溫彦博曰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撥極究其妙即召才參論樂事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俗世益拘忌命才與宿儒老師劉焯甄挺可用者劉焯為五十三篇合撰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披俗失切時學平易曉也故別其三篇下宅篇詩辨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世乃有五經謂宮商角徵羽也按建興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因宮命氏用邑賜族本同末異臣為配宮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為水姓齊鄭宋為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異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宮商角徵羽相當攝也按命篇曰漢宋忠貫證義司馬季王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喻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緣命也祿命師骨體則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

三才圖會之案必有餘慶也。而後言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此  
劫報而後。災亦非命。命曰經曰。聖者藏也。欲人之非得見也。卜其宅  
兆而安厝之。以是為藏。藏之所也。魂神之宅也。其謀及卜筮。與無  
後。則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蓋說出于巫史。多為妨禁。以售其  
術。則反應。類至書有百二十家。不可扶也。帝詔造方域圖。及教飛騎  
戰陣。圖發稱旨。推太常丞卒。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九

前唐書卷之十九

宋

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父元發。世高資。歲饑。出粟萬石。賑鄉里。子昂  
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次七傳。自他日入鄉校。感悔。即肅備  
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  
盛言。東都勝。可。可營山陵。上書曰。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  
輿。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今景山崇秀。北對萬壑。右貯海  
祝融。太吳之故墟。在焉。國陵之夷。復何以加。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  
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權麟臺正字。臺初。初詔問群  
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抑上言。臣聞之於  
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  
物莫靈於人。主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  
前唐書卷之二十

天也。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群生。順天德。使  
人樂其業。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特升。風雨時。草木茂。子  
昂頌。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見。神  
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逆周文武。創業誠信。思厚。加于百  
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為亂。常奇。歷。唐。論。天  
地。川。家。沸。崩。人。用。怨。怒。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為虐  
為暴。禍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勤之。揚州  
疲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為。墟。逆元  
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先。師之說。昭著。明不可欺也。  
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聖德。思。欲。求。太。和。此。伏。義。所以為三  
皇。首也。昔者天皇帝。大。帝。元。帝。封。泰。山。祭。明。堂。享。上帝。使。萬  
世。鴻。業。闢。而不。昭。始。得。此。盛。德。以。發。輝。陛下。臣。謂。和。元。氣。應。人。倫。

拾此則無以為也昔黃帝合官有虞總章堯舜室夏世室皆所以調  
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  
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奇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  
臣願陛下為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聽天下  
之政躬藉田親蠶以勸農桑參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  
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食吏臣謂不數拜且見太平又  
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大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  
則也組豆揖遜之所興也天子於此特賢臣為今委而不諭雖欲隆  
人倫與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願引胥子使歸太學國家  
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  
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中縣陟求人虞臣謂計有未盡也  
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群臣知考績而任  
之也奸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  
前唐書卷三十一 陳子昂傳

者吳也今軍旅之弊死亡流離略盡尚預陛下憫其失職九矣戎調  
發一切罷之使人得相保可謂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更欲  
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生備文德去刑罰  
而農桑以息疲民疲民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時吐蕃九族  
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五千人五之討之十姓君長以  
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常不奉命覆破回紇不聽子昂上  
疏曰國家法制十姓者餘九姓疆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  
今非而遠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觀之則  
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懷不自安鳥獸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  
拒命矣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為患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  
雅州道蕭生羌因以叢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后復召見使  
論為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湊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指刑  
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權  
前唐書卷三十一 陳子昂傳

100

陸天

其曰子昂說武后觀明

劉仁軌

旗書卷之二十

劉仁軌傳

玉

蘇東坡書卷之二十

而吏與兵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變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未可去仁頤曰吾但知惟報耳仁頤曰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臣之鄭也固便宜願留也詔可由是以仁頤為不忠。然仁頤仕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耶乃請所願皆乃宗廟請或問其故答曰當削平遼海頌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泰山仁頤乃率新羅百濟諸國使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總章元年副李勣討高麗平之咸亨五年為難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破之進爵為公子及元子受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若為樂城卿三柱里武右臨朝拜左僕射卒。仁頤雖貴顯自矜峻接舊故如布衣時嘗為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費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不自安因辭以情自解仁頤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勝後既執政薦為司元大夫然臣由州縣至宰相善致舉得吏下權心

互註號尉事僕射

前唐書卷之二十

劉仁軌傳

六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貞觀中梁明經時蘇定方為大將軍討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畫界以術。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家憂從此始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基義歸附。遷吏部侍郎與李敬玄為戰同典選有能各時獲裴馬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外洋資額高下為故事。儀鳳二年十姓可汗何史那都支及李延壽等落以勳安西與吐蕃建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今波斯王死其子寶宗師有知遣使立之即路出二番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探其貢延頃歲實道尋將士軌之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我少安第所所藏風俗行數百少水可置美後來者莫識其處最皆驚以方漢武都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由蒲昌大熱水可以阻軍駐軍頃秋都支現知之

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行儉為約吹乃舍勒部伍數日告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若開暇非討賊者又遣人趣召都支都支聞軍至舍卒不知所出舉子弟五百餘人請營誘逐禽之連旬乃降悉俘入京師將吏為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拔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開元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詔行儉討之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諫為程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伍章齊陌刀勁弩以羸兵掩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旁米掘軍廐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賊幾盡自是程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卑于北碣已立營壘賊既周行儉更命其營高岡史曰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從之此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漲丈餘眾莫不駭莫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知我節制每問我所必知也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勝計又禽大酋領奉職而還。阿史那伏念後與溫傳合行儉縱反間伏念懼請歸傳自效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兵候候行儉曰此伏念就溫傳來臨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敢發備遣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骨中裴失害其功斬伏念及溫傳行儉之功不錄數日渾潘之事古今耻之王崇日曾傳裴不遇列傳裴失二人由外安知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捕疾不出卒諡曰獻。行儉工草隸名家帝嘗以素絹題寫文選覽之秘愛其法行儉每以諸遠長非精筆佳哉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新撰者余與世南耳所撰選諸草字體體款萬言行儉通陰陽術術每戰豫道日。晉知人在吏部實見裴求道王勣勣謂曰二君後皆掌銓府李敬玄盛稱王勣楊炯之盧照鄰駱賓王之才行儉曰上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勣等雖有才而得蹠街露臺享福祿者幾何頗沈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等為世名將。初

裴行儉傳

七

至都文選閣環寶不實有賜賜下反質二又文彩繁然罕更越跌盤碎樓神叩頭流血行餘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

裴光廷

光廷字連城潯陽少卿性靜然素交游元宗有事欲宗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爽伏案間竊發議欲加其守邊召光廷與謀對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我心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實乖矣且諸蕃安厥為大贊幣往來願脩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矣厥受詔則諸蕃必相率而來我疆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東封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張之光廷曰使獨可微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為知命卒贈大師。初吏部求人

裴光廷傳

以資考為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亦得俊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振象事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廷繼之因行檢長名榜乃為捐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仕門下省主事閣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廷慨然可特語曰麟之口光廷手素與麟為輕重不平及卒為奏一切罷之光廷所引盡斥外官博士孫院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勵之誼諡曰克平時以為希高意帝聞特賜諡曰忠憲詔中書令張九齡文其碑

裴師德

裴師德字宗仁鄆州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刺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嘗以子孫相讓女適裴師德裴師德更說。上元初裴師德吐蕃其酋領論贊婆等王蒙曰吐蕃將發難曰贊婆大封曰裴師德自赤着操牛酒迎勞師德徐回感信開陳利害房為長悅後裴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束應詔與勇戰白水洞八遇八克民終切

烟檢校實州都督求皮務率土也田積數百萬以饒給無轉餉和雅之費建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卒諡曰貞師德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裴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遽之患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皆教之而華弟曰人有唾面而索之乃已師德曰未也索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閣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罷華曰墨汚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慮之及同列數稱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安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歎曰而莫曰裴公盛德我為所察乃不知若不遠遠矣然過要為將相三十年恭勤撲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鸞人多不免獨能以沙名始終與卿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要部

裴師德傳

論曰武后意在華今聽裴臣之奇藉用酷吏之苛法當時之士其以推獎臣沮酷吏為名並爭為鐵而赴之師德此時未嘗一語及之也舍殆耐辱至於可失諸或二張兒曹爾爾與來俊臣鳳輩爾度量雖然殊不芥蒂使武后猜聞不生尊敬嗟仰之不假而狄果公薦行矣師德平生所為薦梁公一事耳太子復位張柬之為相而薦狄與梁公力也然則師德之功豈小哉議者徒謂其無晚亮之嫌顯顯之迹指為免讎善碎名者焉知丈夫君子所不為流俗之耳目者

裴師德傳

互註裴客師德度江俄一跛男子負直就舟客師曰貞人在否可以濟跛男子乃妻師德也裴天贊曰仁軌等以其間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望塵若不及行行檢臨下以忠師德亮厚其族以功名始終者蓋近身男子也此段男子不取則活者耶

裴師德傳

裴師德字宗仁鄆州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刺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嘗以子孫相讓女適裴師德裴師德更說。上元初裴師德吐蕃其酋領論贊婆等王蒙曰吐蕃將發難曰贊婆大封曰裴師德自赤着操牛酒迎勞師德徐回感信開陳利害房為長悅後裴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束應詔與勇戰白水洞八遇八克民終切

楊再思鄭州人第明經為人佞而智初調元武尉使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若貧故至此囊中物無所事幸爾也物可持去初不為人言但假貸以還延載初再思居宰相十餘年阿諛取容臣送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從懷尼恭親王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飛折荅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金吾軀於時水珍閑坊門以覆再思入朝有車馬于浮者臣反叱牛不前悲曰溺宰相不能和陰陽遂我艱于行再思遠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黃宰相張昌宗坐事桓范範劾免其官武右意中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剛有功乎再思曰昌宗為陛下治冊珥而愈與為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責范貶再思戮令言

宗楚客字叔敖蒲州人及進士第神龍初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安  
樂公主親類之與紀處訥爲黨世號宗紀。累龍二年詔突厥使爲  
爲金河郡王而共部關懷患節路楚客等罷之楚客怒將兵戡邊監  
察御史崔琬延奏楚客處訥等威福納境外交爲國取怒請收付獄  
故事大臣爲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  
臣忠鯁爲琬誣詆中宗不能解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兄弟兩解之  
故世號帝爲和事天子李氏朕被誣。楚客性明達冒干權利聲望  
石祁闕趙延禧陳符命。顯帝帝大喜識者以楚客等欺神詭譎且  
有大咎又聲望譎其黨曰然吾在卑位尤災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

南面一日足矣外附筆氏內首迎謀故卒以收

祝欽明

祝欽明字文思京兆人權明經承庭天授間則天中英才傑出業與六經等科中宗在東宮欽明兼侍讀授太子經。景龍三年中天子將郊欽明與郭山禪陰迎享后意謬立議曰周官九大祭祀后祿獻則贊禮肅然則后常助天子祀天神地祇帝用其言以皇后為亞獻。初后廟婦上食中帝與群臣宴欽明自言能入風舞體肥醜據地挫頭脫目不曰下凡也左右顧焉帝大笑盧藏用歎曰是舉五經福地矣。景雲初欽明若水勸奏欽明為無行以詔依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遠放請不遠之乃脫欽明使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為說隱自見坐不孝先王罪曰中宗時權臣即向書以無以錄勿反天乃阿附韋氏圖用又坐是免逐諸儒共盡之。贊曰欽明以經授中宗為初大儒乃絕聖僻說引監宴郊見上帝

王璵

王璵方慶六世孫少為禮家學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璵撰諸家理學郊祀書帝尊以詞解中帝意背所稟校大抵類璵說初欽明曰漢以來聖賢皆有燕戲後世聖俗於此為高為卑至是與乃用之肅立又以詞稱見龍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治亂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一

諸夷番將

史大奈

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勤也突厥諸部手高祖與太原大奈提其親隸麾下桑顯和戰飲馬泉大奈與諸軍却大奈以助時數百輩擊顯和破之單遠振授光祿大夫從秦王平薛舉王世充實建德劉黑闥功殊等封實固公

馮盎

馮盎字門達高州人本北燕馮弘裔孫隋仁壽初湖成等五州叛賊盜請討之文帝詔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之曰不意蠻夷中乃生是人即召盎發江嶺兵擊賊平之隋亡奔嶺表武德五年始以地降封越國公。貞觀初或告盎叛太宗將討之魏徵諫曰王者兵不宜為

馮盎傳

變夷動勝之不式不勝為辱且盎不及未定時略州縣雖夷今四海已平尚何事反未伏常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韋叔諧諭盎盎遣智戴入侍帝曰謬一言賢於十萬象五年盎來朝俄而羅賓諸洞僚反盎為首軍先鋒盎持弩語左右曰夫盎勝負可知發七矢斃七人賊退走盎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盎善為治聞得最擅奸伏得民惟心平贈荊州都督卷六號南將軍

阿史那社

阿史那社本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年十一以智勇聞拜拓跋處羅卒後娶知禮治來十年無謀飲或勸軍賦以自奉答曰部族豐餘於我足矣。貞觀十年入朝授左衛將軍尚公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受賞社以衣奉詔秋高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之所取皆老弱陳陳太宗美其廉封單于公從征遼東中流矢擢去復戰死於陣部當官有功二十一年與契丹何力相率

契必何力

契必何力傳

五

黑齒常之

李多祚

李多祚傳

三

子倚信至渾城反威跌跌上其後反威之師光類華烈重無窮性其諒有餘故也城光類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篇已上

郭孝恪

郭孝恪許州人少有奇節不治貨產隋亂率少年數百附李密密善謂曰昔言汝穎多奇士不謬也竄建德之接洛也孝恪上調素王進討曰王世充力竭計窮窮其而縛可致足持建德秦衆遠來糧餉阻絕殆天亡時也若固守武牢以軍紀水固則建德應變會珍必矣王然之賊平語諸將曰孝恪策禽賊功在諸君右遷上柱國貞觀十六年改安西都護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俄拜龍丘道副大總管進討龜茲破其國城龜茲國相那利適去孝恪以餘部未平出營於外國人有謂孝恪曰那利素得士心今亡在外勢必為營城中願有異志願公備之孝恪忽其言不設備那利果舉衆陰與城內胡相應薄城鼓譟始覺之乃率千餘人合戰城中舉應那利孝恪殊死鬪

張儉

張儉字師約京兆人高祖起儉以功遷朔州刺史數民營田歲收穀數萬斛雖霜旱勤百姓相率贍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恩於部者歸歸于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嶺北者說成於相過省儉不榮示驕潔而已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遠矣思結叛以儉為使者撫納之儉車騎入其部召其酋帥慰諭推腹心咸旬勿歸命從代州都督儉勸墾田力耕歲數於私營富實儉恐房易驕乃建平糶法入之官屬悅喜由是儲斛流歲拜常州都督大宗將征遼東拜行軍總管領諸將討遼東前鋒時高麗使言其離支止至帝謂儉自新城路遼擊虜不敢出儉遣安城破賊斬數十級封衛城公儉後卒益曰密儉兄太師太僕卿弟延師左衛大將軍性謹畏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舉

王方翼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人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母居鳳泉豐縣方翼尚幼雅難肅保執苦不棄日懸田獵射獵於九墨為富家高宗立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奸豪脅息其交援持滿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藥布突詔越我周文王掩骼伯仁也絕交義賊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葬遷肅州刺史方翼治下全活甚衆芝產其地永淳初十姓阿史那圖弓月城方翼引兵戰賊而兵十萬踵至方翼連戰失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會大風雖金鼓而號呼無川者賊遂殺七千人賊皆驚潰西戎震服初方翼次焉水暴漲師不可度沈恭以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水一昔合諸本並時以為祥西域平遷夏州都督屬牛渡民窟山侯方翼為耕耕法張機捷矩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賴阿史那元珍入寇詔進擊時原無完糧方翼斷六板盡虎文鈞聯解合賊馬忽見奔駭遂敗因降乘乾舍利二部武后時因程務挺被殺并坐流崖州卒于道子均與兄與弟璿以文學稱時號三王

蘇烈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人號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自是賊不台境鄉黨賴之貞觀初從李靖襲頡利於磧口為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露露見牙帳號殺數十百人陰黨悉降與程名振討高麗致之從程知節征遼東率精騎破賊營賊衆大潰所乘鐵伏牛馬籍籍山野不可計尉遲管王文嬰及其功績制收軍不諒入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且公為大將而關外之事不得專顧副將乃得專之理不其然胡不問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恒為賊有胡人降文度殺之其寶及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此知節等還恐下吏權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獲

從黃魯忠勳兵進轉黃魯以還由是情事陣列踴躍定疆畛問疾收  
傷及唐之州縣極西極南高宗臨軒定戎服奉黃魯以獻策功  
拜左統衛大將軍邢國公。會都受復叛詔定方為安撫大使進攻  
之郡要計窮遂而轉降浮獻於乾陽殿蕭嶺以西遂定。後率師討  
百濟破之浮義慈等獻東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執其王賞賚珍寶  
不勝計卒諡曰莊

薛仁貴

薛仁貴絳州人少貧賤以田為業將改葬其先妻鄰曰夫有尚世之  
才要須過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  
名以自顯當貴還鄉里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主帥  
攻安市城高麗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  
欲立奇功乃看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雙兩刃戰勇矢盡呼而馳所向  
披靡賊象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師還帝

薛仁貴

薛仁貴傳

六

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關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  
得卿將交反還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宿衛皆  
散走仁貴曰當天子饑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死以警宮內帝  
遽出乘高麗而水入帝震怒曰卿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顯慶三  
年破高麗於貫城城陷皆應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  
餘人仁貴單騎生擒之。副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  
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仁貴曰臣在。帝曰卿射之。仁貴  
仰試以五甲射馬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  
歲十餘萬令驍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勇氣懾  
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尤壯。仁貴初  
補仁貴提平二千進或扶餘城諸將以兵集勸止仁貴曰兵在善用  
不在衆身率士拔其城因勞海略地扶餘降他四十城相率寇  
威震遼海後於新城築城於檢校同羅隨才任職策崇節義高

士衆皆欣然忘亡。咸亨元年吐蕃入觐命為大總管率郭待封  
之以接吐谷俾待封與仁貴等夷及是吐蕃其下頗違節度初  
大非川將越馬倫仁貴曰馬倫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謂老道然  
則有功運則敗今吾倍道掩賊不整威之矣乃進至馬倫以待  
而待封保險不進吐蕃率衆二十萬取之糧仗盡沒王師大敗仁貴  
與吐蕃約和乃得還仁貴嘆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莫不應有事  
於此父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復坐車貶象州會  
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今遼西不寧卿安得高枕不為朕指麾於是  
拜瓜州長史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  
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  
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前進去仁貴因連擊大破之獲生口三萬  
牛馬稱是求淳二年卒子訥

薛仁貴

薛仁貴傳

七

訥字慎言為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蕭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賂  
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發倉本備水旱安可飽衆人之仰  
私一家報上不與。開元初契丹奚突厥數入邊訥建議請就元  
榮持不可訥曰夏草薦茂無積方息不實餽餉因盜資俄國威威  
可失也天子方欲奮威四夷喜奇功乃聽訥言師至摩河山為  
覆亡盡其軍訥脫身走有詔奪訥官爵賊而吐蕃寇臨洮訥白衣  
補羽林將軍擊之破其衆以老致仕卒。訥性沉勇其用兵臨大敵  
益壯

程務挺

程務挺洛州平恩人父名振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畧不合帝詰之  
名振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在右曰若交戰當在朕前見朕頃餘人色  
不勝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請讓而辭吐不承奇士哉拜平壤道

行軍總管攻沙平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號為名將。務挺少從父征討以勇力聞拜左武衛大將軍嗣聖初則為單于道安撫大使兼突厥務提督綏禦士服其威愛突厥陣之不致盜邊裴炎下獄務挺與裴炎治或言務挺與裴炎相授結后即軍中斬之突厥聞務挺死率相慶為立祠每出師必禱焉

唐肅

唐肅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少孤授易於焉耆建傳禮於賈公彥舉明經高第。肅中詔突厥圍豐州朝廷議棄豐州以休璟以為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過寇號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士田良美宜耕牧隋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賜得以乘利而交侵昨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全固今而廢之則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肅中授梁州都督吐蕃入寇洪源谷休璟臨高望之見旗幟鮮明謂麾下曰吐蕃

唐肅傳

尉繚精不習戰焉為諸君取之乃破甲先登六戰皆克蔡京觀而還士其工與交與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覺休璟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乃曉具。西突厥諸蕃衆共相攻武后詔休璟討不少選盡所當施行者既而遂州建請屯置盡如休璟策后曰休璟用卿脫右衛尉恩李嶠魏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變十不當一。中宗復位加右僕射封宋國公延和元年肅卒諡曰忠。休璟以儒者號知兵有碣石關四鎮其間諸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賦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張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從之而後唐無虞患已踰八十

張仁愿

張仁愿澤州下邳人。有父武封武。中侍御史。神龍中肅宗於洛州其史會嚴其於仁愿一切捕殺嚴內賈情無敢犯尤

是賈嚴順幸為長史有政績時人為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為突厥所敗詔仁愿代之時點綴悉反西舉突厥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崇三交降城絕屬南寇路中宗從之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虞積實億計城鎮兵數萬。肅二年肅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肅二年卒。仁愿為將晚令嚴特吏信伏案巡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恩之為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衆著當時補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

王峻

王峻字滄州人少孤好學祖有方好之曰是子當與吾宗長家曠不樂為衙檢事擢明經第。肅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仰

王峻傳

始築龍郭龍戍平城江上開也出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刻石頌德。進升州都督。王峻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欲塞與都落無間延德北風何卒忘之今從嚴河曲使內伺邊錄久必為患且南方產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助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必南家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固勝之患此上策也卒障之下番軍參處廣也成為衛撫費甚人勞此下策也置之朔塞賊成禍萌此無策也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教峻將兵以討峻間行夜遇雪恐失期曾於神曰峻事君不忠不討有罪天所誅者當自負其心誠忠而天誅之則止雪反風俄而和聲起及之獲級三千以功拜兵部尚書平海曰忠。峻前韓特威慕節義有古人風其操下肅盡吏人畏愛給仁愿之詔元忠峻上疏中肅宋謀曰子再屬逆辭其殆乎峻曰公以忠得罪有得辭難犯耶悔峻卒後信安王梓

討吳於幽州告捷且言戰時士咸見陵與部將高昭應兵赴敵天子

行數千萬里窮討殊聞凱取其國猶鹿豕然可謂選值其才歟夫  
非據所不能耶據功名之地則綽綽矣林環仁恩賜皆至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一  
王義方

列傳

王義方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事母謹。淹究經術。性褻狎。高自標樹。舉明經。請  
京師。客有徒步。獲于道者。自言父病。華欲往省。因不獲。前義方解所  
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梓。不肯造請。資勢。太宗補晉  
王府參軍。義方欲娶。以夫人之姪。辭不取。而徵。乃娶。人問其然。  
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素善張亮。亮抵罪。貶。言。安。遂。道。南。  
海。舟。師。持。酒。餽。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亮。孝。見。元。四。維。廓。氣。  
千。里。安。統。神。之。聽。之。無。作。神。蓋。是。時。盛。夏。清。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露。  
人。心。義。方。安。人。變。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精。選。生。徒。為。開。陳。經。  
義。方。疾。當。時。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次。劾。奏。意。必。得。罪。問。許。於。  
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劾。成。陵。之。道。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上。言。天。  
子。公。卿。大。夫。士。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月。夜。  
之。四。面。漢。高。祖。失。之。陳。諸。將。皆。光。武。失。之。建。霸。魏。武。失。之。張。說。之。  
蘇。之。主。然。皆。失。矣。而。得。於。後。今。陛下。無。萬。邦。而。有。之。豈。不。哀。哉。  
無。地。罰。況。軍。報。下。後。臣。肆。虐。乎。假。人。威。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上。  
下。移。安。臣。獲。霜。堅。水。彌。不。可。長。臣。請。下。有。司。謹。治。正。義。死。狀。即。具。決。  
冠。對。仗。此。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校。按。古。所。以。恨。義。方。以。  
孤。士。觸。宰相。足。萊。州。司。成。終。不。復。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終。  
居。不。出。卒。始。親。徵。愛。其。不。每。恨。太。直。卒。不。容。於。時。

王義方

負平千字蔡期齊州念節人其先本劉氏十世祖賦之以忠烈自此

伍負因自姓負半千鵬水石也通書史泰童子對詔高第長事王  
義方以通秀見賞義方常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  
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書上書自陳臣家貧賤不滿千錢有田  
三十畝果五十頃間陛下封神岳泰家故當走京師朝廷九品  
無復草觀不復勞苦矣行年三十懷志累挫陛下何惜王隆  
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與推所長有一居先臣當  
伏死都市書奏不報。調武陟尉歲卑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  
反于良謁州半千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因半千于獄會薛  
元超持節度河責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便惠出一尉尚何罪耶釋  
之。俄舉岳牧高宗問兵家有三陣何謂半千進曰古者星宿孤虛  
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天師以義出  
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質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  
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拾是則何以戰帝曰善  
前唐書卷之二十三 負半千傳

既對策擢高第。為左衛曹參軍使以舊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  
謂為古人乃在朝邪境外事不足行且留待制擢正諫大夫詔入閣  
供奉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後任者皆洋拔少  
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半千下遷水部郎中。會詔擇牧守除陳州  
刺史復入弘文館為學士武三思用事以賢見忌出潁新二州刺史  
半千不專任更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半千事五君有清  
白節年老不棄樂山水自放卒吏民哭野中

韓思彦  
韓思彦字英遠鄆州南陽人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授監察御史  
或除記曹郎中出按州縣。巡察初南益川高貴兄弟相訟累  
年不決思彦勘府案餘以乳二人寢處有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  
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耶乃請檢訟會蜀大獄問舍振民然後以  
聞聖旨褒美。使升川方賊殺人主名不立醉切機刀而汗訊掠已

服思者疑之最集童兒數百舉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  
平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會其盜。後太白童見勸帝脩德以答  
天譴帝責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胃沒富貴主何事邪義  
府謝罪與諸武諸思者思者自免去放蹟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  
戶帝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耶思彦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大  
屈復召為御史檢出為江都主簿又徙新州錄事參軍客汴州有張  
僧微者宦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彦為頌餉餽二百不受因請為  
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謙不可輕用。上元中高祖召見用思彦  
久去朝儀矩疎野拜忘踊舞率飲元勳奏徙朱為丞卒于琬

韓琬  
琬字茂貞洛陽少崖檢校有姻勸舉茂貞名動里中刺史行卿飲  
唐制州貢明經才進士身年弱冠表門閭者行之禮也  
主入朝發止有始而為貴次為富次為貴次為富次為貴次為富  
則司正北五福歸而餞之主人楊輝文為友亦曰孝于家忠于國  
成之以忠孝之本也 前唐書卷之二十三 韓琬傳

今始充職請行無算時儒林榮之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  
中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言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  
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  
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間貴不  
勤而耕者無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汙敝中興而後  
貪者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有而立罰雖輕而不犯實雖薄而勤  
學校不勸而勤道靡不繼而戒其故奈何難以皇道也自茲以來往  
智巧斥棄諂諂勢者進守道者退諸附者無黜罰之憂正直者有後  
時之歎人趨衆脫風俗論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  
下亦今日之天下得清和及由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為平身之計  
仁義為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殊陛下步能盡  
察哉貪者謂能清白者謂孤泮沈者為黑剛正者為愚位下而歸  
與貪而奢歲月漸漬錢財不救其弊何由變淳之淳哉不務省事

而勢提獨下... 設法不知... 宗朝司... 屬臣見... 實泰之... 免往選... 罷執符... 吳相考... 今所有... 犯刑又... 查餘有... 察使先... 前唐書... 史乃耳... 聞詔可

蘇安恒

蘇安恒冀州人博學尤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 官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恒授... 嘗曰陛下... 蘇安恒周公授... 下身撫天... 督要州分... 尼雖猜刻... 者高祖太... 指河為誓... 歸李氏誠...

聞不報... 有容天下... 隆極指... 四國烈士... 位居臣... 龍其羽... 之賴... 薛登

薛登

薛登常州人本名謙光通貫文史善議論... 左補闕... 推引非... 禮遜明... 賢愚為... 則偷薄... 文翁以... 觀其行... 國其文... 詔禁文... 置進士... 以游歷... 策陳儒... 自後隋... 實用之... 諸賢亮...



正者獲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聖勇智安宗社  
林已危振黎苗之將溺乃令獨煩省律法明德樂萬邦惟樂寧界  
數惟陛下慎厥初脩其終夫禍者起於親貴紀綱亂於寵倖之於  
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下畏寵倖之過罪之暗也謂安之  
耶歸者之淫危之梯也謂福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教求俊  
於使朝夕詢誨其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罰姑求之通慎于耳便  
于身者無急賞姑求之非道蓋淫巧者拒之則淫巧息忠謹者賞  
之則忠謹進今儲官肇建王府復啓領米溫良博聞恭儉忠鯁者  
有忠臣請之貴顯國為之僚友及諸東宮置於遺補闕年並開  
使朝夕誦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脩不違頃章廢人安樂公主  
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倖人主威震天下然怙後威德神怒人  
譴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乎今陛下去其太甚開之以禮則可  
矣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監戒宜在厥初使君寵屈  
前唐書卷之二十二 柳澤傳

危觀過務善唯陛下然有僭竊急進樸素行業以助其非心願陛下  
不作無益不啓私門不差刑不監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  
終矣唐宗善之。開元中京轉帳中丞御史時市舶使周慶立造奇  
器以進大府澤上書曰昔露臺無光明君不忍象著非大忠臣憤  
歎慶立求媚聖意推傷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宜置於天下慶立  
矯而為之乎是禁典之所無故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罪薄廣示節  
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昔齊王宗廟為鄭州刺史未行卒。從  
祖範貞觀時為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雖萬紀不  
能輔導恪罪當死範進曰元齡事陛下猶不依諫止田獵宜獨罪  
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也計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  
仁明臣敢不盡愚帝乃解

馮元常相州人舉明經及第高宗時擢劍南道巡察使與利除害

人順類。嘗奏諫帝中宮權重宜少節帝雖置其計而內然之由是  
為武后所惡。元常在職備舉識鑒遠帝委遇待厚又不豫詔平  
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高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暴怒示百官  
元常奏石妄偽不可示群臣后怒出為眉州刺史劾南有盜夜掠人  
盡伏山谷元常論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而縛賊平轉  
州都督元常論不得至京師卒為酷吏周興所陷死。元常開門  
雖陸有禮法雖小功不部從室神龍中神其家大署曰忠臣之  
門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願通婚。從弟元淑歷三縣令右善去惡  
人稱為神明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娶妻子斥奉餘以給  
貧窮或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為苦中宗降詔書勞勉付狀  
史官元淑約索過於元常然剛直不及也

蔣欽緒  
蔣欽緒萊州人頗工文辭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祀  
前唐書卷之二十二 蔣欽緒傳

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欽以嬪韋氏天子詔禮官議奏曲意阿徇欽  
緒獨建言不可諸儒壯其節。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為萬郵主簿  
名高京兆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有題客舍他日欽緒見之  
曰是子曩後特耶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推其文異等因謂曰明  
友之過免未晚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薦引士類此。欽緒  
治道嚴更整嚴雖絲秒罪不貸後未滿至忠被召欽緒戒曰以宗  
才不患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忠竟及禍歷汁魏二州刺史卒子  
光

蔣欽緒  
沈亦專學傳學少有名以孝廉授洛陽尉時監御史陳元演按弟  
清俱為才更有名天寶間就知河南司馬宗素與常奏訊覆檢句  
而廢事平則斷精允群奏英能崇也。元常中宗歷四縣令吏政統  
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并勝較勝。曰蔣欽緒公供僕當有素士

得脫休尼矣毋挽其清也。遷長安令元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遷於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

唐臨

唐臨字本德京兆人武德初為萬泉丞有輕囚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因使就農畝不許臨曰有所疑必執其罪令後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因如期還。遷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候持節按獄交州出充繫三千人。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補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冤所以絕意帝數曰為獄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永徽元年

唐臨傳

年請拜御史大夫蕭齡之掌任廣州都督吏賊當死則蕭齡之詔群臣議請論如法詔戮于朝堂臨建言群臣不知天子所以議之意在律有八王族戮于鷹犬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今臨之貪賊很危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他囚故議之有司又今入死非堯舜所以刑刑者不可為後世法帝然之齡之免死臨後為潮州刺史卒。臨後薄寡故不治第宅性勞通事務隨人過見妻子必正衣冠。兄故貞觀中官更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為限臨請以冬初集盡奉春止後遂為法

唐紹

紹為太常博士韋顯人請犯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紹曰該次本軍容貴帝戰冰花以為警衛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龍錕郊犯天地不參設祭得開闢闕不省。玄素請武驪山紹以此儀坐失軍容帝怒責紹傳記斬之

張文瓘

張文瓘字雅圭貝州人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刑參軍。時李勣為長史瓘曰雅圭今之管蕭善所不及勣入朝則參軍。時李勣勸贈二人皆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為嫌若其先豫少決時曾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彈其守約宋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端因極推引。乾封二年高宗與勣同為宰相時高宗造蓬萊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馬萬匹瓘嘗言虛耗民力及金帛所費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廢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人口減半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帝善其言為戒馬勒千。改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雖有小疾因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曹後拜侍中諸因聞其惡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嚴正未嘗回容諸司奏議悉心糾駁故帝

張文瓘傳

之或曰已議即皆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文瓘請息兵以懷異俗詔可卒謚曰懿。四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文瓘兄文琮好為書筆不釋手。為建州刺史州尚漁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曰春秋二社本于農今廢不立田畝卒荒或求之思乎神在于教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社場民悅從之卒于官

徐有功

徐有功字明經吳郡司馬參軍為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吏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詔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潛位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等搢紳石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鉤連掩捕護送楚涼嚴慘又仍引天下豪傑使者即按一切以及論右輒勸以官賞於是以身憂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時張那王仲達家奴督飲與

積餘慶相聞知會冲坐逆誅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難治反狀  
聞有司議餘慶更求昌教法當流魏元忠謂餘慶與冲合謀明甚請  
殊死詔可有功曰永昌教令與他正同惡犯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  
原之餘慶救後被言是謂支黨后曰何謂犯首答曰魁首者他正是  
已既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遂免死時在走陞者  
數百人皆縮頸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毅然不撓及有韓紀孝  
者授餘慶業偽官前已物故賴仲瑛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建議曰  
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新法無斬法則無得相錄所錄之人亡則所  
因之罪滅詔從之。任知古等七人被誣當死右謂宰相曰古人以  
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許公焉知古等賜以再生俊臣固請如法  
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俊後為周  
興勳素免官。俄起為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  
今繫危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  
唐書卷之二十三 徐有功傳 三

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松坐使以  
上會赦免諭百日不首者復論首者赦及不首者有功奏曰陛下寬  
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  
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赦前事則與律爭令赦前  
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則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切為陛  
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曰比選曹謫囑公羅謫蒲  
略幸表生情法外備理而刻薄更顯有威嚴雖朝廷進表列歷內陳  
斗閣弗聽叩鼓弗聞使中其竟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  
法司推斷難法深抵罪也。又上疏曰三司理斷受所上章攤塞不白者  
皆許臣按驗勅登尋祿服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寶孝  
謹要應為其奴怖以故舉教為夜解因告以嚴祖薛李相約之寵當  
死有功明其枉率親勅有功黨惡過當棄市有功發步去后召詰曰  
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臣默然處

得城死有功免為民。起拜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被獄雖有功  
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賞賜君於死今主之  
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念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  
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彼有功為獄掌持平守  
正以執法究問凡三坐大辟將死太然不憂赦之亦不善后以此重  
之防全活甚衆酷吏更為少衰然疾之如讎矣幸會昌中追謚曰忠正  
。初滿好禮讓有功為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  
今有功斷獄天下亦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  
已有功居革命之際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  
守死明道身蹈陷者救矣以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  
于張盧若盧曰徐公當雷電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  
五世孫簡宜宗時拜河中節度使突厥發兵以千帳度河自歸詔商  
緩定商表靈山東寬鄉置備征軍九千人發紙為鎧勁矢不能  
唐書卷之二十三 徐有功傳 三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戚其心惟一於法身陷死以救人之死故  
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怒目將內挫虐罔不使天下感於燎可謂  
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舉不信夫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二

列傳

崔融

崔融字安成齊州人擢八科高第武后時累遷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開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開市以市多淫巧而開通未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雖欲工商而不及往來且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隱少在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有知師與費廣雖倍養商旅加款齊人可也后納之融為文章婉當時未有華者朝廷大筆多手救安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謀武后哀憐最為寵絕筆而記時謂恩若神竭云

崔融之會狀

從字子又少孤貧講學不廢擢進士第為推官以母喪免兄弟屢棄手疏松栢喪關不應碎命。久之遷吏部員外郎時史給選者成牒以先

前唐書卷之二十三

崔融傳

乙

後西賦限出一限出之後遂為法。為御史中丞所彈治不屈權幸為引御史務取實重無退者。遷尚書右丞王承宗請割德棣兩州而遣子入侍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狠請非平使可屈請以五百騎從許之恒靈時十數疾趨集軍士巡場宣詔為陳逆順大節禍福之效有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貌愈恭至陛下即授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長慶初由尚書左丞領鄆坊節度為鄆

項互市牟陽類先達帥守從獨不取而軍慰待之亮不敢盜掠。大和六年卒下有剽肉以祭者及附議曰正。從為人嚴倨在朝後校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退階品當文門終不請位方鎮內無聲伎器玩士大夫賢之于慎也

崔慎由

崔慎由

慎由年幾止德警強記實端厚有父風采由進士第崔賢良方正異

等備進工部尚書與肅都府有隙。宣宗餅及年藥病渴且中藥而國嗣未立帝欲辟敵患無其端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敵為有名帝惡之鄭衆是謂去之。安潛字進之進士擢弟咸通中為節度使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寡人增辟繕城。上以力賞仰朝廷首請會兵討捕流令精明城畏之不化陳許境卒諱曰正安潛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閱具獄未嘗不身聽之。唐會咸通初為徐州觀察使晚律令然辯急為政剛猛餘軍素驕而唐會長子撫民短治軍士多怨之

徐孝伯

徐孝伯兖州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為文對策高第調蒲州司兵參軍特司戶率蜀漢判司上李豆工書而孝伯獨辭時稱河東三絕。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孝伯李矯居首會鄭登上南郊賦一篇辭致典輝開元二年卒。孝伯事家禮謹撫諸姪同已

前唐書卷之二十三

徐孝伯傳

二

子東華累朝後來禽然慕傲晚為文稍強溫然當時不及也。始武后時大獄與王公卿士以語言為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孝伯著拒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振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復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當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父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

為世戒云

蘇味道

蘇味道趙州人九歲能屬辭與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嶠進士中第。累調咸陽尉裝行儉十之會征突厥引裝若道為將軍偵味道作章懷華而具開微清密當時盛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待郎後因張易之敗與黨附貶眉州刺史卒。味道號五湖先生嘗占察其為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門館求自營而已嘗謂人曰味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悞悞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模棱子性友

受命宋元皆請託不遵因慢折之宋道怡然不有

五註續集為國賦

豆盧欽望

豆盧欽望雍州人長壽中刑拜內史李昭德被罪有司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問君賊趙州刺史中宗復位擢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樞積十餘年方易之等怙勢宣然怙威親聞王室戮忠賊獻其非常不無有所裁抑獨謹身諄諄自全

崔元綜

崔元綜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恪謹坐政事堂秉帶絲日不休假尤護細弊外若謹厚而中刻薄每受制鞠獄必潔垢索疵不入死不止人畏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縉紳為廢

周允元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人自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

前集卷之二十三

周允元傳

三

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耻其君不如兆舜武三思勸奏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戒安得為過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人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辯對仁傑請書不置吏讓之客曰黃卷中分典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衆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吏誣訴熱酷使圖立本召訊具其才對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洽海遺珠矣。德教并州法曹親在何陽仁傑登太行山及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久之雲後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仁傑請代行。丞告其誼每曰狄公之實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昔還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擅管才危懷義坐誤斧昭既結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曰漢有盜高朝玉環文帝欲罪之張敖辭之廷諍曰假不取長陵一杯

王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今誤伐一栢殺三臣後世謂陛下為

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授侍御史王本立怙寵自肆

寒其基本立抵罪

行入道不通官捕繫窮訊而餘曹紛紛不制制仁傑曰其計窮且為

虐乃開省原格出繫者累而縱之使相曉背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

。帝幸汾陽官為知頻使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

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號遠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

道何妬女避耶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出為寧州刺史撫和

我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

又元中丞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止夏禹吳太伯李

礼伍員四祠而巳。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

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中理不言且累陛下欲

恒意然此皆非本意謹請至此有詔悉調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勞

前集卷之二十三

狄仁傑傳

四

勸則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宛阿亦

為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曰亂河南

者一越王公童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無辜之人咸塗塗炭是

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如得上方斬焉勿加君頭雖死不恨光輔還

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天授)二年歲以地官侍郎同平章事

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諸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

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諸者乃不顧知后嘆其長者時大

學生謁息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

軍實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勾扶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

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為報可則胥子數十凡幾詔即為定今示之

而已后納其言。會為來俊臣所構捕逮制獄俊臣引仁傑置對卷

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國實俊臣乃提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

我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執素為黨公且死仁傑數曰皇天后土

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領注血以沐面德壽謝守者疾馳即馬  
華書帝置諸衣中于光遠得書上變因免死貶歸澤令邑人為置生  
祠。高麗通天中契丹陷其州河北震動推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  
賊至驅民保城諸守具仁傑至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  
為立祠。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  
忠。拜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  
皆在先天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  
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所不能至者國家既已  
之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  
苦勞費財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  
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  
費租以度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村柵空虛轉輸不絕行役既久怨  
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  
旱起矣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風珠遂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  
車師曰正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突  
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  
瑟羅皆陰山貴種代權沙漠若安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為可汗  
冠忠則國家有繼絕之義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嚴安東實  
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罷矣  
王省外寧容有內虎陛下姑教還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賊上  
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賊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頽墮之  
虞賊利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請廢  
復高姓為君長省江南轉餉以息民不見納。后次以武三思為太  
子以問宰相裴炎收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此句奴犯陛下  
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論月不及千人應陵王代之不決曰  
五萬今欲離疏非處陵王莫可后怒顯義父之召謂曰朕教孽孽

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微陛下乎且太子天  
下本一掃天下老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  
之子孫先帝震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瑞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  
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  
享榮顯三思立願不附姑小兒也陛下立三思則千秋萬歲後常  
廬陵王於旁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請切至  
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  
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李昭  
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還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校忍  
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突厥入趙定殺掠其眾詔仁傑  
為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  
諷者以為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偽官或為招  
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比緣軍興調發重傷破家  
產剝屋賣田人死人不為售又官吏役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  
事迫不循禮義投迹大率以圖除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  
水也墮則為淵疏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住今負罪之伍潛藏山  
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盜賊聚結故臣以為為逆都督然不  
足憂中土不寧可為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  
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顧當設河北一不問罪詔可。李楷固路  
執整討契丹克之獻俘舍檻殿后大悅二人者未幾丹李肅忠部將  
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  
任若貸死必感恩至是凱旋后舉酒獨仁傑賞其知人。后將造浮  
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尼一歲助之仁傑諫  
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  
違南未寧宜寬征鎮之傳省不急之務就令願作以濟窮人既失農  
時是為棄本一方有難何以救之由是罷役聖厝中則平諡曰文

憲。仁傑所薦。遂若與東之桓彥範。敬瑄。如崇。皆為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鶴馴擾之祥。中宗即位。封梁國公。子光嗣。聖曆初。武后昭幸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以攝機聞。后曰。伯矣。內舉果得人。主中書。府事。子不義。此。

狄彥模

彥模。字汝議。及進士第。則正有祖風。歷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從權給事中。左藏史。盜度支。繼帛。受宗以經赦。詔勿治。彥模封還詔。對曰。典史犯職。不可免。帝曰。朕已赦矣。長官吏亦宜宥。彥模失信。舉失罪人。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為憚。遷御史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綱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長史顧望。則職廢矣。卿果公。後當詞家聲。彥模頓首謝。江西觀察使兵士。加給其軍糧。用上從。彥模十萬。彥模劾奏。觀使為陛下守土。宜國詔。詔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李由已貽弊。一方士罕。由是貶彥模。州別駕。

郝處俊

郝處俊。安州人。甫十歲。而孤。父長好學。彥模。彥模。第進士。累遷吏部侍郎。高祖。詔李勣為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老弱。處俊方據胡牀。體胖。安。餐乾。不顧。料精銳擊之。勇卻。壯其謀。時浮屠處。連多。治。丹。可以續。半。高。欲。之。處俊諫曰。脩短固有命。其方之。前。將。無。服。帝。納。其。言。歲。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曰。王。者。無。外。何。為。守。禦。而。重。門。擊。柝。不。虞。乎。我。嘗。疑。秦。法。為。克。荆。軻。匹。夫。耳。已。首。竊。發。群。臣。皆。荷。絛。負。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雖。非。數。者。美。三。漢。人。皆。懼。族。交。有。致。拒。耶。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帝。曰。善。初。顯。慶。中。中。令。孤。德。蔡。劉。嗣。之。攝。國。史。大。後。許。敬。思。復。加。諸。次。帝。恨。敬。思。所。紀。失。實。更。令。宰。相。刊。正。處俊乃。

袁左史李仁實。欽。則。蓋。為。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高。帝。親。臨。朔。朔。閣。時。亦。與。典。太。常。皆。使。分。東。西。朋。帝。詔。羅。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解。負。處。俊。曰。後。所。以。示。重。子。無。班。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無。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誘。後。排。兒。優。子。有。辭。無。楚。爭。黃。勝。相。繼。謝。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遂。止。數。曰。處俊。遠。識。非。疾。臣。所。遂。遷。中。書。令。帝。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譴。見。於。天。下。降。災。諸。人。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大。宗。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夜。服。家。事。遂。以。卒。帝。哀。其。忠。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東。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復。無。玷。不。能。害。與。身。計。圖。師。同。里。俱。宦。遷。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資。顯。故。江。淮。間。為。語。曰。貴。如。郝。郝。許。富。如。田。彭。孫。家。賢。為。通。事。

郝處俊

郝處俊。安州人。甫十歲。而孤。父長好學。彥模。彥模。第進士。累遷吏部侍郎。高祖。詔李勣為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老弱。處俊方據胡牀。體胖。安。餐乾。不顧。料精銳擊之。勇卻。壯其謀。時浮屠處。連多。治。丹。可以續。半。高。欲。之。處俊諫曰。脩短固有命。其方之。前。將。無。服。帝。納。其。言。歲。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曰。王。者。無。外。何。為。守。禦。而。重。門。擊。柝。不。虞。乎。我。嘗。疑。秦。法。為。克。荆。軻。匹。夫。耳。已。首。竊。發。群。臣。皆。荷。絛。負。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雖。非。數。者。美。三。漢。人。皆。懼。族。交。有。致。拒。耶。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帝。曰。善。初。顯。慶。中。中。令。孤。德。蔡。劉。嗣。之。攝。國。史。大。後。許。敬。思。復。加。諸。次。帝。恨。敬。思。所。紀。失。實。更。令。宰。相。刊。正。處俊乃。

朱敬則

朱敬則。字少連。老州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諸。善。與。人。交。報。其。急。難。不。責。報。於。人。初。武。宗。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與。大。獄。謀。將。謂。大。臣。至。是。已。華。帝。事。遂。寧。敬。則。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秋。門。張。公。室。無。用。之。費。損。不。息。之。勞。力。受。功。亟。戰。疾。耕。既。度。而。富。遂。屠。諸。侯。此。敬。則。之。所。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賊。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問。之。以。淳。和。泰。乃。不。然。淫。虐。嚴。暴。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以。孫。通。事。廣。祖。當。榮。陽。成。京。關。難。約。將。智。勇。固。未。蒙。敬。則。一。訖。進。退。棄。捐。食。基。之。人。及。區。宇。

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此知變之善也仙若高帝斥二子  
詩書則後道爭功拔劍擊柱舉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  
義者聖人之遠慮也求於及世仁義者先王之意也禮者先王  
之陳迹也拘事易物損得精流糟粕棄仁義而獨其輕子國家自  
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則流言外則難故不設銅距上言其  
明則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罰開告端故能不  
以房闔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意趣者無善迹促往者無和聲杜  
而不現行察飢不鼎食即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頭蓋秦漢之失考  
時事之罕下寬大之令流憤然之澤去妻妻之角牙頗奸險之亡乃  
寒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險迹願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  
言。遷正諫大夫兼脩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得郎章安石  
聲聞其素史歎曰董狐何以加也左宣古之良史也世人不知史官權  
事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  
也。時賦繁重民多湯折后數召入禁中訪得失得進平章事。張  
易之搆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  
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敬則後為相祖雍誣奏與  
王同收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涪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求  
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兄弟居口下斗  
貴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為先細務不肯弛領表驛報以舉德古  
有文武才用為桂州都督屢服其威惠相率降焉魏知古為參軍  
恩敬為右史辭職職始推舉仲長統論封建指秦為失敬則以為  
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等論明之儒代以為如  
晉宋嗣位卑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休等月將無  
飲融並衰復矣尚有遺者耶劉詢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  
往為相祖雍等所誣賴於是追贈秘書。兄仁範字德容隱居夢  
雲梅子第曰終歸路不枉百步終身懸臂不失一段有亦為白鶴

唐所不獨按察使趙承恩奏其異及事貞年千魏知古共誰為之  
先生  
贊曰武后承唐中葉操縱生柄制天下而擢神器仁結疎耶奮  
意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  
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沈光成池薄授五龍夫之以飛世以為名  
方高宗舉天下將以韓后廢侯固爭不使妻秦夫陰反陽至奸人  
街怨仇當以逞前無古人蓋所謂誣形於主耶敬則一諫而惡識  
之獄棄時而後言者歟  
論曰宋璟排張易之之朝蘇良嗣批薛懷義頌吉公凌武懿宗吾  
見其剛矣然無益於存唐仁傑途巡諷諭言隨湧出謂厲聲色以  
折凶淫徒勞人耳寧若以理感之但太子復位則人心自固雖百  
張薛奚為哉方茲時太宗德澤在人必以克難各殫其兩養虎狼  
近雖懷臂耳前首多矣至知大體考事實者惟果公一人爾武后  
有英材者也徐敬業既誅召群臣厲責皆汗下不敢仰視謂文法  
吏難敵不快人意思得一奇士任使苟非英材孰能然哉其喜  
好殺正自覺其非特頻勢怙迫不得不爾然其長慮却顧之計亦  
審矣何則當時犯顏片言者不塗肝腦於酷吏之手則友朋既於  
無人之鄉至仁傑則屢犯屢赦累留蓋后意承嗣三思聖子  
元子不可付以不道之基業已亡則欲持李氏者聞起而外之失  
矣不若還太子與唐室尚可撥善名於後世此所以回心而將  
然於仁傑也等為女禍殆與司晨已婦執迷不知變竟為人而  
臨者異矣  
王維  
王維字摩詰以字顯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  
外臣琛瑋等數方慶至秋毫無所索於郡中育頌晉墨方慶約官  
不得與交通犯者彌論以法境內清畏維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

著號第一詔賜瑞錦雜錄以著善政。遷侍郎同平章事。方慶等以  
令恭及大功喪未葬不聽朝賀未除弗豫享宴比群臣不遵用類奏  
敬詔不可長有詔申責內外畏之。后嘗就求義之書方慶奏十世  
從祖義之書四十餘卷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有惟一抄從祖  
獻之等九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徧示群臣詔崔融序其代附號寶  
章集。后欲季冬講武有司不時辦速用明年孟春方慶曰按月令  
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孟春不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  
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金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冰凍為敗雪  
霜六擊首種不入此乃三時並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願陛下  
不違時令乎制褒允。是歲貢拜左庶子兼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  
臣於天子未有斥方子名者今求門殿名多嫌觸請一改之制可長  
安二年卒諡曰貞。方慶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  
者有所咨質酬復漸皆故門人以為雜禮答問家聚書多不藏秘府  
前唐書之二十三 止辭傳

韋思謙名仁約鄭州人八歲喪母以孝聞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員  
殷門諫反不得進官尚書高季情曰子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

德耶。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撓動山岳震懼州縣無不  
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知直思謙劾之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  
或爭之答曰吾翁直獨機輒發服卿身乎大夫當敢言此要須明日  
張膽以報天子焉得錄錄係妻子耶。皇甫公義引為分曹參軍詔  
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為數旬客以重吾府改侍御史高宗賢之每召  
與語雖甚恭從倚軒檻猶數刻罷疑欲劇事多與參裁。累遷右司  
郎中尚書左丞振明綱轄朝廷肅然。進御史大夫性寒樸顏色莊  
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體或以為識者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鳴鳴  
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復為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與  
御史鈞禮思謙獨不答曰班列故有差忒何尚姑息耶後致仕卒子  
承慶嗣立

韋承慶

承慶字廷休性謹畏事繼母為篤孝擢進士第遷司議郎僕鳳中  
前唐書之二十三 韋承慶傳

詔太子監國太子稍增聲色與士功乃上疏極陳其端又進論等威  
太子頗加納。承慶嘗謂人所以擾陽尊疎本之於心乃若雲霧咸  
譏揣當世亦自廣其志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  
某。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夫攝  
大夏係巨川必擇文梓餘艘上疏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隘寬於一  
木乘膠船也。上謂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隘寬於一言  
有合而付大任夫堯舜非猶臣試諸難况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  
揆萬機昇小人哉書聞不報。轉天官侍郎脩國史凡三掌銓選  
平允識者公之時議草赦令咸推承慶召使為之無撓色辭辭授  
而就數歡其仕卒諡曰溫

韋嗣立

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僚母遇承慶嚴每苦報解衣求代母  
不聽嗣自攝母威福為均愛也此晉王覽第進士承慶解脫開舍人

武后召立謂曰爾父嘗稱二子忠且孝堪事朕此兄弟稱職如而  
父言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時學校廢刑濫及善人  
乃上書極諫永淳後序序蔡微胃子表微儒學之官輕章句之選  
貴關養生以微俸非與英平流以背崇去番與間仕人彌多公行  
謁選補愈繼經術不聞猛暴相夸陛下誠下明詔追三館生徒王  
公以下子弟一入太學尊尚師儒發揚勸獎然後舉銓總各程所  
能以之臨人則官無曠民樂業矣又曰揚豫以來大獄屢興王公士  
人至連頭就戮道路籍籍咸知其非而鍛鍊已成不可翻動願陛下  
廓天地之施雷雨之仁普皆原洗則天下嗟然知向所陷罪非陛下  
意也。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後以為憂李  
嶠唐休璟俱未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詠不行非過  
累不得遺請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後曰誰為朕行嗣立  
白由典選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群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汴州刺  
史由是揚番思等十八人悉補外。景龍中拜兵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出又恩倖食邑者衆嗣立建昌令原  
幣耗竭無一歲之儲代見營立寺觀鴻俊然大抵費常  
千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陛下豈不思又食封之家日月微  
衆臣觀國初食封不三十家今特恩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又封家  
徵求侵漁百姓怨嗟或貨易珠寶無少息下民憂乏何以堪命臣  
願以下課一送大什米諸莊莊戶終禁止自後以息重困臣固  
官建吏本於治人而務安之也明官猶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  
鄉曲之譽然後許於州州已試然後許於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  
不謂所擇悉而所壓深乎今之取人未試而還選務微俸俸有餘  
雖故文若治官則同邪賊汙武者治軍則庸懦以弱國家大事豈甚  
於此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授京官坐負又聲稱下者乃  
典州史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疑縣朝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

精加汰澤凡諸曹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  
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與太平帝不聽開元中詔李璡曰孝。初  
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承慶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  
為宰相世罕其比

韋濟嗣立子  
濟開元初詔調郾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聚謝有詔問所  
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選戶部侍郎為太原尹著先德  
詩四章世服其典懿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君之濟文雅頗  
能脩飾政事所至有治績

韋弘景嗣立弟  
弘景擢進士第累遷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貴幸憚其頑不敢恩以私  
。拜尚書左丞殿正吏銓所除六十餘官不當選資郎吏肅然望風  
。將整揚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詳議虞卿私造門弘景厲言曰有記  
前唐書卷之二十三 韋弘景傳 十四  
按公尚私謁耶惶恐去遷禮部侍郎卒。弘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  
有守當時風教所倚賴為長慶名卿

陸元方  
陸元方字希仲蘇州人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徵外  
方涉海風濤驚怖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煙使濟而  
風訖息。擢天官侍郎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  
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責之對曰衆臣所知不暇問雖黨又薦其友崔  
元暉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後拜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後嘗問外事對  
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面奏民間碎語不敢以聞昨自下除太子右  
庶子卒。元方素清慎執事每進退辭后必先訪問外親知  
臨然水寒驚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典者又曰吾當壽似仙  
又耗傷吾神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情景融知名

先器職沈震輒利高第時吉頌與元方同為吏部侍郎頌雅象  
先為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頌曰為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耶  
景雲中進同平章事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為宰相湜曰象先入  
望宣幹樞近若不著提政辭主為言之並知政事然其性恬靜欲  
議論高簡為人推向湜曰陸公如於人一等公主既擅權召宰相議  
立寧王象先不可主怒更與實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  
等坐為主防進將同誅元宗遣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也以保護功封充國公為益州長史政尚仁恕羣抱真諫曰公常  
峻朴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君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立  
威乎卒不從而蜀化寧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第陸其留何  
不簡耶故野至民更懷之卒謚曰文正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  
庶紹先構是謂象賢者乃賜名焉。弟景倩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  
畢構戮州縣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強清某詐清惟景倩曰  
前唐書卷三十三

陸象先傳

陸象先字子夏吳郡人。景融美姿質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以蔭補  
新定令政有風績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答景融諫不入則  
自焚母為損感人多其友元方從父餘慶

陸餘慶

餘慶已冠名未顯元方表惜曰子夏爾名宦不立奈何餘慶閉戶  
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遷鳳閣舍人久之封廣平郡公太  
子右庶子餘慶於寒品晚進必慮力薦籍人有過輒面引退無一言  
終太子詹事謚曰莊。雅善陳子昂等號方外十友餘慶才不逮子  
昂等而風範敏辯過之。武后時酷吏用事(中)朝倖臣貴主封  
太行陷利樂禍之人與相乾沒雖至貴驟用而親不及陸餘慶以道  
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尤

王及善

王及善洛州人父君愕有沈謀從(太)宗征遼死于陣及善以父死事

魏州公卿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播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虜盛  
公雖病可與妻子行為朕外治為弄敵也因延問朝政得失及善陳  
治亂所宜后悅曰崇冠求也輔政本也公不可行留拜內史。來俊  
臣等欲當死後欲釋不誅及善曰俊臣凶狡不道奸惡善良天下疾  
之不可不誅元惡且淫亂胎禍憂未既也后納之。及善不甚文而清  
正自持為事不可奪有大臣節後改文昌左相卒

李日知

李日知鄭州人及進士第(天)授中(天)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  
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常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  
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獄吏棄及而武后用  
日知議。景龍初(中)知政事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定臨幸燕從官  
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誠(中)他日謂曰卿將雖朕亦不敢諫非公  
挺直何能爾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為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日  
前唐書卷三十三

李日知傳

十六

知將有請不諾于家歸乃怡行妻驚曰產利空何辭之遽日知曰  
任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蘇不治(中)國唯飾臺池引賓客  
與娛樂開元中卒

杜景佺

杜景佺冀州人性嚴正舉明經中第累遷發中侍御史出為益州錄  
事參軍時房嗣業從益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答貴更以示威  
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為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日據耶公持咫尺制  
真偽莫辨即欲攪亂一府也左右罷去既乃除荊州司馬大張之曰  
歸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知名。入為司刑丞與徐有功  
來俊臣侯思止專治獄時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延載初同平  
章事(中)當季秋出梨花示相以吉祥來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  
再華周家仁及行葦之比景佺曰陰陽不相奪倫續即為是今草  
木黃落而水復花實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蓋臣懼事

李懷遠

李景伯

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命為回波詞多以謔言媚上或要巧謬寵至景伯獨為歲規語以諷帝帝不從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景雲中有建言置郡督府非是詔群臣普議景仲與盧備談今天下諸州分隸郡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上裴非強幹弱枝經邦軌物之誼願朕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乎重任裴以制奸宄由是停郡督

李景伯傳

法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四  
列傳

裴炎

裴炎字子隆絳州人寬厚寡言炎有奇節補供文生休滯它生或出游炎讀書不廢服勤十年尤通左氏春秋舉明經及第高宗時拜侍中受詔輔中宗。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耶炎因與武后謀廢帝為廬陵王更立豫王為皇帝后已持政稍自肆豫王雖為帝未嘗背天下事炎謀乘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收天子令久雨后不出徐敬業女與后議討之炎曰今若獲子明辟賊不許而解崔客曰聞亂不討乃請歸政此必有異國后乃捕炎送詔獄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后曰朕知炎反遂斬于都亭驛籍其家無脩石之藏。切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

裴炎傳

6

劉禕之

劉禪之禪天子希夷常州人父子異在隋為著作郎峭直有行常面折僚友短迭無餘訾李有禁曰子翼吾人人都不憾丘選初呂之禪以母老詔許終養李襲譽嘉其孝妻所否為孝慈里梓之少以文選洪文館學士上元中高宗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儀鳳中高宗吐蕃寇邊帝訪侍臣所以置之討之宜人人異謀禪之獨勸帝戡威得冇捷之惠帝納其言。拜相王府司馬帝謂曰卿家忠孝朕子賴以師矩冀逢生祿不徒而捷也后既立王為帝是時詔令叢繁禪之恩致筆缺載可占段小選可持也。武后時房先敏坐累貶斷于相府為味道謂曰太庄者禪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罪於上陳齊州加按之太中大天后因曰君為

元首臣為股肱以手足移於腹背尚為一體乎律之引過歸已忠臣也王德其推順曰戴至德無異才惟能歸善於君為時所服后曰善。後私語賈大隱曰后能廢斥立明帝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垂拱中以拒制賜死于家初律之得罪廢宗申理之律之曰太后威福由已而帝營政速吾禍也臨誅神色有若從軍得數紙詞懇哀到人皆憐之

郭翰

郭翰常為御史巡察龍右多所按劾次寧州時狄仁傑為刺史民爭言有異故翰就館以紙筆置于按謂翰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君美於朝母久留即命駕去性寬簡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

魏玄同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人進士權憲遷吏部侍郎永淳初高上疏言選

魏玄同傳

舉法弊曰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誼衰薄者下吏不攝職廢官非其人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武德貞觀廢事草創人物同之天肝大聖享國求年異人間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遷集後至十不收一取合濟泰更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職得王以伯素為太僕正命曰欲簡乃條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侍中大夫五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及太宰內史丞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典賢詔事是分任職司而統以數職其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皆從事志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至于今以刀筆量才書察行法與世舉其來久矣又文之量錄度之懸非門及則不識其非所安則無以察況天下之大士類之繁可容人乎乎又口吸任者間非其選至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下筆繁親疎情親勢要悠悠風塵此為奔競

李昭德

李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都令張仁軌夜門至太宗

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盡一之制帝意解由是免死。遷侍御史母卒盡慕則士貴。賈帝遣使就所求其間乾祐雖強直而昭小入嘗為吏所賣坐流。昭州昭德強幹有父風擢明經高宗元平州拜鳳閣侍郎中平章事。王慶之來徐代數百人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昭德苦殺慶之因。奏曰以親親言之矣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為萬。世計后乃止承嗣恨昭德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知也。時來俊臣代思止蕭文法數謀昭德大臣昭德奏其詔因

魏玄同傳

品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人朋後為周興所誣言玄同

三

史 130-719

不通狀平榜教思止其黨新難阻然昭德頌佑謹為表指目在橋上  
疏曰陛下自長壽以來親厭念細政推委昭德兼恩權綱而才小任  
重負氣強峻難育下民勢同列壁威令冒天下社口臣伏見南臺  
秋目群臣奏請陛下制已曰可而昭德地言不可制又從之臣觀其  
磨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夫小宗治生有千百之費將以此  
入尚變失授死天下之重可輕委寄乎后由是惡之來俊臣譖以逆  
謀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殺族莫不究昭德而快俊臣

吉頊

吉頊洛州人性陰寇政言事舉進士及第又強敏故后倚為腹心聖  
曆中則進天官侍郎張易之兄弟以寵盛思自全問頊計安出頊曰  
公家以倖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策非止保身且世世不  
絕曰天下思唐父矣盛陵斥外相王幽閉公盡從容請相王盛陵以  
副人望易而為賀之資也易之知頊教后意乃定既而知頊與張召  
前唐書卷之二十四

吉頊傳

四

見問收頊對盛陵相王甘陛下子先帝頊託於陛下當速有所付乃  
還中宗明年頊生第有偽官張從始豐尉卒

論曰鎮遠度置妻衰天下北面而不辭亦曰正而已矣負英明之  
姿一口操神器而稱之君焉天下童子皆欲亡之何則不正故也  
夫中宗雖不賢吾君之子也無顧罪實惡中外未有厭教之意特  
以一言之失棄矣遂逐之其後政歸武氏矣方教忠欲以存宗議  
者謂炎特聞于幾本非有邪心者夫炎會不得與張遜者語其信  
尚何言且匹夫交友之際苟一語誤猶為之隱忍徐觀異隙豈有  
皇唐高祖太宗之裔天以允屬不幸一失辭持王下殿如轉柁棄  
疑嗚呼炎獨何心哉以武后猜悍足以駕馭當時帝而後值一  
地德女子深居旁閭不曉權變如兩漢諸后則炎弄國竊位之謀  
將不可測矣且區區抑武后追尊祖考而恃之復辟乃途窮欲登  
耳非炎本心也

謂曰異乎炎之暗于機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盛禍假忠  
異而責其得人死固宜哉昭德頊進不以道君子耻之張一情  
區區抑武與唐其助有端則賢炎速矣梓之女同福言及諫不失  
所以事君者云

張廷珪

張廷珪河南人懷慨有志尚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按劾平直。武  
后稅天下浮屠歲營佛祠作大衆廷珪諫以為傾四海之財殫萬民  
之力窮山之木為塔極治之金為象然猶有為之法不足高也今天  
下盛竭蒼生彫弊謂元先遠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善之因是議役。  
會命詔市河南牛羊以贖軍資廷珪上書曰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  
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養則耕發耕發則食去食去則民亡  
民亡則何恃為君后乃止。元宗開元初大旱關中饑詔求直言廷  
珪上疏曰古有多難興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  
前唐書卷之二十四

張廷珪傳

五

能轉禍為福也陛下神武除播氛垢日月所燭無不濡澤而陰陽愆  
候九穀失稔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臣先鼎而不  
法思秦漢以自高故昭見咎異欲日慎一日求保大和是望。上聽  
深矣陛下得不泰若休育而實畏誠願約心削志惟上。上悅  
於惠憐獨獨薄德賦去准巧摘味壁或謂天戒不足畏而。上  
風雨迷錯荒堦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惜而。上  
然苦昏望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繫倘福之榮奈何不察今  
伊始華夷百姓濟耳以聽則且以說其有聞見何遠哉其望。上  
察御史將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廷珪執奏御史有違常規。上  
釋也士大夫服其知體。王孫持節巡天兵諸軍分道。上  
議者皆謂將襲回紇廷珪深不可言中國步多騎少盛。上  
勢逸相絕其勢不敵。上出軍掩敵兵不敵萬不可以行。上  
二也千里軍其誰不知賊有奔騰必能防。上

唐之石田克而無補也天下無年當養人息兵五也又謂復十道  
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納之因詔盧象先等分使十道時遣使齎錦  
至石國市大馬廷珪曰大馬非土性弗當給會許歎不肖子國不宜  
勞遠人致異物願省無益之故故必然之急天下之幸在官有威化  
入為少府監卒謚正穆廷珪倖姿儀善八分書與李憲友善又嘗  
預於事屢表為之人尚其方介

註開元初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美斷珍凶逆  
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

### 韋湊

韋湊字彥宗京兆人祖叔諸貞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  
叔謙兄上府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永淳初湊為相王府屬  
時魏崇義府長史嘗曰韋子識遠文詳吾恨晚得之景雲初湊作  
金仙等觀漢隸以為養月與工趙宋秦本恐天下有受其饑者不聽  
前唐書卷之十四

### 韋湊傳

湊執事崔湜曰公敢死耶湊曰食軍謀死不取顧況聖世必無死乎  
朝廷為城費萬計詔復奉敬皇帝願號義宗湊諫歷代稱宗者皆  
方制海內德澤可專列於昭穆是謂不致孝敬皇帝未嘗南面且別  
立寢廟無稱宗之義遂罷遷太原尹卒子見素

### 韋見素

見素字會微性仁厚及進士第累遷吏部侍郎平判皆誦於口銓  
叙平允官有巧求下意惡納人多德之元宗苦雨僚謂宰相非  
其人詔擢國忠密憚大臣時吉溫得帝密敕用之溫為安祿山所厚  
國忠懼其進沮止之寶華殿見素安雅易制國忠入白帝遂拜  
同平章事明年安祿山長請時三十二人代漢將見素謂國忠曰雖  
將作矣知禍之芽不能防禍之形不能備焉用相相明日懇論之  
帝不入其語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兼左相肅宗在興寧宮見素  
實協制命帝曰今受命朕知難矣矣卿等善輔導之肅宗必

見素嘗附國志禮遇獨城是歲十月丙申有星犯畢見素言於帝曰  
畢者胡也祿山將死矣帝金忌火行當火亡罪之昏中乃其時也明  
年正月甲寅祿山其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明年肅宗初  
行在阿承喪亂後安史三餘薄領錫微選部文符仍謚見素湊正明  
微網以為持久詔至蜀郡奉迎太上皇上元初致仕詔朔朔望賢  
元年卒謚忠正子穆

贊曰揚國忠本與安祿山爭寵故捕吉溫以激其亂陰儲蜀費待  
天子之出則已與韋見素流涕爭祿山反狀將信阿言以久其權  
見素誠言祿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忠敗王室也元宗不悟  
仍相之卒為後帝所薄然猶完其要領幸矣謂見素為前知果非  
也

### 韋諤

諤歷京兆府司錄參軍國忠之死下聚不解陳元禮請殺貴妃以安  
帝意猶諤諤陳曰臣聞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  
驚陛下棄神器奔草莽惟割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寤賜死  
軍乃大悅

### 韋諤傳

諤字周仁博第益之子通陰陽象緯知山川風俗論議典據以門閭  
稱牛牛備身非非韋貴之字繼崔群蕭德皆布衣舊繼為宰相謂廷  
典章多所營建望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章公數宗立為吏部侍郎  
卒。所著易經解推演終始有深誼既喜授上後出莫不造門然  
儉自居天下推其尚云叔饒子知人知人子維綱

### 韋維綱

維綱字文紀進士對策尚第擢武功主簿督稅乾陵會歲饑均力勸力  
入不知勞獲內江令敬民耕桑終為刻項遷戶部郎中善裁制時  
貪風未之聞維綱持節戶部二歲。魏長文辭無奏宗為公勿無

維綱字文紀進士對策尚第擢武功主簿督稅乾陵會歲饑均力勸力  
入不知勞獲內江令敬民耕桑終為刻項遷戶部郎中善裁制時  
貪風未之聞維綱持節戶部二歲。魏長文辭無奏宗為公勿無

真情天懷初為秘書少監元宗尚文視其職如尚書丞郎議判是

章虛心

虛心字無逸維子舉孝廉神龍中遷大理丞按大獄實懷良劄幽  
求有所輕重虛心據正不撓為工部尚書卒。虛舟歷洪觀二州刺  
史有治名初維為郎將擢于庭及虛心兄弟居郎省對之輒敘容自  
叔謙後至郎中者數人世號郎官家

韓思復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人少孤年十歲母為語父亡狀感咽幾絕為學  
舉秀才高第宋建中中家盜竄歲饑杜瑾以百綾袍思復思復方併  
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謂梁府舍曾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功貢  
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為盜賊州不能轉輸計州戶  
仁恕不行鞭罰。開元初為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半相號崇道使分

韓思復傳

道捕獲思復上言天災流行庸可盡瘞望陛下悔過責躬捨不急之  
務任至公之人持此誠實以答譴咎其驅蝗使一切宜罷示然之  
。思復性恬澹不喜為繩墨累遷吏部侍郎復為襄州刺史治行名  
天下代還卒諡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初  
鄭仁傑李無為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口予識清貌古  
恨仕不及宰相也子朝宗

韓朝宗

朝宗初歷右拾遺府宗詔作乞寒胡威諫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  
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無乃為妖帝播弄特賜中上第  
。帝傳位太子朝宗諫曰太子雖尊聖且養威德帝不聽。開  
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  
南楚汝城有昭王井傳言昭王死行入銀湯州不敢視朝宗捕吉  
神日是飲者亡楚人更號韓公井

宋務光

宋務光字昂汾州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神龍初中大水詔九  
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主樂聞過聞不與臣謀臣不  
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臣諫則群議盈  
議盈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  
甚密是以教失於此孽生於彼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動矣洛水暴漲  
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利祀則水不潤下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  
不修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額謹思天變杜絕  
其萌動宗法官漸就大化以萬方為念不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  
不為大為樂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元顓補禦存乎人爾夫  
又數年以來公私耗竭口咸耗家無後薪之儲國乏復荒之資焉  
又數年以來公私耗竭口咸耗家無後薪之儲國乏復荒之資焉

宋務光傳

因斯佚人窮斯詐起為姦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  
法設而偽不止長吏貪冒異舉以私獲積之人少商旅之人眾當坦  
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投久弊之極訓以敦龐十年之  
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者也  
養民賢願願擇賢良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如武三思等不宜  
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終人願陛下速拔人親有德望不  
省建殿中侍御史卒。時又有清源尉呂元恭亦上書言時政曰國  
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可不  
慎哉自頃幣藏虛竭力口亡故不謂太平遠矣未嘗不謂太平乎  
為災不謂年終念願未實不謂國富而乃唯錫木石勞費日深非陛  
下中興之要也此見坊邑相率為浮靡隊駭名曰蘇天惠安  
可以禮義之朝法樹廢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聞不

辛替否

辛替否字協時京兆人(原)中為左拾遺時置公主府官屬而安樂府補授九監第後費過度盛興佛寺公私疲匱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太常卿正卿司農卿光祿卿太僕卿有任而闕其選故實不備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下忠於上上君於下夫事有暢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職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可謂至重也欲用不合古義行不報人心將變安成情轉禍為禍何者竭人之財奪人之散矣寡怨也取三怨於天下使遠疆士不盡力朝廷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今倉粟空虛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深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惠體道以濟初不欲利以損人不勞身以害教今振山穿地殫府虛帑佛殿反舍廟殿長廟寧佛者之心乎臣以為戒獨瑒之費以闕不足是有佛之心息穿服之皆以金昆蟲是有佛之心罷營繕之直以給邊陲是有佛武之功以不急之祿以贖廉清是有唐虞之治帝不省。(原)立能封官千餘人俄詔復之方營金仙玉真觀替否上疏曰臣謂古之用度不時將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下問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五德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不稱職用天下財帛無不盡實必持功官必得才為無不任任無不服不參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恭缺城隍陽不愆玉發遂成災禍萬民貢賦百變納款莫國長久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決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望先帝之化不應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十人妄食土者百餘人建寺豪財數百億人免租庸數千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之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帑所惡者逐逐必患良所愛者賞賞皆獲取漢高代論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道

泰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疏奏帝不能用然嘉切直。稍遷右臺殿中侍御史雍令劉少微持權貪賦替否按之參議屢以為請替否曰咸為憲司懼勢以縱罪謂王法何少微坐死遷累頭王府長史卒

李渤

李渤字潛之刻志于學與仲兄涉得隱廬山久之更徙少室元和初李襲韋氏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謙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辭屏屏說有吉位三旌祿萬鍾知貴於屏卒然不可使吾君安施彼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監禁以墮所欲得無愧焉乎不拜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喻拾遺公朝廷亡引頸求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觀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九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於寬大之政幽蘭婦文章野小子飽聞而厭道之豈非太平之運歟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屢熟符既安至千紀之姦不戰而拘紫羅梁之凶銷鑠縮不迎風而委伏四海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士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又竊聞朝廷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徃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微若不更加高秩如是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渤以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計准丙上平賊三術一曰威二曰守三曰戰誠不咸不失為守守不咸不失為戰威餘逃右補闕以五片旨下遷謫議參軍。十三年上言竊慮以來宗天下思致治平吃今不緝若人倦而不知變天以變通之運道陛下宜正六官叙九疇脩王制月令崇孝悌教九族廣譚路熱選舉俊俊定四民省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額下宰相公卿大夫議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校與群臣參議擇絲緒古應時便俗若使切劘周旋探制宸令憲父繼周之言謹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

三刑政四議都五辨雖湖雖處然志存朝廷表疏九四十五獻。  
會呈兩輔政務嗣下佐用慶勛上言願下詔禁止計不三年人必  
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爾時立召拜考功員外郎  
嚴終當校考勛自宰相而下并然之上奏曰宰相佛文昌抗疏使  
陛下即位倚以責功安能治亂繁心方陛下敬大臣未有北地左  
右自給之心而天下事一以付之俛等不推至公陳先王通鑑又不  
振振舊典復復百司之本政之廢與在賞罰俛等未聞敢一首公  
使天下吏有防勛一不職使尸祿有防懼士之邪正混然無章請  
考中下李林張維素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敗遊獵事君之禮請  
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于輩不實輩以賄死請降中中諸李  
同任輩應考中下然須陷劉開棄家以歸丘補厥過考中中裴通職  
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拾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不報會勛請  
急賜宿領考功以考謀令私歲中善惡為上下郎中校京官四品以  
前唐書卷三十四 李勛傳 主

下然陟之由三品上為清望官歲進名聽由考非有司所得專勛榮  
舊事為褒貶建朝廷制請如故事勛議遂廢。會田鳳正表勛為副  
元勳勳奏勳資立舊名資狂躁千進不已外安方鎮不宜在朝出為  
慶州刺史。進謀議大夫特敕宗晏初紫宸入閣勛使殿前見  
勛入帝久不出群臣立屏外至顯仆勛見勛上疏曰今日入閣陛  
下不時見群臣臣等布衣疏遠失跡倚形諸外則憂恩結諸內憂  
憂既積災必生禍三乘不職則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見  
及社稷。又言左右常侍職司諫諍不事若設官不責實不任  
之。俄充理應使言事大者以開以白宰相下以移有司有司不  
當許垂鈞聽安辭者所生一等以總冒地起可。時政後近傳記律  
勛然勛勛正不願應通章封無開日天子雖初居亦感寤。大和中  
宗卒。勛孤雛自持不為合於世入咸謂之姑激屢以言斥而梓立  
不少衰勛則守節者尚之。

裴濟本河東聞喜人為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裴濟遷左補闕兩  
何用兵憲宗任官人為館驛使檢括以納宰相李吉甫奏服之會伐  
蔡復以中人領使濟諫曰九驛有官專尸之畿內以京兆尹道有觀  
蔡使刺史相臨臨臺又御史為之使以察過關猶有不職則宜明科  
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官闈巨領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亂  
矣夫事不善誠於初雖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盛本正末宜鑒侵官  
之原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嘉其忠。罷起居舍人柳公弼為帝治冊  
刑求長年帝御制中蹕病渴濟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  
利共天下之樂者常享天下之禍故上自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  
天下皆報以耄耋無榮無顯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收黎庶復張  
太平寶禮賢俊待以慈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天地宗廟必相以  
德萬之矣今乃必等以冊術且神更相權引以休權賄偽窮情得不  
前唐書卷三十四 裴濟傳 主

裴濟亡世可信厥術抑其藥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心  
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勞于  
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粟五行以生也穀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  
奉人聖人節制以致康強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宣常進之則或損  
君之藥臣先嘗之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降其入  
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偽則無不驗矣帝怒敗江陵令裴宗立以嘗藥  
召濟再應刑部郎中卒諡曰敬。濟以道自任悉心事上度慮不  
為權倖所恃下下反問後嘗宗古今辭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自  
號大和通鑑上之當時文士非與遊者皆不取世恨其陸德宗死以  
藥棄天下世益謂濟知言裴宗雖諫泌而後稍復威才士布衣張舉  
者上疏曰神應濟則血氣和暢欲勝則欲勝作古之聖賢順養不以  
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雖是和平自落福慶高宗時孫思邈達於  
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創藥藥有所偏則氣為不平推此

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為厥節宜乘度有資於醫尚當慎此節  
晚節善方士累致危疾陛下不可蹈前覆也後悔也帝善其言

李中敏

李中敏字藏之系世龍西(元和)中擢進士第性剛峭與杜牧李其善  
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拜侍御史鄭注誣逐宰相宋中錫天下以  
目(大和)六年大旱文宗內憂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上言昔東海誤  
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為御史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  
下殺封儒死然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仲秉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  
以禁術刑止流宋中錫位宰相其道助正教人忌之陷不測之辜街  
恨而殺天下士皆指目鄭注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用空場  
秦弘羊與弄權之利然一試請烹以致雨况中錫之枉天下知之何  
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竟則天且雨矣帝不省。為理區使建言上  
書者將細於匪有司先察其詞有不可輒加之臣謂匪出禁中暮而  
前書卷之二十四 李中敏傳 十四

李其

李其字和鼎長慶末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第累擢侍御史鄭注  
傳請禁中求宰相朝廷譴言將用之其願偃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  
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注)注正龍中  
高祖以白麻多害此用黃紙元和初九既而麻出乃以越俗為鄰坊  
節度使并坐輕肆殿封州司馬而李訓內亦惡注錄是注卒不相其  
終于貶

贊曰夫以下摩上士所其患然取名累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為名  
而後有誅夷斥賢事然或依古肆言高議難從以敬主賈道者  
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弊也若廷建教子優游請徒者  
中待待非所謂實直自來者也如張建德張元等則年集賢館

武平一名既以字行傳學通春秋工文辭(景龍)二年中為詹文館直  
學士。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秩他日學士大集日用  
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等素知平一該  
習勸令酬詰平一乃辭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系何若曰魯父  
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孫九九世故孫舒季孫肥九八世鄭穆  
公十一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  
絳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  
時諸侯若齊楚九幾平公靈王時諸侯若晉楚九幾晉六卿齊楚  
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  
用曰吾請北面聞坐大笑。後宴兩儀殿酒酣胡人唱心生歌言殘

武平一

武平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地也樂天故音動於心  
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聲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  
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號曰合生音亦衰有行伴侶或減有五樹  
後庭花趨數驚解皆亡國之音九胡樂補四夷外一皆罷遣不納元  
宗立敗金壇令平一見龍中宗時雖宴豫宴因詩頌現誠然不虛卓  
然自引去故被謫既謫而名不衰開元末卒

武平一傳

十五

東萊先生言詳節卷之二十四

列傳

李又

李又字尚真趙州人年十二工屬文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第進士茂才異等。遷脩文館學士帝遣使江南發在府庫寶貨以贖生又上疏以為江南魚鼈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既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拯物不如愛民且醫之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周魯歲廣施之一朝營之百倍若回所贖之寶藏方困之極其澤多矣。遷吏部侍郎與宋瑒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尋宗曰朕非有斯顧李又不可過耳除刑部尚書卒。又沈正方雅識治體府稱有宰相器又事兄尚一尚正孝謹至甚又供以文章自名兄弟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二十五

李又傳

乙

賈至

賈至河南人父言志魏縣縣丞母以李開羅羅監察御史方事遷東本使冀軍餉選帝問諸將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陛下所已悉歷同善雖非關將而持軍嚴謹什貨果勇冠軍高仍忠果而謀略甚多必何力性沈毅有統御才然風夜小心忘身憂國英達於勳考帝然所許衆亦以為知言。曾少有名元宗為太子以曾為舍人太子數遣使采女樂曾諫曰作樂崇德以和人神詔夏有容成笑有節而女樂不與其間皆無用孔子錢疏戎有由余而強齊秦遺以女樂故孔子行由余出衣良以治容哇咬痛心疾志實疾之殿下湯賢之義未彰好佚之聲先非所以追恭謹嗣堯舜之烈也願一切廢止太子手令嘉美報謝謝大夫知制誥與蘇晉同掌書以文辭稱時號蘇賈至

賈至

至字初舉明經第元宗幸蜀知制誥帝傳位至當熊鼎沈帝曰昔先天時命余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山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肅宗詔死至諫曰去榮殺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過不可廢祖宗大法帝詔群臣議韋見素等皆以為法者天下大興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其推過人主其罪不赦詔可。寶應初肅宗尚書左丞楊紹復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于刺史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至議以為自晉後衣冠選徒人多倚處因緣官族所在占籍今卿舉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貢士貢士道大川置大學館招博士領之召置生徒使保桑梓有鄉里舉焉在流寓者亦推為議者更附至請轉禮部侍郎特制集賢院大曆中卒

白居易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二十五

白居易傳

乙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徙下邳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請顯況況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正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元和初對策乙等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白居易乃上疏言見詔即乞蠲免江淮兩賦以救流弊且多出官人憲宗頗采納。河東王鐸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鐸謀求百計不歸形跡顯露所計財號為美餘以獻今宗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誰不如歸家當生人以求所欲。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瑒率師討之居易諫唐制度使臣代專委將帥責成功今以承瑒為制將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為制將自陛下始帝不聽既而承瑒下承瑒上言不返闕之且有四害亦承瑒所請罪甚深。後對賊史論執強使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請李絳曰是子我拔擢乃敢爾必斥之絳曰陛下言者賈放聲詆毀得失若然之是排其口實也居易自為諫非所以發

詩曰文東郡江州人爲立祠焉  
 居易居易在元和吳興元稹俱有表最長於詩其文未能稱足  
 也蓋至數千篇者以宋所未有其自叙言開爽刺者謂之諷諭諷  
 喻性者謂之閑適綺事而發謂之感慨其他爲雜律又讖世人所  
 愛惟雜律詩較所重我阿輕至諷諭意微而言質閒適流靡而辭  
 迂以質合迂匠入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  
 非莊士雅人所爲然傳人間子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嫵語入人  
 肌骨不可去蓋救之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  
 爭安危冀以立身中流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  
 附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真中道微險得宰相名望雖然嗚呼  
 居易其賢哉准祖同反  
 白居易  
 白敏中 居易從弟  
 敏中字用晦長慶初第進士李德一見許其遠到武宗雜問居易名  
 唐書卷之二十五  
 白敏中傳  
 敏中用之李德裕嘗其奏表如劉安不任舉即薦敏中文詞類其兄  
 而有器識召爲學士承旨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德裕敗敏  
 中抵之甚力議者嘗惡德裕若書亦言惟以慈報德爲不可測蓋斥  
 敏中云。懿宗立召拜司徒平章事未幾加中書令自裴度以熱德  
 居而敏中以恩澤進咸通中懿致仕卒博士兼尚書兵部不堅退且  
 遂舉臣舉怙威肆行謫曰配  
 桓彥範  
 桓彥範字士則閬州什邡人以門蔭調伏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  
 母帥于初羣爲禮張柬之特誅張易之等引與定策以考範故驛  
 爲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神龍元年彥範驛率羽林兵與李湛多  
 謀等討賊令湛多移就東宮迎中宗至玄武門斬關入斬易之等后  
 聞變而起彥範進曰往天聖以愛子託陛下今父居東宮群臣思天  
 皇之德不血刃清內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惟陛下傳位后乃即不

施言中宗從位以彥範為侍中上書戒帝曰詩以關雎為始言后也  
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樂和  
南榮稱附木橘魯桓威國或始郭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  
主殿上預聞政事臣謂以除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  
祥違人不義伏願以社稷為重令皇后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  
子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此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奧漬穢  
朝政陛下宜輕騎微服幸其居人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  
有變帝不省納。俄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為秘書監普思能為國子  
祭酒彥範曰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監以孔穎達為祭酒  
如普思等方伎猥下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  
從。未幾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陽郡王賜姓韋同后屬  
籍。王同故謀誅三思韋洸三思誣彥範等同逆乃貶龍州司馬  
周利貞獨制殺之睿宗即位追復官爵諡曰忠烈。彥範攻屬文然  
前唐書卷之二十五 楊彥範傳 五

楊元琰字溫卿號州人生數歲未言捕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為重  
器及長秀眉美鬚崇有博顧父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  
課第一遷梓州刺史咸有風績。初張柬之共乘艦江中私語外  
家弟命元琰悲涕慷慨志在王室東之執政故引為右羽林將軍謂  
曰江上之宮君臣忘之臣等火天今可以勉乃與李多作等定計斬

三張進計弘農郡公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諒計  
事洋屠中宗不許暉駭曰胡頭應視以多觥以胡云元琰曰功  
臣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獨元琰全開元  
中李誼曰忠

敬暉字仲暉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曆初為衛州刺史時河北  
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隄哉  
縱民解飲閭閻部額安以誅二張功加平陽郡公。初易之已誅薛季  
昶請收諸武暉亦言諫不從三思濁亂暉每推坐帳恨彈指流血焉  
及貶為周利貞所害諡曰肅愍

崔玄暉

崔玄暉博陵人舉明經為高陵主簿君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  
每廬有賢操嘗戒玄暉曰吾聞辛玄貳云子姪仕宦有言其貧窶不  
前唐書卷之二十五 崔玄暉傳 六

自存此善也若貨貨盈街惡也吾輩以為確論此見親表仕者務多  
財以奉親而親不究其所從來必出于廉祿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  
乎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暉所守以清  
白自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長安元年為天官侍郎當公介  
然不受私謁以誅二張功封博陵郡王會衆流古州道病卒。玄暉  
三世不異居家人怕怕如也貧寓郊野群從皆自遠會食無他饗族  
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雖棄職而子弟仕進不使斷常資當時播重  
少頗屬辭晚以非已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子琬亦有文璵子漢

崔漢

漢博經術長論議起家處州司功參軍累調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  
郎議挺之特施榻試尋尊銘謂曰子清朗語故以題相命。出為巴  
西太守玄宗西狩謁于道帝見占奏以為明治體恨得之晚即日拜  
同平章事肅宗立詔漢為江淮宣諭遂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

滿堂才廣謬吾不忍為然願受不其情以不辭。簡淡自處  
齊望尤重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蔡結因寵換疾之因進具  
疏然論載亦不熱然會與兼稅地青苗錢物使以銀給百官載諷皇  
城留守張清摘其非由是貶道州刺史卒子繼

### 崔縱

縱授藍田令德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後遷京兆尹帝徙果州追  
不及左右短縱帝曰知縱者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授御史大  
夫縱大懼不意事欲討成停廢而已自共典內外官冗臨時議  
併省縱奏良未息仕進者多緒在官則累遷有功而褒賞不可廢也  
比辭禁少城閑留人怨望滋結朝廷頻詔錄勞而諸道叙優日廣若  
停減吏員非但承倭者無官可叙亦恐序進者無路騰置矣詔可貞  
元元年天子郊見為大禮使歲羊用屈縱擢裁人物儉而不陋為  
河南尹時災饑定民難縱治簡易蠲略細苛先是成遠者道由洛  
陽舊卷之十五

### 崔縱傳

七

### 張柬之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人少涉經史令狐德棻分其才以王佐期  
之中進士第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策之  
第一為台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州地險瘴毒輕死  
下之論其弊曰臣按魏州古京師國城土荒外山岷水悍漢世未與  
內寇通唐家開夜郎滇寧諸蠻皆臣服而衣半不附其漢先武未始請  
年珍之貢不關其屬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進入以  
益軍使張伯岐取蜀良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  
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置布之統不其珍奇之貢不入武備之

用不實於戎行實於民之實不輔於大國而空竭州庫

奔投賊夷肝腦塗地臣竊為陛下惜之往諸葛亮攻南中即用渠率

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成兵言置官必夷漢難居將起留兵轉置

為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祖納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

盛盡驚策學夷之要今宜罷魏州之兵魏州之兵罷則安得

傷也兵擇精良更以統之既奏不納。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

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實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

之雖老等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

仁傑曰臣罪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

非用也乃授司馬少卿。後姚崇為靈武軍使時行后詔舉外司可

為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

見拜同平章事誅二張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

舊卷之十五

張柬之傳

郡王加特進張柬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中宗為賦詩祖道

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賊賊龍州憂憤卒年八十二謚曰

文貞柬之剛直不傳會然遂於學論次書數十篇。初易之等誅中

宗監國猶告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符御史崔渾奏陛下後國當正

唐室位號稱天下心奈何尚告武廟請殺之帝嘉納是日詔書下霽

翳澄殿成以為天人之應

五註有安社稷功傳又議三年喪不詭聖人

表忠已

表忠已

表忠已

表忠已

表忠已

表忠已

表忠已

表忠已

表忠已

表忠已

表忠已

表忠已

表忠已

表忠已

表忠已

表忠已

表忠已

表忠已

衣高

其忠寔特贈禮部尚書

卷之二十五

余高僧

九

時耶禮如立

山而弗省故君子

遺變事必資明智

省而後濟

不熱安

李之功賢於漢平

勃遠矣。

1

劉幽求

王公皆幾為難

幽求靈龜思奮翊

贊聖諸協和義士

震珍元惡國家

曆宗廟

雀日用

前唐書卷之二十五

崔日用傳

个十

王琚

1. The first step in the process i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or issue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This involves gathering inform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of the proble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1000

迫請帝次策

及從帝至樓下討賊

至忠等事平進

尚書王

大。帝於焉委特異時號內幸相或說帝曰王珣詭譎嚴厲可與  
獲宅不可與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行士以自輔帝語  
珣之拜澤州刺史珣自以立勳性最優受饋遺者數百萬錢及李林  
甫恨珣持功使氣欲除之使人劾發珣宿職罷歸。始珣為  
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珣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以諂  
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珣卒不免

王毛仲

王毛仲高麗人長事臨淄王及王為皇太子以毛仲知東宮馬馳獵  
狗等坊與諸藩至忠等以功進輔國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知監牧  
使與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至連榻而坐帝暫不見調調若有失見  
則釋然開元九年詔為朔方道防禦使毛仲始見飾擢頗持法  
不避權貴為可喜幸兩營高騎及閑廐官吏憚之無敢犯難官田草  
衆無敢不取敗於牧事元力婉息不營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

王毛仲傳

十三萬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之還  
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元後唯王仁皎姚崇宋璟又毛仲得之然資  
小人志既滿不能無驕遂求為兵部尚書帝不悅位卑者或踞見連  
意即侮諱以氣凌之直出其上高力士等衛之他日從容曰北門奴  
官皆毛仲所與不除之必為後患後毛仲移書索甲仗少尹嚴挺之  
以聞有詔貶漢州

賈曰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不用其奇則厥然不謂誠不可  
共治平哉姚崇勸不用功臣宜矣然待曲求等良之薦云已中卜  
人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東坡先生唐書詳錄卷之二十五

列傳

魏元忠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為大學生跌傷少檢校使久不調江融曉兵術  
元忠從之游盡傳兩學儀鳳中上著數盜遠元忠上封事言命將  
用兵之要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  
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養由基射能  
穿楊不止郭陵之奔陸機識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  
生於世實須才何世不生才何才不實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  
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貧賤皆思立功名  
以傳子後然知已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機塵抱林於因滿整  
者德德之人直觀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  
笑蜀用魏延拜臣缺望上言也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

魏元忠傳

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特方歲事勿奴  
而卒不任故近不為尚書之僕而遠想應頗李敬陽唐是以知其有  
而不誤用也昔平勃謂李廣之材不復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  
而望朝奏暮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平  
祐或如李廣而不得聘其才者乎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  
將有能否兵為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齊段  
孝元有言持大兵之擊鼓水一鼓隨跌也金何反下後盛求止可得  
戰周亞夫堅壁以挫其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其全軍制勝  
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為本今之用人類將宋子或死事  
孤兒進非幹略者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不言所來言其所  
不言所藉若陳陽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勲伐甚高不聞其  
不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攝士為相盛稱不迭權校為將今以四海

之於德也之樂堂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  
刑之本禮崇則謀夫謁其休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勸其  
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也著本非  
強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塞中喪師脫身以勉國家寬政罪止削除  
網漏不亦何以過此夫賞不勤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今罰既  
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此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且黔首  
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夫明鑑所以照形  
往車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爲喻太宗征高麗張君又不進擊賊斬  
之旗下臣以爲仁貴等敗重於君又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  
慈父多敗子穢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  
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日月一蝕也尤人識不經遠皆言  
吐蕃戰前陳盡後陳方進不積殺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爲吐蕃  
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小大不疑之明暗夷狄雖貪  
前唐書卷之十六 魏元忠傳 二

下制獄詔引元忠辨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爲證說曰臣不  
聞也易之遂曰說與同逆說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  
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寬后寤其讒然重違易之故元忠高  
要尉中宗復位拜中書令武三思用事王同故謀誅不克反被族  
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  
下傾望冀正王室而稍憚權倖不能賞罰惡望大成表楚客  
者以書規之曰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  
之大本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  
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益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  
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木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  
清宴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朝廷一失  
也故府者大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  
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  
前唐書卷之十六 魏元忠傳 三

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  
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爲游食此朝廷三失也倡優之輩  
因耳目之好遂授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怒害物私賞  
費財况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近詔博求多士雖有好賢之名  
而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即勢非爲官擇吏乃爲人擇官焉  
洪有言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滿如泥高第賢良各如繩此朝廷五  
失也聞聖者給官掖除除事古以取諫者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疎  
賢哲親近習故豎刁亂齊伊尹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乃謂駕頭  
之繩願垣之鼠者也今大君中興獨有聞聖坐升班秩乃盈千人結  
青紫耗府藏此朝廷六失也公主驛築遠隔崇峙觀廡功用不絕夫  
爲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足使人主受謗  
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先王徵人治以經材妙人安必省事此誠同天  
下要也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愛之命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判罰

長

備邊風法也。園寢上食時膳具陳漢法也。祗貢助祭致遠物也。有新

必舊時今也大凡祭器視物所宜故大羹古饌也盛以饒  
祝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以銅器及銅時器也雖加過五十二未  
足盡天下之美請如舊便玄宗乃詔太常擇品味可增者稍加焉

### 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人少有大志十六歲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  
常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緣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  
振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便等嘆服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  
任俠使氣極去小節武片召與語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  
嘉歎。突厥吐蕃悉兵寇涼州拜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  
而北為輪。繞四百里虜來必併城下元振始於南陝口置和戎城  
北峙置白亭軍制東要路自是州無虜憂又遣李漢通開屯田盡水  
陸之利稍收豐街至匹繆易數十斛支磨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  
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漢河西諸郡置生祠獨碑頌德

### 前唐書卷之二十六

### 郭震傳

六

。神龍中宗遷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部落欽塞頡和。睿宗立召為  
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勞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  
百里城中華具壺漿歡迎先天二年以安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次外省獨元振總  
兵尾帝軍定進封代國公。後為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  
宗滿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源來攬止帝怒軍容不整將斬  
之。幽求張說和馬諫乃赦死流新州元為饒州司馬道病卒。元  
振雖少推德父貴者鑒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服自朝還對  
親欣欣退就寢如也

贊曰。經章皆感弊而書似矣及在昏主側臣間臨機會不一引手  
構殺邪之謀誠可鄙哉。中宗時元振用事元宗時其朋黨盛然  
元振不贊然全華后能主以否諸親宗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  
臣者諒乎元振以斯言一臥未復世恨其堅硬云云

### 李嶠

李嶠字巨山趙州人為兄時妻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  
二十推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者  
李嗣真等獄將抵死救嶠與張德裕劉寶履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  
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別其枉久乃召  
為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為之。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  
惡風俗得失上疏曰。禁網上疏法象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難疏  
則所羅廣而不可碎伏見垂拱時諸道巡察使以三月出盡十一月  
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計要在品覈才行而禁貶之今  
期會迫促奔走不暇欲望詳究所能不亦艱哉此非囿於職才有限  
力不逮耳臣願量其功程以為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  
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

### 前唐書卷之二十六

### 李嶠傳

七

鳥在多張事目也且朝廷萬機非無事而機事之動常在四方請十  
州置一御史以蕃歲為之限容其躬到屬縣過問里督察後說承風  
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勵已自修按劾回肅糾迴欺  
隱此他吏相百也陛下誠擇能者委之莫不盡力效死矣武后善之  
下制折天下為二十道擇堪使者為衆議沮止。俄知天官侍郎官  
。天官同平章事張易之敗坐附會貶通州刺史數月以吏部侍郎  
。召神龍二年中書令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獲宰相乃奏  
置員外官數千既吏數報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因益向非曰  
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析之術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  
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榮寵輕尊嚴微服潛游閑廛  
過市縱不自惜奈宗廟蒼生何又言分職吏官不可以備自帝室中  
興以不諛爵賞為惡冒級漢唐朝雖夕改正闕不給加以負外非  
實助治之道請教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中宗以嶠身率相功

五註為文章四友世謂楚客懷姦嶠務自安無所弼正見下

蕭至忠沂州人少與友期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  
可以失信卒交至乃去衆數服仕遷監察御史劾奏蘇味道賊貪起  
拜吏部貲外郎至忠長擊斷奏聞當時。中宗神龍初爲御史中丞  
而李承嘉爲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咎大夫可乎衆不敢對  
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事達若大

夫許而後論即効大者又誰白哉永嘉愍至是永嘉爲戶部尚書至忠勦永嘉等罪百寮震懼。尋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疏陳執政曰求治之道首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今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爲粉飾上下相蒙苟得爲是夫官爵公器也恩倖私惠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而勞欠解體私謁開而正言塞日朕月削卒見彫弊今刻位已廣冗負復倍臺閣之內未紫充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才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致力官墮其人欲求治固難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攝近退小人於閑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帝不納。俄爲中書令時楚客恨蒞植黨而李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無所踴正至忠介其間獨不詭隨時望翕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諍我。出爲晉州刺史治有名默啜遣大臣來朝見至忠風采遠迥畏俯謂人曰是宜相天子何刀居外乎及太平公主廢用事至忠乃附納復爲中書令。

盛藏用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人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偕隱終南少室  
二山與陳子昂趙貞固交善長安中召授左拾遺武后作興秦宮  
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  
愛人而奉己也忠臣不避誅戮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諫以趨  
於後陛下誠欲發明制以勞人為辭則天下必以為愛力而吝己也  
不從諫龍中中累擢中書舍人附太平公主主誅流新州。藏用諫  
署龜九宮街工草諫大小篆八分善琴奕志精遠士貴其多能嘗以  
俗拘陰陽拘畏率至理淫誕通有國者所不宜專謂天道從人者也

古為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欽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邦寧賞罰中則兵彊禮者士所歸賞者士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否者雖撻辱行罰消日出號無成功矣故佐賢使能不時日而利用法審令不卜筮而吉養勞賁功不濟禍而褐刀為析帶論以暢其方世謂知言。子昂貞固前代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頗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失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默

韋巨源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有吏幹武后時累遷至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平人楊喬思得其一試問餘按皆宰相近屬喬思喟然曰吾等誠

式下曰：「臣聞時當爾耳，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  
若言衣冠有五色雲巨源偶其偶仍與宗楚客等推處妖祥陰  
為亞獻而自為終獻及臨淄王平諸韋家人請避之巨源曰：「吾大  
巨無辜見難不赴出都街亂兵殺之。」

### 趙彦昭

趙彦昭字真然，其州人。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  
好書而放蕩，吾安望哉？」不為食。武孟感勵遂力學，淹該書記自長安  
至為右臺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彦昭少蒙選，風骨秀爽，及  
進士第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權幸進。中宗時有巫趙狹鬼道  
出入禁掖，彦昭以姑事之，其得宰相巫力也。會姚崇執政惡其為人，  
貶江州別駕卒。

### 和逢堯

和逢堯，岐州人。武后時，孔穎達關下，上書自言願助天子，和姓百廢

### 和逢堯傳

十

有司責曰：「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調流？」莊州十餘年乃舉進士  
尚第。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攝鴻臚卿，與書曰：「奉  
命大報可默啜，近來曰詔送金縷具鞍，乃鑿金非天子意，使  
者不可信。請和親欲脫去逢堯，乃牽持其人謂曰：『漢法重女壻而  
送鞍具欲安且久，不可以金為貴。』可汗乃貪金而不貴信，耶默啜聞  
曰：『漢使至吾國，喪失斯食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逢堯。』說之曰：『  
天子昔為單于都護，思與可汗通好，可汗當燭風萊義以冠冕取  
重諸蕃，默啜信之為飲，紫衣南面，非拜緡臣，遣子入朝。逢堯以使  
有指，攝戶部侍郎，坐著太平公主斥胡州司馬逢堯談詭當大事，敗  
撥禍故卒以附麗，發然唐與秦使者稱逢堯。」

黃曰：「異哉！玄宗之器，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  
奸利失之，則邀相以喪賢，則蕭后挾寵主取宰相謀間王室身漆。」

和逢堯傳

十

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遂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  
不可用，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廢才，豈可怪哉？  
嗚呼！力士誠腐夫庸人不能發擿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國，  
不終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悟往失而猜來盛，  
已其後相李林甫、安祿山皆基于不明身于賊，厥信自取之歟。

列傳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少儻尚氣節。開元初。長安。學舉下。舉成。年五。還。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燹。崇。奏。次。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掌。諸。左。右。莊。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欲。朝。臣。相。連。引。一。切。承。反。朕。意。其。在。更。昇。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寬。朕。無。所。授。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頗。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搢。手。以。侍。臨。吏。意。哉。今。願。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熾。災。朝。廷。又。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後。反。者。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陪。我。為。淮。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聖。曆。三。年。武。進。平。章。事。張。易。之。私。有。請。於。崇。不。納。張。東。之。謀。前。唐。書。卷。之。二十七。姚崇傳。乙。崇。宗。立。進。中。書。令。元。宗。謀。二。張。遂。奏。計。議。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睿。宗。立。進。中。書。令。元。宗。在。東。宮。太。平。公。主。于。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閣。祿。禁。兵。崇。與。宋。王。謀。諸。王。室。說。崇。也。賊。中。州。刺。史。穆。徐。誥。二。州。遷。揚。州。長。史。政。修。簡。肅。人。為。紀。德。于。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崇。奏。請。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故。時。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寄。名。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君。廣。成。澤。以。乎。鷹。遂。欲。為。樂。張。彈。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請。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為。獵。師。老。而。猶。欲。帝。悅。與。俱。馳。逐。縱。急。知。帝。歡。甚。既。罷。乃。告。天。下。事。衰。矣。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獲。師。青。海。未。有。幸。後。之。悔。臣。願。不。倖。建。功。可。乎。此。

宋史卷之二十七

列傳

姚崇

宋史卷之二十七。姚崇傳。崇。宗。立。進。中。書。令。元。宗。謀。二。張。遂。奏。計。議。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睿。宗。立。進。中。書。令。元。宗。在。東。宮。太。平。公。主。于。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閣。祿。禁。兵。崇。與。宋。王。謀。諸。王。室。說。崇。也。賊。中。州。刺。史。穆。徐。誥。二。州。遷。揚。州。長。史。政。修。簡。肅。人。為。紀。德。于。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崇。奏。請。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故。時。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寄。名。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君。廣。成。澤。以。乎。鷹。遂。欲。為。樂。張。彈。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請。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為。獵。師。老。而。猶。欲。帝。悅。與。俱。馳。逐。縱。急。知。帝。歡。甚。既。罷。乃。告。天。下。事。衰。矣。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獲。師。青。海。未。有。幸。後。之。悔。臣。願。不。倖。建。功。可。乎。此。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擢進士第居母喪哀毀加人張安表舉孝  
梯。歷郎飲二州刺史時求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  
改此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報書俊臣  
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  
前蘇瓌卷之二十七

蘇瓌傳

六

瓌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貶取鉅萬瓌單身攜被自將。徙同州  
刺史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  
更相度蔽瓌請嚴十道使事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下同日聞正立一  
月止使犯姦匿死文廢或一括實檢制租調以充勞幣。武后鑒此  
屬立朝筌役無虛蔽瓌以為牽撓浩廣難不出國用要自民性日蹙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偽相半請併寺著僧常負數缺則  
補后善其言。神龍初宗入為尚書右丞瓌明曉法令多識省臺舊  
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中宗復政鄭普恩以妖幻他秘書負外監支  
黨徧岐龍間相編誅為亂瓌捕繫普恩窮訊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  
帝不得已流潭州。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許國公  
帝南郊祝飲明建白皇后為亞獻太平公主為終獻瓌以為非禮帝  
前折愧之帝昏懦不能從時大臣拜官飲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  
進曰宰相榮和陰陽代天理物人粒食誦責百姓不足臣不敢燒尾

景帝中卒治川考課常最為宰相懷當世病利甚多開元六年詔  
劉禹求記事齊宗廟庭子頌純顯

蘇頌

頌字廷碩，眉州人。一覽至千言，輒獲誦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  
等，為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武后詔獲來俊臣等，竟欲題  
驗發其証，多從洗宥。拜中書舍人，特舉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  
在禁苑，朝廷榮之。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所  
占據功狀百結，輕重無所差。書史曰：白曰：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李  
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遺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  
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  
世所命何實之計？乃詔以頌為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每欲用  
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為卿恨。陸象先歟，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  
其人無功，卿者頌，頌有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頌始。

蘇頌傳

七

時李又對，帝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  
頌，又又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虜騎內侵，帝怒，欲  
自將兵討之。頌諫曰：古稱流服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  
勿拒，去則勿追，以禽獸畜之，焉察御之警？若獵然，毛羽不入服，則  
向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大羊豕，豈語哉？  
夷左狂，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  
征之詔而敕，施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頌。  
討也不省，復上言：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大梓良將，象重而約，  
律必誅殺，誠必賞，以金以賜，而長勇，亡無日矣。會薛訥大破吐蕃，  
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開元四年，進同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  
同當國。璟雖正多所裁決，然推見其在帝前，數奏得有未及，或少  
足，頌輒助成之，有不合意，頌更中璟所說，帝未嘗不從。二人相  
欲其保，寅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欲

禁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為之。依後收益州大  
叔長史時，蜀郡刺史，長史人，流亡頗尚，簡靜重典，力役即蘇成人  
崔立開井，置錢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皇甫使蜀，  
取庫錢，市錦半臂，頌不肯予，因上言：遣使御命，先取不急，非陛下意  
或謂頌公在遠，臣得件上意，頌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  
以遠近願忠臣，御耶。從封泰山，詔頌朝覲，壇世咨其文，還分至十  
餘車，頌曰：文憲。頌性廉儉，奉惠悉推，散諸弟親族，黽無長貲，自  
是寵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  
曰：卿所為，詔令別錄，副本署臣，其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  
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詰，惟頌敘事，外自為文章云。

張說

張說字道濟，一字說之，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李  
景遷、胡名較、張說、房對第一。遷左補闕，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

張說傳

八

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妻  
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  
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異，其後或以官或  
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為賜族，久乃為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  
周棄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為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  
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為多。后曰：善。久視中，后遣男三陽宮  
迄秋末，還說上疏，頌及時族，珍華上京，息人以展，最修德以來，遂  
歷不急之役，有無用之費，歷心潛懷，惟以萬年蕃於群生，莫不幸也。  
后不省。中宗立，累遷工部侍郎，以母喪，固請終制，時體俗棄  
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得之。廢帝即位，中書侍  
郎，非蘇州長史，燕王重福死，東宮支黨數百，獄久不決，詔說往按一  
夕而罪人得刀，誅張璠均，鄭愔等，說詳註說，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  
偏惡，慰勞之。進同平章事，景雲二年，韓休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

內有急兵入官為我備之說進曰此讓入謀動東官耳陛下若以太  
子監國則名分定矣廢破患禍塞矣帝下詔如說言明年皇太子  
即位太平公主引崔湊等為宰相說知太平等機逆乃因使以佩刀  
獻元宗請先決策帝納之湊等已誅遷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  
末年為廢寒胡賊至是因以夷來朝後為之說上詔曰韓宣子適魯  
見尼噠而歎孔子會齊欽僞優之罪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  
禮示之以兵威雖曰夷我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文之辨由余之賢哉  
臣乞寒濛胡未聞與故恐非子羽系遠擢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  
絕。素與姚崇不平崇為相州刺史說既失執政意力自雅雅與蘇  
環善時環子頌為相見帝陳說思深有不棄外遂遷檢校并州  
長史備劉史致齋崇即軍中論與王陵詠河曲降虜阿不思也九姓  
同羅拔野固等皆疑環說待節從輕尉二十五詣其部宿帳下召見  
酋某慰安之李憲以勇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固非黃羊不畏

張說傳

九

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由是九  
遷安。時邊鎮兵羸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罷一十萬還農天子  
以為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帝乃  
可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者略盡說建議請一切募勇疆士優其料  
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強京師後所募勇壯  
也。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興陛下  
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永思錄河東入京師有漢武臚上祠此禮發  
開歷代英舉願為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士乃還  
。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說受詔與諸儒策議多所裁正帝召說與  
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聚于此當遂為集賢殿東封  
還詔說撰封禪壇額刻之泰山以告成功初說雖不欲封禪說因請  
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說代者說皆引阿房超皆入五品從其雅  
加熱而不賜熱怒其專。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遊戶及籍外田置

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阻格之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  
與絲頭等分定選舉事有所論請說頗抑之於是絲頭失敘融恨恚乃  
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衍士王夔則夜伺請解而奏表其間  
帝怒乃傳說中書令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  
文詆毀素忿訟者又著說邪黨帝聞因令致仕十七年復為右丞相  
十八年卒諡曰文貞。說敦節氣重然許善推搡後進於君臣朋友  
大義甚篤帝在東宮阿與秘書密計甚眾後卒為宗臣朝廷大述作  
多出其手帝每文辭有所為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  
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置學士備太  
宗之政皆說倡之為文屬感情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滿州而  
詩益優婉人謂得江山助云。始帝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  
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爵為先後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  
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俸太厚無益國家者議曰罷之說聞曰

張說傳

十

古帝王功成則有奢蒲之失或興池館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尚  
躬自講論詳延羣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大  
陸生之言蓋未達邪說嘗自為其父碑帝為書其頌曰嗚呼陸生之  
墓說歿後帝使就錄其文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然者曰燕  
公云大曆中說詔配享玄宗廟庭。子均累授大理卿祿山盜國為  
為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有問之驚曰張族滅矣乃見苗  
晉卿營解之帝亦頗說有舊詔免死。均尚寧親公主均供奉翰林  
而均次所賜均均曰此福窮道增非天子賜學士也帝西狩謂力  
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曰張伯兄弟世以恩威實其當即來  
房有宰相望而陛下不用此不來矣後館至帝問均均安在館曰  
然臣觀之恐不從陛下矣帝頷力士曰均等自謂才器亡變恨不大  
用吾向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均均祿山死賊中  
黃曰說其宗族最有德及太平用其忠懷又國封禪發明典

輩開元文物彬郁說力居多中為燕人排擠幾不免自古功名始  
終亦幾希何獨就哉至于以利運敗其家若張頤稱世稱賢宰必  
盛矣

魏知古

魏知古深州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唐宗)立拜黃門侍郎會選金  
仙三真觀盛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人君必時視人之所  
勤人勤於力則功業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日事廢故  
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今為公主造觀將以建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  
宅卒然起是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剝掠發瓦呼嗟道路乘人事違天  
時起無后之作崇不急之務群心震搖陛下為人父母將何以安之  
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不納復諫帝嘉其直(先天)元年從獵渭  
川獻詩以諷手制褒答封梁國公實懷正等詔謀亂國知古密發其  
姦懷正誅玄宗旌其著節。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攝職開關  
前唐書卷之二十七 魏知古傳 十一

盧懷慎

盧懷慎涇州人在童州已不凡韓思彥數曰此兒器不可量及長第  
進士(神龍)中遷侍御史上疏陳時政曰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  
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  
而後成况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今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會  
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領耳以聽企踵以望肩進亡廉亦何暇為隆  
下宜風恤人誠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沉倉庫愈匱百姓日散職為  
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速不究其力猶家將位  
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使持路綽上下相蒙寧盡至  
公此國病也賈誼所謂險墜乃小小者耳漢宣帝總核名實與治  
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賜金就推其然然不肯遷故古之為吏

子孫諱諱都督刺史上佐職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  
或加歸單乘符執降使歸問望慰勉須公卿開則擢之以勵能者  
或加職或會集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皆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  
商官倍亦克用又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無曠厥官天工  
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負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  
則為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獲務而奉乘之費嚴能德義旋府藏  
豈致治者哉今民力微種何謂廣清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遠隔未靜  
惟災孽成除水不租稅咸入饒易有警服救無年何以濟之毋輕  
人事難母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京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  
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有昔用人宜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  
上佐並以遷授使宜力四次貢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察省  
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饒寡為政之蠹  
也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藉剝剝蒸人雖坐流黜職而遷復還為牧  
前唐書卷之二十七 盧懷慎傳 十二

盧懷慎傳

案御貨括貲記無懷慎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收遐  
方是謂惠教而遠遠遠州陳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臣謂以  
威論發著刑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既奏不報(開元)元年遷同平  
章事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為申到有紫微黃門  
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可信  
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政事皆推而不專時議為伴食宰相  
卒贈荊州大都督遺言為宋璟李傑守制感懷從忽帝悼歎之懷  
慎清儉不營產業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祇貴布衣妻子猶寒餓得  
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飲醉飽赴東都堂選奉身之具止一布  
囊數餅獨疾宋璟盧從恩朕之見敬黃單籍(開元)年門不施食風雨  
至輿帝自障日晏設食燕豆兩器宋數杯而已臨別執一人手曰上  
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故人乘間而進矣(懷慎)公第志之  
張星上言懷慎曾何以直道終始不加優賜無以勸善乃下制賜

蒙詔官為立碑蘇頌為之文帝自責。子與早修整為吏有清白謹  
歷御史中丞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次歐嘉其美政題贊於  
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  
風。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瑣怪前守皆以賊  
敗致以與代之汙吏歛手中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  
請自開元後治廣有清節者宋瑒李朝隱與三人而已然尚書右

百註轉元宗以道德傳

李元紱

李元紱字大綱滑州人本姓丙氏曾祖榮高祖與之厚賜姓李。元  
紱早備謹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  
與民說碾磧在南山元紱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起改之元紱  
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開元初為萬年令賦役稱平。

李元紱傳

擢京兆尹詔決三輔渠時公主權家皆旁渠立碣渚竭爭利元紱故  
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為戶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  
帝才之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紱當國務峻極後抑奔競  
夸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群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賜  
元紱及蕭嵩群臣無與比。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致屯田元紱曰  
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關無役也棄不墾以閑耕棄地省餽運  
實軍糧於是屯田其為益尚矣今百官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也  
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即當公私兩易調發寸夫調  
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為屯古未有也遂止。張說  
致仕詔在家修史元紱因言國史記人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  
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不一且大宗別置史館禁中所以秘藏之  
也請勅說以書就館余會撰錄詔可後致仕卒。元紱再世罕有  
清節未半改治第宅僮僕數百封物賜給親族宋瑒歎曰李公引

步之之美然觀見之為國相家無留儲雖李父子之德何以加之  
杜暹思慮及後引鴻勳

杜暹濮州人五世同居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補蔡州參軍侯滿歸  
吏以紙萬番腦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  
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積西會郭虔瓘與西突厥鎮守使劉遐  
慶相訟詔遣即披入突厥地帳突索左驗屬以金遺暹進同驛左右  
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我心乃受焉陰埋墓下已出境乃移文昇殿之  
突厥大驚遷給事中或言暹往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拜安  
西副大都護守邊四年撫我練士能自勸勵為夷夏所樂。十四年  
召同平章事卒。暹為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時失淺薄然能以  
公清勤約自將吏譽為之

族子鴻漸字之巽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鴻漸說曰朔  
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也今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殿下治兵長  
驅逆胡不足戚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既至靈  
武鴻漸即與裴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鴻漸明習  
朝章草共上之太子即位是為肅宗代宗廣德二年拜同平章事  
。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畧而晚節窮浮圖道畏殺戮大曆四年卒

杜暹傳

東萊先生唐書卷之二十七

列傳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倖伊呂科舉高第為左拾遺。玄宗即位未幾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王者所由受命也。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二廟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吾攝九用其禮明不可廢也。下詔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如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詔以即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幣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非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東海狂殺孝婦天旱久之吏不明區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

前唐書卷之二十八 張九齡傳

於刺史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惟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尤少揮之江惟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錄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才刺史才耳縣令尚可言哉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于外也智識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識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華以法政也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逐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萬第不得任侍郎郎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閣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歷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備素行而不為微幸茲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

俗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薦千百刀筆之人隔於文墨巧吏猾徒錄藏而書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初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郎者則曰自爾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知人如知之難按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擇資配職為官擇人故時人有平配之語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蔽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數最日殿上功日第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求物為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如知其賢錄各有品第每官一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功進是議無高卑惟得與否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脩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賦以令名進人士亦以脩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計以分義垂醜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脩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趙冬隱考以號稱詳平。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補官并山起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盛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吏乃濫竽鼓瑟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然怨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請。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為集賢院學士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召九齡為之被詔輒成。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

前唐書卷之二十八 張九齡傳

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同平章事  
始議河南開水北莊河南籍田使上官發備質格役五十道採訪使  
李林甫無學行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內忌之會張守珪以斬突厥有  
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  
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遂止  
又將以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約言唐家用舊相  
不憚歷內外貴任如有德望者為之仙客何達一使典耳使班常伯  
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  
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通防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  
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  
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  
韓信淮陰一壯夫蓋絳灌等刻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悅翌  
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耶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  
前唐書卷之二十八 九齡傳 三

帝患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軍營  
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嘗其佩  
後贈司徒  
國建由文學進守正持重前唐書卷之二十八 九齡傳 四  
實濟時用而帝過幅王贊  
韓休  
韓休京兆人人工辭舉賢良宏詞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趙冬曦並  
中乙科擢左補闕。侍中裴光庭卒帝教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  
志行遠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  
仰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  
朝廷有大政請得先治金吾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  
度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滑乃置不  
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嵩以  
前唐書卷之二十八 韓休傳 四  
休系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尚不能平宋璟曰不意休能耳仁  
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  
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既輒至堂引  
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遂去之  
帝曰吾雖養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  
寢韓休敦陳治道多許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後遷太子少師卒子洵嗣  
互註典詔語為代言最詳也 文如大英元酒有典則薄滋味  
韓休  
韓休字太冲以陰補金華三遷吏部員外郎性強直明吏事臨南曹五  
年傳最詳敏通判。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稅  
無幾帝司給輸乾德中判度支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稅

以法會或數給共辛少息故積穀銀帛稍豐實然覆治崇積深之  
人亦容怒。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什八京兆尹黎幹言狀  
恐有所礙貸田表不實武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頃始謂南  
本劉係耐泥亦言部田無害帝遣御史朱放覆實告田三千頃帝怒  
曰朕今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耶德意耶貶南浦貞外尉。特  
賤何中鹽池稅奏池產瑞鹽帝疑諸將鎮撫狀鎮畏泥遷乃賀帝且  
請置祠部稅實應慶慶。德宗立惡泥捨刻出為晉州刺史未幾  
遷為鎮所軍節度使發錢百姓均租調不輸年境內稱治李希烈陷  
汴州得道王栖曜等破走之滑路無梗完靖東南泥功多特里看有  
罪輒無貸人怪之泥曰此輩皆鄉縣豪賄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  
身保家不為惡。貞元元年帝同平章事泥既宿齒先達頗簡僥倖  
新進用事不能備其意衆怒之卒謫曰忠肅。泥雖宰相子性節儉  
衣裘茵衽十年一易門常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居重位

韓滉傳

五

滉字知微吳郡錢塘人父外郎晏後罪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  
有司發久無網紀乃權回戶部侍郎判度支洎上言江淮七監歲鑄  
錢四萬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費二千是本倍於予今商  
州江崖冷產銅而洛源監久廢精鑄山取銅即治舊監十鑄鑄之歲  
得錢七萬二千緡度費每分九百則得可耳本矣江淮七監諸皆罷  
。又言天下銅鐵冶乃山堡利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使從之復罷  
省胥吏冗食二千人糴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  
發歛焉故人不難食然則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復澹不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始而不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復澹不

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厲精求治元若點點動所算簿故姚崇宋璟  
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推擇  
而力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苦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  
謀意驕則樂軟熟滑澁切較力雖多謀所効不及姚宋遠矣終之  
胡維翰華身播遠非曰天運亦人事有政而然若知古等甘寧  
相選使當天寶時肅宗有收哉

張嘉貞

張嘉貞字嘉貞蒲州人以五經舉生事免長安中張循憲使河東事  
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客以事  
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筆奏皆意所未及他日武  
后以為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之后召見內殿以簾自  
郭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親朝  
廷儀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  
前書卷之二十八

張嘉貞傳

六

引拜監察御史權循憲司勳郎中時其得人。時功狀盈九詔吏不  
能失嘉貞為詳處不聞句廷無稍標。歷果秦二州都督政以嚴辦  
吏下畏之奏事京師元帝善其政數慰勞。突厥九姓新內屬雖處  
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懷其衆即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  
其反按無狀帝令坐會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  
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腹臆  
懷誠百工諷諫人競今將坐之則後無絲聞天下事遂得成死天子  
以爲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愚用徒步趨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  
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後歿使用必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  
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用也臣常恐先死雖整誠得効萬一無  
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也及來環等張帝欲用嘉貞而忘其名  
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託其風義而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獲  
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帝即使作詔以爲相夜且半因閱

大臣奏職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即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議論者恨其不殺。秘書監姜儔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儔死。會廣州都督裴伯先抵罪。伯先嘉貞復援成比。張說曰。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欲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勳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登。伯先豈容復監哉。帝然之。嘉貞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爲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扶正。恐吾輩及之。果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王守一死。生與厚妻。駭台州刺史。嘉貞性簡。既與人。不疑內。賈如也。可薦。嘉貞呂太一負嘉貞。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今君四俊苗已崔貞。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輩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憂。若以繼。去。雖富田。豈獨不。愈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弟嘉祐任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前。嘉貞卷之二十八。張嘉貞傳。七。

張延賞

延賞傳。陝經史通。史治。大曆初。除河南尹。詣道營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里。盧悉延賞。政簡約。輕徭賦。既而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府都。關。兒。雄。有。詔。褒。美。出。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遷。延。賞。曰。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乃。具。舟。遣。之。赦。吏。爲。修。室。廬。已。通。債。而。歸。者。更。增。於。舊。拜。西。川。節。度。使。自。拂。國。忠。討。南。蠻。三。蜀。公。私。蕭。然。延。賞。事。爲。之。制。薄。入。謹。出。許。庫。還。詔。入。承。政。初。吐。蕃。寇。劍。南。李。晟。總。神。策。兵。戎。之。部。同。平。章。事。帝。還。詔。入。承。政。初。吐。蕃。寇。劍。南。李。晟。總。神。策。兵。戎。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奪。取。故。最。街。之。至。是。表。陳。宿。憾。帝。不。得。已。遷。延。賞。爲。尚。書。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最。嘗。爲。韓。僊。議。權。命。洗。後。書。道。意。及。俱。入。朝。洗。遂。展。平。懷。且。使。延。賞。於。是。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端。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因。爲。子。請。給。延。賞。不。贊。

成。曰。吾。武。夫。雖。有。舊。惡。至。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必。睦。而。內。含。怒。今。不。禁。飲。樂。忘。也。先。時。吐。蕃。尚。結。贊。請。和。展。奏。或。致。無。信。不。可。許。僊。亦。請。割。軍。食。時。遠。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洗。卒。延。賞。初。帝。意。遂。罷。兵。帝。曰。汝。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邪。君。牙。而。拜。晟。大。尉。是。夏。吐。蕃。背。約。劫。渾。城。將。校。多。殺。如。晟。等。衆。時。議。遣。劉。玄。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併。省。其。負。悉。收。粟。料。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即。詔。下。內。外。始。怨。玄。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晟。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路。警。防。浸。滋。聞。於。上。延。賞。懼。請。詔。州。縣。或。考。先。滿。或。滿。掌。過。停。限。而。官。見。乏。者。聽。在。所。擇。省。員。有。幹。譽。者。補。以。才。不。以。資。會。延。賞。疾。困。李。泌。一。切。奏。復。卒。謚。成。肅。延。賞。更。四。鎮。西。至。民。須。其。愛。及。當。國。解。情。復。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達。明。然。帝。符。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尊。獨。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前。唐。書。卷。之。二十八。張延賞傳。八。

張弘靖

弘靖字元理。和中。同。平。章。事。長。慶。初。轉。充。鳳。龍。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與。弘。靖。素。有。與。而。行。人。賦。異。句。一。決。事。委。成。於。參。佐。又。不。通。大。體。股。刺。軍。賜。專。以。法。振。治。之。弘。靖。其。話。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街。之。是。久。軍。亂。詔。貶。弘。靖。大。子。賓。客。明。年。稍。遷。太。子。少。師。卒。弘。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歷。臺。閣。顯。級。人。以。爲。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動。輒。効。順。不。能。因。俗。制。變。故。他。陽。安。亂。突。聚。害。策。伴。秘。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時。號。三。相。張。家。云。源。乾。曜。

源乾曜相州人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點陟江東奏保最顯  
憲謀議大夫景雲後轉公卿百官上巳九日廢射禮乾曜以為聖王  
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榮也夫射  
者別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選能比年以來射  
禮不講舊典為虧臣謂所費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毀羊而存禮  
也大時謂春秋不可廢。元宗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踰月罷會帝  
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八  
年復為黃門侍郎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後入率任外官非平施之  
道臣三息保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由是公卿子  
弟皆出補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說偕賜時議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  
戚不崇異無以貴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寢戶三百堂封自此始  
。乾曜性謹重歷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為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  
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延議可否事晚節唯署務為寬平  
肅唐書卷之二十八

源乾曜傳

九

裴耀卿

裴耀卿字映之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稍遷秘書省正字相王府  
典籤與江悅韋利器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王即帝位遷長安令  
舊有配戶和市俗人厭苦耀卿一切寬豪門坐賈豫給以五聽悅欺  
之故及去人思之。為鄆州刺史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架十驛料  
飲均省為東川知頻最封拜還帝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  
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必宗而懷川刺史王丘極陳外無他  
獻我知其不市也。魏州刺史崔瑒供帳不施綿繡示我以儉此可  
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言至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  
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邠人為立碑頌德。遷京兆  
尹秋兩嘗嫁京師微帝召問所以按人者耀卿曰陛下既東從面司  
畢從則大舍三輔可遣重臣分道既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

關輔既實則秦西還事茂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小  
旱易置往正觀永徽時祿饟者少歲得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廣  
運數倍且不支臣願廣浹運使京師常有三年之儲水旱不足  
憂且河州船候水始進兵工不便何惜處家得留易生隱盜請築  
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運載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數倉  
自東至若東舍受之三門迎險則鑿山開道運十數里西倉受之度  
宜徐進抵大京倉趨河入渭官無留阻可成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拜  
同平章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由盟津  
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千萬緡。是時蓋嘉運經略吐  
番嘉運以新立功日醉遊未赴也耀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勇烈誠  
有餘然臣見其容言驕色恐不足與立事且其未久訓不能知法士  
未懷惠不可共心宜嚴詔中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  
還天寶初卒

裴耀卿傳

十

蘇珣

蘇珣雍州人申明經第調郡尉時李義琰為雍州長史多訟日至  
長史府珣裁決明辨自是無訟者義琰異之領事曰此公坐也  
之所恨吾當脫不及見以檢校太子舍事致仕卒。子晉數歲知為  
文作八卦論秀穎叔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業也。進士及大禮科  
皆上第先天中為中書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曾  
定廢獻議言天子嘉允時宋璟兼尚書事晉與齊幹更典二都選既  
制名校判而晉獨事實拔當時譽之及裴光庭知尚書事有過官被  
却者就籍以宋熙頭而晉因被選院四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庭以

為尉已出晉汝州刺史

尹恩貞

尹思貞京兆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事屬邑蒙南氏驚肆不  
法州撫思貞按之擿其姦賊黨計卒論死部人稱變則石數頌。武  
后召授司府少卿時鄧侯知一亦厲威嚴最急語曰不畏侯狹狹  
畏尹卿嘗共取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衛執時人異焉。神龍初  
神龍大聖卿遷入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固奏不  
可乃流嶺南三思誡所司殺之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勸三思而  
以他事勸思貞不得謁思貞謂承嘉曰公為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  
憲度諛附姦臣圖不軌承嘉笑反謂不今將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嘉怒  
怒勸思貞為青州刺史治有績獲至歲四熟黔防使路敬至部數  
曰是非善政致祥乎未言之。睿宗立僕射竇懷貞讓作金仙王真  
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即懷貞讓之答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  
前唐書卷之二十八

李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人以李友著擢明經第為吏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通蕩細弱下戶為豪力所兼傑為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僂業者十七八。先天中中傑進水陸發運使改河南戶既積贖畿內是府無隱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是婦非謂婦曰子法當死乃命市棺遷斂之使人述婦出與一道上語頃許館至傑令捕道士檢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於棺。河汴之交舊有梁公家廢不治南方潛弗通傑調汴郎丁男復作之不費而利入。代宋璠為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奏惡傑遇下道毀辱之傑詠曰敗髮膚蒲在身臂衣冠耻在國帝怒罷昕朝堂開

元六年

鄭惟忠

鄒性忠末川人第進士天授中以制舉召見廷中武后問衆者何所  
華爲忠對者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擢黃  
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酉不持舊兵惟忠曰善爲政者因其俗且兵  
以所謂家鶴膝戶羶渠此民風也禁之得無擾乎遂止

正志

王志愔博州人擢進士第累龍中宗為左臺侍御史以剛鷟為治所  
居人吏畏讐謂也呼為卓鵬遂大理正掌奏言法令者人之隱防  
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執判典  
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憲正論以見念因規帝失大抵以易萃之六二  
曰引吉尤咎謂慶幸之時已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尤未能以遠  
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已居下位而中正是託期於上應之

人主志愾傳

主

許景先

許景先常州人舉才華拔茂才異等連中宋璟蘇頌彈劾數中待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貽職愈愜抑按不避近強與齊誅爭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人之文雅之喻卒泐流然辭旨豐矣得中和之氣○補元十年有洛陽懷盧舍其然景先見源乾曜曰哭青所降王者宜修德應之因道大臣存問失職罪已引咎以蒼天鑑公在元鵬庸可黔乎乾曜憐憫曰玄宗遭陸象先持節振肅。十三年

自釋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為刺史治號州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  
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漢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筆紙令自賦  
奏論三千遺之

風骨正傳  
匡世典詔詰為代言最傳 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

### 潘好禮

潘好禮貝州人第明經開元初為鄆王府長史王每游觀好禮必諫  
暴未緣以損下人王怒為還還豫州刺史勤力于治清無私私  
事察細事下府其奇。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  
試之不能通怒答之械而徇於門從溫州別駕卒好禮博學能論議  
飾行修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勳居室服用蠶若至終身世  
謂近名

### 倪若水

### 潘好禮傳

十三

倪若水字子泉相州人擢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繩舉蔽凡課第一  
。開元初為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廟與州縣學置勸生徒身  
為教誨風化興行。玄宗建中中人捕鵲鵲鳴南宮若水上言震方  
因鵲方驚以此將捕奇禽怪物為國樂之玩道路之言不以廢人資  
為望陛下雅帝手詔褒答。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官輕  
外任雖自冗官權方面皆自謂下遷雖景情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  
理少卿過州若水歲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  
賜僕求錢為戶部侍郎卒

### 席豫

席豫字建侯襄州人長安中試舉學業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  
遷考功員外郎建中初明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  
允故有今換豫典選六年按舉選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豫清

五亡欲當官不為毀權所憾性謹畏。帝嘗登朝元日賦詩群臣  
和帝以微最工賜曰詩人之冠冕也

### 齊濟

齊濟字洗心定州人少開敏年十四見李嶠嶠稱有王佐才中宗在  
盛渡嶠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嶠曰朕  
母子如初卿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嶠初為及進士第調蒲州  
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嶠曰餘落則本枯奈何俱死議貸其  
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為給事中中書舍人  
論駁及詔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特號解事舍人。出為  
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浩繁准倪若水與嶠以清談聞吏民頌  
美。李元紘當國表宋璟為尚書嶠為侍郎世謂臺選堂奏事帝指  
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時開府王毛仲龍甚奏請無不從嶠  
乘間曰小人能極則茲生不預圖且有後患又言君不密失臣臣不  
密失身惟陛下察此言帝嘉納且勞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麻察  
坐事僻往歲因道諫語察遽言狀帝怒召嶠曰卿向疑朕不密而反  
告察謂何朕高州刺史德丞天寶初徙為平陽太守更以黃老清靜為  
治嶠嘗稱陳希烈宋璟等才使皆大顯

### 齊濟傳

十四

### 裴守真

裴守真字子休相州人舉進士六科連中授太常博士善容典特謂才稱其  
官高帝時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  
射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  
刻宰人鷹刀劍牲實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養玉酌獻而已今若  
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遵節漢又天子不親古今異  
宜恐不可行詔可累遷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吏民兩懷之。子子  
徐中明經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誥以文法補而子徐以儒顯或問優  
劣於長史陳崇業答曰蘭菊異芬胡有齊者。開元初遷冀州刺史

十五

李朝隱字元國京兆人明法中第擢至大理丞武三思構五王指伏  
王陳王楊莫等王王陽王武王武王指伏南陽王鄭脩誅之朝隱獨以不經鞠實  
王陳王楊莫等王王陽王武王武王指伏南陽王鄭脩誅之朝隱獨以不經鞠實  
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南康軍巨源李嶠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正一  
日遠逐恐顯天下帝更以為聞喜令遷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  
關二省而內授官但糾對其次付中書明憲外糾門平反舉例主

上  
丘

王丘傳

鐵挺之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進士并權制科調義興府號行吏累進給事中典貢舉時號平允俄改濮汴二州刺史阿治皆嚴威吏至重足脇息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為尚書丞承知吏部選戶部侍郎蕭冕字叔李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捕燕雀伏貳乃為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冕岐

嚴武

嚴武傳

綬綬進士第以待御史副劉贊為宣欽團練使贊卒綬總留事悉庫物以獻召為刑部貲外郎賓佐進奉由綬始擢為何南司馬憲宗立楊惠琳劉開友弼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大威請必誅選銳兵助討賊二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在鎮九年尚寬惠洽流聞士馬孳息綬既名貴於吏事有方略然銳進趣素議譴之出為荊州節度使吳元濟反食以綬明恕可大事加淮西招撫使卒贈太保綬才不踰中人然歷三鎮所奏辟位將相者九人

裴維七

裴淮父瑛之中徵為同州司戶叅軍年庶少不主曹務刺史李

崇義內之錫翰曰：同三輔文事繁子，盡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以水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慈進，擊為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助妙，崇義驚曰：子何自胸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琰辭廉手為永年，令有惠政。史刻石頌美。淮糧明經遷監察御史，尋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早甚，役不止。淮上言：春夏母聚大聚，起大役，不可與。上功姑嚴若役使，非度則有疾疫水旱之故。此天人所應，陛下以四方為念，宜下明制，令二京營作和，市木石一坊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戶口流散，雖寺監營立，欲救饑寒，散載不報。開元五年，為吏部侍郎，即甄拔士為多，拜御史大夫。淮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焉。世儉素而晚節稍高，伎妾為奢侈事，議者以為缺從祖第寬。

裴寬

寬性通敏，工騎射，理基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為潤州參軍，刺史韋說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匿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說問狀，答曰：義不以包，宜汗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隱之說，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韓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綺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綺。裴說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可少貌求入，幸妻寬。舉拔萃為河東丞，改太常博士，出為河東刺史。州人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居，附權貴，河南大治。拜禮部尚書卒。寬兄弟八人，皆推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雖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飲，其為政務清簡，所莅人愛之。世皆美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為首子，諱。

裴寬傳

四

裴字士明，推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舉止不煩，遷考功郎中，代宗幸陝，諸徒亦挾考功，南曹即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將

用為御史中丞，為元載阻，故拜河東，相庸墮，鐵使時關輔平，諸入行帝召至，便殿問權臣，利處出內，幾何？諸久不對，帝復問曰：臣自河東來，步三百里，而農人愁嘆，殺未種，誠謂陛下下移，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德宗新即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廢，後事禁嚴，郭子儀等放縱，平諸列奏，帝謂不畏懼，禦善之，或曰：昔父有社稷，功豈不為庇之？猶笑曰：尚父方責，盛上新即位，必謂雲雨若飛，今發其細，隨以明不待雅耳。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時朝堂別置三司，次張獄，辨爭者，輒擊鼓，聞鼓，諸上既口，諛諛誇水之說，所以建幽枉，延直言，今詭指之人，爭織微若，然若其吏治乎？帝然之，於是悉端有司。諱憲，法吏，舞文，或狹狹，怨為重，因獄獄官，後以諷進，并部侍郎，至河內尹，凡五世，為河南，謂純事，未嘗取當，正廉以寬厚和易為治，不期入以賊卒年七十五。

裴寬傳

裴寬傳

五

楊嶠其先比平人，舉八科，皆中調，將使尉，後安中，周祖考範表，慈已爭取為御史，楊番思知其意，不樂，彈評為諂，考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樂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仲難進，抑躁求也。遂為右臺侍御史，中隱，立歷，魏州刺史，以清白聞，魏人嬰耳，關下，不請為刺史，故非治魏。撫孤姪，與子均，常曰：吾備在方伯，而心亦肯時一尉耳，以老致仕卒。

宋慶禮

宋慶禮，涪州永平人，推明經，補衛尉，遷南扶，訪使時，崖振五州，首領更相，孫民苦于兵，慶禮身到其境，諭首領，大誼皆釋，仇相親，州土以安，嚴戍卒五千，以習識，邊事拜河東，河北，營田使，善騎，日能馳數百里，性非於營，苦然，好與作，壞塞，掘穿，植兵以邀，虜，征議者，出其不切事，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扼制奚契丹，元和中，自魏州，移治柳城。

楊瑒字瑒光華州人始為麟游令時實僚員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擬取畿內宦員逆人賞者暴飲之以佐費瑒拒不應僚員怒曰縣令而奸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為止後為國子祭酒瑒奏有司所賦明經不實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疑何且今習春秋三舉禮儀者曉十二忌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

楊瑒

以行學家其能通者稍加優賞獎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遷著令生徒為瑒立頌大學門。又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與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授以第謂經明行脩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官票而傳士溫天祿也且以流外及諸邑仕者歲二千通明經進士十倍胥吏浮虛之徒既先王禮義難及非得與服勤道業者挈長短輕重也國家設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而勸進之有司為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又在朝難矣帝然其言遷大理卿卒。瑒常歎士大夫不能用法禮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據舊典為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哀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何石耳

楊瑒傳

六

崔隱甫字州人元宗立遷洛陽令梨園弟子別雜善笛有寵嘗負罪監禁中隱甫見之帝以他事召隱甫前曰就卿可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番拜出帝遂謝與胡璠隱甫殺之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為大夫始置獄由是丞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諸獄其後患囚往來或漏世復繫之尉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領事無所承詔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史側目咸名跡然。如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語隱甫終不請帝乃不用子第或問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才不逮中

崔隱甫傳

七

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索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強正稱云。論曰隱甫不見仙客實哉然可緣帝問其道仙客之為人幾幾開害上意退而受責與不見而斥之也隱甫徒新於往詣乃與子有後言是當不盡忠以事君不得為無恥矣。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管夷吾以編後諭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李適之字適之恒山陰王孫也始名昌遷通州刺史以辨治聞。徙河南尹其政不苛細為下所便玄宗患殺落歲耗力詔適之以禁錮作三大防曰上陽積翠月波自是水不能處刻石著功。適之嘉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宴畢決事案無留辭。天寶元年元宗代牛仙客為左相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即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米之可以富國願上未之知適之性疏借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

求散職職坐貶仰藥自殺

李峴

李峴吳王恪孫折節下士長吏治為零陵太守峴為政料人心將京師米翔貴百姓謠曰欲粟賤追李峴。代宗立拜同平章事故車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非堂置榻行之峴至即故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負不逾月為要近諸短遂失恩誤太子詹事卒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府為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恐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於是器與呂誼皆輕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尚騰煩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卒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

李勉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之魯孫少喜學內沈雅外清整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罷錯號難治勉推奸扶隱為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推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關生笑語諱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諷使下已勉不肯。世為汾州刺史尋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船反歲至饒四五歲視苛謹勉既庶黎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稅反使可居官又未嘗教飾器用車服雖曰武臣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珍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景盧真李朝隱都人叩關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滑毫節度使令孤彭且死表勉為代從之勉居鎮八年以舊德方重不感而治。從宗立就加同平章事貞元初帝問勉曰朕謂盧杞姦邪朕固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建其對以太子大帥罷卒。勉少貧狹客果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以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

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謂勉共葬墓出金付之。佐府相所得奉賜毒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親虎無介為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

李夷簡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推進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始革卑作奉聖樂于順聖樂常安之軍中夷簡輒去謂僭樂非諸侯可擅制。十三年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叛夷簡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敵有以過度乃求外遷為淮南節度使卒

李程

李程字表臣絳邑王神符五世孫推進士宏詞賦日五色造語尋致士流推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德宗季秋出岐有寒邑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為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變燕止。為翰林學士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懶日過八塲乃至。為翰林時號為八塲學士。觀宗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帝中逸好宮室咬獵功用奢費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方諒除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又請置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問稱為僕射。程為人辨給多智然簡從程始無儀檢雖在華宴而無重望最為帝所遇寵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朝廷羽翮也為東都留守卒

李石

李石字中玉襄邑秦王神符五世孫推進士第辟李德裕府從歷四鎮有符星為吏精明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大和中為行軍司馬聽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父憲異之。帝惡李宗問華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之之故李初等至宰相相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平章事石器推遠當抽束橫

亡所獲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仇士良等性狃斥訓以折大臣石徐  
謂曰亂京師者訓也其進退為之先士良等惡縮不得對揖紳  
頭以為強。仇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陞帝喟而歎石進曰陛下之數  
臣固未諭敢問所從帝曰朕數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  
本校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自取之天託德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  
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然然貴治太早雖十年政教  
養德適成猶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陛下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  
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時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  
十年盛德日新然而所以疾疫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備  
將來之政親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為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  
四海夷一惟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變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  
加賦太平之術也。又問奈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天下治莫若  
恤人石即贊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薄最

李石傳

十

不得措其養則百司治百司治天下安矣帝威然曰我恩貞觀開元  
時以視今日即氣節吾輩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政不率帝曰不  
然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  
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為魏尚書而人不取鮮衣美食况天子  
獨不可為法乎。帝顧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  
覃曰陛下文宣王也帝曰操敢望是石欲強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  
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為非類回匹夫耳自此於帝下春秋富宰  
議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諸辭奈何此文宣而又自以為不及惟  
陛下開輝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中人自遷遷走馬入  
金北門道路嗟言兵且至京師權走塵起百官或戰而騎臺省吏稍  
稍隨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  
安適人之所將不可忽也蓋治博書沛然如平時金吾大將軍陳君  
實率眾立望仙門內使塔閣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

神君實有謀幾亂。進中書侍郎帝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類  
覆當時卿大夫過耶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常懷十歲憂畏  
不逢也晝短吾夜長開肝多也何不秉燭游勸之照也。出領前驅命  
齊國家壯陛下監照不戒則安人強國其疾乎。又言政治之道在  
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途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開閣累月南臺惟  
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為謀主故藩  
鎮日橫天子為肝食財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  
皆在朝廷彼疆疆甲兵如故而依推順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  
之勢猶待術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為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  
奏咸陽令韓遜治典成集縣當咸陽右十八里左宜永豐倉秦漢故  
清渠成起咸陽抵隴關三百里無草澆勞則轄下牛盡可耕永利秦  
中矣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賊敗石曰臣本以盜知財利不保其食  
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無謂之至公他日宰相所用強蔽其過

李石傳

十一

此其私也。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里但盜發射石傷馬京師震  
恐石因臥家固辭位有詔為荆南節度使始訓注亂摧歸閣豎天子  
畏傷幾不立石起為相以身殉國不郵近倖張權綱欲強王室收威  
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遂罷去卒  
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  
林甫奸諛幾亡天下李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補職號  
賢宰相秦隨棄親侮賢皆二世而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  
之道繫國長久嗚呼盛歎

不家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二十九

列傳

劉子玄

劉子玄名知幾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焚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嬰兒何念父苛其意諄授左氏臨年遂通覽群書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謚聖初知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言議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慮妄施不為惠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有車載斗量把推挽脫之謫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從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子玄作愚憤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義常白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

劉子玄傳

須史事時宰相韋巨源蕭至忠等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向不一乃求去因為至忠等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唯漢東觀漢記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觀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光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職事為廣今史臣唯自餉來二史不往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難禁門所以杜絕面防諸謁也今作者如林僕示張展會未絕口而朝野咸知燕盛取嫉權門王劭見雖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莊固抑忠臣飾王闢今史官注記類稟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上平九敘其令難行四不可小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承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至忠得書憤憤焚客其言諷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

尊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議評古今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紫白北極指者

四維好雖小技老而為悔吾初嘗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著自名

雅雅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雅著書見尤於人作解

嘲吾亦作釋蒙雅少為范處元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公獲得

祇小題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感憤其自感憤如此

。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堂

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無

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不然其論請二

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諸罷詔可會子既抵罪貶安州別駕卒。子玄

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知舊都惟忠常問自古文士多史才

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探金

不賦猛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機柄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醫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劉子玄傳

若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為論子玄善持論辨明銳視

諸儒皆出其下。子玄字惠卿好學多所通獻說苑十篇以廣漢

劉向所遺章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樂誼後人追脩非當時正

史如齊人織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承一篇錄下並事與左

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為也因著外傳云。

吳兢

是兢汴州人少厲志貫知經史魏元忠薦兢才堪論議詔直史館脩

國史節閭太子難奸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訟兢上書陛下

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

害之極法陛下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矣則股

肱獨任智膽可為寒心自昔蕭何代宗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且根

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第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伏願陛下全常

操之恩慰同極之念天下幸甚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等職。元

宋初立收選權綱統於決事群臣畏伏兢虞帝求而不及精力上蹶  
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恐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  
禍此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江陽東帛而已未嘗家技推其件旨則  
朝廷決伐傳送本川或死於流賊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  
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木也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  
於朝廷下何遂加斥逐以杜塞直言夫漢高帝故削呂莽紂之對晉  
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况陛下裕遠大度不憚容此在直耶夫人主  
居尊極之位專生殺之權其為威嚴矣開情抱劾諫諍下猶懼不  
敢盡言何以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發郵校而子產  
不聽必陛下勿即位猶有指無量等數上疏爭情政得失自頃上封  
事往往得罪諫者頗少是臨樂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  
言諫士以諫言為戒撓直就曲斯方為利也倫合苟容不復獻  
諫節志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幼諫故曰朝有諫諍猶  
南齊書卷第三十 吳兢傳 三

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資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備智有所不  
周上心未諭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採衆議庶有  
不隱遠者不塞所聞開四門明四目也其狀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  
諫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榆矣。開元十三  
年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為樂統曰方茲告成不當遂飲使  
有喪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六月大風詔群臣陳得失統  
上疏曰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權機謀上之心臣  
聞百王之失皆由權授於下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以  
柄夫天降災異欲人主感悟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  
和帝之胤府庫永充元負尚繁戶口漸放法以多門賦竭大行趨競  
彌廣此弊未華實陛下政之關也願斥弄群小不為便溺明選舉  
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有風靡不足累聖德矣。始統在景龍閣  
中任史官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驕淫得辭事多不實  
統不得志私撰唐書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冀得成書詔統就  
黃院論次時張說張昌宗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統赴  
館撰錄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贖蕭高領國史奏  
遣使者就統取書得六十餘篇天寶初入為相王傳華。就叙事簡  
敘說良史晚節稍疏語狂放時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  
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  
激勵苦切故轉獨為不然至嗣且始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於  
統為即從容諷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統曰子玄  
去不可使惡地下就實書之其卒故在聞者然其直認要以清斬後  
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韋述弘微會孫家所書二十卷述為兒時誦憶畧而父果感為此卿  
今述從到官元行冲景敬姑子也為時儒宗嘗載書數車每隨父



今天寶後事棄取不倫史官病之然考為志論著不少選忘厥承  
史官難論缺芳始竊將高力士亦貶因從力士贊元天寶及紫中  
事具書本末時國史已送言不可追利乃推衍義類微編年法為唐  
歷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衰壯為諸儒議子冕

柳冕

冕字敬叔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並居集賢院德宗既親郊重  
儀祠事動輒與禮冕與徐陸貨備節儀矩帝庭郊廟每升輅去劍  
履及象劔尺寸祝語輕重冕擇禮以對未詳明天子嘉異久之以  
議論勁切執政不善出為華州刺史十三年遷福建觀察使自以久  
疏片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觀之意曰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  
群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  
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  
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簡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選賢  
而唐書卷之第三十一柳冕傳  
以典著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  
或臣侍險或不悔過臣忝效園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觀率先天  
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觀之禮廢而後舉誠恐負薪盡先朝露  
冕以長卿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廷臣子之所應也朝觀國家之大禮  
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表切德宗許還

沈既濟

沈既濟字叔元吳人經學該明揚於雅善之薦既濟有長史才召拜左  
拾遺史館修撰。憲宗立悅于治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  
十權公錢收手贖用度既濟諫曰今日之始患在官煩不患在少選  
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待  
對缺員二十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何事官  
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則猶言言司息錢

憲宗後發府縣未有以華臣計天下財賦耗費大者唯二事一兵  
二官俸自他費十不當二者一所以聚人重國利軸空虛何則四  
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廣不獲已為之又益以開官冗食其弊素  
何籍舊而置猶可若之何如馬事遂寢子傳師

五註言古今選用之法

沈傳師

傳師字子材行有餘欲治春秋工書有楷法貞元末舉進士第  
德興門生七十人推為類子復登制科召入翰林為學士時翰林缺  
承有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  
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帝遣使敦召李德裕素  
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吏職俄出為湖南觀察使徙宣  
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愆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  
合乃論次堂擇郎吏尹倫選常不及事官蜀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  
出長安誠論曰可關事不可多事命如是足矣故所任以廉靖聞入  
為吏部侍郎卒。傳師性爽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牘入權家初  
拜官宰相欲以相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稱願願所授故其登  
任如李景讓等極當時選治家不咸蔽關門自化兄弟子姪屬無親  
疏永服飲食如一

沈既濟

既濟唐吳興人乘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經事最簡策舉繁如  
其間巨盜再興與史之圖典禁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  
著之人隨世衰授與與而既濟餘本未顏倒故聖主賢臣  
人安子善惡田田有所未盡可為永懷者矣又舊史之文猥煩不  
綱遂則入便簡則及陋空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諱即或因淺  
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于後取當而行遠耶何知幾以來工詞  
古人而拙於用已歟自發愈為順宗實錄議者謂然不意卒定  
無先篇既濟嘗其非實文宗初既濟為左司郎中既濟乃為史者卒辭言之

滿夏不繼指辭於春秋果可信已

張守珪

張守珪，涿州人。安祿山叛，徙懷州節義開元中，累遷幽州良壯府果毅。時盧齊卿為刺史，器之引與共。坐謂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為國重將。會王君奭死，器之與河內裴耀卿為州刺史，虜不至。衆失色。守珪曰：「創力之餘，詎可矢石相礮？」不須頃刻，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之，於是招流冗使復業，有詔以瓜州為都督府，即詔守珪為都督。州地沙漠，不可就常，儲雪水，溉田。是時，漢糧為虜毀，守珪不無所出。守珪嘗謂于神一，一夕水暴至，大水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備後。糧坊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後徙河北，節度副大使契丹奚連年，便邊前長吏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契丹酋原刺及突于怛懼，乃遣使許降。守珪得其情，遣王海詣部，計事。原刺無降意，謀殺海以叛。前唐書卷之第三十 張守珪傳 九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人。年九歲，父戰死。元宗憐其忠，授忠嗣尚書奉御。入見，帝代為號泣。玄宗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兼禁中及長捷。嘗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無窮。忠嗣曰：「帝器之曰：『後日，爾為良將。』」守代州，則為大將。閉門自守，不敢干法。數以輕騎出塞。河西節度使杜希望欲取吐蕃，新羅城有言忠嗣才者，希望以聞。詔追赴河西，進拔其城。俄吐蕃大出，畏官軍陣，不敢與戰。皆恐忠嗣軍馬進左右，馳突獨殺賊數百人，賊眾相蹂躪。忠嗣軍度

聖德之廣，及虜大敗，拜左金吾衛將軍。天寶元年，北討奚、契丹，克之。三克耀武，漢北高會而還。時突厥新有難，忠嗣與軍

張石經之，因上平戎十八策，大用。靜邊二城，從清塞，橫野軍，宜之併受降。派武為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忠嗣本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常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缺補有，添弓百五十斤，每弦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饒，間伺虜隙，時出許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為用。俄為河西龍右朔方河東節度使，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詔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頤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補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決。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格。李光弼入說曰：「大夫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買士勇？有知不

三忠嗣傳

十

獲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嘗得一城，不足制敵矣。之未嘗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著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充，果訴忠嗣。且兵忠嗣數上言，保山且亂。李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帝怒，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忠嗣贖忠嗣罪，帝意解。忠嗣死，漢陽太守卒後，輸引兵至石堡，拔之，死亡累。忠嗣言故世號為名將。

范祖禹曰：忠嗣不顧一身之危，而惜萬人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歲，而勿亮兵，既而勉奉詔，予之兵，而後銳其謀，使其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耶？初在朔方，至互市，報高價，馬直諸蕃，李來市，故蕃馬，饒少，唐軍驍。及鎮河隴，久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滋息。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直

以空虛實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讎卒死放  
地自古忠臣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嘆哉

論曰明皇評朝士則窮其能或時固亦覽考人之賢否然張九齡而相林甫斥王忠嗣而將祿山確然不可回奪者其心以為易如是亦未遂亂也邊境拓失學校興失隱戶括矣廢渠引矣刑罰省矣祥瑞奏矣雖林甫祿山豈害治哉惜乎明皇不知邦之興衰止在二人用捨間矣夫使他人言林甫奸祿山逆明皇猶未信可也今高力士楊國忠明皇朝久寵發言聽計從者也力士言林甫不可委國忠言祿山必叛為明皇者可以省顧矣而曾不以經意惟其監奪神夫舉動倒置稟稟乎如寢積薪之上而宴然以為莫已若也

牛仙客

牛仙客涇州人初為縣小史令傳文靜器之蕭嵩為節度使委以軍

牛仙客傳

政仙客清動不辭按士大夫以信嵩事省用倉庫積鉅萬器械畢統希逸代之以開帝悅將用為尚書張九齡將不可李林甫探知帝旨稱其才令九齡罷故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事為相謹身無他與時沈吟唯唯恭愿前後錫與鐵皮不敢用功也百司諮決無所礙可轉曰如令式帝知時議不歸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吏非宰相器帝忿然久之封國公加左相卒

宇文融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明辭長於吏治時天下戶版利隱則五官人多

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縣賦募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按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元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鈎檢帳符得偽勸亡丁甚衆權侍御史融乃奏募容積裴寬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外按州縣括正亡畝招徠戶口而分案之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明辭長於吏治時天下戶版利隱則五官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縣賦募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按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元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鈎檢帳符得偽勸亡丁甚衆權侍御史融乃奏募容積裴寬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外按州縣括正亡畝招徠戶口而分案之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明辭長於吏治時天下戶版利隱則五官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縣賦募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按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元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鈎檢帳符得偽勸亡丁甚衆權侍御史融乃奏募容積裴寬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外按州縣括正亡畝招徠戶口而分案之

宇文融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明辭長於吏治時天下戶版利隱則五官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縣賦募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按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元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鈎檢帳符得偽勸亡丁甚衆權侍御史融乃奏募容積裴寬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外按州縣括正亡畝招徠戶口而分案之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明辭長於吏治時天下戶版利隱則五官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縣賦募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按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元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鈎檢帳符得偽勸亡丁甚衆權侍御史融乃奏募容積裴寬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外按州縣括正亡畝招徠戶口而分案之

宇文融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明辭長於吏治時天下戶版利隱則五官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縣賦募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按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元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鈎檢帳符得偽勸亡丁甚衆權侍御史融乃奏募容積裴寬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外按州縣括正亡畝招徠戶口而分案之

章堅

章堅字子全京兆人歷奉先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粟歲終增巨萬武除其才。擢為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施隋常治之堅為使乃占成陽運渭為堰絕瀕澗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澗水衝苑左有堤秦樓堅于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咸帝為井樓詔群臣臨觀堅取洛汭宋山東小舫舳舻三百首貯之潭篙工忙師皆大益後神芒屨為吳楚服每舟署其郡以所產暴陳其上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帝以給貴戚近臣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名潭曰廣運。河西漕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故為忠王父王時為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禁李林甫奏堅外戚與違將私且謀立太子賊堅縉雲太守歲中羅希與就殺之

楊慎矜

楊慎矜字子全京兆人歷奉先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粟歲終增巨萬武除其才。擢為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施隋常治之堅為使乃占成陽運渭為堰絕瀕澗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澗水衝苑左有堤秦樓堅于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咸帝為井樓詔群臣臨觀堅取洛汭宋山東小舫舳舻三百首貯之潭篙工忙師皆大益後神芒屨為吳楚服每舟署其郡以所產暴陳其上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帝以給貴戚近臣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名潭曰廣運。河西漕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故為忠王父王時為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禁李林甫奏堅外戚與違將私且謀立太子賊堅縉雲太守歲中羅希與就殺之

王鉞

王鉞字子全京兆人歷奉先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粟歲終增巨萬武除其才。擢為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施隋常治之堅為使乃占成陽運渭為堰絕瀕澗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澗水衝苑左有堤秦樓堅于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咸帝為井樓詔群臣臨觀堅取洛汭宋山東小舫舳舻三百首貯之潭篙工忙師皆大益後神芒屨為吳楚服每舟署其郡以所產暴陳其上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帝以給貴戚近臣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名潭曰廣運。河西漕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故為忠王父王時為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禁李林甫奏堅外戚與違將私且謀立太子賊堅縉雲太守歲中羅希與就殺之

王鉞

王鉞字子全京兆人歷奉先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粟歲終增巨萬武除其才。擢為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施隋常治之堅為使乃占成陽運渭為堰絕瀕澗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澗水衝苑左有堤秦樓堅于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咸帝為井樓詔群臣臨觀堅取洛汭宋山東小舫舳舻三百首貯之潭篙工忙師皆大益後神芒屨為吳楚服每舟署其郡以所產暴陳其上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帝以給貴戚近臣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名潭曰廣運。河西漕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故為忠王父王時為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禁李林甫奏堅外戚與違將私且謀立太子賊堅縉雲太守歲中羅希與就殺之

王鉞

王鉞字子全京兆人歷奉先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粟歲終增巨萬武除其才。擢為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施隋常治之堅為使乃占成陽運渭為堰絕瀕澗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澗水衝苑左有堤秦樓堅于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咸帝為井樓詔群臣臨觀堅取洛汭宋山東小舫舳舻三百首貯之潭篙工忙師皆大益後神芒屨為吳楚服每舟署其郡以所產暴陳其上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帝以給貴戚近臣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名潭曰廣運。河西漕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故為忠王父王時為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禁李林甫奏堅外戚與違將私且謀立太子賊堅縉雲太守歲中羅希與就殺之

王鉞

王鉞字子全京兆人歷奉先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粟歲終增巨萬武除其才。擢為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施隋常治之堅為使乃占成陽運渭為堰絕瀕澗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澗水衝苑左有堤秦樓堅于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咸帝為井樓詔群臣臨觀堅取洛汭宋山東小舫舳舻三百首貯之潭篙工忙師皆大益後神芒屨為吳楚服每舟署其郡以所產暴陳其上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帝以給貴戚近臣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名潭曰廣運。河西漕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故為忠王父王時為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禁李林甫奏堅外戚與違將私且謀立太子賊堅縉雲太守歲中羅希與就殺之

京察辛卯問陳言錢溪言所申觀明皇之用人也張守珪哥舒翰  
輩旌戈所指則虜王降特中文融揚慎陰華善弄防及則積粟  
威義焉則燕冀在監中鑿渠則吳楚入畿內是數子殆有過人者  
惟明皇不治其心馭不以道是以數子正材隱而邪材出乘隙控  
馭更以階亂然則人材無常抱其君之能否而已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一

王鉞傳

十五

列傳

哥舒翰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專王忠嗣署牙將能讀左  
氏春秋漢書通大義既用多施子下能將及破士心歸。吐蕃盜邊  
翰持半段捨迎擊呀向輒拔旗名諱軍中糧河源軍使會忠嗣拔罪  
帝召翰入朝翰極言忠嗣之枉帝悟貸其罪朝廷稱其義翰年桑梓  
威軍青海上吐蕃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龍城翰  
相其川原軍萬牧誦以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寶  
八載詔翰以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數日未克翰怒梓其將高秀  
張守瑜將斬之秀嚴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為西塞開此田  
備軍實進河西即度使。祿山反帝召翰拜元帥將兵二十萬守潼  
關或說翰曰祿山本以隸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二萬守關悉精銳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一

哥舒翰傳  
乙

度祿水關反誅君側此漢柱七國計也翰猶據未決謀頗露國忠大  
駭然翰亦不自安數奏言祿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請持重以觀  
之而國忠計短祿山雖出潼關時子儀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  
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勸哭  
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謂乾祐兵寡易  
之乾祐為陣十五五或却或進王師視其人無法指觀賊笑及戰  
乾祐旗少偃如欲還者王師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皆死聞既敗翰  
引數百騎絕河還營大校歸仁等執以降成祿山見翰貴以汝常易  
我今何如翰俯伏謝罪祿山悅即署司空平章事翰以警招諸將  
諸將皆讎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可因之東京平安慶緒殺之。翰  
為人嚴少恩軍行未嘗卹士饑寒帝令中人勞師士皆誅不服罕空  
帝即製袍十萬以賜其軍翰減軍中及敗封鑄如故。其後贈太尉  
繼曰武惠。子曜字子明德宗立李希烈陷汝州以周晃為刺史

詔命東都留守行營節度使將兵萬人討希烈帝召見問曰卿治兵孰與父賢對曰先臣安敢比但斬長蛇豕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朝廷無西憂今朕得卿亦不東憂朕擊賊收汝州禽兒以獻射其將二人後還河南尹惟拙於統御而銳殺戮士畏而不懷貞元元年終右驍衛上將軍贈幽州大都督子七人俱以儒聞

高仙芝

高仙芝高麗人以父功補游擊將軍美姿質善射夫蒙靈登表為安西副都護小勃律其王為吐蕃所殺而西北二十餘國皆歸吐蕃自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拔其城因平其國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懼降附帝乃擢仙芝為四鎮節度使。祿山反崇王為元帥仙芝副之出禁財募關輔士五萬繼討常清東討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常清敗仙芝引兵趣潼關繕守其

常清

常清字子清

常清字子清

常清字子清

封常清

封常清涇州人夫蒙靈登初人為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為兵馬使常清從三十餘人常清慨然投跡請常清素疎又卿破不取士恐失之子羽仙芝不得已實名儀中會建吳謝部數靈登使仙芝以二千騎追驍健其行遠入馬賊會賊略盡常清於幕下清作捷布具記并泉次舍克賊形勢最明善仙芝取讀之大駭遂知名常清才而果實無疑事性勤儉而勞苦出軍賞罰分明。天寶末入朝而安祿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常清曰天下太平久人

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書庫家曉勇挑馮然度河計日取逆胡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明日以常清為范陽節度使乘驛赴東京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祿山大軍至常清不能禦西奔陝語高仙芝曰賊銳甚難與爭鋒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敗書聞帝削常清官使白衣隸仙芝軍效力仙芝使衣黑衣服左右部軍及逃令誠以詔書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汗國家節受戮賊手今死乃甘心始常清敗徑入關欲見上陳討賊事至渭南有詔赴潼關常清憂懼為表以謝且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臣死後望陛下無輕此賊則社稷安至是臨刑以表授令誠而死人多哀之

賈曰祿山哀百開曉勇乘天下忘戰主德若動故提戈內諫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勝即奪將士欲入關見天子論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于軍仙芝棄陝守

前唐書卷三十一

封常清傳

三

關遏賊西勢以喪地被誅元宗雖為左右蒙驚然荒奪其明亦甚矣卒使殘將得藉口執輸以降賊嗚呼非天熟其惡使亂四海舉然首而殘之耶彼二將矣誅焉

論曰封常清可斬也天寶末國俗疲荒梨園法曲無金鼓之雄聲陽殿堯牆無城過之壯勢角弓不足集魁舞馬不足馳徽祿山此時以漁陽百戰之師馳突摧折如河決山頽豈可於俄頃間與之較哉常清當料賊勢審畫攻守之策以告上而乃順適明皇一時之意空言無實驅市人戰逐致敗死盡其勢然也便常清當時定計止於守關而以東京妻賊天子既知利害存亡之所存置陝路於度外而不復慮則常清必不負責豈有封爵之命西幸之危哉故曰常清可斬也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人嚴毅沈果有大略善騎射補王忠嗣府兵馬使忠嗣

臣之厚雖宿將莫能北望曰他日得我兵省光弼也。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授河東節度使，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與吐蕃、回紇、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得恩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盡銳，以陣弗能持，重圍之，萬全光弼曰：昔據城待明日，思明兵二萬，傳檄城上，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陣稍北。是日，虜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欲旗鼓伺賊方，既襲殺之，且盡思明糧引去。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殺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恩明大敗，挺身走趙郡，入博陵，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南掠，光弼坐譙門，上非無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說。連日，博陵太守下與子儀合擊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當先取之。拒賊拒，不令會，澶州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將兵入太原，有

李光弼傳

李光弼傳

四

怒乃斬殺以徇威震三軍。肅宗初，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為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尚慮威靈未振，安得為強橫之態？以輕朝廷也。崔衆承詔交兵，驕慢將帥，此固有罪。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奉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注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二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召任其人，臣拒王命，至言宣教，則將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強橫之甚矣。田悅立之，新盟軍以為之，卑下未為將士信服，故諸君之寵臣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有所忿也。光弼授將帥之任，功微已著，功名已高，不持殺戮而三軍信服，矣。況為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之比，以驕慢裁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新軍相之語，豈非強橫之態也？特帥之臣，遇朝廷微賜，強橫自恣，此固

跋者常態，爾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暗於大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時，平賊之功，高於諸將，曉為說人所聞，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之態也。惜哉。

李光弼傳

李光弼傳

五

太原帝以光弼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兵馬副元帥，思明乘勝西，光弼敦敦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誅之以計，然洛無見，獲危，備難守，公計安出？陟曰：孟陝兵公保潼關，可以待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入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據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從。若思明至，便師光弼，悉軍趨河陽，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蹕西破，遂黨斬千級，溺死者甚衆。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獲靈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賊，賊愈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擊引却，俄而收兵，復振興，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登陴望曰：彼軍雖衆，方擊而擊，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次，召諸將曰：彼強而

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  
郝廷王曰為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王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  
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善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  
與之二百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處若三處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  
之退者斬有捍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  
光弼召援者賜綸不戰者斬光弼麾三諸軍奮賊眾奔敗禽  
同擊等惟大潰挺身走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  
刀于鞘曰戰死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  
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襲懷州府之上元元年加  
大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舟遂北思明聲度河絕餉路  
光弼登野水度既久還軍留牙將雍希範守曰賊將高瞻李日越萬  
人敵也賊必使功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性語  
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  
前唐書卷之三十二 李光弼傳 六

保楊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寄我賊安知手舉塞若出不意當自潰  
遂突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於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寶應元  
年神功討臨淮郡王浙東賊袁晁反光弼遣使下破之遂禽晁浙東  
平詔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遲。北邙之敗朝義蓋其策密故  
深忌光弼切骨而祥元稱元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光弼  
恐吐蕃寇京師代定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  
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懸疑遂令郭子儀自河中鞏其母還京二  
年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死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子尚何  
言哉薨諡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敵以少覆衆治師訓整云  
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野名世稱李郭  
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  
光弼一號今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互註持法嚴少假貸前思李郭相勉以忠義善御軍實  
前唐書卷之三十二 李光弼傳 七

當功罰過過下傳見  
郝廷王 郭黑 郭黑  
郝廷王號勇善格闘為光弼愛將及保河陽會徐瑋王功為多封安  
邊郡王與馬燧也中滑橋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親之廷王申號令  
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  
廷王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過每校旗不如令  
者斬之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後無後校旗  
事此安足賞哉  
柏良器  
柏良器字公亮父反王與見之曰爾額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賴平  
原始能立功乃薦之光弼年二十四更戰陳六十二李希烈圍軍陵  
遏水灌之觀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校兵至擇弩手善射者以汴  
渠夜入及旦伏營發賊乘城者皆死錄功封平原郡王團形凌煙閣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為衛尉卿兼討子儀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遂收雲中馬邑開東陘加御史大夫賊陷常山河北郡縣皆沒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史思明衆數萬遂趨常陽以守祿山賊出稍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而我固不固戰則克矣與賊未決我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之於靈武傷兵疫瘡惡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等擊賊嘉山思明奔博陵於河北謂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三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寡寡軍容缺然及是國威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仍總節度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師敗故帝唯倚朔方軍為本根。至德二載肅宗克乾元於靈關乾元敗關陝始通詔還鳳翔充關內河東副元帥俄徙元帥廣平王壻替僕兵十五萬

射既戰偽遣賊薛管伏發注射如兩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執安慶和收衛州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遇之戰鄆南夷貊相當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逐騎跬步不離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新橋特王師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有詔留守東都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謀譖之故帝詔子儀還更以趙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思明垂鴈河洛西我逼擾京輔天子肝食乃援鄆寧郡坊兩節度使歸附仍留京師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虜寇奇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上元初詔認為諸道兵馬都統詔下為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於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戢鄆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為元帥進討汾陽郡王屯絳州將希已不據群臣莫有見者子儀

諸曰老臣受命將死干外不見陛下月不願帝引至卧内謂曰河東  
事一以委卿子儀鳴咽流涕至此謀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諸鎮皆  
惕息(代序)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將難制雖備百計因羅  
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誅且誅盡眾肅宗所賜詔數十餘篇上之因自  
明詔曰朕不德胎大臣憂朕其自愧自今公母有疑初帝與子儀平  
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恭禮彌重會僕同懷恩也汾州陰召回  
詔吐蕃犯奉天武功還拜子儀為關內副元帥鎮成陽及至虜已過  
渭山並山南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並行營選京師率騎南  
收在得武關防卒又仁士數千軍寢完會張如節迎子儀洛南大開  
兵屯商州威震關中乃遣知節為前鋒營韓公堆擊武關山張旗賊  
夜襲萬州以元賊初殷仲卿以助騎度淮民給虜曰反敗也郭令公  
來會將軍王市結俠少夜鼓朱崔街呼曰王郭令公此蕃夜潰破賊書  
聞帝以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藥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改天下皆咎程  
元振前書卷之三十一郭子儀傳  
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  
隴蜀左峭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  
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故高祖先  
入關定天下先帝與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戰朝義雖天道助順  
亦地勢則然此吐蕃楊茂而不敢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  
人窟虛名逃實賦一日難就戰有百奔無一前遂令陛下彷徨暴  
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咸謂且都洛  
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突略盡井邑都墟千里蕭條乎舍不煙何以  
率萬眾性饑餓百官以舍哉昔衛為狄城文公處于曹衣大布之衣  
冠大帛之冠卒獲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下哉臣  
願陛下下床素餐去冗食任直臣薄征馳役郵驛無繇委宰相以簡賢  
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帝得奏泣謂左右曰  
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失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

登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參軍開。僕固懷忠誘吐蕃同紀党項數十  
萬入寇賊朝廷大恐詔子儀也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為也  
懷恩本臣偏時雖懷果素失士心今賊為亂者誅思歸之人  
也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  
善勞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我  
之當自攜賊堅壁待之賊果遁子儀至自巡陽恩養崇禪進拜尚書  
令懸辭不聽子儀確讓且言自用兵以來備賞者多至身無數官官  
進亡恥今凶醜略平乃作法當官之特宜從老臣始帝不獲已許之  
具所以讓付史官。(求)郭中懷恩盡辭吐蕃等三十萬掠涇州  
鳳翔反賊入醜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  
儀屯涇陽軍才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等各當一面身  
自率鐵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驍曰令公  
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  
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二百騎從又不聽即傳呼  
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首曰諸君同  
艱難久矣何忽亡忠顧而至是耶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  
儀即召與飲道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  
來棄親也馬牛被殺百里公等君倒戈乘之君俛取一芥是謂天賜  
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爾善乎會懷恩暴死群將無所統  
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救追驍大軍  
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夏西原遂自涇陽還河中。(大曆元年)郭子  
儀之破吐蕃十萬於靈夏西原遂自涇陽還河中。(大曆元年)郭子  
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問道以嫌賜子儀令悉軍討之同華將  
吏聞軍起殺智光傳首闕下。二年吐蕃寇涇州詔發屯涇陽邀戰  
於靈州敗之斬首二萬級明年吐蕃復寇靈武乃以子儀兼鄜寧慶  
節度使回紇赤心精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  
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紹不聽人許其

忠。九年入朝對廷英帝與諸吐蕃方強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此  
吐蕃兼吞阿蘭阿蘭河在吐蕃界惟荒澤之衆歲深入我疆勢踰  
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耶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  
退末一時掩師老地廣勢分顯於諸道料精勇備五萬者列也此邊  
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等大鎮數萬小者數千雖屈粟給未始寇擇  
臣請速起關中勦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固長久之策也○德  
宗嗣位詔攝家宰賜號尚父進中書令建中二年薨賜諡曰忠武配  
享代宗廟廷。子儀事上誠節下恕賞罰必信遺程元振魚朝恩短  
安方時多廢程元振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願望故護間不行  
。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其元戎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袁甲  
願從子儀子儀不聽但以家信數下往朝恩曰何中騎之寡告  
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效類。田承嗣傲狠不軌謂不解  
也。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  
卿也唐書卷之二十一 郭子儀傳 十三

人久矣今為公拜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  
如此海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入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  
四萬緡宅居觀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求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  
居而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田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以身為  
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於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  
孫數十不佞盡識至問安但領之而已當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  
道無缺焉子儀

韓曰吐蕃內寇天王出守方是時虜已立帝禮百官而子儀取殘  
亡之卒止以形勢示賊賊聞風鶴之聲見草木之象已自休惕云  
郭令公來遂廣及懷恩委三十萬衆遠京畿子儀一免胃而嘆  
破賊此兵家之所不傳文書之所不載世計數所能及哉夫用將  
必用有望者練軍實發事變他人莫及也蓋張英騰茂既久方築  
壇推轂之初入已失已督矣夫乳臭新進白面書生謀議經綏若

可信用而老寇輕敵謂素無人敵謀且前師營官宰古人用名聞  
之臣足亦代謀之道者也

臣江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吐蕃陷京師罕用其力王室垂  
安賴郭領朔方軍人多德之其能自壯援功塞天地功  
實掃餘氛氣李郭相勉以忠義計則雖有人勲力保人王  
家將

郭子儀  
昭性沈靜資貌現傑子儀率征伐曜留治家事少長無間言諸第設  
飾池館車服唯獨以朴簡自處子儀薨居喪以禮疾其或勸茹慈  
慈終不傷口後盧杞秉政忌勲族總宗稍聞之詔曰尚父有大勲力  
保入王家豈誓山河珠金石許省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而無顧者  
妄論奪之自今有司無得受

郭承嘏  
唐書卷之二十一 郭承嘏傳 十三

承嘏字復卿幼秀異通五經元和初中及進士第大和中為諫議大  
夫言政事得失安憲以鄭注為大僕卿承嘏極論其非進給事中俄  
出為華州刺史盧杞還詔書且言承嘏數封駁權職宜在禁閤乃復  
留給事中時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  
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校緡帛非所宜帝順納遷判部侍  
郎帝嘗稱其儒素無貴驕氣不類勲家每進對恩接備厚方大任用  
會卒

郭昕子儀弟之子  
昕甫冠末為四鎮留後連中初昕始與曹令忠遣使入朝德宗詔  
曰四鎮二廷統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朝朝以來相與率職自開  
隴失守王命阻絕忠義之徒泣血固守奉遵朝法此皆候伯守將交  
修共治之效朕甚嘉之今忠可北廷大都護更元中賜氏李昕可  
安西大都護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天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詔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昨若焚并州則反賊而能輔太子垂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甚難記反詭奪兵何然朝聞命夕亡道無纖介自燃及彼國徑陽卑騎見虜寇以至誠猶或沮謀雖在命方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或及光弼等畏僞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闕然獨著福祿永終雖祚和晉文比之為補唐史臣裝坊反至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後乃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明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一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郭昕傳

古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二  
列傳

李嗣業

李嗣業京兆人長七尺臂力絕羣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為先鋒所嚮惟北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田珍為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也安勒城隱芝潛軍夜濟信關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目大潰鼓而驅至勃律禽其主平之虜號為神通大將。建右金吾大將軍留為疏勒鎮使城一隅地險難築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遼忽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穹壁識者以為至誠所感云。天寶十二載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舞帝賜錢十萬曰為解醒具安祿山反肅宗詔至即與諸將割臂盟曰前唐書卷之三十二  
李嗣業傳  
乙

馬燧

馬燧岐州人少孤流蕩無業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天大當死過野以馬革裹屍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于地乎。至德初王室多難肅宗委以東討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衆。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幟照日燧率部士五百濟賊也出入

三石城拔靡乘之賊感清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不見以少擊衆維  
捷如焉將軍者俄吐蕃寇邊詔移軍檢河西至鳳翔府固已合  
令士持備外獨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虜衆輕騎追之斬  
數千級漂血丹渠。永泰初詔拜四鎮行營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  
或曰宜放縱曰放之則人將伺其日為盜遂戮之。天大旱里巷為  
上龍聚巫以禱禱曰早由改不修命散之。明曰雨是歲大  
穰。大曆八年代吐蕃內寇陣戰不利齊合擊破之進右僕射扶  
風郡王十一年卒。諡少學術而武幹絕倫遭時追諫以忠力奮令  
肅不殘人梁為用虜不敢犯為中興統將

李抱玉

李抱玉不安與貴曾孫始為重璋開騎射少從軍其為人沈毅有謀  
李光弼引為裨校天寶末元宗以其戰河西有功為改今名祿山亂  
上言取與逆臣共宗詔賜之姓舉族以李為氏。史思明破東郡凶  
前唐書卷之二十二 李抱玉傳

煥勃然光弼使抱玉守南城抱玉繼許兵出表裏倖殺甚衆差功第  
一。(代宗)立兼澤潞節度使吐蕃入寇群盜踰南山五谷間詔抱玉  
討賊不閱旬五谷平即詔以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久之加山南  
西道副元帥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題上言龍城遠扶文盛  
地二千里虜孔道不一累岷重則關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  
臣得專事關隴帝許之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為將  
臣之良將詔武從父弟抱真

李抱真

李抱真字太玄沈慮而斷僕固懷恩反(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  
方兵精要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驍勇方軍人多德之懷恩  
欺其下曰子儀為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  
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殿中少監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解  
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九八年。

抱真真山東有鹽澤潞兵所走集素乘戰伐後賊重入困軍伍彭  
利實(代宗)五迴籍戶三丁擇一編其徭租給弓矢令開月得曹偶習  
射咸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  
二萬既不稟於官而府庫實通曰軍可用矣籍中泝兵逐雄山東天  
下稱義勇兵為諸軍冠。(德宗)嗣位領昭義節度使田悅反圍邢  
及臨洺詔抱真與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收悅於雙總時李希烈陷汴  
李納反郭李懷光又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清叛中離沮其  
奸為群盜所憚。興元初詔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朱泚悉幽燕兵  
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獨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稍離  
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群盜抱真迺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  
擊泚武俊許諾而內尤據抱真將自造其壁設軍事於司馬盧玄卿  
曰吾此行繁特安老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衛靈  
吾之耻亦惟子即次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此希烈等爭竊帝號陷攻  
前唐書卷之二十二 李抱真傳

李抱真傳

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就長雄捨九葉天子  
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  
因流涕武俊亦感泣久之武俊感其不疑迺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  
公死矣約為兄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泚。(貞元)初德宗京師詔還  
所鎮抱真吾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畢辭厚幣數十里  
邀致之。會天下稍無事迴師臺沼以自娛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有  
孫良季者為治丹曰服此當德大抱真餌二萬九不能食且死醫以  
藥防穀膝下之。及病也疾少間季良曰尤得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  
丸卒

李抱真傳

李抱真字太玄沈慮而斷僕固懷恩反(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  
方兵精要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驍勇方軍人多德之懷恩  
欺其下曰子儀為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  
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殿中少監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解  
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九八年。

幸廣溫泉為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臣署以瑄資機務詔總經度驪山疏峻別殿為天子游觀十五載帝狩蜀瑄上謁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從至成都戰敗幸見素華見蕭蕭上皇所以俸什意因道當利病瘠索虜情與此華暢帝為改察瑄既有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二與帝參火諸將相莫敢望於是第五珣言財利幸為江淮祖肅使瑄諫曰往揚國必聚歛產怨天下今又寵珣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則珣不待對。賀蘭進明攝御史大夫入謝帝曰朕語常除正大夫何為攝邪進明對曰晉尚虛名任王衍為宰相基沮浮華不事天下事故敗方唐中興常用賢才而珣性疎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帝始惡瑄會瑄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迺詔瑄持節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佐瑄分三軍趨京師十月次便橋遇賊陳陶斜戰不利瑄欲持重有所前軍卷三十二 方瑄傳 四

伺中人邪延恩促戰故敗初瑄用秦秋時戰法以半二千乘鐵營新步夾之既戰賊乘風驟牛悉解懷賊投獨而大之人當焚燒殺辛四萬殘兵才數千不能軍瑄還請罪帝宥之瑄雅自負以天下為已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懷光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帝雖恨瑄長師而眷任未衰為太子少師。瑄之廢朝臣多言瑄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瑄亦自謂當柄任為天子立功帝以瑄虛言許瑄內快上挾黨背公非大臣體出為邠州刺史始史讓民居相諸瑄至一切卑之人以便安政聲流聞賀德二年卒。瑄有遠器好談老子淳厚法書實家尚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略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瑄為相遽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後功名顯損云

輸曰瑄喪師肅宗之失也方潼關未敗李光弼郭子儀既變叛賊有功矣耶難獲王師如雲霓二公威德已在天下肅宗因人心以

將之賊既畏憚破竹之勢也瑄坐談客耳遽使之當思明廢諸制捍之鋒正如王衍陸機輩共不死幸矣夫明皇不使高僧之封常清守關而使哥舒翰肅宗不使李郭平賊而使房琯也安史所以敗也而瑄誅也

五註杜南振為韓簡有大臣體時論許瑄才堪公輔。奈念主憂義形於色非破賊才材瑄

瑄曰唐名儒多言瑄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帥訖不復振原瑄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遠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別則營營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相而幸濟難事敗際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戒哉

張錫 張錫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環偉有大志視經史猶獵獵然好王霸大略游京師未知名天寶末揚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為己重聞錫才薦之擇楊拜左拾遺。(元宗)西狩錫徒步危從賊遣詣肅宗以數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引浮屠為內道場錫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膏藥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帝還京師詔以本軍鎮汴州平殘寇。史思明提范陽獻順欽錫揣其偽密奏曰思明勢窮而服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上言外反難必變宜遣還宿衛書入不省時宦官竊出錫境未嘗降情結納使還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錫無經略才帝以錫不切事機遂罷宰相史思明叔冀後果叛召拜太子賓客李錫起布衣二甚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產善持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為舊德云

李泌

乎。二方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下未  
入臣尚七十而傳况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迺為群臣  
通奏具言天子思慈晨柔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喜曰吾方得為天  
子父遂下詔戒行崔貞李輔國以泌親侑疾之泌畏楊穎德衡山有  
詔給三品祿賜威士服為治室蘆泌嘗取松檟枝枝為杖以隱  
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  
金蓬萊殿書閣初泌無恙不食內帝賜第強召食肉為安李暉錫授  
陞朔州團練使徙杭州刺史杭州名古錢唐舊名錢訥皆別名皆有風績  
。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嚴又蝗旱畿  
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群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  
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棄矣由是不赦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  
便饋餉與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三年同平韋事。初張延賞滅  
天下吏負人情愁怨至旆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  
部書卷之二十二

李泌傳

七

口城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入既凋耗負何可復泌曰不然戶  
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負不可城今州  
或參軍署參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負非常員也帝曰若  
何為冗負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  
有之此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負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  
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  
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於城負矣帝悅  
。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  
八座漢光武分尚書為六曹并至謂嚴權薛苞由左丞貶歙州刺史  
或人恨降之晚莅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湖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  
忤者為即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取耶去泌以為外太重以  
太輕乃請隨官開副青嶺其來時以為宜而實多阻亂其事不能  
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太子

范祖禹曰李必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志矣

。特方鎮被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猶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必請天下供錢幾百萬給官中勸不受私獻力詔有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服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其中獨邪帝按手著顏真卿使希烈其嘗舊德多矣又揚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開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

李必傳

帝曰知言誠有之然連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令則不獲實善惡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

范祖禹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此窮理也理窮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夫順受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嚴牆之下立嚴牆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廬杞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討乎夫為人君不知相之奸邪不肯已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為命宜其德之不逮政之不修也李必之論不亦正乎

。載加崇文館學士修國史必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

此大臣咸里謂之裁度民間以青瑱盛百叙瓜果建相同道苑為獻生子里問曠宜恭酒以祭為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表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中外皆賜綵絲燕會。四年八月月食求望必曰東璧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帝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明年果卒。必出入禁中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帝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譏議能窮人主必亦自有所建明獨抑此補兩京夜必謀君多其功乃大於魯建范蠡云子繁

贊曰必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連上卒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被榛莽立朝廷卑言暫謀有所密合皆付以政當此時必於獻納為不少又在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為之助也然為家傳言必本君恩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必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為而然繁言玄浮後不可信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李必傳

崔園

崔園字有裕貝州人少孤貧志勵學博覽經史家開元中歷京兆府參軍文宗時出使風還餽南師度使圓銳功名遇治城凌凌則紅字備什兵帝次河池圓疏具陳蜀土使數彥備供易辦帝嘗書必下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子至朝廷百司致字惟慢皆具盜案實之肅宗立為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乾元元年留守東都王師之敗州也軍所過皆剽劫圓懼奏東都奔襄陽詔削削封。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吏民已為大澤中卒

苗晉卿字元輔潯州人以儒素稱樸進士第進知吏部選舉人訴素好官厲言信色紛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愠顏久之進侍郎

以銓事委丹卿及宋慈同較事判夏十賈天寶二載判入等廿九六  
千四人除出使法者取別於道美判入等分甲乙丙三科以漢  
頭為第一與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莫本無  
學故議者雖然不平帝為梅花落樓覆賞中裁十一二與并紙然日  
簾不下人謂之曳白帝悉段晉卿安康大守。明年徙魏郡太守居  
三年政化大行嘗入計謁歸褒開望縣門輒步吏諫曰晉卿以公門  
當下况父母邦乎郡太守迎犒必立飲白醪飲酒盡待老有獻降西  
階拜而飲特美其恭。肅宗至扶風召處行在拜左相代宗立詔攝  
篆守固辭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閣不規出字為御小廷英  
召與宰相對小廷英自晉卿始求泰初代號證曰懿獻。晉卿寬厚  
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為營生祠立石頌美非乘政出入七年小心謹  
畏故能安低寵名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  
。嘗自為父碑文有謫集碑上跋入上黨苗氏松楸下獨無傷大  
曆七年配饗肅宗廟廷。子樂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連舉官帝  
不許贄奏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言與衆共之獎而不言其  
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中傷則枉  
直無辨且晉卿起文儒致位台輔讎乘敦厚為三朝所推安肯為減  
族計帝然之而舉官終不顯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以蔭調渭南尉歷侍御史少學術然明銳果於事衆號稱職。〔玄宗〕入蜀詔冕大子爲元帥冕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過太子平原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杜濟同辭進曰主上欣于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獨在殿下宜正位冕有如途經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大子曰我平寇還來迎衆興還京師退君附貳以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

叔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培塿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開輔人  
 日夜思歸大衆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太子固讓  
 允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拜晃平章事廼建言賈官度僧道士收賞  
 庫軍興時取償既賤衆不為宜肅宗至鳳翔晃見政事兩京平封  
 冀國公後郭子儀言於代宗曰晃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勲程  
 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搆陛下宜還晃於朝復俾補相必能致治成化  
 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晃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  
 大體性豪侈領使既衆吏白俸薄月二千綰晃顧視喜見顏間世嘗  
 其嗜利云始肅宗廟惟苗晉卿配享後肅宗為元帥  
 時師饒一旅晃於草創中甄大義以勸進收募驍勇今晉卿從祀晃  
 廼不與有詔配享肅宗廟

裴遵慶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人幼彊學該綜圖傳外晦內明不干當世以條  
為典寧丞天寶中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選者戲萬計遵慶性彊敏  
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肅宗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代宗初以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就第注  
官時以為榮性博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為耻諫而見從  
即內盜畏雖親近但記其間策疏數而莫知所言大曆十年薨初為  
郎時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

裝櫃

樞字紀聖，進士，素與朱全忠相結納。故全忠言樞有經世才，哀帝嗣位，擢樞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樞以為廷範勲臣，不宜任方鎮，何用為卿？全忠怒曰：「吾常器樞，不浮薄。」全忠爾璨聞，即竊指政事，俄貶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呂誼

呂誼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第進士哥舒翰表及文判官  
勳總吏職諸僚或出遊誼頗然據  
案鉤視備最西趨靈武由中人尉薦肅宗才之拜御史中丞所陳事  
無不順納。帝復兩京詔盡繫群臣之汗賊者又詔李峴及誼領使  
誼於權宜知大體不及規而援律情經過之當時悼其持法然以規  
故多所平反。乾元二年權同平章事會母喪解當賜門戟或  
勸誼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誼釋職拜賜人譏其失禮中人馬尚言者  
素昵於誼為人求官誼奏為監田尉事覺帝怒殺尚言罷誼為太子  
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誼始集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  
府以誼為尹誼為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威惠兩行誼之相  
與李揆不干既斥逐以善治聞揆恐復用又陰遣人刺誼過失誼上  
疏訟其事帝怒逐揆出之顯條其罪誼苦羸疾卒誼在朝不稱任職  
相及為荊州號令明賦歛均一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  
南唐書卷之二十二 十二 呂誼傳

不及治諸黨各以所長顯于時故聖人使人也語之不窮所不能  
而後為治也傳褒其死中人之賢歟

京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二  
前唐書卷之三十二 十二 呂誼傳

列傳

楊紹

楊紹字公權華陰人性沉靜獨處一室左右圖書歷歲常湛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舉詞藻宏麗科名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詔為冠制舉加詩賦給館始。補注即位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其公廨雜升獨取五之四至紹悉均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勿田等科天下尚其議。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紹望高疏薄之因是建言大學當得天下名儒次其隨即拜紹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紹帝亦知之載得果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修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紹奏刺史自有符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右司武所以副軍即

楊紹傳

乙

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國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國練守捉使補注者曰守捉詔可復言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賊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郡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官月稟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玉綬當國倫以為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釐補穿敝惟維是恃未幾憲帝驚悼詔群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館之速邪館儉約未嘗開生事稟稟分烟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畧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經詰微極學家疑時者一見即詣其極。始輔政中丞崔寬本豪倖城南別墅田廬此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

從紹數百數省機隱留十餘騎郭子儀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首藥散五之四他聞風驟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此揚震山濤謝安云

范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楊紹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

五註請假古察孝廉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詞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等長厚通可補注以大儒輔政

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河之子也世以禮法為聞家第進士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關祐甫攝省事與宰相常交爭議不平會朱泚軍中誦風

崔祐甫傳

二

同乳表其端詔不資率群臣賀祐甫曰可弔而不可賀權迎貓為其食曰鼠以其為人去害今猶受富於人不敵食鼠而反乳之無適失其性邪貓職不併其履若曰法吏有不觸邪履吏有不干敵代宗具其言奏盛不喜帝崩家與禮官議繕服袞劾祐甫率情謹禮國典貶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林休還第非大詔命不待編曉則應直署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平章事當署教尾而不行宰相事帝常新即位發如故事代署子儀此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怒以家為罔上即以交河南少尹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官賞繆素元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判塞公路網紀大壞載誅衮苗國懲具微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得進然無所覽具貧惡同驛馬又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信畏惟至公以行未論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贊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臣擬廢官夫

臣謹為相不半撤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祐甫曰非臣  
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韓愈德宗引為相四方企  
望至治韓愈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紀綱張設赫然  
有貞觀風韓愈

崔植傳

植字公脩淮南弟嬰甫子紀博通經史於易尤邃與鄭眾同時為補  
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得失兩人者更詭論執舉望蔚然元和中  
為給事中時皇甫鎛判度支建言減百官奉稟植封還詔書鎛又請  
天下所納鹽酒利增估者以新準舊一切追償植言用兵久百姓凋  
瘵往雖估踰其實今不可復收歸懷而止○（民憂）初拜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  
與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房杜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  
臣忠聖賢相繼治政非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而  
位得姚崇宋璟二人憂夜致政納君於道（中）韋平手歸尚書無違為圖  
以獻勸帝出入勸省以自戒其後柝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  
右不復覲覲（臣）日用事以至于敗皆德宗宗室間先臣祐甫開元天  
寶事先臣具陳治亂所以然臣在童蒙（古詩云）維爾小子（出）記其說  
今願陛下以無違為元龜則天下幸甚○他日又問司馬魯言漢文

帝信下家盜而鼎露臺身衣弋第輕狂爲集上畫囊爲賊所掠帝  
天徐邪植曰良史非貌言漢承秦侈縱之餘海內凋窶文帝從代來  
知稼穡艱難是以躬獲儉約爲天下守財景帝遵而不改故家給人  
足至武帝時錢朽貴穀紅腐廼能出師征伐咸勤四方然後靡不節  
末年戶口減半稅及舟車人不聊生廼下哀痛詔封丞相爲富民侯  
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而天下足帝曰卿言善愚行之爲難耳  
特朝從遷牧河朔三鎮謂幽并冀而劉縱又以幽薊七州獻諸胡謂朔方  
諸胡謂之五種謂匈奴五種入朝入月未幾復叛帝遣將軍擊之  
諸胡謂之五種謂匈奴五種入朝入月未幾復叛帝遣將軍擊之  
餘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藉中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  
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羈旅寒賸賴官自效日誅于前  
皆抑不與及遣張弘靖赴鎮識克融等北還不數月克融亂復失河  
朔矣天下九之植內整終華州刺史

崔植傳

發曰植輔政當有為之特無歷國才發危防淺機不知其潰而發  
 也手弛縱縹緲非利又凡然牛縱虎狼焉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為天  
 下笑惜哉

柳渾

賤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夫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  
 柳渾字夷晚一字惟深本名義子孤方十餘歲有垂告曰舅伯大且  
 學金馬鉞游者皆有名士賈竇初擢進士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  
 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按乃過求外補宰官惜其  
 才留爲左補闕○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渾生  
 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爲賊汙且戮於文從戈非  
 限武所宜乃更今名○貞元元年李希烈潰淮蔡關陷用李元平守  
 汝州渾曰是夫銜玉而賈石者也從必見禽何賊之穢阮而果爲賊  
 縛○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帝辭說渾史李微邑而致有狀宰相皆

五

韋處厚

六

宗綬內難征豫未決即下詔處厚入昌言曰春秋大義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所避諱哉遂舉數教班論是夕號令及他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違舊章者進拜中書同平章事堂史湯鉢數招權納財賄處厚斥出之相府肅然。初正元時宰相齊沆奏罷州別駕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宮王府官朱紫滿并授受不網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六雄鄭陳汴滑懷衛也十望望京滑許汝鄆洛陽也入者甚多便不復列恐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帝雖使持罪宰相尤信輕政搖於浮論處厚每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持罪宰相九所奏可中輟變易自上任心出邪乃示臣不倍得於橫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善德輔四朝寶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罷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處厚頓首帝翌然視處厚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遂許以重焉不慮處厚擢出帝復召問所故言乃對

言又言張氏慮可久於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人中和中  
。殿厚姿狀如甚儒者居象亦猜易至廷爭執然力反不可回奉  
手御史百餘謁事畏陽未嘗敢及以私推擇官材往往棄取錄善  
亦識其大廣性嗜學家書雖正至萬卷

路隋

路隋字南式父泌字安期通五經端亮寡言以孝悌聞渾城召置  
府從城會盟平府為廣所執死焉隋長知父執廣中日夜號泣坐必  
西嚮眾明經授潤州參軍事元和中吐蕃敗塞廢五上疏請修好  
得必還詔可而必以喪至服除擢左補闕史館修撰以鯁亮稱○  
宇立遺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金帛來謝者隋却之曰公等而當  
脫邪文宗嗣位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初韓愈撰宗實  
錄書李中書為切直宦豎不喜嘗其非實帝詔隋判正隋建言天  
冊者褒勸所任匹夫美惡尚不可誣况人君乎且愈所書已非自出  
冊者褒勸所任匹夫美惡尚不可誣况人君乎且愈所書已非自出

路隋傳

元和中

七

元和以來相循逮今請條示甚謬設者付史官判定有詔撫貞元永  
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後為鄭注所忌出為鎮海軍節度使平  
賈曰紹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議論渾大雖古王佐無  
以加焉前發正已隱情渾策吐蕃必叛伐謀知幾君子哉處厚事  
相敬之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學不謂以亮事君者邪隋輔  
政十年歷半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

高適

高適字達夫滄州人少落魄不治生事雖有道科中舉權謀議大夫  
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出為蜀彭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劾南為兩節  
度百姓辭于調度適上疏曰劾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平戎以西  
戴城甘肅山之旗蹊險絕運糧求馬之路雖甲無人之鄉為戎狄  
言不足利戎狄為國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地而固全蜀不  
平之人哉若謂已成之域不可變已之志不可收道遠則以

力從事帝不納永泰元年卒○適尚節義諸王霸氣不厭  
當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倖其術不為縉紳所推然收見簡所準  
人便之卒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

元結

元結父廷祖三歲而孤遠長不仕年過四十親經強勸之調春陵  
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催睦發薪以為  
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卒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結少不羈十七  
遇折節學天寶十二載舉進士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沉浮  
人間蘇源明見肅宗為結可用召詣京師結迺上特議三篇其一曰  
議者問往年逆賊跋扈人心危矣天子匹馬至靈武合弱旅組強寇  
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道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  
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  
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將賞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  
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為安而思以未安忘危耶對曰前日天子  
恨隗陵廟為羯逆傷汗側身勤勞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強  
以危取安之驗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疑是大所纓佩而朝  
大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籌乃敢進百  
姓疾苦時有不聞所及不能以強制弱以未安忘危其二曰議者曰  
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不勝則國家兩亡故主死火  
于戰是非極於謀今吾名位重爵貴厚何苦當鋒刀以近死忤人主  
以近禍乎天下安我寧豈無賦畝自慶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  
方直死矣人且如此奈何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  
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周慮生不能令必信信可必矣太信  
之中至蔽尤惡之如此遷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其三曰議者  
曰陛下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說諸異之何說對曰今有仁恤

元結傳

元和中

八

元結父廷祖三歲而孤遠長不仕年過四十親經強勸之調春陵  
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催睦發薪以為  
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卒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結少不羈十七  
遇折節學天寶十二載舉進士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沉浮  
人間蘇源明見肅宗為結可用召詣京師結迺上特議三篇其一曰  
議者問往年逆賊跋扈人心危矣天子匹馬至靈武合弱旅組強寇  
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道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  
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  
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將賞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  
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為安而思以未安忘危耶對曰前日天子  
恨隗陵廟為羯逆傷汗側身勤勞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強  
以危取安之驗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疑是大所纓佩而朝  
大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籌乃敢進百  
姓疾苦時有不聞所及不能以強制弱以未安忘危其二曰議者曰  
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不勝則國家兩亡故主死火  
于戰是非極於謀今吾名位重爵貴厚何苦當鋒刀以近死忤人主  
以近禍乎天下安我寧豈無賦畝自慶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  
方直死矣人且如此奈何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  
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周慮生不能令必信信可必矣太信  
之中至蔽尤惡之如此遷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其三曰議者  
曰陛下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說諸異之何說對曰今有仁恤



列傳

崔寧

崔寧衛州人。世儒。家而獨喜縱橫。事寶應。初蜀亂。山賊乘隙。道不通。...

元載

元載

元載傳

元載字公輔。鳳翔人。嗜學。工屬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

元載傳

元載傳

二

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凡要用權。署國。...

王綰

王綰

王綰

王綰字夏卿。太原人。少好學。與兄維俱以名聞。舉進士。辭清麗。...

初成宗憲祠祀而未盡詳焉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緒與元載盛陳福  
賢報應帝意向之錄是禁中祀佛者與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  
仁王經為禳厭一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  
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王公群居寵顧更相凌奪而帝終不悟群  
臣夙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脩大曆政刑日以墮陵由綽  
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性貪饒親戚招納財賄若市賈然及敗同  
載論死上閱其老乃朕括州刺史建中二年死

黎幹

黎幹戎州人善星緯術得待詔翰林擢諫議大夫自負其辯沾沾喜  
議論。初唐宗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配實應元年肅宗崇敬等共  
建神堯獨受命之主非始封君景皇帝受封于唐請奉景皇帝配天  
地於禮甚宜幹非之乃上十詰十難代宗不聽其言其後名儒大議  
而景皇帝配天卒著于禮。大曆八年代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  
前唐書卷之十四

黎幹傳

三

自與聖明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頌帝笑曰立之禱久矣使毀土  
龍帝減膳節用既而霖雨。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  
附會發近挾左道希主恩帝甚惑之德宗即位賜死

楊炎

楊炎字公南鳳翔人美鬚眉峻風高交濂雄蔚然豪爽尚氣父喪廬  
墓廬號慕不發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至  
門樹六闕古所未有召為中書舍人與常察同時知制誥裴長於徐  
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制詔者稱常楊。元載當國陰擇才可代  
己者得炎親重無比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即位徙祐肅薦  
炎可器使任即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  
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及內覆財物皆改為司計覆出納舉  
無干欺及第五琦為度支益纖使京師聚將求取無節制不能禁乃  
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為便故不復出是天下公賦焉

人若於禁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及炎為  
相告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繫焉  
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維大臣不  
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官中經費一歲幾何  
量數奉入不敢以聞知此然後可以議政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  
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初定令有租稅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  
為版籍法度所載而丁口轉徙田畝易易富貴升降非向時  
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成邊者獨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夷狄  
成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其籍不除天寶中王鉞為戶口使方穩  
聚歛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  
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遂大敝至德後肅宗天下兵起人戶凋耗  
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  
都團練使賦歛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

楊炎傳

四

使不抵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公託進獻私為賦盜  
者動萬萬計王賦所入無幾科歛九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  
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  
苛蠶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  
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下天下殘瘁為浮人卿居地者百不  
四五炎疾其敝乃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九百復之贊一錢之歛先  
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  
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八十以上一預以貧富為差  
不居處而  
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上聖居  
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便者三之其租庸雜稅悉省惟稅  
布不罷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  
為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減進退  
長吏而尚  
度支總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諸州

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果利之自是人不土斷而地若賦不  
加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盛實吏不誠而致無所取輕重之權  
始歸朝廷矣。炎興領表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翕望為賢相居  
數月崔祐甫疾不能事炎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咸護護元功又  
請開豐州陵陽渠役作然渠卒不就炎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  
是復議城原州詔書下涇軍憲曰吾軍為國而奔十載年始自鄆土  
農桑地著之安徒此株奔中手披足踐既立城壘則又投之塞外且  
安其其于裨將劉文喜不奉詔開城拒守質其子吐蕃以求援則將  
劉海賓斬文喜獻其首涇州平而原卒不能城又以劉晏劾已坐  
貶廼出晏忠州誣殺之朝野側目帝聞衛之開元府蕭萬寧度曲江  
南欲立私廟以為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炎復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  
王氣既反故炎取之帝聞震怒賜死。初炎矯飭志節頗得名既傳  
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炎在根中不能自止恥辱必離果於用私

楊炎傳

五

終以此及禍自道州遷也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  
吏吏超登上台可常數且有非常之禍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  
互註以所長為一世冠文藝

賈全

賈全字時中誕四世孫學律今為人矜嚴悻直果於斷以陰謀選監  
察御史湖南判官馬發發部今賊千萬令之手因權幸誣奏發參往  
按直其侵職。入為中丞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詔天下  
事以大議帝器之然多與宰相異數為排卻卒無以傷參由是無  
所忌憚率情制事矣。進兼戶部俄以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鹽  
鐵使每延美對他相罷參必留以度支為言實專政也然參無學術  
不能辨古立事惟樹親黨多所詞察也四方畏之參每除吏多訪  
中參也中內招賂漏禁密詔故中參至人目為善鵠後與吳通玄錯  
空費帝得其姦逐一道州司馬貶參州別駕賜死

吳通玄

吳通玄者海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章始通玄舉神童又撰文  
辭清麗科擢立第兄踵召為翰林學士並知制誥九帝有謀述非  
通玄筆未嘗不與陸贄等並位贄文高有謀特為帝器過且更險難  
有功通玄等特以東宮恩舊進贄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冗皆待  
詔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  
士帝不許通玄怨日結謀去其內職會貶權知兵部侍郎主貢舉通  
玄為其通玄拜諫議大夫通玄自以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怨望飛  
謗云貶通玄進士受賄謝帝惡詔權大怨賜死費遂相矣

論曰卿遂之共井田之賦亡於戰國之際而秦為亂古之尤者方  
秦時去先王未遠儻得聖賢焉若猶而振之廢幾有存之者乎先  
王之澤一往不反紹紳之士黔首之民徒能誦說數言而不得再  
見也自西魏後周以及于隋其措意造端偶合於先王擬師遂而

吳通玄傳

六

你府衛隱兵之制倣井田而定私庸授地之法至武德貞觀而大  
備還千百年難舉之典於一朝雖二帝三王復起不得而加已中  
間開君不善維持使至侵壞後之主議者宜恤其成功之艱大幸  
其尚近其綱條未至掃地場心思焉則尤可及故也夫善攻盡弊  
不揚其本而以權時之術改之固獲便利然古通日以消仁此最  
國治者公惠也方所衛江壤張說僊於脩復因變而為廣騎張野  
成而兵益弱兵弱而祿山起方租庸法壞楊炎僊於脩復因變而  
為兩稅兩稅成而賦益弊賦弊而朱泚叛是則二公見小利之過  
也嗚呼卿遂不可得見得見府衛斯可矣井田不可得見得見租  
惠斯可矣二公速目前近效而不原高祖太宗深遠之法其大傷  
者乎

賈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適主暗庸故致仕輔相若其窮閭尹  
上諸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有亡賊有

李柄筠本與輔國以利害相結著諸心腹聖之欲愛乎無能  
密使戰勢與觀商未固離綱反為戰後離釋言於君半與妻子併  
誅暴先將殛命于道蓋自取之也夫殺人後才未始不為忠故聖  
每以俊死而歸折以辯亡若兩人者仍謂多才者邪謂言福華報  
應參得君自無無可論者易辨鼎折足其刑到諒哉

### 李柄筠

李柄筠字貞一世為補人勿狐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為文章  
勁迅有體要不安交游狹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觀舉進士擢  
高第胡冠氏主簿李嗣為大夫以三司按群臣陷賊者表柄筠為詳  
理判官推原其人所以脅汗者輕重以情故覲愛之譽一旦出呂  
謹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外

### 李柄筠傳

士不仰舉但試詞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群臣議  
柄筠與賈至李嶠以給所言為是。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  
渠既田而蒙成壘上游取礮利反擊也李農用柄筠請皆徹毀嚴得  
租二百萬民賴其入地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為常州刺史歲  
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柄筠為使樂所江流灌田遂大益宿賊張茂累  
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  
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隆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人為  
刻石頌德。會許果恃功有寵江表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即拜柄  
筠斯西國總觀察使國之柄筠至張說武備遣辯士厚齎金幣北果  
軍賞勞使士散愛李其謀果羅悉來度江掠楚泗而潰以功進兼御  
史大夫又增學廩表宿儒褚仲吳何負起拜學官為之師身執經問  
義遠邇趨慕至數百人。元載當國久益益構代宗不厭權陰引剛  
頗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然載拜柄筠為大夫始柄筠見帝敘奏明

籍不阿附帝心誓之改制麻自中以授朝建莫知也中外疎貽  
柄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儆以優補長安  
尉當參鑒柄筠物色其勢色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為徐浩佐濟蔡  
所引非真僕也浩等皆載所厚柄筠奔勅之帝未決會月餘帝問其  
故柄筠曰月餘備刑今周上行我者未得天若以微陛下下罪朕是  
等皆坐敗故事陽官宴曲江教坊倡願雜侍願五開反柄筠以任  
國風黨獨不往望遠以為法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  
密訪焉多所補助柄筠見帝倚違不斷亦內憂憤卒。柄筠善雙香  
而樂人攻已短為天下士歸重不敢有所稱贊皇公云子吉甫

### 李吉甫

吉甫字弘憲以蔭補為太常博士明練典故李泌實參器其才厚遇  
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  
忠州刺史使斗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數人益重其量。憲立遷中  
書舍人劉開莊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奸  
謀。李鈞請領監鐵餉又求宣歙吉甫曰李鈞不臣有萌若益以  
監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悟趣以李異為監鐵使。高崇  
文圍鹿頭未下嚴礮請出奔州兵與崇文趣果開以安倫合吉甫因  
言漢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魏嚴果伐劉李渾蕭絕九五攻蜀餘  
江道者四且宣決斷邪疆考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  
兵擣三峽之寇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披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圖志  
矣帝從之礮復請大臣為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  
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蜀礮東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  
力割閬平吉甫謀居多。世蕃遣使請為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  
詔故與吐蕃盟誠許明則南詔怨望繼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  
塞卒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曰邊境荒吐番大牙相吞陛下將  
安用與帝迎謝贊善納。建言州刺史不待報見本道使通諸道

### 李吉甫傳

李吉甫字弘憲以蔭補為太常博士明練典故李泌實參器其才厚遇  
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  
忠州刺史使斗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數人益重其量。憲立遷中  
書舍人劉開莊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奸  
謀。李鈞請領監鐵餉又求宣歙吉甫曰李鈞不臣有萌若益以  
監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悟趣以李異為監鐵使。高崇  
文圍鹿頭未下嚴礮請出奔州兵與崇文趣果開以安倫合吉甫因  
言漢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魏嚴果伐劉李渾蕭絕九五攻蜀餘  
江道者四且宣決斷邪疆考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  
兵擣三峽之寇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披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圖志  
矣帝從之礮復請大臣為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  
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蜀礮東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  
力割閬平吉甫謀居多。世蕃遣使請為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  
詔故與吐蕃盟誠許明則南詔怨望繼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  
塞卒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曰邊境荒吐番大牙相吞陛下將  
安用與帝迎謝贊善納。建言州刺史不待報見本道使通諸道

歲終巡旬以絕奇欽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實書易基  
詔由是帝愈倚信。元起二年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吉甫連奏外  
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強盜至是為帝從容言使獨郡  
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即更卜餘人為刺史自王叔  
文時選任張胃吉甫始鑄其負人得叙進官無留材。又度李錡必  
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為錡游說者吉  
甫曰錡庸才而所蓄乃亡命群盜非有固志則之必克帝意決復言  
昔徐州亂嘗敗兵兵江南長之若起其眾為先鋒可以絕徐後忠韓  
弘在汴州多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為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  
詔下錡張聞徐張兵與米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德宗以來姑  
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版圖分明  
。吉甫本善寶祥半上謬呂溫薦群為御史中丞群即奏士諤侍御  
史溫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群等銜之勳吉甫交通術  
術書卷之二十四 李吉甫傳 九

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群等皆畏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張洎自代。  
洎為淮南節度使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禁富人固本二塘既田  
且為頃造渠碑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關焉。洎以防不足洎有餘名  
曰平津堰也。洎江淮早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吉甫曰以時赦  
洎帝驚疑使分道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  
洎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東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  
官而不名吉甫疾吏貪廣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尤難有無事  
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  
常八十餘萬其去為商販度為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  
常以勞苦之人三妻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重者無慮萬  
負有職局重出名具事雖者其數故財日蹙而受祿多官有俸而調  
無數九流安得不難萬務安得不繁歲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  
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秦郡多不必事治今則州三百縣千四百以

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  
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宜  
一品兼三千縣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  
者州刺史無小大皆千緡宰相常衮始為數限至李泌並開創稍增  
之使相通靡然有名在職廢奉存額去開創之間罕薄額異亦請一  
切商定乃詔段平仲李絳等參閱編錄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  
員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租入反。以寬貧民。田季安疾甚吉  
甫請任薛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扼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  
時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披圖信如卿料矣。元濟禮立請  
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群帥俾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  
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諡曰忠懿。始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親職  
咸治自薦賢士大夫愛慕無遺獲忠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  
未幾節度劉南瑒言元衡村宜選為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來而  
稍備怨能李藩宰相而裝地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失又與蕭  
僊同召為翰林學士獨用僉而罷正辭人莫不疑僉帝亦知其專乃  
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辦爭殿上帝多直絳然畏僉奉法不愆嘗  
額大體子德裕自有傳

李鄭 李鄭字建侯北海太守邑之從孫第進士又以善判高幹秘書省  
正字憲宗立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惠李師道謀撓沮之  
鄭以兵二萬分登鄆境應王贊餉不仰有司是時兵與天子愛財  
之使陳兵馳驛江淮饋道輸貨助軍鄭即請府庫留一歲儲餘盡  
納于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先是吐突承璀為監軍貴寵甚鄭以剛  
議治相禮憚稍厚善承璀雖數難為之召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  
不喜由官俸進謂諸將曰吾老矣外鎮宰相其吾在平固辭以太子  
少傅致仕卒。鄭雖直無私當官以峭法下所至攝治猛決少恩

在洪南七年其生殺禽獵多變軍吏而家佐東手不得與人往來陷  
非法議者亦以此少之。孫瑛字景望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  
香樓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強四肢故君有忠臣謂之骨  
鯁若柄鈞鄰二子其剛者歟柄鈞抗權邪不及相鄰持相不願拜  
非剛曷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謖是矣而鯁正有愧於父云

### 馮河清

馮河清京兆人建中時姚令言率兵討關東以河清知留後姚訥  
州而行師過關有急變德宗走奉天河清聞問召諸將討事東嚮  
哭相勸以忠意象軒殿聚義共為無敵異言即發儲鎧完侯百餘乘  
獻行在初帝之出六軍蒼卒無良兵士氣沮及河清輸械至被堅勒  
兵軍聲大振即紆河清安定郡王

### 李叔明

南唐書卷三十四

### 李叔明傳

十一

李叔明字晉開州人兄弟皆涉學輕財務施叔明擢明經拜洛陽令  
招徠遺民號能吏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其瞻允若後尹熙  
熙具瞻允斯。拜東川節度使東川承兵盜鄉邑凋破叔明治之二  
十年撫綏有方華裔遂安改太子太傅致仕卒。叔明素惡道佛之  
教上言曰佛空寂無為者也道清虛寡欲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  
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重國用軍儲為致耗  
臣請不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以上觀道士十四  
皆擇有行者餘還為民德宗嘉之廼下尚書省雜議彭偃曰王者之  
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今叔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  
因人心者夫天生蒸民必欲有職游閑浮食王制所禁今僧道不耕  
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失所不能致兼一僧以計  
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疋及女冠輸  
絹二疋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柴炭官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

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  
狄不經法及制中夏禮義之俗也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  
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為編人官為計口授地  
收發寺觀以充廬舍議雖上罷之。叔明素豪俊在蜀殖財廣地舍  
田庭設數千子孫驕縱其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為盛云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四

### 李叔明傳

十二

列傳

王慶休

王慶休字君佐汝州人少涉學有材武以信義為鄉黨慕李抱真以幣招之授兵馬使。德宗時王為招義節度大使權慶休領留後院令撫循軍中大治遷昭義節度使始屬城州縣守卒多犯職不親政故治苟簡慶休恣增俸廩還就部人以受安卒諡曰敏。慶休性渥敏節用度嘗得太常樂家劉辨撰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以宮為均示五聲有君也以上為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氣登庸于朝云後中和樂本于此

李元素

李元素字太升邢國公密齋孫仕為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前唐書卷之三十五 李元素傳 乙 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敗近郊亞疑而執之張洪靖按鞠無狀亞怒更以變將武金據服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按元素徐舉其冤悉縱所囚以還亞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悉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先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却道運犯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歲餘齊抗得真盜由是天下車之。(元初)初為御史大夫大夫自正元後難其人不補元素以風望召拜中外企聽風來既而一不建為容容持祿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則謝賓客曰無以散官外我見屬吏輒先拜人人失望免官卒

令狐彰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人從安祿山署左衛都將彰欲以鄭自顯悉請士馬州縣獻款肅宗大悅入朝拜滑亳魏博節度使始滑當寇衝

張孝忠

張孝忠本奚種始名何勞以勇聞魁偉長六尺性寬裕孝親孝以兵為本寶臣賜名寶臣以其沈毅謹詳遂為姻家易州諸邑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流聞。回紇嗣寇冀州寶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屯其丘承嗣尤其軍整嚴歎曰何勞在焉冀未可圖也耶贊帝去寶臣前唐書卷之三十五 張孝忠傳 二

素善孝忠及病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使判官蔡雄往說歸國孝忠然之遣將連和德宗權孝忠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滔并力孝忠敗惟岳於東鹿角欲乘勝襲恒州孝忠乃引軍西北壁義豐滔疑之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而恒州多宿將連之則死聞變之則改圖且滔言大而識淺可以慮始難與爭成故吾堅壁于此以待賊之滅耳滔亦止也求鹿角月餘王武俊果新惟岳以獻已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後泊與武俊叛復遣蔡雄說之答曰吾既為唐臣而天性懷德業已効忠不復助惡矣易定介二鎮間絕浚溝壑備器械厲將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等率師援孝忠滔辭去遂全其軍。(興元)初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二年戰河北魏氏鐵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磨裁豆錯而已及戰則人服其德推為賢將卒諡曰忠子茂昭

茂昭字彥明少沈毅頗通書傳帝拜益王爲義武軍節度大使以茂昭爲留後久之入朝爲帝從容言河朔事帝竦聽曰朕見卿晚召宴麋德殿賜良馬甲第帝方倚之經置北方倉崩（順宗）立進同平章事後遣之鎮賜女樂二人固辭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皆汾陽咸寧西平北平皆有大功故當是賜今下臣述職以朝柰何濫賞後日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憲宗元和間請朝五奏西聽既還鎮王承宗授北道招討使茂昭躬擐甲爲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典軍分左右翼統賊大敗之有詔班師加太子太傅請舉宗還朝奉兩州符節管鑰國籍歸之至京師卒謚獻武

田弘正字安道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為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為衛內兵馬使封沂國公季安後汰銳殺罰弘正從容規

田弘正傳

14

於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脅還府弘正煩于地度不允即令于軍曰爾獨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令否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于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盜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置士則於是圖魏博相衙具漚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條幅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也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桀驁民通饋謝慶弔服玩繕修者即日毀毀之憲宗美其誠詔充魏博節度使又遣裴度宣慰度明辨其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迺深相結納奉上益諱復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令布衣崔權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興變化為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合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齡蒙陛下褒義冀道揚太極沈滯爲風然後退歸

五國避賢者路死不恨制詔褒答且賜今名。天子討蔡弘正遣子  
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攻李師道疑其襲已不敢顯助蔡成元漸失  
援王師得致誅焉。李師道非命詔弘正進討師道大將劉悟率精  
兵戰陽穀再遇再北悟迺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殺十有二州以  
獻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觥戲戲及客有白弘正者  
弘正曰郭士疲於戰務者未起悟當卹亡郭士大夫心奈何伏  
目前邪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為也既而詔悟為義成  
軍節度使狼狽上道狼狽蓋又同陽也或言狼狽是兩陽別道  
郭士者時釋知悟之明以功加弘正司徒同平章事是歲明朝請留  
闕下帝旁曰魏人樂卿之政四隣畏卿之威為朕長城又安用解弘  
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姪仕朝廷帝皆擢任之朱  
紫滿門榮冠當時。穆宗兵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  
書令為節度使弘正以新興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  
其軍仍請留魏兵為紀綱以持衆心度支崔俊

四

各其眾阻卻之  
長慶元年七月歸衛卒於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皆遇害。弘正  
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講論終日客  
為著沂公史例行于世弘正之禍也其判官劉茂衡獨免士相戒曰  
是人議事盡忠遇吾等信敢干其家者安殺之子布

附錄卷之三十五

田弘正傳

四

田布

布字敦復，幼機悟。王師誅蔡元十八戰破安雲，柵下鄆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蔡平，弘正徙成德，以布為河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天下以忠義多田氏。布所至必省冗將，募戰卒，寬賦勸穡，人皆安之。長慶初，徙涇原。弘正遇害，魏博節度李勣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疆而鎮，願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召拜魏博節度使，未至魏三十里，旣行，被髮號哭而入，居垆室。（道）至國，拜

魏元將士老者兄事之，以牙將史憲誠出麾下，可任乃委以隋院。

而慮其異志會有詔分布軍救深州兵營不肯奉命歸靈誠惟中  
軍不動布以中軍還觀明日會諸將議事裴諱曰公欲行河朔舊事  
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裴且亂歎曰功無成矣即為書謝  
帝曰臣觀裴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無使忠臣  
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訢通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  
下以示三軍言訢而絕諸子皆有方面功以忠義為當世所高

王承元

王承元承宗弟也有沈謀承宗死諸校命承元嗣泣拜不受諸將半  
請通視牙門之備密表請帥于朝按宗詔授承元義成軍節度使  
俄徙鳳翔鳳翔右裏涇原南日東地平少巖險吐蕃數入盜承元  
據勝地為郭置守兵千詔號臨沂城臨沂音義在  
岐國公太和五年徙節平盧淄青始監禁未嘗行兩河承元請歸有  
司由是充鄆諸鎮皆奉法承元資仁裕所至愛利卒贈司徒

牛元翼

王承元傳

五

牛元翼趙州人材果而謀承宗倚其計為疆雄與傅良弼二人冠諸  
將王廷陵叛自深州刺史拔為深冀節度使以攜其軍廷陵怒遣銳  
兵攻元翼不勝詔進元翼成德軍節度使以宣武兵五百進援元翼  
固守及被廷陵罪以深州賜廷陵已受詔兵不辭掩月元翼率十餘  
騎朝京師廷陵入盡殺元翼親將賊平等百八十人元翼憤恚  
卒

史孝章

史孝章字得仁父憲誠以戰力奮孝章避趙如諸生稱  
道皆詩書魏博節度使李勣聞大將子弟藉于軍孝章願以文署職  
勣奇之見父數奸命內非之承間諫曰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貴非  
肅洗既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禍且至父驚武不盡聽文宗賢之父  
欲助李同捷孝章切爭憲誠稍憐其義又勸出師討同捷自明帝在

嘉之進檢校工部尚書

論曰唐復失河朔者正以易弘正為成德軍節度使耳何以言之  
王承元以趙州歸劉總以燕歸于天與唐以河北也弘正不去  
則魏必不亂雖使王廷陵叛趙宋克融叛燕自可倚弘正發  
討平之耳弘正首肯忠義納版圖請官吏遣子弟宿衛裴度善傳  
使百軍民感激始有悔亂意一篤而取齊十二州則弘正者河  
北大將翰也弘正本田氏後魏人畏愛肯為用命使弘正僵然不  
離其舊國示以形勢則燕趙何敢動推弘正捨恩義之魏而適仇  
讎之趙趙既得其心魏亦知効忠無益所以不肯附趙出布非惟  
失趙又且喪魏天下皆痛罪當時宰相縱還廷奏克融并變支名  
實而不知失河北自易田興始可歎息也

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  
幼命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一舉一  
動皆交說神童名振一時天寶中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通  
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甫還侍  
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  
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極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領江  
淮租庸事兼京兆尹總大體不苛號稱職代宗立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俄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  
米斛千錢禁膳不衆時旬農接穗以輸輸數未及兩手相擊晏適  
按行浮淮泗達于汴入于河右循砥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華  
洛見宇文愷渠公堰斷河為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益得其病利然畏  
為人牽制適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為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  
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推賦半為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  
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壘漸可遷定為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

劉晏傳

六

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街可以震耀夷夏為三利若舟車既通百貨維集航海梯嶠可追正觀永徽之盛為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阜五百里見戶繞千餘居無尺椽爨無盛煙獸游鬼哭而使轉車就漕功且難耗為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截木所在於北河之閒六百里成邏久絕奪攘殺究夾河為數為三病淮陰去蒲坂豆三千里也壁相望中軍皆將司元矣每言衣無儲食半穀稅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徵制為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既得書即畫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給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送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節疾也何書陳謝九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又知吏部三銓事王崇曰史記其有金穀尚書掌其一推處最夥分明

劉晏傳

七

晏下力曰晏下皆惛服也。常衣執政忌晏有公望過言晏舊德當師長百僚用為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初晏分置諸道和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充俾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賢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勅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頃中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信也。李靈耀反河南鄭仲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創晏常以美補之入不加調所入自如第五琦始權益佐軍興晏代之法益眾利無遺入初歲收錢六十萬末趨什之計歲入錢千二百萬而推居大半民不告勤京師盜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贖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邠人以為神至朔陽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悲諸難然則貨

銅易於歲銷錢十餘萬其指置藏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賦足用又及與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日即知是權權萬貨輕重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焉朝謂馬上以鞭算賢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沐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判決無留所居脩行里粗僕庫廩飲食儉狹空無廢然任職父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著橘珍甘常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要厚賞致之常冠諸府由是頗怨益多怨者晏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晏使不得有所訾詎又晏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大曆時政因循軍國皆仰晏未嘗儉貨。楊炎與晏盛氣不相下炎必欲傳其罪知度準與晏素憾迺推為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米泚書語言怨望炎證成之詔賜晏死天下以為冤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入服其廉。晏歿十年而韓洄元秀裴融李衡包信盧微李若初

劉晏傳

八

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時晏既被誣而舊史推明其功陳諫以為管蕭之亞著論紀其詳大畧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稅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自累及民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等亂江淮十餘年邇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歛正益官法以律用度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照陸使實天下戶收三百餘萬王者受人不在于賜予當使之耕耘織紵常歲平飲之荒年獨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危病者勿使反善救災者勿使至賑賑給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

又天地間日用國用關切後重斂矣又既給還使律吏下為竊穰得之少弱民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為二害災沴之鄉所之糧耳它產尚在賊以出之易其雜質因人之力轉徙豐歉或官自用則國計不遑乃勢也多故救更添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穀不繼詣市轉相沾逮有免阻饑不待驅之以為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糶則賤以率諸州米常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於於國者也邪

論曰晏幹萬化盈虛厥功茂矣惟可以謂之一人能事而已君子之治財以仁為本以智為制其為利害而寓諸法法成矣巧者不敢過賦者不敢不及晏待陶朱衛瓘之雄耳置庚戌規四方物價而開闢之吏居數千里外不敢欺給每朝謁馬上以鞭箠視事自昕逮暗雜休齡不發務嗚呼惟晏精此耳晏今日去位誰可繼者夫天之所生與天地之所產浩浩乎無窮歟之縣官而下不怨藏之百姓而上不乏在立法付諸有司耳躬持籌筭直大賈事非可

久給厥後之道也

前居善卷之二十五

劉晏傳

九

第五琦

第五琦字高珪京兆人少以吏幹進頗能言彊國富民術衛尉卿駐彭  
原琦謁見陳今之急在兵兵彊弱在賦財財出以江淮為關若假臣  
一職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洛惟陛下命帝悅拜監察御史勾當江  
淮租庸使古缺反當丁兼諸道監鐵使監鐵名使有琦始當軍興  
隨事恤辦人不益錢而用以饒乾元二年進同平章事初琦請鑄  
乾元重寶錢以一代之用武德四年諸關通元寶錢輕重小大  
十餘年而錢多寡近中於乾元中錢貨不通常須於行關者  
天下皆鑄之然使民犯法日尋至肅宗乾元初錢貨不通  
並行至乾元中一自乾元一自乾元一自乾元一自乾元  
小人錢貨不一一自乾元一自乾元一自乾元一自乾元

國又修重現一代五十會物俱騰踊鐵絨相望議者以為非是詔罷  
忠州長史德宗素聞其才欲復用之會卒

互註諸天下常平倉寬置庫以蓄本錢。秘鈔監洪劄山海井  
寬近利之地置監院。為諸川推監鐵使蓋推天下監計加時  
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鑄乾元重寶錢與開元寶  
參用以一當十及為相獲鑄重輪乾元錢與乾元錢並行以一  
當五十世宗食貨志

班  
宋

張宏衛州人天寶中擢進士第累擢刑部侍郎京官考僕射崔寧署兵部侍郎劉龜為上下考宏不從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皆署不校也夫上多虛美則下趨就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創之趣聞謝曰敢拔一美以毀二罪乎龜力竭德宗以宏熟天下計故進宏尚書宏清絮勤力展入官署久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

前唐書卷之三十五

班宏傳

4-

李巽

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以明經補華州參軍為湖南觀察使徙江西持下以法吏不敢給順宗立代杜佑為益鐵轉運副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朒耗感荷晏德巽泣職一年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緡再遷吏部尚書天寶長於吏事吏有過執毫無所縱服慄脅急常如與巽對程昇坐王叔文察巽特薦引之昇之計較精於巽故巽欲奪職蓋有期云

註以盜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糴鹽稅茶其贏六百六

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食貨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與人不乏  
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揀商  
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維繫兵數十年國庫也  
飲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懷而後晏有餘焉可謂又云其經

其可及乎

舊史曰歷代操利柄為國計者莫不損下益上危人自安變法以  
弄權歛怨以結禍皆有之矣如劉晏通權帶任才餘富其國而不  
勞於民儉於家而歸利於缺或問曰鄭子產吏不誅欺盜子賈吏  
不懲欺西門豹吏不敢欺三子者古之賢人也吏皆畏其欺而不  
能不忍不敢也晏之吏遠近自不欺何也曰蓋任其才而得其人  
也晏殺二十餘年幾更繼掌財賦不其是哉史記貨利云平來齊  
勃關市不貲治國之道也晏致天下無甚貴賤之物經言治國者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五  
前唐書卷之三十五

李吳傳

十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六

列傳

李揆

李揆字端卿系出隴西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乾元中進  
復部侍郎揆病取士不考實徒露搜索禁所拔而廷學廩生蔣悅圖  
史與悅及且不能自措于詞乃大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  
第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稱美進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揆美風儀善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死羽  
儀乎故時稱三絕。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微  
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本朝置南北衙  
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初苗  
晉卿數為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韋鳳姿士不見用憂頌風  
目子乃求官耶載聞之及葉政揆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復部  
尚書。揆素為盧杞所惡用為入蕃會盟使揆辭老德宗問然盧杞  
曰和我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  
揆公是不揆畏留因給之反載也曰彼李揆安肯來耶還

常衣

常衣京兆人及進士第性稍索不妄交游累為中書舍人文來瞻蔚  
長於應用舉重一時魚朝恩判國子監奏成均之任重元年  
復舊當用名儒不宜以宦官領職。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俊麗奉  
獻家以為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  
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自率下而已今諸道俊獻  
皆隳侈不急而節度使刺史非族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歛怨  
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代宗嘉納。元載死拜同平章事與蔣悅同執  
政紹長厚通可而衣苛細以清儉自賢帝內重紹而顯任之禮遇信  
愛衣弗及也會紹卒衣貲萬貫。先是百官休沐衣極纖增給之時

子文學為洗馬副家卿家世文學者其於乃正洗馬上其聘私崇恐  
類此。繼元載敗空實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華之非文詞者皆擢  
不用故世謂之踏伯也。以其踏踏無實不肖之辨云。建中初  
為福建觀察使始聞人未知學來至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說加諸  
導與為客主鈞從觀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  
于官其後聞人春秋配享于學官云

趙憬

趙憬

趙憬字退翁涇州人志行峻潔不自銜賈李必薦之對殿中占  
奏明辯通古今。德宗欽悅拜給事中貞元中尚書左丞執帝曰趙憬  
堪此遂以命之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憬自言薦草識成  
天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進平章事與陸  
贄同輔政贊於裁決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郎恭是不平。初贊約

趙憬傳

二

其執退廷給既對贊極言其姦帝色變憬不為功遂罷贊乃始當國  
。憬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賦歛寬刑罰懲惡為天子言  
之。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議相臣曰中外知其資  
者用之。憬者任之。資材之備為不可得。議相臣曰中外知其資  
五賢為猶半陛下曰何必五也十二可矣故廣任用明設最舉大卿  
略小瑕隨能試事用人之大要也。議京司關官曰今要官關多賄  
官負多要官以材行閑官以恩選是雖少優容衆也。仇捕關員以  
育人材。議考課曰今內廣條外刺史課最尤者按以不次善矣臣  
謂黜陟宜責歲限若任要重未當選者加爵或秩其餘進退宜示  
速之常若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即無苟且之心。憬之  
厚。議遺滯曰陛下委宰輔舉才不備知也則訪之庶然又不備知  
也訪之衆人衆弊然十譽之未信一毀之可免。憬之於此論以

崔造字大宰涇州人。永泰中與韓會盧東夷張正則三人友善好言  
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曰三王。擢造為判官舉遷左司員外  
郎貞元二年同平章事帝謂造敢言為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父  
在江左疾毀諸使問上或干沒自私乃建言天下兩稅請委本道  
觀察使判史選官部送京師諸道水陸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益鐵  
務還尚書省六曹皆宰相分領時韓滉方領轉運有寵於帝況持不

崔造

可改帝復以滉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滉  
功以泥事領諸道等使於是造所請悉罷以憂憤卒議者謂造舉不  
適時方用之乏不能摧廢大事雖據舊典矣能抗一切之制云  
。贊曰揚紹之德陸贄之賢而裴憬以為憤何哉士固蔽於媚前然  
主聽不一故秉以為姦昔齊桓素堅任管仲王猛與區區霸天下  
蓋不以不肖者參之君臣相諒果難哉

崔造傳

三

關備字務元衛州人及進士第德宗初湖南賊不可制詔備宣輯因  
得請事對殿中帝問政治之要備曰為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乃治  
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興訪搜選所道須能者用之若何備  
曰陛下雖求賢又使舉薦然止求得名文辭士焉有有道賢人肯奉  
牒和帝曰善拜給事中。帝求宰相盧杞知樞密奏可制因言備  
材任宰相其儒學可鎮得勳乃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憲一決於

關備

關備



互註為宰相未嘗用親戚言

賈曰關播樂李元平守汝州賊縛而臣之宰相不知人果可破國  
德宗不以是責宰相幾喪天下晉懦弛苟安謀欲以恩信傾賊迂  
暗之人為可語功名會哉

張鎰

張鑑字李權一字公度字儀表為判官累遷侍御史齊令說官人構盧披罪洛及鑑按驗常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鑑不直乃白其母曰今理披洛及免死而鑑坐貶黜則負官貶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披得流鑑貶撫州司戶參軍天初天出為潁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人李靈耀反于汴鑑圍閭鄉兵嚴守禦有詔褒獎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鑑因奏戒堂六

張鎰傳

六

錢穀之外我作繁鉅也及百官稟奉三公一以助用度。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為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鑑奏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箴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既脩悖亂不萌頃者長安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生譴與蓋下類主反畏之憚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詔奴奸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訟衰息今縱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獨下縱獄情所不厭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唐犯忌鑑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盧祀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燕帝顧鑑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乃以為鳳翔節度使鑑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拜受詔營將李楚琳者寧華朱泚得其軍心司馬齊眾等謀曰楚琳必為亂乃遣也隴州楚琳知之執鑑殺之

姜公輔

宋史卷之三十六  
夢公輔傳

七年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春

夏

秋

冬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次美公輔修

17

范祖禹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交脩其所不逮也書曰朝夕納諫以輔合德而後堦相與諫諍之臣分其所職人君得失相不預焉必責之諫臣此諛諛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為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互註謂為實直（德博）

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舉進士。德宗欽其材擢為中丞掌對延英帝目處之曰是其宰相。憲宗時拜門下侍郎知平章事帝素知元衡坐正有守聽禮信任異他相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為節度不知吏治者難其代詔元衡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變夷俗歸雅性莊重雖決於撥物而開府極一時。元衡入相召遷東政李吉甫李絳數爭帝前不許元衡得正。德宗

所處時帝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  
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怒使人  
戕殺之遂遇害於道。從父弟儒衡字延頊安狀秀偉不妄言與人  
交終始一節累遷戶部侍郎知陳許大夫事皇弟以宰相領度支  
劉下以媚天子儒衡疏其狀論議勁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令  
楚忌之遷中書舍人。元衡何宦官知制誥儒衡欲鄙之會食瓜蠅  
集其上儒衡彈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遂集於此一座皆失色然以疾  
惡太分明終不至大任卒

### 李絳

李絳字深之系本貫皇權進士宏辭元和二年憲俄知制誥會李絳  
誅憲宗將奪取其貲絳與裴珣諫曰銜後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  
隨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道亂累患綏用窮憲願賜本道貲  
資民租稅制可。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  
前唐書卷之三十六

### 李絳傳

八

德風烈無愧溫統不為宗廟蓋何行而至其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  
勵已尋道德遠被邪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  
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官女之  
希御者則怒曠錯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縣矣法令行而下  
不違教化焉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  
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印  
詔絳與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孫張便坐帝每閱視  
。帝曰此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謗也然其尤者若何絳曰  
此非陛下意必佞人以此榮諛上心。帝曰自古諫官非諫亡夫人  
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霄壤之威欲盡廢  
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  
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  
發遣阿之使直上柱口非杜絕利也帝曰非即言我不知諫之益初

。前訓王承宗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權殺師當抵罪今  
龍以崇獎後有奔軍之將踵利干賞陛下何以蒙之。又教諭宦官榜  
辟方鎮進獻等事自和言切且斥去悉取疏篋焚之以俟命帝果怒  
然謝曰陛下憐臣愚蔽之心腹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  
犯聖顏旁忤憲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  
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知當之矣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釋  
良珍與之且曰異時卿顧託南面當知此絳頓首。烏重胤縛盧從  
史而承權據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砥邪陷跨兩河間  
可制兵合從今孽豎就禽方以威柄遠以偏將在本軍綱紀大紊矣  
河南北諸鎮謂陛下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然哉宜以孟元陽  
為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後閏  
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為害霸  
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復危之患自為計得矣顏聖治如何有詔  
前唐書卷之三十六

### 李絳傳

九

明日對三殿帝嘗敗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  
也其見禮倖如此。帝性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  
聖王選當代之人杜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  
天子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  
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竟辭以為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  
夫任官而辦廉指事不阿家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容此  
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  
怒杜邪徑則懷姦者疾一制度則貴戚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  
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遷戶部侍郎帝以戶部  
故有缺而絳獨無有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需用度易廣  
餘以為獻臣乃為陛下謹出納為有義焉若以為獻是徒東軍物  
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覺其語。帝每有詢訪隨隨請益因  
言無不聽故遂以相而承權毀短乃。帝嘗稱承權殺師當抵罪今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方江淮歲餘民存饑有御史還奏不為與帝以  
詔終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執不實而御史有悅陛下耳凡若人  
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顯出其名顯貴之。李吉甫嘗盛贊  
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  
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  
憂如此今法今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域內近以徑隴為鄰去京  
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  
忘求濟時之略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朕與之  
有恩臣謂之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除醪酒。魏博曰李安死子  
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然彼得立不倚朝廷亦  
不敵安惟舊威以俟之俄而田興果立以魏博聽命帝拜興節度使  
絳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擊六州歸不大竊實人心不激請斥  
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大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萬象蕃威  
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于費今與天提忠義首變防俗破兩河之  
勝可畜小費驟機事哉從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  
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  
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  
其位不為他計故常為奸人所乘夫聖人同疏賢者求類是同道也  
非黨也陛下幸遠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為黨耶道德  
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官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  
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遂其私  
也小人多諸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成哉絳居中介特尤  
為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播為益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  
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歛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廩家實頗泰付有  
司帝曰善訖終在位歛不入禁中。堂盛夏對廷英帝汗浹衣絳欲  
趨出帝曰朕官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方江淮歲餘民存饑有御史還奏不為與帝以  
詔終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執不實而御史有悅陛下耳凡若人  
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顯出其名顯貴之。李吉甫嘗盛贊  
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  
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  
憂如此今法今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域內近以徑隴為鄰去京  
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  
忘求濟時之略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朕與之  
有恩臣謂之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除醪酒。魏博曰李安死子  
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然彼得立不倚朝廷亦  
不敵安惟舊威以俟之俄而田興果立以魏博聽命帝拜興節度使  
絳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擊六州歸不大竊實人心不激請斥  
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大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萬象蕃威  
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于費今與天提忠義首變防俗破兩河之  
勝可畜小費驟機事哉從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  
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  
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  
其位不為他計故常為奸人所乘夫聖人同疏賢者求類是同道也  
非黨也陛下幸遠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為黨耶道德  
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官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  
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遂其私  
也小人多諸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成哉絳居中介特尤  
為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播為益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  
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歛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廩家實頗泰付有  
司帝曰善訖終在位歛不入禁中。堂盛夏對廷英帝汗浹衣絳欲  
趨出帝曰朕官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

互註參贊大機與時稱龍虎煇煇

宋中錫

宋申錫字夢臣史失其何所人少而孤推選士第長慶中爲左拾遺諫官間風俗囂薄故婦媼無中錫素孤直少與及進用議者謂可以激浮競  
氏宗即位惡宦官權寵愛主再致宮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塞  
放肆欲剷除本根謂宦官思可與決大議者祭中錫忠厚與謀去守  
澄等上笏以執政中錫頓首謝未幾進同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  
密諭帝旨璠漏言而中錫黨鄭注得其謀遣軍俟豆盧瑑珣告中錫  
謀反脅成其罪乃貶中錫開州司馬。初中錫既歸素服俟命外合  
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中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家國厚  
恩不能鉅姦亂反爲所陷我豈反者乎。初中錫以清節進疾要位  
者納賕飽腹風俗故自爲近臣凡四方賄賂一不受旣被罪有司驗

宋申錫傳

五

勅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爲公閱七年感慎卒。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曾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愍曰我嘗時亦悟其失而詎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與國進後右丞

互註其道勁正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

福善禍淫之訓而有時而撓雖然賢者於忠諫寧以一身之不幸遽使陳  
蔡於其心哉要躬可撓而名與岱松等矣公輔隙閒而猶納說焉  
申錫謀小任大顛沛從之惜乎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六

列傳

段秀實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仕隴州留不歸更為汧陽人  
用祿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亡日病間乃肯食特號為孝童又長沉  
厚能微調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交易之券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  
立攻乃棄去。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西域國本固怛邏斯城逆賊  
趙貞吉虜被至仙芝却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  
責曰憐敵而奔非勇也兒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慚乃與秀實收散卒  
從成軍後從封常清封大勃律廐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虜師餓  
我也請大索悉得其虜伏虜師餓也虜師踏踏于燕反。肅宗在靈武節  
度使梁寧欲逗留觀變逗留不進也秀實責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  
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耳寧遂赴東都以秀實為副特師

段秀實傳

乙

老財子秀實督餉係道募士市馬以取軍餉業中沈矢足聲推為非  
元權代將其軍俄而元權為麾下所殺時佐多死惟秀實以八信為  
士卒所服益知名。代宗幸陝時名白孝德也奉天時公儼為縣吏  
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粟民也。孝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為軍  
僕豈至是邪司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稷號令嚴一軍中畏  
兵還為涇州刺史時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也邠州上叛縱不  
法邠人之寄書者頗頗竄名在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群行剽掠  
於市有不得食者華反不為擊傷孝德不敢劾秀實自用以狀白府顏計  
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公  
誠任以為都虞候賊為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機而晞士十七人  
入市販酒刺酒翁秀實利牟取之斷首置槩上葉音龍植市門外一  
營大譟無甲秀實乃解佩刀還老甕不欲行者一人持馬至梯門下  
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叔一老卒何甲也昔歲頭笑矣甲者臂槍也





日可畏而仰哉

論曰真卿元老風烈懷然朝廷無出其右者出使希烈已歷年而德宗曾不一問其存亡焉其抑五奉表皆不報坐觀忠義羶醢天下幾何不解體耶向能用其言其抑得時則執不思奮然德宗之聞所入屢犯之言則必棄之無疑矣

更臣曰成公孝於家敏於國忠於國是武之英也苟無楊炎弄權若仕之為將遂喪其才豈有朱泚之禍焉清臣當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之之傑也苟無盧杞惡直若仕之為相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叛乎夫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內信姦邪外斥良善幾敗危也宜哉

李晟

李晟字良弼洮州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遇裨將也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朮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某射者晟拔一矢殪之

李晟傳

六

者晟拔一矢殪之隨死也三軍謹誓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大曆初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尋大震開關晟收日成晟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令鍾勇乃解去德宗立吐蕃寇劄南蜀二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收之斬虜千級虜遁去朱滔王武俊圍張日入下趙州也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而壯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進臨渭北登東渭橋所遇無不犯時劉德信亦次渭南軍素無制德信入謁晟成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所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從也乃引趨陳倉斜與懷光連營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曰將務持重宜宜自表振布也為賊所殺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公欲令見之奉其心耳懷光

不悅遂有異志陰通朱泚反逆懷光懼為所并上言當先發制

備請假裨佐趙光鈗唐良臣張瑄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逼蜀漢於懷未報會吐蕃欲佐此帝議幸咸陽暫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懷微陽惠元皆聯也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從也即結陣趨東渭橋。帝倚梁州路谷道隘備供不豫

從官之食帝歎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展能勝勝邪瑊曰晟秉義許忠卒然不可奪臣象之必破賊帝乃安遣張少弘口詔退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肯執戮勤勞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

陣臨洮出渭水門池無水口直以圖以復是時晟持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益合以制之則卑河學擊為破誠於懷先帝時救瘡華更方反反覆也乃使張或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易求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

李晟傳

七

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矣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泣泣曰惟公命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愛戴休願奉天韓游瓌悉爾軍軍從晟懷光始懼其下益攜隊與為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以兵數千自後歸晟皆表以要官帝欲益西幸晟請駐軍漢以繫天下望及晟家皆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時輪練不屬盛員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井苦以忠說感發士心終無攜怨運士得號令言惟宜謀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對先按外賊然後清宮晟曰賊重兵精甲聚屯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後壁光泰門以薄都城而賊將張庭芝等求我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犯來天誘之矣勒吳洗等縱兵擊擊之賊人賊攻華師志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賊軍殘卒萬人西走

李晟傳 李晟字元略，京兆尹李元孫。長安萬年人。父元孫，少時失怙，為人所誘，入山為盜。晟年十歲，父元孫歸，告其狀。晟曰：「此兒之過，非我之過也。」元孫感其意，遂將之歸。晟居人秋毫無所擾，訪人之遠者，皆告之。乃知王師之入也，露布至，果不封之。晟告其父，父曰：「此兒之德，足以為國。」晟曰：「臣聞古之聖王，必先慎乎德。德薄而刑重，則民不歸。德厚而刑輕，則民歸。」晟曰：「臣聞古之聖王，必先慎乎德。德薄而刑重，則民不歸。德厚而刑輕，則民歸。」

李晟傳 李晟字元略，京兆尹李元孫。長安萬年人。父元孫，少時失怙，為人所誘，入山為盜。晟年十歲，父元孫歸，告其狀。晟曰：「此兒之過，非我之過也。」元孫感其意，遂將之歸。晟居人秋毫無所擾，訪人之遠者，皆告之。乃知王師之入也，露布至，果不封之。晟告其父，父曰：「此兒之德，足以為國。」晟曰：「臣聞古之聖王，必先慎乎德。德薄而刑重，則民不歸。德厚而刑輕，則民歸。」晟曰：「臣聞古之聖王，必先慎乎德。德薄而刑重，則民不歸。德厚而刑輕，則民歸。」

後說

舊史曰西平器偉才雄忠於事君長於馭吏誠一代之賢將也觀  
邢州之役立談釋二師之威淫師之亂號泣赴來天之危可不為  
忠義乎料白華之進軍知平涼之必許阻星變之議後消橋之軍  
可不為忠變乎解帶結忠孝之心請婦釋延賞之怒疾惡有楚琳  
之請懲亂行希鑒之誅可不明於決斷乎而德宗聽斷不明無人  
君之量使周諶愿之口雖刻消篇之石勒煙閣之銘亦何心哉

李愬

李愬字元直有舊略善騎射以養補。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  
高霞寓既敗以索滋代將復無功李達言以愬為節度愬以其軍初  
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斥候也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表  
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千軍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  
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蔡人以軍辱敗震雷等又愬名非風

前唐書卷之二十七

李愬傳

十

所畏者易之不為備愬沈潛謀勇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弱卑而  
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有未莖者給粟帛遣還之衆願為愬死故  
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於是騰  
銀厲兵攻馬鞍山下之襲即山擒票將丁士良吳其才不殺署捉生  
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為之謀也我欲為  
公取之乃擒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擒降賊軍驛下與語親釋  
縛署以為將秀琳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  
也守與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候祐獲于野遣吏用誠以壯騎三百  
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并  
人語至夜艾軍中多諷此二人不可近愬力不敵獨完祐乃持以泣  
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聚耶即械而送之朝以三休而傳之  
承言必報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中若  
六院安馬使六院者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才壯士故委祐

之稱機鳴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計矣。時李光  
弼戰敗元濟奔銳卒屯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軍  
鄭元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見裴度十一月十日已卯師起祐以  
突將三千為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賊以下軍殿出  
文城柵令引而東襲張張鐵其戍教士少休益泊鞍轡發刃殺弓  
弩矢會大雨雪行七十里夜半至縣城城雪甚城旁皆樹弩此愬  
合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秀琳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攻城先登  
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柵者吳秀琳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及聞  
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及聞  
就令曰常侍傳語始驚率左右登牙城城陷田進賊兵薄之元  
濟請罪愬送京師中光諸也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殺一人乃也兵鞠  
場以俟裴度至愬以素饌見裴度裴度曰上大夫度將之愬曰此  
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登觀乃還也

前唐書卷之二十七

李愬傳

十

文城柵有詔進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沛國公。帝方經略  
右徒愬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愬代原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兩鎮  
世以為榮與賊戰金卯破之凡十一遇擒其隊帥五千俘虜萬計過  
青平進同平章事。田弘正守鎮州乃以愬帥魏博長慶初  
鎮亂殺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于天化者田公力也  
上以其愛人使往鎮且田公無魏七年今鎮人不道而賊害之是  
無魏也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  
牛元翼曰勿吾先人嘗以擗大盜賊子賊吾又以平蔡殺今鎮人  
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下  
令軍中勒兵以俟會愬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還東都卒。愬行  
已儉約其昆弟額舉勳賞師與馬鈴室靈唯愬所處乃父時故居盤  
所增積給嚴京師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  
有晚雖忽于取士與鄭注等戲者不以爲然

馬燧

火馬延壽

主

馬遠

三

馬遠

三

家與論頗熟俱朝盛言宜許以盟天子然之詔渾瑊與盟平涼勞勩  
我僕得見吐蕃歸還之兄子余曰何曲之也春草木生吾馬騰  
公若度河我無捷矣願公許和今釋弁以報帝聞海恩厚其拜司  
使兼侍中賜銀裝奉朝請而已請才與李晟皆圖懷愛渾瑊平諸日  
至因窮故當世視暢以厚畜為戒

渾瑊

渾瑊本城勒九姓之渾部也年十一善騎射勇常冠軍遷中郎  
將時保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賊將李立節貫其左有死之肅  
宗即任瑊以兵起行在從子儀與安慶緒戰功多故太常卿。大曆  
七年吐蕃盜塞深入城會馬麟討之瑊引衆拒險逐擒盡自營過賊  
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捨叱騎馳賊既還勇驍而入遂

渾瑊傳

古

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奈何瑊曰願再  
戰乃與李國臣趙泰京止蕃引去城遂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德  
宗狩奉天瑊率子弟以從授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  
破瑊率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此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又  
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為勝在畧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  
霧廣數十丈踞薪土其下將塞障帝召瑊授以銀書千餘自御史大  
夫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陽城筆徒量功罪詔不足則署之以授因  
曰朕與公欲笑撫而遣之城前與防城使使仲雲瑞雲張所道張大  
陸除瑊積馬矢及薪然之賊衆風推梁以進王師乘城者皆凍餒  
甲弊兵鹽城但以嚴義威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群臣獨天以壽瑊中  
矢自擢去賊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隨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  
衆城數陷賊乃去。衆與進狩山南瑊以諸軍衛入谷口遷同平章  
事兼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子紀後

以堪多難往欽我城頭肯曰敢不竭力以對揚天子休命乃  
平涼軍慶宗師賊韓旻拒武功城率兵破之此平論功以我兼侍中  
天子還宮封咸寧郡王賜太牢里第特相送歸與李晟均禮。吐蕃  
稍尚結贊陷臨夏陰闕京師而畏瑊與李晟馬賊欲以計勝之乃詐  
許重禮請還諸好燧苦贊帝乃詔約盟平涼川以城為會盟使為結  
贊所劫惟瑊得免入朝獻服待罪詔釋之元中贈忠武  
。城好書通春秋漢書管蔡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  
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  
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於信皆正元後天子常恐德  
侯生事稍繁瑊則姑息之惟我無不盡論不盡從可轉仁善曰上不  
疑我故治備十六年常侍與瑊不無入君子資之

贊曰唐史臣稱瑊死非忠力常先討後戰每戰親令于衆無不感  
祭用命固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唐

渾瑊傳

十五

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逐緣之罪也  
雖然瑊資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  
廢功瑊親與結贊盟不能料勇詠但以知詔為恭殆有猛志而無  
英才乎李晟謂瑊不可與盟則瑊固出見下遠甚功各大小信  
其然乎

列傳

李元諒

李元諒安人。鷲取有謀。以宿衛積勞。居軍十年。士心悍服。德宗出  
 奉天賊。何望之襲華州。欲聚兵以就東道。元諒引兵薄其城。拔之。  
 時兵與倉卒。表裏為難。元諒刻為矢。刻為矢。刻為矢。刻為矢。刻為矢。  
 軍氣乃振。賊米攻。郤封武庫。郡王詔與李晟。收京師。此建戰。皆北。  
 遂大潰。京師平。加尚書左僕射。（正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  
 咸會平涼。元諒軍潘原。為援。元諒口潘原。去平涼七十里。虜詐不情。  
 如有急。何以赴。請與公連營。賊以違詔。不聽。賊盟。所二十里。元諒  
 密從營次之。既會。元諒望雲物。曰。不祥。虜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  
 俄而虜助盟。賊奔還。元諒兵成列。出而李觀亦以精兵五千伏險。與  
 元諒相表裏。虜乃解。時以謂有古。良將風。是會。微元諒。觀二人。賊  
 前唐書卷之二十八 李元諒傳

韓游瓌

韓游瓌。涇州鹽池人。始為子儀。押將。之。安祿山反。誘河曲九。登  
 府六。胡叛。部。落。九。五十。萬。子儀。使。游。瓌。率。京。果。擊。破。之。進。郿。郡。節  
 度。奉。天。之。將。兵。未。集。游。瓌。以。兵。三。千。來。赴。有。詔。引。軍。也。便。橋。便。橋。  
 以。銳。士。三。百。傳。備。直。出。大。其。胡。叛。於。中。風。逆。胡。皆。潰。賊。氣。沮。敗。諸  
 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李。懷。光。叛。誘。游。瓌。為。從。游。瓌。白。於。其。帝。  
 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憶。光。武。帝。之。德。後。從。帝。

臣自解帶。嘉其誠。欽問計。欽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將兵。佔以為亂。今  
 卻有張新。靈武有審景。璿。何。中。有。呂。鴻。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李。  
 朝。臣。渭。北。有。寶。觀。皆。守。將。也。陛下。以。其。數。與。地。授。之。能。懷。光。權。而。尊。  
 以。元。功。將。將。仰。首。各。聽。其。帥。懷。光。欲。以。亂。帝。曰。能。懷。光。權。而。此。益。張。  
 若。何。對。曰。陛下。約。士。以。不。次。之。賞。今。其。賊。方。至。發。而。酬。之。其。守。自。固。  
 卻。有。萬。精。甲。臣。得。將。之。可以。誅。賊。四。方。秋。義。而。赴。賊。不。足。感。帝。其。  
 言。懷。光。微。假。游。瓌。郿。州。刺史。欲。因。張。所。殺。之。游。瓌。既。失。兵。不。知。所。  
 圖。有。客。劉。南。金。說。曰。郿。兵。有。留。甲。可以。立。功。殆。天。假。也。游。瓌。信。誘。舊。  
 部。兵。八。百。馳。入。郿。說。所。願。以。麾下。為。先。驅。所。不。聽。游。瓌。伏。甲。新。所。以。  
 聞。詔。拜。郿。守。節。度。使。破。此。兵。咸。陽。此。走。涇。州。遂。敗。京。師。平。論。功。與。城。  
 等。皆。第一。游。瓌。還。也。郿。寧。懷。光。寇。開。州。詔。率。兵。力。敗。賊。衆。五。千。  
 也。國。蒲。城。懷。光。見。勢。單。感。絕。死。吐。蕃。請。脩。清水。盟。以。歸。侯。地。馬。遜。  
 為。之。請。詔。問。游。瓌。答。曰。西。戎。弱。則。請。盟。疆。則。入。寇。今。懷。光。深。而。乞。  
 前唐書卷之二十八 韓游瓌傳

杜希金

杜希金。京兆人。以悍將。隸于。虜。獲。功。至。朔。方。節。度。使。軍。令。嚴。整。士。畏。  
 其。威。奉。天。之。將。引。兵。赴。難。賊。平。還。靈。夏。節。度。使。將。即。七。獻。體。要。  
 八。章。切。政。病。以。石。刻。帝。嘉。其。忠。賜。君。臣。一。篇。希。金。建。言。益。州。據。  
 要。會。為。案。保。障。自。平。涼。背。靈。城。陷。于。虜。清。復。城。益。州。乃。召。希。金。合。選。  
 士。三。萬。五。人。也。益。州。執。樂。九。六。十。人。問。二。句。畢。由。是。虜。彈。不。輕。入。  
 邢。君。牙。瀘。州。人。以。戰。功。歷。果。毅。折。衝。節。度。使。宗。出。未。天。君。牙。率。兵。倍。  
 道。赴。難。軍。中。便。宜。惟。君。牙。得。豫。李。晟。在。鳳。翔。數。行。違。常。以。君。牙。守。是。  
 入。朝。代。為。鳳。翔。觀察。使。賊。領。節。度。吐。蕃。數。犯。邊。君。牙。助。耕。講。戰。以。其。  
 備。我。不。能。侵。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富調鄭州司馬尋  
州刺史張鋋有重名請為忘年交既行餞餞有萬日為母夫人一  
日贄費不絀止受茶一串穿地及曰敗不承公之賜後以書川皮繫  
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點陟使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使者請  
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繁  
上贄下則五要簡官事五術曰德謹誦審其哀樂納市貴觀其奸  
惡誅簿書致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  
人口量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視儲以稽木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  
視撥糈煩簡以稽聽斷視因繁店盈以稽次第視盜盜有無以稽  
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養三科曰茂賢賢良  
幹益四賦曰閱稼以黃稅度產以稟征科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  
利六德曰欽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仕失業五要曰登兵之元食  
前唐書卷之二十八 陸贄傳 三

陸贄傳

才大而志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  
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正歲之本也其勢京邑如身王畿  
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家辦以實  
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  
輕之意也新史志太宗貞觀十一年更置諸州府兵而關中二百六十有一  
皆以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  
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  
故止蕃來虛而先帝莫與為禦是失御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懸丈前  
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紮已也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  
不無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為之轍邊軍缺環衛竭內廐之馬武庫之  
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稅蓄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為筆室虛貨商人  
設諸攤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疆竊據都甸  
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  
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旂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府於  
帝藏不殊節制之在關中者與列於旂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府於  
洛懷光救襄陽布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九  
師樹開榮親衛二衛素行規聞東每至兩軍為關上星摧酒上  
願一本以教人者如木為權獨取利也之抽賞貨商然召之令一切  
之則端本整禁之術帝不納後淫師急變費言皆放。從特奉天機  
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曰數百贊初若不經恩選成皆周  
盡事情街驛熟復人人可曉旁史承寫不給心學士單閣不給一而  
費師然有餘。始帝倉卒變故每自起貴贊曰陛下引咎究奸意也  
然敢冠者選群臣罪贊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  
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贊退而  
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滋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同

下將一區字乃命將與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債  
轉行者苦鋒鏑之鋒去留懸然而問里不寧矣聚兵日衆  
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徵限而加欽焉加欽既殫乃別配之別配  
不足於是權算之科限率貨之法與禁防嚴章更不堪命農桑廢于  
建呼膏血竭于管惟此疲蹙然則五穀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  
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遠備空  
廩又搜私數資將求以出兵籍馬夫茲牧者示然責成之門也將家  
者統帥在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催舊矣今奪其蓄牧事其子孫可假  
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群體方且親侯王之虛筭  
裨販之縉貢不見優近不見異群情踴躍而開畿不寧矣陛下又謂  
百度發洩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  
速則寡怨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然  
也寡怨而下懼猶故反側之孽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惠作由  
前唐書卷三十八 陸贄傳 五

而結治也無難而亡者忽焉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  
害之艱而知勸慎也今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  
復有兩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已以從衆建欲以遵道遠檢檢  
慮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効力第約之於  
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帝又問贊事切於  
今者贊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  
無倦乘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願上封者惟議丘  
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儉人責為威福今  
茲之獨推誠之微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  
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而之發實無不同加質則窮故頃不  
詔次對豈曰倦哉贊由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反食之  
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為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無以小虞而妨  
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  
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  
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類人之誠以自固  
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  
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  
言陛下可審其言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不可不誠夫所謂民者至  
愚而神聖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  
善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效故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  
搜則其拘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則下從之上下施則下報  
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不盡於己而  
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給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  
國陛下與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今謀之有司奉命而不敢  
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  
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

黃帝王之功曰褒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  
也以聖輔佐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宣王中興賢臣也古庸文  
武賢臣也歌頌其主不稱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肯於改  
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  
耻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缺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  
入則造膝出則詭辭蓋由此滋蔓由此沮天子意由此威爭臣罪由  
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  
謂盛矣然而人則于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  
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  
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焉能  
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輕寡言  
無驗不必用反側加贊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  
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眾不必非辭拙而效逆者不必愚言甘而利  
庸庸之徒之二十八  
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  
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  
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  
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  
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  
道說加贊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服其口而未服  
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  
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  
有六下有三好勝人耻聞過驕驕給街聰明自耀呼號及屬威嚴迭  
復親力反上之弊也諛諛頌望畏懼下之弊也好勝而耻過必甘  
詐辭忌直言則諛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驕驕而街聰明必折人  
以言真人以詐則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益不益矣屬威而恐懼必  
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則畏懼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

知亮弊所病明可以一誥而謂蓋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  
得人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助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  
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嚮諛則  
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  
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登况疏隔而  
猜忌者乎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  
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號大號贊曰今乘輿播越大慈未去  
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收厲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  
帝曰卿言固善要當小有變革為朕計之贊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  
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  
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慕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  
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入主重輕不在稱  
號視德如何耳若以時也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祛天戒且攝  
庸庸之徒之二十八  
舊失至明也損益飾大智也聖與加空現以受質無哉帝從之。會  
興元故令方具帝以葉付贊使商討其詳贊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  
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謹其意即建言變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  
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喻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  
師盜賊宮闈今假王者四凶階帝者二暨其它願瞻廣威者不可悉  
數而欲舒多難淑群心惟在赦令而已勳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  
切人雖肯懷感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  
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邪然  
一變人久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  
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  
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傾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  
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指之無苟於言  
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術兵無惜衣履者斯至是

天下貢奉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唐書曰唐書別藏貢物賈諫以為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唐書曰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水燭建官郡邑賦欽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王者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餽今師旅方盛瘡痍呻吟之聲未息遂以珍貢私別庫悉歸下有所獻望及望也請悉出以賜有功今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環衛無得以供兵乃微小儲成大儲猶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唐書曰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數即上言兵寡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為然言其變因請移也帝遣贊見懷光議事贊還奏懷光冠弁不地師老不用辭師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發軍初贊與懷光語及晟懷光妄訕又唐書曰吾無所藉晟贊固即美其疆雄使不得讎獲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也且無辭歸短於朝又建遣李建徽賜惠元與晟弁也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伴為持角唐書曰建徽已獲營

陸贄傳

九

不聞句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獲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贊奏信賞必罰伯王之資也輕爵貶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賞則輕非罪而律刑則貶元宗天寶之季變幸傾國將以情按賞以寵加網紀始壞矣貶胡榮之選配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負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為虛名豈恩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九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共義益虛實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漸之以虛則物有履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不越矣故錫貨財則廉秩以彰實也差品別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則為國之權得失按甲令有職事官有

散官有執官唐書曰散官九品自正三品起至正九品止有爵號其職事受奉者唐書曰散官九品自正三品起至正九品止職事一官以叙才德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立於服色資蔭以叙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貶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果則受之彼忘難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難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聖賜之可也。俄以勞選諫議大夫仍為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袒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潭城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矣而議者乃始紛紛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宜亟告景則不可差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為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邪耳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還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為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

陸贄傳

十

今願望兩端則是乃天誘其衷通歸途濟大業也帝釋然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官晉號定難功臣贄曰官官具條格君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雲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詔澤城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贊諫曰夫大難始平而百役偃察之氓重傷殍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議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商有未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當今國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備飭郊立展禋享之禮中告謝之意恤死義獨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定反則寬脅從官失職後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昔官室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為將士所執昔人拘總絕饒監馬者豈忘其所愛耶知為君之體然也天下同多幾人何必顯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賊資遣。初劉從一奏公卿等八人連貫遠甚

以單言略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卒而贊休立一意為左右離宰  
阻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除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中為中書舍  
人復召為學士帝改容慰撫無芥過猶隆天下屬以為相而實參忌之  
參默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盛相引植私黨排逐  
良天下怨疾正元後德文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廢官反復參話乃  
將下及贊皇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  
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後詔宰相自擇贊齊  
桓公問管仲官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官霸也任賢不能固官霸也因  
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并  
謂恣懷險險以獲邦家也蓋越向狹促以阻議為出象自異為不群  
越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即御  
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顯顯祿也今乃謂  
不能進一二篇更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  
所書卷之三十八 陸贄傳 士

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  
不易哉然而課實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頗多士之用  
陛下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式后以易得人  
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族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  
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發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方待以輕者  
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  
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負稽遲則按牒叢積為累吏更緣以為  
發發置無綱至十年不報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費過請以內外貢  
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稅吏姦姦天下便之又以西北邊  
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士以應  
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山搆亂肅宗始徵邊備以靖中邦惜外威寧  
內難於是吐蕃乘機回紇幹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傷耗之民竭  
力以事西輸所納北償焉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發四方公

又不能過其便故小入則驅掠深入則戒嚴于時謀安邊者皆務  
西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之不精圖之而功難就夫勢有  
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西難是謂奪入之心也力寡而敵  
堅則先所易是謂觀變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  
以犯強寇境後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負勝未必之虞後有僥倖不  
繼之慮萬一撓敗適所以啓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  
而落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  
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疆且以水草為居射獵為生便  
於馳突不耻敗亡此我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  
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掩其長  
矣務所難為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損則廢誠以越  
天授運地產虧特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  
將吏循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寧適以不返禁侵暴以彰吾信

所書卷之三十八 陸贄傳 士  
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為寇則備之而不殺  
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仁忍小全大安其居  
而動矣其時後行備封疆守要害蹊蹵漸隨列屯營謹禁防明大候務  
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戰不闢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  
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安  
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  
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戒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  
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兵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  
成若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鐔授寇者也今皆務之  
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耶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  
不必才才者不必仕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  
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者有攻討有鎮守鎮守以靜  
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恤常制不詢衆情死在是進退將

陸贄傳

陸贄傳

經實所以福置夫事業未異給養頗入情所不耳也不為我育已  
可嘉者况使協力同心以撥寇難臣等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  
然生於不均矣五失也九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  
所委之要令自協可否以見要領領中兵籍甚參屬用若干步騎  
計若干賞糧何所刻也何時成初觀其言校其實若曰不足取當難  
之於初不宜貽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貽悔於  
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覈否  
誠信實罰受賞者不為濫當罰者不致辭付受專則為且之心息矣  
是以古之選將者君推數而命之又賜鉞鉞改軍容不入國國容不  
入軍機宜不以遠火號令不以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  
部使方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閫賞成之義廢死繼任之志衰  
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乎靖難則不可兩強相  
相也書卷之三十八 陸贄傳 主

按兩軍相持事機瞬息不留息况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  
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旰食宵衣之勞  
莫不耿耿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近留之頃寇已奔遁牧馬也牛鞠  
推剽矣焉夫推婦嬰件因矣四壁無依相也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  
望莫敢進破敗者城百為一獲者街百為一守以總制在朝不恤  
於罪陛下以權出已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建制矣夫失  
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折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  
募壯士願也進者徒為其一則第以本道本原實關內河東者募用  
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  
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全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  
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時時以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  
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入自為戰  
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也募罷異同日論戰然後文武大臣為元

帥姓韓公名三諱見元各以臨邊要州為治所郭州若府邇東良  
吏為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饒行當今所易則八  
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不從也班安判度支卒官皆薦  
李義帝優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贊言延齡僻矣躁妄不可用不聽俄  
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贊上書苦諫帝不憚竟以太子  
賓客罷延齡裴帝意薄諸百諸帝發怒欲誅贊賴陽城交章論辯  
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諡曰宣。始贊入翰林年尚  
少以材幸天子嘗以筆行呼而不名贊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  
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  
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  
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獲  
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廢叛者幸心帝  
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  
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特赦今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  
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與元數難功雖小牙宜力蓋贊有助焉。  
帝許南也道險阻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贊  
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問自太子已下皆賀又輔政不敢自  
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切帝短詔詔反及非懇到深切或  
規其太過者對曰吾止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也卿乎既放荒速  
常聞戶人不識其面又避勝不著書

一世冠收

贊曰德宗之不亡顏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贊謀及已平逆仇盡言  
佛然以說伴逐猶棄彼至延齡輩則能任盤桓不移如山岳之  
相濟也世言贊自罷翰林以為與元通元兄弟爭寵窮奈之死贊  
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亦不兩得君則正士危何可當耶

舊史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賈誼而高邁之行高正之節經國成

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永塗論辨骨相數也而諸位中大夫贊位台鉞不爲不過矣君秉筆之刻調銜之地猶以片心除狼貍兩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誠群小共致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惟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聽爾誨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故言之不見用也故竟謫兩拜千載一時勢手提耳豈不易哉。蘇軾曰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諍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辭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迪天下之志何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勸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銷兵爲先德宗好用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過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惠天道夫去小人以除民患當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饒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發

前唐書卷之三十八

陸執傳

卷一

17.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列傳

韋 皋

李皋字城武京兆人始仕為建陵稅即諸帥有更辟擢監察御史張  
 鑑節度鳳翔以侍御史知隴州行營留事德宗狩奉天朱泚叛步將  
 牛雲光謀請皋為帥將劫以臣泚皋偽受批詔即責雲光曰苟無他  
 圖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可入也雲光以皋諸生亡能為乃命士委父  
 鑑甲可及天皋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饗皋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  
 使他奴拜皋鳳翔節度使皋亦斬之帝聞乃授皋隴州刺史。貞元  
 初德宗。代張延賞為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蕃皋乃間使招  
 徠之稍稍遠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以王齋遜其兄子皋上言禮遜  
 行乎殊俗則拂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明年雲南款邊求內  
 屬約東蠻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攻吐蕃請皋濟師皋遣精卒三千  
 與蠻共破吐蕃於臺登屢墜死崖谷不可計以功進司徒封南康郡  
 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立謚曰忠武。皋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  
 破吐蕃四十八萬斬首五萬餘級其功烈為西南劇蕃拊士至雖婚  
 嫁皆厚資之塔給錦衣文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猶足始皋務  
 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皋以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  
 互往往作奉聖樂等。蓄財多故劉闢因以搆亂李吉撫蠻有威

附唐書卷之七十九

韋皋傳

2

張建封

惠。南詔傳。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有許以功名顧李光弼鎮河南盜起蘇常間殘掠郡縣代宗詔中人馬日新與光弼麾下偕討建封見中人請前喻賊可不須戰因到賊也聞聲遁福一日降數千人縱還回里由是知名。馬燧爲三城鎮遏使表爲判官燧伐李靈曜軍中事多諏訪即表其能於朝帝授陵雲觀客

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陣壁盜治兵四鄰附悅。（貞元四年）徐泗節度使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旦召見延英殿詔會朝赴大馬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行以獻帝恭遜異等。時宮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左謂之白望無詔不發發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閑闕所奉及腳傭至有至荷趨肆而從返者諫臣交章列上不納故建封請間為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通賦帝問何如曰發通積負決無可飲雖獨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帝嘉可。其遠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騶渾城等熟龍卓越未有以詩餞者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調歲來弗渝故用此為況建封又賦詩自警勵十六年卒。治徐九十年躬於兩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徒跣朝入卒未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肖遊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前唐書卷之三十九 張建封傳

石敏若曰唐世蕃臣述職宋朝者大率畢進獻結宦官媚路權要而已獨建封入觀指當朝之所深慮道諫官之所難言如鳳凰為景星見一時惟抑豈小補哉觀其開府省人傑以風流談笑折衝宜其所為不凡如此

嚴震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至德乾元中肅宗數出賢助邊李叔明表為典鳳兩州團練使好與利除害建中中德宗黜陟使某慎狀震治行為山南第一乃賜上下考治建中十四年號稱清嚴遠近稱美。天子至梁州宰相以為地貧無所仰給請進幸成都震曰山南密邇鐵輔幸嚴銳於收復方藉六師為聲援今引而西則諸將顧望責功無期帝未決會嚴表至亦請距梁洋議遂定然梁漢間刀耕火釋民采稻為食雖領十五郡而賦入總比東方數大縣自安史後山城標掠戶口流散震隨之乃築陂飲行法民不煩

行在揆億長焉久之進同平章事卒

韓弘

韓弘滑州人少舉明經不中從外家學騎射由諸曹試大理評事貞元中出為宣武節度使自劉士寧以來便益驕主帥勢輕不可制弘素忿憤者劉錡等三百人一日其罪斬之自是說弘去無一敢干者李師古也曹州以謀鄭滑或告師古治道矣兵且至請備之弘曰師古不除道也師古情得乃引去。憲宗方用兵淮西賴其重乃拜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打兩河憲宗公武領兵為光顧然陰為逗撓計以充國邀功者每諸將告捷輒累日不怡元濟平入朝拜中書令卒。弘弘自汴來朝獻馬三千緡五十萬屯錦絲三萬而汴之庫廩錢尚百萬緡緡亦百萬馬七千種三百萬斛兵械不可勝數弘為人莊重寡言罪殺人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深謀勇斷故少誠等皆悍之弟充

前唐書卷之三十九 韓弘傳

韓充

充少依舅家李元為牙將元嘗謂賓佐曰充後當貴諸君必善事之未幾弘領宣武召主親兵弘峻法人人不自安充謙謹念弘在鎮久不入朝見天子身又得士不自安因請入宿衛朝廷亮其節權右金吾大將軍斥宣士盡名不如令者七百人。會汴軍逐李愿以李宗主留事時帝謂充素為汴士悅向詔節度宣武兼統義成兵討宗戰破之會李義新亦逃入汴馳至城下汴人望見充歡躍無復二者始帝問破賊期充對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敵若神加檢校司空稱外所為為兵者二萬悉縱之又責首亂者十餘人出境令曰敢後者斬由是內外安堵。汴人愛頓之卒繼曰肅。充雖將家性檢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生乘機決策無餘海世推善將

贊曰建封弘本諸生震與田畝間未有以異人及投陳臨馬皆

為國渠極光奮一時使不遭遇與蕭大汨汨並尚而高可也畢弘  
雖陰惡卒能以誠言自解長沒天年宜哉

蕭昕傳

蕭昕字中明世居河南潁川博學宏辭科代宗時陝州從帝擢國子  
祭酒建請崇太學以植教本帝稱其言詔群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  
軍子弟隸業者聽循生負。大曆中昕持節弔回紇回紇恃功廷  
讓昕曰中國亂非我無以平奈何市馬不歸我直衆失色昕答曰國  
家能定寇難功雖絲毫不可賞況鄰國乎僕因懷恩我之叛臣爾與  
連禍又引吐蕃暴我郊甸天舍其衷吐蕃敗北回紇悔懼叩頭乞和  
非天子郵舊功則隻馬不得出塞下孰為失信者回紇大慙因厚禮  
遣使約和轉工部尚書卒。始為張錫來瑄在禮部擢杜黃裳高郢  
裴均其後錫與布衣不數年位將相瑒為將有威名黃裳等繼輔政  
並為名宰

前唐書卷之二十九

蕭昕傳

四

樊澤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孤依外家舉賢良方正次應開兩海人戰死  
因不敵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罷所  
舉是歲澤上第擢左補闕澤有武力善兵法議者謂有將帥器嘗召  
對延英德宗嘆其論兵與我意合。累拜山南節度使每將獵諸將  
其材武數與李希烈相克。禽票將張嘉瑜杜文朝等賊氣沮縮遂  
取唐隋二州貞元間嗣曹王韋卒軍亂以澤威惠著襄漢間復從山  
南東道節度使卒

吳泰

吳泰章敬皇后弟也由布衣賜官才敏銳而謙畏自將帶數額訪尤  
見委信元載當國久懷狀日肆帝召泰圖之收載賜死王綰等皆當  
坐死泰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一用伍刑罰德傷仁於是咸死。德  
初出為福建觀察使政勤清美譽四騰。後為京兆尹未幾授民

上下愛向京師苦官市價估取物而有司附屬中官率阿從無政爭  
泰建言宜科中官高年謹信者為官市令平買和售以息衆議帝取  
順可。初府中易漆貴戚子不便薄領俸有疑獄時其將出則遽遷  
取決幸舍卒得容欺漆叩朝一視凡指隨盡中其弊初無留恩數是  
腹不意僕猜裁遣如此。文敬太子義章公主薨帝欲厚塋之漆極  
爭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爾為上厭苦漆曰上明睿憂勞四海不  
以愛所鍾而疲民以逞也願左右糾察自安爾若反覆漆藉幸一聽  
之則民受賜為不少進兵部尚書及屬疾門不內醫巫不堂藥家人  
泣請對曰吾以庸謹起田畝位三品顯伏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吾  
得以天年歸侍先人地下足矣卒

盧坦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其家  
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  
者必剥頂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  
歸於人又震驚其言自是遇加厚。為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  
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達之不  
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遷御史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  
為進奉帝因敕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闕濟  
夷格詔輸獻坦劾奏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  
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赦今也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信失大  
信乎帝曰朕既受之奈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

盧坦傳

五

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未他州若直賤穀  
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至至。金錢問乃多貸兵食出諸市佐  
運平。河西蝦受降城宰相李吉甫議徙天德坦以為非便吉甫不  
悅出坦為東川節度元和十二年卒

徐浩

李浩字季海越州人擢明經有文辭張說稱其才為集賢校理見  
書兩五色鶴賦容瑩曰後來之英也。肅宗立授中書舍人四方詔  
令多出浩手遺辭贈達而書法至精帝喜之。授殿尚書右丞浩建  
書故事有司斷獄必刑部審覆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專作福威許  
有司就宰相府斷事乖謬任憑請如故便詔可故詳斷復自此始。  
代宗時為吏部侍郎與薛岳分典選浩有弟冒俊託之為攝長安  
尉李栖筠劾之帝怒黜岳欽州刺史浩明州別駕德宗進會稽郡公  
卒。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蓋工部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  
筆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貌扶石貌子屬及渴驥奔泉

劉允章

劉允章字叔中咸通中為禮部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衣青衿  
介憤華反說文曰以還古制改國子祭酒又建言群臣輸光學錢  
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一萬詔可

前唐書卷之二十九

劉允章傳

六

楊憑

楊憑字虛受號州人少孤其母訓導有方長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  
名大曆中允章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憑重交游尚氣節然諾與  
實許孟容李鄴相交善一時敬慕時號楊後許李累遷太子詹事卒  
。凝字敬之字茂孝元和初擢進士第父宗向儒術以宰相子  
單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未幾罷大常少卿是日二子戎載登科  
時號楊家三喜嘗為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

潘孟陽

潘孟陽字博學宏辭科員元末舊宗權知戶部侍郎。憲宗新立詔  
孟陽馳驛江淮視財賦加鹽鐵轉運副使并察諸使治石孟陽恃與  
主又氣豪傑從者數百人而至會賓客留連倡樂招金錢多補吏等  
望大喪使還罷為大理卿。後左司郎中鄭敬宣慰江淮帝欲以  
官中用尺寸物皆有籍惟朕民無所計鄭是行宜安朕意

張鑑字令頊進士第進尚書左僕射故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龜  
擢家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復蒙宣  
宗聞之題于衣加檢校司空居九年條數一下無復改氏以順軌

張鑑

李微

李微字子章京兆人後定為太子綬入侍讀教為佞言以悅太子帝  
怒曰微當以經義輔導太子而反語此朕何賴焉外遷虔州刺史。  
微定立召為禮部尚書常問所以振災救禍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  
退法星三合漢文除初祀穀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福  
書矣前史知失德以却災禍神以巧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時帝  
不德故託諷焉

張鑑

前唐書卷之二十九

張鑑傳

七

張鑑字季崇涇州人祖鑑字文成早惡絕倫為兒時夢紫衣大  
鳥五色成文止其廷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也  
鳳鳥若壯始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調露初高宗登進士第  
功負外郎審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入應制舉皆甲科四參選判  
策為銓府最負半千數為公卿稱驚文辭猶青銅鏡萬選萬中時號  
驚青錢舉士屬文下筆輒成浮艷少理致其論著率紙請無振然大  
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然吸問文成在否口  
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月無能為也新羅日本使至必出  
寶取其文。薦敏銳有文辭李涵表薦才任史官詔充史館脩撰其  
卿為李希烈所拘薦上疏曰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乘備受  
命之後不宿於家希烈童單騎即日載馳負囊鋒於編沙折元惡於鋒  
下折魁仗義威誦群兇遂令脅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魯發於  
外章清詞應於內希烈答黃籍迫奔固憤於蓋古知義風所激也在

王仲賢

王仲宏傳

更敬休

鹿敬休字順之荊州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拜起居舍人進言天子  
視朝宰相群臣以次對言可傳後者永旨宰相示左右起居則載錄  
奉送史官如故事詔可既而執政以繫獄有不可罷罷之為戶部  
侍郎初餉南西川山南道征茶戶部自應監院之某買人入咸京  
師太妃初文宗崔元畧奏責木道王營衛公賜第如也退

姚南仲

獨孤及

獨孤及傳

諫壬辰詔書召裴兗等集賢殿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不錄其言所上封皆棄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堯之嚚咨禹之昌言其若是耶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願陛下以堯孔為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藏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行徇指由臣等為已擁兵者第館曰街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枯後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推剽謂相率而行劫掠也吏不敢詰民不敢訴每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昨星隕知兩清明降霜以下陵上替德壽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寤誠戒陛下宜反躬罪己旁求賢良者而師之矣之黜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覆無用之官能不慮之費禁止暴兵抑用錢人必

蘇為和氣矣又言成兵以膽則用此下初不以臣言為慮行  
行及今未有沛安之詔臣切思之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  
之虞而之虞也本非其地也然臣聞風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東海南海  
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  
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院害  
之地但此舉息休其餘陛下豈持疑於改作遂過於舊實使率土  
之應日此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夫齊難者必決之使潰今兵  
之為患猶難也不以漸裁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  
易不後終日之義耶。歷源舒二州刺史歲機早鄰郡郡上什四以  
上舒人獨安以治課加司封郎中徙常州其露降其廷卒謚曰憲

顏少連

顏少連字夷仲蘇州吳人擢上第以拔萃補登封主簿邑有虎擊民  
虐之少連命塞陷弄術移文獻神虎不為害德宣時選中書舍人閣  
下歷書卷之二十九  
十年以謹密稱。歷吏部侍郎裴延齡方積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  
田餽第酒酣少連提笏曰臣秀實為擊賊臣今秀實擊賊臣奮且前  
元友直在坐歡解之。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為灼灼名先是京畿  
租賦薄學不賦一少連以法均之。為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閭田  
家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鎰仗甲也號良吏卒

韋夏卿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寧人少遷於梁書文辭大雅中京與弟正卿  
同舉賢良方正皆策高等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仍歲旱蝗詔以郎官  
宰畿甸授奉天令課第一。為吏部侍郎弟執誼在翰林堂受人金  
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類先入遺  
德致位及此爾當是執誼大惠改少卿卒。夏卿性通簡好古有  
遠韻談多聞曉歲將歸署其居曰大隱洞與齊快樓焚焚弟半千  
友善雖周游終年不見其喜愠然孤隱見喻已子為少務通理不基

作世所辭下如路賈賈公宰制宅世備其知人

段平仲

段平仲字水庸本武威人擢進士第為監察御史為氣節嘗酒  
敢言是時德宗春秋高躬自聽斷天下事有所難斷臣畏威苛察  
無敢言平仲常曰上聰明神聖臣下畏怯自為循默耳使我一日  
得召見宜大有開納會京師旱詔擇御史即官開倉賑恤平仲與陳  
師波同得對紅陳服恤事帝察其意有所蓄正色問之惟以他語  
平仲錯愕五鼓反不得言乃謬備治帝怒叱去之蒼黃句極後歸趨  
降招之乃得六由是坐廢七年然名由此顯。元初初為諫議  
大夫。平仲使吐突承雅計鎮州亟疏爭不可及還無功又請斬之再  
遷尚書右丞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世推其敢言云

段平仲傳

石敏若曰德宗草國不為不久而身試患禍不為不多晚節末路  
宜其血氣和平心志坦蕩至此而始此諫是可與為善耶平仲欲  
關說既有素當明目張膽於震雷之下以壞權斷裾不畏也孟子  
曰諫大人則藐之夫士之氣未足以輕勢則周章失度以失大節  
者多矣何獨在立談間哉  
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不降  
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這是而天下之務繁焉幾矣德  
宗舉欲折伏臣下自為聰明而治愈疏段平仲一忤上蒼惶失  
對而猶以取名何哉下知所職而上畏其所以為上也故聖王必  
已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東坡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九



止人

李進

李進字文道客居荊州著學書記入為給事中故事天子以時日聽政對群臣進奏陛下求治而下有所使當不時上州宜宜限以日如是則歲得建天子者幾何(憲宗悅從之。為忠武節度使特異元濟始平治條疏顯進召會大衆中破約東明論賞罰上下皆感畏服遂安。進為政抑強恤弱貧富均一所至有績可紀第建

李建

建字杓直與兄遜俱客荊州鄉人爭閭不詣府而詣建平決無頗母憐其孝字之曰杓子(上為勸吾食吾輒飽進藥吾忘其藥。(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官宰相鄭珣瑜曰臣為吏部特當補梓者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是獨無有帝善擢翰林學士。初建苦貧兄建知其貧為營所使成流之故建建皆棄進士後雖通顯以清前唐書卷之四十一 李建傳 三

孔巢父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少力學李李卿薦為參軍(德宗)倚奉天為都討使累上破賊方畧帝嘉納。巢父辨而才為魏博宣慰使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通順開曉其衆是時悅久不臣下皆厭亂離然喜曰不圖今日還為王人數日田諸殺悅聽命巢父以擢權總軍務舒其難。李懷光據河中帝復令宣慰罷其兵懷光素服聽命巢父曰太尉無官矣乃諫而令害巢父帝聞震悼賜左僕射從子戮

孔戮首進

戮字君發羅進士第累遷諫議大夫傳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盡賦四山澤擅賦為州縣弊(憲宗)其言。中人劉希光受賕二十萬餘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待為淮南監軍李涉二

言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戮得制章勸涉結近侍榮恩上雖有詔承璀寵側目人為老之戮自以適志軒軒甚得。(穆宗)立為左丞以老自乞辭愈謂曰公尚壯上三爵何去之果戮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即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戮曰吾負二宜去尚矣顧子言愈嗟嘆上疏言戮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憂聞忘家用意至到今求退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貧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尚書致士卒孫緯

孔緯

緯字化文擢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緯方雅疾惡若讎中外聞風未繩輒肅三遷吏部侍郎推要私謁至盈几一不省從(僖宗)幸蜀避朱玫(昭宗)次陳倉緯策攻必反建言關邑院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果州即日去陳倉而致兵至微緯言幾不脫建拜兵部侍郎同平章事致平從帝還(昭宗)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啓運保乂功臣。(昭宗)即位進前唐書卷之四十一 孔緯傳 四

孫寧

孫寧懷州人世以儒聞寧剛正氣節自任。(正元)初(肅宗)為侍御史佐鹽鐵轉運往填橋上余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徵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衆數萬為天子討賊食之則人散君閉塞不放欲害吾兵耶答曰命寧主糧者教也公可以徵取乎今公求糧而寧專橫寧有敵兵而公亦專乎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卿與君議耳特重其能守官。(大曆)初(肅宗)為和州刺史治有狀後刺史疾之以天寶舊版授見戶安勸寧多通亡狀泉州司戶子贊訴其枉詔御史覆視實增戶數倍召拜太子詹事。寧性不能事權右顧然集合執政者惡之雖直其誣猶致嚴位寧默不樂唱曰唯子贊時不我容我不時拘又可以進乎後以犯舊監平。寧若家嚴事家婦恭恭作罪欲令誦諸子人一過又戒曰君子



柳仲郢

劉仲郢傳

to

柳北

此以明經祕書正字田芻判按宰果拜御史大夫直清有父風昭  
宗欲倚以相中官譖玃煩碎非廊廟器乃止。玃常述家訓以戒子  
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  
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族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玃  
微累十手指矣所以脩己已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士君子生於  
世已無厭而望他人用已無善而望他人夢結縻夫少舛說之而德

如公推

大柳公權傳

表為掌書記因入承後宗曰朕嘗於佛前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拜  
侍書學士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  
雅縱放公權及之帝改容指其以筆諫也。文宗時充翰林書詔學  
士嘗夜召對于幸燭窮而皓未盡官人以蠟淚濡紙繼之。從幸未  
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遂成賜衣又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  
為數十言稱賀帝曰常賀我以詩官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  
麗詎今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走七步爾乃三馬。嘗與大  
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集賦曰此三游矣學士皆賀獨公  
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約諫諍明賞罰服游惰之  
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輝同對論事不阿嬖為端  
恐公權益不孝帝徐曰卿有詩臣風可居居諫議大夫乃自令人下  
遷咸通初終宗致仕卒。公權博貫經術於詩書左氏春秋國語莊  
周書尤邃每解一義必數百言通音律而八音奏樂而聞之令人聽

公慶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以未嘗以氣海煉冷  
物熟生不以元氣佐其怒耳

柳於陵

柳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有奇志十八擢進士第節度使韓  
公慶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以未嘗以氣海煉冷  
物熟生不以元氣佐其怒耳

柳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有奇志十八擢進士第節度使韓  
公慶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以未嘗以氣海煉冷  
物熟生不以元氣佐其怒耳

柳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有奇志十八擢進士第節度使韓  
公慶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以未嘗以氣海煉冷  
物熟生不以元氣佐其怒耳

柳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有奇志十八擢進士第節度使韓  
公慶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以未嘗以氣海煉冷  
物熟生不以元氣佐其怒耳

柳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有奇志十八擢進士第節度使韓  
公慶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以未嘗以氣海煉冷  
物熟生不以元氣佐其怒耳

柳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有奇志十八擢進士第節度使韓  
公慶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以未嘗以氣海煉冷  
物熟生不以元氣佐其怒耳

公慶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以未嘗以氣海煉冷  
物熟生不以元氣佐其怒耳

柳於陵

柳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有奇志十八擢進士第節度使韓  
公慶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以未嘗以氣海煉冷  
物熟生不以元氣佐其怒耳

柳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有奇志十八擢進士第節度使韓  
公慶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以未嘗以氣海煉冷  
物熟生不以元氣佐其怒耳

柳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有奇志十八擢進士第節度使韓  
公慶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以未嘗以氣海煉冷  
物熟生不以元氣佐其怒耳

柳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有奇志十八擢進士第節度使韓  
公慶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以未嘗以氣海煉冷  
物熟生不以元氣佐其怒耳

柳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有奇志十八擢進士第節度使韓  
公慶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以未嘗以氣海煉冷  
物熟生不以元氣佐其怒耳

柳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有奇志十八擢進士第節度使韓  
公慶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以未嘗以氣海煉冷  
物熟生不以元氣佐其怒耳

公卿伏其達古今云  
薛戎字元夫河內寶鼎人年四十一不止江西觀察李衡辟幕府三返  
頭肯應恩總貳泉州觀察使柳元景除總以附薛家即使戎攝刺史  
按置其罪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以爾不肯從是怒因  
之會見死得解自故江湖間後為藩府交奏累所東觀察使所部州  
餉酒禁者死橋未貢先鬻者死我馳其禁戎為吏不尚約束詭名  
譽其有善歸之乃部政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悉奉稟  
屬濟內外親無疏遠皆歸之第放

薛戎

薛戎字元夫河內寶鼎人年四十一不止江西觀察李衡辟幕府三返  
頭肯應恩總貳泉州觀察使柳元景除總以附薛家即使戎攝刺史  
按置其罪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以爾不肯從是怒因  
之會見死得解自故江湖間後為藩府交奏累所東觀察使所部州  
餉酒禁者死橋未貢先鬻者死我馳其禁戎為吏不尚約束詭名  
譽其有善歸之乃部政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悉奉稟  
屬濟內外親無疏遠皆歸之第放

崔衍

崔衍字晉州人父倫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唐背約留六歲  
還陳情極傷山川險易指畫帶箭人服其詳衍擢明經調清源令勸  
民力田懷附派亡羅蘇號二州居陝華間而賦數倍入衍自太重樂  
延饒領度支方穀欲私謂衍前刺史無發明公當止衍不聽復奏州  
部多蔽田又郵傳劇道屬無秋民舉流亡不殫我租額人無生理  
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陛下不憂恤也愚中請不實不  
惠朝廷不給貸也德宗是其言為詔度支裁賦。遷宣歙池觀察使  
簡靜為百姓所懷慕府奏聘皆有名士後多顯于時

崔衍

崔衍字晉州人父倫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唐背約留六歲  
還陳情極傷山川險易指畫帶箭人服其詳衍擢明經調清源令勸  
民力田懷附派亡羅蘇號二州居陝華間而賦數倍入衍自太重樂  
延饒領度支方穀欲私謂衍前刺史無發明公當止衍不聽復奏州  
部多蔽田又郵傳劇道屬無秋民舉流亡不殫我租額人無生理  
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陛下不憂恤也愚中請不實不  
惠朝廷不給貸也德宗是其言為詔度支裁賦。遷宣歙池觀察使  
簡靜為百姓所懷慕府奏聘皆有名士後多顯于時

崔衍

崔衍字晉州人父倫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唐背約留六歲  
還陳情極傷山川險易指畫帶箭人服其詳衍擢明經調清源令勸  
民力田懷附派亡羅蘇號二州居陝華間而賦數倍入衍自太重樂  
延饒領度支方穀欲私謂衍前刺史無發明公當止衍不聽復奏州  
部多蔽田又郵傳劇道屬無秋民舉流亡不殫我租額人無生理  
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陛下不憂恤也愚中請不實不  
惠朝廷不給貸也德宗是其言為詔度支裁賦。遷宣歙池觀察使  
簡靜為百姓所懷慕府奏聘皆有名士後多顯于時

公卿伏其達古今云

薛戎

薛戎字元夫河內寶鼎人年四十一不止江西觀察李衡辟幕府三返  
頭肯應恩總貳泉州觀察使柳元景除總以附薛家即使戎攝刺史  
按置其罪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以爾不肯從是怒因  
之會見死得解自故江湖間後為藩府交奏累所東觀察使所部州  
餉酒禁者死橋未貢先鬻者死我馳其禁戎為吏不尚約束詭名  
譽其有善歸之乃部政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悉奉稟  
屬濟內外親無疏遠皆歸之第放

薛戎

薛戎字元夫河內寶鼎人年四十一不止江西觀察李衡辟幕府三返  
頭肯應恩總貳泉州觀察使柳元景除總以附薛家即使戎攝刺史  
按置其罪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以爾不肯從是怒因  
之會見死得解自故江湖間後為藩府交奏累所東觀察使所部州  
餉酒禁者死橋未貢先鬻者死我馳其禁戎為吏不尚約束詭名  
譽其有善歸之乃部政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悉奉稟  
屬濟內外親無疏遠皆歸之第放

崔衍

崔衍字晉州人父倫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唐背約留六歲  
還陳情極傷山川險易指畫帶箭人服其詳衍擢明經調清源令勸  
民力田懷附派亡羅蘇號二州居陝華間而賦數倍入衍自太重樂  
延饒領度支方穀欲私謂衍前刺史無發明公當止衍不聽復奏州  
部多蔽田又郵傳劇道屬無秋民舉流亡不殫我租額人無生理  
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陛下不憂恤也愚中請不實不  
惠朝廷不給貸也德宗是其言為詔度支裁賦。遷宣歙池觀察使  
簡靜為百姓所懷慕府奏聘皆有名士後多顯于時

崔衍

崔衍字晉州人父倫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唐背約留六歲  
還陳情極傷山川險易指畫帶箭人服其詳衍擢明經調清源令勸  
民力田懷附派亡羅蘇號二州居陝華間而賦數倍入衍自太重樂  
延饒領度支方穀欲私謂衍前刺史無發明公當止衍不聽復奏州  
部多蔽田又郵傳劇道屬無秋民舉流亡不殫我租額人無生理  
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陛下不憂恤也愚中請不實不  
惠朝廷不給貸也德宗是其言為詔度支裁賦。遷宣歙池觀察使  
簡靜為百姓所懷慕府奏聘皆有名士後多顯于時

崔衍

陳有陳州人幼有志於學不治聲產長通經術以諸道為舉正元末  
五經第其學長於禮。（元初八年）使四體可汗驕甚盛  
陳甲兵銳使使者前不為屈已傳令勞賞其倍前徐曰可汗將欲  
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不敢逼遂進諫議大夫有  
論朝廷治亂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文宗）即位李同捷叛王廷諤  
為君裁兵又不解帝銳欲討成群臣無敢異論者獨前請令廷諤  
而等事同捷且言願以宗社安危為計善師攻心為武各垢安人為  
康閭閻漏米舟為至誠帝不納然內嘉尚。同捷平拜義昌軍節度  
使於時疾荒之餘骸骨蔽野城里生荆棘前半身之官安足瘡殘與  
下共勞苦次仁惠為治歲中流戶檢籍而還戶口滋饒庫儲盈腐  
月反蜀上下便安請立石紀政。徙天平鄭度自李師道亂朝廷雖  
樹三鎮然路安反則賊入盡為軍費無輸上府者前以餉軍有贏富  
前唐書卷之四十一  
唐肅宗傳  
上造官乃裁制經費歲以錢五十萬繅粟五萬碩歸有司御史溫造  
劾有違制擅賦歛民為無名之獻詔以度承宣代還。（肅宗初）文宗  
召為門部尚書時李訓鄭注已誅帝問前治安術前言朝廷宜任者  
然無輕用新進帝善之前以經術進跡跡銳敏有疆直名晚節務文  
辭而素望少衰

王彥威其先出太原少孤自力於學明經甲科淹識古今典禮補法  
討官彥威來獲隋以來下訖唐凡禮沿革皆條次彙分號元和新禮  
上之有詔拜博士憲序崩李夷簡上言大行皇帝功高宜稱祖後宗  
下其議彥威奏古者始封為太祖唐木周禮以景皇帝為太祖稱神  
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後咸稱宗以為成法不然太宗發升平元宗清  
內難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大行廟號宜宗制  
可。興平民上官興殺人命吏因井父與同官

齊曰韓愈稱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為  
 配天子以下北而拜跪薦祭饗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  
 德同自有次第崇毀乃請求揖以親太丘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  
 賢無有折其非是者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類曰為康範  
 其役於陳蔡者亦多有既出於一時後世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  
 子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永有加於十人坐而祀之始於開元非特  
 牽於一時之稱說記曰祭有其與之莫敢廢也如崇敬誠不知禮  
 尊君以媚世歷朝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柳宗元志之於其書必  
 有辨其妄者  
 石鏡若曰崇敬以孔子人臣王者不當北面雖師資道立而君臣  
 義廢殊不知王者亦北面于孔子然後天下明道之所往而王者  
 愈尊矣崇敬俗安知禮

式微先生言辭節卷之四十一

